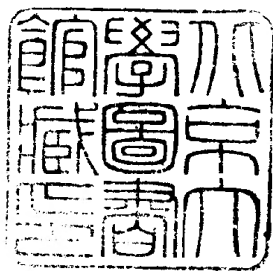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六六冊目次

白石樵真稿二十八卷附一卷

〔明〕陳繼儒撰
明崇禎刻本

一

晚香堂集十卷

〔明〕陳繼儒撰
明崇禎刻本

五二七

白石樵真稿二十八卷附一卷

〔明〕陳繼儒撰

明崇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叙

余與眉公少同學公小
余三歲性敏心通多
聞而博識余師畏公

不敢稱兄弟行也余
稍長于穉年時博雅
五十年始獲請老松
閑齋樂進買山十築

比於靈鴻草堂著書

教孫彌有年載鈔性

日繁得觀者如丘壘

墳索之書望東余又

如委宛禹穴于旄所

至魚鳥皆驚公謝弗

獲第陳鄉里小民疾

苦狀而已四方便日走

公東西京與南北驛
越嶺嶠而玉者不遠萬
里微公文公文出即傳
四方所願鑑素或贈寧
和倡詩一傳人口即傳
海內夏休樹陰垂簾
簾曝點筆銓記細繹
文史較覈異同類鄉儔

仲馬端臨之有志攻則
傳于通人閎士辟諸
經論初分自龍宮維維
大部得流行人間為人
繼誦今數種書公不能
自絕而懸麟蔡葉者轉
相秘惜為寶後靈文
傳愈廣鐘鼎王業乃

在山林孰謂阜變果賢
桂箕穎哉余老矣
能重公當再為公序
謝玄晏

丙子暮春揆日友第董

其昌書



敘

自婁江四部新都太函後
無典章經制之學獨詹公
先生名重一時代兼異代
所著卷帙幾與身等將藏
諸名山奧壁中廼大邑通
都及四裔之內無不讀先
生書誦先生詩寶先生之

翰墨其文章可得而聞也
先生故從經史子集山經
地志術伎稗官與二氏家
言淵源藪澤究性命之微

韓詩二

通天下之故爲文率有關
繫凡典禮建置吏治風俗
錢賦河渠興革利弊時形
諸論著于忠孝貞烈廉耻

節義之事頌誄序記誌乘
尤致意焉故金石碑版大
冊高文四方徵請殆無虛
日時游觚爲小草競相鈔

韓詩三

傳碎金屑玉流落人手文
非詭撰盡屬雅言茂先景
純自足名世管陸魯望自
言平居以詩文自怡點竄

塗抹經年不能淨寫一本
或爲好事取去古今文章
家爲世人嗜慕類皆如此
況先生天真淨素棲志貞
深如白雲雲外兩高僧已
四十年不出山矣部使者
憲大夫郡邑長欽事先生
從先生致德問政商榷風

序四

雅若華陽洞天茶鐫藥白
左圖右書雞犬磬然有烟
霞之色解衣盤薄相與資
歎今海內多事以先生經
濟可勸時難顧三薦不起
閔景茂光高名愈廣雖溷
汙叩焚番落峒夷咸知有
先生願獲寸縑片紙爲殷

序五

盤孔鼎先生亦自矜重有
妄求者不輕以一絹與一
字也大抵先生之文婁
讓其精醇新都讓其華瞻
文章家讓其典實以有補
世教今所刻數種已足行
世而著述日益日多

天子一旦志弘文雅詔秘監

購天下書如宣和訪求一
日之內三詔並下先生之
所著述能終藏於名山與
璧也哉

崇禎丙子秋仲章台鼎撰



白石樵真稿目次

卷之一

序

詩經類攷序

孝經序

全史詳要序

史記定本序

洪武正韻牋補序

蘇門六君子文粹序

文娛序

奇女子傳序

重刻董宗伯制義序

來仲樓序

董宗伯容臺集序

甲秀園集序

白石樵真稿目次

棘隱園漫草序

古今粹語序

甌餘漫錄序

冠古錄序

香案牘序

品流錄序

劉無競程墨選序

九峰社草序

代嘯序

屯雲居寤言序

孫楚惟探味草敘

卷之二

序

松江志小序

計五十一條

沿革

分野

鄉村

戶口

鎮市

坊表

山

水

物產

風俗

田賦

歲計賦額

賦議利弊

役法

荒政

鹽法

織造

水利

白石樵真稿目次

城池

倉庫

驛館

壇壝廟祀

官署

學政

兵防

守令題名

王霸治績

名臣宦績

國朝名臣宦績

選舉

封贈

錄蔭

封爵攷

賢達

篤行

文學

隱逸	藝術
賢媛	游寓
方外	第宅園林
古蹟	災異
塚墓	葬外郡墓附記
兵燹	寺院
著述	詩品
畫苑	志餘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註序	
日本樓藏書目次	
本一禪院志序	丘氏壽言序
送大中丞懷魯周公序	
賀司李毛公內召序	代張君一
賀監潛顧公得子還京序	
卷之三	
記	
漢陳太尉廟記	海忠介公祠記
陸大宗伯祠記	厲齋方公祠記
德星堂記	寶夢堂記

來章堂記	陸官保適園記
陸君策喻墅記	逸園記
綠野池記	醒堤記
卷之四	
記	
都御史丁公去思碑記	
松司理畢公去思生祠記	代
松郡名守李公去思碑記	代
松郡繩齋許僕去思碑記	代
日本樓藏書目次	
松海防燕公去思碑記	
郡司馬尤公去思碑記	
晴符蔡公去思碑記	
司理孺初毛公去思碑記	
郡司理孺初生祠碑記	
華亭井愚聶侯遺愛祠記	
郡傅士懷槎沈公去思碑記	
游墅關長玉錢公去思碑記	
太倉州守順山王公去思碑記	

崇德令周侯生祠碑記

劉河游擊張公去思碑記

丁大司空四脈亭記

青浦鵬南韓侯德政碑記

徐公碩庵德政碑記

郡司馬黃公署上海惠政碑記

戶部念劬劉公許墅權政碑記

姚太史風樹堂記

卷之五

湖石雜錄

記

五學學田記

修松江府學記

修志始末記

上海呂侯政碑記

重修泖橋澄鑒寺記

嘉興東塔寺記

觀音庵記

華嚴墨海閣記

重建文昌閣記

徐氏尋樂公五圖記

朱世甫徧野圖記

超然圖記

卷之六

壽言

壽汪太公九十有一序

壽大宗伯平翁八十有二序

壽大司馬楊震翁八十序

壽太子少保楊震野八十存問序

壽大叅賜谷王公八十序

壽觀察張受所先生八十序

壽鍾封公面溪先生八十序

壽龍江董公八十序

壽見州黃次公八十序

湖石雜錄

壽陳公八十序

壽荆石王公七十敘

壽靈泉許太公七十序

壽侍御秦公七十序

壽繩翁何老師七十序

卷之七

壽言

壽肖坡莊太公七十序

壽敬新杜太公七十序

壽鴻臚程翁七十序

壽余太公七十序

壽李希白先生七十序

壽殷太公七十序

壽徐太公七十序

壽顧涇陽先生六十序

壽洪九霞太守六十序

壽阿卿申公玄渚六十序

壽洞空陸澹翁六十序

羽衣集卷之八

壽奉直大夫儲孟河六十序

壽沈母陳孺人七十序

壽張母洪太君序

卷之八

祭文

祭荆石王相公文 祭孫雪居文

祭方伯張錫之 祭馮烈婦文

祭餓死張烈婦文 再祭張烈婦文

祭構李丁烈婦文 祭吳江張烈婦文

崇禎九年

祭陸文定公平泉 祭陸平泉官保

祭董中脩 祭朱封公

祭張封公 祭唐柳所官保

祭唐元徵官保 祭楊石閭太史

遙祭李思弦太守 祭沈侍御石樓

祭孫漢陽雪居 祭某公

祭潘浙厓 祭某公

祭歸季思 祭吳江沈母

祭常熱趙叔度 祭王元美大司寇

祭徐文貞公 祭韓懷愚給諫

祭顧仲菴司馬 祭王問伯吏部

祭袁非之太學 祭郁伯承太學

祭包儀甫門生 祭楊洪園侍御

祭陳滄海觀察 祭殷方叔

祭包心章 祭何太老師

祭學憲包瑞溪 祭孟澤夫

祭黃貞父學憲 祭徐孟璣

祭王和石

祭王太夫人

祭王文肅元配朱夫人	祭徐母王孀人	祭郁太夫人	祭王母魏夫人	祭顧太君	祭錢太夫人	祭范長白學憲元配徐安人	祭琅琊王敬美元配章安人	祭王太安人	祭董宗伯文	卷之九	傳	白石樓書目次	陸文定公傳	孝子高公傳	澄川李公傳	范牧之外傳	張聖清傳	唐李公子傳	楊幽妍別傳	潔潭翁傳	卷之十	論	井田兵法之租	佛論 <small>大養濟院</small>	圖書	十三經註疏	古今大帳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策	宗藩	周禮	曆法	樂律	水利	鹽屯	馬政	卷之十二	議	賑荒議 <small>十二條</small>	白石樓書目次	踏荒	勸荒	儉荒	禁亂	禁張皇	請改漕折	禁遏糴	糴米	禁抑價	平糴	散賑	田主賑佃戶	救荒煮粥事宜 <small>十七條</small>	一早煮不如遲煮	一城郭不如鄉村	一委官不如委好義	一搭厰不如寺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土灶不如磚灶	一執事不如選用饑民
一糲粥不如米粥	一草柴不如木柴
一吃粥不如帶粥	一給粥老人先於童壯
一給粥婦人先于男子	
一童子世男各分一處	
一丐流毋得混擾饑民	
一飢民日登記籍	一修道路橋梁
一另籌領粥	一煮粥須要葷粥
田賦八故 <small>見松江府志</small>	
查官田民田糧重之故	
查力差銀差聽差之故	
查絲綿折絹之故	
查馬草豆料之故	
查一條鞭之故	
查加派從糧不從畝之故	
查錢糧瑣碎易眩之故	
查青由之故	
三大役議	

布解事宜	非運白糧事宜
收兌事宜	
吳淞江議	建州攷
淮兌議	
卷之十三	
讀書十六觀	
呂獻可嘗言	倪文節公云
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	
沈攸之晚好讀書	孫蔚家世積書
東坡與王郎書云	董遇挾經書
江祿讀書未竟	劉顯時稱學府
蘇子美客外舅杜祁公家	
黃浩翁云	蔡君謨嘗書小吳箋云
陳子兼云	朱紫陽云
趙季仁謂羅景綸曰	顏之推云
卷之十四	
墓誌銘	
瑞溪包公暨配曹氏合葬墓誌銘	

太學同叔陳君墓誌銘	吳孺人墓表	卷之十五	贊銘	釋迦文佛贊	接引導師贊	達摩贊	十六應真贊	文殊菩薩贊	踏蓮渡海觀音贊	觀音贊	達摩贊	面壁達摩贊	啖口施食贊	四先生贊	魯仲連	李長源	三岐禪師像贊
				長耳定光佛贊	觀音贊	布袋和尚贊	雪山修道贊	普賢贊	兜顛觀音贊	又	踏蘆達摩贊	達摩贊	呂純陽像贊	范少伯	張子房	東坡笠屐圖贊	澄源禪師像贊
														有敘		有敘	

夜臺禪師贊	達觀老人像贊
雲棲老人像贊	痴和尚贊
吳仲虛贊	王文肅公像贊
賜谷方京兆像贊	有叙
葛實甫像贊	杜完三像贊
吳伯實像贊	上海令著泉劉公像贊
梅顛子像贊	張黃雀像贊
閔康侯小像贊	監二先生像贊
李玄白像贊	房海客像贊
白石樵真稿 目錄	一四
孫瀆瀾像贊	周希九贊
貞靖周先生像贊	繩武何先生像贊
高超玄像贊	陳隱西先生像贊
王小顛贊	友像贊
華宗贊	張雨懷贊
朱伯登像贊	范侃如像贊
霍太公像贊	并序
晏懷泉像贊	
程聖修像贊	王笠雪遺像贊
鍾伯敬先生像贊	蔡嘿齋先生贊

顧默孫像贊	沈朗倩贊
熊于侯觀察贊	劉斗墟像贊
守溪陸公贊	姚仲陵像贊
自題小像	喬方伯贊
張受所觀察贊	殷十峰像贊
范象先贊	陳少隱贊
周艸窗贊	幼賢見垣贊
印空贊	了一子贊
割股孝子贊	
白石樵真稿 目次	
木瘦爐銘	筆筒銘
玄原墨銘	汪霽之書室銘
郭烈婦練銘	楊亭亭芝桂堂銘
圖書匣銘	龍尾研銘
墨銘	桤匣銘
徐無夢琴銘 有敘	林淇清淨齋銘 有敘
書燈銘	許方谷天然硯銘
鐵鉅銘	募修甘露亭銘
贈伯玉銘	頑仙廬座右銘

門前山銘	印宗銘
卷之十六	
題畫	
題便橋會盟圖	題香山九老圖
跋小李將軍畫卷	
跋米元章画文德皇后遺履圖	
題雲林畫	題洛神
題仇十洲桃源圖	題鬪茶圖
題孫雪居寫猫奴	題雪居画冊
白石樵真稿 目次	去
題漢陽畫卷	題米仲照石卷
題蘭花	跋徐光祿南州圖
題画竹	題過庭章画竹
又題画竹	跋丁南羽画羅漢
又	又
題赤壁圖	題藥草山房圖
題范寬画	題春門先生画卷
題畫冊	題趙文度雲山
題山靜日長圖	題癸卯同年画冊

題董宗伯玄宰画雲林筆意
又題董宗伯画煙江疊障圖
又題董宗伯画
跋玄宰画冊
題玄宰画扇
又題玄宰画
題沈子居画冊
題自画
又
題柳
又
題梅
又
題雲山
題自画
題顧原之画黃叔明筆意
題顧原之画雨花臺登高
題顧原之画扇
題偶萍画卷
題馬妹画蘭
雜題画
題燈下画扇
題文苑瀟湘
卷之十七
跋帖 附書
跋九成宮帖
跋歐陽皇甫碑帖

題快雪時晴帖	跋懷素真蹟	附題東坡祈雨文帖	題帖	題溫飛卿卷	又	題邵復孺書稿	跋周貞靖先生手蹟	題范牧之臨蘭亭帖	跋書金剛經	跋張東海鐵漢樓帖	題莫廷韓書卷	跋崇蘭館帖	跋董元宰帖	跋朱氏世恩帖	題沈伯姬書卷	題楊媛書
跋柳公權真槧	題晚香堂蘇帖後	題東坡帖後	題冊	題哀冊	題帖	題沈孺休書詩評	又	跋手書金剛經	跋趙松雪碎金帖	題沈學士自樂家書卷	跋王文肅公帖	跋李舜卿帖	又	跋馮白水書卷	題韓夫人手書樂志論	

題詩文	題施公仇詩稿	跋聯句詩卷
跋周萊峰新婦行	又	
題谷響錄	題詩集	
題快雪堂歲寒盟	題孫世聲詩稿	
題魯生詩後	跋章邑侯德政詩	
題花朝唱和詩	跋新柳詩社卷	
又	題孟元踏雪艸	
題王修微草	題遊鴛鴦湖詩卷	
題小崑山聽經詩卷後		
跋茅孝若輓詩	題葉熙時秋潭詩	
題扈芷詩	題雷聖肅詩稿	
跋徐道充詩後	題顧得之草	
跋戒殺文		
跋記傳卷集		
跋韋臯西川鸚鵡舍利塔記		
跋沈簡齋榮賜堂記	跋春柳堂記	
跋月里先生傳	題姚平仲小傳	

跋陶德望傳	題真率傳	
題西蜀鐵菴道人卷	跋陳無功十友卷	
題孫文簡公集後	題樂志論後	
題袁石公餅史後	題陳還冲詩卷	
題遊黃山卷	題鮑元則拜梅記	
跋相鶴經	跋茶錄	
題飲茶錄	題吳渾之印宗卷	
題張孝媛私謚議	題船牕駢語	
題林下盟	跋何元真遼左六忠述	
卷之十九		
題像		
題程文叔像		
題葛將軍像		
題詞曲		
題施子野夜雨曲	惜花詞	
夢花詞	楊花詞	
旅懷曲	靖詞	
題筆花樓新聲	題李丹記	

題徐文長點收崑崙奴雜劇

題壁

題梅墟屋壁

題清微亭

題鮑醒生壁

書范象先壁

書花塲壁

題梵儀卧處壁

書壁

雜題

題贈奇峰上人拾字紙

題孫世聲紫藤

入山題

白石樵真齋

題張聖清王章

題王子賢筆

趙氏家乘跋

疏疏隱

偶題一

偶題二

偶題三

偶題四

卷之二十

疏文

重興毘盧閣疏

慧慶寺緣疏

藏經閣疏

送子觀音閣疏

修馬耆寺疏

沐堂建殿疏

定海招寶山疏

龍華建正殿疏

千墩延福寺修殿疏

題宣妙寺疏

小普陀疏

修北禪寺疏

修天竺疏

修華嚴墨海閣疏

吳江報本寺塑西方景疏

坐化菴十方禪院疏

小崑山重建浮屠疏

重修雄兒塔疏

遷三茅真君疏

建佘山三官玄武祠疏

東嶽行宮疏

角菴關帝閣疏

白石樵真齋

建城隍後殿疏

修施相公廟疏

修利濟侯祠疏

修呂純陽福濟宮疏

修孔宅疏

廊陸宗伯祠堂疏

養老堂疏

修佘山竹院疏

寄緣結茆疏

照公結茆疏

結茆疏

吳無爲結茆疏

寫華嚴經疏

募寫華嚴經疏

題淨宇上人閣經疏

化梁皇懺疏

九幽懺疏

龍潭講經攢米疏

烟雨樓鑄疏	建萬緣橋四十八願疏
渡船小疏	施茶小疏
題泊如上人疏	飲賑孟友疏
許逸云助賑疏	孫侍州葬親義會疏
修梅花道人墓疏	題吳氏修譜疏
卷之二十一	
雜書	
書上元觀燈	書鱸魚蓴菜
書責李邦彥	書崔詩來歷
白石樵真稿 目次	三
書趙子昂不如鄭億翁龔聖予	
書畫家南北派	書禪本草 <small>附文定公東</small>
書蔡局	書張寶樵
書周師	書遠僉人
書山中二事	書避暑
書杜詩	書示門生
書朱竹有無攷	書田舍
書北歸客語	書避客
書雲間詩集	書服氣

書恭睡	書種竹
書掃地	書茗帚蓴
書蘇子由語	書酒上戶
書山居	
卷二十二	
偶然雜書	
書武林徐無夢琴	
書廣琳疏	書西蜀鐵菴
書東嶽行宮	
白石樵真稿 目次	言
書游黃山	書米仲照
書二帛	書王季重
書渡海羅漢	書楊侍御
書芥茶別論	書慧慶寺
書夢	書解索草
書改三字偈	書習氣
書酒顛	書畫金湯
書修梅道人墓	書坐化菴
書二劉	書虎丘詩引

青天馬山	青風箏
青種竹	青邵康節
青吳興太守	青桃源
青三開士	青杖
青三開士詩	青閩游草
青宋高宗賜岳武穆手札	
青黃大癡二十幅畫冊	
青右軍詩	青葛道人
青楊應龍殺人祭神報	
青尼止小飲	青蒼雪詩叙
青伊尹阜陶	青郭子儀後身
青相	青後漢書
青林雪盡	青良嶽
青李德裕論冥數有報	
青廬山寶書	青後漢書
雜書	
卷二十三	
外紀	

紀西王母答問	紀二帛僧
紀卓文君	紀大小戴
紀酒泉烈女	紀貴嬪左芬
紀大小小山	紀劉隱士
紀徐則靈化	紀宋氏五女
紀南非史	紀馮小憐
紀張愛實書圖	紀顏氏世系
紀輞川	紀顏魯公得仙道
紀劉軻夢	紀瓦官寺
紀白樂天藏文集	紀太白佚事
紀蘇中郎妻詩	紀竺僧度妻
紀積公辨茶	
卷二十四	
辨	
辨千寶	辨二氏
辨陶詩	辨湘妃
辨曹操周文石崇回憲	
辨風箏	主人公辨

白石樵真稿卷之一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

序

詩經類攷序

仲尼以無言立教而獨於詩則曰不學無以言其多能
曰鄙事而他日又曰多識以告小子之學夫詩者少
心疑之及長而歷覽漢唐諸儒之論難而後知不學之
至困也古尚經術天子正坐講詩自太子諸王小侯以
至大將軍六百石及匈奴新羅高昌之屬皆環列榮下

請儒執詩辨難解疑實無算高才出等察事
吏其倖師老德人屏不趨贊事不名有疑輒遣小黃門
就舍質訪甚則束帛加璧惟恐後若武帝之于申公光
武之于包咸多以詩重也上行下甚山澤誦詩之士
負笈諮請則開門教授其生徒往往溢至數千人各
名其師說漢稱齊魯韓六朝稱二劉唐稱孔穎達蕭
牙專門別學彼此不相混淆比後詩賦興而詩學衰
然屬詞連類繁稱引自不得不舍三百篇而別為之
我朝重經與前代同第詩取帖括得雋而後旋即杜之

芹廉沈仲容獨否嘗慨然嘆曰詩者思也在事為詩未
發為詩春秋卿大夫交聘隣國以微言相感酬酢之
稱詩喻志且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如鄭伯有子太叔
是已其次韋孟主武皆以詩諷諫又不獨為辯難辯
干祿設也若使必待天子修石渠虎觀弘文館故事
後吃吃治詩小者吏大者帝師此于經猶有市心宋
陵臨川與眉山兄弟退閑無事但以意解詩而鄭夾漈
以為實學置而不問獨取陸士衡鳥獸草木魚蟲疏而
稱廣之其意以仲尼多識能言為宗吾論詩亦無
三百篇飲食夢寐不忘于懷能解解之不能解則假
於小序問津于箋疏訓詁其他經史子集百家二氏皆
巡搜博采聚而為竹頭木屑之用久則屏幙帙帙墻壁
甕牖無非詩者昔劉向通古今之學馬融見天下之書
趙長君詩細品成公詩記方之仲容未知其孰優也仲
容十年購書詩成而產若洗仲容不諱貧經術精深又
不自名其多識第嘿相對如絕不能言人仲容之得詩
深矣

序經序

昔者孔子序經、與春秋相表裏、後世分爲今古文、今文十八章出於顏貞、而鄭玄爲之註、古文二十二章出於魯恭王之壞壁、而孔安國爲之註、其後唐玄宗箋、今文其書盡行、而古文幾至廢絕、司馬涑水氏專重古文、爲指解、朱紫陽吳臨川左右翼、重加訂訓、而詞義深奧、讀者輟焉、此吾鄉沈翼之先生曾有旁訓之作也、余嘗觀六朝高人名士崇信序經、或以殉葬、或以薦靈、痛者誦之、輒愈、聞者誦之、輒解、火者誦之、輒止、蓋序經之不可思議如是、若使家誦戶讀、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已焉、上非此無以舉、下非此無以學、存感所至、能令醴泉出、異草生、犬豕同乳、鳥鵲同巢、盜賊弛兵而過、不敢犯、孝子鄉、則孝經一卷、未必非吾儒神通之書、何至令佛老弟子旁行禍福之說、於天下、經正則庶民興、其惟序經乎、若下頒學宮、制科不可一日不習、上進朝廷、經筵不可一日不講、此聖王以孝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

白不樵真稿 卷一序

三

全史詳要序

何以通天通地通人、曰史是也、何以立德立言立功、吾亦曰史是也、史法中之有編年也、以春秋爲宗、左傳爲翼、又其後以司馬溫公資治通鑑爲宗、朱文公綱目爲翼、揭歲月日時以起事、撮列傳志表以繫年、借事以寓評、借評以寓諫、此羣書之關津也、關津過、則萬里不留行矣、綱鑑透、則萬卷不留行矣、第二書始于威烈而迄於五代、紀載闕如、未稱全史、若金仁山之前編、劉道原之外紀、追補威烈以前之闕、此有功於綱鑑之過去者也、

也、陳樞之續編、李燾之長編、續補五代以後之闕、此有功於綱鑑之未來者也、吾朝成化間、特命商文縉、公重加纂修、頗覺大備、而箋註不確、音切不調、使讀者崎嶇反覆、而不得出、久且惛惛思睡矣、一恨也、王莽曰安漢公、曹操曰魏公、又曰魏帝、董卓曰太師、馮衍、秦檜、賈似道之流、書爵書官、于義安取、使讀者眼髮指、蟠結憤懣於胷中、一恨也、褒貶予奪、強半出于私家之小辯、宋人之廣談、後生晚輩、明知其不然、而莫能吐一平反語、穢欲嘔、悶欲絕、一恨也、自吾鄉王君天出、學問

白不樵真稿 卷一序

四 全史

該通議論英偉，條例森嚴，斷案簡確，箋釋精明，有識者以批剔大治大亂之起伏，有膽力以批判大忠大奸之消長。此搜得過去未來見在之心，而一盤托出者也。可謂詳矣要矣。大全而無憾矣。不寧惟是，性情盡吐，滋味鹹梅，少則染指于片鱗，多則快心于五鼎。吾且得史之舌，書空咄咄，奉詔期期，伐莒而口哇，屏人而足嚼。吾且得史之耳，貞臣烈婦，香垞椒蘭，人羸帝祀，臭同鮑肆。吾且得史之鼻，不翼而飛，不脛而走，不出戶庭，而穆玉八駿之所慢游，始皇六龍之所遠幸，皆縮地而聚之睫端。

白香齋集卷二 片

五

掌上而吾且得史之手，眼快哉是史乎，則天古命我矣。天古爲督學洪洲先生孫，濬洲先生子，家富典墳，世耽著述，而天古以奉廉繩其後，慚謁有司，恥交非類，部署全史十餘載而始出，以行人間。夫紫陽綱目分討于蔡元定，涑水通鑑屬兩漢于劉貢父，屬三國六朝于劉道原，屬唐于范淳夫，會萃拮据，匪朝伊夕，而天古獨賈一人之餘勇，收合皇王以來數千百載之菁華，上呈宸下，便章縫，豈非難之難者哉。今聖主留心史學，高目遠防，若置公于天祿石渠，金戈鐵馬之間，寧渠出塞

誼馬周後而未知文帝前席，文皇驛召，果何時也。讀全史不覺爲天古三嘆。

白香齋集卷二 片

五

史記定本序

余嘗論史記之文類大禹治水山海之鬼怪畢出黃帝張樂洞庭之野魚龍怒飛此當直以文章論而儒家以理學攬束之史家以體裁義例倚據之太史公不受也朱紫陽惜其不用子聖賢六經仁義之說夫作史與作詩同着分毫理學語不得然史記不尊孔子於世家乎世家不首太伯乎列傳不首伯夷乎崇道也亦崇讓也又不曰吾聞之董生乎董生董仲舒也此太史公從游議論之所自出也若之何其不明于聖賢之仁義也其

他曰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奸雄重勢利而羞仁義班孟堅語也多聚舊記時挿新言劉子玄語也淺陋而不學疎略而輕信蘇子由語也此三者如術師相破自古而然吾嘗考蘇之古史劉之高宗武后實錄乎平無他奇而孟堅之漢書自漢祖至武全資于子長自昭至平全資于賈逵劉歆獨功在十表而說者又謂其無益漢史則鄭氏撮之一猪一龍非虛語已班之病病在纂史記之妙妙在創班之病病在密史記之妙妙在疎起黃帝迄天漢若本紀若世家若傳若表若書主

三千餘載凡為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何其博也僅據左國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及漢事局脊七八種書中以羅故實何其約也晉書淳風授以天文地理圖書顏師古孔穎達授以紀傳新唐書經曾公亮宋祁歐陽修范鎮范祖禹劉義衷而後始完獨史記勒成一家之言出於太史公一人之手何其勇而任也宋四朝國史開院十七年責以近限首尾三十年所歷史官不知其幾矣史記七年而遂成又何其敏而速也太史公胆力筆力精力空古今天地無兩人而儒家與史家互相齟齬苛責不少貸太史公非大呼負屈則鼓掌大笑于地下而已寧屑樹三尺喙置辯哉今學士大夫腹笥筆吻無適而非太史公而未必諸讀史記之法太史公于傳外題贊以補傳之所未足詎諸談笑在有意無意間乃文章餘氣中之生氣也此讀者之一法也始皇本紀後有低行數語所謂秦紀也其事雖略而文最苦太史公謹錄之欲以互證而備遺如酈生傳後又附酈生之側今本皆作平頭刻之自拈出于魏了翁而後乃大快亦讀者之一法也太史公既沒凡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漢

興以來將相年表。新削列傳。日者龜策傳。及景帝武
紀。皆博士希少孫追補。吾友徐益孫嘗欲刪去。王元美
云。漢人之語。幾何而忍去之哉。是宜別集。褚先生所撰
附庸於太史公之末。亦讀者之一法也。自來史記之註
釋太繁。評騭太濫。甚則摘史斷論策而撮其其上。少年
讀之欲眩。老輩見之欲噁。予友黃長吉以監本式。合吳
興評而一之。註取其疏滯義。評取其標遠神。正如張僧
繇之點龍睛。躍躍欲舞。李郭侯之振鎖子骨。珊珊有聲。
善本至此。豈獨桃林之金匱寶筏。抑亦龍門氏之功區
也哉。故樂而為之序。

洪武正韻賡補序

聲為律。身為度。惟神禹則然。雄鳴而陽律應之。雌鳴而
陰律應之。惟鳳凰則然。考沈約之四聲。合東冬清青為
一分。虞模麻遮為二。惟洪武正韻則然。此亘千古神
聖。莫能及也。垂二百餘年。有大儒楊去奢先生賡補出
焉。下士聞之。非怪則咲。曰。沈約四聲韻非乎。楊先生曰。
子未悉沈約故耳。晉梁武帝素善音律。詳練舊事。自制
郊禋宗廟及三朝之樂。以雅為稱。其詞並沈約所製。鄭
樵非之曰。風雅頌不同聲。天地宗廟君臣不同禮。約以
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宗廟君臣之間。禮亡而
樂亦亡。樂亡而天地之元聲亦亡矣。且約有鍾山應教
詩。非靈與城同韻乎。早發定山詩。非仙與山同韻乎。約
自定而自悖之。詎能以一隅之音。推之四海而準。又詎
能以偏安之文士。而撓我聖君賢相考文之大權。楊先
生不屑與沈辨。正與堂堂。天朝之學士大夫辨耳。夫
沈韻不用之古詩。不用之騷賦。而獨用于近體律何也。
正韻用之章奏。用之應制。而獨不用之近體律。又何也。
楊先生白頭孤憤。直取而賡註之。采孔壁之遺書。援

之斷簡。自經史子集以及本草釋官者。流傳無幾。雖
辨而博。聚而精。而猶未已也。拈提古音以諧于七十
韻中。又拈提逸字以廣于若干萬字外。其援引有本源
其考訂有公據。借韻爲綱。借牋爲目。借洪武以示春
秋。大一統之義。實字學之秘書。韻府之類書。而吳棫陳
第黃公紹之所未曾總彙者也。得是書而誦讀之。如蔡
中郎以豐爲豐。李丞相以東爲宋。許氏有凍水漳水之
訛。高誘有高春下春之謬。諸若此類。一覽了然。奇文共
欣賞。疑義相與析。其蘊積之謂矣。若使楊先生此書
於國初。遇宋文憲劉文成。必將置之著述之林。同事筆
札。又若遇劉三吾學士。當如孫吾與韻書故事上呈進
覽。賜名刊行。不幸不遇諸先輩。猶幸而遇申大司馬。捐
金助刻。且欲與永樂大典並傳。楊子雲得桓譚于身。
後楊去奢得申公於目前。斯文未喪。厥惟艱哉。余少而
失學。老而善忘。六書八法。懵懵莫解。所謂但喜有正韻
補牋在。既識三代以來之古文奇字。而又得領略中原
天地自然之元聲。非楊先生挾洪武而行。乃正韻實
仗楊先生以使之。必徵必信。必信必從。其羽翼聖朝

同文之化。卓哉功不在宋文憲下矣。趙凡夫著說文傳
箋。意在汲古。楊去奢著正韻牋補。意在尊王。一時有異
人異書。皆出吳中。并記之。時崇禎辛未新秋。

蘇門六君子文粹序

古今第一好士者。無如蘇子瞻長公。子由少公。當時稱蘇門四學士者。黃秦張晁也。黃云東坡文章妙一世。乃謂效庭堅體。正如退之效孟郊盧仝耳。蘇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譁鄙事。兩公互相引重。聲價亦相當。魯直何嘗以弟子禮荐乎。即文潛少公客。非長公客也。少游無咎。游長公門久。皆先文潛歿。其後教人作文。必以理為主。士子載酒問奇者甚衆。則居一蘇門先覺矣。履常學與行卓。不肯遊傳欽之章子厚之門。長公待之絕席。欲參諸門弟子間。履常曰。吾此一癖香。敬上曾南豐。長公亦未之強也。李方叔三世喪不葬。雖其文有飛砂走石之才。錦衣玉食之氣。而世鮮物色之者。長公不忍以履常之高介。例賁方叔之孤貧。贈之上賜玉鼻驢。贈之帛。作詩以勸四方風義者。不數年。盡累世之二十餘柩。歸窆華山下。及其踈於求薦。則正言告之曰。進退之際。不甚慎靜。于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蓋長公非獨憐才。又酷知人情之死生痛癢。非獨酷知人死生痛癢。又能相勉于

道而不務相引於利。若稍有伐異之心。則陳履常飯依南豐者。將移兵相攻。李方叔之求薦者。將唯唯俯從。不暇而敢似教似諫。搜健少年之鼻息乎。獨長公不必履常之出門下。而後謂之吾黨。亦不必方叔之介。分如履常而後謂之名流。磨礱追琢。畢竟使兩君子與四學士齊名。並譽于廣大教化之中。其成就後學乃如此。此履常之願。爲越境以見。方叔直走許汝間。相地卜兆。以授其子。豈特舉哀行服之文潛而已哉。少公每勸兄簡言斷客。而長公出自性生。雖投荒涉險。而終不悔。若孫堽

白石山七十七老人陳繼儒敘

文娛序

往丁卯前。瑤網告客。余謂蕭思翁云。吾與公此時不。應。爲文昌。但願爲天聲地。超宗聞而咲曰。閉門謝客。以文自娛。庸何傷。近年緣。禮之暇。搜討時賢。雜作小品。而題評之。茅甲一新。精彩八面。有法外法。味外味。蕭外韻。麗典新聲。終釋奔會。似亦隆萬以來。氣候秀樵之一會也。往介州公代興。雷轟霆鞠。後生。重跡而從者。幾傾西崑之宗。李義山。江右之宗。黃魯直。楚袁氏出。欲以漢。曠易。趙。而人不盡服也。然新陳相變。作者或。日。不。集。事。爲。年。一。出或四起。神鷹。擊。而。擎九霄。天馬脫轡而馳萬里。即使介州公見之。亦將發起予之歎。白樂天有云。天下無正聲。悅耳卽爲娛。步是之謂耶。超宗曰。吾儕草土。豈敢洋洋浮浮。批判先覺。但古豪雋必有寄。如皇甫湜。杜預。癖。杜下之五十言。毘耶之四十九年法。卽至人累世。初不能斷文字緣。吾庶幾大祥之援。渠乎哉。余曰。寧唯是。開元將軍裴旻居喪。詣吳道子。請畫鬼神于東都天宮壁。以資冥福。答曰。將軍試爲我纏結舞劍一曲。庶因猛厲以通幽冥。旻唯唯。脫去縗服。裝束走馬。左旋右轉。

揮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數千人。無不驚慄。道子于是援毫圖。颯然風起。爲天下壯觀。鄭超宗磊落俠丈夫。文章高。名流見之皆辟易。出其精。選爲文娛。斯亦吳道子。都之畫壁耳。若康樂娛于清讌。玄暉娛於澄江。未足。于文娛之壯觀也。

奇女子傳序

陳子冬日居山中。擁短褐。偃曝於積薪之上。執易學義一卷。且讀且睡。胸胸然適也。已童子扣扉投一紙。索序。奇女子傳。余曰。易稱無成有終。詩稱無非無儀。女子而以奇顯。非箇壘事也。雖然。河洛不載奇耦。乎易不載兒少女。離中女。巽長女乎。詩不載卷耳。樛木乎。春秋左國不載共姜共伯之毋乎。其他中壘之列女有傳。臨川之賢媛有世說。何獨于奇女子而異之。大丈夫生而逢年。或不得志以殤。其磊阿光大之行。或見於學士大夫之史書。及逸民遺老之筆記。猶庶幾有一二存焉者。獨婦人女子。生長深閨之中。淪落于山陬海曲。村墟草莽。閨無限。雖有奇。無聞。卽聞亦不過如野燒之跡。流螢之火。若隱若現。若存若亡而已。故長卿哀而集之。小加評鑒。其間有奇節者。奇識者。奇慧者。奇謀者。奇胆者。奇力者。奇文學者。奇情者。奇俠者。奇僻者。種種諸類。小可以撫掌解頤。大可以奪心駭目。古來才子。絕未嘗一盤拈出。何也。男子如日。女子如月。日則亘萬古常圓。而月則有盈有缺。有晦。其得列于二史者。盈之象也。其偶見於雜

家小說而未標其大全者。缺之象也。泯泯汶汶晦之象也。若本無指摘。而不幸爲綺語人所點綴。其餽於太陽。翳於雲霧。風雨飛流。伏匿于妖星惡曜者。乎自長卿此書出。譬如見月者。或喜其新。或美其滿。或樂其萬里之清。虛或快其重輪之華彩。天壤間好月可廢。則奇女子亦可廢也。請無以六經解嘲矣。

重刻董宗伯制義序

往思翁爲諸生時。嶽嶽自負不少下。陸文定公延之授經。伯達而中江。莫方伯則時時引與談。執誦法。毘陵康先生不休。思翁以此熟聞。舉業家正脉。絳灌輩未之信也。其後啖古文詞。淡薄更進而求之古。先生竺乾之書。手批永明宗鏡錄一百卷。首尾俱竟。自此悟入懸解。擬作文訣數十字。如華嚴字母。如五家宗派。如黃石公三略。孫武十三篇。雖有能言高才生。跳不出斗走不出。矣。范爾乎助之贊斧。游北雍。大司成頴陽許公。一見其試作。拔爲冠軍。王文肅方爲亞相。貽書弁州公曰。董玄宰。貌定其爲本房第一卷矣。已而兩魁榜對大廷。如取諸寄海內。傳賞其文。皆謂唐毘陵文印。今在雲間。蓋指思翁也。邇來舉子業。變爲荒蕪。滿目皆黃茆白草。獨思老諸舊稿。如日月之光。老而長新。江漢之水。流而不腐。季苑藏之而復刻之。意欲持以砥世範俗。何忍復私其枕中之秘哉。季苑好靜坐。句曲不屑以世務經懷。親親輦下。因試北雍。亦不敢與熟貴人相交關。策蹇南還。丹鉛經史不去手。宛然大宗伯恬澹家風。豈獨得其文印而已乎。

來仲樓讀筆序

吾松貞溪故松雪趙榮祿管夫人外家榮祿往來湖上甚數嗣后楊鐵崖黃公望倪元鎮以避兵多與曹雲西游一時幽人豪客舍文章書畫外無事矣明二百年來松人士此道若續若絕獨吾友董玄宰踵興擬議以成變化書法畫格爲之一新蓋玄宰家甚貧至典衣質產以售名績曰此政如異人到門何論金帛若較量錙銖便是田舍翁教子豈能博尊賢敬士之報哉余口誦其言而心壯其膽每與余焚香披對各忘寢食甚則從手

里寄尺一相聞娓娓無俗談大約起居書畫無恙而已玄宰裁鑑通明展軸未半便能批駁好醜真偽偶一品題懸筆立就皆點習銘心之語片詞落紙無賢不肖懷藏以去稍久覆視之卽玄宰亦不自記爲已作也門人張清臣博雅工文豎有侯巴之嗜得卽掌錄漸已成編名來仲樓隨筆玄宰之樓在南城林樾之間以余數相過從題曰來仲余與清臣遭際太平日同玄宰商畧金題王政之事玄宰官有盡而文章書畫確傳無疑後世亦于殘縑斷紙中想見玄宰因以嘆羨吾輩爲何如人

則此書亦可稍得一班矣玄宰上能直接米襄陽下不失爲趙榮祿流離項尾玄宰似爲差勝襄陽召對與天子共閱內府圖書錫賚賞識極一時寵遇之盛則今日尚不足以酬玄宰也清臣謂何

董宗伯容臺集序

容臺集者思白董公之所撰也。大宗伯典三禮，敕九卿，觀禮樂之容，故稱容臺。古禮部尚書兼學士，惟蘇東坡周平園領之。儒臣艷爲極榮，吾朝南秩宗差冷，自京山本寧李公與吾鄉思白董公接席而來，皆不久引年，特賜馳傳歸。士大夫高之，亦二百年容臺未始有也。往王長公主盟菰壇，李本寧與之氣誼聲調甚合。董公方諸生嶽嶽不肯下，曰：「神仙自能拔宅何事傍人門戶？」獨好參曹洞禪，批閱永明宗鏡錄一百卷，大有奇悟。已丑讀中秘書，日與陶周望、袁伯修遊戲禪悅，視一切功名文字直黃鵠之笑壤，蟲而已。時貴側目，出補外藩，視學楚中，旋反初服，高臥十八餘年，而名日益重。四方徵文者日益多，自上哀列卿臺察郡邑吏干旄詣門，則公請贈遠謁貴，非公文不賧，則公請浮屠老子之官，則公請子孫稱地上觴，文地下石，則公請藩王戚畹以及三韓六詔百蠻之長懸購著作，如雞林新羅故事，則公請三家之村五都之市，朝懷賡蹟而暮獵金錢，依倚生活不勝記，則公請夫海內文人亦多矣。身當吾世而目見

斷楮殘煤至聲價百倍者，無論京山卽兗州卽若是之恒赫乎？度公所遭卽思王八斗穆之百函分身應之猶恐不給，而公搖筆萬言，緣手散去，侍兒書記竟不知轉落誰何手也。余與公爲老友，凡有奇文輒出示欣賞，其他散見于壁箋題扇卷軸屏障之外者甚夥，賴家孫充意料懸金募之，稍稍不脛而集，墨公省視乃始笑爲已作不然等身書幾化爲太山無字碑耳。公七十有五餘，至今手不釋卷，燈下能讀蠅頭書，寫蠅頭字，間遇二三名流巨集抽覽卽推去，曰：「就中無甚秘密藏，不必目石其真。」非一辨。遊目也，他人皆五金八石而公之手別具一乃圭德人皆八陣六花而公之筆別帶一匕首。凡詩文家客氣市氣縱橫氣草野氣錦衣玉食氣皆鉏耒治耨不令微細流注於胸次而發現于毫端，故其高文大冊雋韻名章溫厚中有精靈蕭洒中有肅括推之使高如九萬里垂天之雲澄之愈清如十五夜吞江之月，漸老漸熟漸蘊漸離漸離漸近于平淡自然而浮華刊落矣。恣態橫生矣，堂堂大人相獨露矣，豈惟臺閣體具存卽漢唐宋以來相傳正始之血脈尚留十一于千百者非公砥柱之

加哉往公修神光兩朝實錄署副總裁嘗事擬以少宰辭擬北詹又辭既而請南乞休逆魏盜權于府中東夷弄兵于輦下士大夫震警雷霆之威局脊救過不暇而後歎服公之先幾遠引坦坦如無事道人非生平名心淡識力高何以有此宋禮部尚書倪思云與其爲有瑕執政寧爲無瑕從臣其公之謂矣以此而發之心聲心畫雖欲不傳得乎若留中奏議纂要如于卷曾經宣付史館尚未流布人間確然元老晚年之定論神祖大事記之權輿也實錄竣期敢忘嚆矢爾虞之請俟異日焉

甲秀園集序

余嘗讀邕采館清課而奇之曰世乃有同心如費君者及是丁未小春君千里信使自通且以甲秀園集乞序陳子讀書滾滾萬餘言作而嘆曰吾甚愧費君余五十矣自恨爲蠹書魚而不能食神仙一字放浪林間如老猿病鶴而不能飛舉五百里外世有不朽如費君僅托之彼此神交安所謂天下友天下士哉大抵文章大業與經生不同齒欲少游欲遠藏書欲博取材欲精交道欲廣應酬欲簡起居欲適興欲豪神欲淡而著述欲富

吾愧君君簡練淘汰彌采彌精穴必虎子珠必龍含吾愧君君交遊徧海內其最著如吳元卿湯義仍張幼于虞長孺馮開之徐茂吳胡元瑞沈箕仲屠緯真非晉楚之師則惠莊之雅吾愧君焚香鼓琴罕通世俗陶門常鍵管榻欲穿吾愧君坐擁名園可笑可歌可釣可弋出有魚刀入有鹿車誦讀而外靡知其他吾愧君不信好爲德于鄉溝中桑下誰不飲君潤者而君捐貲券無所顧吾愧君悠悠忽忽似有情似無情似方之外似方之內或泣然而泣或忻然而笑哀樂親疎吾不得而相焉吾愧君是數者皆文人才子之助也君挾是數者又輔之以斷輪之巧手扛鼎之雄才一顧生風八面受敵日新日盛未見其止顧自謂此集一傳宿願已畢千生輪轉不復向綺語中作活計余笑曰大丈夫辭富貴逼人易辭文章逼人難君集度必傳傳且身親見之雞林象譯無翼而飛樞鈔冢筆方自此始甲秀園能久臥君哉山中清課請專屬之眉公何如

方集事稿

卷一序

李夢龍

棘隱園漫草序

余昔居于將山草堂土室半爲烟雲所埋閉門高枕長聞人聲惟刪花洗竹之暇拾殘蕉敗柿書古人一二可喜者以度隙影及讀老氏之知希介母之焉文未嘗不兀然自笑其勞然落落品外之韵時近時遠而世顧未有合者晚得吳伯度先生先生清明豪爽恥談戶外事軒輊營目意無可一世世亦無有傲所長以難伯度者伯度之湖海似吾家元龍其姁于病而謝舉子以放于四游六合之外返而浮沉于黃緇及山水嘯歌之間亦大約與予調同而嗜合伯度之齋居也冢宰公之藏書在焉縹緲芸帙映帶几上如五色雲而伯度坐擁其中有書隱梅花清寒舊陽倚之有花隱米海岳之二石亭亭樹根不減鬱林仇池有石隱伯度挾此三隱爲魯衛秦晉之國相與高臥以待老品泉焚香摩娑金石之文次第成篇其言皆汰吐經術兼綜竹書鴻寶之餘而佐之以湘纍漆園使人如握麈尾披松風而聽鶴鳴之在陰也以伯度居恒自負上宜與鄒枚簪筆螭頭次亦不失建安西園鴈行班席乃坐令鍊冷筐中而桐鳴覺下

卽○棘○隱○所○撰○猶○有○漸○離○彈○筑○王○處○仲○擊○唾○壺○而○歌○伏○櫪○者○嗟○乎○伯○度○舍○予○孰○爲○倚○而○和○哉○雖○然○千○秋○之○業○幸○物○恡○諸○王○公○而○微○與○其○權○于○草○莽○子○荆○之○遂○初○長○統○之○樂○志○雄○之○玄○符○之○潛○夫○孰○非○隱○人○勳○伐○也○且○伯○度○不○聞○而○祖○之○有○季○子○乎○脫○冕○遜○跡○翔○千○里○而○觀○十○五○國○風○至○今○稱○閱○覽○博○物○者○非○以○其○爲○吳○之○隱○君○子○耶○此○可○以○方○伯○度○矣○

三

日不樵真新

卷一

古今粹語序

余近峯泖間如秋蟬翳葉無四方之觀又家少秘典僅於殘書中蠹游三十餘年未嘗一食神仙字頃與張君陳君論邇來諸家其好古者鈎棘僻澁標剝奇字怪句以爲超兩京而軼三代然使人讀之舌本強而不快喉嚨鬱而不舒卽使作者自覆其文至不解何語此泥古之過也高才生聞而笑之曰夫夫也何自苦爲于是掇擊先輩幾無遺膚而悉以方言里語雜見于文字中蓋始於卓吾老子而孟浪者借以野戰空疎者借以藏拙而庸知村墟之巫祝非禮也市儈之嫚罵非狹也不文之非文而不修辭之非辭也此泥今之過也泥今者如以徒史書施之金石碑版識者噦之若掇古人之皮毛而失古人之神理如龍馬之圖虫鳥之篆岫巖石鼓之文豈能爲篆奏軍符乎哉古有古之粹言今有今之粹言二者皆時爲之而血脉條理古今人非甚相遠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第採而集之何如耳張陳二君子皆博雅大儒而制作尤特鑒故此選獨嚴所謂寧爲賞鑒家無爲收藏家者也余故僭敘之簡端

日不樵真新

卷一

甌餘漫錄序

余居白石山，雪夜與衲子一二輩，吹棹抽火，擁曲綠床，煨芋斫木，迥然人表。久之，抽裏帙中書，無可讀者，因出甌餘漫錄覆視之，遙相欣賞。一衲子笑曰：「正如撥爐得拳大黃獨，雋快不可言。」余曰：「否，更有進者。」此鄴侯向唐天子所噉蒸梨耳。甌餘錄者，撰自吳興閔康侯，康侯精公車言，蹴跋詞場，于少年無兩，居恒閉關縱讀天下書，檢括洗發，筆舌縱橫，上自六經，旁及九家二氏，以至先民話言，朝家故實，甚而山劉冢刻，牛蛇鬼豕虫魚之奇，無不反覆推勘，如老吏獄，如網中禪，如戶婚按檢，如軍符尺籍，非博之難，其精覈難也。三吳好佻，香艷有餘，而深遠不足，世家子弟，非格五博六則，刺斗膝觚，卽最號知名之士，排蕩通率，取意于大人游及少年行而止矣。康侯爲宗伯名德之後，才情橫溢，顧能頽首而就于秋，卽甌餘一錄，不能盡康侯名山之副，然而閎辨淹雅，小者可以佐鼓掌，挑解頤，其精者卽裴僕射談名理，張司空談史事，不能以塵尾難也。余山居薄有撰述，不足傳而爲他氏竄入，僞書幾大半，讀甌餘錄，彌媿無以當康

侯而康侯固微余一言弁其首，且訂異日爲百尺樓上語，余何能藏拙，則姑做蘇門子，噲然長嘯數問，不對康侯，其奈我何。

妮古錄序

予寡嗜。顧性獨嗜法書名畫。及三代秦漢彝器瓊璧之屬。以爲極樂國。在是然得之於目而貯之于心。每或廢寢食不去思。則又翻成清淨苦海矣。夫癖于古者。發臆篋。椎冢墓。帝王而巧。賺僧藏。文士而僂奪人好。及其究也。至化爲飄風冷烟而不可得。夫至于化爲飄風冷烟而不可得也。則收藏家緘扁封閉傳之後世。可謂古人之功。臣賞鑒家批駁其真僞。醜好窮秋毫之遁情。振夏蟲之積噴。可謂古人之直臣。余無長能見而輒記之。此雖托之空言。亦不可謂非古人之史臣也。楊用修云。古書中有妮字。軟纏之謂。乃笑以妮古名錄。

香案牘序

甲午三月。郡文學就試荆溪。余出城南。讀書孟直夫郊居。不五日而客有跡者。挈罍相餉。余與客班坐樹下。視樹影所至。輒起遷席。風日淡宕。則枕席紅花田。以隱囊博山酒。揅佐之。有古陶斗。柄如鸚鵡啄。腹如瓠。丹砂綉蝕。厚如指。甲者數片。班班桃花色。而斟酒有異香。蓋三代物也。出以酌客。客爲引滿。已忽聞林端反舌聲。時改夏矣。而聲小澁。余戲指之曰。何異文通才盡。又笑曰。豈老氏多言數窮耶。客亦大笑。醉去。余與直夫退而相對。前不情。身情。卷一。詩。起居無恒。時憇磯頭橋畔。布衲寬博。落落不知何如人。村中父老。小兒習余無他。則剪薔薇花。縛蔬筍。饋予。予愧謝不能當。已復念山人摘茶寄余。試以惠泉絳碧。沁齒蕉衣。竹粉婆娑。北牕爲枕。書而臥。臥起抽一編讀之。則浮雲山道士仙史在焉。出道藏賦字函。卷三十有二。所載古今真人列仙四百四十有七。顧其言不雅馴。余與直夫汰而洗之。存其奇逸可喜。精爲一卷。以資塵尾。其名香案牘者。何居曰。仙牘。玉宸吏司之。如項羽所謂書。不過記名姓而已。

品菰錄序

昔郭林宗、裴行儉、雅負人倫之望。品藻臧否、貴賤天壽、毫髮無遁逃降。而至于上官婉兒、手定沈宋之詩、覺筆端有眼、眼中有瞳。今學士手制舉、隨人妍媸、漫不知可否。甲乙、豈品藻出見女子下哉。長興、長孺、丁先生、文章節義震天下。歸田以來、日向老梅、修竹中、膠拳弛口、縱讀天下書、課功之暇、間屬陳貫之走索四方名士文、縱加品題。曰玄、曰逸、曰才、曰工、大較如書品、庾肩吾、李嗣真、張懷瓘、而裁覈過之。昔山谷居涪上、好批駁文字、自笑中州舉子習氣、未忘長孺、亦豈爾耶。雖然、假令先生出當啓事、清簡通要、不減裴王。今退而浮沉山澤間、僅于故紙堆中作考功令、等行數墨、以定文品之高下。此僅勝于神仙爛柯、英雄結帋、以自消晷影而已。讀其選、且可觀世焉。余謂長孺此集、部置整齊、如司馬兵法、談笑嘲謔、如慢世東方。而品藻非文中、董狐、則菰林之裴郭也。陳貫之曰：眉公品外人、當自不妄。請題數語、以質之先生。

白香齋集

卷一

序

劉無競程墨選序

選於鹿城、遇劉無侶、片語投歡、已聳其仲子無競、文采氣誼、與無侶頡頏詞苑中。嘗委心陳子、而恨不得冥之、麈尾間、至是丙丁程墨成、乞序陳子。余惟士平居佔俸、揣摩百變、期以當主司而已。然才太高、膽太大、望太奢、則時跳而引于矩矱之外、稍見擯罷、如渴龍、無泉、怒虎、飲鐵、跳擲、震悼、鬱咽、而無所洩、往往舞筆破觚而出之、悉浮氣所憑耳。至程墨如謁帝庭、左鑑右史、如從法駕、前驚後衛、此豈可以草草與之哉。蓋真精神所寓焉。昔魏武徵劉曄、蔣濟、胡質等五人、濟質等每舍亭傳、未嘗不講禦賊料敵、行軍進退、彼我虛實之數。劉曄獨臥而不言、濟問之、曄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可學、而得乎。知此而程墨之奇立見矣。無競苦心此道、又負精識、每奏一篇、與弟衡量而讀之、細爲品隲。自丙丁以來、諸作者之精神、無一足以遁君者。舍程墨而別求草莽之言、此蔣濟、胡質、亭傳中揣摩語、無競兄弟臥而不聽者也。

白香齋集

卷一

序

九峯社草序

吾鄉九峯一味頑青鈍碧耳。蹴就中有十數靜侶讀書。噉藟鹽於此。客有歸自新安。挾黃山驕之。余解曰。子不讀九峯社草耳。其香氣溫潔。則朱砂湯泉也。傲則雪髯猿也。怪則散花菴平天礪老松也。峭拔則光明頂也。蕭蕭輪輪。則天都峯五色綵雲也。廣大靜深。則黃海也。九峯不足以當黃山。請以文敵之。客有聞而笑者曰。九峯黃山無之而非吳也。卽文亦吳趨也。吳不能當天。下十之一可奈何。陳子又解之曰。非也。延陵季札聽樂而知興亡。與晏嬰遠環公子荆言。則見微而使免于難。非吳之閱覽博物君子與。陸達夫詔作催妝詩。援筆立就。辭甚美。宮人朱若蘭姊妹以其吳音才捷作詩嘲之。達夫報章六宮大詔。別賜宮錦。楞伽餅唾盂各一。一時海內才子不得望也。而吳趨顧可忽乎哉。

白石集真書 卷一序

圭 卷一

代嘯序

蘇門山人善嘯。發響如鸞鳳。所居土窟。夏編草。冬被髮。於世無求。亦無所觸。其不平也。彼且視稽阮輩爲鹿豕。又安知不視魏晉朝爲塗炭哉。觀其用光用才之說。大意在于保耀全年。故一槩托之乎默。然神農虞夏之威歷落。曾懷眉目。親夫曹篡馬奔。諸名士駢肩而爲。則有獨舒浩氣于北山之北而已。盛子集諸同社皆高才生。偶不得志于時者。以文代嘯。早借以鳴其不平乎斯義也。蘇門仙人擅之。逸羣公子言之矣。其言曰。延生集同好。精性機。研玄奧。挾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則發嘯之本也。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不沍細不沉。則肖嘯之似也。苒弱柔撓。澎湃奔壯。橫鬱滔洄。繚眇清昶。則條其嘯矣。臯蘭猗靡。修竹嬋娟。吟咏發散。絡繹韻連。滌蕩無累。離俗飄然。則其嘯也。歌將文代嘯乎。嘯代文乎。諸君子有光而能不用其光。有才而能善用其才。其爲蘇門之所與無疑矣。昔宗茂洙善書。自寫孫阮對嘯圖于行障上。坐臥玩之。後人有得之者。每夜聞嘯聲起。壁間山峯

白石集真書 卷一序

圭 卷一

皆應吾願善讀諸君子文者于勞游風噦時試一頌耳
何如

電雲居寤言序

余草堂多在九峯間、鹿車魚刀、獨往獨來、閒筆一二道、客自隨、往往以事逸去、客笑曰、安得武陵源、朱陳村、雞犬花木、耕釣婚嫁、老死不出鄉耶、余曰、寧望是、是山數里內、倘有高流韵人、剪茆椒、築巖戶、絃誦咏歌、而余得負琴腰笛而從之、不勝許由東家隣乎、考于沈報余曰、張伯復先生、近且經始細林、斧石而驚嶺出、鑿路而鳥道見、不風而濤松有萬章、不迹而至峯有數點、臺可捫、月溪可釣、雪它橘柚花藥叢、篠簹四而輔之、堂垂成、自不推真藉、舉一序

而隣父老來觀者、嘆息曰、不忘王屋、張公舊遊、而今果俎豆于此、公而有靈、鹿窩鷄館、月潭雲洞、庶其曳杖而來、斯乎、余聞之大喜、追往視狀、如牽子言、而其言更有不盡吐者、得伯復子襄子念父子之記、若詩、而山之奇始無憾、自古祖孫文士、惟謝玄之于靈運、杜審言之于子美、不聞子而孫、孫而又孫者、組繡烟霞、點繪泉石、一家麗藻、將與簡文、古碣、素雲、仙蛻、共傳于無窮、而余亦得往來此中、所謂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今且實允蹈之、第未省武陵、朱陳、曾有此素心、兩人否、

孫楚惟探珠草序

吾嘗恨范少伯報吳。沉着而不痛快。伍子胥報楚。痛快而不沉着。惟子房兩無憾焉。其他詩文而至韓杜。書畫而至顏魯公。吳道玄。皆足以當之。不意垂老得見高陽孫楚。惟探珠草。吾聞楚惟異材博學。嫻古文詞。詩歌大噪人口。而又驍雄魁岸。工騎射。善飲酒。飲數斗。精明不亂。抵掌古今。朝野天人。王霸之辨。皆鑿鑿曉暢。中情寔雖子建之逢邯鄲。管公明之遇田子春。殆無以過也。楚惟嘗省觀榆關。腰弓插矢。平頭單絞衣。控匹馬往來關

白石樵真稿

卷一序

白石樵真稿

吏侯人不知其爲牟廉。且不知爲樞相子。樞相臨戎。楚惟數陰爲運籌。大有所補益。推轂正人。夾袋名將。世人。不盡知楚惟。楚惟亦不願以此見知于人。其居恒沉着痛快。皆此類。而又何疑於文哉。楚惟苦心于文。正如珠藏于淵。而欲總數萬丈不測之底。索而求之。雲霧滃生。霹靂怒聞。其不與珠皆沒者。幾希。今得珠如丸如卵。如大月光明陸離。幾不免爲南宮按劍。吾誠未得其解。雖然。智者不問珠。而問龍。楚惟人龍也。方且抱珠熟睡。而又誰探乎。宋獻孺曰。眉道人何從知之。陳子曰。孫思邈

與老人語而驚曰。此龍無疑。蓋口涎香也。今楚惟字字皆香。非龍而何。世目雖憤憤。寧渠出賈胡老波斯下。將百拜而購君之珠者至矣。

白石樵真稿卷之一

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

序

松江志小序 計五十一條

沿革

志不可狹疎也。吾松歷祺綽邈，分合靡常。初曰婁，繁婁者則書。已更吳郡，繁吳郡者則書。已更崑山，繁崑山者則書。已更海鹽嘉興，繁海鹽嘉興者則書。若僅考松江之故實，而舍此不復網羅焉，得無有放失於史冊見聞之外者乎。俞彥直曲引旁搜，首括沿革為第一義。沿革

白石樵真稿

卷之二

松江志小序

分明則綜敘山川，採掇人物，或前畧而後詳，或今無而古有，確見案據，非假借而攙入之也。此志之權輿也。

分野

大官家儒者罕習之。然方野分星，考驗水旱災祥之故，一一皆德穢召之。天道非遠而實通也。無輕民事輕厥躬，世故有至人具觀察智者，書之以待。

鄉村

元制邑領鄉，鄉領里，里領村。逸雅云：鄉者向也，眾所向也。錦衣持節，鄉里詭之。何如朱陳老人村之猶太古也。

戶口

王制：令縣官歷十年一籍其民。上之天府，觀師帥之政焉。膠東僞增，宇文括羨，史氏鄙之。松役繁賦，重力不支，則鳥獸散矣。戶匿而責之，佃主通而償之，客相牽逃里。避家如仇，國安得不弱也。今土毛如昔，而生齒日繁，管仲曰：衰世若有餘，非有餘也。嗜欲多而民心躁也。其吾松之謂乎。

鎮市

民亦所在而聚矣。城可暨乎。古曰聚，唐治曰鎮，朝前市後斯亦都邑之翼衛也。雖然，駘師駘伯如肆鮑魚，遠市習易，去市心難。古以朝市並稱，何為哉。

坊表

坊者表也，表賢如通德，表貴如鳴珂。古者所以表里也，然賢賢少而貴貴多，所謂記姓名而已。有志者宜何取焉。

山

東南龍脉遇海而止，元氣蟠演發為柔中之剛，山不能勝水而拔地卓起，木杓相牽相連，強為詭隨，附麗其骨。

九與龍門砥柱，同人才間生，率多品勝，厥惟肖哉。若禪宮玄館，今昔品題，東坡所謂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然得路，其惟志乎？故併綴其名于山之下。

水

管子曰：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曰經水。入於大水及海者，曰枝水。吾郡之水，上源天目，下委海王，相距數百里，滌洞澎湃，其間承受源水之來者，爲湖爲渚，而導引委水之去者，爲浦爲江。此一郡大脉絡也。若夫涇渠港澗，連貫而分洩，其不駛者，圖經所載五百九十有一。

日受兩潮之灌，注沮洳湮塞，巨者已失，故道沉細流乎。

其亦名存焉爾。錄之以補棄經庾紀之遺。

物產

吳都賦云：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珠服玉饌，自昔稱之。然平疇無高山，奧區羽毛天喬，率皆凡材也。亦何足載？名山經，鏤形夏鼎，且而鳴吠相聞，芻牧相守，鄰封所共。豈一郡掌故得而私焉？惟是品題獨著見于古，今人之載記者，卽私以爲異可也。

風俗

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史無臚載者，載之自應劭風俗通始。其後荆楚歲時記、東京夢華錄，皆昉于劭，而郡國志亦不廢焉。吾松正德辛巳以來，日新月異，自儉入奢，卽自盛入衰之兆也。吾友青蓮子有風俗二十四變，而未敢暢言之者，何？曰：太上因之也。昔子貢觀蜡以爲狂，夫子曉之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澤，蓋因民俗而不嚴爲之禁，如此第去其太甚而已。

田賦

松江財賦之鄉，田下下而賦上上，近者軍興不息，而國計單虛，非特小民枵腹攢眉，卽上官催徵之時，亦且含涕歎朴而不欲正視之矣。此豈得已而不已哉？余爲是獨詳賦額，而先之以八故，終之兩大害，此賦之大綱骨也。後之吏茲土者，幸詳覽焉。

歲計賦額

頃皇上勤恤民隱，特命司農纂修經賦，臺諫監督之，郡國上臺察，臺察付戶曹，撮總彙凡釐訂天下會計出入之數，甚盛典也。若郡志賦額，則異是。徐文貞公曰：吾松田賦浩穰，長吏辱臨于此，文者厭其俗清者苦其繁。

卽經賦一冊未嘗過而問焉悉付之左右飛洒那移莫可窮詰甚有因而去其籍者故復于會計外詳著賦額于篇附存志中以爲神明卓異之助特在耐煩一磨算耳非碎也松困于賦久矣所謂告司馬君實不得不多也

賦議利弊

吾松一郡之賦幾當大省之七古未有也陸士衡詩云余固水鄉士攬轡臨清淵若江湖湖渚居地之半昔人所稱吳之水如基枰吳之田如川谷吳之民如棲苴草

白石卷真書

宋二片
五松志序五

之末而飄搖無所定薄地盡力亦盡矣況可橫加以無名之征不減之賦乎亦窮則變變則通之日也因集先輩憂時至論著于篇以俟仁人君子如周文襄其人者採而行焉

役法

三縣役重已極非獨當役難卽審役更難下則身家俱斃上則心口兩窮此豈細事哉昔溫公蜀公與蘇文忠兄弟反覆專論役法蓋處置得宜非獨安小戶以安大戶且欲便前官而併便後官也故十年編審催徵五年

編審收解凡抱桑梓之憂獻蕩蕩之議者詳哉乎其言之矣幸賜覽而講求焉無聰明射覆無鹵莽完局蓋生靈以合縣計歲月以五年十年計一不妥而倒懸可知也

荒政

古云救荒無奇策此言似是而實非也長吏盡心設處而士大夫以實心策應之何事不辦若議論煩多文移展轉其不索于枯魚之肆者幾希此口上救荒紙上救荒耳活數百萬生靈勝二十四考中書令如富鄭公之

子青州何嘗不奇乎又聞陽明先生云饑民必救亂民必斬荒政之奇更盡括于此矣救荒如救焚何可不載故特補前志之闕

鹽法

洪範五行一曰水潤下作鹹此管仲煮海富齊之法也吾朝召商種屯實粟于塞下而取償于鹽引則富而兼之以強矣自葉淇倡折色而鹽政壞邊與腹商與下皆貧憊莫能支而姑爲吾松計恤窮丁清占產均攤偏重偏輕之額而庶乎稍救千萬一也志鹽法

織造

王者垂衣裳而治天下，蓋取諸乾坤，尚方天府，歲供法服，禮也。第窮簷絕塞之下，不有杆袖，其空煩嘆于室者乎？又不有臥牛衣之宴士，裹鐵衣之邊士乎？以此思寒可知也。今皇上踐祚初年，首停織造，三縣額設，編漸可望減，聖明儉德，晉矣哉。

水种

萬曆戊子大水，上特命憲副許公來江南，陸文定公語之曰：治水者，大約以神禹為法，以孔孟為衡。洛江導

海孟子之水利也，盡力溝洫，孔子之本利也，許公用導

其言，幾耗數萬金錢，而迄無底績。夏周諸公，惓惓以修圩為第一義，其溝洫之道，意乎故先列，敕諭次列治策，治績而乃以治田終焉。

城池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春秋書城二十五，城者盛也，所以宅民而禦暴也。墻止及肩，水不沒髀，金湯云乎哉。凡郡城邑城，以及沿海要害諸城，版築之，番師之，障禦膚剝，庶幾有杆乎。議者謂城如斗大，創議式擴，似矣。然

府庫告單，閭閻稱匱，莫若尋前人之遺緒，而歲加繕治之。譬如飛堆，滾瓶貫虹，而後徐及于擴城之役，未晚也。是標是本，以俟老成者采而擇焉。

倉廩

人非城何以自衛，城非糧何以堅守。修城即修倉，為儲粟計也。儲粟即覈有名無實之弊，以飽待饑，以無事待有事，為守城計也。衣襦苞桑，故即次城守之後。

驛館

松地偏路僻，輿輪蹄輻輳者不同，名遞運所，不名驛也。白不無事，與輪蹄輻輳者不同，名遞運所，不名驛也。

舖仰郵傳之義，年來多事，走文移如驚夕，不留行矣，厥惟艱哉。

壇壝廟祀

尚巫尊鬼，好禮君子所不道也。然廟宇壇壝，載在稷祀者，實有靈德，以庇我邦人，祈禳報賽，昭答如響，地而壇屋而廟，豈叢祀中無名之土木耶？頃鄉氓無知，曾不識海忠介瑞，周忠介順昌，為何如人，而葦航筭輿以迎導之，鼓樂繪旗，所在而是，蓋人心之神，即神也。昔石慶為齊相，則有祠，樂布守燕郡，則有樂公社，今得無類

是乎書之勸忠非以語怪

官署

叔孫雖一日必葺館而後行第五倫雖一宿必掃地而後去諸葛井竈謝玄履屐自古大豪傑之作用正妙在微細處不滲漏耳而況官署乎一人向隅富有閉閣之恩四郊多壘不無垂堂之懼徹戶牖以桑土嚴屋漏于鬼神皆官署中大人人事也不敢傳舍官署者還從不傳舍其官始

學政

白石集卷第二

三代以後人主武功定天下者往往緩于文字漢歷高惠文景而太學未建也宋歷太祖太宗真宗而州郡學未建也我聖祖未登極前之三年立郡縣學洪武二年詔天下立府州縣學八年詔立社學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斌斌有鄒魯絃誦之風故余著學政并系社學而義塾兼附焉志 祖宗初制也

兵防

漢邊郡太守綰銅虎符得自興發計擊名爲守實郡將也第當事者治錢穀簿書不暇而暇理兵事乎惟名守

與郡司馬共特等而經畧之訓練世胄材官良家子而松有爪牙矣馬似游龍船如使馬而松有足矣多儲糧糗而松有腹矣瞭望明偵探信兵無虛伍糧無虛額陸路水路之門戶無所不諳火戰水戰之器械無所不具而松有手眼矣如是其能乘釁蹈瑕以撼我張虛駕儲以嫖我乎況帶江襟海濱海外寇少內盜多松非百年無事之國也未雨而桑未病而艾豈鯁鯁過計哉

守令題名

昔楊文貞既爲三公恨未曾據郡典邑何易願爲劇縣不願爲臺閣蓋守令若斯之重也吾朝令著最績者下尺一召入臺省而守若以常調待之獨不聞永樂間蕭公輅守松二十餘年乎宣德間趙公豫守松十五年乎賜敕馳驛詣任賜銅瓜得專擊殺賜宴午門尚書陪席養衣鈔皆有差近皇上出臺省爲郡守蓋規模祖宗時成憲而更得兼行久任之法何憂百姓之不洪永若哉志守令題名

王霸治績

吾松江見禹貢自神禹疏鑿三江而震澤洩矣太伯

委治吳而被髮文身之俗變矣。康王設衛以鎮海，壽春築城以畜衆，仲謀造艦以破曹，鏐平王騰，假置營田，其功德大有造于吾松。歷歷載在掌故，胡可罔也。故首書王霸治績以志弗諼。

名臣宦績

長吏一報殊尤之擢，相與攀行轍，碑去思，士風近于厚矣。及問先朝循吏，捍大患，卹大災，砥大節，鑿鑿著人耳目者，至不能舉其姓氏，甚有經百餘年而不登之名宦。俎豆之祠，烏在其三代近道也。余故于臺察郡縣，以至一命而上，無微不錄，無隱不搜，大抵後諸公而不亡者，石也。後石而不亡者，文也。石不言，志言之矣。

國朝名臣宦績

正己率屬，察吏安民，此臺察座右銘也。經師易得，人師難求，此博士座右銘也。苟存心于愛物，雖一命必有所濟。此幕尉座右銘也。郡邑長何銘乎？陽道州曰：撫字心勞，然不若撫字心閒。行所無事，則閒矣。曰：催科政拙，更不若催科政巧。知所先後，則巧矣。神而明之，有先朝已事在。

選舉

呂東萊云：取士科目，不見于經，然攷之魯論，皋陶伊尹，非選舉之始乎？吾松嚴助舉賢良文學，陸康舉孝廉，陸績舉掾，較去弓旌遠甚。及明，仍隋唐進士科，獨稱舉選士，以此自好，莫敢踴躍敗羣，而前輩亦相與成就，愛惜之，以待國家緩急之用。即天意亦若偏私偏重于科第諸賢，而必不旁出于草野屠釣之內。四科三立，何其衮衮相望也。夫明主齋沐焚香，求之于禁中，又錄其名姓，扁藏于天府，焚告于祖陵，此與成周獻賢能，自春官大司馬，掌三書之法，亦一也。

封贈

序經云：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此猶指敵已以下言也。若王者曲體人情，疏恩及于所自出，煌煌綸綍，榮畫錦而曜夜臺，則愛敬孰大于是？是而君恩彌深，臣報彌重矣。若封君宜何如？大丈夫磊磊落落，起倒自由，中年以前，決不欲憑藉父兄流而爲權爲勢，中年以後，決不欲憑藉子弟流而爲鄙爲俗，斯言

也吾嘗聞于田野有道丈人云

錄蔭

語云去官而欲謀之子此必不得之數也士大夫晚節未能拂袖便行強半牽于一蔭耳先正有累疏堅辭者既不敢濫叨朝廷恩澤亦不願以區區子孫之故違心易面而事彈射之新少年也其識卓矣雖然李贊皇范忠宣皆當世如雷如霆之偉人也而以蔭君起家何謂出科目下哉松果有若而人乎請拭目俟之矣

封爵

江東閭閻推朱張顧陸四望姓而纓綬榮戟半出于松吾明僅衛宣城一人耳朝廷恐賞浮于功故弄印不忍畀臣子恐禍生于福故納履不敢遲如是而名器可榮亦可久也志封爵

賢達

初續顧文僖人物自正德已巳至嘉靖止而隆萬則姑有待焉俟論定耳俞彥直計偕歸更分析諸科其列名仕版者改名臣而稱賢達仍王屋張先生上海志之舊也先生曰後輩事鄉先達寧爲春秋調人無爲公穀輪

墨正直忠厚劑而衷之庶幾善善長之遺意哉

篤行

遷緩不變節於昏行顏淵不改容于夜浴世尚夸毗如枯株槁籜無有心幹善乎柳北之言曰忠信篤行乃食之醴醬獨孝友乎哉不言躬行中多嚴慎如莊叟所云爲善無近名者斯亦慥慥之君子也

文學

漢尚經術別有文學掌故其次鬻龍虎之章熒鳳鸞之羽抽毫拂簡智思入淵郡不乏才彬彬郁郁于斯焉盛矣宋景濂曰文學之事身任者衆要以聖人之文爲宗濫觴無已軌諸仲尼其在游夏之徒歟

隱逸

天地閉賢人隱今刈楚求材採置徧野空谷幾無人焉則上有亮舜故也吾鄉舊多隱跡無慚箕穎而姓氏可攷率皆恬已垢物懷璞自寶者流璞見剖爲珪璋一抵鵲卽瓦礫耳可不慎歟

藝術

琴了無聲奕了無跡志士惜陰見而嘆息臂決死生卜

斷吉凶司馬季主扁鵲舍公具載史記志將無同於有
賢俠巧奪神功品超藝外名在術中

賢媛

鳥有鵲失偶則不栖魚有鱗去一則不游物尚如此而
況人乎故郡有節烈婦志不絕書以附于古者哭市廛
城投淵化石之後此女中張許也其次養尊嫜扶門祚
辛勤數十年手草六尺之孤復還之亡者此女中李西
郭汾陽也雖然彤管青編必節烈乃錄何異見樹而
果共枯見月而取其缺可乎太史公不為婦人立傳
而本傳集卷二

游寓

彈丸峯游者不鄙而辱臨焉寓公客卿饒于是弼于
是聚國族于是長子孫于是其否否者往來漸熟兒童
牽衣而迎之曰吾家先生至矣清風古道高咏微言
在詩筒酒瓢間寧忍以飄風視之乎志游寓

方外

世網如八陣圖運入輒不能出波波劫劫寧知蓬宮
嶺別有道人在乎吾松向稱寂寞之濱往來雲水代

靈跡若神與之游際極詰會不啻嚼萬年冰也道在
外夫豈欺我志二氏

第宅園林

郡內外第宅園林雕峻詭壯力窮而止有秉燭一覽
與一登而終身不得住者又有俄轉眼而易姓俄百年
而易為蔓草寒烟者華顛降輿慨焉傷懷而後人廣
方幅遑遑問舍如故也今志書所存譬之簷前燕泥
中鴻爪而已讀平泉遺誠乃知巢公巢壺公壺未
見范文正云人苟有進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
志

第宅而園林附之

古蹟

志以志古也滄桑雖變往志可尋畫家揣摩圖為粉本
騷人覽眺採作詩題或若亡若存若承訛若據實吾不
得而定之則付之漁樵閒話質之弘覽博物之君子而
已志古蹟

災異

春秋書災不書祥志戒也古者遇災而卜師有規工有
諫替史嗇夫庶人以奏以馳以走蓋夙夜實廩廩焉

之意若曰令人喜不若令人懼也志災異

塚墓

墓者暮也長夜不復旦矣古今墓碑疊疊非賢子孫世守之不得跡而跡之村豎田翁之口孰若反而求諸志中之志猶可攷也隋楊俊曰人生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此塚墓所以記之志也

葬外郡墓附記

昔范忠宣陪葬山陵後人求之不得痛哭數日夜忽

大雨淋漓始得碑碣墓之不可不志明矣今錄郡人

卜葬外郡者以便百世後子孫訪尋焉舊志無此錄也

兵燹

新安胡司馬曰昔之防海重防其入今之防海重防其出蓋島夷與不逞之徒皆能窺我圉決我藩也往自福寇蹂躪吾松後中倭難迄今八十餘年無警絕不聞兵燹二字然老人談及寇變猶惴惴有戒心焉緩而養之迫而陷之幾幾乎爲寇之所乘若夫料理未來繆綢繆

後而兵燹之始末戰守之機宜皆在目中矣

寺院

浮屠老子之宮金碧照天鐘鼓動地獨吾先師殿則不然正以淡勝之耳顧老有猶龍之稱僧有三代威儀之嘆卽孔程且許之人其人而廬其居昌黎子得無過激乎神道設教存而不論可也志寺觀

著述

班孟堅創藝文志列名氏不錄其文蓋文不可勝載也吾郡自漢魏以來作者代興豈不家金鑄而戶錦繡哉惜秘藏于笥積而漏落于誰何手者未能一一訪求耳嗟乎著述如野燒草灰而根存亦復如夜書燭滅而字在故藝文不勝錄而錄著述之名氏焉讀其書知其人矣

詩品

志立藝文多有玉石魚龍之混俞彥直從前代以及國朝其琅琅有聲者著爲詩品而餘則散見于山水錄歌中爲先賢張幟在此爲先賢不敢濫觴亦在此卽題曰雲間詩話可也

畫苑

王僧虔論書或以其人可想或以其法可傳夫畫亦然自來善書者必善畫畫法即書法也古之蕭散韻士以此寫其性靈非積數十年精神不行書後人朝吮毫而暮索薦牘適以浣墨疥壁而已東坡曰退筆如山何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敢以爲畫苑書譜法

志餘

承書購訪以資郡乘不惜輕舟重幣求之取信不取誕取常不取怪取其羽翼名教而不取曖昧垢穢之詞蘇

白石集書畫卷二序

三卷小序十九

幾慎言其餘哉昔徐鉉好異凡賓客不能自通與失意而見絕者皆詭言以求合洪邁急成夷堅多取舊事改竄首尾年月名氏雜投記中而不自知其麗雜至此也語云食稊者不肥况非稊乎抑亦裨官家者流志如左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註序

佛說經初華嚴次鹿苑次方等次般若次法華而般若有五時之異謂大品金剛天王光讚仁王也金剛一經而又有五譯之異謂後秦後魏梁隋唐也秦鳩摩羅什創譯一本于長安城名舍衛國流支重翻一本于洛陽城名舍婆提真諦又翻一本名祇樹林佛陀耶舍又翻一本名祇陀林玄奘又翻一本曰誓多林而流支所翻則兼帶天親釋論三卷天親得之無着無着得十行釋于日光定中出定而授之者也自釋論流通謝靈運

白石集書畫卷二序

三卷小序十九

琛慧淨俱有註釋而道義法師參總之又有集註般若三卷玄義兩卷李長者爲之敘行于唐而晦于明今所見者僅圭峯中峯與長水刊定記而已吾鄉朱仲升日與張宿甫博採古往諸註汰其煩瑣剪其重複凡有玄宗奧旨悉部署發皇于分科之下明白如日月廣大如江海現同懸鏡辨解連環無論新學初進一覽易知即使與經獅虎揮麈高談登壇送難必能啞狂解標正見仆旗靡轍于金剛王寶劍者未省屬之誰何氏余觀金剛經果報人可使返水可使出疫可使蘇厄可使脫

枷杻可使自釋、刀鋸可使自落、冥吏鬼使不敢近、五道大神太山山君不敢錄、諸天設寶蓋覆之、浮圖貯之、閻羅飾金軸琅函莊嚴之、金鈎龍頭幡、碧字金書懸麗之、其種種福德、卽書寫誦讀、且不可思議、如是、況以宿父仲升、且註且刻、而與天親、無着羅什玄奘諸佛之精神、血脉、遞相灌輸、天壤有盡、利益無窮、身游人間、名書帝籍、此經所在、當有八百金剛日夜擁護之、使誦者、因註解、經、因經、解、無所住、因無所住、解、離生死、其排衆苦、永福壽、又直細事矣、某何幸得與參較、故歡喜踴躍而敘之。

本一禪院志序

松郡北庵、在妙明橋西北、舊名北道堂、宋宗室趙孟備不屑仕元、托黃冠、游雲間、更名道淵、又五年、髡髮爲浮屠氏、再更法名曰順昌、號月麓、又自號三教遺逸、改北道堂爲本一禪院、其族弟趙松雪孟頫數來訪之、因請天目山中峯禪師至院、登堂說法、月公實開山第一祖、云、月公七十餘坐化、其後延空林性空來嗣院事、繼素歸之、式擴大雄殿、以及廊廡、庖廡畢具、有雙松堂、堂之壁、趙希遠所畫松也、有梅影軒、軒之壁、吳仲圭所畫梅也、有幻住山房、中峯寓室也、有得坐軒、月公燕居也、有古毫泉、中峯棲弁山之黃沙坑、漁者得雪溪片石來獻、刻古毫字、而入院鑿井、井水沸發、卽題曰古毫泉、故以名也、故伽藍祠、祠周宣靈王、其神曾扞禦紅巾者也、有瓜裏佛、纖細如髮、唐李昭道製也、有西洋簇錦被、駙馬太尉潘王贈也、有呂樟、植自回先生、挂瓢辟蚊處也、有古鐺古鐘、古鼎、宋板大藏經、英宗皇帝賜本也、其他不能臚記、或燬于兵燹、或攘于游衲、或散佚于本院住持、而院基亦半漁豪貴家矣、況能紀姓氏香火于永永。

平月公台之黃岩人少游謝南齋歐陽巽齋劉須溪朱
 約山諸公之門文丞相開闢江浙辟孟僞與之偕抵吳
 僅十日其環衛王邦傑以城降元授邦傑安撫使孟僞
 吳江尹孟僞稱疾不就遠遁雲間後聞文相徇難燕京
 撰文遂祭涕泗橫流臨終說偈曰文山之客千古忠貞
 蓋至死不忘故宋如此悲哉今人但知月公爲開山祖
 不知其爲趙孟僞但知建文時有雪庵和尚不知宋末
 有月麓和尚余故屬超然特刻中峯月公松雪三像以
 見緣起之所自而意則表章月公之忠義也余嘗考松
 雪趙府君阡表出宋藝祖自秀安僖王後歷嘉定咸淳
 由隆官迪功郎至正議大夫沒十二年而宋祚易姓至
 元二十四年召其子松雪詣闕拜兵部侍郎入直集賢
 出知濟南府罷歸夫孟僞孟頫等之宋宗室也而幸不
 幸乃如此嗚呼死生亦大矣死生微進可爲文丞相退
 可爲月公死生未微卽官至學士書畫至趙松雪兄弟
 間未免尚負慚色今月公以大忠大節薰蒸之中峯以
 大徹大悟錘鍊之松雪至是必且泫然流涕始悔其從
 前仕元之非而恨其逃禪之不早矣蓋松雪以兩公聞

月石松雪三像
 卷二 序

三本集卷三

迺非兩公以松雪借名也此志外之微旨也月公者湖
 山汗漫集惜不存容購訪之

月石松雪三像
 卷二 序

三本集卷三

丘氏壽言序

余授經秀州，丘伯畏與余甚暱。伯畏所居，近東禪寺，余愛寺門梓樹，可以招涼。伯畏携床卷簾，相與箕踞樹下，所謂斗酒娛樂，奇文共賞，兩人皆有之。比時原禮多在侍，至樹陰轉徙，猶未別。余目原禮可以歸矣。伯畏謂兒善病，且不令應舉，不若以清言淘寫之。是秋原禮入試，名在第七。伯畏嘆曰：僕性素知足，今若此復何求？遂選金華博士弟子師，已拜長沙令，滌除煩苛，與民休息，其治狀皆著有聲實，而以簡淡不能順當路旨，遂辭官歸。

丘氏壽言序

丘氏壽言序

閉門高卧者若而年，伯畏六十矣。而原禮成進士歸，適與壽會。原禮曰：吾父廉，而某又廉吏之子，無所佐百歲。觴則謁名公詩若文，而奏之。伯畏笑曰：吾昔與眉公坐東禪寺梓樹下，誠不意我遂稱六十老人。又不意兒有今日。君家言太侈，何敢當。盡請之。故人眉公一言以壽我。余謂原禮曰：君行當拜令，清慎勤是而家理縣譜，更有進此者。曰：清不律人，慎不傷體，勤不露才，執斯三者，可以壽國壽天下。又可以壽家。夫家疇有壽于伯畏者乎？舍此無所事。祝矣。原禮曰：善。請弁之簡端，無敢負。

庭訓且無敢負贈言諸君子

丘氏壽言序

丘氏壽言序

送大中丞懷魯周公序

歲戊申，廷推應天巡撫周公總河事。一時士民將吏走相告，計所以挽留公者，駢皆溢巷。詣臺使鄧公請，而公移疾志不可奪。乃爭謀俎豆公，十郡州邑皆有祠。正人君子居恒簡重，不出戶庭者，至是越疆而送之。其他兩岸之哭聲，方千里之謠頌，聲如沸也。公由吳達錢塘，軸轡蔽江，香氣燎天。老者呼稚兒女前視曰：「是公當以吾曹爲孝順百姓訴之官家者。」錢塘人轉相語曰：「是公嘗通江東米數十萬活汝者。」又堵立而望公曰：「吾非欲議

都御史要議所傳周公何如人耳。夫德公之救荒者，遺公之軍政，惓公之軍政者，遺公之吏治。師公之吏治者，遺公之立朝敢言，誦說公之敢言者，遺公之好賢樂善。曩公之按中州也，首上疏，自元儒許衡而後，薦道德之臣二人，自鍊鉉許遠而後，薦節義之臣八人，皆名姓幽潛，子孫微冷，而公表章不遺力。此豈有分毫要結而然哉？旣撫吳中，吳中道德節義最稱一時之盛，公踴躍不自勝曰：「此吾築堂而事蓋公時也。」于是正人君子始曉然洞悉公意，表行事咨諏獻替，兩無隱情，而四履以內

亦無有盤錯處矣。公旣樂與賢者游，又推心置腹，以告其屬吏，未嘗盡用其苛與察也。第密操之耳目，而微伺其機竅，有睫旋動而颺舉，撒旋下而霆發者，然而公之心亦太苦且難矣。公謂小亂大亂之積也，內盜外盜之蔓也。初擒薛下父子，再擒劉天緒，或剪伐其根株，或縱舍其餘黨，則甚難。市僧如蔡成，朱大倫，徐有成，恣睢殺人，莫敢忤。公縛而磔之，市無脫者，則甚難。假尼未發，而神人先以夢告，則甚難。熱審不已，寒審隨之，而圓扉爲之屢空，則甚難。中涓參錯，織造權征，聞與之爭，是非易而使陰就我，調御則甚難。倭聲屢聞，安之如燕，燕幕雀而迫之，且魚駭，駭走矣。申飭防禦，則甚難。海以上，江以下，震澤以東，諸險要將吏有逸者，卒有不歸什伍者，公用飛箭法稽之，而給餉必以時，殿最必以實，則甚難。水災請蠲，請賑，請留計，臣束手，非大笑則大哭，而公竟得請，則甚難。請之而荒熟必核，饑飽必分，則甚難。旣哺餽民，又立斃亂民，則甚難。催科之牒，公緩下，可而有司又不取以災爲解，前有逋賦，後有平糶，莫諸巨費，則甚難。麥秋多雨，岐而祝歲，心忤忤焉，不遑寧寢也，則甚

賓司理毛公內召序

代張若一

郡侯張公以計典入覲，不佞迎勞燕邸中，握手而嘆曰：等松耳，往者彌望一沼也，不意遂化爲樂園，穀積不垣，矣。器遺不收矣，曩公所散錢而哺糜者，今且式歌且舞，飽嬉里門矣。即忘歲寧忍忘公，請酌酒以賀。張侯謝曰：否否，翳惟吾司理毛公之力。初余奉命出守松，東壯郡，余一人惴惴不克荷是懼，詢之吳士大夫，皆曰：有毛公在，必能坦中以贊公。既由家渡錢塘，適聞郡大水，粟價翔踊，富者閉庾，饑者掠于市，余念之，寢食不得怡，詢之從吏，則又曰：有毛公在，荒政悉辦，第絜而行之，無難公者。余下車次第叩所以，具如士大夫及從吏言，而毛公亦得余甚懽，恨相見晚，自是傾心同事。余始無大戾以干邦議，余嘗官西曹，頗留心讞牒，公寬慈多與余意合，每相對嘆曰：刑者刪也，新發之劍，所傷必多，又曰：刑者型也，型一成而不可變矣。慎之哉，公數以郡讞奏余，于得情審，于刑判核，于參律合，于定案確，而于留生路甚寬，熱審之外，復請中丞行寒審法，他十郡皆稱是，民賴以活者甚衆。吳人告凶，公請且蠲且賑，且停且留，而

自石集真稿

卷三

賓司理毛公

自石集真稿

卷二

賓司理毛公

又謀之三邑令曰：田有上，有下，下盡割而求之，寧移熟中之荒，無核荒中之熟。寧移飽補饑，無移肥例瘠。于是東南全輸，而西北水鄉，追呼屏跡矣。計所活又不下數百萬，余以是信公真仁人也。公五載攝三邑篆，有贖緩悉錄爲公家費，一再理醴，策到旋掣，不以四季爲斷，有進恒例者，立叱去。又以是信公真廉吏也。臺使者密屬公偵伺他吏短長，公推轂惟恐後，否則覆露漚洗，事寢而諱之，不市德，亦不市權。又以是信公真篤行長者也。至與吾曹二三大夫，出入諷議，推心置腹，無所不委。託名位可忘，甘苦可共脫，一旦以治行高等徵，不急左右手哉。余聞張侯言而嘆曰：若司理者，非獨吏治難和衷，又難，凡爲理臺察以耳目寄之，寮屬以翼齒借之，稍有褊心，蠶氣見之，肝衡顧盼間，無論吏若民，不敢平面，即同事者，且以爲伏，鉞爲衷甲，翔視而內疑，其何協恭之與有。甚者以此訾議中，考功法，而公獨才誠兩合，身名俱完，進無忤色，退無後言，執此以往，即指南臺省可矣。方今天子之待諫臣，似急而若緩，似重而若輕，非故輕之，緩之也，爭競之虎，戰野之龍，得無有瘠色也。熟

哉。公坦衷直腸，既見信于同官而事日練，膽日小，以長者之行，又輔之以英雄豪傑之戰兢，有不言言必破的，有不諫諫必轉圜，能使臺省重而前理官亦重，當自公始。張侯曰：善。余還郡，度在春夏交，不久毛公必以循良召。子爲我屬詞，與徵書同來，余得藉手以賀，不佞某于是草一通，投急足郵而致之，且趣燕市酒，候司理于金馬門云。

賀監漕顧公得子還京序

往顧公爲清苑令，著有聲實，以直道許人，不樂請補文學官。至則棠邑許公爲松郡守，許公風裁峻整，好言其鄉李丈人，則濟上千鱗先生也。時綜核政事，不欲以詞翰與文墨士爭長，獨與顧公上下古今，及朝野掌故，意甚合，而清標孤映亦相等。許公自喜得顧公晚，公忽念父母春秋高，投檄請去，許公持之急，屬諸生堅留，有泣下者。公勿顧，許公高其義，祖于郊，再拜而送之，握手叮嚀曰：吾不祝公官，祝公子以娛老人。公終養起官國子以司農郎監漕江南，復至松，肅衣冠拜廟畢，則召故子弟談論經義，如司教時，因訪漕綱利弊，黎之軍民，其他一切供帳燕饗，浮文不經者，悉汰去。鄉父老走相告曰：是嘗爲松博士，奉不有其官，廉不有其名，來若槁葉去若飄風者，非顧公也哉。去松數年，而簡儉猶若是，天何以報公？唯有舉丈夫子耳。余曰：公必子，子必孝，且賢，世之責備廉吏者，彼且謂敝車羸馬，藜羹布被而外，無復有聖賢豪傑寒士叩之不應，親故迫之不動，國家以親大投之不受，非矯而亢已，則劇而傷物，譬如寒泉瘠石。

理不能潤草木。而又加以秋風之勁。挺霜霰之蕭。蜩碩
果不食其餘幾何。余獨謂此言似是而寔非。大抵清者
必任。則扣馬而諫是也。清者必和。則不念舊惡是也。清
者必有後。則叔敖寢丘之子是也。而又何疑于顧公。公
與弟子語及名節學問。斷然必本于不屑不潔。至于慷慨
任事。和氣。嘆人胸中浩浩。隱若東風。至而萬物怒生。
者。吾且以不朽之業。無涯之年。卜之。而豈難一丈夫子
哉。故曰。公必子。子必孝。且賢。公笑曰。有是哉。某幸今三
月舉一子。果如祝者言。爲我謝多士。并謝於諸賢。某
然。吾曩時挂冠歸。兩親嘗以子爲念。今抱見。恨不令見
之。且許棠邑握別時。亦豈知有子眉目如畫。宛轉啼笑
膝上耶。盡寄語許公。賦詩以贈我。某某等曰。諾。請先授
簡于陳子以賀之。因灑酒而送之江潯。

白石樵真稿卷之三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

記

漢陳太尉廟記

汝南有先賢曰陳仲舉。漢太尉也。仲舉產于蔡。未有祠。祠太尉者。新蔡令潘昭度始。昭度之言曰。太尉扶忠賢之轂。滌腐餘之腥。計延炎胃。而不免于難。每讀史。慨焉心悲。今幸宦茲土。爲考室祀焉。夫天下叢祠野廟。雜出于山厓水淑之間。刑羊豕。斟酒漿。土簫田鼓。歲事鬼不

白不棟真稿卷之三

漢陳太尉廟記

絕而于先賢故老。未聞庇一楹。荐一菽者。鄉氓不足責。守土吏耳。潘大夫治蔡有異政。因以采風乎古。而有仲舉之風節也。仲舉與竇武同心輔政。徵用海內名賢。以清君側之惡。而卒爲曹節王甫輩矯詔所殺。陳水氏謂其掠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身被淫刑。禍及家國。而余獨謂此天也。非人也。假若天祚漢炎。仲舉得行其志。大猾橫瑤。豈敢與趙夫人十女尚書塗。而亂天下。朱穆不憤。懣死。劉瓚成瑁陽球不獄死。楊喬不絕食死。巴肅不逮死。范滂李膺不考掠死。門生故吏。天下豪傑。及儒

學有行義者。不徒竄死。夫此諸賢者。在朝爲正人。在天爲列星。而一旦駢首對簿于獄吏之前。屠戮族滅于刑餘細人之手。何慘也。此其間似有机焉。陰符經云。天發殺机。移星易宿。地發殺机。龍蛇起陸。人發殺机。陰陽反覆。殺机者。天也。猶且懼之。而况人乎。此機一動。初發于仲舉。竇后幽再發于何進。天子走自此分。而爲三國裂。而爲六朝四五百年間。靡歲不干戈。靡土不介冑。縮縮乾坤。沸同鼎鑊。而操懿諸輩業已早生人間。如伏薪之火矣。曹節王甫特爲之聚薪揚灰。而仲舉不幸首觸其烈。焰耳。吾故謂此天也。非人也。嗟乎。天下有道。當造化之生機。賢者不躍則飛。天下無道。當造化之殺机。賢者不亢則戰。仲舉荷桓靈竇太后之知。前爲李固所表荐。后爲群賢所倚望。欲潛類巧。欲惕類怯。八十老人。更欲何爲。而惜一腔中玄黃之熱血哉。語曰。大直若曲。余曰。不曲乃直。又曰。太剛則折。余曰。惟折乃剛。等死耳。殤死壽死。七日不汗亦死。死自漢以來。如蚊蚋相似。而惟陳太尉則猶傳至今。且有潘大夫創祠而俎豆之。則太尉何嘗死也。太尉被難后。故人朱震哭葬仲舉尸。匿其子

逸于其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毒楚終不言逸后與裴
楷會于王冀州座上欲乘帝巡幸河間劫誅諸常侍以
報父仇志雖不遂孝子哉請刻震逸王配享太尉而籍
曹節王甫像跽列于庭以著天下後世殺賢士大夫之
榜樣則太尉亦可以長肅于九原矣

重修海忠介公祠記

肅廟朝直言極諫者無如忠愍椒山楊公忠介剛峰海
公楊公死東市而海公久繫理賴穆皇帝奉遺詔出
之已賜節江南先聲所至墨吏望風解綬去特疏請濬
吳淞江興工之中兼行賑饑之法于是高鄉亢旱田悉
成腴壤所救溝中瘠且百萬計其後拂衣歸復召爲南
總憲臺綱嚴肅馭所屬御史如子弟無假借毫髮歿于
官不能斂六卿以下紀綱其喪事始得還御史郝杰嘗
建椒山祠于保定賜額曰旌忠而海公未有祠公薨三
十年餘吳淞四面皆塋公像僅尺許置之筭輿中牧笛
漁鼓裂繒爲旗而前導之所至捧土築祠禱于公禍福
如響而青浦南郭外不百步亦有海公祠其像稍偉然
儉止一廛耳前令某改作河梁館以迎客撒像倚壁間
塵土拂面幾不及叢冢野廟真異事亦異胆也獲嘉賀
公令青浦嗟嘆良久卽日更新之且同王博士伯滔率
諸生饋奠真惟謹春秋列祀典莫敢廢墜公謂陳子曰區
區存殯酌水未能爲海公重輕第獲人毀之而獲人修
之亦足爲同鄉懺悔耳嗟乎楊忠愍論墨相故歟海忠

介諫。聖主故生。海忠介遇俗吏故祠毀。遇廉吏故祠得復全。此天意勸忠。假手賀使君。以延一綫之廟貌。以永數百世之烝嘗。公雖亡不亡。後雖絕不絕。前爲父老。慰後爲令君。勸豈獨以名巡撫尸祝于江南哉。賀公名仲軾。中庚戌榜。河南獲嘉人。

陸大宗伯祠堂記

古吏于茲土而遺去思者有祠。其爲鄉先生生而社稷之者。自畏壘之于庚桑子始也。庚桑見于列御寇之書。說或不經。其爲鄉先生生而真社稷之者。則吾松之陸宗伯公始也。祠之堂曰見賢。其前爲門。曰高山景行。蓋某歲迄于今。十有餘載矣。今春諸君子哀其值置田二畝餘。命寺僧復稍式廓之。將于見賢之南。敞中門。翼左右廊。鑿池治梁。廣時名花修竹之屬。而斥其餘材。結禪堂三楹于左偏。以待公之出而憩焉。公三朝之達尊也。四夷慕之。如文潞公。兒童婦女知之。如司馬君實。乃其壁立砥柱之操。久而彌固。雖天子不能以蒲輪相煩。長安公卿至欲私其片語尺牘。而不可得。則邦大夫之式廬與遠人之僕僕焉。瞻禮於其門而嘆息以去者。其難可知也。進無以亟見公退。而聞其餘風猶能銷貪頑而祛鄙吝。况公一瓣香所在。耶。咎東坡與叅寥游。游者曰蘇來堂。歐陽公飲泉而列樂之。山中人遂名六一泉。復競度曲爲醉翁。引賢者所至如火獵寒原。盡濡素練。到輒留跡。而龍潭又公車音履聲之嘗從事于斯也。其

宜如諸君子請故僭題數言以記之

勵齋方公祠堂記

蓋聞新安有方孝子親亡廬居猛虎嗥其墓不動聞孝子哭甚哀徙而去山中自是絕虎跡則勵齋方公是也公殁于萬曆己亥歲有孤太學明性明恒祠公于毋龍山之麓制度宏敞后十年所而公配吳孺人謝世兩祇奉柩與公並厝祠寢其先后祀禮一轍云公少受書產桂舍儒而賈鬻橐走數千里所至以信義傾其名豪次策排難得片言立解貴浸饒所潤姻戚故人無算櫛秉家政整而有法閭師鄉三老至今誦說之既返里門以白石樓其稱卷三

勵齋方公祠堂記

病歿兩孤袒而號念無可以報公者于是立祠祀焉祠負崇崗峻壁山脈壘壘其前則平原如砥羅爲明堂三台拱于戶外衆流繞于塔下左右諸峰錯列如繡以厝靈輻則有寢室以肅遺像則有層樓以率子姓饋奠則有正堂三楹以讀書則有左腋小軒以童子洒掃庖廡則有隙地耳房數椽以儲祭典則有祀田若干畝其餘則偉木千章修竹萬竿名花奇石不可名狀每當佳果初熟則擘甘荐新風日清妍則鉤簾敞牖拂暑焚香春秋上食芟除堦草顧盼庭柯真有來如慕去如疑卽跬

步不忍離祠之側者。孝哉兩孤乎。古者天子至于士皆
有廟。祠者廟之遺也。江南士大夫好侈宮室而略于祠。
其最不急者。又莫若園囿。千金輦石。絕城破垣而入之。
不再傳而付之不可知之子孫。與誰何之豪客。跡其墓
童如也。祠宇數弓。塵土匝地。湫如也。蓋縉紳之忘本廢
禮如是。而吳爲甚。觀于方氏之祠。而人子可以赧然類
此矣。大抵世家之尊尊而親親者。其鉅典有四。建祠以
祀先。修譜以統宗。置義田以贍族。立家塾以教同姓之
子孫。四者缺一不可。而惟名家之孝且賢者能舉之。今

方公既有祠。則其他次第舉行何難哉。余故書之以爲

兩孤重且以望吳士大夫之風聞而起者。

九

德星堂記

養心程公。汭川之隱君子也。乙卯六十有一。其從子穉
束錦內壁。壽公于德星之堂。公引觴加酌。眉舞髯舉。而
顏甚酡。旁睨者謂得無歲星游人間乎。陳子曰。公德星
也。往者九峰先生得七丈夫子。公居季。以孝弟調昆弟
間。四世同居。食指累五百。不聞有譏讓鬪閥聲。莊事伯
兄。無衡命。無違言。寒暑易險。惟力是視。稍涉膏潤。輒遠
避。惟恐垢。蓋廩廩藹石之風。百忍之訓。卽近世故家甲
族。殆不敢望公焉。公年盛氣壯。其精神能鼓舞萬人。不
踴而走千里。不曉而營四海。而公故退然其若下也。與
之處。和氣可沁人。與之談。肺腑可揭。諸日月與之告緩
急。可倉卒踐諾。釜不待洗。驂不待脫也。遇宗長鄉三老
恂恂左讓。甚則歲餼不絕。遇少年子弟。輯顏好語相勸
勉。惟恐其傷之也。委巷鄙語。或非意相呵者。掩耳如不
聞。卽牽返而杜門。不與之較也。歌妓舞優。不入于堂也。
格六博五不延于室也。鮮衣怒騶。竹肉嘈嘈。相與爲遊
冶。佻蕩者。惟懼其形影之及也。結豪客。捍文罔。其氣肝
肝。揚揚者。非獨性不樂。且不近也。縣大夫施公臨鄉社。

長舉公以聞則大獎賞曰一鄉善人延賓飲却不御至六十始應張令君之請識者皆謂公不愧鄉祭酒云夫冥行不階珪組而貴成名不藉甲乙而顯木實自根臺累自基故名家所不足者非財也難莊德耳有如養心公撫養孤侄不啻家兒而稱嘔心報公亦不啻慈父其他百里誦義千里誦聲者迄六十如一日公真隱德之君子哉管陳太丘諸荀朗陵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太史奏真人東行五百里內德星聚公之堂得無類是乎今二子則叔慈叔明也其六孫皆龍也公德星也余異日將車持杖訪于汶水之濱度公子孫皆成名公亦麗眉皓然稱百歲老翁矣公肯勅應門下食以俟眉道人東行否故董太史題曰德星堂而余爲之記

寶夢堂記

吾友程尚甫清襟素抱去鄉卜築殆同客卿每念烏成者沈休文讀書處也乃從西溪建一草堂綴以短垣墜以高梧修竹紙窻繩榻琴尊劍塵三教之書具在焉嗒然卧遽然覺寢不數夢夢輒靈卽千里以外數十年以後其吉凶皆懸合甚則讀人間未見之書拈意表未探之句忘者半省者半或旋脫于口而隨屬于筆其詩篇不勝記然至今了了也尚甫曰請以寶夢顏其堂可乎陳子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尚甫之謂也顧以夢驗則可以子執夢則不可豈惟子夢自古治亂之相尋賢愚之同盡譽詁苑枯之更相笑更相笑亦夢也獨就夢之中有短長有清濁然而亦夢也夫夢則又奚擇也周太卜之官以三法掌夢黃帝以十二盛十五不足之法醫夢浮屠氏以四法判夢列禦寇以八徵六候占夢彼以爲盡夢之變矣而假令執愚人至太而告之則未有不掩口而却走者何也彼皆無夢者也又使遇西極古莽之國其民不辨寒暑晝夜衣食多眠好睡五旬一覺以夢之所爲者真覺之所見者妄則又將誰徵而誰驗

之。而至此夢覺真妄皆窮矣。故得相者不必皆夢說得。將者不必皆夢望。得子者不必皆夢熊。仲尼周公始而夢。既而衰。非真衰也。正仲尼華胥之境界也。而尚甫能進于是乎。適與尚甫談而忽有奇客突來。山中余詫謂尚甫曰。命子矣。客爲誰。乃武林徐無夢也。

來章堂記

程氏自晉元譚守新安。唐濤御史中丞家漢口。遂爲休寧甲閭。凡數十傳。而某代孫紫川公玠。建來章堂于紫雲溪上。其堂負乾向巽。岐山九龍諸峯蜿蜒飛翔若拱。若衛鳳林亭界于空青翠微之間。二水縈迴合流檻下。是曰漢川。卽端明學士產時紫雲生處也。環望古木蒼藤。修竹惟石雲霞之所暄染。日月之所虧蔽。攢奇纖秀莫可名狀。而此堂如居畫圖中。其它樓閣亭榭館庫庭廡聯絡于堂之左右前後者皆稱是。蓋紫川公之言曰。是堂也。吾將祀先像。課子孫屈指六十。旦與群從觴咏於此堂。未成而公捐館舍。公之子復初君旦莫趣竟之。追壽公六十于堂中。次第饋奠如上觴禮。陳子聞之曰。孝哉程君子也。夫蜂有房。蠶有室。巢公有巢。壺公有壺。細而垂介。幻而神仙。猶戀戀不忘其居。况厥考作室。厥子弗堂。構可乎。甚矣復初君之知禮也。公以癸卯經始之。復初以庚戌落成之。其繼述孰大於是。雖然。願更有進焉。詩曰。莫念爾祖。聿修厥德。保障州里。則請師中丞公濤博學好古。則請師吏部尚書公大昌。才華無敵。則

請師端明公玆累主師席則請師勿齋公若庸忠節捐
軀則請師忠愍公國勝子孫有一於是即使不塘不
不○斷○不○剪○君○子○入○其○門○如○間○韶○濩○之○樂○登○其○堂○如○游○鄒○
魯○之○鄉○而○況○此○堂○聿○然○一○新○映○帶○之○以○山○水○陶○寫○之○以○
圖○史○鍊○習○之○以○季○友○忠○信○來○章○有○慶○有○勿○信○然○者○乎○復○
初君試倚櫺而望之紫雲且冉冉復起于溪上矣

陸宮保適園記

東坡云山川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此善適山
川風月者也余謂園之界限不在大小以目與足所到
爲界假令瞽者兀者扶携而游目不及起足不及領
有園無園矣設以常人而埒夸文之步離婁之曉則
於頃刻判爲大小非園之俄大俄小也目與足之所
異也然園之權在目與足而目與足之權在我在我者
不適則雖大士之千目韋駄之日遶四部洲而行不止
于目與足何有哉先生解學士之綬東歸治園二畝以
息躬樹無行列石無位置獨一小閣出於樹杪竹篠之
間玲瓏翕張以收四面之勝先生監輿造之日偕魚鳥
相與咏歌以共適其中蓋世之凋鏤奇麗之觀先生淡
而不御如逃三公而其雲物之變幻草木之鬱蒸則若
先生之學問名節日引月長所謂生則惡可已者也先
生以我適園而不以園適我故杖履所至雖撮土卷石
宛若五岳礪而五湖帶焉今先生八十餘矣垂老而神
明不衰其目與足矯若少年而又與性之善適者會則
先生之姿安懷仰于是園也豈減香山之池上司馬之

獨樂哉。嘻。古今之園多矣。然皆化爲落葉蔓草。而惟二公之荒坡遺跡。至今人稱之。將無爲世欣慕者不獨在園乎。知此而後可與先生談適園矣。

陸君策時墅記

園居當山中。巉崖複洞。于地較奇。然。簞。屨。捫。索。與。猿。鳥。爭。道。而。進。則。太。疲。返。而。就。市。城。輦。石。疏。池。于。游。人。較。便。然。市。僮。田。壟。皆。得。狎。而。跡。之。則。太。溷。吾。其。季。孟。之。間。是。在。九。峰。左。右。乎。去。郡。非。二。十。五。里。爲。盧。山。與。鍾。賈。山。並。峙。長。川。貫。之。石。梁。跼。山。趾。據。其。上。遵。石。梁。而。東。溪。澗。磬。折。與。村。塢。田。塍。回。互。榆。柳。中。渡。橋。叩。扉。曰。畸。墅。則。吾。友。陸。君。策。所。卜。築。也。君。策。初。考。室。曰。鐵。樹。山。房。梅。花。梧。竹。具。體。而。微。其。左。藩。以。薔。薇。繞。以。曲。池。其。右。爲。盧。山。草。堂。小。廊。西。折。曲。室。緣。几。樓。入。雪。洞。偉。木。數。章。交。陸。洞。口。巨。石。當。門。不。見。行。路。脫。石。得。坡。則。青。桂。繡。紛。正。負。盧。山。草。堂。之。後。一。亭。竇。之。藤。架。桃。溪。荷。香。柳。浪。錯。繡。于。巢。青。閣。前。矣。余。嘗。與。君。策。登。巢。青。轉。竹。樓。比。時。花。氣。鬱。蒸。玉。蘭。亭。亭。如。素。霓。罷。曲。海。棠。二。樹。如。飛。燕。合。德。倚。醉。爭。妍。天。菴。如。數。百。紅。綃。排。筵。當。隊。與。海。棠。作。好。藤。花。修。竹。如。粉。面。綠。衣。護。侍。四。十。里。紫。絲。步。幃。覺。金。谷。銅。雀。中。諸。人。尚。帶。酸。醑。耳。君。策。笑。曰。海。棠。奇。艷。未。若。梅。花。老。帶。風。骨。請。爲。闢。地。種。梅。以。章。德。素。于。是。巢。青。閣。外。又。益。以。竹。數。畝。

竹外又益以池數畝。建蔚映堂臨之。而堂左則環列紅
白梅數百樹。清流怪石。約束逋亭之下。逋亭吟賞如白
衣宰相。坐絳霞丹嶂間。草木皆生天香。無復人間一毫
塵土氣。由逋亭渡板橋。小屋靚潔。栽竹限之。通片玉居
其前。以太湖石撐柱爲壁。壁竇玲牙。昏黑陰森。疑雨疑
暮。行二十武。疏冥窅暗。豁然踰讀書臺。臺畔循級而上。
則取徑巢青竹樓。循級而下。則小溪叢篠。高梧矮垣。直
達空諸室。其徑多名種古梅。梅點時花。藥幽草弄妍。和
風轉梵。蓋清韵澹蕩處也。空諸室穴而西。爲艷香亭。層
臺牡丹。揀出垣上。亭西橋袖離庖。屈屈而客履不得躋
矣。吾郡九峯曩皆付樵牧手。及今好事者相屬次第。第
精舍。余山寮凡四千將白石。幸與畸墅隣近。管龔德公
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驩情自接。泛
舟寒宸。率爾休揚。吾兩人庶几近之。獨君策與余行游
之暇。每念次君君羽。低徊泫然。乃結宇室于池右。題曰
夢池。余哀吟春草之句以招之。月寒夜靜。如聞柝杵
聲。爲置歌罷爵而去。君策家貧。秣田不能供。饋杖頭錢
不能買花。獨性好泉石。巧心雋腸。又足以輔之。無郭索

種樹書而移徙大木。輒活無薛翁蔡鳥法。而珍禽來集。
生豎無算。無郁嘉賓。贈山貲百萬。而亭樹橋島。書閣酒
庫。儉于輞川。而侈于樂天之池上。登者不疲。游者不瀕。
余且老寄此中。願爲吾家灌園生。新硤花底足矣。

逸圃記

荆溪王女渾自溧陽史太僕王陽先生疏土剔石映帶之以名藍精舍其雄與善權張公二洞相鼎足然率與遊客麋狝共之終非籬落間物于是剝滄嶼於溧陽縣中去鄉差近而未免以剝啄妨高卧有史修之者俠而文骨相眉宇古之烟客也家居下庄不三里營地四十畝芟翳荆與淚截驅礫微偉木于他山移美箭于別墅鑿池種魚積壤種花分畦剖畦以種蔬旅而逸園遂成其倪仰向背聚散晦明悉修之所部署也甫窺圃有石界道有竹欵門蒼翠嫩陰步步近清涼國中矣東啓雙扉花屏菊田縮繡錯綺徑盡得損芳亭枕古槐老樺之下前臨方沼沼中則荷花采采沼外則林樾髮髮其清流可以措杯其密蔭可以布席亭后輦石壘岡延袤詰曲者以數百尺計洞門窄窄樹偃花欹曰谷口穿洞而出突見長松一株類渴猊佇能髯甲翬動攫于連林之表倚松結秀野堂堂極軒敞瞰空波睇梅嶺散策芙蓉堤畔翠羽素鷗雨坐晴眠對人頗有傲色逶迤還靜深堂濠梁魚孤山雀彷彿如在衣帶間更由水閣過赤欄

橋宴坐寂照庵又過飲光渡桂叢繽紛黃雪冉冉直落蒼裘上覺淮南八公雞犬去人非遠初當穀雨牡丹時花光四照妍態百出其中爲陽春堂堂前樛木鬱盤多碧荔青蘿上紫下綴幾成一片錦模稜似有香纓寶網曳風捎雲而下者由陽春堂右轉竹廊有屋如舩艇顏曰陶嘉敞戶軸簾以吞水月却勝張思光牽船岸上住尋緣堂後石徑抵柏子林雙柏夭矯飽霜拒雪構龕以事薄梵伽林以南寒香嶺在焉孤梅篤老貌肖古尊僧雙臺供養肅爲羣梅之長天花散空恰代梅道人說法嶺東隅誅茆縛亭曰最勝幢巖嵐深黛歸鳥飛帆往往與細流平楚相糾織亭雖小吐納頗大其趾跋陀石懸而投竿藻荇可數曰釣月灘從最勝幢東折而南復折而西土阜回互且起且伏且峻且夷松杉芭蕉橫石梁亘之曰霞標其下卽谷口窮岡轉徑芊眠蔥蒨卓庵三楹曰悟言室滌游氛栖瀨氣遊者疑入深山密林焉大抵逸圃水以近攻山以遠交野航艤岸卽是園門分門直入卽居竹堂堂後卽凝香寢寢西循修廊達佚老齋庭戶靚潔皆叢植上華濃花綠醉紅迷與園亭隔絕迥

然別貯一洞天矣。更向堂寢后，創叢雲閣。凡大石石門，銅官句曲諸山，攢匝睫前。而風亭月榭之紆回，竹嶼花源之蕭爽，亦鮮有遁形者。主人擁蝌蚪書，拂狻猊鼎，三雅而醉。三商而起，擲浮名如墮甕，拋俗累如棄瓢。此亦可以逸而忘老矣。余讀文徵仲玉女潭記，復洞秘穴，非揭水跣行，欹仄偃偻，不得入。奇則奇矣，將無足且詛我目。滄嶼栖閣閣中市，聲嘈嘈近則近矣，將無目且詛我耳。獨逸園踈快宜人，耳目足悉受職。既無腰纏萬貫之勞，又無俗子唐突與魚鳥溷。咎李太白孔巢父輩，高隱徂徠有竹溪六逸，修之得無類是乎？第邇來建氣甚惡，下尺一徵師四方，數聞介馬刀架聲，憂憂摩道上，豪傑憤歎不中夜蹶起，慨然有橫鞭遶左之意。修之宿衛世臣，又壯年磊落，負俠烈節義，逸園中恐未能遂學曲肱老人也。修之其何以復我。

綠野池記

李翱論山居以怪石奇峰，走泉深潭，老木嘉章，名花爲勝。而葉少蘊又言虎丘池水不流，天竺橋下無水，峽山少平地，泉出無潭，則山居之樂又若挾地而後勝者。究山汪氏世以科名冠冕東南鄉，其文行尤蔚曰叔昌先生。先生所居之上流，三水交匯，決而爲渠，于是綠葉池綠池，點樹叢桂，抱其陽，高梧蔽其陰，翠竹黃柑，老梅湘竹，映帶左右。而主人日擁弔舜圖史，嘯歌堂中。又有南樓半月軒，可以延素光，有北窻垂雲之木，三章可清煩暑。有堂後之環碧軒，泉聲淙淙，淒絃哀玉，可以浣俗塵。至於香風微來，紅雨狼藉，錦鱗數千頭，噴波鼓鬣，與荇絲花枝，密縱上下。先生顧而樂之，不知身在空青冷翠中坐也。其友邵明卿題曰綠野池，而因并名其堂如此。晉裴晉公解相印歸，而私丘壑以老，天下高之。然公嘗灰心忍事，霜鬢談兵，至于太原題壁之句，所謂危事經非一，浮榮得是空者，則此公胸中亦未得全爲無事人。綠野游豈易享哉。今叔圖先生經明行修，將以高第顯，而又華裾烏奕，幸際清朝，出無淮蔡羽書之勞，入

無憂讓畏讓之苦。花明雲暗。泉甘酒香。卽晉公且不能。享有今日之適。而况李翱葉少蘊之所難於諸名山者。公皆坐而置之。几席之下。其樂顧不大勝與。余五岳人也。竹林蓮社。久落夢中。而世無郝生。又不能辨山裝十萬之具。則幸究山綠野。烟蕪秀色。燁燁如在眉睫間。而主人又以長者好士聞天下。我將叩叔圖而訪焉。故先草記一通以訂之。他日支筇綠野堂前。庶不爲生客也。

醒堤記

休寧之世家。商山吳氏爲最。商山之勝。醒堤爲最。堤介郡邑之中。東達浙。西通閩。赤山梅溪。藍田諸水流會而出于北山之麓。每當潦輒水駛。故堤狎弱。不能與悍流旋渦敵。旋築旋圯。行者惴惴。涉者懼風雨晦冥。則有馬及腹有狐濡尾而已。吳季君曰。水不可以力爭也。其勢激而險。度貲費不萬計。不可徒衆不億計。不可工不歲鑄。不可于是捐重貲。購旁壤。鑿壤土。甃長堤。堤延亘里者五。防高尺者十。橫廣丈者三。跨橋者六。分堤而蔭者有花木千行。夾堤而繞者有藕花數百畝。堤八面有亭。曰長春。曰無他。曰眺遠。曰帶流。曰印月。曰天語。曰香雪。曰飛虹。曰觀濤。有祠祀父曰孝子祠。祀祖曰理問公祠。祀里中節行曰烈節祠。三元曰三元祠。祀關將軍曰漢壽亭祠。有菴以祀大士曰冠松。有居曰樹下有齋曰仰山。有書院曰明善。有浮屠曰華秀。有廣池曰天鏡。有山曰靈山。有閣曰達觀。閣后有臺曰屬引。清遠之臺。凭閣一望。心開目明。凡黃山白嶽。赤水紫陽。皆飛現隱。舉世奇獻。秀于衣帶。眉睫之間。前遠望香雪亭。梅如晴雪。懸

松亭松如潑黛。觀濤亭瀑如拖練。或紫沙分界。或碧樹斜連。或明月生岑。或涼風度水。或芙蓉帖岬。或菴李成蹊。或紅亭出沒于翠微之中。或素壁隱映于朱霞之表。名藍芳沼。朝烟夕霏。無一而非堤上客矣。是堤也。一集而數善具焉。古者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此有司事也。而季君代之。善一不藉官帑。不括民錢。善二。材必中度。工必中程。善三。進不虧簣。因高爲堤。山不讓壤。因深爲池。善四。行旅無病涉。郵傳無稽程。晴無硤礫之煩。雨無塗潦之苦。善五。獨任不辭費。勞不告疲。始取諸大壯。終取諸既濟。善六。六善具而此堤足與白公蘇公鼎足矣。即名曰吳公堤可也。雖然。今海內素封之家。沉夢金山。銅穴中何限。若使一游堤上。亦知世間有飾俠奇男子。如吳季君者。是不可以喚而使之覺乎。倘終于不醒。雖黃金如土。斗寃竟與撮土何異。雖終日堤上。尚未開眼也。衆人皆醉而吳君獨醒。異日君老。當更稱醒翁。爲季君作醒翁亭記。以刻於靈山之頂。君名懷貞。字復季。號知白。授文華殿中書舍人。剛正好義。有父風。醒堤特其一事云。

記

都御史丁公去思碑記

武塘敬字丁公、以中丞節鎮南都、資最深、望最重、初晉南少司空、未幾而北、大司空之命又下矣、命下之日、文武將吏以及氓庶商賈、無不額手爲公道慶、而傾城遊公、攀轅留公者、不得已、其去後之恩、於是翁某等倡議塑繪公像、特廟亨碑門、敞而焄滌祭、忠而禮莊、猗歟矣、公起家縣令、邑中稱真父母、旣治行高、等擢北臺、

入侃侃稱真御史。堅卧數載。始由卿寺特簡留都。留都負江抱海中。控震澤。凡五陵六軍三吳數千里之喉鎖寄焉。當事者非自托於坐嘯畫諾。不輕見其短長。則相與口侈。鬣張。綠飾成稜。刻日遷公卿。以去。獨公則不然。公謂文武將吏。吾子弟也。歲當京察。公爲政汰斥其不肖而護持其賢者。秘不使之聞。而且騰刻當路。使得以真才品見効於時。其愛惜人才有如此者。謂江海吾藩籬也。裁偵帥汰糜軍。繕樓船。訓組練。士卒無虛伍。糧餉無後時。其振刷軍政有如此者。謂三吳方千里。皆吾二

家也。當戊申大潦。市粟翔湧。公發帑金佐以歲俸。遣強幹吏出糴境外。境外有厲禁者。移文告之。又爲禱于神。疏于朝。所請蠲賑甚厚。其他昂布價以救飢。立條鞭。顧役通溝道以瀉水。而鼓舞更生者。浹遠邇矣。其周恤民隱有如此者。謂商賈輻輳至亦我比隣也。恐其傷盜而莫可窮詰也。則船數有號。以便稽查。又恐其傷風波而收帆駐櫂之無所也。則濬龍江關。上通於江。以便輾泊。靜風有旗以定舟值。舟尾有環以備援救。尸柩道殣。去苛頒除羨征。其惠愛遠人有如此者。當在事時。南中亦多故矣。大潦稽天。稅監旁出。飢民與亂民睥睨相伺。而動公以一人當六曹晨星之時。言路水火之際。非特主議難。卽協議亦難。非特用法難。卽用恩亦難。非特我喻愚夫愚婦難。卽使賢士大夫喻我亦難。公相與以坦中。相廟以古道。相可否以一時之長便。及百世之堅久。始而信。旣而悅。旣而感。且泣下。無間識不識。皆曰。公父我師。我如來普濟我。說者謂公清似胡威。儉似晏嬰。竹頭木屑似陶侃。救荒似富鄭公。至誠不欺似司馬光。余則一言以蔽之曰。其子游之所謂學道愛

人者乎公素負學一體之學家世積善當戊子己丑水旱所發義倉米幾萬石解衣推襦亦無算及戊申皆然他人家於官而公獨官於家他人傳舍其官而公獨傳舍其家故所至一絲一粟未嘗取諸民間而一切公家之費愛惜節省凡可以爲民把搔癩癢調劑甘苦者皆閔閔焉無所不至否則食不怡寢不其也此真所謂學道愛人之君子也千秋而後卽置公孔庭廊廡間度無愧色而豈區區藉一祠爲重輕其所以特爲之記者夫亦見吳人輿論之公風俗之厚而後有學道君子推公愛人之意而引伸可不待頃而具而公之澤彌長矣公名賓號改亭辛未科進士浙江嘉善人

白石集

卷四

公去思記

三

松司理畢公去思生祠記

代

萬曆間白陽畢公理於松垂六年擢爲司寇郎松人不忍公去爲舉車繫馬以留之不得則父老子弟以迨輿臺婦女皆執香前導擁數萬人以送之又不已則摹畫公像及送者號泣之狀付諸梓以傳之又不已則伐石記去思以志之又不已則相率構祠塑像以祀之余老矣自辛丑入仕以迄今庚子凡有六十年矣後先所睹良吏非一而質之人情所口許而心服者誰則皆應曰惟畢公蒞官兢兢以清慎勤爲主者誰則又應曰惟畢公余曰公何以則又縷指而條對曰公門無筐篚鄉無追呼出納無耗贈謝獄無贖鍰可不謂清乎稽覈必綜以精訊駁必詳以緩出入取與以至言色輟嘆非特不輕假于胥隸卽士大夫罕得而親踈公也可不謂慎乎寅而入酉而退案牘不留行訟庭不冤繫而公恐飢忘櫛如故夙興夜寐如故可不謂勤乎余曰清慎勤父老子弟所知也若公之清不律人慎不傷體勤不露才則惟余老人獨悉之公理於松者歲凡六行部鉤校治牒者郡凡四攝府篆者一攝縣篆者三其治狀著白於吏

白石集

卷四

公去思記

三

民數而稱之不足以盡公。臚記之不足以盡石。大較仁心質行以慈和輔三尺而行。不顯顯以威稜峻刻。博刑官名者。恂恂然恭慎如書生。檢押如處子。綜覈如老吏。而博大凝重。則綽然如名世大臣。余嘗撰文送公。以本朝嘉魚李康惠武林胡端敏望公。而今日士大夫誼歌思慕相與捧土築祠以尸祝公于永永。則又非二公所敢望矣。祠在某方之某隅。有門翌然。有堂顯然。有碑尊然。有像肅然。凡父子弟入公像祠下者。某以爲瘞。以爲肥。某以爲惟肖其擁肩而觀。搏頰而退。欲行反顧。而拭淚以出者。無異於送公去郡時也。嘻。異哉。公勞於郡理。僅擢司寇郎。一時公論屈于主爵者。而終伸於郡人。六年飲水茹藥。不索民間片鱗。不啻捫署時一粒。一果藿食於六年。而血食於百世。蓋其理不可誣。其精神亦有不得而強者。此真足以証去思矣。是役也。郡邑紳士民踴躍捐助。而光祿顧君諸生陶君實克襄之。以觀厥成。公名自嚴號白陽壬辰進士山東淄川人。

松郡名守李公去思碑記

代

是爲萬曆間松江名守師弦李公去思之碑。余九十矣。自從仕以來五十年。餘請謝歸。又二十年。餘所見後先郡守。通有賢聲。若蒞官淺而得民深者。則惟師弦李公。公之左遷也。士民乞留於兩臺。不獲請。則擁公於明倫堂。請肖像以祀之。傾城之內。外家列牌位。焚香楮以送之。麗眉老翁捧明鏡酌清水。送公車於郭門。以獻之。香烟繚天。泣聲振地。是時天大雨。郡人淖行泥濘中。率其計。且甚有追隨數百里外。不忍別者。去之日。行囊如積。葉二三童僕短衣。簞蕭然有自得之色。士民見之。益爲感動。曰。此吾松二百年未見賢守若李公者也。公素母孝。檢身潔。其秉心以誠。其教俗以禮。其御左右不肅而嚴。其愛士民不言而信。故三月之政。未嘗有纖毫違道于輿之念。而士民之攀挽而願爲公死者。乃皆公平日所未嘗識面之人。嘻。可異也。郡人之於公。請留不得。請祠不敢。其氣鬱勃于五年。而去思益甚。然間有一二忌者之心。終不勝千萬思者之口。垂今日而公道大明。穹石斯揭。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之哉。公之父弦所先。

生爲長樂縣令有却金亭故公所至動有家法由吏部
忤冢宰出爲參政以致松守然三黜而直節如故二千
石而清貧如故則公之蒞官淺而得民深固有本也余
嘗嘆三代以降斯民之直道而行凡不可再覩而史載
板轅卧轍之事或出於一時描繪傳寫乃今觀吾松之
於公則今人去古非遠而苟有古道如師弦李公者雖
三代不難復也余九十矣未嘗以此筆許人公名守也
且幸身親見之故樂而爲之記公名多見號師弦甲戌
進士福建莆田人

引市集事

卷之六

二

松郡繩齋許侯去思碑記

代

繩齋許公守松郡五載餘以治狀高等擢河南兵憲瀕
行之日郡人攀車繫馬不可得居者市列公神位燃燭
焚楮供以明鏡止水行者執香前導卽風雨載途靡有
一人忍散去者公之得人心如此公解郡半載父老欲
生祠祠公束功令不敢請則請伐石以志去思乃持王
學憲章工部諸公書走都下屬余爲記公初下車卽以
文誓神詞甚危悚已而徵其行事無片語不警者而大
要廉爲倡周禮小宰一聽官府之六計弊郡吏之治一

引市集事

卷之六

松郡繩齋許侯去思碑記

曰廉能二曰廉善三曰廉法四曰廉辨五曰廉敬六曰
廉正夫彼六德者殊用矣而皆傳於廉以言者豈非以
天下之善皆生於無私而廉固諸德之根抵歟如許公
者真足以當之矣吾松以名郡當三巖邑兵獄錢穀之
事千里輻輳質成於長吏而公精綜博大能取辦於談
笑指顧間目再見輒名之無旁詢也予再舉輒署之無
屢臆也濬城河建水閘抑漕卒歸遠夷調權稅公選舉
其他一切水旱興罷利病不待三邑請命而飛符騰騁
先之矣是曰廉能下里孤嫠攀耒與公爭公一一頷首

而聽無所忤。取吏甚嚴。顧未嘗以呵喝罵詈撻束之。左右皆廉。廉自好。而鮮犯法。是曰廉。善分別服色。剪鉤惡少。晝不聞博塞聲。夜不聞城柝亭鼓。與群飲游狎之跡。是曰廉。法鋪戶有所指取。輒與平市。不抑直。公家之具。悉出羨金。次第需置之。無尺繻問質庫。無片札下亭長。是曰廉。辨風裁峻整。議論和雅。端坐郡朝。竟夕口無惰容。無滯令。真所謂履屐得任。輦咲必愛者。是曰廉。敬與士大夫交。不喜重茵累豆之接。軒車過從。杯茗荒率。相與咨討吏事。商確騷雅。而語不及私。卽間欲私請。亦往往禁不得發。爲內愧而止。是曰廉。正夫世之所謂廉者。却餽遺。謝賄餽。委委自飾。排取時譽而已。才與德不足。以輔之。非世諦相低昂。則吏事或不免於枘鑿。公以六善調其廉潔。故五年來。將吏憚公爲神明。諸監司臺長。伏公爲畏友。百姓望公爲慈母。察父問師三老。蓋旣去而謳吟思慕。不減痛哭聲留時也。非廉吏何以得此哉。公居鄉。齊魯間以聖人目之。詩文高簡。與子鱗抗衡。後先退食之暇。不廢咏歌。其風格皆出時吏上。乃知公之政緣以道德。經術其廉。又有所本也。并書之石以告來。

者公名維新。號繩齋。己丑進士。山東家邑人。

松海防燕公去思碑記

今國家筦庫仰給東南而吾松漕粟百萬所自出故
高皇帝特遣信國築海塘以固肩綸又環列兵衛以控
鎮之至重地也郡邑之吏得將吏以爲喉領而將吏則
倚海防郡丞以爲腹心聖天子威德暢於重譯島夷
梯航獻琛者惟恐後於是籍紳大人浸言禮樂而武備
稍弛焉燕公甫下車卽慨然以軍旅自任曰無以安而
忘戰無以文而左武無以內寧而弛外憂於是請諸
臺取一切更始之往者兵餉不繼至枵腹而怒目矣公
議收附海之糧悉輸軍儲而以春秋四時如約給之
敢後往者將權不重士卒輒挾口語以弁髦其上公爲
縛刁橫陰鷙者悉置之法無敢縱往者參游而上或
以承其嬉咲喜怒之飾其下則襟裾喘息不相通矣公
御下廉明而有禮羽翼之清洗之輒見輒嘔肝胆而人
亦以至誠待公無敢欺至於稽軍籍沾沾從修墩堡以
嚴斥壤選壯勇以扼要衝陸營則益練土著二千水管
則益餘艘五十餘艘以遙援於馬蹟陳錢諸島嶼之閒
而東南隱然一金湯矣夫海上之武事綢繆整擗於無

事之前而寇警適來至於旌旗變色士氣飽騰寇無敢
以隻矢半鏃相加遺而公又適去蓋諸將士莫不驚
涕爲兩臺請命而天子遂以姑蘇鎖鑰授之方今
島夷稽首效貢大司馬閉關謝絕卽議撤朝鮮之師而
識者猶以蜂蠆狼尾爲憂今公在可以遙折海內之謀
卽萬一鼓鬣相向公出其胸中之甲兵而殲之於談笑
樽俎之下豈惟姑蘇之人士藉以長城公又將震震
以餘波及我詩不云乎方叔顯允蠻荆來威公之謂也
又曰魴魚賴尾父母孔通諸將士思公之謂也余以諸
君郵書相請敬題之崇碑以志去思且以見三軍不忘
公投膠挾纊之恩則平居不遺君父可知矣

郡司馬尤公去思碑記

郡司馬尤公嘗以母老乞休松人士請之臺使者得之
留旣內艱解郡攀車曳輪者追送幾百里外憲副朱公
大行陸公曰此古之遺愛也郡大吏以上考異擢則碑
賢司理與邑令徵入臺省則碑若司馬確有民譽而外
之貞珉缺焉直道謂何於是請陳子屬以辭且曰往司
馬郭宜人之銘不他徵而徵之于謀野則獲非司馬意
與余惟郡之大政實儲與戎儲責司農戎責司馬司農
十九在外司馬十九在內以其內故無論海防陣臺
郡長之尺一以月至俗語訟罷游民白徒閱於晝不逞
於暮夜者以時至車騎竿牘以日至司馬稍見威誅狂
立起稍用械則巧瞞者輒以械進而弊吏滋多尤公下
車嘆曰吾無事弔奇第挺身廉處事簡御物誠而已往
幕府租自裨帥至什伍以次漁食其中公鑄其恒例給
饌必及額而饌亦無後時齋居泊然市物不外索間有
需必厚與之值贖緩必牒爲公家費士大夫歲時筐篚
必報罷亦不置厚薄疏數於其間僚屬致啓於公必條
析其是非進罕忤色退罕隱情將吏有過者覆露湔洗

之必不欲以一青銅人百姓有訴於公如訴於家必使
之盡嘔膝前而後已故公至之初當路倚若左右手久
且以爲腹心矣將吏士民悍若神明久且以爲察父慈
母矣同寅昵若良友久且以爲嚴師保矣大抵公凡事
寧使大化小小化無凡訟寧解無結凡聽訟寧晝無夜
凡罪寧失出無失入凡與人交寧淡無甘凡與上官處
寧緩而見知無急而求合凡取舍寧廉於實無廉於名
公真古遺愛無疑也公曉暢兵事手創海防志志草礎
不示人客歲郡大濠公部署荒政本之兵法居多當公
守光州以救荒致疾先人禱於寺且爲公祈子誦白本
經三閱月旋舉一子而疾亦頓瘳今松人德公豈後光
州而公又以內艱去所以區區思戀悲慕而志公弗諼
者惟七尺代言之石在

晴符蔡公去思碑記

晉江蔡公以司農郎出守松郡凡四載餘著有聲實拜江右勅兵使者一時兵師將吏以及士民御舫相屬追送三四百里外公駐節慰勞數四乃反袂拭涕拜辭以去久之又釀金伐石以志去思而博士等徵余文爲記予惟松最爲東南巖郡第潮汝驟衰驟旺而諸山又無刺天之峯東地之阜以鎮之故士子喜通脫無遠志縉紳士大夫譽誹自口不衡是非而以衆寡爲公私無定論百姓好訟好汰外腹而中枯無本計大要吳俗病輕

而松爲甚非得當世重人撫而鎮之未易治也蔡公甫

一五

下車嶷然坐郡朝不遂爲矜章峻刻以批時譽踞四顧省括持衡而后發蓋三邑之庸理脉絡隱隱躍躍全具於胸中矣臺使者委牒下公公衷而裁之下無賣交上無掄肯務使情與法兩劑而后已否則百牘爭不懼也否則百檄下不聽也是曰慎重催科之令迫於羽書至則公輒匿之匿之不得則下令於民曰民無恐我且以官爭公忍官民不忍公故通賦往往無后期不能禁人訟而廷讞則寧晝無夜寧緩無急以聽其自倦倦則

宿胥之刀筆能微之爪牙與游宦之類舌其樞兩輕而

事不得不簡是曰安重間里道路銖兩之奸海陬江介尺寸之瑕文牒簿書隻字之隙文武將吏纖介之善惡與夫勾校庾藏之出沒贏耗公未嘗不知知未嘗盡用其苛與察第密操先覺於聲色之表而已是曰沉重延見儒生耆老問疾苦退而就寮屬咨訪治狀開誠布公綴接溫洽然一步趨一咲語始終不以尺寸假人而人亦無敢以私溷公者是曰威重公受知於學憲衆甫方公蒞郡拜墓去則刑牲告像而后別凡所以護植方氏之子孫者靡不至而絕不以私昵昵之座師且然而他可知也是曰厚重公自御僉薄于三邑無旁擾節索俸緩以修學官以賑士之貧無餽者瀕行至不能治裝而居恒又不欲以清市人既去而始知公之橐若洗也是曰廉重有慎重而后可以剌劇有安重而后可以養福有沉重而后可以鎮浮有威重而后可以辟邪有厚重而后可以敦薄有廉重而后可以正俗公具此六德故在則謳歌而久則悲吟有去后思頃者三邑水災士不徙鄉吏不忍輕去其官百姓儲一鍾半菽骨肉相保不

至探九揭竿。肅林塢沸。潢池者皆公。四載調護之元氣。在也。公解郡之日。秋毫無所憾。獨惓惓以修郡志。滄吳。淞爲念。夫河則可以乘荒。寓賑而志。非物力豐稔。人才。充勿之時。未可以輕議。公不敢輕議。而猶引。領后賢。以。成公未竟之志。此亦見公不忍遽忘松人。而松亦何忍。遽釋公哉。故勒公豐積登之穹碑。以志去思。大抵公氣。局端凝。辭令簡確。張弛。甘苦。多有妙裁。而獨拈重之一。字。雅得公神情相近。不令人喜。不令人怒。公之所以獲。上治民也。不得而親。不得而疎。公之所以推誠御物也。以此思公。公重可知矣。抑他日出處。係安危。嘖。味司。來。飲天下。翕然稱社稷重臣。曰。蔡公者。蓋自松太守始。

再理儒初毛公去思碑記

郡司理毛公以治行異等。擢解郡之日。父老子弟。擁車。下執香前導而送之。送者自吳門達京口。舳舻相對。它。舟不能行。又未能釋然於公之行也。某祠郡東隅。隸垣。聖。半。貌公生像以志去思。而謁余文爲記。余惟司理。秋。官也多嚴而少慈。其出刷旁郡以月計。還視本郡以日。計。故士民親不勝。踈愛不勝。畏而譽不勝。誦若矯焉。自。旌異。挾臺察之耳目。而復假史胥之爪牙。擊斷健武。察。見秋毫。非不驟立威名。而元氣則稿然矣。毛公理郡。其。久而於事又最練。習案無留牘。獄無滯囚。此士大夫。能言之。獨公含蓄其神明。仰持其威。鷺下以其身爲孔。爲保爲吏師。而不欲驟。驟然刻深爲名。府其苦心。隱行。非特出于先后部章之外。卽公手條讞略十萬言。亦有。未足以盡公者。公嘗曰。吳人鑿空好訟。吾則以實心求。之。旣得情實。吾則又以虛心裏之。不設鉅匿。不膠成。不。陵爲詞色。加于孤嫠。使得循膝攀案。嘔所言而止。終。公之世。郡中之家無殘破者。又請寒。審法行之十。郡。不市思也。公御左右。嚴。局。鑄。慎。嚮。吠。吏無所窺。矚。而於。

者亦無所事更短長有事召署則洗手奉行文書而已
公不市威也公出則旁郡就之質成入則所部倚之聽
直如山之積與流水之輟旁午車下而公委蛇曲折大
事斧斷小事理解恢恢乎綽有餘地公不市才也吳大
潦郡邑踟躕方削牘以請而公飛牒先之且面陳災狀
凡賜蠲賜賑賜停賜留以至煮糜散粟酌盈濟虛皆出
公條議中亂民不諱荒民不葺其伊誰賜哉而乃曰某
局外人耳公不市功也臺使者屬公察吏公推轂賢者
即寸長尺能皆采擇以聞否則湔洗之覆露之故僚屬

司理初毛公記

宋四

司理初毛公記

一六

俱有聲稱無挂考功議者其它巨室寒士捍庇實多公
不市德也公攝縣篆議總書倉吏運兌及無名之供虛
報之額皆甚悉邑有贖緩付之公費鹽有恒例歸之諸
賈瀕行不能治裝僅稿索耳而公不市廉也公兩入棘
關所援多知名士延見子弟談論經義而外皆以忠孝
節義爲主捐俸刻文正忠宣公集正學先生旌議爲張
許二烈婦立祠其意表出俗吏上而公不市名也大抵
行法者一有好名之心非伺候上旨則刻轢豪姓爲小
吏必凌其長上爲人上必操下急如東濕太史公葢嘗

嘆之所謂與勢家爲游聲治敢往無蘊藉而已公惟名
心淡故酌情審而用法平不惟使人忘公而且使人忘
公爲法吏不惟不欲人知而且不欲使當路要人知之
然而桃李無言藜藿不採下信爲神君上信爲畏友久
而不勝去後之思則公之苦心隱行真有萬分不可磨
滅者在矣漢于公高其門閭子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
大夫卒如其言第不過曰治獄多陰德耳若公于治獄
之外其苦心隱行尤不勝記非勒之穹碑則父老之輿
頌臺察之計牒何足盡公六年之治狀哉因語祠者曰

日石樓真蘇

宋四

司理初毛公記

三二

高大門閭公他日且以中丞建牙至又自慶曰公以忠
厚行聰明正直間愛書如此諫書可知吾曹皆有指南
矣於是勒付文學范君碑之祠左且以上之悼史氏公
名一鷺號孺初嚴州遂安人甲辰進士以治行第一拜
廣東道御史

郡司理孺初生祠碑記

郡司理毛公以治行高等徵旦暮需次爲諫議士紳父老欲維繫不得則捧土建祠肖公像而祠之而內商某又走相告曰公嘗一捫理嵯筭有大惠於吾曹敢忘尸祝於是鳩工聚材擇地於郡之巽隅繚垣築堂刻日而就請伐石以繫去思余惟司理法吏也其氣嚴肅而高亢上與臺察之耳目近而下與士民之肺腑遠若鹽政特傳舍耳使公有傳舍雖賈之心彼亦且如事逆旅賈人足趨踰而唇藉隔面咫尺卽釋然忘之詎肯捐一鍰半菽禮辦香於去後之祠哉蓋鹽賈之言曰兩浙年額鹽引四十四萬有奇而松居其一益九大鎮儲胥在焉邊賈輸糧料於邊而支庫價於浙邊引之疏通藉於內賈而內引之疏通又藉於當事之掣法何如耳往歲松郡鹽額屬分司其後兼屬之司理第司理出刷他郡務動淹旬月一季既爾後季復然諸賈人欲守不能欲去不可欲訴則乖隔不通引日壅利日削惟有驚視鵠立相對飲泣耳毛公既受事不復以四季爲斷隨投隨報隨報隨掣商無延守候之勞而引有導滯決淤之

利卽使文牒堆案車轍踵門臺察檄召公迫如星火公必掣銷而後及之不他奪也於是諸賈人皆大悅服而公又清嚴廉介確然有不可賊者嘗曰大丈夫曲木不爲盜泉不飲焚玉投金此其時矣蓋終公去日不敢以銖黍恒例濶公而從吏之供億指索亦因此剗剔都盡或疑公矯矯不無束濕心非較量權度則峻立城府諸賈人惴惴或屏息逆索而不得言或重足換眼而不敢近階前尺寸地者非必至之勢哉公曰墨而市利與刻而市名是兩途者去賈無几耳故賈有麗于三尺者如法法之可矜者平亭之被除之事不拘方善不執局務使其勞苦有所必申弊利有所必悉其他恤丁清課刷豪禁奸且不遺餘力日今御史奉璽書督鹽非鹽臣實邊臣也余孜孜惟惠商是務商策行而大司農邊儲無窘非獨爲邊臣地而又實爲計臣地也鹽御史上便宜公從中贊畫居多皆秘不示人卽鹽策一事諸賈人知公十之五而不盡知公者尚十之九譬如俎豆祀公者能肖公之貌豈能肖公之心哉公苦心隱德拮据於五六載甚多非獨鹽策爾爾也其稍能爲公暢言者則又

有頌有歌有謠有合郡三邑士大夫之德政碑在。

卷一百一十五

碑

華亭縣志

華亭井愚聶侯遺愛祠記

往華亭聶侯以治行高等召瀕行治裝不取民間一絲一粟老稚度不能借公爲執香魚貫而送之遠者及常鎮而後返久且思公不置則考室塑像以俎豆公於永永歲戊申公下車東南一望彌沼富者閉庾饑者掠於市公請賑請蠲請停請設粥局有尼而止之者曰焚糜多斃人且聚盜公曰民飢而歿與飽而死孰善民以飢盜乎以飽盜乎於是召義民畀之薪與粟而擇士大夫之赴義者爲監督公親督旨否至麥熟始罷公賑凡兩度雖村落必入雖風雨必赴雖發弱寒書生必次第面唱給務使人活實餽餽無漏籍而後已其勘荒寧核熟中荒無核荒中熟其均荒以半折與半熟以全折與全荒已又省訟清獄禁奢汰法亂民如是凡朞年而穀價不翔踴萊色不溝壑矣荒政甫畢適當編審十年里役之期里役甫畢又當編審五年大役之期公下調縉紳上調大中丞而中實以休養小民爲主往年役田僅十萬餘公清花蕘以七十萬計上戶出則下戶甦新役前因舊役後蓋於法最平于巨室亦最便而于酌劑亦最

苦公勞且病。几感。遂有歸志。賴臺使者交挽之。存贖旁午。遂以卓異第一。聞若使當路程煩簡。聶甘苦。則聶公一年可以當他邑之十年。聶公一考。可以當京朝官之九考。而又思不責人報。清不使人知。不苛碎凝滯。不貪蓄摘發。不挺險而走。不捷徑而趨。至今士大夫與鄉秀之子弟。想望公之丰采。真所謂中行之君子。而愷弟之父母也。在禮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夫大災疇有過於荒。大患疇有過於役者乎。自今以往。飢者公所哺。富者公所留。是皆聶父之子。若孫也。尸祝而

國朝典章

卷四

忠孝節義

三

社稷之人。無後言。公無忤色。雖百世不遷可矣。公名紹昌。號井愚。丁未進士。四川合江縣人。

郡博士懷槎沈公去思碑記

古郡邑長吏有功德於民。則輦輶卧轍以留之。不得則伐石以志去思。志去思無及郡博士者。有之。自懷槎沈公始。夫士最難。謂其口多譏而少譽。進有唯諾而退不無後言。喜附和非。類而責備於賢者。靡不至。松人士獨于公。心口俱服。既擢北京國子監助教。瀕行。拜別於兩涯之間者。若而人。尾舟送者。若而人。不冉宿而視公於家者。若而人。及今伐石贊文以志國士之感者。又若而人。公文章名家。博綜經術。掌故而又家武塘。去松一水。便習其士風。曰。博士清曹耳。誠無庸論。守然官貧則守輕。守輕則文章。篋篋錯進。而士品。請首謝贊儀。更請謝童子之問奇者。於是月課諸生之文。莠因以陰察其賢否。而并詢其疾苦。或喪不給。捐學廩賑之。又不給。則捐俸。又不給。則家橐糴之矣。居恒相戒。無得入公庭。走要路。暴長吏短長。有之。面詰無少貸。而當路以不肖徵。則又不忍應也。賢者雖至貧。書其實登進之。則又不忍秘也。公為樂安。今有聲治狀甫成。而以水土病。謝官歸。歸數年而始拜郡博士。度且望宮牆。猶傳舍耳。乃詞長

吏則步趨必恪待僚友則肺腑必折嚴局銓檢簿書愛
頌嘆其他修宮修河一切以公私緩急之公大約以簡
靜樸重為主毫髮不敢自輕其官故士無輕心而有司
長養教訓其待士之體亦日益重乃知士無賢不肖願
名師之去留何如耳古之名師莫如范文正胡安定兩
先生文正掌南京郡學其後以文學有聲於場屋朝廷
者多出其門安定教授吳中以侍講入太學其徒登臬
禮部所得士十居其四隨才高下喜自飭衣服容止類
類雖不識皆知爲安定弟子也公曉習國家大策細論

古今成敗隱微如指掌有文正之風以經義及時務舉
局通敏酷類湖學異日諸君子出而應世共成名公贊
之業吾不知轉思沈公又當何如矣諸君子曰善某不
敏敢忘大教以負沈公請列名碑陰以志去思并爲異
日報公左券

許墅關長王錢公去思碑記

此係改本與現香堂刻不同

陳子耕白石山中有客稽首以碑請余釋耒而問曰何
碑曰以碑錢公余曰錢公惟許墅有康名礪石而志之
固宜東吳三技之士五方之民而琢碑無異詞何也答
曰咎之關使者通商惠民公爲關使者通商救荒雖司
權實司命也甲子公以司徒郎入許墅時方仲夏霖雨
微旬月米粟翔踴當事下遠糴閉糴平糴之令富人肩
原以規數倍息饑者僵於途悍者掠於市聲聞遠近商
商大賈壅上流之粟莫敢前吳越且蠢蠢思動公曰是
越腹也許墅咽喉也喉一梗雖有粟腹得而飽諸於是
刻木張諭懸於蕪湖京口之間遠商有販粟入境者
料一尺以招徠之士商有買粟出疆者給郵符以護持
之去無訛訶來無盤驗粟舟不待召而集粟價不待壓
而平而公猶未已也飛章以控朝貴酒涕以勸兩臺請
賑請蠲請改折請設粥糜又請宦游度關者連下湘楚
豫章之粟而公猶未已也捐七百金以賑飢民又捐二
百金以濟寒士且欲與守土諸賢盡截關稅共濟時艱
而額天無從唯有仰屋嘆耳至于征商免量料免耗羨

免回空之檢詰。免牙僧之供應。免冗役之詐冒苛索。不攝訟謀。不抑市價。不縱大駟惡少年。善政種種。視前使者則加密。視穰歲則加寬。關政荒政。通租灌輸。於其間公之言曰。救荒非權責也。然司徒事也。在周禮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首散財。次薄征。舍禁去讒。遂居其二。今日擊非常之重災。而忍以局外委之。膜外置之。與其蕪苗。斂髮剝商。以自肥。毋寧通商以起溝中之瘠。與其筐篋。餽牽媚貴人。游客毋寧以此活饑殍。而杜亂萌。公識甚卓。公心甚慈。而亦甚苦。行且驅車往矣。今年自春徂夏。雨澤霑復不休。萊麥糜爛。士民牽衣而啼。如兒索乳。如母顧兒。公一朝挈付後人。懷抱中度。飢飽何如哉。公少年高第。脂膏不集。能早透義利關。米粟流行。又能度億萬姓於人鬼關。關吏如此。事事皆可楷模。雖司權實司命。雖司命實導師。余故許之碑。揭石五達之衢。亭其上。以告繼公而來者。

附石集其書

卷四

卷四

卷四

太倉州守順山王公去思碑記

順山王公之守吾州也。最稱神明。而忽以內艱聞。士大夫與父老走相告曰。神明如公。恨不借久任。長庇於茲土。今且踈而行。此非若入覲赴召時。可以攀轅卧轍留也。無已。則請摩娑一片石。以志去思。可乎。於是大學楊君。謁余屬爲記。余惟吾鄉之俗。有近古而可貴者三。稱紳雅自好。不敢操州邑士大夫權。民間游治。或猾吏市僧。不使聞於上。聽其自漬。而後已。公私之役。急公惟恐後。而罕異同。其皎皎者。慎許可。卽師保之語。不能面從。

附石集其書

卷四

太倉州守順山王公記

卷四

而有當於心。則誦述其言行吏事。至傳之口碑。以爲後事師。蓋讀先司寇集。所載州守之賢者。不恒見。及今順山王公。指僅再屈而已。公初令夏津。懲惡旌善。不五年。幾至刑措。考最擢太倉。其治狀類夏津。而精明神采。則更過之。州邊儲最急。向爲老胥漁食。至三千餘金。根堅穴深。公摘發其奸。置之碎博。徒不除盜。不止訟師。不除獄。不止公擒治。其最有聲者。不悛則并其比鄰。父兄法。無貸白徒惡少年。拳勇好鬪。所至不逞。公捕治其首惡。重懲之。民始大恐。二三游冶兒。鮮衣怒馬。捫破義三。

老莫敢訶。宗黨莫能禁。此不可令良家子見也。公執而榜之。市悍僧募施不如意。則以死要挾。公手示之。徙出之境外。乃曰。粮。秀。去。嘉。禾。生。大。慈。去。良。民。活。於。是。與。縫掖。約。曰。若有直。吾代爲若理。無得鬧入庭。與縉紳約曰。有不逮。子大夫其忠告我。無以籠牘及我門。故限田之役。悉絜于令。而鮮有規脫者。漕軍之聚。悉及于斯。而鮮有誤。兇者。自公下車以來。士大夫進無私交。退無私讎。百姓弱者安。强者輯。以共成公勁挺正直之風。則公之以也。州人濱海。多植木綿。客歲颶風大作。花無孑遺。公

日下舊集

卷四

太倉州守廟山公記

三

調停新舊通。最爲苦心。而不以告人。太原王相公之喪。遠近弔唁者輻輳至。賓客委積。費百倍恒時。公毫不見詞色。而護其遺孤獨至。是皆有古人風。此豈俗情可得而窺其涯涘哉。假令公得竟其神明之政。案無留牘。類移之市。無醉人類。孔明囊無一錢。類劉龍。惜乎其以艱奪也。余故承輿人之誦。而樂識其事。非獨以慰父老之思。將使有志于民者。推公之所已試。其法可不待頃而具。而公之澤彌深。吾鄉之俗。彌近於古矣。公名萬祺。號順山。北直隸廣平府永年縣人。中戊子科。其父某嘗爲

州牧有吏聲。蓋州人士世飲其德。法得並書。

崇德令周侯生祠碑記

周侯金壇人以春秋中鄉試第一成乙未進士文聲馳
兩都度必且虛館局待公而公竟謁崇德令以出曰士
之入官猶金之入冶棲鋤鎔錙惟所命金躍冶則不祥
士擇官則不恪於是識者翕然知公爲國器公爲令十
月奔喪還里父老傾國留公至絕幃棘輒不能奪乃退
而捧土聚祠肖公像以祀之志思也祠成伐豐碑書其
事而徵余爲之記余史官凡文苑循吏例得書且習金
治狀甚悉公邑綰孔道使輶絡繹什九治客什一治簿
書卽才諸者低迷抑騷迫日夜不暇休沐而公至獨駐
治之公之治崇也損供億自身始清厨傳自行部始謝
筐篚自賓旅始希謁見自邦大夫始酌虛實自鄉賦長
始掃宿蠹自隸胥始穰早潦自露禱始敦詩書自諸生
逢掖始葢行之期年而部使者以下無不恨得公晚也
旣去而父老子弟無不人人恨釋公早也世言文人不
習吏事公下車以千里追鋒之才奏期年脫穎之治至
使人咏歌詎思私憶公之短長肥瘠以告像者務期於
如見公而止藉令積暮年而至久任轉其宰一邑者而

宰天下吾不知又何如尸祝公也學則肉食仕則血食
大丈夫鬚眉之事畢矣古文苑循吏未有合傳請爲公
書之祠下爲文人一吐氣焉且使後事者知一年可以
樹政一令可以自樹政不必久惟其官官不必擇惟其
人

劉河游擊張公去思碑記

劉河張公以游擊將軍擢東粵陽電黎戎聞命之日父老將吏請之兩臺慰留數四不得則輟車繫馬冀緩公行又不得於是公屬施君某函書幣而請曰吾曹欲頌而短於口惟先生之習公而詞之嫻也請碑道左以志去思余曰異哉世久承平右縉紳而左介冑文士短操空言以東豪傑豪傑頽首畏足而氣不振因相與翔客與飽婦以老甚則傲視其屬虐使其衆使人不敢平而視在則赫赫去則已焉詎有繫思如張公者哉公初開肝郡再開真州既拜劉河游擊將軍河當婁江尾大海之首最為東南大脈處總戎鎮其南備兵控其北御史中丞建節於西聲勢相倚如左右手非名將不可辦而張公饒兵略膽度識量迥出人表有八面受敵之才萬夫不可奪之勇初受事先以廉次以和而中約之以節制往往隸尺籍者大概紙上空名遇按視情市人相欺而軍士糧得充腹者無幾或遠齎於私橐或影射於要室伍凡空無人公議汰議簡士不虛廩伍不虛士而公不市刻核名請餉必以期授餉必以額無染指

無吮隨自得廉將軍而人人宿飽矣而公不市矯激名海多島嶼亡命窟其間鹽盜出沒與波上下公牒則藏縛之如御擒象罕有偷力聞者皆相約莫敢犯境上而公又不市持擊名奏功幕府輒以分子其僚屬其過誤者覆露之前洗之甚則陰爲之地而不使聞其它卽步卒舟師皆與之同醪共饌而公又不市惠愛名公具其數善其廉威能令債帥落胆小兒禁啼至於赤心白刃使人人皆以公爲親已則不伐不求不矜不伐得之同野先生家訓者多矣公今去矣而軍電白電白在保界山谷中民伺寇靖宜無事名將才獨以公才守鰥然置之寶玉之地酌泉知廉焚玉見性非久上檢部使諸薦贖特懸方千里節鉞授公赴赴桓桓以竟韓白衛霍之業石崖天齊可磨可鐫但將士畏威懷德者不勝怗怗去後思此峴山所以有墮淚碑也故喏施君之請而伐石書之非特志遺愛且以勸後之來者公名可大號扶輿世官南京羽林衛萬戶侯中辛丑科進士

丁大司空四賑亭記

青浦邑城中之南、新建丁司空四賑亭、司空嘉善籍、而亭青浦者何、曰司空四荒四賑、捐金錢米粟以萬計、遠近流亡、聞而爭趨之、吳江青浦、地勢窪下、與公鄉居相接壤、其食公之德為尤甚、往萬曆戊子大水、庚申大旱、戊申甲子又大水、而粟價翔騰極矣、當事下遠糴、閉糴平糴之令、富人扇廩以覓數倍息、飢者僵于途、悍者掠於市、豪商大賈、壅上流之粟、莫敢前、民且蠢蠢思動、此吳越何等時也、公謝絕諸事、閤閤以救荒為第一義、搜括先世之遺貲積粟、先糶糜、次給米、乞米者擠擁不得前、則令泊舟於數里外、公載米唱發之、又為其風雨計、則施以葦蓆為其寒、懷計則施以木棉布襦、不問浙直、不問男女老幼、計口關支、務使人人各饜其果然之腹、而後已、其他齋禱於神明、上書於朝貴、請折請蠲、秘不使人知、亦不望人報、公豈有分毫市恩要譽之念哉、公每賑捐米二萬石、再賑捐一萬五千石、三賑一萬石、四賑六千石、其全活人不可勝數、浙直請碑、公辭、請祠、公公又辭、竟不意為吳江所先、青人俛而嘆曰、屈指戊

丁大司空四賑亭記

移日

丁大司空四賑亭記

壬子

丁大司空四賑亭記

丁大司空四賑亭記

三六

子以來、吾儕之死、而生、骨而肉者、其誰非丁公所賜也、子而子孫而孫、復得享有一鍾半菽之飽者、其誰非丁公所再造也、今不祠將無為吳江父老所笑、上狀於郡侯方公孫大夫鄭公朱公皆曰、後矣、至是釀金召工、斷材陶甃、而亭不半歲告成、第官師士民、僅悉公之救荒一端耳、公筮仕旬容、令廉明精密、理縣如理家、愛民如愛子、七年不謝荐舉、兩覲不飽京儀、力止胡中丞會題吳士期、而其後胡得免於清議、人稱公為真縣令、已擢其臺、張江陵修彙所劉公之恕、屬公按遼、銀鍊其賍事、公辭以疾、江陵怒、抵其揭於地、公歸而江陵敗、然未嘗翹故相之過、以博名高、以希速化、家食二十餘年、寂寂也、人稱公為真御史、已荐起南廷尉、世奉常操臺、魁排門、更顧役定、妖寇治橋道、濟河渠、疏錢法、凡為民節省、為民諄諄、排解勸諭、則家庭爾汝、布帛菽粟也、人稱公為真中丞、而義倉救荒、則天若以此擔專授公、皆歷歷有奇兆焉、公二十時、晚宿書樓、夢見程明道先生、遂行四拜禮、及宰旬容、入上元縣、後署東倫、則明道先生神像在焉、故上元簿也、公肅衣冠而拜之、儼如夢中、遂有志

於聖賢萬物一體之學。此公學問之所自始也。又在縣夢義倉二字。覺而異之。後經滁州鎮。忽見太僕寺懸義倉扁。卽心動。遣僕建倉於宅右。以應其兆。尋夢纍纍達。既而號者若而人。公嘆曰。吾此生得無有賑飢之責乎。此公義倉救荒之所自始也。往歲兩臺上疏。請詔表揚。特加公子太保。賜扁建坊。以示風厲。而公辭愈堅。奉旨卿捐貲賑飢。原非博名。加爵建坊。義當示勸。乃懇辭。至再。准成克讓。以昭無所爲之盛心。該部知道。青人走相告曰。詔書以義許公。以誠亮公。而未嘗遇抑吾。

白石樵真稿 卷四 丁大司馬四庫亭記

三九

脩之俎豆公也大恩不報計莫若建祠祠不誅計莫若改爲四賑亭公將何辭以拒我陳子曰爾曹何知我將告汝公辭宮保正當魏璫爵賞濫觴之時辭建祠又正當魏璫稱功誦德之日迨海內璫祠盡毀而后始服公之讓再讓三且愧且懼穆然其有深思卓識高風先幾定力挽回士大夫廉耻名節於人間其功不在救荒下是亭也豈獨碑四賑而已哉

青浦鵬南韓侯德政碑記

韓侯以戊申春蒞青溪歲潦力捍大災民復故業庚戌駕朝車青人請而獲免至是擢長洲令上書挽留者踵相齣而長洲吏民逆境上曰此吾侯也汝何有焉青人則又曰吾韓父也汝何奪之於是爭請之臺使者臺使者笑曰是安得百億化身使兩邑家置一侯哉青不得請乃謁于文記公德政樹之道左蓋青建邑僅三十餘年華上割田多瘠而少腴其鄉賦長上上者不能當中小豪而兩邑官籍田復居半徵稅則額訕逮讞則岐而

白石樵真稿 卷四 青浦鵬南韓侯德政碑記

四一

匿之他所臺察郡大夫朝傳至而夕不能應如坐村落蕭寺中所謂大要俱無耳尚堪無歲哉地本澤國吳淞久湮上流不洩震澤澱湖之水合流東北民且立沼矣侯齋宿露禱徒步風雨泥淖中捐俸首倡遠近赴義旋即請賑請蠲請平糶請設粥糜而侯且曰飢民非特用威難卽用恩亦難救荒如用兵要在分數明法令信簡而不苛整而不亂乃克有濟其散粟也侯入鄉令民坐田塍間隨舟散給之民入城侯令民列城上隨車唱給之粥設八局侯至親臨焉視饑汲膏旨否撤局之日復

散錢以助耕者而民自是始得贖米。耜耨教種矣。侯曰：未也。吳民所恃耕戰耳。猾買乘災射利，布價不登，侯發伺其贖鑄金者，而又召論使少昂布值，青以外皆受賜。侯又曰：未也。乃繕櫛梁，繕廨宇，繕學宮，而市人有藉手以飽者。侯又曰：未也。博徒不除，盜不止，訟師不除，獄不止。爲捕治最有聲者，樹其門，徙出境而後已。又擒白徒惡少年，立楚之民始震恐。侯又曰：未也。大蠹雖除，大役未定。於是手書條令，裁公正，均荒絕，開津貼，甦瘠夫，與邑視荒熟爲重輕，而荒臣又視消長爲重輕，有居閭閻張其書通衢，而不數日皆悅服。侯又曰：未也。吳最苦兌而青爲甚，因與漕弁約曰：粟不良，責在令，約束不嚴，責在弁。軍無得擇民，民無得擇軍。探策派之公平而止。其旗軍橫者，請之當事，械常平前，弁唯唯無敢譁，而漕耗減過半。其他征科有法，餽士有恩，決訟無三思，無再宿，僚吏膠拳，髮足而不敢奸。侯之一輩一咲，又非部章荐積所能盡。侯也。侯博學精詞翰，旁游百藝，弩弓飛騎，燕趙客所不如。以侯挾文武異才，近可列障乘陣，遠可備國家非常緩急，而侯落落穆穆，未嘗少露鋒穎，亦不

以疾言遽色，加人舞滑挑之，不應彊禦迫之，不動懸鏡而肝膽照迎，亦而理節解其批決，類穆之要路而能勤勞民事，又類公家韓忠獻，故借侯青溪，青不加簡，借侯長洲，長不加煩，譬如陽春，花有高低，而春無短長，又如獅猊，搏象有全威，而擒兔無餘力。侯何擇於兩邑間哉？先是青荒甚，當路欲移侯劇邑，侯堅謝曰：赤子臨危，而棄之不忍，遺艱後人不祥，爲拮据視事，如故一城斗大官署，蒸濕日坐，積霧浮水中，出無佳山水與游，居無去大夫弦誦觴咏以爲樂，而侯安之若一日。晏然三時，餐食不謂苦，簡騁從入窮鄉，不謂陋，會計廩庾出入毫髮經手，不謂煩，余嘆侯非學爲令，乃學爲苦行道人也。解邑之日，青復大潦，侯奏牒如前，至長洲，又以咬折青賦請之，徐中丞其夢寐精神，無一日不與青人俱。今一旦迎侯以去，見方乳而奪之，毋病方起而奪之，醫駕輕車就熟路而奪之，王良造父，青人其忍釋然於公哉？余故代父老言以志去思，且告後之守土者，侯名原善號鵬，丁未進士，非直隸人。

徐公碩庵德政碑記代

碩庵徐公之理廬州也。靖變有奇功。觸奸有勁節。雖禿削東還。朝野震之。已公論重明。推轂銓諫。無虛歲而公了無速化心。但補理松郡而已。公不先不後。適當漕運之艱難。不進不退。又當功令之叅罰。拮据奔走。抑首而莫敢伸。重趼而莫敢息。屏氣於喉嚨之間。而莫敢控。太夫人垂八十而未沾一命榮。役人見公狀。爲寢食不安。意色不平。而終無以報公焦勞之萬一。於是塑像伐石。俎豆而尸祝之。卽今上海倉內之新祠是也。公起家壬戌進士。官廬州。乙丑春。悍軍飢民。豎旗聚衆。焚劫於舍巢和無四州之間。公未經憲委。矯節登車。縛渠帥。散脅從。立消焚林燎原之勢。布置精詳。善後而返。此郡理所未始有也。汪大夫心淵。徐賢守也。崔呈秀掩其汗。固却賊之功。而橫以十九萬贖坐之。公奮不顧身。反復辨難。決不肯殺人以媚人。其與汪大夫同職。職然後已。夫爲人辨。助而得受賄之名。爲朝廷守法。而罹枉法之報。此郡理所未始有也。公以天啓乙丑削籍。崇禎戊辰賜環。其臺臣荐者。龔公萃。肅宋公禎。漢袁公弘。勲科臣荐者。

日知錄

卷四

徐公碩庵德政碑記

日知錄

鍾公舛陳公獻策。部臣周公京。或推起廢。或推減俸。考選而公循資平進。爲松理。此郡理所未始有也。往郡理但署官評。以制漕弁之橫。而今且協催漕粟。以刑獄而兼錢穀。以刑官而代縣官。此郡理所未始有也。華上青漕額三十五萬。上海居十一萬餘。地不產米。民且告饑。公與方郡伯設法賑之力。拒兌七折三之說。以補足三千六百石之糧。乃大河弁李師靖以折兌涸呈。而漕使者以公遲悞罰級。此郡理所未始有也。叅罰以後。合郡之公呈公揭。傾城涸野。而出上兩臺。上關部當路。又爲之會疏題留。此郡理所未始有也。題留雖堅。候旨未下。委之轄舊事。辭委之揖華繁。又辭。此郡理所未始有也。舊漕甫完。新漕又接。經營兇局者。歲尾歲首。几世四年。僅開兩級。此亦郡理所未始有也。去年風雨彌旬。棉花如掃。漕粟半有半無。漕賦長且日欺。日玩。賴縣大夫以軒輊好語。慰且勞之。公以嚴聲厲色趣督之。跡若異同。心期共濟。此亦郡理所未始有也。今東南無官不難。而獨難於理官。無地不難。而獨難于上海。甫當及瓜之期。仍負積薪之恨。凡父老之爲公寢食不安。意色不平者。

日知錄

卷四

徐公碩庵德政碑記

日知錄

露囑囑屈而無所之。則請付之七尺代言之石。倉漕所貯也。倉之舊縣署。公所憇也。公其棠在此。則俎豆而視之。亦應在此。父老某某等請碑之宿意也。亦二百餘年以來郡理所未始有也。若夫公之清如水。明如鏡。直如矢。四郡誦之如慈父。僚友信之如胞兄弟。當道倚之如左右手。其見於口碑。荐牘。縷指不勝書。而書允漕之始末獨詳。蒼漕雖累公。而松之士大夫父老。終不忍負公也。即日開休復級。以銓諫特徵。亦還公應得故物。而公年來遭逢之不辰。俯仰屈伸之不如意。此碑其左驗矣。

漢感憤而爲之說

郡司馬黃公署上海惠政碑記

我黃公仲石。所至人愛。所去人思。蜀楚之政。播在朝聽。主爵氏推擢松郡司馬。專轄海防。蓋人與地交重也。公起閩中世家。與伯氏太史。自少砥礪相師。友博綜朝家掌故。及三教方聞之書。願瞻懷。留心當世。已而俯就一郡。出其土。其緒餘。直可及游。謁。而不足辨者。公下車。分別將吏之勤惰。蒐計阨塞之險易。稽核軍伍之虛實。酌調糧餉之後先。移榷榷理。總離離治。舉無餘便。豪無餘私。自千石以上。兩臺以下。皆交手受成。以服公之才。誠兩合而公亦脈落大度。益發舒其所長。或擊畫於數言。或取裁於俄頃。不吐不茹。不慙不悚。沛如也會。當路檄公。攝部篆。一署華亭。再署上海。華上老稚交奪於境上。惟恐公後之。上海最苦役。役最苦花。詭大中丞曰。均役莫若均田。公曰。均田莫若均貼。因計田以論貼之多寡。又計役以論貼之重輕。使小民無無田之役。而巨室無不貼之田。中丞之法。伸而縉紳之體重。此公之功也。故事漕兌者。左軍輒抑民。左民輒抑軍。自徐侯中漕。後事者惴惴有戒心。公與弁約曰。粟不良。責在我。軍不

馴責在汝。請各嚴約束。遵漕規。相與平亭。畫一而後止。軍無噪譁。倉有餘粟。此又公之功也。邑令之出入臺察之送迎。勢不能不具舟楫。以從。臨時責辦。此曹非倚家。則竄而匿矣。於是編及大戶。而多金營脫者。有之。累歲賠償者。有之。名雖埠頭。實稱劇役。公募以官帑。不煩民間。而城野始得安枕。此又公之功也。上海城三面襟黃浦。前許侯築堤。護之水啗堤圯。公見曰。無堤是無城。無城是無民也。及今不修。後費滋巨。乃捐俸召工。奮錘雲集。甃石錮鐵。屹如金湯。其長以百丈計。此又公之功也。

自不盡其善

朱四

留學

自

也。其他汰債師。擒博徒。鋤治游手惡少年。暴酷賜。民賜藥。羈囚。賜甚著。其冥德種種不一。而公明不市察。清不市名。恩不市德。勞不市功。不惟自處無事。而且欲使人無事。不惟不使人知。而且不欲使當路要人知之。然桃李無言。藜藿罷採。士民信爲神君。臺察諸大夫信如左右手。亦由公長驅遠略。繫東南半壁之重。若使朝宁超格用公。授之麾幢節鉞。卽周文襄海忠介何難。屬行哉。與有頌口。有碑。士大夫別有記。他日。採風聽謠者。自當與伯氏文苑吏績並傳。碑而屋之以代俎豆。

戶部念劬劉公許墅權政碑記

楚念劬劉公宰永邑。實政有錄。去思有碑。條畫便宜。皆可令當世法。擢戶曹尚書郎。司權許墅。公難之。大司空曰。金銀百鍊而彌堅。玉炊三日而不變。非劉君潔士。曷能當此者乎。公下車。咨問疾苦。謂竭澤則病。商漏網則病。國而稍以已。與之則商與國交病。計無若倡之以廉。廉則胥吏膠拳。駟贖歛手。莫敢挾使者威。指名宣索。而長年賈客。亦且安於故常。而無所恫喝。搥撼。蓋權政本源之地清矣。於是議釐革。若舖家供應。若行戶。若加耗。

自不盡其善

朱四

戶部念劬劉公記

自

若小港委官。若白役。若白攔。是也。議蠲免。若船之丈尺五寸以下。若回空。若農庄。若鬻疏販豕。是也。故例一日啓闕者。再公一日啓闕者。三不壅不滯。不爭不譁。遠近聞之。皆踴躍稱快。恨不朝發而暮集。關下而公遭時不辰。其艱難有十倍於曩時者。當癸亥秋冬之間。火星入斗。斗故吳越分野處也。土燥水涸。芥舟爲膠。有司檄疏鑿。檄築壩。賈客長年收帆駐機數百里外。則道塗之艱。一也。妖言煽亂。無風而搖。而吳越爲最。甚恐怖焚惑。備備然握手相戒。莫敢前。則道塗之艱。二也。當此二艱。額

且大誦若更威之如夏日。歛之如秋荼。人實有心。其肯熙熙穰穰而來乎。幸春間稍雨。水程始通。而妖言不逞之徒。擒雞強半。故商旅稍來集。公又去泰去甚。多方以招徠之。不旁聽詞訟。不苛罰片紙。宴會出自官帑。市物與之時直。加意節縮。修官塘二千六百餘丈。修吳太伯張太傅沈烈女祠三所。期滿戒塗。而公之橐若掃矣。闕譏而不征。古之道也。今水衡則佐將作。舟車則佐度支。甚則必欲取盈以佐軍興巨費。非付之廉吏仁人。鮮克濟者。公搜剔宿蠹。如拯湯火。緩惠商民。如護頭目。避遠金錢。如畏垢膩。此商之所以樂帷計轍。不忍一日釋之行。去而思。思而碑。實出於感激涕零。而非可以聲實。咲貌得也。公前宰永時。當福藩之國。力抗權璫。當靈寶之變。計散賊黨。定亂以不殺為威。權關以不貪為實。有人如此使之善算。國用則張。若巧計軍儲。則馮。勒執奏。宜索則柳。約拔之銅山。金穴中。則伯夷也。一關使。豈能盡公之才品哉。世有物色廉吏仁人者。請質公代言之石。公名應遇。號念劬。湖廣孝感人。

仙石雜錄

朱印

戶部念劬公記

四

姚太史風樹堂記

往乙丑秋。攜一葉。弔孟長節。毋于婁門東之十里餘。步月入村。太孺人與櫬猶在舟次。肅衣稽首。退而愴然。誦以贈之。時夜分矣。猶聞丁丁啄木聲。余問何以曰。先慈嘗欲結茅墓旁。而未之逮也。奉遺命。考室三楹。其中龕奉父母主。兩旁供如來。置苦塊。出入謁于斯。春秋於斯。食於斯。寢於斯。生於斯。死於斯。題曰風樹堂。志也。堂之四周。長松數千章。老梅數十本。修竹數百竿。花籬紛。群羽翕集。隱几觀果燕之泥。橫渠下捕魚之。冠蓋潤希。默笠狎至。望見者。疑有僧寮。農舍而不知。為孟長太史公。蚤吟鼠泣處也。孟長居廬。閱靜嚴潔。酒肉不御。國事不談。非特精講禮家言。抑亦得放士逐臣。居貞儉難之體。但恨不早構此堂。以娛太孺人耳。太孺人而在。或為介子推之毋子。遞綿上而耕。或為袁夏甫之毋子。穴土室而視。今兩者無一焉。而以區區五斗之養。毋且病而殤于京。扶三千里之喪至淮陰。聞嚴譴。毋且震而匍匐於道。老魅遣銀璫四出。窮捕釣黨人。吳兒權數萬餘。捉緹騎撲殺之。文起孟長莫能禁。命在箕風。

予口間太孺人有靈度且登于木嘯于梁盼而祝曰尚
慎旃哉而禍且岌岌矣。晉劉元城終夜熟睡。鼾聲撼牆
屋。徐有功殺之三宥之三。而神色不變。彼何人也。孟長
何人也。徘徊墟墓。有時定睛不相屬。吁喘不相聞。俄裂
眦作電光。俄大吼作霹靂關。一似飲重恨。茹積哀。絕未
見競競震驚。有索死覓活之意。或勸之斷髮而逝。復壁
而藏。弗應也。丁卯見母畢。會天子剪除元兇。拔登舉
正。風木之堂。蕭蕭翹翹。卯不及瑕。巢不及覆。孟長行且
告墓出山矣。其言曰。重耳以十九年霸晉。勾踐以二十
年霸吳。老氏胎於腹中者七十餘年。髮垂白而後始出
世。今某藐鑿于乙丑。賜環于戊辰。雖之離毋也。學道修
行人之去死地也。得無太早乎。子何以教我。陳子曰。孟
長。鉄漢也。廬墓之三載。直抵重耳勾踐老氏之數十年。
良賢成於折肱。神仙成於息踵。名相成於憂患。出山非
早。請爲脂車秣馬。以壯君之行。但願孟長坐中書政事
堂。如坐姚家村風樹堂中可矣。於是爲記。

白石樵真稿卷之五

記

五學學田記

大中丞徐公鎮江南甫下車檄四郡長吏曰今天下賦
煩役重吳爲最吳中民苦田士苦無田坐是日益貧惟
四郡爲最此皆我司土者責也甦百姓之困無若清役
田欲贍多士之貧無若置學田於是嚴查四郡花說奉
旨永著爲令勒石成書矣適蘇郡丞許君攝關務得游
墅羨金六千一百有奇際聞大中丞大中丞質之直指

房公薛公曰以此贍士可乎松郡郡守張公受命
親發田必躬勒刻畫圖號使售田者不敢借瘠爲腴佃
田者不敢隱多爲寡至是而大中丞愛民養士之心始
兩快而無遺憾矣古者士有塾塾有田今高才生餽於
官者循故額止矣而士之蛙竈不黔螢案不膏黜衣不
結綵居不伉馬鬣不封者得大中丞而始克有濟善
履畝有籍徵租有程歲出有經歲入有會塾奸說隱射
之門杜豪強兼井之寶善二非贖緩非沒產非強富人
之樂輸者取諸權羨而自足善三以權羨陶之朝則

恐開增額之漸置之公家則又恐那移飛騰或化爲
有子虛今不惟貧士沾恩抑且大中丞見節善四松
田創自宋泰寧間又再創於郡守黃公潤歲久籍亡不
聞有給自大中丞者有之自徐公始善五大中丞起
松司理人疑其義切并州而推之徧及於旁郡邑子弟
無公門桃李之私而有萬物一體之量善六一舉而
善具大中丞足以記矣說者曰無恒產而有恒心惟士
爲然嗟乎士當以此自責上不當以此責士顏氏之貧
也而單單曾子之貧也而肘見子路之貧也而負米
門且然而况後世之寒書生獨望其以苦節固窮是
乃非人情乎然則大中丞之學田其關係於士風士
亦甚弘且鉅矣雖然易之願有云觀願吉觀其所養也
願貞吉養正則吉也夫士能養正而後始不負大中丞
置田養士之德意請以爲記并以爲松士勸焉

修志始末記

郡伯禹修方公祖下車以來一塵不染百廢具興歲獲人和惟焚香披閱圖史而已展及顧文僖公舊志屈指百二十年人文漸覺凋落有感於大方伯七澤張公之勤請也申之臺察謀之寮屬諏吉告文於方正學先生而薦紳孝秀咸集焉約十日一赴求忠書院分曹議之久則或至或否又久之凡郡中零星故實亦無復有授牒掌記者矣於是郡伯敦趨不佞儒更亟儒遂巡避如前俞彥直曰我將助子先大夫私錄志事秘笈中竊嘗

日不獲其稿

卷五

修志始末記

五

欲稟承先志以成一郡之青鳩異聞蒐佚藉移舟不憚千里挑燈每及五更今且傾篋授子矣儒大喜乃由山入郡不佞住東頭彥直住西頭繪圖雕棗始肇厥工而郡伯又聘章吉甫以匡儒之不逮儒謂吉甫曰自來修志者比擬於修史吾獨謂史易而志難史有起居註有編管章奏事繫歲歲繫月月繫日先後班班可考鏡而志有是乎一難也史不得求之譜今故家子姓如鄭子之能言其祖王弘日對千客而不犯一人之諱者誰乎堂構雖仍譜系不熟一難也先輩陸澄有地里書顧野

王有輿地志非郡史村乎目前了無可尋即楊潛徐碩張之翰孫鼎諸舊本亦類龜毛兎角矣一難也倭奴蠲內地轉餉徵師闕未書城上海邑青浦闕未書鄭貪憲均田林侍御均糧徐中丞均役闕未書張江陵下履駟之令縮弓溢額闕未書海忠介濬吳淞闕未書嘉靖辛酉萬曆戊子戊申大災大賑闕未書十年編里甲五年編收解闕未書諸如此類書之則其詞不雅馴雅馴矣而情形不必其精核洞達一難也史臣秘在禁廷監以勲戚總以公孤雖外僚不敢妄窺著作尺寸之地今圖

日不獲其稿

卷五

修志始末記

六

史縱橫於蓬牖寶朋剝啄於衡門一難也儒以七十四老人荷擔一百二十年曠典狹書細字複界重行贖贖行霧露中耳且才者遜之而拙者任之上衮遜之而布衣任之又一難也志之難如此可奈何吉甫曰是不難頃奉郡檄人物如史例生不立傳矣郡伯留觀得從容設處以觀厥成于旌不時至矣廩餼不時餽矣舊志徵引書籍寥寥無幾今采輯至三四千卷餘如累朝之實錄及省直郡縣之通志拈出無遺儲蓄多則排鑄便矣同事者或工於考古或敏於濡削或嚴於訂訛或

密於收納部署。少者助若老。健者助若鈍。同事踰年。俱銷歸於太和。鑪冶中矣。志何其難之有。陳子曰。善。乃與諸君子。尅期竣事。稿甫脫。而剗剗隨之。視顧志。卷帙頗多。歲月頗速。而整齊精簡。以補隆萬之遺。則侯彥直歸而謀之。而余志始無憾。余力已止。此汲深窘於短綆。道遠躓於疾行。志雖不工。不愈於今人而姑待後人。今歲而復待他歲者乎。若其中役法荒政。郡伯謂東南民力民命所關。不惜饒舌盡言之。而小敘之似諷似諫。則區區微寓芻蕘。倘亦司牧者問耕問耕師蟻師馬之少助。

白石樓真齋

卷五

志序

哉此崇禎庚午辛未修志之始末也是爲記

上海呂氏疏河碑記

上海澤國也。百餘年來。縣不得水之益。城中市民麗襍。直礫襍投。而豪家大族。漁閭井小利。岸日益拓。河日益狹。久則屋其上。無故跡可尋。不久則更相傳。更相售。以爲固然。予大夫有議疏者。顧眙不敢動。輒議輒止。故市民旱則涸。滴無所求。潦則滿。澮無所洩。穢則蒸厲。火則延燼。此城中腸胃之大害也。城西某河。漸成平陸。郡邑往來者。非步卽騎。不然。取道龍華。轉黃浦。始得達。潮則一芥可膠。風橫則萬斛可覆。此城外咽喉之大害也。呂公甫下車。顧而嘆曰。古者居民立國。必通川澤之分。今海上水利久淤。司土者泄泄然。略不經懷。父母忍乎哉。非無良父母。直無賢師耳。請爲父老疏城中河。河有屋其上者。不問單赤。豪貴立撤之。如河故址而止。凡百日而工竣。乃疏城外河。城西自肇嘉浜。至新港。湮土八里。城非虬江達嘉定。湮十五里。丁夫雲集。又值歲晚。冬曠。凡百日而工又竣。自是郡城之舟直泊縣門。夾溪者。舍浦而城矣。行者。舍騎而舟矣。步夫爭担者。息矣。疫厲不作。祝融無權矣。怒風暴雨。沸波狂瀾。莫復爲梗矣。

白石樓真齋

卷五

志序

志序

赤田高壤耕者有溉灌矣舟可夜行捕盜無所掠矣脫
有急水泉足輪輓便不苦渴不苦飢矣是數者近則貽
目前之利遠則垂數百世之利目前之利利細民利商
賈利豪家大族數百世之利利人文利城守其初創議
常人難與慮始今里曰呂公街河曰呂公泉一二悠悠
之言終不勝億萬姓途歌巷舞之口禹鑿龍門而聚礫
西門豹鑿十二渠而曰百歲後令父老子弟思我今視
呂公果然矣海上洋洋大國通來百度廢弛幾如郵傳
莫知稅駕公修費序修城櫓以及衢路囿墮囿固亭長
亭等皆綜理之制作煥然如更闢東南一精采巖邑而
無若疏河工尤最鉅公腰無媚骨故不懼心無嚙妍
不察目無塵翳故用人得盡其所長而不敢欺而摠之
皆行所無事也公嘗曰易卦鼎之後繼以震震之後繼
以艮凡勢不得已乃鼎革革不得已乃震動初與民更
始今與民休息其惟艮乎疏河以後請父老子弟可以
長無事矣博士王公某沙公某曰公言善請記之并記
疏河之始末以碑之石

重修柳橋澄鑒寺記
澄鑒寺與涇渭楓涇東西相望前後皆空水而有甫田
居其中溝塍環匝于四旁柳橋橫欄之于巽上今橋圯
岸斷不可行獨僧寮佛閣露于菰蒲竹樹之間景幽地
僻游人未嘗過而問焉此寺建于唐天寶六年者為
禪師殿而重建者為宋本一淨慧禪師入吾明至嘉
靖因倭困役寺頽僧孤自筠所果林二公至春土礫瘞
草萊募修四殿而後敢葺靜室栽蔬種竹稍稍有一枝
之安自是招集諸侶為慧燈梵唄備空外梵儀紹初了
庵岳一音經營拈提碑厥心力日誦誦水聲中絕不與
世緣相附麗余聞其鐘鼓分明又見其僧儀嚴肅就之
談無秋毫塵土粥飯氣嘆曰此浮屠中避世隱君子也
因信信宿朝朝暮暮或泛月放棹或聽雨聯床慨然
想慕白牛居士之高風船子夾山之古德而不及見猶
幸有寺中本色道人可與聚頭磕膝作無生話耳因相
與商略指點接休咎顧向背漸次部署整頓之由輪陰
遠逝而入為山門額曰柳上第一山由門而入兩天王
踞于左右額曰澄鑒禪寺又入額曰大雄寶殿供如來

應尊由殿東南竇一門額曰小補陀其內曰大衆同曰
觀音殿由西北竇一門曰收給禪又竇一門曰清音堂
清音堂之後曰竹君堂竹君堂之左曰香印齋香印齋
之左曰竹篠東偏頭其他靜軒掛笠軒庖場圖之
屬不勝紀東南竹扉濱水而居舍後登者自此始曰渡
錫渡錫而外無橋可接無市城村聚落人往來其地以
水勝以月勝以竹勝其僧以戒律勝以詩畫勝以幽淡
枯寂勝其內外楹書以剛峰海中丞元美王司寇荆石
王文肅思白董宗伯凡夫趙徵君署題勝北皆綠主稱
上慈而下孝前恭而後儉好莊嚴聖像門庭而不好私
藏好文好潔而不好求人知故士大夫樂與之游其
地綠淨不敢吐入其室如見草木食之高流動色相
敬周旋徙倚而不忍遽舍去也今筠所梵儀果林已併
影堂而諸弟子念其權輿之所自始如燕墨如塏空
泥撮土一一從口血啣掇中來廢刹中興厥惟艱哉後
之繼者辛勤善守之大檀度宰官長者悲憫而擁護之
此寺世世金湯不朽矣故陳子諸照白之勸請而爲之
記

嘉興東塔寺免役碑記

古者佛法付國王大臣故唐有裴休之與黃蘗宋有蘇
子瞻之與了源辨才張無垢之與堯率悅其各位勲德
如雷如霆皆當世號稱巨公偉人而獨好方外奇禪之
游擁護叢林如衛頭目以三昧力搏取梵釋龍王之宮
置于人天摩霄戛雲駢星麗日末法教衰無復大德持
出而羽翼之而里胥狡獪者耽耽睨于其中巧叢橫
甚則因之踐更鉢貲不繼則悉鬻長住物應之又不得
相率鳥獸散屋殘竈墮如村落逃亡者往往而是嗚呼
彼獨非王民也歟哉嘉興東塔寺漢會稽太守朱買臣
之墓在焉肇于蕭梁而盛于唐宋爲華嚴五山之一唐
中宗文宗之御贊宋孝宗之奇跡以至名公卿高僧之
題咏不勝紀頃者陸冢宰五臺馮祭酒具區包學憲瑞
溪孝廉心弦捐貲創助凡多寶塔普光明殿毘盧寶閣
禪堂悉次第修舉頓復舊觀真浙中第一名勝地也寺
址僅一十六畝餘里猶以僧籍潤報坐坊廂之役者十
之六奔走疲命衣鉢如掃其欲控而無從者久矣婁江
陸氏令嘉禾縣稱神明編審寺中平直如砥已顧寺僧

而嘆曰、僧佛弟子也、披緇髮、而與編民肩摩、訟堂中、一宜免地額、不滿二十畝、二宜免導春東郊、自此始、三宜免爲先賢漢臣塚、四宜免漏澤、會龍城隍、鬱秀有故、例五宜免、吾且以手勅印帖給汝、凡以後一切無名之征、不急之賦、悉與蠲除、此非及我而止也、且以告後之賢者、寺僧稽首、臚拜、雨泣而謝曰、侯豈惟再造我、寔再造漢冢、梁刹及諸賢聖像也、念無以報侯、請勒石爲記、舊禪堂之東爲廊廡、其西址可十丈許、今議創屋三楹、曰金湯別室、中以祀侯、而陸馮二公及包公父子、脩會

西本堂真廟

卷二

嘉興寺記

七

其間世世旦晚荐一瓣香、一杯水、可乎、余曰善哉、若陸侯者、乘慧力作宰官、乘願力爲嘉禾福星、又以餘力爲汝寺之金湯大護法、此裴行儉、蘇子瞻、張无垢之流、復生人間、蓋東塔寺一奇遘也、觀于東塔、而士民之謳歌思慕侯、又可知矣、是不可無記、請記者爲明道玄、手書華嚴經一部、凡塔殿堂閣、經營拮据爲多、心精戒潔、故能冥感陸侯如此、侯名獻明、丁未進士、蘇州太倉人、

觀音庵記

南方衆生、目不能記、舌不能憶者、耳能納之、久而靡忘、六根之中、耳根最利、大士以圓真實、進于聞思、修故觀音、大士獨與南方震旦有緣、而南方稱揚佛號者、亦惟于觀音、大士頂禮不去口、雖然、音聲生滅、皆從耳起、耳若憤聽、聲亦無權、如無心者、耳亦物等、乃知聲不托于物、而托于耳、耳不托于聰、而托于心、心之變化、周流六虛、恢張萬有、觸目成觀、在耳成聽、以一精明、分兩和合、觀卽是聽、則目卽是耳、耳目可併、則音聲可觀、此心體之秘藏、而大士三鉢摩之第一義也、顧公子方爲德于鄉、修梁建祠、種種殊勝、而又爲大士崇祀香火、相與祝帝、釐祈穰歲、年豈非仁人長者之心乎、余謂大士所在、爲烈緇白膜拜、以求福、曰大士感之、如燈取影、如水取月、彌响彌應、而無有說、觀音二字法者、故撮楞嚴之餘、以記于此、并以記于方功德云、

華嚴墨海關記

華嚴閣者，烏戌密印寺之子院也。梁昭明蕭統讀書烏戌，創密印寺。后宋崇寧間，有晉水法師講華嚴寺中，天花飛下，花辯結成晉水二字，遂建此閣。西去密印寺不百步，然環匝市廛中，莫爲拔除者久矣。有僧祖芳，與程居士尚甫結人外之契，往來閣下，慨然久之。居士曰：先子貞靖先生授經孺子，燈光熒熒東壁間，自辛亥捐軀，掩后已三周矣。願謀所以薦冥福者，祖芳曰：不慧有私誓願乞當代多先，幸華嚴一部永鎮此閣，居士亦有。意乎居士欣然捐施經帑三部并助往來資糧，自壬子至戊午歷六載始竣。居士精延戒淄，轉經禮懺，以資貞靜先生冥福。經三部合二百四十三卷，寫經者宰官十一人，白衣道士十五人，比丘三十三人，名媛四人，董玄宰顏其閣曰華嚴墨海。昔人云：不讀華嚴經，不知佛富貴。夫華嚴豈侈言富貴妙在四種無碍耳。龍勝菩薩以夙智通力誦此經，實又難陀以入世間智力譯此經，清涼國師以達佛知見力釋此經，晉水法師以夙淨願堅固力講此經。祖公程居士晦無師智，自然智專用衆智。

募名筆書此經。夫攝龍勝又難陀清涼晉水之法力，諸善信之筆力，祖公之願力，羣力輻輳，運轉程居士孝輪如鷗鵬乘風蛟龍挾雨，何幽不照，何脆不堅。貞靖先生從此解脫八十地四無碍，直一彈指間耳。古今翰墨家甚多，而以筆墨作佛事者甚少。自有祖公程居士募書此經，使一切名人賢媛洗濯從前文字綺語之習，五色筆花盡散而爲晉水法師之天花，其利益豈特密泐程氏父子哉。故不辭而爲之記。

重建文昌閣記

嘉靖初、秦州如皋縣、縣有文昌閣、直學宮之異隅、歲久垂剝、縣大夫高安李公、既修學廟、復念是閣、地甚議、撤而新之、博士呂君、謀諸士紳及形家、會謂軋當天門、奎壁二宿、經于軋亥、此天上圖書府也、法當徙異向軋吉、乃經始于萬曆乙卯仲夏、竣工孟秋八月、余君大美遂登魁選、諸縫衣、勝蹕踴躍、始有蓬蓬天蜚之意、是舉也、材中度、甃中陶、工中程、陰陽向背中禮、費貲八百金、有奇、率取給邑中俸、及縉紳協贊、未嘗損民間半菽一

銀、而此閣儼然迥異雲霄之表、猗歟偉矣、按文昌星載在天官書、其靈異之跡、又載在常璩華陽志、而詳見于蜀、曰張亞、曰仲子者、其姓名與字也、曰生于越雋、戰歿于晉武帝朝者、其生卒之自也、曰修縣、隆準配顏、體肥碩、目大而露、曰左肅、額廣而方、耳大而朝口者、其相也、曰葬梓潼縣東之二十里者、其墓也、神在六朝、嘗授如意于姚萇、在唐、迎玄宗于萬里橋、在宋、吳曦僭號、則裂其祝板于几下、旋就誅夷、累朝親賜御讚、及王音加秩、名躋南極之尊、禮絕星聯之上、特以其司祿判桂籍、

故文昌帝君封號最著、我二祖用武定天下、以文守之、國初、命禮官刊定百神祀典、文昌祠獨不芟廢、肅皇帝又賜神像于二三閣臣、使得崇奉香火、此非神道設教、實欲明示右文之德意耳、蓋文昌大指首重忠孝、視六經約、視二氏精、其言曰、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宋嘗虐民酷吏、周人之孤、濟人之急、憫人之危、客人之遇、如此聽命于天、必降之福、信若神言、真可揭為多士法、又曰、世事日非、數不可挽、無地可居、有天可依、信若神言、又可揭為多士戒、法戒具備、心子必孝、思臣必忠、落筆必緯地經天、救世必移星易宿、文昌不在天上、其游行人間乎、若謂文昌能司祿判桂籍、以此欲動多士、而士以此禮一瓣香、則上與下猶市心焉、非建閣本念也、棟強能支、人強能任、吾朝劉王兩文成、有如此閣、與文人云乎哉、呂公曰、君言大、請著其闢繁始末、以為之記、

徐氏尋樂公五圖記

今天下推江東望族首吳門徐氏徐之先由南昌徙處川自永始其元宗自尋樂公始公自少工書負儀軌鄉三老目屬之比長不能婚抱伏離出贅里中投筆客游梁轉入楚拓業于三泖卜居于金閘生平犯風濤盜賊出必經年動必數千里其且仆且起且死且生以幾一日之安者亦良苦矣垂老倦還乃屬周東村寫圖都南濠先生撰記記中第修公勝而未及其往來行役拮据之狀于是太僕景文公復倩名手吳宣遠重摹五圖

張之堂中使後人觀者習知祖父之艱難云耳昔劉裕嘗以葛燈繩拂及耕耨之具盡藏深宮文帝見之有慚色孝武見之曰田舍翁得此足矣大抵由貧而富者恥吝其先自賤而貴者不錄其祖而庸詎知晏安為疚毒美好為不祥勞筋骨餓體膚乃聖賢之所由躍冶者乎是故甯戚不諱牛梁鴻不諱豕百里奚不諱屢尋樂公亦不諱伏雌公是時特筑筑一孤童贅婿耳不三十年而擁上貲又不再傳而一門九列兩世重綸子孫衣冠而朝于墓者且以百數譬若泰山有雲俄而瀾川滿

谷俄而鞭風走電而其初特自膚寸起夫尋樂公庸之雲乃徐氏之子孫所為霖雨天下者也若之何其弗思也太僕公居安思危在未謀始瞿然有剝復損益之感焉是畫豈直與王令箱魏公笏並傳則謂徐氏一卷幽風圖可也故樂而為之記

朱世甫楓野圖記

朱之先分派徽國其後有宋工部侍郎瞻顏公封爵休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諡葬楓林之野族冢附焉楓野公因以自號志本也楓野公捐館時長者家祥能受書次家祚字世甫才二齡呱呱襁中啼耳世甫稍有知從家人鄉父老問狀爲微言公短長肥瘠及生平孝友義俠之事輒欽泣不自勝每行游楓林躬巡丘壠蘿草薺葉未嘗不凄然掩袂以返也于是復繪楓野圖裝卷自隨曰庶幾如朝夕起居吾父云夫感風木而興哀讀哀義而罷講世甫其有古人之心哉朱壽昌七歲失母長大追求刺血寫經四十餘年乃得見母唐德宗以天子之尊物色沈后勅睦王昇平公主及大臣行訪天下而高力士女以假后聞索驗詞屈帝涕泣貸之曰吾寧受百妄冀得一真歲月推遷迄無影響德宗竭天子四海之力不如壽昌窮匹夫一念之誠父母豈有貴賤哉直視其精神有至有不至耳朱世甫追念楓野公方展畫圖涕泗交下其一刻足當四十年此圖即壽昌之血經也特壽昌之母失可復得而世甫之父死不可

以復生同一朱孝子而世甫則更悲矣今人居喪草草素冠紅袖吡咲錯出始則僕妾睨且嘆久則禮法正人比肩而爭席甚者又嘉導焉嘻怪哉此豈可令世甫見之耶故感楓野圖而題數語于後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超然圖記

超然圖者秀州名士孫弘範圖其父儀屨先生讀書處也先生爲簡肅公仲子頤而長美髯神觀玉立自綺歲博綜羣籍願得一高第以佐兩尊人懼已邪簡肅公七十恭人六十賓戚蒸履錯堂下而先生正以南都荐報至羔羊斗酒傾閭巷簡肅公謝不納第顧恭人斟酒一再行而已里人慕其榮壽而配傳之比後屢上春官以數奇罷免而簡肅公亦以壽薨先生遂不樂仕進管一廬曰超然地不求方幅村不問位置四弄圖史具體而微暇則與昆弟故人拂拭酒壘以自快客去則召諸子授書其旁曰恭儉溫文無忘先公之遺訓弘範思而受教至今凜凜紳帶間也先生既捐館弘範哀思不置既繪超然圖復請余題數言以記之夫世之親死而遽忘者多矣或外苴杖而內錦綺或哭踊未絕而歌舞旋作或載書付之蠹魚酒鴆或斬丘木捐田宅不易世而轉輾于子虛亡是公者何限是皆弘範之罪人耳夫先生才高不售手撰家譜有良史之風而弘範孝謹雋拔其才能繩簡肅以補先生未竟之志是何孫氏之多善人

白石樵真稿

卷五

藝文

書

君子也故樂而爲之記

白石樵真稿卷之五

白石樵真稿

卷五

藝文

書

白石樵真稿卷之六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

壽言

壽汪太公九十有一序

新都汪叔圖孝廉君以明經登壬午籍。癸巳謁吾鄉邑。博甲午江右臺使者徵君入棘。所得知名士極一時之選。而君又嘗奏余以公車。讀詩。雄爽似其為人。余子輩亦得飲君懸河之潤。以自飽。叔圖豈匏繫一官者哉。余退而疑以所君。君曰。翁春秋高矣。昔人負米捧檄。凡

白石樵真稿卷之六

壽言

壽汪太公

以爲親屈也。親老敢於仕耶。余聞而心奇之。而叔圖又爲子言翁狀甚悉。公新都兌山之名家子也。今以九十稱鄉祭酒。少時嘗三致千金。悉散去。振其族黨。故人之貧者。性嗜俠。不耐苛碎。以氣誼然。諾折里中。老而裘馬休休。丹輔碧瞳。飲噉步趨。往往猶能踞健。少年上。即古者修羊公與祝雞老人。無以過也。翁有二丈夫子。伯氏賈而才。仲氏以文行。呂于時。諸孫玉樹珠玕。映帶左右。而翁若長庚太白。灼然獨耀于衆星之間。由今大耋以通期頤。直煩十屈指耳。况叔圖君次第榮顯。進冠服以

壽翁。首荷之饌。易而大官。廣文之璽。易而畫錦。郡國守相。且將賜几授杖。式翁廬而請焉。豈特爲一鄉一國之瑞哉。夫箕範以九宮。隸筭以九章。少室之而壁。神仙之大還。皆九也。造化之數。陽老于九。而返于一。自一而變。以至三百六十。有四之不可勝窮。翁正九十而更一矣。雖有巧曆。誰能窮之。新都初屬丹陽。自吳晉而下。號爲東越。奧區黔川。如龍蛇。蜿蜒欲前。而黃山紫陽諸峰。南北締結。又若翔鸞。後先挾霞霧而起。故其中多隱君子。異人翁之老而游于斯也。尚亦一遇之。則必有琅函藥笈。之秘能却老而長視者。余敢因叔圖而請焉。翁其有以許我否。

白石樵真稿卷之六

壽言

壽汪太公

壽大宗伯平翁八十有二序

往先生八十時。天子採御史大夫言。拜先生宮保于里第。已又遣郡縣行羊酒存問禮。維時海內士大夫輪琛輦壁。登樂獻歌。布武先生之堂。天下無不聞而艷之。去丁亥至庚寅。先生加八有二。其子伯達君成進士。以行人歸。視公於家。披錦衣。舞而進。觴諸孫如玉。婉嬖膝上。先生綬紫鬚白。笑更三爵。喜可知也。已丑榜焦太史而下。凡三百人以與公之子有兄弟。惟于是徵文獻言。前介公壽。而刷青溪吏君司執解之役。諸君則灑酒再拜。遙慶南山之詩。以頌古禮三年大比。典賢者能者則卿大夫率其吏與其衆。宴國之大老。而賓禮之以示型焉。今鄧使君儼然卿大夫也。而諸君率又彬彬以賢能起家。則今日彷彿古鄉飲之制。而惇大賓之享。會余伯達生其誰當之。是役也。禮也。獻生晚。幸為先生之邦人。蓋嘗妄窺先生之學。本于六經。而公家敬與及金絲兩兄弟。則又從千古之上。啓關鑰而授之。故其傳獨正。晚而游衍于竺乾之書。與裴相國白香山。岸讓同坐。盡其神情。獨曠曠分宜。而避其濁。稅江陵而遜其橫。昭三趣而

三辭之。故其出處獨高。若是者是亦足以仰窺先生之萬一。然皆貌得其粗。而未睹先生之神者也。嘗聞先生居朝。高冠獨步。令人凜凜不霜而寒。乞歸十五年。京洛之下。竿牘如山。卒不得先生片言隻字。其危峻如此。至于告政家居。召布衲為上客。呼漁樵為老友。所以提獎後輩。膝語而耳囑之者。靡不宵窹中心。得所欲而去。嘗警之。其立朝如泰岱峨眉。雪中雲半可望而不可登。退而遊于鄉社之間。如甫田平疇。芸夫牧豎。皆得以嬉笑而托足焉。先生以伯太之風。而兼下惠之量者。耶夷清如秋。惠和如春。春秋相成。萬物化生。吾于先生得壽原矣。夫至人而躋上壽。非特身係天下安危者數十年。即後生晚達。亦得以有所觀型。而銷其塵鄙。昔人有言。遇伯夷。展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先生一日而在。則人人遲制。惟恐宗伯陸先生知媿。無以稱先生之子。同榜兄弟也。記曰。式黃髮下鄉位。三百諸君以之。詩曰。我有嘉賓。君子是則是倣。先生以之。

壽大司馬楊震翁八十序

大司馬楊公以萬曆庚子躋大耋。邦大夫與臺使者以公宿齒耆德。援雲間宮保陸公例。特疏以請。上深居法宮。即他請或不得俞旨。而獨于國家憲老故典。欲有所崇重。以風示海內。旦暮度且下。一命守臣勤公于家。三吳父老。艷以為勝事。而不佞某。宜有一言以壽當嘉靖初。公由進士授司空郎。出歷藩省。典名城。著有勞績。所在俎豆咏歌之。方伯入覲。加賚金綺。于是建節江右。陪佐邦土。聲寔燁然于朝野間。余在內閣。嘗草草向意。公而公亦以言官疏荐。起為南京御史大夫。一時清聲峻格。不在公家震縮后。余解政還山。公亦挂冠以去。天子累召公為大司馬。不赴。公春秋高。或不可強起。乃今八十。矯步健。噉聰明。精采如壯時。則其請老。蓋有所托。非淺夫躁士所可測識也。自頃朝習一變。豪者插眉。樹領鑽骨。置羽以譏嘲。凌侮得罪為高。其次則陰陽委蛇。修繞指帖。膝之態。以希合當世。上不成狂。下不成愿。是二者皆非。迂續吉祥之齒。而獨楊公不悠悠而和不。不傲傲而介。立朝居鄉。一以坦心直道衡之。而天下無

不稱其為寬然大臣長者。此不獨可薰薄敦鄙。為國家陰釀和平之福。要之。不茹不吐。不虧不崩。則斷然大臣相也。公與雲間陸公同籍登朝。陸公九十有二。公亦八十矣。其各位相埒。子孫賢孝亦相等。天子之恩數加禮于二老者。亦且后先相映耀。有如集會名園。圖形。曾舍則公非香山洛社之冠哉。昔路公以耆英招司馬君寔。君寔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后。而王宣徽則貽書願入會中。今申公與余皆未七十。亦不敢肩隨事公。但其知齒乞閒。幸不為少年所摘。畫抑或勇退如公者。所樂許而與游也。若否否者。請無援君實而援王宣徽。例斟百歲觴。從公而後矣。

壽太子少保楊震野八十存問序

吳門少保楊公以萬曆庚子爲公攬揆之辰。凡里黨賓客無遠近。謀所以斟酒上壽于公。近者布武遠者傳祝。蓋履錯珠而人鳴玉矣。公委蛇謝客。戒謁者無得內庭。寔而顧謂孫循徐子子爲我乞言于華亭陸公以贈我。陸公我老友也。壽九十有二。其言信而有徵。余惟肅皇帝辛丑。與公綰綬登朝。皆在綺歲。公由司空郎歷踐藩省。所在祠石可紀。旣而方伯內覲。帝賚金綺以旌其能。出鎮江右。入佐邦土。特進宗伯。再掌司馬。今子已邁。公亦耄。種地八十矣。天下士君子咸幸公。而公竟維持世道之志。而因亦幸公。永錫難老。以助天子億萬年無疆之祚。乃以謙著循。功成納履。雖名賢推轂。聖主賜環。而乞假凡數十章。家食者凡二十載。駟馬可旋門。雀可羅。驟謁之。不知公三事九列也。屏城府。揚。膽不飲醇而醉。不挾繡而暖。久習之。亦不知公剛正。達侃侃名世老臣也。其少知公者。以爲公勇退類。知足類香山。獨樂標園。投閒洛社。類君寔。而余獨以爲公家二楊先生近之。楊震清白。却暮夜金。楊綰入相。

者減騶從。輟聲樂。墨吏望風解綬而去。則庶幾公之標峻格乎哉。然而事亦有不能盡公者。當肅皇帝殿災。公于郎署經營拮据。日夜不交睫。所省費甚鉅。中貴人意欲染指。增金至八萬餘。大司空不能奪。公之詞色俱厲。中貴人敗。謝罪而止。此余所目擊。至今縉紳尚能道其事。頃者兩宮三殿。肇舉大工。天子遣中舍人鑿山截河。礦稅四出。當事者疏上不報。莫敢誰何。假令有強項如公。則此曹豈能盜旋續之明。竭山川之髓。一至于此。乃知老成耆德。退而在野。則憂恬神。杜。柱回波。進而在朝。批逆鱗。落奸膽。其功真有出于少年流俗之上者。故公之嘔吟飲噉。海內聞之。以卜公之盛衰。公之盛衰。海內聞之。更卜世教之輕重。然則公今日之壽而且康也。豈特一家瑞。一國瑞。其天下之瑞與太史占星者言。壽星照牛斗分野間。吳越人多得壽。予長公十有二年。兩勤。聖問。今臺使者援余例。走牒長安。璽書駢繁。行復自天而下。予與公一唱一和。並歌帝力于永永矣。况公孝廉君善養。能文章。所謂楊氏累世爲三公者。將在于是。余雖老尚能携杖酌酒相賀。公能選

我于九老堂。否特書一通付徐子曾孫。書之屏以質之。

月... 卷六

九

壽大叅賜谷王公八十序

往癸巳。余有天台游。因訪公于永嘉。公下榻客余者一月餘。出則窮披諸勝。入則臥名園。飽聲樂。往往漏至四十刻。猶相與高談抵掌。不少倦。公如太白長庚。獨殿眾星之末。而余亦如孤竹之當長松。請得白首侍公。爲烟霄物外人。即百年可期也。計甲午。公春秋八十矣。余過公。荐千秋觴。且復問津于天台桃花。以一言爲祝。公永嘉之名聞也。以才識見賞于張文忠文忠。不敢待以甥禮。而嚴事之。在師友之間。東崖公事無大小。悉調其岸憤壯者。以寬大佐之。其苦心隱行。不可勝數。而嗣后一舉西華公。再舉賜谷公。伯仲先后。以進士起家。而公尤侖儻濶大。樂善好施。立族約。拓義田。建鄉塾。嚴家訓。又爲設粥糜。以賑飢。築城堡。以禦寇。此數者。公皆與西華公推東崖未竟之緒。以垂數世樂利之澤。而永嘉父老所爲稽首以願。公長世者也。公出入郡縣。荐歷藩臬。所至以恩威著稱。江陵操切時。公絕不喜爲煩。紕急羽之政。陰以希援當路。惟務從寬貸。至有與兩臺面折而不顧者。吳中以是絕不聞桴鼓聲。而公又精青烏家言。

凡一經指畫料第溢他類士民至今無不追而思之
 所爲稱首願公長世者猶永嘉也公負百鍊不回之才
 萬人必往之氣胸中落落僅一再試其奇旋出而旋收
 之乃飄然投劾托陽湖之濱以自老其囊中之穎歛而
 不試而以試于養生家謝其所謂進賢者而削簪以爲
 冠衣之綉更以髦皂之囊更以塵其經世之略姑試之
 以部署于家園山水花竹臺榭之間其名位不大誓公
 志而子姓玉樹琅玕秀映左右皆能揚家聲而嗣國寶
 藉令公資適逢年以黃髮服宮闕下雖能談笑而標
 重鐘銘之業然烏能如今日碧瞳丹輔卽八十猶灼然
 童孺之色乎夫八者數之始也天道以八節成歲功地
 道以八方正疆域音以從律風以宣氣咸八也伏羲作
 易始畫八卦重之爲六十四演之爲四千九百六十過
 此以往雖有巧歷誰能窮之公今正壽域之始也公所
 居刺天之峰其巔有吹臺相傳爲子晉吹笙處子晉故
 王氏飛仙之祖而公又吸神仙和齋其用世之具以從
 事于逍遙遊其東海諸山又多異人隱君子公之老而
 翔于斯也倘亦一遇之與遇則必有琅函蕊笈之秘

以却老而長視者願因壽公之日而請焉且烟霞物外
 之盟公業已許余得從杖履間矣

壽觀察張受所先生八十序

往太史奏壽星照斗牛分野間斗牛吳屬也其下主多壽余謂星翁曆師之言浮誇而少驗意竊自戊戌以迄庚子辛丑間而後知天意降祥在吳又獨鍾于吾吳之貴且賢者陸宗伯九十兩勳壘書其次郡守蔡公京兆馮公相國袁公及今觀察使受所張公皆相繼八十而張公尤矯捷壯旺不少衰張氏爲江東四大姓之一莊懿公以名位勲伐冠冕一代而公以進士起家由司馬出歷藩省典名城凡更楚更江右更滇南又更齊魯而歸歸臥山中二十二年矣當徐文貞柄政一時郭太李錐之徒繞指尖面揣形附聲惟恐眴眴涕不及既而虞卿印解翟公客散桃李化爲疾藥袁甲起于入幕閑條變遷莫可摹狀而公以肺腑密戚前不爲苟同后不爲求異能使仇文貞者心無所置其疑而誼新鄭者口無所獻其諧豈非公之推誠任素素信于士大夫間哉公居家孝友有禮法遇子弟不肅而嚴遇賓戚不言而信遇出處怨恩醜好嗔笑不辨而哲不習而忘巖然如定僧高士渙然如春水釋而秋篠解也貌日以閑而

望日以重后生晚進禮之爲唐桑而郡國守相尊之爲祭酒敦社飲則社往敦賓筵則賓筵往甚則布衣窮巷吉凶之禮却巾車不御挈子弟徒步往路人狎習之不知爲觀察張公即知公亦不知公于文貞新鄭時嶽巖中立有萬夫不可奪而九折不能回者昔樂天處牛李交惡之會身名泰然其退休早也子瞻上可侍玉皇下可陪乞院其晚年摧折多也公于二公之所遭兩無礙焉而生平素風大節則甚近之然樂天無子今述公膝前者皆賢子孫孫且登賢書矣古籍一編殘棋數局所

壽觀察張

卷六

壽言

古

壽觀察張

壽鍾封公面溪先生八十序

丁未小春爲面溪鍾封公攬揆之辰。蓋八十矣。余獲與公游。而又與繼甫最。嬾公以小友遇之。嘗陰識公生平。類大儒。類俠。類尊官。類處士。類禪。類仙。類三代以上人物。公少習經生言。不售。肱其書。盡授之子黃門公。黃門爲名臣。授之孫。孫爲名士。間談古今成敗。援據經史。卽通人。昔舊不能難也。類大儒。解紛排難。片言立決。里中不之官府而之公。又好爲德于鄉。所振給甚衆。而公略不介一毫顏色。類俠。車騎冠劍。雍雍甚都。監司而下。爭虛左。引重公爲嚴客。類尊官。退則閉戶吟誦。從里社長老。淩娑市中。類處士。名僧古刹。所至留連。解脫自在。獨往獨來。類禪。性好游名山。行必千里。出必經年。卽猿鳥漁樵。不能迹公。而公彌老彌健。讀其詩若紀。皆以爲楊許碧落中語。類仙。坦中直腸。遇人無貴賤。面折無少遜。所撰雲間史。有董狐孫盛之風。此真直道而行者。類三代以上人物。公其龍乎。吾不得而相矣。吾松風俗日薄。封公憑藉子弟。衣馬騶奴。赫奕道上。或關說長吏。以爲里閭雄。一旦移苑爲枯。翟公客散。輒閉門自絕。出則整

折。僂。僂。不。能。向。人。吐。一。語。是。皆。公。所。羞。也。公。遇。變。無。容。處。盈。無。泰。色。公。不。假。黃。門。自。重。而。人。亦。不。敢。以。黃。門。有。無。輕。重。公。今。已。八。十。飲。噉。聰。明。如。故。被。服。淡。素。談。論。慷。慨。如。故。吾。松。得。公。而。炎。涼。之。俗。一。變。布。衣。之。權。始。尊。豈。不。大。快。人。意。哉。繼。甫。有。道。君。子。也。請。以。余。言。質。公。公。卽。拒。客。觴。能。不。爲。我。一。引。滿。加。酌。否。

壽龍江董公八十序

龍江董公以甲寅季冬壽八十矣。遠近東錦羞璧者。酒里巷而公堅謝曰。無以鍾鼓駭我。往者七十眉公有壽言。實稱知已。至今度之筭中。不敢忘。垂十年而奉天竺古先生之教。于學道更有得。子盍爲我更徵之。于是孝廉次公再拜而請之。陳子返其幣而告之曰。余與公游。凡三世矣。公曩者隱委巷陋室中。炊烟如縷。門捷不閉。里父老過戶外。輒聞讀書聲。不絕。識者曰。此中故一八母輕視之。而公亦以此解嘲曰。吾二孺子非久貧者。蓋一謂長公一謂次公。云公坦中直腸。淡面鈍口。與人交。魚魚雅雅。自王公大人以至韋褐下賤。悉以平等視之。胸中不識有涼燠。目中亦不記有苑枯。得喪之變。一獲而得。長公中甲午榜。再獲而次公繼之。中丙午榜。公無泰色。長公天次。公貧。公無窘容。公嘗曰。吾由吳閭入松。每見貴者十輪九戟。接轡傳圭。而今門可張雀矣。富者左朱右頤。田園甲一郡。法書名畫。走四方。而今皆化爲飄風冷雲矣。其少年塲之歌舞。傀儡塲之啼哭。千迴百變。日。化。日。新。而摠之。博不得。非。一。夢。是。故。月。之。

繩有盈昃。潮之期有往還。花之候有開謝。天地不能逃晝夜之運。聖賢不能逃寒暑之數。而出蚩者。迺欲挺險走捷。角而留之。是皆爲學道人所笑也。次公稟稟庭訓。故所居僅庇風雨。童子犢衣。覆帽。僅供掃除。負郭無二頃。林田無十石。進能以狷潔見重于長吏。而退亦孝悌能見信于公。薦公酒則飲。薦公山穀溪毛。則飽。荐公輿則舍輿而塗。大布短節。遠巡僧舍。田叟之間。不知其子爲孝廉。即公亦不自謂孝廉父也。齊居謝客。賢子孫滿前。而公顧日稱佛號。喃喃以萬計。無論門外事。即一切兒女之情。緣閭史之臧否。多付之垂簾塞兌中。宛然一麗居士。王龍舒矣。余嘗嘆雲棲老人。與吳門申少師皆八十。申公于世福。人願其日增。而雲棲于世福。自願其日減。及今較算。而增減之味。不言可知。此公之學道所以度越世人而壽不可量也。夫公方無意于我相壽者。相而以此勤祝于達人之前。將無爲公所笑。雖然。文行如孝廉公。雖欲却世福而亦有不得辭者矣。請無引古先生戒而姑爲我一醉大斗何如。

壽見州黃次公八十序

往丙午秋遇光祿中秘黃公于武林。光祿邀余出示其法書名畫及金石鼎彝相與評賞而中秘愛駿馬調試西湖柳堤上奔軼絕塵一時兩兄弟皆岸偉有錦衣王食之氣而平居斌斌德素不輕爲然諾余識而心奇之已徵子詩壽其尊人得次公風格甚詳乃知三君蓋有門行焉至是吳伯恭過請余曰黃次公又八十矣余與公諸子累世姻婭又結昆弟交請子一言以佐百歲勝余喜曰余諾詩三載不及奏徵君請且當屬辭獻次公

次公傳人趣亦真人也。當七歲少孤里中不逞者將而嘅之次公深墨自如強直檢衡蒙然目屬公卒與偕兄括上庠退而折節爲恭儉所以緩急賑貸于鄉者惟力是視閭史書上善賓筵肅上客公之淳心愈行較然信于賢士大夫及鄉三老之口矣其最異者母孺人不戒于火次公從夢中驚起冒烈焰負之而出發眉幾盡子母兩全見者嘖嘖難之而次公逢巡退避自若曰人子事何忍以此市孝名夫要譽鄉黨即恒人無意孺子而公豈有心于母哉特其仁孝迫切之極蓋天

地所見止有一母心目刺那實無有火亦無有身即一念即至人入火不焦之境界也公于此非惟得母且得道矣得道以後視一切苑枯譽詈得失榮辱之途皆氣燥而心熱者皆附光之蛾而何足以辱公一晒哉終不帶于俗情災不入于胸次烝靜神清大年無涯而十又何足云且吾聞羣真列仙其登名于絳簡丹籙者太上惟忠臣孝子其次節義其次積累功德澹泊之士孝行如次公又輔之以任俠百里頌義千里頌德即觀之仙行中度無愧色故曰次公偉人亦真人也伯恭請

持余言屬光祿中秘三君子率諸孫聽而進觴次公無爲余掀髯加酌否

壽陳公八十序

我朝二百餘年。民間富庶。頗類漢之文景。然每讀文景詔書。孜孜以孝弟力田三老爲鄉縣師。即武帝雄才大略。狹小前代制作。然養老之典。往往歲下民間。賜牛酒。賜黍粟。賜淖糜。其八十以外者。則遣長吏閱視。丞尉致其家。蓋猶有古意焉。今世俗務末。誦本大賈。操計倪之書。入則牙籌。嚮出則裘馬。休志。敵意得。莫可誰何。而里中白首孝悌力田者。頗反出其下。坐以不急之征。無名之費。春春焉。竭慶重南。而不得怡。是周之幽風。不

壠稻場。與漁師農丈人。卜水旱。話風雨。不知翁爲鄉賦長也。郡縣召之役。則身詣郡縣。檄之督賦都門。則身詣都門。短褐蹇蹇。躑躅往來。亦不知翁爲鄉賦長之祭酒也。當戊子大旱。公捐粟數百石。以賑飢民。戊申大潦。亦如之。所活生靈無算。郡守南昌喻公。四明張公。邑令西蜀聶公。兵使者俞公。先後旌廬。特奏冠服。以章其善。督學楊侍御。建正學方先生祠。翁又捐金鳩工。崇祀廟貌。最爲弘厥。其他增城堞。刻蘇集。摠縣額會計。無大小皆駢責于翁。如浮萍之散。而復合。落葉之掃。而復下。翁旋

行之四五十年如一日。陸放翁曰：耕稼之業一捨而去之。復其故。其難于本。曾墟農家。祥符間去而仕。今且二百年。竟無一人得歸故業者。聞陳氏事。未肯不太息。懷也。吉生誠念翁積累艱難。收歛元烝。恭儉恬素。耕種並傳。豈特豪賈人挺險逐末者不敢望。即士大夫。亦問舍沒沒。皇皇進無銖黍。以急公家。退無尺寸。以處梓。視翁父子得失。何如哉。翁少年曾却奔女。其真德多。天之報翁大年。以祚其子孫者。未有艾。漢法徵孝。乃田三老。翁其人也。徵賢良文學。吉生其人也。公之陳氏而已。請以壽翁。并以爲父子好善者之勸。

壽荆石王公七十序

代陸

太子太保妻江王公。以癸卯登七十。中外士大夫。輿壁登樂獻歌於公之堂者。履綦相錯。公卿門生某某。不敢以筐篚進。而請得余老人一言。以壽公。王公聞而止之曰：華亭老矣。天子憲老而不敢乞言。無以言。涸陸。公余曰：吾雖髦業爲郡人士。與吳邑諸大夫一再佐。鴈矣。無已。敢效華封之野人。而祝公者三。昔孟氏論相業。而曰：養氣。羅豫章論王佐。而曰：無欲。夫世欲不足以難賢智。賢智之難。難于名耳。故孔子之論平天下。而莫本之。以無他技。技者名之謂也。大凡士君子一有好名之心。則胸中決無剛大必伸之氣。視其氣之屈伸。以察其人之躁靜。即賢愚修短禍福。十不失一焉。寧獨事業而已乎。余曩在史局。每歎公科第文章。壓倒一世。然進而遠。巡士大夫。問神清而貌溫。才高而心下。隱若出衆。人後者。及新鄭柄政。公嘖嘖不合而出。江陵奪情。公正言而折之。又特請省侍。以愧屈之。其氣之必伸者。一江陵敗。公拜相。田間羣少年彈冠易祖。以趨公。公嶄然。絕壁斷崖。人無所附麗。俄効其一。二借事鼓噪者。相繼

罷去其氣之必伸者二禁詔禁侈禁貪禁廢禁撫按無饋贖緩禁河工無擬聞臣不三月而精采濯濯矣其氣之必伸者三極論苑操力剪鯨宦其氣之必伸者四清白一心以風有位有囊金壽公者門人故吏勅無貸其氣之必伸者五公念皇上深宮燕居宜使數聞民隱河南水旱畫圖厲糞直達御前上爲之親降宸翰中宮及貴妃爲親發帑金而公復以捐俸倡之河洛之白骨而肉者無算非公能感動宮禁至此乎其氣之必伸者六儲議未定皇上且疑挾制疑樹功疑離間公密疏陳請甚有手書手紙同官不見左右不聞者至是而始下出閣之命始定長幼之禮其氣之必伸者七公六十移疾請致政上遣鴻臚內官宣示又發金禱于藥王三日以祈公疾而公意終不可竟歸其氣之必伸者八夫匹夫負氣不能得之平交公入朝以來其浩然剛大之氣無幾微小挫天子英明神斷每事委心俛首而從之何以得此于君父哉善乎延篤之謂曰束修以來爲人臣不陷于不忠爲人子不陷于不孝莊周云舉天下譽之不加勸舉天下非之不加沮是

者乃公養氣訣也。公方召對時，親承皇上面獎，孝退而厲公之生平微獨毀譽不能撼公，即公亦未嘗以毀譽徇天下士。獨斷獨行，不吐不茹，能爲大容而不爲小忍，能爲面折而不爲腹藏。雖朝廷之奏牘、四方之筆札，必暢其喉吻之所欲言而后止。譬之雷霆無聲，黃河無反勢，其胸中剛大之氣鬱勃而不可遏者如此。而曾有一毫顧忌爲市名地乎？故文章傳大巨麗而不欲以文名，清德可師而不欲以廉名，進而入告出而焚草，而不欲以忠告名。辭會典訓錄玉牒之世蔭而不欲以讓書爲諫臣調護爲地方諸恤援解而不平議以爲績以讓書爲諫臣調護爲地方諸恤援解而不平議以爲績。

者各孝行若魯史家法若鄒魯而不欲以道德名此寒相中無名公也。龍之爲物潛見飛躍變化無窮然劉氏可以參豫且可以困則以尚有龍之名在公無名與無欲無欲則生平無不伸之氣氣伸者神活神活者命固公之壽其可涯量哉余九十有五間隱几而讀長生之書蠕蠕神忝似不無小證然養氣不如無欲無欲不如忘名則吾於婁江公更有進焉公家獨修君罔黨甚早試以吾言質之

壽靈泉許太公七十序

靈泉許太公七十時。遠近視者布堂下。琅函寶軸。無不而進之。太公謝曰。此以加老不駭。則走惟有折枯松塞圭竇耳。客前觴如初。公堅不得辭。則大集賓客者數日。夜始得罷。太公笑曰。吾行遊。每見鄉父老七八十時。南面坐塲園。菰飯瓠肉。子婦捧鬯而進。祝曰。願兒長有貧賤。歲得上壽如此。日。嘴決未竟。而曾孫男以東脯擁項領上。至口不及受。噴案相視笑。蓋嘈嘈歌舞弗失間也。今所善客壽我。多厄辭。盡度之高。爲我饒傳史氏。傳

則進曰。謀野則獲。無若陳子。于是介張宿甫而命陳子言。陳子聞靈泉許太公者。廬山谷中。其居多偉木古藤。清泉奇石。最爲蔚映。太公隨時單複。行不拄杖。日與農師宗老。修詩書耒耜之業。有市言挑者。掩耳走。遂遠。粥退讓有道君子也。前是求吾翁少食貧。太公從祝孺人居于祝。已太公娶董惠文女。則又從董孺人居于董。既補諸生。戰稅三北。左次陋巷。祝孺人歿。結一橡以奉求吾翁。而后獲有寧宇。公嘗夢龍出懷。得子爲祥。則使君。君初令上饒。又令無錫。皆西南壯邑。迎太公官邸。主

則聞多異政。號稱神明。爲解願久之。已竊嘆曰。將無妖者。目攝何。既中。詭歸。太公迎慰曰。兒來乎。泣民大飢。得汝歲無害。其鄉多賢者。有延陵季札之風。皆以孺子爲可教。不汝取也。而汝豪又槁然。吾何以求多孺子哉。且千金壽。何如廉吏一杯羹。河陽花。何如柴桑柳。折腰令何如。強項兒。兒誠善事我。公引滿大酌。又分瀝以勞。則皆盡醉。蓋父子間。自爲知己。乃如此。假令太公少達人之觀。或對案不食。或蒙袂而嘆。稱則雖一日三朝。而百拜以謝。無狀。太公能酒。然樂此大年否。稱則生平

落落意甚豪。視一官如蟬翼。視名宿重人如海陽鳥。不知者疑爲傲吏。稱則知太公寔不願以俗吏望我也。客曰。太公卽賢達。獨不爲冠劍車騎地耶。太公則大笑曰。襲癸卯見舉于鄉。督學檄衣冠授我。不受。還進吾父以佐九十觴。今吾年視吾父尚遠。燈下能讀書。飛步山坂。攀藤葛。逐麋兔。甚健。亦甚樂也。章服非所急。若九十棒綸以娛老人。爲孺子一再御行。當揮鋤松菊間。不復問塞上得失矣。陳子聞太公言而善之。命副墨勸之野史。而且以覈許氏之月旦云。

壽亭御秦公七十序

萬曆庚寅八月海上鳳樓先生壽七袞。凡鳴玉大夫。遂衣先生。成捧卮而歌南山以壽。公爲引滿加酌。已子若孫及從孫進士國士。鴈行庭下。復手斟酒者三。公又引爵神益爲王。宗人賓客咸退而喜曰。公壽至此乎。豈其棲海上逍遙而從飛仙者游。故若壽若康乎。余聞之曰。非也。夫修短之數。不制于司命之手。而常制於人。人能備其有餘。不足而善爲之。誠信張弛。則所謂出土苴以治天下。欲精實以治身者。皆悉舉而聽至人之掌握。

日不覺其

卷六

壽亭

壽亭

雖造化莫得與焉。余持此以徵鳳樓先生。而知公之壽爲壽也。公以進士爲名御史。所上封事。天子赫然改容。出而按部。則紛紛出聲樂。解印綬去者。若風之偃草。公以百鍊之才。挾之以百折不回之氣。故其丰采獨露而亦終與吏議左。飄然挂其冠歸。公乃掀髯自譔主爵實知我。是將置我於春申之濱而逸我以老也。於是選勝築菟裘其中。召故人爲香山洛下之社。署其園曰鷗適。以揚揚栩栩。示止足也。皂之囊。白之簡。還之臺中。而塵尾羽扇。日不去手。鏃牙驄馬。放而之乎。無何有之鄉。

而身與玄鶴白麋影相隨。性相安也。故公七十矣。方瞳丹輔。飄翳甚鬚。嬌如童孺。望見者以爲神仙。藉令公資適逢年。雖能談咲而探鼎食鍾銘之業。若契然烏能如今日。坐不憑几。行不杖策者乎。造化欲壽公之遇。而公獨借造化之意。以壽其神。欲公拙于術時。而不能拙公之巧于自衛。進爲名臣。退爲鄉先生。公之爲公亦得矣。豈特杖于園已哉。公濟於海上。海上之客。多長生羽衣者。流秋月如璧。天高露涼。剝安期之棗。而啖金母之桃。其佐公紫霞觴白雲謠者。當接武于公席矣。公其許我。

日不覺其

卷六

壽亭

壽亭

以執解之役。子請騎青雀而過爲公歌明月之章。

壽繩翁何老師七十序

吾師何公已未登七袞。遠近祝者纍纍。以戊午歲先期至。三邑孝廉計偕南宮。則請堂酌大斗而後別。此盛典曩時所未有也。某束髮受經吾師。今已六十老書生。鬚眉垂雪。而吾師碧瞳丹輔。灼然有童子之容。蓋嘗思其故而不得。已而悟曰。戶樞不蠹。流水不腐。豈吾師養生主乎。先儒曰。人之精神謂之聖。夫金經百鍊而愈剛。玉炊三日而不變。此非炊與鍊之力。乃金玉之精神本如是耳。吾師自少工文章。試必冠軍。六館之士。盼望羣衆。

中不知以爲何如人。壬午魁捷北京兆。中外額手稱慶。而師又匹馬南還。省觀兩尊人于家。不謂難已。拜紹興理人疑大相鄉。逆之則易吐順之則易茹。師笑曰。太尉之祖無左右。吾行所無事止矣。不謂難師居官抗權。要洗冤獄。胥倖嚴之如神君。士民愛之如慈母。臺察倚之如諍友。流水之轍如山之牘。談笑而應之。不謂難。既中。讒猶可量。移至通顯。豈能遂擲雞肋。師飄然挂冠不復出。不謂難。歸則依鳳凰之麓。行營高敞。卜壤坎親。而餘乘老梧修竹之隙。位置礪戶岩居。刻期而就。不謂難。士

一詩山十九居園。花竹水石。擬於桐川平章。又時時而疏之。月異而歲不同。不謂難。園成而客躡展者至。士問奇者至。輜軒使者干旋至。師新樽折俎。取辦咄嗟。既旨且嘉。甚整而暇。不謂難。良宵十五。上客三千。華屋燦燈星。懸斗燦。使人如度中秋月。如入不夜城。主客勸酬。申旦不寐。不謂難。里有曲直。非特親知。卽當道。率取平於師。甚則大疑不釋。累結不解者。出片言。立決以去。不謂難。與人無町畦。無城府。無老稚貴賤恩怨待之。如砥。不解人間有反覆事。亦不解人情有操戈秉甲事。稍一

忤。輒顛面戟手。呵咈無所隱。久之而惟如平生。不謂難。緩急借力。推轂游揚。借舌借筆。自五屬以及四方。自門弟故氓。以及浮屠老子之屬。雖非時請。雖不識面。請人人應之。如響。不謂難。師集業已藏名山。府羣玉。項又若何氏類。鎔手不暇停。日不暇給。書成數十萬言。如珠。淵玉海。不謂難。吾師之精神。幾近于聖矣。精神等耳。特他人分於牙籌握算。而師獨否。分於嬰童季女。而師獨否。分于宦途之走捷時局之捭險。而師獨否。分于賢愚。心太察。思仇心太明。而師獨否。至雖出。實赤子心。位

不滿三千石。貴大人相。之。百。而。金。如。故。也。試之。
三。炊。而。瓊。玉。如。故。也。出。則。以。御。東。陽。祥。麟。處。則。以。卿。祭。
酒。重。賓。筵。保。元。吉。享。上。壽。不。亦。宜。乎。夫。有。餘。不。足。天。之。
道。也。吾。師。于。諸。生。受。知。于。鄉。衮。徐。文。貞。已。受。知。於。許。新。
安。張。新。建。又。受。知。于。朱。山。陰。申。茂。苑。王。婁。江。皆。一。時。宗。
工。偉。人。目。師。館。局。之。器。師。出。諸。公。門。未。嘗。以。登。龍。祈。點。
額。亦。未。嘗。以。羅。雀。懷。二。心。一。經。守。心。三。尺。守。法。雖。科。名。
稍。遜。同。社。而。風。節。無。愧。古。人。今。者。天。報。之。以。長。公。元。翰。
致。致。好。學。康。康。好。修。宛。然。吾。師。家。法。也。吾。師。之。精。神。廣。
大。如。雷。南。滿。盈。元。翰。之。精。神。約。束。如。霜。月。澄。澈。如。是。而。
復。家。法。可。長。德。澤。可。久。晚。景。可。移。大。年。可。永。父。子。張。弛。
之。間。天。若。巧。爲。調。劑。以。報。吾。師。之。真。德。者。一。門。之。富。貴。
壽。考。寧。有。涯。量。哉。師。精。神。不。難。應。世。豈。難。今。日。賓。客。觴。
幸。浮。大。巨。羅。無。讓。

白石樵真稿卷之七

壽言

壽肖坡莊太公七十序

陳子與赤雉先生游。蓋心異之。先生力修古學。以明經魁辛丑。非讀中秘書。且得拜劇曹郎。顧退而就吾郡博士。鐫戶讀書。晏如也。既補南雍。擢司空。怯于獻酬。而勇于求同心之賢者。不務為聲章。又不樂刻急峻削。以鏤穎射天下第。與古人黜霍相師友而已。余蓋聞而心異之。及是得習太公之風格甚詳。而後知先生蓋有隱行焉。太公綺歲稱博學大儒。既壯。謝學使者。與終養。盡故書授先生。成進士。封如其官。服被淡素。儀止愿樸。童隸膠拳奉教。勃寂無言聲。屏機械。遠翫競。自圖史山澤而外。城市跡可月數也。公府跡可歲數也。余嘗嘆晚世衰薄。子弟垂纓帶綏父兄。不相裁量。日擁舍人兒膏沐鮮怒呵。噉坊陌。旁獵他事。則旅進旅退。蹲候于郡邑馬廐。折腰重趺。而不知疲者。余嘗見一二老翁矣。子弟不敢諫。托之賓客。賓客不敢諫。諷之以省事寡欲。積德養神。而彌老彌頑。以至于六鑒相攘。百年須臾者。又嘗見

一二老翁矣。是皆太公所笑也。有司迫太公見。邀之賓飲。曰。觴酒豆肉。有老母在。先生除舍迎之。官曰。祝鯁噎。搔痾癢。有汝祖母在。今年已酉元旦之春王。太公壽以耆母洪安人壽以耆合子母春秋共百有六十矣。赤雉先生官司空。以課行得觴里門。親知近者頌。遠者禱。太公謝不納。先生遺書謀之。陳子曰。吾太公居恒視甘言。厄辭。如爰居之駭鐘鼓。何敢以通人之姓名奏。則請微子言以勸。陳子曰。吾聞之。親在不稱老。太公遂巡三讓而不受。觴夫乃為洪安人地乎。若然。觴無踰太公。朱壽昌七歲失母。長大追求。刺血寫經。四十餘年。乃得見母。唐德宗以天子之尊。物色母沈后。迄無影響。今洪安人安坐善噉。左右流盼。視不知為九十母。太公膳甘百拜而進之。雛戲堂上。又不知此為七十歲小兒。以此視德宗。苦樂奚啻天壤。且孫曾繞前。衣冠烏奕。司空郎掬。危斟酒鳴玉。垂魚鏗然委地。朱壽昌母子有此孫否。太公即不忍稱老。獨不為母子百有六十一加酌也。先生曰。善。請持子言以報太公。暨余王母。陳子曰。樂哉。此非余創之。莊生有云。可以事親。可以盡年。蓋本之而老仙云。

壽敬新杜太公七十序

杜太公有伯子以給諫持節益藩還視太公子里第。子當杖國之辰出而介圭入而介觴。鳴玉佩魚。鏗然委地。遠近聞而艷之。于是邦君具牛酒。鄉紳具羔雁。太公謝不納。曰。無以卮辭。諛我文繡。組我無已。姑賜之一言。傳示世。庶幾杜氏之天球河圖。哉。開陽施君乃以屬陳子。陳子曰。不佞聞史也。習太公隱德甚。皆太公初舉時。其父夢黃衣公抱而送之。五歲。篤行有孝童之目。以博士弟子上公車。罷免。會伯子仲子後先以科第顯。遂曰。不佞。壽言。謝去鉛槧。一以孝友爲政。而大約本於收歛。元烝爲主。伯子初令楚。再令浙。太公曰。爾無以刑書累百姓。既以卓異拜給諫。則又曰。爾無以諫書累賢士大夫。伯子謹奉教。歸而檢其橐。橐如洗。讀其所條上封事。在官言宜。無若請停刑。請釋詔獄諸臣爲大。在鄉言鄉。無若請賑。請蠲。救東南水災爲大。太公聞之曰。是兒不走名。不樹黨。不叛師友。不誑君父。其庶幾獨復哉。吾杜氏元氣尚在此。真吾子矣。杜氏自東黃公以名宦聞。而夷凌與諫。誅繼之。仲孝廉。季茂才。又雅負競爽之譽。太公俯仰。泰

然兩膺。給諫。略怨恩。置寵辱。過里門必趨。遇故時父老。僂僂却步而後敢進。所居多場圃。所談皆先世艱難。與詩書耒耜之業。兄弟雍睦。諸子皆樸重。狷謹。望而知其爲古人。亦望而知其爲杜氏之子弟也。非太公世德世教。曷克臻此。自古國家之興敗。視元氣之盛衰。門戶之煥爛。則祖父勤儉之意。無幾矣。權勢薰灼。則國家忠厚之意。無幾矣。兩者無如今臺省爲甚。而給諫君獨不然。吾以知仁人之言其利溥。哲父之教其澤深也。元氣所在。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漢。在人爲鳳麟。着于草木。蒸而爲芝。含於美石。韞而爲璧。而况父子君臣之際乎。父以此教子。可以保家。以此事君。可以保國。可以保身。太公之元氣具矣。豈惟百歲無有害。即世德世教。日引而月長之。安知杜衍如晦。不出諸子間哉。太公直端委。按之而已。施君曰。善。請以此奏之。太公酌春酒。介壽而進。

壽鴻臚程翁七十序

歲已未。一水程翁登七十。凡鄉衮宗長。巨儒豪姓。率饌酒簇樂。責相望于堂。新安人涸巷來觀。覲爲盛事。而啓明兄弟子姓。獨徵陳子一言以佐觴。啓明入山中。余出近所撰佚林序示之。啓明鬚眉開張。輒指某某曰。是類吾父。已又指某某曰。是又類吾父。時晚酌甫罷。啓明揮蚊剪燭。具顛末千餘言。明發蹠而進。余則皆一水翁生平義氣。男子事。余竦然受之。此異日佚林中張本也。君少習制舉。博綜典墳。燭言微動。悉軌于孝弟。而時時依輔之。客齊魯燕冀荆襄吳越間。五載始歸。爲諸友弟娶婦。又極無方之養。以怡兩尊人。其族梅軒公心偉之。賈策。翁舉吳興對。梅軒公乃舫雁里湖北二盾庫。屬爲摠持。不數年。拓貲數倍。梅軒公大喜。置酒寶善堂。歡血矢誓曰。愿我父子世世無相忘。安樂患難共之。翁惟唯。惟力是視。不私秋毫。梅軒公以此遂甲素封。某歲歲稅起。上遣大璫陳增來。而新安人程守訓爲增幕客。怙勢噉食人。垂及程氏。曰。程以三千金壽我。禍立解。時梅軒長公少軒君。強項不肯賂。翁請再三。界如數。旋

之。翁手書貽守訓。守訓不敢匿。悉與歸。少軒君見之。且喜且怖。不一月。增上疏。得嚴旨。以欽罰坐名矣。少軒君走金陵。與故所善貴人謀。悉握手莫敢應。第曰。而家一水翁曉練杖信義度足辦此。少軒君負疾歸。增璫索已遣游微索。少軒君急。少軒君邀翁密語。翁至。則正門扃久矣。翁問何也。曰。恐緹騎至也。翁笑曰。緹騎至。事猶可拒乎。是召之侮也。翁挺立。必洞開重門。乃入。入則舉家迎拜。翁笑曰。無恐。某在斯。因與少軒君定計。舉囊金。及其子某俱。陰求所以紓禍者。聞增望甚著。又聞增且飛疏中之不法。翁追至河西務。邀邀歸。進見增。言詞慷慨。無所屈撓。增意折。削其五之四。納金竣。增厚賈金帛贈翁。翁倍加金帛。亟還之。增感愧交集。且私詫曰。程氏有人。不可動也已矣。自是守訓莫敢復披猖。鋒稍屏息。程氏安而新安之巨室舉安。故曰。俠也。若夫護祖墓。撫孤甥。割股以起親疾。置妾以廣弟嗣。捐百金以脫某之縲紲。焚血券以完某之夫婦。走京都以全某之兄弟。其潛德隱行。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寧天知有餘人。知不足。然而義塾有瑞蓮。新居有巢鵲。拜日則日爲重。

時而士大夫亦以為魯仲連劇孟之徒復出欣然委心
頽首而樂為之用。若他人百倣而一不似不如退而
廩修閭巷處士之節千里誦義百里誦德。借卓鄭之
以修萬石太丘之鄉行其規摹尺幅不至與古人度越
而精神亦易辦才謂鋒鏑亦易欽豈惟涉世即長世亦
不出此矣。太公非其人哉。余一桂曰甚矣先生之知
父也。請徵詞蹠壽一暢并因太公之言以告閭史。

壽李希白先生七十序

古之隱者不在金馬門則在青山白雲中。今獨不然。全
馬門風塵撲天坑塹滿地非復東方生歲星陸沉之時
青山白雲豈無隱籍顧妻孥重僕各秉異尚往往笑
荔而回車噴桃花而拂袖者矣。如其季孟之間無如
居教授為樂。吾得一人曰希白李公。公名家子。幼有至
性。孝友聞于閭黨。弱冠謝舉子。以句讀為里中兒師。
成名士甚眾。與人交無少長悉御以誠。平生不知有
府岸峭之色。而人亦不忍以所長傲公。以機數籠公。
中直腸微言溫笑自林書課子而外。入閉門。自傳
一切角小慧而游大人者。直秋葉之墮前耳。憶余為兒
時。與長公約為布衣兄弟。拜公堂上。公官省窳窳。即草
蔬豆觴必相與斐疊終日。以為快。雜卉滿庭。殘菴一扇
甚樂也。長公之才十倍余。余中年以逍遙廢書。而長公
猶踴躍青瑣間。居恒得子弟精以佐公。惟諸孫大者且
姚。能文章。皆楚楚。繞公膝下。故公雖家稱貧而樂
甚。其年七十。彌老而貌彌澤。噫。此豈有所秘愛借靈於
刀圭之助乎哉。有榮啓期之徒而謝其行歌拾穗之樂。

有許武仲之高而汰其臨風奔軋之癖處不違親貞不絕俗公之隱居也與子言孝與父言慈公之教授也余侍公二十年餘雅以隱操自處上不屑金馬門下不能青山白雲稍倣公意以授經他里而終不能自固其匹夫經經之節侯公百歲酤童頂如君家游龍老杜更余請援文如先生故事向公乞五千言公其有以許我乎某也鄙請從青牛而後也

壽殷太公七十序

余鮮知交而交有忘年者爲隱君方叔故余于方叔父必稱太公云辛丑始冬十一日爲太公七十攬揆之辰余步往壽之時南面坐一繩床案列鮭菜三四器方叔持竿孫志伊捧甕相率跪進太公曰願兒常有貧賤歲得奉觴如此日太公喜爲受飲飲未滿而曾孫男女以東脯擁項上爭佐太公酒余遂以次入拜且問太公所由致七十者太公曰老人有田一隅屋一楹不解耕處弃之他人直以無用生活七十年耳余乃嘆曰眼前四白不惟真壽朱七壽言士壽殷太公世已是真樂而無用一語復是真壽壽何真履之有亦在有用無用之間余即此一朝暮頃所稱富貴人七十如太公有子若孫稱壽如太公不知凡幾要不過築肉流飲唱竹吟絲四座親賓以喬松款慰而已至其所以取貴攫富必有七十年不能自解于中者在凡以有用故也是雖齒登大耋終屬屢年孰若太公生嘗人負我未嘗我負人其心閒閒不爲用擾真有日作足以當人旬夜息足以當人晝不翅于瞻所謂百四十者况復後七十而爲年者乎此余真壽之說也且無用之壽不獨

太公方叔以賣藥讀書。豈取貴。獲富有用之徒哉。然當今不易有太公而有之。有太公。則不可無方叔。既有方叔。不得復望志伊。而更生志伊。未始詩書一門三葉。其素風高。躅惟潯陽翟氏足與千載方駕。而真壽一語又不足爲太公重矣。

壽徐太公七十序

吾友徐思曠綺歲時。目鬚開張。欲颺而上。過杜門如伏。鶴枯蟬。每相見。嘿嘿不能吐一語。即吐輒逆噤而止。一似腹臆間有介介者。曰。念太公老且善病耳。太公由經生入國子。性簡淡。寡交。居恒匡坐莊語。或挑以機事。輒笑不解。謂何與人處。無腹背。而好行其德于鄉。今年七十。患心氣。飢飽倚思曠手。索啖梨棗餅餌。如嬰兒然。說者以爲壽徵。而思曠獨不解于懷。入則委蛇侍言笑。出則對賓客頰而嘆。或擲書不竟讀。曰。余孺子豈獨太公。自石樓集續卷七。壽言。太公之小年大年。飲啄所仗。蓋一書生。雄飛雌伏之日。太公之小年大年。繫焉。往太公問余。試不人後。輒津津喜動眉睫。否則食不怡。曰。唉。孺子何以報許太守。某聞之。恨不能穴地入也。脫也。孺子一朝策賢良書。太公卽老耄罷曳。偃仰在床。當蹶然投枕而起。如猛獸驚鳥之發其腋。而受觴非太公肯也。陳子曰。思曠不讀易之困乎。困之未遇也。曰。有言不信。曰。三歲不覿。既而君子以致命遂志。則曰來徐徐。困金車。困赤綬。昔溫子昇博覽百家。廣陽王深賤之。困辱馬廐中。其後梁武使張臯傳其文于海外。夏陽

守傳生使吐谷渾見國主床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士之遇不遇乃如此。思曠言語妙天下。不減子昇。直須致命遂志以俟之耳。思曠曰。孺子數窮百六。敢不坐而待歲。奈太公何。陳子曰。昔趙嘉篤疾。勑子立碑道左。而壽至九十餘。丙吉臨封博陽侯。疾甚。宣帝以爲憂。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吉未獲報。無恙也。後果愈。由此觀之。太公不爲嘉則爲吉。即臥疾尚當食思曠之報。且伯子醇謹。諸孫環侍。姑進一斗慰之曰。公且起。金車赤紱行且至。易所謂來徐徐者。意者思曠徐子當之云。

壽領涇陽先生六十序

涇陽先生之學道也。不知老之將至。垂六十。而先生通家子陳枕之徵文爲壽。先生將無反走大笑。而不受與。枕之云。聞命于先生矣。他筮筮庭實不敢內。信以陳子言。敢不拜賜。余嘗憶己丑歲。先生儼然相訪。以不朽見屬。旣明年。復邀同舟至秀州。談甚快。嗣后書問遞至。邀入東林。而余以疾不得往。然每嘆天下有偉人。先生與南阜鄒公。皆以文章風節鎮天下。望之如二曜麗天。而皆砥礪聖學爲后進倡。先生恂恂自將。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退然如寒書生。而至于抗色立朝。清言格衆。一時權要。能以嘖笑喜。怒榮辱。進退人終不得引先生自助。先生獨往獨來。凡所以批其逆鱗而摧其角距者。甚力。至被官削藉以歸。無幾微見顏色。讀易杜門晏如也。十五年來。國家老成彫謝幾盡。而碩果不食者。惟南阜公與先生尚在。先生忘世。世不能忘先生。凡遠近執經問道。士大夫東西行禮于其廬者。舟車相屬。郡縣監司以不識先生爲可恥。臺省諸曹郎不首推先生名。則啓事皆指爲故常而不足重。激揚聖賢。不得先生印可。

則不敢自信而私以其學術行于世世之歸心先生真如川之赴海山之宗岱其盛茂以加矣及今甫六十蓋孔子耳順之年夫所謂耳順者謂其無復有逆耳之言也不佞請以龍德之言獻先生壽彌多名彌高而責亦愈備益灼然指為天子之龍首矣神龍見首而不見尾非無尾也尾之所在即英雄豪傑之末路也沒者欲得其珠早者欲得其霖噓雲御風而隨之者欲得其騰擲變化之勢而先生何以謝天下六龍之為潛為見為飛為躍為亢摠之皆以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為主武公年

白石樵真齋 卷七 壽言

聖箴警不忘于國召公告老敬德猶慎于身蓋古聖賢之致微末路如此而龍谿子乃謂孔子舍七十而進必將舍矩而就規此言似巧而寔非也佛氏圓通以規言儒者敬直內而義方外以矩言此聖賢二氏之辨也規則少年借之以行其無忌憚之私而矩則約之即為禮絮之即可以平天下日老則日就規矩中即使夫子耄耋而望期頤安能舍矩而更有他適哉何也易之所謂乾乾夕惕若厲者矩在是龍德亦在是先生居龍首見龍尾一惟以夫子龍德為師日新月盛必能挽回天下

之文章皆正服培養天下之風節皆正氣唱和切磋皆正學處同林出同朝聚頭磕膝皆正人君子以此壽身壽家壽國壽天下而寧知老之將至乎先生聞之曰善不佞有小心齋劄記雅與陳子之言合小心者乾乾夕惕若之謂也陳子無事祝我矣

白石樵真齋 卷七 壽言

壽洪九霞太守六十序

戊午孟秋十七日、九霞洪公登六袞矣、賀者函書馳觴、諸公間、公遂巡辭者再四、生平門不入庭、實耳不納談、詞無已、則屬故人陳子侑一言、此野中倅史也、且實知、我余惟公嶽崎磊落人也、少孤、事母孝、事兄友、撫二妹、悉具裝遣、與朋友處、坦直無他腸、爲諸生、試輒高等、不肩與曹耦、乘熱嗽名、既進士起家、領壯邑、岩郡長、所至臥轍立祠、終不通京洛書、走要津路、官南司馬、去淮去梁溪、僅一衣帶水、不屑爲附和、已局稍更、又不屑爲異

同居家、屏屋瘠田、不屑治家人產、其貧如故也、落落穆穆如故也、獨往獨來如故也、公嘗憤風俗如蟬、蟬人情如蟬翼、是非如蟬、蟬嗽迄無定論、故杜門半、讀書牛而時駕一漁刀、訪余于山舍、余把酒問之曰、吾老矣、已痛煙霞、公才大、非稿山澤者、今日暇、請爲縷而問公、聞公在歸化、案牘閒暇、每魚服入村墟、慰勞諸父老、且率村先生引子弟見、與課文、執論孝弟、聚而聽者堵立、如家人、垂髫兒摘蔬獻公、公倍與之直、然乎公唯唯在台、台生女不收視、公嚴爲保結、民間一女生、輒報公、公給

月廩、溺者罪、厚嫁而破產者罪、而俗爲之一變、然乎公唯唯、台濱海、倭漂至不能擊、往往擒商舶、指爲倭、掠奪之、又論死、公廉得實、力控諸當路、釋還鄉、活者以百計、然乎公唯唯、公于台捐俸置津度、鑿石通渠、造大浮橋、以濟陸者不病涉、然乎公唯唯、正學先生之裔、胤於松、自淇園、楊侍御、搜其後、得忠枝忠奕、由松至台、執、執無依也、公爲之買田娶婦、築室給章服、又請助於臺察、而忠臣血胤始獲有寧宇、然乎公唯唯、聞歸化有妖狐、台有羣虎、公齋戒操文告之神、狐雷擊死、黑虎黃彪去、渡河、又有自斃死者、然乎公唯唯、公職方南曹、汰老弱、不懼謫、當戊申歲、飢、南御史疏請預借來歲餼、以餉軍、得旨、而大司農持不發、且噪而脫巾、公星馳諭散、得無事、然乎公唯唯、公恨南軍積弱、別募浙江三千人、曰陸兵、標營、擇名將訓練之、親爲揀閱、暮年稱勁矣、無何、中讒、歸、竟未有明、公苦心者、然乎公唯唯、語至此、公且浩嘆、罷飲、而余亦爲公踟躕數四、而不能問也、頃者奴酋荐食遼左、覆軍殺將、督撫與經略倉皇四顧、動以千里徵師、爲萬全之策、廷議南都陸營兵尚可用、移咨調發、第

不知當時誰創之。誰募之。而又誰練之。同事者已去。後事者又罔知。追求其所自始。積薪不謂下。徙薪不謂功。勞薪不謂苦。蓋志士之心。灰而國家求奇材異能之網。亦已疎矣。假令得公。三四人樽俎羽書之間。居則握兵。如老种出。則持節宣使。如公家洪忠宣。何遽出兩公下。而惜乎冉冉且老。有鳳簪。驥櫪之嘆。則天生豪傑。初意竟何爲乎。雖然。公爲老种。且未免據鞍示矍矍。若爲洪忠宣使塞外。則十九年永山雪窖。固不如今日岩居川觀之爲適也。公咲曰。是乃浮大白醉陳子。爲長肅而出。

白石樓集

卷七

壽周卿

公

玄

渚

六十序

壽周卿申公玄渚六十序

已未仲春。周卿玄渚申公。春秋六十。尚寶王遜之貽書陳子曰。先文肅與申文定。同籍同詞垣。同政府。其歸而蒙賜存問。又同。每憶文定過婁東。丹顏素髮。望之如神仙。周卿顒然侍其后。所謂豪士如玉山。千人亦見。萬人亦見也。今周卿已周甲。髭鬚垂雪矣。周卿護視我。教誨我。某事之若父師焉。敢微子一言。以爲壽。余惟申公。自少嫻家學。擢第歸。即有志經世大略。上則列聖累朝之故實。下則官府六曹九大鎮之情形。皆一一網羅胸中。指視掌上。官司馬郎。居職方最久。時邊陲多故。羽書無虛日。公居中調度。或猝裁片語。或立草封事。數十通。能使債帥革心。名王稽顙。皇上且下特旨。以大中丞擬公矣。積資晉太僕。疏兩廣制府。賞格太濫。疏折馬價十萬餘。時雖諱之。識者已知公實心報國。非優游養望以覬換節者。公門地如此。才地如彼。顧乃粥粥類寒。咬恂恂類弱。書生其意色常下。其中常悒悒不自怡。此其故難言之矣。公爲相公子。義不得外交。又明經起進士。不得閉門如寒蟬。噤不發一語。公置身出處。潛見

白石樓集

卷七

壽周卿

公

玄

渚

六十序

間則甚難。文定清如水。介如石。求者不能。往往假津梁于公。公吐之。則何辭以復友。茹之。則何辭以對父。則甚難。言事謫者。逐者。詔杖者。文定百計經營。始得回益高之聽。而人且責文定曰。曷不烈詔裂麻爲諍臣。責公曰。曷不痛哭流涕爲諍子。則甚難。文定既歸。門戶曹起。操戈而秉甲者。非起于親知。則出于二三名公。不得志之君子。公嶽嶽中立。鮮所詭隨。寧忤朋友。不忍誤君父。寧左時名。不忍右時局。則甚難。凡公所謂數難者。有一于此。皆能使人心膽俱碎。鬚眉爲白。而公茹荼食蓼六十

打石樵真集 卷上 壽言

壽言

年。非惟無世家錦衣玉食之習。并不知有田夫野老嬉戲。躬臥之安。里中緩急告者。非時至。戶外造請投謁者。不識而至。公隨叩隨應。日不暇給。而比爲文定乞卹典建特祠。徵文于四方宗人巨公。事事皆整暇而辨。又蒿目遼左。上書南北樞。謂客兵不可調。海運必當復。搥筆數千言。反覆論利害甚哲。才勝人。識勝人。精審神用。又勝人。豈非難之難哉。然此猶未足以盡公也。初文定當晉楚鼎革之會。大約以避事權收物情爲主。公夾袋貯正人。推轂引後進。苦心密計。調護居多。已文定雲臥方

酣遺簪絕响。鄉里惡少年無端塗面而彈射之。一時門生故吏多飲恨莫可誰何。公發憤上疏判白功狀。唾罵讒夫某某氏。且進且却。且悔且慙。俄化爲異物。而公父子之心跡光明洞達如故。余以此難公。亦以此服公之孝而俠。有百鍊不折之剛。仁而勇。有萬人必往之氣。孔子得顏淵而門人益親。得子路而惡言不入于耳。其公侍文定之謂乎。遜之曰。罔卿前所難。先文肅父子所同也。後所難。罔卿所獨也。請以是轉而壽公。公感慨往事往人。可以洒然而進一顰矣。

打石樵真集 卷上

壽言

壽言

壽司空陸澹翁六十序

六朝重門第。其江左四大姓。曰朱張顧陸。垂千年而無。若陸氏爲最顯。當湖之陸。接笏連圭。排綸比戟。不獨甲。越。實甲天下。而無若司空大夫澹園爲最賢。大夫者。太宰莊簡公仲子也。自少博學能文章。爲聞人鉅公所賞。識。而以莊簡當要路。逡巡公車不獲售。退而考論朝野掌故。及二氏九家言。憫然以李贊皇韓稚圭自許。曰。爲人子而不負家聲。爲人臣而不負國恩。斯亦足以老矣。公個儻然直。最得莊簡公心。莊簡收采人物。吐握名馬。公置夾袋。書姓名以進。而不使人知。莊簡好爲德于鄉。公荒施糜。疾施餌。吉凶施助。紛難施解。浮屠老子之宮。施護。義廩以外。善事非一。能使人歸德莊簡。而又不使莊簡公知。莊簡薨后。抵燕上疏。特給全典。歸與諸伯仲。拮据大事而后即安。蓋公之不負家聲者。如此。參軍後。府有勾婿實伍者。公請之司馬。戍絕則削其籍。既補水衡郎。督理通惠河政。議城隍。治河道。建橋梁。甃義井。修學校。賑貧生。而最鉅者。搜獲先朝大木于潞村泥沙之中。以千計。所省鏹金以二百萬計。所縮隴蜀樵採之煩。

水陸舟輦之費。其道里又不知數千計。生靈又不知數萬億計。蓋公之不負國恩者。又如此。自古賢達之論。莫艷于世家。莫危于世澤。故王氏之璫。魏公之笏。世不以爲榮。而瓜蔓而枯。桂老而蠹。有識者。竊竊然憂之。不得。不傳。火于薪盡之初。疏泉于井渫之后。然後元氣日益。培。引年日益。承子姓絃誦而處。衣冠而朝者。日益昌。以大。則今日司空陸公是已。以陸公之忠孝世家。與才識經濟。豈宜老之丘園。山澤中。第世方以資格困人。以閱。閱窺人。以巧妬中人。即稚圭贊皇復生。度不能度。越超。白石樵真稿。卷七。壽言。拜以爲我所欲爲。而孰若公左拍兄弟肩。右引子孫膝。讀先世萬卷之書。守百忍之訓。樂善好義。爲里中庚桑。爲陸氏鄉魯。豈不大愉快哉。昔張栻位未半其父。而世稱之曰賢。張釋之長公。不能取容當世。官僅大夫。免歸。而識者反多釋之有後。士君子豈以爵位通顯輕重人。顧視其承家報國若何耳。項太史孟璜曰。君言善。請傳而獻之。婦翁以庀一觴。且以告賢人君子之能世其家者。

壽奉直大夫褚孟汀六十序

昔兩漢重行誼。廷舉孝弟力田者。詔禮官就衛尉府。大
官送供具。或遣長吏致羊酒詣家。其優勞異等。加明經
上。唐宋去漢遠甚。僅賜粟帛棹楔。其齒隱者不獲登之
史書。吾朝非賢子姓。微言于當路作者。則老而泯泯山
澤中。故壽言非獨佐百歲觴。即不朽亦繫之矣。海上舉
直大夫孟汀。裕公少儻。以儀軌自居。豪杰三老目屬
之。性孝友。割股療父。夢神人益筭二十年。家中落。遂爨
千里裝。游燕趙韓晉間。盡傾其名豪。拮据三十載。以此
印石樓真稿 宋本 壽言

桑下之食。蘆中之益。漿與子敬。二困全琮。千斛其商。
義無以異。苟不能盡物之用。銅山易崩。金穴可破。雖
籌百萬計。一受美婢耳。公性慷慨。不侵然諾。又多緩急
人。其他賜藥施糜。以至橋梁道路。浮屠老子之廬。藉公
而振者何限。公真以散爲聚。不爲有無多寡所制者也。
余嘗謂范大夫爲千古任俠之祖。置之貨殖傳中。大是
負屈。然太史公非以三致千金重。以三散千金重也。若
使公寸鏹尺楮。剝腐不忍。予出而有市心。退而有難色。
豈能好行其德。聲施遠近若此哉。甚哉公之似范大夫
印石樓真稿 宋本 壽言

也。公聞之笑曰。孝友是人子事。爲人脫緩急禍。樂施不
倦。是男子事。何足以侈君言。第諸兒孝謹能文章。余無
所他慮。但今六十後。冥心收斂。日與山農野衲。翺達諷
貝。修乾竺出世法。以爲快。覺范大夫霸越之后。拮据千
金。乃公未免多事。余則請拊髀雀躍遊矣。余曰。公且
枻陶朱。而余乃引漢孝弟力田。以爲公重。無乃爲達人
所笑。雖然。以此佐百歲觴。何如。

壽沈母陳孺人七十序

往予讀書瑯琊太原所因得與司詔游諸兄弟雁行而隨之凡竹林蓮社詩壇觴政坐無司詔不盡歡司詔旣屋在西城園貴園澹圃左右列修竹名花參差墻垣籬落間諸兄弟過從司詔甚數司詔見必留留必醉往往月白霜清歌嘯振林木宿鳥驚飛以去司詔未聽客歸傾釀割炙復如初余笑曰吾與子皆貧士投轄猶可而乃欲效石季倫咄嗟辦乎司詔曰子無慮此吾母氏所愛餐也我雖貧奉母甚謹朝而叩門以詩文徵者即不

肖曰大父在無爲老故廢禮貧故廢其不肖唯唯即一菜一鮓手掬上食春秋八十餘爲州司察舉飲于鄉三老過翁翁命具斗酒宛然道故吾母未嘗不應聲而至故曰母氏性安之子無慮余大咲無以應司詔性鯁直與賢士大夫交意有所不樂如含瓦石必吐而后已少子垂髫裹逢掖負雋聲伯子雖未遇才穎翰墨照映婁東父子皆以文行重遠方名士輻湊歸之雖童僕傭衣蠶帽欣欣皆有好客之色余每嘗以貧孟嘗曰司詔笑曰子無慮余孺子能爲茅容而吾母不欲以某蔬飯客不能爲陶士行而吾母必欲以截髮銚薦供來予之得與二三兄弟匪朝伊夕而毫無間言者其母氏之賜哉余曰審若是吾曹安所報母母春秋正七十請酌大斗屬一辭授司詔踞進堂下而還報千金則請俛異日何如

壽張母洪太君序

往明州張公由西曹拜松郡守初命下松人士走問紹興理何士抑士抑云張公事母孝其愛我松民也必慈且稔聞其里人云馮方伯爲女擇佳士得公少童中馮夫人既爲婦每食必念姑益公之孝刑于家如此已酉公蒞松松大潦公遣迎洪太君太君曰我方健暇翔視疾走無以我爲念汝哺飢且不暇而暇顧老人爲俟歲登我就子祿養且以觀政成與否客冬洪太君渡江來公端冕郊迎扶輿就道辟除子舍甚潔每蚤馮夫人沃盥石熊真精求七壽言三三壽言洪太君曰上食太君食之其眉睫間津津有喜色已召公前曰試爲我次第奏治狀公謝不敏已而進曰松自大潦后斗粟至千錢兒徧謁當路爲民請命還發儲痔通市糶爲賑飢弭盜之備復設粥局者十八餘所客有言食糶多民且斃兒曰斃于飢與斃于飽孰足又有謂流民聚易而散難者兒應曰民以飽盜乎飢盜乎比時躬走窮鄉視饑渴嘗肯否又繼之散錢給粟而民始無大恐是歲改折之命下檄三邑平亭之西北得其十東南得其二而恩澤無偏頗者太君曰善歲不汝虐矣士大夫皆

自好間有以歲時筐篚相屬者兒一切謝罷之相安于簡靜而于造請送迎又未嘗敢廢禮太君曰善士大夫不汝瑕矣兒出西曹頗留心獻牒其聽訟寧速無緩寧晝無夜即大吏顯人不得置重輕出入于其間太君曰善民不汝讎矣松士子嫻文學馴行誼者不時延見與之討論經術又月課其制義定爲甲乙使小有所勸懲否則雖名雋詞色無假焉太君曰善士不汝譴矣里中節婦二榜其俎豆之所曰女中張許方遜志先生之血胤在松則爲之復姓立祠其門生故友保孤仗義者皆配享于燕寢之后春秋饋祀以爲名節倡正學其有典乎太君曰善人鬼不汝恫矣公委蛇謝曰孺子不敏是皆奉母氏教以庶幾夙夜于天子之威命頃者三載奏考而母適至又且與壽辰會母無棄孺子其尚有令乎太君曰吾深居官署中烏知民間短長度此時民且播種而曠月不再幾有旱徵有如循故事露禱民心騷然粟且翔踊其姑靜鎮之盍無停半月之訟緩舊甲之征而清三邑之獄乎若是則和氣薰蒸氓庶歌舞政孰有急此者而壽我孰有過此者松人士聞之曰此太君所

以有吾公也。昔張輔位至三公。其父歲來省視。公卿大夫皆上壽。今省視獨太君在。公以此爲歎。然獨不聞張齊賢母乎。母八十餘。封晉國夫人。每入謁禁中。帝嘉其福壽。有令子手詔存問。加賜綵繡。今有公如此。洪太君何患無此日。請以此慰公。而并以介壽觴之祝。

白石樵真稿卷之八

祭文

祭荆石王相公文

古云千人諾諾。一士謬謬。自余事公而始。味此語之無作。憶當乙酉。公批余文。疑有仙骨。恨羽毛之尚薄。時與王同應南舉。同罷公車。辰玉有志於再戰。而余則決意乎蓬蒿。丙戌。辰玉別余入都。予裂青衿而招之云。盍歸乎來。相與逍遙。從楊許于碧落。公聞而笑。是子也不鳴不舞。無乃類羊公之雀。戊子。領解。辰玉向亨。余遣自

白石樵真稿卷之八

祭文

帝心羽翼定于儲幄。社稷大計。非山澤之所能圖。獨其門無四知之金室。無姬貳之樂。不市恩。不修。不人才。牢籠不名譽。雕琢殘花。數畦枯槁。數着公自諒。機心機事之盡忘。人亦訝世情世法之太略。而不知者。猶猜其退而營進。坦而藏。錫老而強。飯病而不藥。及今蓋棺。而果信公邯鄲之夢絕。不及於平津之閣。嗚呼。我哉。嗚呼。痛哉。夫老臣心迹。不明。猶望有朝議之是非。如昨。是非不明。猶望有常情之恩怨。如昨。恩怨不明。猶望有天道之善惡。報應如昨。今天以摧殘人以誑詠。門徒凋謝。子孫單弱。三者一無憑焉。豈月盈必虧。果碩必。咄。不共笑齒。不竝角。卽公且不能逃盛衰之數。而幽明古今。原如此之混沌。而舛錯者。耶。帝閣茫茫。坐視爲虐。鬼神憤憤。似復相譴。物情三變。劫運五濁。夫何言哉。不。如夜壑。

祭孫雪居文

惟公起自世家。出爲循吏。早歲掛冠。退有餘地。季鷹生。仲長樂志。豪舉沒身。實強人意。東臯之上。花樹月臺。曲折回互。妙有化裁。輞川清秘。老而不埃。錦纏綺席。塗冊捲白。擊鼓考鍾。卜晝及夕。舞袖歌喉。老而不斁。好客之癖。聞於江東。履綦如雲。談笑生風。坐上酒尊。老而不空。爾橐則虛。爾腸則熱。飢寒借色。交游借舌。緩急稱權。老而不絕。名畫法書。遠近購求。寸縑是寶。片紙千秋。田長稔老。而不愁耆舊。共推風流。自命。中無俗情。戲傳誰朽。快哉公乎。醉我一缶。

祭方伯張錫之

公性溫良。氣容與。畏羶途。憚苛禮。削廉隅。鋤營壘。與人交。揭心膂。與人談。呼爾汝。我醉欲眠。類淵明之真率。日出科頭。似管寧之晏起。五載東陽。九年郎署。與吳淳夫同寅。而袖手不掌職方。與崔呈秀同門。而絕足不阿權貴。大節皎然。小心自喜。何羨蠅頭。何蹈虎尾。看火灼之。亂投。吠水山之徒。倚觀察則清淨絕塵。方伯則澹泊。水或賦詩。或隱几解羽鱗。釋囚繫。裁野蔬。灌庭卉。衣澁食單簋。且嘯且歌。爲湖山之蘇白。方內方外。爲本之果。許旣用物之不宏。庶遐齡之可擬。何爲乎絕其。道之兒。并絕其中郎之女。五日病危。七尺已矣。丹旄旌返于故里。空山蕭蕭。空齋偶偶。哭泣無人。我淚如雨。

祭馮烈婦文

余拜檇李丁烈婦墓歸。甫小憩。讀易而客復有以新豐馮烈婦事報者。余曰。此一部咸恒易也。夫易之咸而必繼之以恒者何也。咸爲艮兌。少男少女。夫婦之卦也。故恒之六二。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吉。一而終也。夫夫婦偕老。最爲吉祥善事。若馮烈婦二十二而自縊。殉夫。恐言吉哉。余曰。此正易之所謂恒也。忠孝節義。乃人道中之風雷。何地蔑有。烈婦不幸而得恒之義。耳。烈婦嫁齊道。貧且病。病且就殉。非夫子凶乎。夫死。雷萬曆丁未五月壬申。而張氏就義於六月辛丑。從之。終非恒其德貞乎。烈婦一死。而郡人奔走告駭。以爲奇。非震雷象乎。邑大夫與鄉衮孝秀。爭爲文。若詩誄之。而遠近賢媛。聞之。咸戚心動矣。非巽風象乎。雷則震動一時。而風則巽入百世。雷風變而恒道成矣。非吉乎。嗚呼。此馮氏一部咸恒卦也。吾曹終日講易。而不知有心易。易乃在婦人女子。可愧也。夫可愧也。夫

祭餓死張烈婦文

維萬曆歲次丁未。朔日癸亥。謹以首陽之薇。娥江之水。致祭于明故張烈婦陳氏之靈。曰。吾聞古之節婦。或鉅面引鏡。或撝耳握刀。或割髮表心。或截鼻見旨。非外迫豪強。則內迫父母耳。張茂才彌留之際。烈婦以節許之。父母不忍傷烈婦心。愍然以白頭守節許烈婦矣。豈不能須臾忍而竟死耶。夫程嬰未死。以趙氏有朔在。張世傑陸秀夫未死。以宋氏有帝昺在。今烈婦誰倚乎。有孤則保孤爲重。孤無可立。則徇夫爲重。等歟耳。溺死。畏死。排牆死。盜賊毒蛇猛獸死。五日不汗死。七日不穀死。詎若烈婦今日之死。爲快哉。村嫗竈婢。以緩死勸節婦。此若以蘇屬國洪忠宣勸人。夫屬國十九年而歸漢。忠宣十八年而歸宋。要自有天幸。不當與人臣道也。藉令數年之內。不幸以他故死。卽不忍爲逆劉豫所留。亦將爲降李陵所笑。文信國被執。就義稍緩。太學生王炎午作生祭文以速之。謄寫百篇。榜之水陸通衢。曰。丞相欠一歎耳。今烈婦飲毒。飲金。繼之絕粒。必從張生地下而後已。既不覲蘇屬國洪忠宣之生。還又不待王炎午之生。

祭烈婦之死加忠臣一等矣一死而後不辱張氏姓
一死而後不辱陳氏女一死而九峯若首陽三泖若
江使見者心膽皆慄談者齒舌俱香感激義烈敬奠一
觴非止爲閨閣勸蓋將廉頑起懦告諸男子慎無負七
尺之鬚眉而蔑百代之綱常也

再祭張烈婦文

嗚呼伯夷薇仲子李蘇武雪豈不矯矯絕粒哉然而夷
也猶寄命于薇也仲也猶寄命于李也武也猶寄命于
雪也且武則胡婦爲之左右仲有辟繼夷有叔齊夫婦
兄弟一鼓一舞烈婦煢然獨身而已有勸生無勸死則
烈婦之不食殉夫又非伯夷以下諸君子可以同日論
也嗚呼奇哉嗚呼痛哉

祭橋李丁烈婦文

余讀嘉興柳志志節婦僅兩人耳蓋嘆而悲之夫禮義之鄉度必有奇節而委巷窶人婦或閭史不記國史不書式廬表墓闕如也人固有幸不幸哉丁烈婦端平巷中窶人婦也夫亡葬火烈婦年十七投焰者三父母被之堅不死數日翁與姑將強嫁之烈婦伏刀自刳不死傳以藥手掣之不死皮肉綴附一絲許號哭震裂喉斷竟死矣嗚呼異哉方烈婦之死也翁姑駭而走有小姑來視屍鄰里父母挈其髮屍上椎詈之不聽出棄訟之

附石難真

卷八

祭文

九

祭橋李丁烈婦文

無驅厲鬼吞妖魅以清此一方民不可知將無再世更生爲孝子忠臣湯火唯命不可知將無生他方吏干故鄉爲監司郡邑長整齊綱常捍恤災患如同室之救不可知嗚呼是皆爾丁烈婦死後之責也雖然西子沼吳隨范大夫買臣妻去更嫁聞吏橋李至今羞稱之有丁烈婦慷慨殺身以張越勁則烈婦之報橋李多矣且以丁烈婦之故里中聚談或旁引某婦某女或嫁或未嫁或死或尚未死或不及旌或待旌或貧賤格不得旌者續續追述其年歲月里居并及其父母夫之姓名宛如昨日事一丁烈婦死而衆貞女烈婦皆生則烈婦之報橋李又多矣豈必徵靈於烈婦之身後哉嗚呼深閨寡婦拭淚而施簪珥立朝大臣易姓而施青紫下玷丹書上汗青史彼何人哉死而死矣

祭吳江張烈婦 崇禎九年

天王聖明責重司牧。日照覆盆。春回黍谷。無使民間含冤。夜哭吳江。張子才高運促。陳媛孤嫠。抱嬰飢粥。何物驚鷹飛。而攫肉輸賄。群克。百方圍局。中宵擄歸。義不受辱。詭託禁衛。曾許疥禿。巧計難施。送返父族。邦君誤聽。速歸于獄。孤憤填膺。訶罵詆觸。甫出獄門。遠訴請鞠。佩刀斷喉。頃刻鬼錄。直指捐金。含殮良木。拷掠朋謀。藉藉蒲伏。一息游魂。萬姓踏蹴。祭奠如雲。香烟滿屋。行且跪聞。入告輦轂。表墓旌廬。特祠尸祝。或爲明神。冥司禍福。不早不涼。豐年雨穀。或化厲鬼。提兵水陸。奴酋可殲。流寇可逐。何恨百年。何愁萬斛。白骨馨香。青史瞻瞻。獻耶囑耶。安施面目。

祭陸文定公平泉

天有元神。罔有元氣。儲與磅礴。百福攸萃。德位名壽。雖曰合符。古今疇兼。惟公耦俱。前茲辛丑。爲士冠冕。煌煌人文。奕奕天選。後茲辛丑。爲國老更。寵以命使。享以大烹。閱世則九閱。歲實百現。宰官身過。神仙曆維。公道宇岳峙。淵澄維公。局度月皎。風清不得而親。不得而踈。既遠釣餌。寧挂網。且不爲名尸。不爲智府。朱弦爲君。玄酒爲母。退也進基。不考而最。歷官七年。生致卿位。虛而實用。功在不言。啓沃密如。寅清穆然。六十罷官。人謂太早。匱而善藏。不喪厥寶。六十生子。人謂太遲。共保歲寒。及子未衰。天之福公。可謂善巧。公之承天。翼翼小心。偃仰林泉。四十年多。鬚眉皓白。冠裳巍峩。一茗一爐。三豆三爵。燕居游息。執事亦恪。邦君國人。負牆以趨。半面爲師。片語作謨。間演三車。以弼四教。德返嬰兒。群狎鷗鳥。比聞監筭。時出近城。子孫祁祁。觀者闐闐。以公神旺。占國有慶。以公寡言。疑國則病。一旦倏然。乘化以歸。神輿尼馬。杳不可追。亦有壽者。蠶爾木石。維公之壽。如泉涯澤。霖雨之膏。厥施一時。泉深土肥。百世賴之。公今仙馭。或

駐斗旁。騎箕再來。功業詎火。所嗟然者。藐予後進。是廢
是携。密印先正。予何人斯。敢比老彭。冀與吾黨。勉奉典
刑。

白石樵真集卷八

莊

祭陸平泉宮保代

人擬吾公。鍾靈峰泖。愚謂不然。斯言太小。五岳之光。含
爲大老。非國非鄉。天下之寶。麟經魁士。鶴髮如童。年踰
百歲。位列三公。立德立言。朝野所宗。廉頑起懦。執尸其
功。出處相時。進難退易。心迹雙清。身名無累。一子晚成。
諸孫繞聚。天不忌盈。人亦稱瑞。大瀛海中。真如游戲。釋
曰吉祥。道曰蟬蛻。儒曰沒寧。三者何愧。觀公之化。易天
而歌。所不忍公。有女匪他。如攀高松。而附女蘿。松既萎
矣。蘿可奈何。遵公遺命。不考鐘鼓。飯僧千衆。以代束楚。
瑤草仙都。蓮花淨土。惟意所如。爰得其所。

白石樵真集卷八

祭文

祭董中條

嗚呼洛陽年少。賦弔相累。長吉嘔心。錦囊夜摧。古來文人。動罹茲禍。挾秘抽玄。真宰亦妬。區區一第。過眼浮名。君家故物。何至忌盈。厄丁陽九。年在龍蛇。天實爲之。君其何嗟。勿謂無年。名在天祿。勿謂客死。魂依輦轂。大隧融融。見爾祖考。或壽而康。或文而夭。玉石俱燬。蕭蘭同擣。曷問彭殤。總歸幻杳。二三兄弟。燕市悲歌。白衣送襖。遠涉滹沱。不爲楚詞。而爲齊諧。冀君聞之。長嘯夜臺。

祭朱封公

天錫名山。乃挺人豪。若麟聚趾。若鳳吐苞。揆厥所自。惟祇降神。原原本本。端繇先生。融漱典墳。纂組雅道。引經而趨。盡地而蹈。辨折鹿角。名播鷄林。黃流玉璫。竹箭而金。廣滿公車。抱瑟而竽。郢曲寡和。亶數則奇。數奇且厄。難以券得。勉就一官。聊爾雞肋。絳帳春風。青瑣夜雪。古有吏隱。何妨宦拙。高標獨行。本以逃名。有子令望。譽隆先生。簪笏戢戢。恩綸奕奕。旋商而躬。俄報而德。床頭一卷。花前一觴。鄉之祭酒。魯之靈光。既臻五福。胡斬百齡。載乘黃鵠。載游太清。南國上公。東方歲星。千古不復。白雲亭亭。太常之政。脫穎練川。潔已養民。折節下賢。某辱字下。以施則先。遂附末光。道誼惓惓。數年以來。跡雖異地。肝胆可合。手足奚啻。格外相期。國士見遇。豈直繩實。列子弟。未及登堂。陡聞報訃。若翁卽翁。胸臆摧挫。爰摘溪毛。爰潔絮菜。臨風遡奠。雪涕沾裳。

祭張封公

落落宇宙心。膽平同唯都諫公。事予猶兄。爾璫爾甌。爾商爾宮。嗟哉先生。若翁吾翁。敦禮蹈義。金精歛錚。蟬蛻塵氛。鴻冥丘壑。金之在壙。璧之在璞。能令少年立回津。篤能挽頽波。立返淳朴。至德未耀。厥後克昌。人倫麟鳳。名世珪璋。直言勁節。青瑣名揚。天生聖明。推恩自出。給誥煌煌。錦堂烏奕。身被異寵。得之若驚。巾車恭履。恬養平生。有鶴者。髮有鵠者。杖清醕。長盈名。花相向。萬石家風。義皇以上。壽登八袞。捧觴侍養。黃竹紫芝。舞而康。何期春風。遂掩蕙帳。嗚呼哀哉。先生家食。親澤而。以子弟時從起居。都諫言旋。顧我則咲。躬親歛含。天純奉。某因先生追痛先君。匍匐閭里。莫展寸心。負罪曷贖。予寧匪人。注奠一觴。不知所云。

祭唐抑所宮保代

追維闡茂之歲。公首是對。自茲而後。東壁文章。蘭臺著述。大者雲漢。小亦黼黻。旃厦疇咨。承華啓沃。且領宮禁。且貳宗伯。既殫厥躬。且以人事三分。餘照以作人。一闢大治。而造士益極。人間之榮貴。窮詞林之盛事。而人尤咨咨惜公。操不見之功。而未顯其施。立有用之言。而未符其勢。所尤恨者。三年東朝。不夙則夜。病不賜沐。勞不予假。淑問義義。社稷有藉。如海浴日。若星從月。日升海沉。月出星沒。新來歌龍蛇。而其報未。岩築而無憑。有鼎不實。有梅未美。則公二十年。席榮履盛。不過虹光。層而何足。以慰公於九原也。耶。當公始進。予典試役。余之知公。則以平日弟見公。爲諸生時。响响讓言。循循讓步。好不旁錯。交不外驚。則以爲處子之守。面似削。爪行類瘦。鶴時慵筆視。長避觴酌。則以爲山澤之癯。迨公之登仕也。而朝舉日新。全歸十年耳。之所聞十倍于前有。謂公雅志。經時于一切朝典世務。如不遊大郤車。驟熟路者。有謂公屬當大計。深居養晦。而苞苴遂屏於萬里之外者。有謂公綢繆親切。竟日咲熙。而自不敢干以私者。

此其爲處子乎。大人乎。山澤乎。廟堂乎。余無得而相焉。殆智員而行方。形弱而神旺者耶。今物望孚矣。夢卜之下。乃一旦藏雷蓄雨於名山大川之中。而余顧以無能之身久留于天地。未補之過。轉望于後人。此余之所以戚然而長嘯也。

祭唐元微宮保

嗚呼。人生何常。造物茫茫。廿年事業。一枕黃梁。總憶曩昔。隨兄雁行。兄饒城南桑戶葭牆。蘭入束薪。誰知國香。貧有泰色。咀宮嚙商。寒。瓊濁酒。語必昏黃。相視而笑。富貴無忘。剖玉三獻。人驚夜光。垂翅之翼。化爲鳳凰。錦衣東歸。四牡乘黃。彼其之子。蒲伏道旁。名位愈灼。賓親滿堂。饒籌咲語。爭道吉祥。顧而事我。凡色獨莊。我亦道義。惟兄是匡。官箴鄉譽。朝典國防。掀髯抵掌。狂生不狂。兄謹謝教書。糾以藏旁。及片語。錄付奚囊。兄之重我。豈可文章同心之言。各有攸當。兄有正氣。如三秋霜。兄有聖守。如百鍊鋼。兄有冷面。惡員喜方。兄有熱腸。植弱鋤強。兄照當空。魑魅潛藏。兄睨升天。野鬼跳梁。安危所繫。獨故鄉。假兄相位。度必見長。正直忠厚。造福無疆。爲兄仲淹。爲司馬光。天胡不仁。殲此棟梁。

祭楊石間太史

嗚呼。人孰無友。心知實難。寸心苟異。離合多端。外雖膠漆。內實沙博。和合之上。終必破九。唯我與兄。終始金蘭。當兄未遇。蠢死螢乾。公車載牘。屢罷春官。憔悴低迷。仰屋而嘆。鉅壑繫耻。對客損歡。余時過從。慰爾歲寒。代兄教子。漿菴共餐。涕淚錯背。往往夜闌。逮兄賜賈。視草金鑒。故人千里。我及羽翰。匡以道義。毋受世彈。兄謙謝教。書紳及簪。吏議卿評。罕索垢癢。兩人名龍。或飛或蟠。兄無我驕。我無兄干。鍾鼎山林。彼此俱安。病捐之際。彌覺盤桓。苦言藥石。余心先殫。猶冀神明。相于衰殘。何期別後。竟戢一棺。新堂未登。素幃改觀。氣象慘惡。道路沈瀾。余何人哉。痛殺心酸。

遥祭李思弦太守

惟侯言慈貌慈。心古行古。三月政成。奪我李父。卧轍攀車。以義得禍。借寇不能。樹碑道左。之子東來。如見明府。哲人云亡。自辰及午。今始知之。山川間阻。設位而哭。祭漿菴俎。萬姓傾哀。同余此苦。透骨清風。隨車甘雨。遺愛在民。侯或瞻汝。

祭沈侍御石樓

代德臺

憶昔先朝。帝重翰墨。華亭二沈。入侍西掖。伯仲巨卿。天寵駢錫。人得片楮。貴居拱璧。數傳及公。實世其澤。志繩祖武。才高數厄。壯心無堅。飲羽沒鎬。卒以名儒。脫穎通籍。拜官大行。飲水嚼蘗。駢駢四牡。每懷靡及。十年不調。六月偃息。氣恬意銷。雅忘失得。望重資深。爲邦司直。直道如弦。能補袞職。神羊觸邪。驄馬避跡。出視玉關。風行電擊。墨吏胆寒。債帥股栗。帝難厭任。廷推屢格。借重豫章。先聲辟易。衣繡鳴騶。光滿衢陌。何期中道。二豎見迫。法星麗天。隕而爲石。風雪殘燈。凄其古驛。嗚呼。至侍御。退若逋客。仕宦念載。家徒四壁。兄矜半青。親顧已白。數卷遺書。寸心捧檄。傷哉痛哉。山陽短笛。

祭董宗伯文

嗚呼兄長。不佞儒四歲少。而執手長。而隨肩。函蓋相合。磁石相連。八十餘歲。毫無間言。山林鍾鼎。並峙人間。咎也吾兄。未登賢能之籍。儒已脫屣于青山白雲之巔。兄不我迂。我不兄燈。戊子己丑。科第蟬聯。屢進屢退。游書畫禪。神考拔之中秘。光考列之講筵。今皇帝擢客臺。以備顧問。掌詹事而寓優閒。上書告老。腰玉歸田。正席八座之上。疏恩三代之間。兄之祿位。倘矣赤心。耿在臆黃髮。瞻瞻滿頭。馳驛三千里。郡邑拜迎于車。介觴千百歲。親朋填噓于道邊。兄之壽榮矣。揮毫掃筆。筆大如椽。曄曄夏電。簇簇春蚕。四方借屨。筆以衣食者。養妻子。蓄金錢。傳播于外夷絕域。流通于廣廈細梅。而藩王中貴。曾不得其數行之墨。與半幅之箋。兄之名光矣。大矣。乎上公而進退不愆。享上譽而福履不鏘。瞻上壽而香山洛社。直與不佞平分清風明月之權。所未至者。宰相耳。宰相如小兒。繫鞋襪外。雖可觀。內實不快。主九壁碎。十一瓦全。而兄不然。枚卜命下。追鋒召之前。問之錦而入。縞而完。素旌丹旆。而旋哭別于春明門。

者累。累滿長塗。大川而兄不然。瑞祠穢天下。狼貝入。山之案。虜騎薄都城。倉皇辟烽火之煙。而兄不然。古之遺命。或分賣香履于銅雀。或垂戒木石于平泉。爲達者。姻笑爲識者痛憐。而兄不然。兄亦何戀。兄亦何牽。祖京年穉未婚。而婦翁如王太常者。夙聞其家範之端嚴。雖子衿未青。而名師教之名兄輔之。豈難一博士弟子。且賜卹。賜謚諡。朝廷必有耆舊簪履之倦倦。而笑。子孫陳乞與束帛之交。道裝入木。道貌如仙。朝。上帝于九閭。謂祖宗于九原。其生也順。其歸也全。老友。杯舉告几。起高山流水琴斷無弦。嗚呼痛哉。

祭某公

客歲乙未。再震者地。客冬木妖。火發神樹。占史狐疑。于嘆且喟。邦人當之。其應先萃。俄報訃音。翁騎斗去。將年獵第。艾歲懸車。出有民譽。歸有道書。不琢不彫。若冲若虛。憶昔高堂。子夜清輝。花籠步障。香印羅瑜。燈光破玉。客履連珠。公倚而咲。光映鬚眉。退賦百詠。以序屬余。公之憐才。舉世無兩。氣誼彌敦。遂成世講。峴峴鵲冠。蕭蕭鶴筆。樂哉東山。抑何軒爽。拂尾鈴頭。幸隨俯仰。長公次公。雖立人上。龍舉長嘶。駟絃絕响。草蟲之鳴。亦復見賞。嗣子授經。越水吳臺。公亦高卧。門掩蒼苔。鵲犬相聞。不相往來。庶幾近之。彼此無猜。室邇人遠。跡跡心密。尚擬龍門。戴瞻鳳德。何天不弔。白日竟夕。落梅在庭。愁雲捲城。風寒素幃。淡無春色。先慈棄予。公更捐客。生我知我。一朝永隔。萬痛攻心。百憂刺骨。公有哲嗣。于霄六翮。願予山癯。酌水何日。洒洒公前。彈淚欲碧。

祭潘浙厓

浩涓東溟。淑瀕停泓。四公以生。於皇嘉隆。登明顯公。四公以庸。隆萬之間。貂珥蟬聯。四公以還。廊廟休休。石畫弘猷。公讓一等。視躬廉慎。有忠必盡。公無少遜。越石楚金。不言躬行。無價厥聲。孔昭厥配。並爲世珠。亦佩華璫。鍾鳴門食。孝友雍穆。是謂萬石。拓落一官。半老湖山。是謂考槃。坐而履豐。沒而哀榮。是謂考終。以祀于鄉。以範于邦。以歸于藏。泉臺之上。三光無恙。想見揖讓。落日晶晶。悲風冥冥。公共居歆。

白布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歸李思

嗚呼李思。初聞君名。疑鬼疑仙。繼得君實。可聖可賢。讀君之文。煩憂以消。挹君之度。鄙吝盡捐。如空中雲。如澗底泉。雲歸無痕。既妍以靜。水流無聲。既甘且冷。依依若親。黜黜若避。不衣自煖。不酒亦醉。一試公車。再傳童子。未能免俗。聊復爾爾。葬毋以還。遂與世絕。木榻一匡。蘆絮百結。紙窗呼風。圭竇捲雪。囊無剩錢。壤無遺蔬。案無退筆。皮無藏書。兀然一身。神明與居。誰應門者。長鬚累頭。人謂君苦。君神休休。人謂君矯。若行油油。所資既廉。致用弗酬。斯人斯命。天也曷仇。念此人世。顛倒五濁。天豺啗骨。螭蛇競肉。誰策龜靈。實倚蟬腹。迎風而蛻。永謝世福。清虛之府。別有締遊。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吳江沈母

百川東折。滙爲太湖。誕生邦媛。女而丈夫。曰嬪德門。今儀孔多。聞鶉薦蘋。繫馬刈筍。鬼神維歆。賓客則那。閨門之內。履爰蹈矩。嘻嘻不聞。穆穆風軌。澤及衿裾。物動簠簋。微爾司箴。用對女史。國香入夢。文胤代昌。丹穴哺雛。鳳鳴鏘鏘。伯也主爵。啓事有章。仲也秉鐸。士罕留良。叔也執爨。衛我封疆。文武晝績。雁序一堂。珈旻琉珠。帝寵未央。望雲陟岵。相繼懸車。花明石暗。二子扶輿。飛絲奏肉。駐爾春輝。彼居巷者。寧無慙而。方夢咏麟。俄驚賦鵲。宗媼隣姬。走而聚哭。我迦徽音。嘆母不復。鱸炙孔耳。草酒初綠。酬酒吳江。殘楓漠漠。

祭常熟趙叔度

嗚呼。曩兄期我。信信宿宿。何以留連。虞山之麓。何以供養。香清茶熟。爾時書院。冠蓋雲逐。我謝令君。退守空谷。今乘素車。乃拊兄哭。遺言在耳。遺容在目。松影泉聲。傷心感觸。嗚呼痛哉。余憶庚子。授經瑯琊。兄亦避諱。寄迹外家。一見驪然。兩心則遐。我實兄瑜。兄不我瑕。始而論文。賞嘆靡已。深造之言。心精詞綺。嚼徵含商。飲羽沒矢。吐涕咲談。可拾青紫。既而論事。如石投水。抵掌古今。洞徹骨髓。屈指交游。推見清穢。奇岸磊珂。偉哉男子。久矣論心。幾忘爾汝。爲人急難。靡憚風雨。泣血相明。義格神鬼。惠鼎布諾。懸於片語。吳閫客歲。夜談扁舟。鐘殘霜冷。兄不得留。豈期此別。遂訣千秋。嗚呼傷哉。人生實浮。恭惟少宰。手摩豺虎。投荒召還。有讒。帝所忠憤。填胃。無一吐。未了之事。待兄而補。何天奪之。氣竭三鼓。猶賴伯季。振其遺餘。衛寡及孤。泣血漣如。城有故廬。篋有藏書。清白家風。直惟舊畬。嗚呼傷哉。乾坤草露。勦業荷珠。古來賢聖。誰其久居。况此末世。對面九疑。煎若鼎沸。若劫棋。皤皤黃髮。蒿目攢眉。疇如兄哉。神馬尻輿。

田石桂真藏人

祭文

白眉真鶴 卷八

祭文

祭韓懷愚給諫

古人定交。厥多古道。得一端人。告於禍廟。余與求仲。詎亦非淺。拜父登堂。未敘斯典。曩翁八十。客徵壽詞。余言不腆。以佐酒卮。公醉黠首。是實知我。隱德苦心。得子而吐。知公何如。為吏而循。有三不忍。格於鬼神。不忍屈法。以戍罪人。不忍曲筆。以汙正人。不忍黷武。以殲猛人。善積慶餘。聲聞帝座。求仲兩元。職斯之故。賀者在門。公雖不驕。妬者入朝。公咲不咄。時駕鹿車。時携魚舫。花香月白。水涵山凹。事久天定。公論洞燭。青編之矢。棄玷拱玉。

行有難者

宋

祭文

三

祭韓懷愚給諫

祭顧仲庵司馬

嗚呼。將相公侯。草腐葉零。伊誰七尺。繫國重輕。於鑠顧公。實惟干城。九重毗倚。四夷知名。目若閃曜。貌若天神。高談雄辨。能驚四隣。沉謀英槩。能奪萬人。聲色不動。嘿殲浙軍。公曰。肖甫有張中丞。七子詞場。跳踉縱橫。公曰。弇州有王先生。建節遼陽。談咲胡塵。半臂不動。斗極長尊。經略朝鮮。肅清海氛。後事之師。以付諸君。鼓刀而義。口不言兵。帝則咨汝。無踰老臣。為馬端肅。為王文成。天何奪之。失此巨星。某本布衣。耻謁公卿。公乃先施。手札相聞。生死一面。終負幽冥。嗚呼哀哉。誰能如公。應敵發變。指揮若神。誰能如公。胡雛異種。廝養家庭。誰能如公。財帛糞土。分賑親朋。誰能如公。位登制府。產謝中人。德則偉。食報未盈。以嗣以續。端藉二卿。

行有難者

宋

祭文

三

祭顧仲庵司馬

祭王阿伯吏部

海內屈指世家曰瑯琊。文苑曰弇州。而前未有擢解額者。自兄始。未有官吏部者。自兄始。兄非特不愧科名。而抑亦不愧司馬公之孫。與司寇公之子。節俠填胸。交情透髓。片言懸令。則頸可刎。肺可揭。傾蓋而遂。稱知己。若其不然。則露齧就指。不能少忍。如下坂之丸。脫弦之矢。蓋習兄者。信其無他。而驟接者。疑其一意孤行。而無侶。故甫登要津。遂放黜於田里。人望益歸。三召尚璽。若幸而咫尺之命下。兄必拔茅連茹。進群龍而駢駘。鼠胡天不造。遽奪之紀。朝野皆嘆。兄惜兄。而不知兄之瀕於死者數矣。昔在儀部。爲東朝爭冠婚。爭冊立。幾欲溷血闕下。以成希世之舉。兄激欲死。妖書之禍。斷腹脫而履虎尾。兄怖欲死。恩遣爲民。短衣鹽帽。策蹇驢而同窮旅。一飯數驚。一夕數徙。兄愁欲死。同心諸賢。連雞不飛。寒蟬不鳴。而皆囹圄馬蝱。伏於蓬蓽。兄憤欲死。欲死而不死。而今且死。吾不意兄之壽遂止於此。蟠腹益背。帶腰不移。聲洪而狀偉。可以不死。經營乎花木臺榭。芻及於鼎彝圖史。心敏而志得。可以不死。小物克勤。壯心未已。

高談生風。落筆散綺。神王而氣揚。可以不死。可以不死而死。吾不意兄之壽遂止於此。魏夫人未入土。兄不當死。李安人未卜壤。兄不當死。弱女未嫁。託孤之子未婚。兄不當死。性負剛氣。多皎皎而錚錚。腰無媚骨。耻諾諾而唯唯。天下想望兄之出。以扶正類。以定國是。兄不當死。不當死而死。吾不意兄之壽遂止於此。嗚呼。豈所謂慶弔相伏。盛衰相倚。豐其枝者。弱其幹。與其角者。缺其齒者乎。幸而有子丈夫。直腸快語。以赤手治喪。以苦心事母。交廣則金湯有人。族大則鼎鑪有耳。舍飴則家有芝蘭。典棘則門多桃李。何目不瞑。何事不理。兄亦宜長。肅於九原。而追隨乎二美。兄長安如奕棋。人生如傀儡。何愁何怨。何嗔何喜。何彭何殤。何仙何鬼。又何必紛紛。於是非之。蕉鹿。戀戀於功名之槐蟻。請浮白大笑。而凡生平之交。盡於一詠。

祭袁非之太學

維我非之。可友可師。生若故常。歿乃繫思。少紓父難。飽斯彙斯。羊腸虎口。奉全以歸。晚錄父集。朝斯夕斯。蛛絲蠹腹。卒全以遺。新安新建。爲公祭酒。方拜三公。書不一走。元徵開之。爲公社友。既歸九原。時挂其口。公節而俠。公正而厚。公狷而狂。公孝而友。才高不售。數奇不偶。于上公車。人涉叩舌。乃課苗裔。乃拔山藪。較雨量晴。占河望斗。凡君所至。無問鄉城。老稚攢匝。側耳以聽。望而知之。必袁先生。以公之雄入對。九重。借箸畫務。必君之聖。聰以公之餘。出使虜幃。口折舌擊。必申國威。公時則非。公人則是。州郡之職。未獲少試。公不問天。天則公。其生也奇。爲天下士。其夢也奇。爲閭老子。客歲之言。猶在耳。不遇何悲。不永何畏。公乎有靈。許我一醉。

祭邵伯承太學

四月熾棹。石湖樹杪。得君衆中。喜出意表。揮手別去。各自山行。明發遇君。支硎太平。君鬢着霜。我髮如雪。感嘆踟躕。向晚難別。誰料此時。遂成永訣。嗚呼痛哉。世孰如君。夔夔事親。築肉掩豆。製采重祠。世孰如君。友于兄弟。去必分甘。來必設醴。世孰如君。性癖異書。抄寫護藏。若寶璫璵。世孰如君。好客不倦。投轄傾釀。挫產靡怨。世孰如君。赴義如歸。柳鼎魯矢。人賴解圍。世孰如君。多聞直諒。片語達心。眼裂鼻向。初受君者。似亦難堪。久而有味。若蔗爲甘。勁而靡他。若松耐寒。時露風流。中多檢押。高談善噉。無一死法。胡疾而逝。星飛電霎。曾不待簣。劉不待鍾。嗚呼痛哉。浮生若寄。修短何常。君本達人。長嘯帝鄉。吾不釋者。知已難忘。誰護我短。誰容我狂。誰定我文。誰聯我床。久要之語。竟委道旁。靈兮歸來。歆此盈觴。酸風美笛。陽斷山陽。

祭包氏南門生

吾於病中。聞子計。浪傳得真。搥床幾破。痛絕心肝。酸淚無數。瘡疾轉篤。三月僵卧。哭子遲遲。職此之故。吾昔與子。蓋有三願。願子元魁。子取如秀。願子廉吏。子甘蔬飯。願子名臣。子官鐵漢。循良之譽。自楚遠來。意子考選。非省則臺。子視功名。如風中埃。子視權貴。如灶下孩。豈惜正言。聞闔可排。豈惜任怨。車輪可埋。進能致身。退能乞骸。用物甚約。天不子裁。與世靡盬。衆不子猜。何期中道。摧天下才。客魂旅見。胡野纏哀。嗚呼痛哉。昔與子別。握手虎丘。三湘一去。僅托書郵。子祝我隱。齒剛舌柔。我祝子出。寧絃無鈞。愛惜景光。爲千秋謀。反窮性命。爲二氏游。咲指青山。相期白頭。白頭未終。黃梁已熟。咲乃轉涕。老反少哭。九閭安知。百身莫贖。子弟實佳。子當瞑目。包氏有人。堪繼孝肅。

祭楊洪園侍御

我公居鄉。則淡泊寧靜。立朝則忠厚正直。臺中呼爲真御史。吳下推爲真導師。急流勇退。於璫鏃之先。講學談道。於湖山之下。出處無玷。心跡雙清。吾無間然矣。頃者聖主乘乾。明時開泰。識者方將推文章之宿老。禮樂之明卿。以展八面之經綸。以備九重之顧問。而不意脫屣辭世。騎箕上天。寧獨鄉邦之不幸。亦朝野士林之不幸也。若某之痛心。則有更進是者。其本小人。未聞大道。公於巡方之日。特疏荐揚。願其連坐。幸而留章不下。某亦得違餘生。不然且將披髮南山之南。北山之北。自來天道忌盈。人情責備。忽以不急之事。加於至不才之鄙儒。衆目睽睽。胡可掩也。衆口叻叻。胡可扞也。無過之獲。謂之禍。無實之名。謂之盜。公推轂過情。某獨不慙。欲死懼。欲死乎。數年以來。公與某踪跡甚疎。而洞察本懷甚悉。嘗謂董思老云。今而後。知眉公絕意進取。無所緣飾。白駒不可繫。黃鵠不可馴也。至是公稱真知己。而某亦不屑以感恩待公矣。昔者徐孺子嘗謝太尉黃璽之辟。瓊卒。孺子負粮徒步走江南。爰雞絮酒。設薄祭而

去崔司徒欲屈睦亭。投詔書於穹懷中。亭不願。崔卒。睦
素服受鄉人弔唁。此非古人報知己之事乎。某會
開門受弔。雖未能遠同睦。而炙鷄絮酒亦庶幾不
南州自今以始。惟有夜濯餘生保全末路。無以國士
公無以知人累公。此某之終日若惕。永矢勿諼者也。公
如有靈。其式鑒之。

祭陳滄海觀察

往公春秋七十八。余操文而祝之曰。如元城不通政
府之書。澹臺不涸子游之室。公以竹素堂集徵敘。余操
文而敘之曰。公三鼓而氣不衰。百戰而鬪尤力。老筆紛
披如歷德順憲穆敬文武七帝之劉夢得。公咲以余爲
知言。而余亦自附於通家知己之藉。其未盡公者。公能
散千金。活溝中瘠。公能棹三寸。解里中阨。公能急窮交。
解衣推食。公能引後進。倒屣設席。公能傾北海尊。公能
延南州客。門停米家之船。園卧到公之石。載詠載觴。匪
朝伊夕。其氣則萬人必往。其介則三公不易。雖是非太
分明。賢愚太揀擇。口不諱雖黃。眼不移青白。而實則較
皎鐔鐔。使纖鄙爲之汗顏。脂韋因之有骨。其抑古之靈
漢。而邦之司直乎。公之存也。可以砥末路之風波。公之
沒也。反以叢不情之鋒鏑。更何怪乎毀巢之梟。與同舟
之敵。孝子孤兒。憂心戚戚。尚其相之以保元吉。天定勝
人。終成完璧。

祭殷方叔

古者六十不越疆。我來哭公。厥惟同調。憶昔丁酉。授經秀州。如蘭之交。渺焉寡儔。側聞高賢。曰殷方叔。栖寄西郊。揭裴草屋。杖策訪之。讀靈光賦。爛然天真。居然德素。既得其父。復得其子。父子挑燈。丹鉛經史。隱德升聞。多長者車。生皆立傳。登邑志書。遠近男女。延以視疾。窮巷陋居。僂僂以入。沉疴立起。清譽益章。肅之賓筵。祭酒於鄉。溫溫恭士。謙謙吉人。身名俱泰。洽比其隣。友愛諸季。孝養太公。諏日卜壤。窆之玄宮。是咨是謀。則惟我公。公辭我山。我辭公室。折俎什尊。累日及夜。忽別三年。公作逝者。嗚呼哀哉。伯承郁子。號貧孟嘗。二三兄弟。畢集草堂。郁既蚤世。子復繼之。落落辰星。元雅絃師。叔祥懿親。南北各半。觴咏之會。幾不可盼。我亦老矣。齒豁頭童。袖手炙背。爲圃爲農。死非不朽。生亦何適。得全全昌。公實罕匹。亦已焉哉。歆此一滴。

祭包心章

我之文兄。繇兄大夫。忘年忘分。小兒見呼。兄遂買棹。訪我菰蘆。人生之樂。莫樂新知。兄之知我。非止文詞。親之所愛。兄亦愛之。從此與兄。咲而莫逆。兩無愧心。亦無愧色。歲寒之盟。庶幾無斁。何期須臾。奪以暴疾。考鐘鳴鼓。叩神露禱。不獲所請。中道而夭。人孰無死。兄死何早。人孰無死。兄死於孝。兄乎足矣。夫復奚悼。所可痛者。兄有遺書。塵積滿床。所可念者。兄有遺胤。影乎空堂。性喜義俠。解紛息爭。誰如兄者。爲俗干城。性喜好施。賑孤恤寡。誰如兄者。爲人外府。以兄之器。芙蓉寶鐲。千金未售。神銷光落。以兄之才。桃花寶騎。千里未馳。髯枯纓墜。客歲仲秋。落羽南旋。我來憫兄。手跡一編。歎息不遇。壯士無顏。我心許兄。梓之以傳。剗剗甫就。竟焚柩前。嗚呼哀哉。兄既先逝。長踴復歿。朋好幾何。零落殆絕。譬彼中天。曉雲殘月。感念君子。百憂中結。

祭何太老師

相彼時雨。膏沐人寰。孰隆施是。雲出名山。相彼流泉。以灌以溉。孰委輸是。源從大海。吾儕小子。事師有年。孰開先是。教本家傳。於穆先生。心古行古。吾師得之。性稟鄒魯。晝地而蹈。循牆而行。吾師得之。溫溫恭人。早擅一經。晚酣六籍。吾師得之。鵲起鶴立。誼敦老友。澤急窮親。吾師得之。熱腸如焚。无妄笑言。無輕臧否。吾師得之。黃中通理。不設城府。不立藩籬。吾師得之。光明坦夷。獨秉直心。邁種隱德。吾師得之。以昌世澤。世澤方滋。草木始芽。良果垂實。克大厥家。惟師與仲。爰及名孫。五色鳳彩。千里龍文。花照金罍。月籠玉樹。舞袖翩翩。式歌既醉。爲靈光爲鄉祭酒。樂哉未央。百歲非久。何爲忽忽。日迫崦嵫。匝腸攻骨。哀絕吾師。凡吾及門。淵源道重。後時舉觴。忍觸師痛。荒日淡淡。寒風綏綏。酸涕入地。靈兮來歸。載翕載張。彷彿舉帷。紙錢不散。通信葭灰。

祭學憲包瑞溪

嗚呼吾公。竟至此耶。悠悠人世。其足恃耶。憶昨客冬。別公言歸。徘徊中庭。霜月滿衣。問余來馭。燈以爲期。十三之日。猶動手書。何知計音。旋起須臾。何知永訣。乃在河湄。嗚呼哀哉。知公如此。恨不當時。抵掌促膝。知公如此。恨不在坐。嘔心盡出。知公如此。恨不同遊。青山白石。知公如此。恨不徵歡。朱絃錦瑟。知公如此。恨不逍遙扁舟。竟日知公如此。恨不咲談清燈。彌夕嗚呼。德無全福。仁無全壽。賓黨驚疑。余哀獨疚。孰如吾公忘年而友。孰如吾公忘形而久。孰如吾公知余不苟。孰如吾公望余不朽。家人國士。知己感恩。乾坤落落。罕見此人。鍾期絕調。鮑叔孤坟。一腔血熱。千行淚零。何以報之。繼日寸心。實聞斯言。賢子若孫。其以微忱。告諸恭人。

祭孟澤夫

嗚呼。藏舟於壑。孰之能守。夜半有力。負之而走。所負伊何。澤夫分手。訣絕以來。日四十九。憶昔好古。綴討二酉。憶昔酒後。烏烏擊缶。憶昔搢觥。肝腸欲嘔。憶昔附義。五內可剖。憶昔談禪。若獅子吼。憶昔窮玄。若猶龍叟。憶昔賑施。心必應口。憶昔論文。要必白首。請事斯語。昔者吾友。何期今日。柳生於肘。賦作子虛。化為烏有。以莫以泣。澤夫知否。君而有知。見我一觴。其忍舉之。君而無知。卽此一觴。酬亦何爲。我將求君於延益堂。素帷朱旌。空爾翫張。我將求君老親之側。但聞悲鳴。不見其迹。我將求君谷水西園。野鳥哀啼。桃李不言。我將求君金陵白門。六朝絃管。嘯歌無人。嗚呼哀哉。君竟何去。上下求之。豈然天地。徒有遺書。靈魚章句。徒有遺胤。雪涕如雨。嗚呼澤夫。而今已矣。

祭黃貞父學憲

六橋三竺。辟若園池。不有主人。孰領略之。平泉朝川。非粉則脂。公於湖山。狎若綈綌。一壺濁酒。三百枯棋。風花雪月。日日有期。客來公出。公去客隨。名僧揮麈。名士執箕。簫。圖。船。間。擡。臯。比。生。斯。長。斯。歌。哭。於。斯。官。路。難。平。幸者自陷。災。災。易。米。切。切。易。綬。雖有濃醴。不如簡淡。幸公當時。不爲臺諫。南曹建禮。西北秉憲。徐步周行。自收竹箭。桃李不言。蹊成自見。良玉耐焚。純金耐鍊。長嘯歸來。烟雲滿面。福者洞天。靜者得占。繡虎文昂。換羊書。弘獎風流。在其月旦。紛紛世局。屢戰玄黃。公也旁觀。獨濯滄浪。不知田實。曷問金張。陽間鶴。陽間鶴。陽間鶴。陽間鶴。有泪江湖。忍忘勿弔。張讓何損。和光勿記。南園始遂。清強。歛。還。正。氣。歸。之。浩。蒼。荏。苒。改。歲。公。在。蓮。鄉。有。劍。未。挂。有。絮。未。將。素。交。之。誼。老。泪。千。行。其。泪。伊。何。凍。爲。雪。霜。孤山梅畔。欣我一觴。

祭徐孟孺

世有良驥實惟龍驤乃不騁乎康莊世有俊才實惟棟梁乃不構乎明堂世有隱君木之豫章馬之飛黃乃不遇乎匠石之與孫陽漢有孺子魏有偉長合二子以並駕蜚清名于四方如鵲之起於掖蘆如鳳之鳴於高岡如天半朱霞之掩映如雲中白雀之騫翔何期黃絹意秘青箱少有志於金馬晚聞然而豹霧黛眉如月入室見姤標葉吹竿數奇蹇步畏風塵若含沙不敢厝足於當路慨雞豚之不逮其結廬以永錫泌水衡門焚香高枕偶寄興於蠹編終下捷而燕寢方聞龍卧忽驚驪駟騎箕尾而上征望玄扉而策轡何二豎之不遷極三尺之永崇通德之門雪消蘭蕙高隱之廬雨埋蓬蒿瞻仰清風孰之可繼方干旌之在郊乃溘焉而仙去用君家法生芻陳祭眷言哲人臨風結涕

祭王和石代

震澤之脉蜿蜒而東匯爲婁水靈秀所鍾譬如大川必生蛟龍蟠結人文聿生次公公與吾師兄弟師友節義文章千秋無偶金溪二陸眉山兩蘇求之古人庶幾其徒立幟麟經聯鑣雁翼蕙吐蘭芬金相玉質含香餞節握鑑銓曹斗山愈重月旦靡逃視學中州清標外著桃李無言蓋我有譽忽思初服遽爾懸車載壘載篋其樂何如君子道長尺一屢下縉紳拭目行不俟駕公乃家食堅卧如前雙枝玉樹旖旎富筵甫抱神駒遽殤園寶公亦隨殯微音俱杳嗚呼樂天伯道莫恨無兒夜臺女子猶及見之各位壽考莫恨早塋封樹鬱然而寢孔碩白楊瑟瑟黃日荒荒送客如雲幸舉一觴

祭王太夫人

嗚呼。衆人之母。賢不出里。宰相之母。至聞人主。若賈黃中。召母禁庭。賦詩賜坐。頒賚頻仍。若張齊顏。母亦八十。手詔存問。帝歎福德。我嘗以此。壽太夫人。詎子相公。直社稷臣。金張絕援。丙魏同心。外朝減樂。暮餽却金。無令養名。而各借名。務渙小群。而成大群。婉調衆心。曲回睿聽。陰靈忽開。斗柄斯正。飄然拂衣。假給歸省。公謂東山。可以長請。家席未煖。使者屢宣。首柄國枋。召對御前。天光下霽。喜動聖顏。扶母遠來。忠孝兩全。溫諭如此。

恩寵爲極。賈張二母。睽乎莫及。相公感奮。繼之以泣。羽翼帝儲。旋乾夾日。言路肅清。邊海寧一。功成脫屣。謙著循牆。板輿東旋。爲樂未央。何期嫠宿。中夜無光。公喜孺慕。搥拊欲傷。嗚呼。有子名相。有孫列仙。若太夫人。可以解頰。辰玉名行。卓爾千古。若太夫人。而氣亦吐。誰無百年。或計長安。素帷丹旌。山霧江湍。凌兢雜沓。千里關。惟太夫人。而寢孔耳。又若潤州。忽邁百憂。熾炎下灼。石折金流。如問水濱。而駕膠舟。惟太夫人。樂哉首丘。某等世忝通家。國士見齒。聞母之喪。哀不能已。絮酒家風。

有徐孺子。梅花一枝。以代湘芷。

祭王文肅元配朱夫人

兩宮弼教。南國化覃。夫人叶運。德耦太原。慈聖上賓。驂侍列仙。夫人攀馭。溘然人間。婦以夫貴。則惟相君。寵以綸音。火藻龍文。毋以子賢。則惟辰玉。天半朱霞。雲中白鶴。毋以女親。則惟墨真。環佩珊珊。麗於家庭。事靡專制。或贊或規。誕彌吉祥。爲仙爲儒。五疇萃止。四德攸宜。生榮死哀。夫亦何悲。余所悲者。辰玉至性。三婦早亡。未展溫清。弃捐諸孫。勞毋動定。若蜂繭耳。若燕哺雛。恩斯勤斯。愛心孔多。上相之家。救水非孝。辰玉北征。洒淑就道。言念病毋。心動肉跳。秣馬脂車。以憫倚閭。跪而問毋。支枕月餘。朝掖暮撫。計出靡所。願謁上帝。爲厲殺我。請代不從。奄爾下土。嗚呼痛哉。辰玉寡交。久而睽余。十年之間。蛩蛩距虛。予之所愛。毋亦愛之。遺言如在。餘德可思。昔與辰玉。細語夜央。燭花欲燼。筐果頻將。夫人傳命。言多舌枯。雞既鳴矣。早寢則那。昔與辰玉。讀書支銅。仰卧松影。俯漱泉聲。夫人傳命。山風易寒。尚慎旃哉。重裕加餐。聞余至門。醴酒盈尊。聞余還里。夙戒行李。拜別非久。騎箕西歸。今來堂上。風戰空幃。痛我先慈。忽先朝

露辰玉繼之。亦遭大故。兩人同心。命亦同度。生何不辰。並此摧挫。辰玉賢者。永耀九泉。維余孺子。報毋何年。泣奠一卮。閔默無言。

祭郁太夫人

古人定交。如子姓行。擔簦千里。拜母登堂。維太夫人。若
毋猶毋。不及捧觴。竟陳絮酒。嗚呼哀哉。吾哭夫人。微獨
聞德。有厥孫子。爲余金石。氣誼節俠。干五色雲。才鋒韜
略。空千里羣。初以風雅。頗稱同調。旣披腹素。習母陰教。
聞鳩治績。雞鳴荐蘋。相彼君子。循吏儒林。秉禮蹈義。肅
如朝典。有穀貽孫。瓜瓞斯衍。燕謀奕奕。宦髮蕭蕭。安期
之棗。金母之桃。何不百歲。或歌或醉。鸞鵲未來。斛車忽
御。白雲謠冷。黃竹歌沉。迷離殘雪。慘淡冰燈。嗚呼哀哉。
齒踰八旬。不爲不壽。身閱四世。不爲不久。玉樹琅玕。參
差戶牖。况其長子。尤稱不朽。母目已瞑。母寢已甘。桂花
在几。明月在簾。蒼顏老骨。清香滿天。

祭徐母王孺人

木必有本。水必有源。不知其母。請視千賢。伊子云何。經
明行修。衡門泌水。耻于諸侯。有雀在羅。有駒在谷。孺人
曰。足生子。不屏有羞。匪與有衣。匪與有食。曰。安食旨且
甘。嗟彼縉紳。鬚眉楚楚。與貧賤仇。如撼猛虎。豈意孺人
而氣。則吐豈意。今人而心。則古風。雨機絲雪。霜燈火髮。
若飛蓬。心無茶苦。方將令儀。指不再數。黔婁之妻。和靖
之母。採西山薇。僅堪一豆。酌南山酒。僅堪一斗。跪而進
之。爲孺人壽。何不百年。柳生於肘。青鳥西歸。白雲東走。
在南岳頭。在瑤池口。某與之子。嘔肝露腸。宜如昔人。拜
母登堂。乃從計後。竟莫空觴。唱薤葉歌。蒸栢子香。靈輿
可招。來格洋洋。

祭王母魏夫人

我思古人。交不易得。一言千秋。比於金石。拜母登堂。起居而息。其於諸君。誼亦匪淺。布衣之交。未敘斯典。然聞徽音。母賢媛。惟莊渠公。名德令聞。而我淑人。爲其女孫。惟琅瑯公。列仙文伯。而我淑人。爲其元匹。能以鵲巢贊助。羔羊坤厚。載物元吉。黃裳再以。樛木弘衍。瓜瓞庭下。參差蘭茝。玉茁世祿之家。鮮克有禮。而主蘋繁。惟筐及筥。庶人之婦。賢不出里。而德升聞。給書至止。劉薦給客。桃燈課兒。視子猶子。恩斯勤斯。駕部長君。上青請告。非擬冥鴻。志在烏鳥。婆娑綵服。逍遙板輿。爲樂未央。遽爾言歸。嗚呼痛哉。其咎仲春。先慈見背。鷄骨半枯。鶻啼盡淚。今聞計音。感動五內。進謁几筵。泣無乾地。凍雲不解。春暉已斜。紙錢戰風。寒掠窗紗。靈帷翕張。遠耶近耶。孺子酒薄。侑以梅花。

祭顧大君

余讀家人封而有感也。曰。開有家。曰。嗚呼終吉。夫閭閻無事。他奇一嚴。重足以盡之。而後世明粧。袿服好爲豔。翔視媒語。好爲佻。寶車画船。好爲冶游。以一輕而失百重。勢不可復反。始則識者嘆。繼則咲。已則里婦習爲故常。甚且慕而效之矣。如顧太君者。千萬姓而不一觀也。太君。繇吳江鄉氏。曰。嬪清宇公。清宇方以素封。豪江東。而太君節衣約食。彬彬以恭儉德素。先之自少及老。不臨家樂。不窺家園。不御樓船。不登山入廟。爲結隊踏堤。白石樵真稿。卷八。祭文。之游。卽里有懷壁賣珠。師尼巫覡。及見鬼人等。直杆之戶外而已。青衣侍女。直課之札札弄機杼而已。此其難難在正風俗。弘闢睢之德。以逮諸副。而後嗣昌。普鴈鳩之恩。以撫子孫。而恩禮一。此其難難在齊家庭。清宇公捐數千果賑饑。捐十萬金之義田贍役。而太君慷慨無吝色。從吏無後言。此其難難在救桑梓。吾故曰。如顧太君者。千萬姓而不一觀也。昔漂母進一飯於韓王孫。其後王齊而贈之以千金。草澤老母進一豚於劉道真。其後爲吏部郎而超用其子。至富貴。今太君清宇公交相

爲德。豈直飯豚而已哉。而飲德者何以報也。松人莫能報。而某敢代報之。以斗酒。杯羹。太君其咲而來格來臨乎。

引石桂真書

卷八

孝

祭太夫人

祭錢太夫人

曩母七十。客徵壽詞。擬俟明歲。八十爲期。不腆之言。請佐酒卮。轉賀爲弔。忽以計馳。嗚呼哀哉。武塘名家。錢景島奕。爰求良耦。毋實世德。卜云其臧。納以雙璧。來嬾君子。且讀且續。豈無純綺。身曳大帛。豈無梁肉。口饜疏食。折節恭儉。燭於內則。程督文孫。遂振六翮。次公先登。熊軾隼興。治兵督餉。節塞尾閭。長公廷對。卿雲爛如。玉皇香案。金馬秘書。紆青拖紫。車丹轂朱。穀子食子。原本慈闈。靈萱晝永。寸草春暉。帝謂母賢。雖離肅肅。清類懸魚。介同齊風。錫之恩綸。以介景福。有赫龍章。有儀象服。德矩教家。素風善族。人外華胥。閨中名宿。女憲毋師。日月未央。何不百歲。湛然云亡。停飲罷杵。遠近夷傷。矧余世好。涕泗難忘。斧冰作糜。累絮漬漿。白雲去遠。青鳥來翔。西池南嶽。縹緲微茫。

祭范長白學憲元配徐安人

三吳之族。范最昌矣。文正忠宣。難乎其匹。學憲繼之。發皇義澤。爰求良配。曰徐世德。有女君子。納以雙璧。少共壺鹽。如食縫掖。挑燈下帷。遂蜚六翮。爲司馬郎。老將執戟。爲滇中師。諸生膝席。所至冷然。飲水茹檠。則惟安人。最以清白。大祭大賓。寸田寸宅。米鹽酒漿。筐篋刀尺。外無耗寶。內鮮佚籍。檢括婢童。廩廩受職。時分餘晷。遊於子墨。妙解文章。尤工詩律。桃李無顏。芙蓉奪色。晚工書法。晉唐入室。其秀可餐。其翠欲滴。亦有家山。神如萬物。

白石集

卷八

祭文

三

祭琅邪王敬美元配章安人

琅邪二王。主盟當代。兄弟之國。龍門所在。勝流如雲。連軫接蓋。余非賢者。頗識其大家風之美。安人是賴。憶昔司馬爲相。所薦孝子。呼號聲聞於天。義不反顧。遑問舍田。安人拮据百責。攸肩澳洗嚴姑。餘納橐篋。朝論日中。公起郎署。督學奉常。俱強人意。安人相之。永有終譽。爲文苑宗。爲清白吏。公之好客。不減弇州。畸園別墅。酒政詩籌。安人相之。傾釀具羞。取辦咄嗟。無愆乾餽。亦有食士。亦有單族。恃公舉火。不一而足。安人相之。解襦推粟。旁施二氏。以望其腹。有丈夫子。鳳毛陸離。疇聞已出。鵲鳩視之。先教後食。先莊後慈。毋也而父母也。而師也。豈惟徽音見於帝書。寬大顯信。庇及里閭。安人云。亡停春罷。飲余視猶毋。禮豈後趨。聞計之日。病卧枕席。百日支吾。搥床捫壁。迫此窮冬。洒淚一滴。斧冰作糜。虛兮來格。

白石集

卷八

祭文

三

祭王太安人

太安人自入太原以來。高目攢眉者幾半世。尚寶公辛勤報母。惟是五通之給。而太安人不加榮。惟是三釜之養。而太安人不加肯。翟冠象服不加華。甲第名園不加喜。則何以娛太安人。但盼盼六十初度之期耳。父老具牛酒。伊日羔雁。上自王侯將相。六曹九列之長。函綵刺繡。賁相皇於里門。鐘鼓沸天。五孫羅拜而前。爲傳轡上壽。然而計者已及途矣。哀哉。太安人處富貴而若窶。貧富康樂而若捃拾。刀尺筐篋。米鹽粢糗。必躬必親。詔尚寶無敢佚也。機杼扎扎。牙籌嘈嘈。毋錢子錢。不貸。蘇秦詔尚寶無敢侈也。不知者以太安人爲過儉。過勤。余獨以太安人爲養德養福。昔公父文伯之毋續。文伯踞而諫之。其毋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男女效績。悠則有辟。古之制也。味斯言也。太安人其文伯之毋乎。太安人以勤儉檢括其身。故尚寶不妄取。亦不妄與。不妄交。亦不妄動。口吻無雌黃之評。朝野有清白之譽。皆太安人從禮而靜。以成子之有令德也。往尚寶京都歸。如鳥脫籠。如魚脫鈎。將乞身侍

祭人

祭文

祭王太安人

祭人

祭文

祭人

毋不復出矣。余曰。今新天子御乾闥泰。朝士莫不結綬彈冠。盍不賸車首途。請差還里。尚寶謝曰。舍病毋而就一官。與吳起鬻臂而盟。溫嶠絕裾而行者何異。吾寧奔走群望。以徼倖毋氏萬一耳。而詎意其終不起也。稍可幸者。猶及親湯藥。視哈襦。毋子握手訣別。此天憐太安人未享人間之福。賜之孝兒。又賜之考終之報。使其毋子無憾而後卽安也。尚寶亦何必觸頭搶地叩膺呼天。不爲生孝而爲死孝乎。棘人杳杳。太安人其式靈之。

白石樵真稿卷之八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九

傳

陸文定公傳

公諱樹聲字與吉華亭人學者尊之爲平泉先生家世習農公稍長獨嗜書族人毀其書驅就田疏而耕蘆刺入足跡中歸則挾書避人讀之忽從柞白間習爲文拾殘紙錄文以呈族兄驚以爲奇勉就學公父未之許也公灑涕懇請乃遣就里師授經同舍生望見山木田冠嫻咲之久乃惜服出試補諸生高等嘉靖兵丁春秋

應天第五辛丑會試第一以庶吉士授編修久晉司業右諭德太常卿署祭酒再進吏部右侍郎公筮仕至老頻告歸頻召起家壬申今上嗣統首召公禮部尚書凡一歲五疏懇辭得俞允賜乘傳抵家歸後臺省交推無虛歲上優異賜與原加太子少保遣官詣里第存問者三冢孫景元伏闕陳謝特賜入監讀書乙巳九十七無疾薨手書遺命無請卹兩臺以訃聞詔所司治葬賜祭三壇贈太子太保賜諡文定公前後立朝徐文貞以鄉衮秉軸推挽天下知名士

不得引公自近其他分宜江陵離視士大夫如精鷹棧驥繩索寄手中公麟鳳不可馴擾所在冥引挺正不少下然以名德高無所中公退亦未嘗不心服也公居長安時閉門養重日與海內正人砥礪名檢一切車騎詩酒徵逐之會悉謝絕之掌國子屏去苛碎以弘雅博大爲宗著汲古叢語及訓條十二篇以式士在禮部守法嚴勁請托格不行大司馬議增俺答歲幣公力主罷之瀕行上十事報謝公宦業鄉行始終以敦大體重清議堅晚節爲第一義其教子無趨捷徑無墮權貴公是輩下書不問戶外事知足寡欲卽減獲皆厚原稟公凡度公貧時邑令朱公闢以錢金堅謝之生徒從公游不竟業者却其贄不受既貴尤慎取與不喜問生產又不喜故爲儼衣猶食以市名且性好捐捨迄白首不倦所餘山田數頃居廬僅庇子孫而已公豐頰疎眉長七尺有咫目靜深含光內藏當日中抗對不瞬眩每入闕昂立朝行中姿表特異穆廟登極久趙公不起趙文肅公寄聲云我輩豈敢以机務煩公弟欲主上一見未采知先朝培養得如此偉人耳嘗奉青宴朝鮮陪

臣使者望見公拱手改容曰。此陸公也耶。垂老家居。臺臣郡邑長。首謁公。度且艱於酌對。及見公衣冠甚偉。眉皓白。精神注射人。更端伸引。惟吏治士風。閭師鄉三老之事。語不及私。當存問。端笏跨馬。郊迎朝使。拜趨翼如。事竣。跽步無失禮。皆詫歎以爲天人不可及。公少年善病。後益神旺。踰大耋。髮白加黃。兩輔如渥丹。能作蠅頭字。月下視夾註書。髯鬢間復生黑毫數莖。鼻息閉不出入者。可兩時許。旦晚卧起。飲噉步履。皆有常。終身不見袒裼。竟日危坐。亦絕無疾速疲倚之色。御下衆和而莊客至。更衣肅入。初見未聽客拜。執視良久。乃徐坐。復疑視如初。稍就溫洽。始相與纒纒道故。或旁論他事。隱若中客膏肓。無不意消而去。文章原本理學。尤達於易。談笑題詠。必關於世教。或時以二氏微瀾助之。其稱說古人成敗得失。及本朝掌故。卽二三百年官爵里居歲月姓氏。滾滾不夷毫髮。使人聽者慨然踴躍。若撫其會。余每恨國史郡志。不及成公手。假公三朝見聞。以獨斷其是非。豈謬古人也。公雅志恬澹。精力克壯。聖意求退甚於人之嗜進。弟中丞公解節歸。尚未老。追

秋履人擬之二疏。公艱嗣。五十八始舉大夫子彥章。及見成進士。官行人。乞終養歸。又及見曾玄孫者兩代。子孫出游。卽老雨其風。俄頃開霽。每聞公至。聚觀者如堵。凡田童野老。以及緇黃者流。莫不愛慕而樂就之。公下車。閱耕問俗。咨便宜疾苦。間遇水旱。必移書議賑。民藉稍甦。生辰之日。攜香楮爲公禱於塔廟者甚衆。繪画公像。徧遠近名山。薄俗好訾議。或少年趨捷喜凌侮。責備先達。至語公。皆歛衽嘆息。無間言。歿之日。悲惋交屬。會葬者萬餘人。里中幾于罷市。上臨當路。已特祠於龍潭。置祭田。郡縣春秋報享不絕。公生正德。穆二廟。及今。上以身繫國家重輕者幾百年。身名俱完。父子兄弟皆以遠聲利樂恬退爲家法。大行君嘗選仕爲文。誓墓以見志。孫五人。恂恂恭謹有雋聲。陳子曰。余聞之溫公云。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最愛者父子。其次祿位。人或老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舍。非勇者誰能割之。肅皇帝端居西齋宮。大僚競撰玄文以希上旨。公遜謝不預。是不畏天子也。分宜青瑣者皆衣緋。公獨否。庚戌廷試。分宜實私人上第。公掌

卷。故混之分宜粹無所得。聲色厲不爲動。入都江陵。首
 謁公。公接對殊簡。還報謁。引席正南。不少假尺寸。江陵
 餞公。公倨牀見之。抗手而別。其後怙勢奪情。不弔江陵
 者。亦終公一人而已。是不畏執政也。公宗伯求去。江陵
 以微言妮之。公曰。一史官二十年始出山。豈爲收門生。
 覬宰輔耶。公弟中丞公則又挽公曰。兄卽倦游。宜爲孺
 子思澤地。公目大行曰。吾得首丘。卽此兒行歌負薪。亦
 任之矣。是又非父子祿位所能動也。公真可謂大勇矣。
 余生晚。公以小友遇之。每相見。命几置座隅。接。余。公。
 圖寫又象。錦紵反覆。皆古人所未道。常手書示。不。願。給。
 歲寒之交。遺蹟至今。矍然箇中也。及是大行君又奉公
 命。屬之傳。余惟公立朝大節。兩若三光。其生平歎小物。
 護。細。行。世。未。必。盡。知。之。余。故。識。其。小。者。以。備。公。四。時。之。
 氣而已。然無如吾友周子紹節之善狀公也。周子嘗謂
 公高風漸遠。似陶元亮。而無鉅粟之窮。耆老宿德。似高
 伯恭。而無夷主之危。祿位名壽似郭汾陽。而無朝恩之
 諸。游。戲。禪。宗。似。白。香。山。而。無。伯。道。之。悲。潛。神。義。畫。似。邵。
 克。夫。而。無。冬。夏。之。苦。忠。信。篤。敬。似。文。潞。公。而。無。子。方。之。

辱守正不阿。似司馬君實。而無介甫之爭。遂爲古今完
 人知言哉。

孝子高公傳

余里有兩孝子。垂四十年而始知之。其人爲誰。則孝卿高公子宏祚是也。先生沒。其子號慟幾殞。不入內。不肉食。凡三載如初喪時。是皆人情所難。而居恒又皆廩廩篤行君子也。余幸從君游。益習公。又得其銘狀于王侍御。及雪峯太史。詢之鄉父老。皆合。乃作孝卿高公傳。公諱承順。始字於理。自少開敏。大父嘗庵公奇愛之。爲摩頂志曰。是兒吾家玉樹也。亢吾閭者其在斯乎。無何。養及張孺人捐館。先生未笄。哀泣動道路。少長與伯氏同受經。伯氏以病廢。公父南坡翁矍然止。公曰。休矣。子雞骨不堪。與蠹魚爭飽。漢科有孝弟力田者。吾家法也。公唯唯謝去。課督臧獲。墾蕪土。成上腴。所入悉以致修泲。澮於兩尊人。又旁斥餘畝。列名花。修竹。實之。南坡翁山冠田衣。時行游園中。每聞杙杙桔槔聲。出籬落。聞坦腹而笑。何如。兩書生。伊吾下。惟作寒蛩語哉。南坡翁於是始大樂。凡取辦於公。皆咄嗟立應。而翁亦居恒謂客曰。吾曩歲產中落。賴兒間闢拮据。以有今日。而使忘貧。卽歲侵調甘而進之。使我忘無歲。嘗視余長安所

紀綱漕事。省十之三。而使。我忘役客。涕因疾。見爲露。禱于神。恍若大士授以刀圭。霍然起。歸舟幾覆。又叩舷。顧天得免。而使我忘多難。嗟乎。兒如此。可老矣。客於是起。壽翁翁復泫然泣曰。吾老人安能至有今日。不聞曩余壬子事乎。至今魂夢皆戰也。壬子歲者。時島倭踰海上。先生踉蹌奉南坡翁走入城。猝與倭遇。南坡翁幾刎項矣。先生延頸請代。群倭相顧。更爲勸解。南坡翁股栗不能前。先生負而渡河。至滅頂。倭更引手援之。竟釋以去。既歸。父子且驚且泣。高氏聚族而觀之。更其字曰。孝卿。云。公執喪。皆柴毀不欲生。所析箸。選其肥者。而一切治丘塚祭葬。慨然獨身任之。歲時饋奠。雖斑白猶泣。伏几下。起而覆視地。無乾土矣。南坡翁有侍兒。矢節自守。公禮而養之。伯兄貧。四時餽給不絕。從子失父。惟公力爲排解。繼之以泣。父子感動。惟如初。唐氏姊孀居無所倚。侍公終身以老。塾師病。且殆。醫禱舍祿。悉出公手。又收恤其孤。舅氏尹疫旅中。左右莫敢近。公日候床第間。手爲調藥。竟藉以無恙。公事諸父甚莊。卽小燕集。手爲斟酒。袒割不敢以齒齊也。有緩急告公。不敢以難謝也。當

南汀公沒其子尚在襁褓。不任漕。公請以身代。南石公能任漕矣。迫戶內不能發。公董其事而歸。歸之日。橐無私裝。人莫不義之。公笑曰。吾嘗脫徐生曹生於獄。又脫衛生於漕。茲三人交臂友耳。吾不難捐貲以急他姓。而難同室之人乎哉。且不省余便漕錄何爲者。公性質淳。無鮮怒之好。家居簞不貳。裘不重也。至於慷慨赴人之困。雖傾廩無所憚。遇人恂恂馴謹。一旦勞畫大事。卽武健不如。視世僂仰以帖熟。取好者蔑如也。余生晚。不長待。公言笑。其子引繩絜矩。歷歷可師法。嘗聞公喜談。彈碁。比其子出就外傳。輒屏不御。曰。此王謝家。非吾子孫事也。嗚呼。此足以觀公教矣。野史氏曰。士風之日薄也。其高者溺聲文詞。其次徵逐于俠游裘馬之集。以爲快。孰有不言而躬行。如高氏兩孝子者乎。公與余同里。開垂四十年。知公乃自今日始。殆類于老氏所謂。雞犬相聞。不相往來者。然余實心。覲公父子有隱德。每引以教子弟。且恨未遇有力者聞之於朝。如南宋旌潘綜父子故事。表其家爲純孝里。則余世世無所事卜。隣矣。

澄川李公傳

公諱益亨。號澄川。其先洛陽人。宋南轅徙武林。再徙上海。王渡至五世。展家華亭。展生柝。柝生義烏。訓導寔寔。寔生五子。長曰宣。曰春樓公。仲曰章。曰海樓公。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副使。春樓公與徐文貞才名頗頡。游成均。年六十有一。而舉公。恣愛之。異于常見。公捧手。欽容。絕無少年之過。旣就塾。博綜六籍。百家言。歲治制舉文。以百數。會父沒。伯兄冉冉垂暮。公私交謫。輟鉛槧。應之。公咲曰。火傳薪燈。傳火李氏書。種獨不有兒在乎。家無藏書。手抄課之。讀不丙夜不休。文不中尺度不休。甚則奇寒酷暑。老雨甚風。以至出入荆溪白門之間。無跬步喘息。必俱。卽慈母察師。不是過也。伯子素我公。嫻經術。甲辰歲進士。令諸城。已擢。其臺已拜大理丞。封公如其官。而公遽經善下。與田庚野老游。粥粥如也。與薦紳先生。歡於社。與鄉邑長吏。飲於賓筵。諫諍如也。性恭儉。不喜數名市德。然能量力。緩急人。賈人買米。遺數金而去。召還之。佃戶租稍溢額。給與之。有冤而麗法者。公代爲贖。銀某編城旦。公助之資斧。始得歸。其他掩河津之骸。瘞猶

康道廬久暴之樗。修東嶽祠。楚橫涇石梁。凡所捐施。侯
臺皆從節縮中來也。居恒庭訓。近情而不苛。大較以去
素。去其甚。知足。知止。爲第一義。素我公初令。公詔之曰。行
濟人利物事。加省身克己功。此我座右銘。亦而今日理
縣。請御史按閩三年。不獲代。公曰。人臣義不顧家。若數
數以家報遣聞。安知一紙書不脫三尺法乎。尋聞兩浙
之命。素我公以地近疏辭。公大喜。比通政請告。公迎陽
笑曰。見歸乎。此正合我意。是時。朝局已更張。漸露芽甲
矣。一時冢宰御史大夫臺察之長。皆海內名宿偉人。將
舉異類。不遺餘力。公竊竊爲世道憂之。已大瑞從中。遂
盡收太阿之柄。彪虎飛而食人矣。建祠媚灶。腥聞于天。
至使父不願以此名其子。子不願以此名其父。獨素我
公超然脫繯弋而去之。不以旦晚節鉞之榮。換晨昏無
繇之樂。拭面目。捋鬚眉。父子故吾無恙也。人以此責
歎服公之先見。云公長身玉立。神明炯然。兩頰丹如。童
敏步健。嗽衣冠整潔。無倨侮草野之色。慶弔不失禮。出
納取予不過度。削臧否。置恩怨。輒言溫語。惟恐傷人。生
而知爲吉德之君子也。庚申。公與配金宜人齊眉耦。

羔鴈牛酒。貴相望。公痛念。二帝賓天。謝不納。卽家庭
亦不復舉觴。識者謂其謹而有禮。壽七十有六。考終于
家。
陳子曰。往公嘗與余夜談。于將歲寒齋。曰。僕與適庵。將
公少莫逆。指腹爲姻。蔣公以女妻吾兒。今爲御史婦。青
衣紡木綿如故也。吾歲入田租。均分兒曹。卽御史兒亦
如之。稔知其夫婦清苦。雖官僅空囊耳。吾不欲以此累
寒書生與廉吏也。素我公晚年得子。郡中歡聲如雷。其
相國欲以女字之。謝曰。先君有言。婚娶勿求高門。况公
甫拜相乎。此事細然。公家父子之德素可紀也。亦可風
也。

范牧之外傳

余宅隣牧之。少聞牧之以情死。不敢問父老。比十年奉
化人之教。略已定情。乃始許牧之子必宣作牧之傳。范
生牧之名允謙。伯父太僕。父光祿。爲文正忠宣公。後牧
之以庚午舉鄉進士。生而頎。廣額頰頰。而下小削。目瞳
清瑩。骨爽氣俊。不甘處俗。華亭世家子。出必鮮怒。錦衣
狐裘。舞於車上。童子駢肩而隨。簪玉膏沐。如婦女之麗。
牧之見之。往往內媚。肉動。毛孔蠕張。輒障面去。牧之居
恒單衫白袷。着平頭弁。與諸少年頎頎而游。游遇豪貴。
人生之欠抑。唯諾。陽嘆不敢言。衆以爲是生也。寒酸不
上人眼。意輕之。牧之乃快。或坐客小覺。則拂衣疾趨出。
急遣追呼者問牧之。牧之飄風逝矣。性嗜書。無所不讀。
能跳梁于翰墨間。有才子之志。客非韻。斥門者不納。納
必以名香清酒爲供。或宴語夜央。喜不嗜寐。童子更燭。
割炙。復張具如客初至時。屋下雞鳴。猶聞鼓琴落子聲。
及醉而嘯者。至是四方之客日益集。牧之恢張心胸。厚
往薄來。故雜賓亦稍稍得進。而未幾杜生之事起。杜生
者。妓女也。以風態擅名。慷慨言笑。自題女俠。與牧之一

遇于閭門。目成久之。退而執手。嘆曰。吾兩人得死所矣。
君勝情拔俗。余亦俠氣籠霄。他日枕骨而葬太湖之濱。
誓令墓中紫炁射爲長虹。羞作酒洩女兒。下掛鴛鴦上。
陳雙鵲。言罷大泣。衆驚其不祥。嗣後淹繫旬月。無復顧
禮。毀頓精神。廢輟家政。客乃有爲文告神以絕牧之者。
牧之答曰。僕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諸君子俱當世賢
者。僕雖不才。忝惠莊之遇。舊矣。諸君子一旦攝齊束帶。
矢之神前。擊鐘伐鼓。以絕鄙人。一時觀者。莫不駭。遽狂
走。謂僕當得夷族之禍。以至於此。甚而造作端末。飛流
短章。筆之喻。糜付之尸。祝無煩。檢考遽定。爰書不須。
驗遂成文案。是忠告之義。同于撻。缺撻撻之過。近於文。
致使僕不能含生於覆載。強息於人世。辱云甚矣。僕亦
何人。其能甘之。唯有蹈東海而死耳。牧之既深情膠粘
不解。而復爲諸客所激。若圓石遇坂。轉觸轉下。勢不得
不與俱盡。會太守窘杜生出。辱之庭。牧之忍愧。以身左
右翼。多悲辭。太守徘徊不令下。輒然終不許牧之以一
妓女。燼黜賈杜爲賈嬪。牧之伴諾。陰使人賈爲山西賈。
得之以藏於別第。俄載而與俱長安。居長安邸。不三月。

牧之病肺疾。牧之既歿。杜生勸家人。裝治其喪。歸而以
身從。杜入舟。忽忽微嘆。問雜吟笑。如無意。儻范者。至江
心。命浴。浴罷更衣。左手提牧之宣和硯。右手提墓楸。一
躍入水。左右驚視。不能救。初見髮二三尺許。沉浮旋瀾
中。已復颺起。紫衣裾半。復轉腕。而生杳然沒矣。余
聞牧之事。光祿公秦淑人及遇弟允臨。斤斤孝友名教
人也。因緣爲祟。卒耗俊姬。何哉。漢高項羽。英雄絕世。劍
鋒淬人。眼不能眨。乃心銷神枯。終不能斷虞戚之愛。夫
二公賴有此舉。小足破俗不然。項乃倔強老卒。龍準公
一村亭翁。故態耳。語云。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世無
真英雄。則不特不及情。亦不敢情也。牧之者。得無老氏
所謂勇於敢。則殺者歟。定盟旦誓。永焉勿諼。沉恨幽疑。
泮然渙釋。兩人可謂誠得歿所矣。使杜遲回獨生。或不
欲生而無幸。以不汗病死。寥寥千古。含怨何期。今而後
知杜生之有以謝牧之也。或曰。君家簞首倡風流。而唐
杜牧之奇宕挑達。半卧粉黛中。以老君於牧之。則諱姓
於簞。則諱名。垂二千年。而合爲范牧之也。嗚呼。然歟否
歟。

贊曰。余與牧之子必宣遊。生駒俊體。抑何其似牧之也。
必宣入國。而遇平康里。則疾回其車。市有倚門而挑者。
耻若罔點。惟恐唾沫形影之及。必宣少孤。心不能記牧
之短長肥瘠。而能不失尺度如是。父豈必身爲教哉。夫
曾子子父之相反。而趙括之讀父書也。爲人後者。其異
擇也。

張聖清傳

張聖清諱積源。上海龍華人。按察使七澤公之仲子也。君生秀慧。弱不勝衣。十齡誦詩騷。十二嫻經術。神阿熊令君。淇園楊侍御。試而器之。補諸生高等。舉體無凡。寄情不近。望見者如鶯。奉秋水鶴。嘆寥天。莫得喻其意也。七澤公以秋官出守姑茂。尋憲粵西。壬子入賀。挈君共行。俾游國學。以便往來省覲。母徐淑人患中滿。君稱藥量水。揣色。聽聲。惟恐跬步離左右。禱醫得虎頭人語。躬延顧叟。三劑而瘳。禮諸伯叔如父。撫季弟孤侄。暱如良友。巧如導。師見縑素負隱匿。不急爲嚙讓。涕泣引諫。審祈改絃。七澤公廉於官。君鮮餘饒。客有以緩急告者。以法書名畫售者。強半質貸。應之。否則憫。常累日。性度淹雅。能與物無忤。而德矩湛然。絕不見縱情誕節。亦不聞以雌黃堅白鳴。至於謁長吏。游大人。華裾細馬。追飛逐走於少年之場。君非特堅塞耳輪。且不欲安之眉睫上矣。嘗借余手批南北史。爲丹鉛塗乙。不輕放一字。其他摘錄異書。不勝紀。構竹安齋。又構兩隱軒。因詠雨中三友。詠間中好。其詩清真娟秀。做陶白。詞亦不減柳七娘。

現造一舟。名自在。天凡釣竿詩卷。薰籠隱囊。以至盥洗管絃之屬畢具。客至。命酌清酒一觴。枯碁一局。醉則命侍兒迦陵弄新聲。君按牙以紫簫和之。渺渺度烟際而去。七澤公有小舟。曰載石。父子常相尾出游。而君獨時時入東余訪余。揚檢典墳。討論桂木。申旦徹夜。彼我忘疲。辛酉適越。次皂林。遇舟子爭道。篙穿君頰。旁隨二齒。君嘆曰。此宿業勿創之。投謁雲棲塔。受殺戒。過十八澗。買瘦藤。磊砢多奇。數之正得十八節。遂名杖爲十八澗。挾此復游草蕩中央。夾山漾而歸。時七澤公移家龍華故里。君築室三楹。嚴事梅檀古先生像。一似浮圖法。俄匝歲。困肺疾。嗽嗑嗑喘不續。吁迦陵宛轉抱掖者百端。請代請殉。君不起。歿於樂無知齋中。有遺令曰。肯休錄。錄云。擇婦勿太急。立後勿太早。經營兩親壽藏勿太遲。家產半贍宗人。半作善事。生平玩好。分贈親知。而笠杖杯觴。則以遺眉道人爲訣。眉道人捧次哭失聲。兒曹驚怪。數年來不彈此泪久矣。嗚呼痛哉。君事七澤公。有至行。又有苦心。素耻而不使見窘容。神憊而不使見病態。情深而不使見悼亡詩。一痛也。跋名塲三戰三北。離

承。出。功。名。而。微。抱。牛。衣。貂。裘。之。感。二。痛。也。詩。文。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不。噉。名。不。市。交。推。重。于。吾。曹。而。遺。賞。于。通。都。大。邑。三。痛。也。中。郎。有。女。伯。道。無。見。四。痛。也。聞。廣。寧。破。岸。幘。絞。衣。膏。孤。學。射。於。山。下。氣。吞。并。州。健。俠。兒。而。不。意。命。脆。蛛。絲。蛻。同。蠟。甲。五。痛。也。君。嘗。戲。謂。我。洞。曉。聲。律。類。戴。顓。若。遇。宋。文。當。給。聲。伎。一。部。好。鼓。柷。垂。綸。類。張。志。和。若。遇。唐。玄。宗。當。賜。樵。青。釣。童。今。釣。童。無。恙。而。樵。青。化。爲。彩。雲。隨。風。颺。去。吾。豈。復。有。意。人。世。哉。君。益。指。白。下。姬。幽。妍。也。幽。妍。予。別。有。傳。傳。成。書。一。通。并。焚。君。柩。前。諾。乃。載。拜。三。酌。酒。酒。泣。而。後。行。

唐李公子傳

余下第歸。抱幽憂之疾。以道書洵汰之。心猛氣深。強抑不下。乃搜讀稗官家。得李公子傳。唐書言郭侯之子繁。不甚賢。今公子頗有奇韵。想繁之兄弟行也。但不知爲郭侯第幾子耳。錄之左方。

李公子者。父泌爲唐郭侯。侯旣老。謝事辟穀。公子官襲侯封。不願侯。願詞賦科。時肅宗新復兩京。以兩京賦試進士。御泰清殿親臨之。公子立就萬言。未嘗加點。賦上。上方午膳。太常作樂。命輟樂讀之。愛其美也。袖入宮中。擢第一人。勒石刻兩京賦於殿前。公子方十九。眉目清。映紫衣。白馬。宛如神仙。上一見大喜。謂侍臣曰。郭侯實勞。再造邦家。曾不肯剖粒自飽。今其子雖不願侯。授官宜與侯等。以集賢學士授之。公子謝曰。臣實不敢當此。但乞告身一通。便宜山水間。縣伯不得追呼足矣。上嘉其志。御寫敕札。并賜宮嬪兩人。曰。一以掌書。一以煖酒。郭汾陽有女。曰清明。君者有殊色。喜讀離騷。古陶謝詩。嘗刪詩去其鄭衛者。手錄一卷。日日批註。閨房中以小。

室廟祀舜二妃。配饗以魯共伯之母。黔婁之妻。春秋祭之以文。其高閭如此。汾陽王難其配。以李兩京賦視之。清明君慨然嘆息曰。可矣。既歸。李季年少。謔浪醉時。微以謔語侵清明君。不悅。見其謝過。乃咲曰。妾之天性。栖栖藝文。若欲濡首酒杯。從公頻笑。問乞煖熱。所謂蓬豆之事。則有司存。無已。願以黃金千斤。爲公子置妾數百。以任恣討。汾陽王聞之也。遣人分馳四方。四方有奇女子。以詩名顯者。搜訪殆盡。而其中曰織織曰白娟曰鶯翻曰春蕙曰紅草曰暈兒曰綠絲曰碎桃。皆骨柔氣清。熟於古文奇字。而織織善箏。白娟善歌。春蕙善鑿。鶯翻善笙。紅草善彈。鳥善鼓琴。暈兒善嘯。綠絲碎桃善種花。花經二人手無不活。又善騎馬。鶯翻善丹青。舞。公子樂之以酒。酒必以詩詩成。諸美人起而和歌。歌無雜聲。其他修竹清泉細簾嘉樹月出之時。鳥啼絃亂。相與牽衣抱袖。紅白低迷。起視草頭蕉葉之上。大都墨漬酒痕而已。清明君無間晴雨。每候山果新熟。則遣美人捧進。公子或書史有奇事可讀者。以紙線識之。則遣捧進。公子或成新篇。或偶得一二佳句。不忍獨賞。則遣捧進。

子故美人人人得親公子也。而清明君當其酒半。背乘紫帷小車臨焉。公子率織織以下。短謳長歌。彈箏鼓瑟。次第上壽。酒已。則各以平日所賦詩獻清明君。焚香緩坐。細加品題。稍不安者。爲改點數字。每點一字。輒以觴罰公子。公子曰。君老於詩者也。不爲美人更之。乃含糊作。影子過耶。是必容香火情。美人皆笑曰。善。誠如夫人言。是宜罰如此者。連罰數觴。公子竟醉矣。公子嘗游於蘇州。時有新進士選名妓百人。浮於荷花蕩中。衆進士本措大。骨相驟得此。足高志揚。晝露醜態。公子更布衣坐小舟往來觀之。有進士呼曰。是小船中秀才何爲者。汝能飲酒乎。曰。能。能賦詩乎。曰。能。曰。若是。汝且過我。公子岸然據其上座。執酒卮。瞻視雲霄。不爲禮。衆進士以爲狂生也。俟其酒乾。欲以詩困之。及分韻。公子謝不能。曰。頃固以謾語誑君一杯酒耳。實不曉詩爲何物。衆進士顧諸妓大咲曰。吾故料狂奴未必諳此。吾輩且自作詩。詩許久。沉吟不成一語。語出。又村鄙可咲者。乃手舞足蹈。互相傳示。嘆賞不已。已而悉出金玉寶器。以陳富貴。耳語諸妓曰。是秀才曾見此否。傍有一黃衣妓者。秀質

楚楚。慙態萬端。公子叩之曰。吾觀汝一似有憂者。汝有心事。可訴我。我爲汝料理。不難。一進士掀髯大言曰。汝欲了此君心事。但恐酸秀才正自不堪。是嘗負我千金。分毫無所償。今見我。不覺欽容耳。公子咲曰。此細事何足憂。於是衆進士又大咲。轉以爲狂生也。頃之。公子之樓船適至。鼓吹大作。公子呼進士與各妓過船。羅列食器。酒器皆以五色寶玉。明珠翡翠。雕鏤裝綴之。奇麗特甚。公子見之。斥曰。何乃陳此俗物。亟撤去。悉付黃衣娘。子今日一段心事。爲汝結證了也。已命更席。則陶陽瓦甌。無非三代物。最近者。亦秦漢銅器。隔簾女伴。隱隱傳樂曲。譜俱內調。及公子新詩。人間無聞者。進士目視不敢問。使各妓拜而請詩。欲因詩尾得公子姓名。已知其爲公子也。皆紛紛向前奪詩。公子令曰。汝輩且置酒于此。若酒冷而詩不成者。罰我詩成而酒熱者。罰汝往往。酒未及溫。已握筆滿紙矣。紙盡無可奈何。乃裂帛絹。稍盡。則裂帷幕屏褥之類。又盡。則各剪裙葉。或絕長袖。以進。所得片言隻字。如獲奇寶。貼身藏之。衆進士誘之以酒。酩酊多半。竊去妓有啼者。公子以爲可憐也。公子起

立作樂女伴乘間說之曰。汝輩盡肯落籍從公子游乎。有別院在湖山之上。門前朱樓一帶。覆以垂楊松篁中。粉廊紅榭。高臺短橋。宜雪宜月。四面遠以梅花。五六十里。深秋之際。則林楓萬株。擁若霞氣。楓樹間有高樓。翌以堂廡。其正中以奉藏經。其兩旁以貯古今異書。左有酒庫。凡天下名酒無不藏。右有泉庫。凡天下名泉無不具。若此者。可以休汝矣。諸妓唯唯。乃盡從公子歸。公子悉召酒人劍客。高僧道士。曉夜酣歌。沉浮此中。賦詩之暇。非細談釋部。則酬論兵符。燭盡酒空。醉而後已。賓客既散。時與綠絲碎桃。高裝駿馬。路入深山中。過平原。曷地着鞭。奪路拋閃。如飛。樹叢邊。聽山鳥聲。則命紅草彈。鳥偶不中。皆拍手笑。浮以半觴。轉入幽險處。美人車不得度。攀蘿挽石。欲上欲下。笑啼雜出。忽到荒岡崇嶺之上。天風四來。暈兒清嘯一聲。木葉亂舞。裾裾飄脫。步立不定。公子懼其傷也。乃徐返焉。天下聞公子名。饑寒之士。輻輳來集。候其將歸。皆匍匐道左。叩頭大呼曰。非公子無以活我。公子轉盼間。賞勞都徧。日費千金。無几微顏色。一日就中。忽有執公子衣者。曰。願辟人。臣有所言。

公子不憶於陵時乎。汝所謂於陵陳仲子者也。上帝憐女貞苦。故今日置汝李家。涉獵世味。清明君卽向時辟。繼夫人耳。夫日之光有短。長月之鬼有死。生人之福有往還。公子宜早決。且汝父郭侯及婦翁汾陽王。皆爲清微天帝君。待女夫婦來久矣。言訖不見。公子大悟。以家產萬億計悉散之。與清明君入洞庭石公山修道。不知所終。後陸贄之華亭。常見公子往來三泖中。

楊幽妍別傳

幽妍小字勝兒。生母劉。行一。在南院。負艷聲。早歲落籍。去嗣陳氏。陳之姨董四娘。挈往金閨。習吳語。遂善吳歎。董笑曰。是兒甫八歲。如小燕。新鶯。不知誰家郎。有福死此。雛手陳歿。撫於楊媼。媼奇嚴。課書課綉。課琴。妙有夙解。不督而能。女兄弟多方。狡獪。嘲弄。詒侮。終不能勾其一粲也。庚申。楊媼避難吳越。載幽妍與俱。年已破瓜矣。薄倖難嫁。有心未達。俯首叩膺。形於咏嘆。一日遇張聖清於秀林山之屯雲館。群碎滿前。席糾無主。獨幽妍兀坐匡床。旁無轉瞬。掠髮低袖。笑而不言。私禱云。儻得耦此生。死可矣。張聖清者。才高筆雋。骨采神恬。造次將迎。綢繆熨帖。人莫覺其爲廉察使子也。舟中載圖史。絃索。悉付小青衣。排當小青衣能射。主人意中事。兼工什肉。聖清曰。此西方迦陵鳥。以迦陵呼之。每携入竹。喚花溪。通作新美。而最不喜平康狹邪之游。謂此輩正堪與鬚頭奴大腹長鬚賈相徵逐。豈容邪魔入我心腑。至是與幽妍目成者久之。明日遂合鏡於舟次焉。于時薄暈晝則布席長林。暮則移橈別渚。疎簾清簟。榮繞茶烟。星

管朱絃淋漓酒氣幽妍自謂十五歲以前未嘗經此詩人韵事。卽聖清亦曰。世豈有閨中秀。林下風。具足如勝兒者乎。昵熟漸久。絕不角勁語。媒詞。兩人交相憐。亦復交相重。曰。吾曩過秀州草庵外。聞老尼經聲。躍然抱出世之想。自慚絆縛。不能掣轡奮飛。今昵君。串珠纏臂。疥戒精嚴。同心如蘭。願言倚玉。十年不死。請事空王。宿願流螢。實聞斯語。聖清飲涕而謝之。七月應試。白下。幽妍送別青溪。注勝捷音。屈指歸信。竝爾杳然。及重九言旋。而幽妍先驅渡江去矣。自此低迷憔悴。瘵疾轉深。羣

帝園。骨見衣表。王修微謂余曰。吾生平不解相思病。何許狀。亦不識張郎何許人。今見楊家兒。大可憐。始知張郎能使。人病病者。又能願爲張郎死。郎不願立枯。爲人腊矣。聖清聞之。遣急足往視。幽妍開緘。捧藥涕泗汎瀾。經克怒。閉絕魚雁。消息不通。幽妍典簪珥。賂侍兒。屬挑葉渡。閱老。作字以達意焉。肩鋪斗室。不見一人。卽王孫貴游。剝啄者。指刀繩自矢而已。媼卞怒竝甚。搥詈無人理。取死數四。較而復甦。不得已。復載之東來。聖清偵狀。義不負心。有俠客徐內史。就中爲調人。彈壓悍媼。無得

故懸高價。殺此鐵石兒。媼唯唯。聖清乃納聘。迎爲少婦。稽首廉察公。遂送如女士。且覲宜男。勿詰責也。比入室。病甚。猶彈起薰香。澣衣。劈箋瀉硯。聖清手書唐人百。句授之。讀皆上口。又雅能領略大義。每環回離腸。斷。之句。掩抑不自勝。真解語花也。病中解脫了無怖容。昨號喃喃。手口頗相續。忽索鏡自照。不覺拍几慟哭曰。勝兒薄命。遂止於斯。又好言謂聖清曰。君自愛。切勿過爲情痴。旁招訶笑。妾如有知。當轉男子身。以報君耳。又曰。妾命在呼吸。懼大人新宅不祥。盡移就郡醫寮之。除夕。聖清歸侍。撤膳別去。幽妍悵悵。喘益促。侍兒問有何語。傳寄郎君。但瞪目捶胸。不復成聲矣。蓋壬戌臘月二十七日也。聖清奔入城。且號且含。歔延僧修懺。撒董血者兼旬。雕刻紫檀主。置座隅。或懷之。出入衣袖。金。間食寢必祝。祝必啼。啼曰。吾欲採不灰藥。乞返魂香。起幽妍於地下。而不可得。又欲金鑰之。緜緜之。倩回師寫照。百回而未必肖也。何如徵傳眉道人。爲逝者重開生面乎。余曰。傳且就。恐挑袁端。俟君病良已。乃敢出。而料君之終不及見也。幽妍墓在龍華里。聖清遷地結。賸

龍祀文佛如來。償其始願。修竹老梅。環映左右。清芬涼影。颯如有人。圓肩郎散花女。其將比肩。捉臂踏歌。而嬉於此乎。古有廬江吏華山。歐陽詹秦少游之義姐。結夙緣。一慟而卒。初疑出於誕妄。今乃信爲果然。如幽妍聖清者。少判在鳳窠。群鴛鴦。牒中豈死於情哉。死於數也。余不忍以介靜辭。爲作別傳。付子墨墨。娥相與流通之。死乎不死矣。

潔潭翁傳

潔潭翁。鄭姓。名景濂。古歙人。里有龍潭。其深不測。其清可鑒鬚眉。公常游而樂之。自號潔潭翁。鄭之初居長。村。自宋文顯公始。文顯公登王十朋榜進士。官迪功郎。爲諸王宮講。今王龜齡贈言。以及符璽詰勅。一一寶藏。於家。傳及勝國。公卿纓綬。纍纍不絕。至洪武首科。鄭道同登第。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復與其叔徵君參政。鄭居貞同歿。建文之難。詳雙忠祠記中。爾時潔潭翁之孀祖。痛念同堂兄弟。忠而受戮。遺戒後人。舍讀而耕者。幾百年。至潔潭翁始以詩書課督其子。若孫焉。公少習春秋。以父嬰錮疾。輒弃去。游廣陵。年弱冠。素裝廉薄。不任賈。而翁獨謂鹽策可以起家。饒智略幹局。坐籌貴賤。靡縮之徵。如指掌上。諸曹輻輳。歸之。悉聽部者。而但貴心害其能。釀爲訟端。百方貽藉翁。久之訟稍挺。資漸拓。翁乃捐百餘緡。封埴先壠。松楸厚撫。婦翁程氏。婦母翁氏之胤。又擇宗人近屬。授之生計。俾有成立。妹未嫁。翁曰。于我乎婚。津遣奩具甚設。兩弟未娶。翁曰。于我乎娶。食之教之。自晷臂以逮駘背。卧起必與偕。資斧出入必

與共迄今五世子。姓食指以千數。同堂共爨。幾埒張公。藝陸子靜之義門。本翁孝友敦睦。有教也。公雅慕儒而爲買奪。每聞誦讀聲。輒屬耳聽之。曰。簾金與腹笥孰多。卓鄭與鄒魯文學孰重。於是訪延孝秀。除館於子孫。斌斌庠序間。皆藍田丹穴。而一孫元勳。登甲子榜。一孫元禧。登丁卯榜。恨翁已前逝。然天理之報善人。不啻左券矣。初翁逼歲南歸。車徒遽疾。公不忍去也。聽同族先行。爲暴客所掠。呻吟草野間。翁次日見之。大具酒食助之歸。又曾以千金脫一貲郎於獄。不責償。後以他事遇

石樵真稿

卷九

傳

三

其門貲郎夫婦望見羅拜。迎翁入。留彌月始發。舟至中途。夜半蛟出。雷雨怒飛。昏黑莫可辨。一葉飄蕩。逗入隴。隴中電光。翕張照見。山有廟。廟有石案。甫登案而水勢大壯。自趾及踝矣。水退。爭來認浮尸。貲郎奔訪。獲見翁。且喜且泣。曰。某幾死長者。幾死長者。各執手出涕。見者駭嘆聚觀。曰。豈公家世有冥德耶。翁之父良鐸。歲暮拾遺金數秉。于下方渡口。宿逆旅旬日。必待亡金者還之。抵家元旦矣。第曰。遇雪擁。不復前耳。翁曾載典衣一制。過玉溪河。颶風覆舟。百人凍齒相噓。僵且死。公急出其

衣衣之。皆復活。其他息禁解結。折毀不責償者。無算。夫天下但有積善之人。而無積善之家。翁家父子祖孫踴躍好義。天道佑善。其脫於暴客。免於陽侯。豈曰倖哉。晚年不問生產。釀名酒。遊名山。卽聚雪燃燈。吞花鬪草。以及紙鳶竹馬之戲。悉與嬰雛共之。日偕汪孺人誦竺乾先生書。精信因果。不市德。不市名。子孫滿前。婚嫁皆江東名族。春秋八十有二歿。而君子惜之。小人思之。真可謂樂善不倦。寬樂令終者矣。陳子曰。吾往緝建文會編三十餘卷。每嘆忠義之後。子孫湮滅。無可攷。心竊

石樵真稿

卷九

傳

三

痛之。嘗求方正學先生之血。能于雲間。上之督學洪國楊公。檄張郡侯毛司理。爲建求忠祠。衣冠其子孫。使奉俎豆。今讀潔潭翁狀。又知歎長齡鄭氏。爲建文死難。鄭居貞苗裔。凡數傳。而元禧元勳相繼登賢書。好俠嗜義。能文章。俱磊落偉丈夫。此非獨潔潭翁善人之報。抑亦天不終絕居貞之忠。而錫之賢子若孫。以亢鄭氏之宗祔于永永也。續遜國紀者。尚其有徵于斯文。

白石樵真稿卷之九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論

井田兵法之祖

井田者。古今老師宿儒習稱之。而少年迂而諱言之。諱者。固未知姬公所以致太平之遺意。其傳會之而習稱之者。亦非深知井田者也。井田兵法之祖也。蓋其事與田獵相表裏。從論井田而不兼論田獵。則井田之精神不備。而公經緯姬氏八百之苦心。亦不明矣。夫姬之興。繫乎垂東遷而後絕者。則井田之兵農合也。其兵農合者。則田獵之法。聯絡乎其中。以黜夫富強之名。而陰收夫富強之實也。聖人之治天下。其慮長。其謀遠。其法度似疎闊而實精嚴。其事出乎此而意實寓乎彼。蓋不特近可以籠匹夫匹婦一時之耳目。卽後之老於周室者。日以井田爲聚訟。而終不能名公指所由寓。卽儒者猥云寓兵云爾。然亦終不能舍子輿氏之故聞。而暢公所以寓兵之旨。王者鎮國家。撫百姓。欲以長子孫而杜姦宄。則不得不用兵。兵不祥之器。而授之血氣好勝之

民。則勁悍難使。勢必至於毒民而後已。聖人以爲以兵毒天下。不若以兵教天下。以兵教天下。又不若以兵藏天下。故井田表裏田獵。乃聖人之善藏其兵法於不窮。所謂合之則雙美。而離之則兩傷者也。夫有兵。則有營。有陣。有食。其屯聚有地。其技閱有時。其春秋夏冬。晝夜戰有法。其興師振旅有禮。凡此者。皆兵之大紀也。公使民由之。而不欲使民知之。故後世莫得而詳。然其井田之神巧變化。則散見於車攻。七月諸篇。而微隱於周官田獵之制。夫方里而封。井九百畝。自其子之九疇。始也。八家皆私百畝。自伏羲之八卦始也。公田居中。爲大將握奇。居中。中央。私田居外。爲正兵。以居四正。爲奇兵。以居四隅。對敵。則正兵迭出。犄角。則奇兵互張。止。則大營包小。營行。則大陣包小。陣斷之。而爲三。則吳。璘之三壘。出之。而爲六。則李。衛公之六花。全演之。而爲八。則武侯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而法止矣。雖然。此猶兵家之營陣圖耳。有如授之以圖。而不教之以法。與無兵同。其民日引月長。於爭鬪殺戮之事。而不潛耗其雄心。移易其耳目。與教盜賊同。聖人於是因祭以用獸。因獸以待敵。

悉匿其坐作進退之名而更創其說曰田獵吁公之心亦良苦矣使公之井田止於截溝塋而剖封植則其制誠迂惟其以田獵輔之而行則所爲導民於富且強者甚巧而不露而千古兵家不傳之秘法悉藏焉公何迂濶之有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獵以明四時不失職也質明什旗後至者誅以嚴信誓也假蘭艾之草以爲席置通帛之旂以爲門以懼傷馬也車之入門礙以車軸以試其能御也車執座馬候蹄以試其能馳也旌旗金鼓以畫戰也選車徒讀書契辨名號以夜戰也過禽不逐以示不逐奔也面傷旄毛不獻以示不殺迎降也不成不獻以示不戮勿釋也出則少者在前以示趨敵也入則少者在後以示殿師也有聞無聲以示師克而初也酌禮獻賓以示告廟飲至也夫公之神巧變化善藏其兵法於不測如此當是時車輿行三司馬缺而不補雖蠻夷猾夏盜賊姦宄則竟付之士師若曰兵者此不過刑法之屬不以教我民也而周之民亦且泄泄焉焉猶謂曰公以稼穡飽我及放而角之原野豁會之血誓獸之草以優我甚則感嘆而歌咏之曰雨我公田遺我

我私又曰言私其穡獻新於公至於公田則思君獻新則思君而百姓之願爲公死可知也常人之情或反唇於室而不容不披髮於鬪降或構仇於酒杯而不能不卒然訕訕於拯水火之際何者其所居之習然耳令一井之內婚娶喪葬老死不出於其鄉歲時則相藉子孫則更抱人誥其名姓里居而世共其生死緩急以此思戰戰寧有不勝者乎況溝洫川滄相錯如織則不必設地網以制戎馬比屋皆土著則不必立保甲以稽姦偽民二十而受田六十而歸田則不必汰老弱以數軍籍田中有虛疆場有客則不必製地以處師徒我耘我耨我黍我稷我倉我庾則不必乘千里之芻輓萬鍾之粟以給廩餼轉饋餉夫今日之國家其漸趨於貧弱者爲其以東南之民驅而養西北之兵也卒之首與尾兩窮而富與強俱困公惟借民以足食旋借民之食以足其無召募揀選而技良無營堡斥埃而備設無更番屯戍而居處寧無牽制觀望而肝膽壹規理爲營陣揭勦挺爲干戈轉用其所以斃獸者以爲斃敵之法上不害下不覺百姓日馴夫狠戾不肖之心而國家坐享夫數

百年全勁之利。老氏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易曰：高才下至險於至順。嗚呼！公之意，豈亦本諸此歟？蓋嘗譬之井田，奕局也。田獵之闕，闢縱橫，屈伸進退，其變迄于不可勝記。皆所以按其局而布之爲勢也。後世若柳宗元之封建，林勲之本政，其井田純用局者也。符於郎兵於崇丘，講武於平樂，觀陣兵於驪山之下，其田獵純用勢者也。時異勢殊，必舉三代之法，以困人主，是又執死勢而覆故局者也。改阡陌，恣游畋，是局殘勢敗者也。新莽以井田飾亂，漢諸帝長楊上林，以田獵飾治，局非局勢非勢，其不知奕局也。嗚呼！寧獨漢唐以後諸君子哉！宋興氏之論井田，辨矣。公猶得以農事之說籠而掩之。況其下者乎？微獨子輿氏，卽當時但稱師尚父爲善將，而不稱姬公爲善兵。嗚呼！聖人之深於藏兵，一至此哉！夫善易者不言易，善兵者不言兵，而後知兵之所以莫測也。故曰井田者古今兵法之祖也。

佛論 大養濟院

佛氏一教，歐陽永叔有正本論。胡康侯有崇正辨。此佛氏之攻輸也。李純甫有鳴道集。張天覺有護法論。此佛氏之守墨也。馬鈞陽欲驅之以充戶口，此以佛氏富國者也。丘璵山欲籍之以實軍伍，此以佛氏強兵者也。王文康著大同論，此又爲佛氏調停者也。余獨曰：佛氏者，朝廷之大養濟院也。我明設養濟院，以養無告也。然猶縣不過一二百疲癯殘疾止矣。其外少壯而貧終身不能溫飽，婚娶者不知幾千萬人。幸佛敎一門收拾棄棄耳。夫今之僧，非真忍於離父母，去妻子，叛名教，而思易天下也。大都貧賤無聊，計無復之真，所謂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窮漢而欲人人婚配，能乎？賴彼教設爲出家，以清淨之。人人授廬，能乎？賴彼教設爲寺院，以散處之。人人鮮衣肉食，能乎？賴彼教設爲披緇托鉢，以淡泊之。人人誦詩讀書，能乎？賴彼教設爲諷經說法，以曉暢之。人人裹糧以游，能乎？賴彼教設爲十方接衆，以津致之。又恐群處易囂，則清規以肅之。任心易熾，則苦行以練之。血氣易爭，則慈悲忍辱以下之。僧俗易濶，則髡髮

刈髮以別之。既代王者養此窮漢。又代王者教此窮漢。若使此等窮漢。而無佛門收拾。天下還要增却許多乞丐。許多盜賊。國家還要增却許多賑濟。許多隄防。蓋佛教得力處。正朝廷省力處也。天地所重。重在活人。活人之門。無過佛教。此若有天意。主持其間。不惟學士大夫。闕他不去。即自古帝王。亦剷除此教不得。往往生出禮僧。敬聖。激揚宗旨。簸弄神通。化愚成信。轉慳爲捨。無非善巧方便。主於活此窮漢而已。況此窮漢中。其最上者。原能打徹心性。直與聖賢齊肩。其次雲行鳥飛。火耕水耨。種種信因果。護戒律。又其次。則白頭黃項。衣食老死于其中。蠢且弱者。無殍餓溝壑之憂。強且黠者。無墮聚潢池之禍。人相忘於僧。魚相忘於水。藏僧於僧。乃所爲藏天下于天下也。嗚呼。三代以上。聖人多。百姓少。即王者懸法不用。而又何藉於佛法。三代以後。井田學校廢。而民輕去其鄉宗。法廢。而族無以相統。黨正族師之職廢。而比伍閭族無所聯。吉凶緩急無所賴。則不得不投佛教以求生路。而其徒遂至于日盛一日。非其徒之日盛一日。以百姓日多一日也。聖人少。百姓多。雖天地且不能。

人爲之。匿處而家爲之。經畫故以衣冠文物之子弟。使儒家任之。以鰥寡孤獨之子弟。使佛家任之。道家又以長生延年之說。歆動乎其間。以收佛氏之剩餘。而窮漢依託以就活者不少。佛家分儒家之勞。道家又分佛家之勞。蓋天地之苦心。而聖人之神道設教。無以加矣。是故窮土木。飾金玉。以佞佛。非也。毀坊寺。誅沙彌。以滅佛。亦非也。以儒闢禪。非也。以禪論儒。亦非也。但曰佛門者。朝廷之養濟院也。而一味歸於天地生人之心。爲主。則不惟不敢爲我敵。而反爲我用。豈非渙小群而爲大群者哉。至其大差別處。則東華西竺之教判然各爲一家。如文字不相知。西方文字橫行。從左至右。東方文字直行。從上至下。是也。如聲音不相通。西方以宮商角徵羽。平分五音。東方以平上去入。直通四聲。是也。如語言不相入。西方從合。一音中有一合。二合至六合者。東方從離。一聲唯有一字。是也。如刑法不相押。西方以呪誓爲刑。東方以笞殺爲刑。是也。如天文不相習。西方日道從緯。以南北爲度。東方日道從經。以東西爲度。是也。由此觀之。佛自佛。儒自儒。彼而爲我。亦不能。我而爲彼。亦不能。

易其所同者。不過借西方眼前之粗跡。以博區區之活計耳。而說者謂佛教入中國。其勢必至于率天下之人。盡化而爲夷狄禽獸。則亦視之太深。而憂之太過也。夫無父無君。誠無容於盛世。然世衰民窮。不得已而俗遂求活於佛氏。是亦君父之所憐而許之者也。

真四皓

替留侯招四皓。從帝酒間調護太子。帝與戚夫人爲楚舞。戲噓流涕。醉歌鴻鵠。數闕而罷。俗儒謂此四皓者。良教之。僞託以劫帝者也。予謂四人者。非神仙。亦人間人也。是真四皓也。當秦坑焚時。魯兩生嘗負禮器。輕千里逃之海。尉繚亦曰。秦王蜂隼鸞鷹。豺聲狼心。得志則輕食人。不可與交游。乃亡去。垂五百年。至晉而猶有桃源避秦諸人。乃知秦之迫天下之士。而老於深山斷崖者。非獨四皓也。四皓卽魯兩生尉繚之徒耳。良少年志在報讐。家僅三百弟。死不葬。悉散黃金收海內客。客有奇伏在草莽如四皓者。良必歡然投結。結爲死友。友天下士。而不知商山老人。何以稱子房哉。博浪一椎。祖龍屍魄。掉舌入沛。卒爲帝師。四皓胸中。亦有子房久矣。水濕火燥。鐵子磁母。大丈夫意氣相感。千里神交。片言調合。四皓不爲漢屈。獨不爲子房屈乎。圮上黃石。一遇橋下傳書三卷。赤松居崑崙。上下風雨。乃欲從之。辟穀爲采真游。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竟得力士授以椎法。此三人者。神仙也。而子房從容委蛇。如交人間人。了不爲異。

況四皓采芝行歌近在南山之間者哉俗儒離鄙仰視
 四皓以爲鴻飛鳳翥不可網羅卽龍準沛公馴習蕭曹
 韓彭之骨如降犬羊而飼鷹兔獨難狎一鬚眉皓白無
 所事事之老叟今子房一布衣耳招置四皓譬若操舟
 隨左而左隨右而右此無他蓋良之報警天下豪傑無
 不諒其忠義感憤之心而憐其間關匍匐之苦黃石赤
 松滄海神人且相與呵護而擁衛之則四皓可知矣西
 逐秦鹿南烹楚彘良皆爲韓而不爲漢皆用帝而不爲
 帝用至于一旦志行警雪功遂身退良之意終未安也
 伯下集卷之六 七 真四皓
 既借漢以報韓警則必欲借四皓以報漢德四皓不出
 則儲不定儲不定則漢之天下存亡不可知不可知則
 良之辭漢不決四皓而念及子房始終之心事及子房
 之固以請也亦何忍入山深入林密哉伍員之報楚也
 蘆中丈人浣紗女子至覆舟沉瀨以示無恐要離專諸
 矯妻斷臂死而不顧子胥警在父數君子慷慨俠烈不
 難殺身以左右之子房警在君警獲伸而德未報四老
 人安得徘徊上車不爲子房一出也陳留風俗傳言圉
 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卽位以

圉公爲司徒宋時南山農鑿地得漢石數種有隸書圉
 公角里先生姓字圉公者蓋東園公云則四皓之非僞
 托斷斷可知矣大抵高帝以亭長起家漢事多得諸父
 老力若董公及戾太子壺關三老是也三老遮說時子
 房去漢久矣此又誰爲之吾故曰四皓者是真四皓也

圖書

管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龜書。而伯禹之遇河伯也。曰臣河精也。授君河圖。於是後世言星者。昉於圖。言土者。昉於書。而紀曆井地之法。興矣。河洛之未有定說也。左於漢者。班固楊雄鄭玄孔定國劉向之父子也。左於宋者。堯夫端明元定晦菴明道之兄弟也。數先生互相異同。不爭于象之方圓。則爭於數之多寡。不搜考於讖書古文。則徵據於通儒隱者。夫圖書亦何異同之有哉。圖書而有異同。是理之有異同也。象之爲中。爲左。爲右。爲戴。爲履。爲肩。爲足。也。非云是也。象理之象也。數之自一而九。與自一而十也。非天地數理之數也。理得而圖書爲過客。象數爲逆旅耳。不殊方之卜平。或責應於草木。或取數於瓦石。或以雜或以鬼卦。卒之吉凶之兆。不異著龜。蓋著者尋數之數。得而著。廢焉龜者。啓兆之質。兆著而龜忘焉。圖書者聖賢之借理出而圖書休焉。是故表裏可以符契。方圓可以參合。時代流行。可以經緯相襲。先天后天。可以互母相生。縱之橫之。而無害其爲同。奇之耦之。而莫病其

爲異。不必泥其九爲圖。十爲書也。不必追其河圖之爲有九。而洛書之篇有六也。不必推其卽太乙下行九宮法也。不必據其乾吐天苞。坤吐地符也。不必究其出雲青城。隱君也。不必迴其受之希夷。神放穆修以上之諸人。也不必實其與太極圖合也。太極之理。碎而爲陰陽。陰陽之理。碎而爲四象八卦。衍之爲大衍。範之爲解。以至頤仰聚散。河洛未嘗不寓焉。三光五岳。披我以八索九丘。聚我以書魚躍。爲飛呈我以靈龜龍馬。降海尚友接我以大禹宏義。急之而促。交象于一瞬之間。之而轉乾坤于六合之內。大之而聖賢就于鐘冶。細之而瓦礫歸于文章。此非三代以還不傳之圖書哉。黃曰。刪后無詩。畫前有易。儒者不知。而曉曉焉終日爭之。執書以合圖。執河以配洛。家是其見。代是其書。譬之水月然。一人以爲月。繫于天。一人以爲月。繫于水。兩人東西行。月亦隨之。此兩人者。又以爲各私。是月而不知月之無分於東西也。是諸儒之論圖書者也。

十三經註疏

經之不明也。其故有三。經生之與諸子角。一不敵也。轉而與二氏角。二不敵也。宋儒漢儒之自相爲角。三不敵也。何者。經生之喙一。而諸子之喙百。吾以莊誦而彼以譁笑。衆寡勞逸之不相半也。一不敵也。人情好生而貴冠以不死劫之。人情畏死而縊衣以無生劫之。卽儒者能跳於死生。而又不能終跳於嗜欲。乃二氏又以清虛寡營勝之。二不敵也。漢儒網羅百家。收拾遺文。以爲宋儒地。而宋之諸君。往往操戈而裹甲焉。功不酬。論不寔。三不敵也。嗚呼。儒者操三不敵以抗於世。日戰且且。傳日負。而經幾于亡矣。夫經之初有六。迄于今而附以公穀三禮。又附以語孟孝經爾雅。蓋十有三焉。經多矣。何以亡也。不亡於雄之擬易。通之擬論語也。不亡於叔孫通之禮樂。曹氏父子之詩也。不亡於蔡謨之不熟爾雅。王莽之僭周書。安石之廢春秋也。然則經何以亡。蓋始於尊聖人之經。而終於自尊不知經者聖人之跡跡存。而人與骨蓋已朽矣。其不可得而行者。理也是故得瑟而忘絃。得月而忘指。則性情不在。聲與謨不在。壁與

削不在。麟爰象不在。龍馬苟其一饋十起于蟲書靈簡之中。一辨十難於牛毛繭絲之際。則無風而波。舍兵而爭。家樹幟。人樹舌。卽金溪新安之間。日紛紛矣。夫必關洛洙泗之爲是。而諸子之爲非。則拘執太堅。立門戶聚生徒。則張皇太過。執拘則人疑張皇。則人懼此經之所。以日亡。而終不能與諸氏角也。竊嘗私論之。諸子之汪洋自恣。近于狂。二氏之恬淡無爲。近於狷。世無仲尼。故至此耳。仲尼而在。可以錄錄而爲金。採腋而爲裘。集諸瑣屑而爲竹頭木屑之用。而况漢儒爲哉。大抵諸氏二子。譬之黥布。信越。來則爲帝。用而去則爲帝敵。故其法主降。漢儒則陳勝胡廣矣。斬木揭竿。以備濂洛之數。君子數君子。不以爲經之功臣。而至詆爲經之叛臣。漢儒之所以死不暇也。

古今大帳簿 史論

天地間有一大帳簿。古史舊帳簿也。今史新帳簿也。人家儘有聰明俊慧子弟。父師失教。專以時文課之。竟不知通鑑綱目二十一史爲何物。所以往往有橫眉豎目之若。若教之讀史。以聰明俊慧之資。遇史中可喜可愕之事。則心力自然發越。貫串治亂得失。人才邪正是非之源流。與財賦兵刑禮樂制度沿革之本末。則眼力自然高明。以古人印證今人。以古方參治今病。則胆力自然穩實。曉暢大局。面大机括。大議論。大文章。則筆力自然宏達。今子弟史學一切廢闕。其有質者。反教之讀佛書。佛書卽粗粗問他作子書。佛書者之姓名出處。已茫然不曉。況能得子佛之精髓乎。余嘗語子弟。無論綱目二十一史。卽一部通鑑。乃萬卷書之關津。若未曾過得此關。則他書必無別路可入。或讀之而不能解。解之而不能竟。竟之而不能徹。徹首徹尾者。皆史不熟也。此舊帳簿不可無也。內外有司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事。宜遵祖宗法。勅令修撰編修簡討。番直史館。編紀睦政各管一類。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於每尾書某

官其人記藏之。禮禮以待。幕述底因。紀錄之間。亦得練習政事。他日任用。不致杜撰。幽恭是於循職之中。實養才之意。若謂節局儲養異才。不必煩以語言文字。則未免以光陰志氣空擲於交際詩酒之間。卽有意講求故典者。恐同儕猜異。只得隨行逐隊。而不敢周咨天下之務。及至開局修史。亦不過掇拾完書。無暇聚頭。磋商。仔細討論。宰相須用讀書人。竟成虛語。此新帳簿不可無也。又有講學老先生。專意六經。而以讀史爲玩物。志亦恐非得中之論。昔伊川先生几案間無他帙。惟印行唐鑑一部。朱晦菴先生云。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胆隨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人書。前章何嘗不留心史學。今子弟不讀史。史官不編史。舊帳簿新帳簿皆置之高閣。豈不可嘆。夫未出仕是算帳簿的人。既出仕是管帳簿的人。史官是寫帳簿的人。寫得明白。算得明白。管得明白。而天下國家之事。聯若指掌矣。故曰史者天地間一大帳簿也。

論卷之十 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一

策

宗藩

古今之宗藩。厚自周始也。秦鑒之。而弱其枝。薄自秦始也。漢鑒之。而掉其尾。唐之降疏屬之王。而表於公也。降其又疏且遠者。而夷于民也。所爲薄秦之亞也。宋之聚而養之京師也。散而處之都邑也。所爲厚漢之亞也。國朝稽古定制。廣樹懿親。參酌調劑。以處於不厚不薄之間。爲萬世準祿。萬石冠九旒。位諸王上。法漢而不得。置吏握兵郡王。以次議裁。法唐而未嘗不食餼冠帶。大施少帛。磐石錯繡。拱手以衛神京。法宋而曾不敢噪也。于闕庭輦轂之下。郡縣以防蜂螫。法秦而終不廢周封。建以樹麟趾。法周而終不得不節取於秦。煌煌聖謨。似無容進一籌矣。第愚所憂者。不憂天潢之長。而憂在於窮地之毛。瑩地之產。不憂朱門之里第。而憂在于白屋之王孫。不憂遠而燕吳近。而寧煦而憂在於百姓之罄懸有司之厄漏。夫天下之法。惟其兩利之爲便也。今上見費而下不見恩。宗子弟不盡肥而民日露其瘡。

欲更制則以爲生亂。欲坐視又以爲養亂。欲加恩則以爲游說。而不當言。欲斷恩。又以爲離間。而不忍言。然則奈何。語曰。親盡則遷。服盡則祧。義也。親疎無間。內外均勞。仁也。親親賢賢。仁義並用。其惟今日乎。故請于奉國校尉而下。裁其歲祿可也。鎮國諸將軍中尉而下。停其分典可也。又不然。而輟其扇禁。寬其兵衛。使不肖者得衣食於技農。賢者得以玉牒之親。而隸名於金閨之籍。若周若召。若蒼若向。若絳若勉。若汝愚。可也。嗟乎。良家子。負矢累糧。翱翔八極。抱關不呵。津吏不問。而神明貴胄。反不免坐畫地。而泣向隅。弓旌輪車。日下名山。拔計。免且鴻遠之彥。而同姓子孫。使之匣鋒而不試。囊穎而不出。眈眈然望長安。如天上。而竟不能稽首于天子闕闔。尺寸之間。可嘆哉。

周禮

晉人有言。秦人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絕。始末嘗不驚怖其言。已讀周禮。而後知言之當也。秦舉先王之六籍。束而投之烈燄之中。此時周禮亡矣。垂漢二百年。河間獻王猶能搜諸李氏之家。藏而上之秘府。則書固無恙也。自後杜子春及鄭康成父子。專門特業。遍沿於唐宋以後之諸人。凡四十有六家。而愈不可詰矣。雖謂周禮之絕於諸儒之手可也。禹鑄九鼎。紀山川。殊怪之類。用以鎮不祥。而告成功。如使治水者。負鼎而趨。以迎河。而窮源人。未有不嘆其狂且愚者矣。周禮雖公太平之書也。書豈其所以公哉。周禮之家。聚而戶訟者。以冬官缺也。然五官固具在。其倣而行者。誰也。即五官互見。而冬官未缺。缺而尋以考工補之。其倣而行者。又誰也。蘇綽用其五六。而不足以治周。蘇威用其八九。而不足以治隋。我明田不井。刑不肉。子孫不封建。秋冬不獮狩。而天下熙熙如矣。大抵周禮之一句一字。鳳之毛而麟之甲也。然必句句而比之。字字而櫛之。則魚之筌而兔之蹄也。求筏於渡河之後。索經於煨燼糟粕之餘。反

履辨難。既不足以爲公忠臣。而傳會牽合。又不足以爲公孝子。是古之亂周禮者。漢儒。而今之亂周禮者。又州之以宋儒。古之逸者。官之一。而今之逸者。又無故而并削其官之六也。然則周禮何以辨哉。說者以莽之托名於井田。歆之托名於泉府。安石之托名於國服也。以爲周禮罪。而不知此非周禮之罪也。盜竊孔子之履。納之而踰人之牆。燬人火。政以利天下。而始皇乃以爲烹。儒焚書。燬人孔子。亦何過乎。竊周禮者。亦若是而已矣。

曆法

余觀周季天子不協時、日御不分朔、閏分乖次而莫識。孟陬失記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怪蜚垂之不藏也。於是孔子作春秋、司曆失閏、則訖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曆者天下之大典也。曆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尚體以綜數尚文以考類尚象以作事尚時以占往尚源以知來尚流。六事備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聖人重之。爰命羲和分主四方其器則璿玑玉衡六合三辰四遊公輸子所儷指而不敢進也。其法則土圭正影律管葭灰離朱之所閉目而不敢窺也。其人則夔龍稷契伯夷皋陶之所比肩而友也。其位則四岳九官十二牧之所接武而班也。甚矣曆之重且難也。非難於理而難於數。非難於常而難於變也。以理馭數以常馭變斯不可易之曆也。三代以降漢之曆更二十家而不能易司馬太初之起於黃鍾唐之曆更二十六家而不能易一行大衍之根於蓍策宋之曆更二十有二家而不能易堯夫元會運世之本於圖書元之曆更三家而不能易許衡郭守敬之至於歲次定朔此授時曆法我

明之所因而為大統曆者也。迄今二百有餘年矣。第恐法久而窮時窮而變積杪忽以迄毫釐積毫釐以迄分寸積分寸以迄尋丈將日月若斷壁五星若走珠四時若亂轍萬物若驚塵嗚呼豈細故哉。略觀漢書漢興世以司馬氏為太史而今者顧門之齋安在御史大夫倪寬明經術上詔寬與博士共議正朔遂改夏正亟釐秦舊而今者明經之儒安在太初始作星官奏不能算乃更募治曆者于是唐都洛下閔出焉而今者精算之士安在夫紛紛曆家高之則欲使大撓握箭隸首執籌獨步三代之前而不知卑出漢下遠之則欲踣影天路飛奔日月而不知石室靈臺之上所為神而明之者誰其人哉。昔者高皇帝嘗徵龔教諸臣分掌曆時置為四輔且升告太廟以重其選嗚呼蓋早見至矣。

樂律

古人有言。議禮家如聚訟。嗟乎。寧獨禮云乎哉。施於今而論樂者。莽如矣。記曰。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夫人者。兩儀之播氣。而性情之所起。恣其流洄。往而不歸。是以聖人作樂。標舉人倫。削平滛放。大夫不撤懸。士不輟琴瑟。所以迎和氣之始也。記又曰。樂者樂也。樂之所極。天地氣氤。雷雨滿盈。是以聖人作樂。見昇平之冠帶。王化之原本。所以養和氣之終也。無傷和先。無伐和後。移風易俗。象德告功。皆舉之矣。而世俗之儒。奈何其莽莽也。

聚而議五音。則元聲中聲。變聲半聲。后夔之所不能齊也。聚而議黃鍾。則清濁多寡。進退奇耦。季札之所不能察也。聚而議候氣。則築室布灰。簫石和黍。子雲之所不能占也。夫匏巴善歌。能令馬仰秣。魚出淵。劉琨一嘯。而能召太守。七世以上之祖。此二人者。以聲用。而非以器用也。今之精於聲氣者多矣。目窮於秋毫之末。而耳竭於絲粟之細。然而鳳不翔於庭。麟不遊於郊。異類莫以從。鬼神莫以格者何也。將以爲無專門。而樂舞諸生。能執簫具秉翟矣。以爲無專官。而宗伯奉常。及協律都尉。

具矣。以爲無專籍。而上至於六經。下至於蔡子之新書。朱子之通解。已汗牛而飽蠹矣。上古之世。搏土鼓。削革。堯考實桴。擊野壤。可以啓萬物之情。通天下之志。而中古以來。聰明伎倆。自謂目空古人。卒之甲乙雌黃。若蠅若蟬。迄無定論。蓋器者所以發聲。聲之邪正。器勿與焉。曲者所以名樂。樂之哀樂。曲勿與焉。若使君子樂得其樂。小人樂得其欲。則金土不鳴。絲肉不奏。鯉弦不張。鼗鼓不伐。可也。君政荒而矯。人心鬱而苦。雖農之瑟。虞之琴。書之鍾。和之磬。女媧之笙。雲門之舞。亦何足以復不祥。而留亂亡之轍哉。昔者南郭子綦隱几而聽天籟。穆天氏操牛尾而歌八閩之風。無煩均節。不廢比排。而至樂出焉。故易之有象。雷出地中。迅動流暢。先王以豫爲易中之樂。而太史之爲律書。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而言兵之偃。於文帝震鋒息民。天下和樂。三致意焉。有味乎其言之也。

水利

今天下畫大江而談水利。江以南。腹心也。淮。咽喉也。江以南不治。不足以給。淮不治。不足以達。不給。不達。邊吏士。不足以戰。則水利者。又天子邊事之要領也。今御史中丞。幕淮泗上矣。憲大夫董三吳矣。而臨河報水激之。人旱潦相啗也。則何故哉。治河之難也。其難有三。若東南不得與河較也。齊魯伊洛之間。亭障相錯。一欲濟。則王孫勲。晚諸貴人中。撓之。禹之空而投諸水者。悉為我所實。吾無以容水。則水無以容我。勢也。難一轉而清。濟轉而徐州。則虞漕轉而汴省。則虞宗室轉而鳳。則虞帝陵。左支右吾。前顧後盼。難二。河之徙決。有鬼神不可以力敵。築堤塞口。與蛟龍爭。又不可以金與帛敵。功未成而主心動。功垂成而廷臣以樂羊之書尾之。又不可以百口敵。難三。故新河之役。議者紛紛。欲疏月河以分水。鴻蘇伯河以導水。遷城以避水。修閘以防水。上亦日下奏牘。與大司空議。以望河工之告成。而匏子之歌。禾黍之頌。尤寥寥也。至江以南。則百倍易之矣。江南之流。輸於震澤。震澤輸於吳淞。吳淞輸於海。特其支

河之不治。若有母而無子。有腸胃而無脈絡。旱則鮮畜而田為之龜拆。潦則鮮洩而禾為之鳧沒。此其故易講也。不必接溧陽之五堰。疏荆溪之百瀆。以殺其來勢也。不必於江陰驅而泄之江也。不必於夾苧興塘驅而洩之於運河也。余以為視田之高者。其流可濬也。視田之卑者。其听可築也。戶上者可聚也。戶下者可力也。不上不下而中處者。可相督也。水衡所捐數十萬之金錢。流移可募而賑施可寓也。此吾所謂百倍而易於治河者也。

鹽屯

晉者姬公。寓兵於農。制爲井田。而其后管。子修內政。以寄軍令。卒以勁齊。吾明之兵與農分矣。然借鹽以屯。邊不至盡驅東南之農。而養西北之兵者。則鹽屯爲之。灌輸也。今天下策鹽者曰。苦課重。苦守支。苦私衛。苦攤。派存積也。策屯田者曰。苦牛具。苦溝洫。苦課稅子粒也。二者大司農與徵算郎。相與日夜借箸而籌。而繡衣使者亦乘車出。退而削牘奏利害者。日上。迺左顧問鹽政。民貧不能課。而商之子孫老死不見度支。右顧問屯。白石桂其利。宋二。漢。政武臣不能營葺。而士卒不倚耒耜。蓋天子以米鹽爲羞。大臣以富強爲諱。於是一蔑於縣官。再奪於貂璫戚。曉再持於鄭卓之徒。佃漁其間。此無他以鹽屯之未合。而祖制之未復也。往高皇帝召商賈粟邊下。商爲之募衆墾土。以鹽而徂集商。以商而蟻集屯。有兵農均輸之遺意焉。自葉淇倡議。而商所輦者更粟而金矣。金不之塞。而之鹽局矣。大江中畫。而東南挽芻。西北坐食矣。余以爲非復祖制。而令鹽與屯相爲表裏。未可以國也。夫鹽與屯合。斥鹵千里化爲桑田。一利也。農不輸。

餉兵不輸飽二利也。商旦受粟。夕受饌。券交於左。筐盈於右。三利也。邊實虜虛。卽淮揚有梗。而咽喉自在。四利也。且耕且守。人自爲戰。里田戍行。敵氣自寢。五利也。生齒繁。烟爨集。戍卒無鄉國之悲。而流移有土著之樂。六利也。商以邊爲陸海。虜以田爲地網。七利也。嗚呼。七利舉。而卽使劉大夫握管。趙先零繪圖。何以讓哉。不然。江以非窘言兵。江以南窘言農。眈眈枵腹相望。而兵則虜且薄之。農則水旱薄之。惟鮮衣大賈。洗手堅坐。以享。天下之利。何不召而爲鹽屯。委輸且買者。半燕越。走。白石桂其利。宋二。漢。客地如鶩。蓋其性然而又引輕。而鹽倍賦輕。而果倍客。四面方駕出矣。

馬政

甚矣今天下馬政之不講也。凡有三蠹。而大耗不與焉。太僕馬歲無慮十餘萬。內以奉衛士。而外以奉邊戍。邊戍所予金粟。半以輸債帥。自啖不暇。而何暇以其餘飽馬。馬不任勞苦。遇戰則悲鳴却走矣。蠹一。漢初天子不能具淳駟。而將相或乘牛車。今衛士得馬。以便鞭乘而已。蠹二。縣官割其芻中涓外家割其地。馬所從產。則責駒所從秣。則責肥。甚則家破而人繼之。蠹三。今天下幸輸安耳。有如海內多故。無敢望八駿十二閑。及數千如雲之錦。即大將軍何以驅使。監閤僕寺。何以數馬。而對嗟乎。此所謂名存而實亡者也。夫名存而實亡者。猶未若害存而利亡者之足以懼也。如咸寧警爲政。驕且畏。議通馬市。以中虜欲。自庚戌以迄今四十年矣。國初之市馬。雖稍倣宋制。然特創於關蜀。夫聞以九邊爲市也。以茶緣爲餌。未聞釐金而出也。以爲獲良馬。而虜且以下馬獲上直矣。以爲馬衆可與虜敵。而既市當無事戰矣。以爲羈縻之而陰修戎備。而將相以市便高枕矣。以爲虜無他校。而慮且邀賞。往歲東西之鎮。巨測矣。夫天

下之財。止有此數。不在上。不在下。而在夷狄。財往如逝。波敵至如風雨。有如國窮。而七見皮盡。而毛落。進不能。掌犬羊溪壑之心。而退不能。悍熊羆將士之氣。陽以把長沙。表餌之智。而陰以伏臘。寧和好之。憂嗚呼。如是而欲營天駟。叩房星。供御飽餽。司馬巡邊。其何益于國。故大耗之不去。而區區於振刷三蠹。雖有龍牡。無以御之矣。李克用以馬上立國。不過七千。猗頓窮士耳。陶朱教以畜五牝。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息無算。而況以天下息乎。請罷馬市。以歲市數十萬之金。帛。轉而付之秦。非毛仲其人。必使官與民兩利。以坐實天廐之種。生且爲。天子歌在。堀駟鐵以獻也。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二

賑荒議 計十二條

踏荒

縣公踏荒東踏則西怨西踏則東怨舟車所至攀擁叫號里排總甲有伺候之費有送迎之費有造冊之費有愚民買荒之費不如一槩以全荒具申上司舊規奏報夏災例在五月今已過期似難復緩直待雨臺題請朝廷旨下戶部覆行然後輕與寡從踏勘未遲今不必沿鄉履畝也

勘荒

得錢做荒出錢買荒其弊種種不一須令該面里排開報得分明圖書造冊得分明如一保之中某區為熟區某區為荒區一區之中某畝為熟畝某畝為荒畝一畝之中某圩為熟圩某圩為荒圩俱用印鈐記訖然後行抽勘之法勘圩則刻勘區勘畝則寬又然後行抽問之法或問事或比較問過去前甲之里排則公問見在挨甲之里排則私大抵種田全荒者即是上貧之飢民也種田半荒者即是次貧之飢民也得一圩之真荒田若

千真飢民若干而眾區不敢欺矣得一畝之真荒田若干真飢民若干而眾區不敢欺矣勘荒在此賑飢亦在此本之以惻隱不忍之念頭參之以神明不測之作用寧過仁無過義寧使得便宜在百姓無使得便宜在朝廷此勘荒之大指也

儘荒

勘荒固難而派荒尤難說者曰縣大夫不能千百其化身而方圓于一手何如一槩攤荒使荒熟皆霑恩典此為熟鄉作說客而設也夫東南與西北非特地勢之高下不同抑且有災無災之截然迥別若幸而有恩應儘數派與荒區惟荒區有收折惟荒區有停徵帶徵惟荒區有粥賑米賑而高鄉不得望焉夫荒區菜麥不及收矣秧苗不及栽矣即栽腐爛矣即間有可救者皆數十百人共踏大朋水車男罷耕女罷織甚則皮穿脚腫矣今高鄉有是乎富戶見田荒誰肯借貸債米業主見田荒誰肯接濟工本米啼飢號寒賣男鬻女今高鄉有是乎租米既不能還錢糧安所從出佃戶苦業戶苦里排苦縣官苦今高鄉有是乎益當道之請命為荒不為熟

也朝廷之特恩爲荒不爲熟也父老之拖泥帶水餉餉
攀號正恐以荒作熟也縣官之曝日衝風親行踏勘正
恐以熟作荒也若不問苦樂高低槩行攤荒之法似於
官吏覺便而于救災則甚不均甚不服夫低鄉涕泣而
求之高鄉談笑而得之膏粱而欲坐享餓殍之食孟獲
而欲分奪嬰兒之乳此豈鬼神之望吾良吏者乎士大
夫無以此曲動上聽可也

禁亂

夏秋之交舊水未消新水復橫正如舊錢糧未足新錢

糧復徵三吳百姓之苦未有甚于今日者也且大暑而
徹夜極寒大雨而涖日不止天時可怪歲事可疑自
水旱必相仍兵荒必相繼卽極盛太平之世且不能免
而況以奸奢之世界富易動之物情可不爲寒心哉昔
蜀道寇作臨汝侯嘲羅研曰卿蜀人何樂禍如此研曰
蜀中百家爲村有食者不過數家貧迫之人十常八九
束縛之吏十有三二若令有五毋雞二毋彘床上有百
錢甌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于前韓白按劍于後
將不能一夫爲盜矣古來亂民常挾飢民而起如王仙

芝黃巢之類不能枚舉必須當路者先服飢民之心
亂民之胆而後可以永保於無事何謂服飢民之心如
非衣惡食教民節儉緩征停訟與民休息任怨任勞怕
因怕果如切自家痛癢如救自家骨肉披髮纓冠廢寢
忘食所謂服飢民之心者也何謂捫亂民之胆只令大
水彌天姦人借事生釁或有裝駕快船以割稻爲利者
或有搶奪篙櫓貨物以增築圩岸爲名者或有聚衆鼓
噪以借米糴米爲名者此皆亂法之民若有此等倡禍
卽刻前往擒拏首惡輕則繫獄重則捆打此所謂捫亂
民之胆者也蓋救災恤患之中專寓防微杜漸之意飢
民必救亂民必斬舍此八字別無荒政矣

禁張皇

夫上人要有救荒之心而不當有救荒之狀如銀賑米
賑粥賑此爲無田者而設也而目前庫中之銀幾何倉
中之穀米幾何此不可遽言賑也如蠲免如改折如停
徵帶徵此爲有田者而設也而目前之荒疏未上朝廷
之恩例未下此不可以遽言蠲也大抵飢民如小兒不
忍用威又不敢遽用恩挾得一刻不啼哭則一刻之餅

餌且止挨得一日不啼哭則一日之餅餌且止留前貯後相時而行屈指七月至十月終有一百二十日之期幸而商鄉成熟則新米可接濟矣又屈指十一月至明春四月終有一百八十日之期幸而春熟有望則豆麥又可接濟矣獨二熟未至接濟何人萬姓嗷嗷命在呼吸前則以設法預備為主後則以分頭急救為主中間則在閒時忙做忙時間做勿促之告急勿挑之使動如過糶抑價之類是也

請改漕折

日不樵其五 卷三

五 五

改折一事近雖奉有明旨但時事多艱狗彘當破議駁則倉庫空虛議蠲則金花難免獨有漕糧一項漕糧每石輕齋簾板過江水脚折耗等項計費銀二兩若得幾分請折每石止徵銀五錢則餘米存留地方有田者明沾實惠無田者暗受恩波計無便於此矣查得改折事例被災十分九分以上者改折七分又查得被災八分以上者不分正改充每石折銀五錢此定制也今三縣災傷正當十分九分之數則改折漕糧正當每石折銀五錢之時前有萬曆十六年及三十七年水災奏准文

卷歷歷可查申請道院援例乞恩亦寬中之寬恩外之恩而未知可得否也若復請今歲停徵太過則來歲帶徵益多姑息於目前而籌楚於日後不惟難為百姓抑且難為縣官且看部覆何如耳

禁遏糶

以官救民不若以民濟民以民濟民不若以商濟民我既遇糶鄰亦效尤寸寸節節皆是死路當聽其自相灌輸較是兩便蓋本方之米有限日用則米日消四方之米無窮日來則價日減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若云米

日不樵其五 卷三

五 五

在外者則欲招來米出境者則欲嚴禁非惟用情之不恕抑亦立法之難行此猶士大夫半明半暗之說也

糶米

救荒之法無如設處糧食為第一義揀選大戶領銀轉販給付印批勒限回縣似矣目今庫藏空虛官銀何處撮借愚謂使大戶糶米不如使大戶積米如不願遠糶而願積米者即將本家之米自貯本家之倉積米若干時價若干但取結狀印信登冊訖後日價賤原照前價平糶幸而價不甚昂米還大戶而官無與焉在官府許

境內之米留之。境內不必處糶米之銀在大戶以留之。在家者聽之。在官不必增遠販之費。此不遇之遇。不糶之糶也。揀選積米大家。只將屯戶查明量田之多寡。酌米之重輕。如千畝五百畝之家。或有餘蓄。下此則不能矣。若開報殷實。徒生詐端。請託營求。易生煩擾。其不便者。一領銀糶米。銀一到手。豈無花費之子弟。侵剝之家。人其不便者。二我過我糶。彼過彼糶。口語鬭爭。關津阻隔。其不便者。三遠涉江湖。擔延歲月。其不便者。四遠方價高。回鄉價減。查驗推委。多所支離。其不便者。五華亭

八十餘區。試選區中大戶。召而問之。願積米乎。願糶米乎。其情實可以立見矣。

禁抑價

抑價之說。行於官糶則可。行於民糶則不可。蓋官府設法銀兩。遣官遠方。販得糧食。略有頭緒矣。然後發與良善大戶。平價糶與飢民。但奸徒或以低銀至者。以低錢至者。以短價至者。受之則大戶虧本。拒之則喧嚷相加。甚則詐告小升小斗。詐告插穀插柄。而添出詞訟。無已時矣。况抑勒減價。則積米之家。閉廩不出。販米之商。聞

風不來。本欲抑價而價愈增。此立斃之道也。

平糶

官糶官糶。其名甚美。而往年奉行臺諭。幾至大亂。蓋強梁者得之。軟弱者不得也。附近者得之。遠僻者不得也。衙門之狡猾。減獲之親厚者得之。而鰥寡孤獨。疾病無告者。不得也。詭名詭姓。假為藍縷之服者。得之。而真正飢貧者。不得也。或擁軋。或叫號。或困踣。或鬭爭。或聲言以減竊告。以拌和告。以小斗斛告。本家不勝其煩。但求糊塗苟且了事。而止有平糶之名。無平糶之實。若不

散賑

夫用衆宜在狹處。不宜在廣濶處。如在廣濶處。唱名領一人而千萬人俱擁案前。本人不到。而他人冒領。者有之。應去復來。領去復應。其誰能一一而稽察哉。大抵散賑。不散米而散票。此常法也。散票之法。莫如曉明

上城安排布置每衙分作十甲第一甲以至十甲每甲將水牌開寫饑民姓名挨甲編定有一城壕靠立饑民一名縣公乘轎門子執票有一名即將一票付之得票者從轎後陸續過去未領票者從轎前挨次前來散過一箇又是一箇散過十甲又是十甲饑民執票就倉倉吏認票發米先後亦以此爲次第兵法云用衆如用寡分數明也此卽散賑之法也

田主賑佃戶

查得華亭田一百九十五萬畝若田主各自接救佃戶

種田一畝者付米二升種田十畝者付米二斗共計米三萬九千石卽省出官米三萬九千石矣卽使官賑有如此之直捷乎卽使官糶有如此之均勻乎人自爲給無強梁擠軋之弊家自爲賑無遊手冒名之弊平時借作工本米凶年借作性命米工本米至冬月補償性命米至豐月補償各立券爲準不還者告官究追此官府不賑之中而民間暗寓賑濟之法比之報名分賑執票呼糶者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其孰便孰不便也乎且賑飢之事官府既不能遍及

鄉村又不能確定災傷之重輕與饑戶之真僞惟田主與租戶痛癢相關情形又實凡田之果荒與否家之果貧與否不待踏勘而彼此灼然莫可掩飾者今能照例前議既報其平日胼手胝足之勞又救其目前逃亡餓殍之苦此安插佃戶第一義而當事者又且賑之以濟其窮底不立稿矣况士農工商惟農最苦比之游手閑民及素不識姓名者休戚萬萬也田主置之度外彼田相率而去其故居拋棄屋廬誰人看守明年麥麥誰人下種田主勞費豈不多於今日哉是說也無田者田少者皆欣然以爲可行而轉展阻撓倡言不便者必出於多田富戶之僕輩獨不思田多則易於轉移人饑又易於爲德決不分外多求亦決不因求生事仁人首倡轉相勸諭由城而鎮由鎮而鄉由吳而越繇吳越而推之他方被荒之處豈非根本簡便之良法哉

救荒煮粥事宜 十七條

一早煮不如遲煮

煮粥最宜慎始慮終。須計量倉穀多寡。可食若干人。可支幾時。然後起手。若驟然輕舉。一時穀盡。又驟而已之。令老弱者轉死。強梁者且生。他心不可不慎。

一城郭不如鄉村

設粥於城郭。則游手之人多。設粥於鄉村。則力耕之農衆。聚則疫病易染。分則道里適中。設粥城郭十之一。鄉村十之九。則較得其平矣。

一委官不如委好義

大戶一心以奉委官。又一心以救饑民。精神既分。事事苟且。惟敦請賢士大夫爲地方素所信服者。監督煮粥。朝夕無供應之煩。左右無需索之苦。柴米不能湊手。可以稗請。猝應于當事者。又無扞格不通之虞。皆井愚聶公嘗行之而効矣。

一搭廠不如寺院

搭廠費竹木。費柴薪。費工食。既防火燭。又虞風雨。又少遮欄。惟尋訪地方寺院。一便水漿。一便造窰。一便寓房。

一便貯柴積米。一便容民畜衆

一土灶不如磚灶

土灶離廠易敗。磚灶潔淨可久。其大鍋鍋蓋水缸等項。卽從地方鎮上店家借之。編號登記訖。若火鈴擔桶。陶籬簸扁諸小物類。大戶領價置之。

一執事不如選用饑民

選用饑民。須衣服洗淨。精力健旺者。每人給米二升。許令執事煮粥。如有不好潔不聽命。因而偷盜米糧物件者。逐出更換。

一稀粥不如米粥

往時稀粥。多有半生半熟者。間有拌和石膏者。饑不擇食。往往食後致病而死。若米粥。則無此弊。故煮決以白米爲主。

一草柴不如木柴

官既發米。隨將買柴銀兩。同時給發。每日用柴百束。先買二三千束。備用。坐柴可以代炭。餘炭可以煮茶。日逐劈柴。最爲煩苦。飢民待粥空閑者。卽以劈柴委之。劈完加粥一碗。

一吃粥不如帶粥

凡煮粥。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奔走道途。倘遇風雨。尤覺艱難。若願吃粥者。許令自帶碗箸。以便就食。若願帶粥者。許令自家帶鉢。并給二次。以便携歸。替官行此法。願吃者少。願帶者多。蓋吃則止于一人。帶則歸分老幼。不妨生理。不失碗筋。不成羣。混擾不竟。日奔馳。饑民既得安閒。而執事者亦少休息矣。

一給粥老人先於童壯

前鍋粥熟。即貯缸中。遇老即發。蓋老者。不能久待。童壯尚可待也。

一給粥婦人先於男子

婦人領粥。出自萬不得已。來即發之。蓋婦人廉耻最重。不能久待。男子猶可待也。

一童子壯男各分一處

凡童子頑狡。溺入粥場。最難馴伏。須擇一人。管押。或吃或帶。擊鑼引旗。五童一隊。挨次散之。凡壯男。須俟煮粥有餘。末後給散。擊鑼引旗。亦如之。大約以巳午為期。期良生理者。不必先來。久候。強暴梗事者。不致屯聚。後。

亦分別調取之一法

一丐流毋得混擾飢民

丐流。溺入飢民。非特不潔。亦且不甘。另遣乞丐頭領。置之粥場遠處。別設粥販之。

一飢民日登記籍

錢糧出自官府。苦心區處。得來一粒一毫。俱要着落。撒者。上干天刑。侵漁者。難逃憲網。凡每日男女領粥若干。每日煮過米若干。執事工食米若干。一一登記簿籍。以呈查考。

一修道路橋梁

大水之後。岸有低窪者。補平之。橋有橋板橋欄腐壞者。修好之。無令飢病之人。因傾跌致斃。先宜周密預為之。

一另籌領粥

凡遠近有體面之人。如學究。如里排。如醫生等類。以領粥為慙。而實以絕粒為苦。另置竹籌。烙鐵記色。分籌領粥。不必到廠。

一煮粥須要嘗粥

凡粥之生熟厚薄。有揷和無揷和。須要監督。與大戶親。

有親嘗則執事自然用心。而饑民亦且心服。答郡侯張
昭海公祖。親臨天馬山粥場。散粥之時。予進饑民幣三
碗。小菜八碟。欣然泔罷而去。萬民合掌頂禮。歡呼送之。
如此光景。歷歷尚在目前。甚有寫圖以贈張公者。此萬
曆三十七年間事也。

祝染南。鄒州沙縣人也。遇歉歲。爲粥以施貧者。後生
一子聰慧。請舉入學。榜將開。忽街上人夢捷者奔馳
而過。報狀元榜。手持一大旗。書四字曰施粥之報。及
榜開。其子果爲特科狀元。

慶曆八年大水。歲飢。流民滿道。韓琦大發倉廩。并募
人入粟。分命官吏設粥食之。日往接視。遠近歸之。不
可勝數。

田賦八故 見松江府志

查官田民田糧重之故

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收天下田稅。每畝起科止三升
五升。有三合五合。反輕於古。晉井田之稅。此之謂民田。
國初有因兵燹後。遺下土田無主者。有籍沒張士誠者。
有籍沒土豪虐民得罪者。此之謂官田。查得弘治十五
年。松江府民田止七十三萬二千八百畝。官田有三百九
十八萬五千六百畝。則官田不更多于民田乎。召民耕
種。輸租于官。此租額非糧額也。小民送納各倉。遠涉江
湖。極其煩苦。以致累年拖欠。逃徙拋荒。乃復轉賣官田
於民間。又將官田租額。攤作民田糧額。雖有上中下三
鄉之別。而摠之賦極重。不可及矣。松郡糧重。始於此。

查力差銀差聽差之故

太祖洪武元年。定法每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三年置直
隸。應天均工夫圖冊。每歲農隙。其夫赴京供役。每歲率
用三十日。遣歸。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其佃戶出米
一石。資其費用。非佃人而計畝出夫者。其資費每田一
畝出米二升五合。他如府州縣雜差。亦如之。其後分力

差銀差聽差三項係力差者計其代當工食之費量爲增減係銀差者計其扛解交納之費加以贈耗又其後派銀僱役力差變爲銀差而聽差并罷之矣初弘治元年令各處編審均徭但于均徭人戶丁糧有力之家止編本等差役不許分外加增若貧難下戶逃亡絕戶聽其空閒不許徵銀及額外濫設聽差等項違者聽撫按等官糾察問罪此力差聽差銀差之所自始

查絲綿折絹之故

吾松偏栽花稻不種桑不養蠶而歲賦農桑絲綿折絹若干載在夏稅額中松民既有細布粗布之解京又有內號外號之織造則絲綿折絹一項似乎可以奏蠲也查得金時之田制凡民戶以多植桑果爲勤少者必種其地十之三又少者必種其地十之一除枯補新使之不缺元太宗丙申年始行絲科之法每二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于官五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于本位此金元之遺制而相沿猶未改也其有農桑絲綿折絹自此始

查馬草豆料之故

國初光祿寺犧牲所御馬監并象馬牛羊房等草料俱于民間照糧科徵解納官軍草料亦如之洪武二十五年以百姓供給艱難令北平等處衛所官軍自採野草備用自後遂有秋青草事例宣德以來通命在京在外軍衛有司量派軍夫采打置場收納與民納草相兼支用而其因時制宜措備支給法亦不一其黃黑豆等料卽于稅糧內折徵不更載此馬草之徵所自始

查一條鞭之故

往時夏稅秋糧及丁銀兵銀役銀貼役銀種種名色悉自石樵集一或分時而徵或分額而徵上不勝其頭緒之碎煩下不勝其追呼之雜沓自嘉靖四十年侍御龐公尚鵬按浙改作一條鞭法最稱簡便直捷但于平米上分本色米折色銀兩項里排徵之於納戶而縣官派之於各色孰是起運孰是存留孰是額設孰是加編孰是宜後宜先孰是宜增宜減孰是朝廷曾赦而猶存如故孰是戶漕撫按曾減而猶增如故其算數在縣總那移亦在縣總而摘發則在精明之縣大夫是法行之七八十年矣此一條鞭之所自始

查加派從糧不從畝之故

隆慶二年巡撫林潤奏言江南諸郡久已均糧民頗稱便惟松郡未均請乞暫設專官丈之吏部題原任本府同知鄭元韶陞湖廣按察司僉事領勅專管丈田均牽斗則丈得松江三縣上鄉算平米一石准共田二畝七分三厘九毫中鄉平米一石准共田三畝一分二厘五毫下鄉平米一石准共田三畝六分三厘凡有不時錢糧加派俱照前周文襄所行則例無分上中下三鄉一槩論糧加耗貧富適均官民兩便此一定不易之法也

未田賦合

查錢糧損碎易眩之故

賦額如海見者望洋况米之數則曰升曰合曰勺曰抄曰撮曰圭曰粟曰顆曰粒銀之數則曰厘曰毫曰絲曰忽曰微曰纖曰沙曰塵曰埃此項積之無補於止山而昇之甚昧于心目惟憐憫閭閻得無為震龍之睡乎龍睡

而盜者攫其珠去矣前輩云銀至厘而止米至合而止其下悉宜抹除之不然墮入奸人雲霧中可恨也此錢穀混淆之所自始

查青由之故

嘉靖三十七年奏准天下正賦戶給青由先開用畝糧石仍分本色金花折銀使民周知輸納其一時加派不得混入亦不分官員舉監生員吏戶人等一例均派令給印信小票與民執照事畢停止此青由之所自始

二大役議

布解事宜

查得細布之役。起于正統八年。周文襄公念松江賦役煩重。奏將闊白三梭布一疋。准平米二石五斗。每疋加車脚船錢米二斗六升。闊白棉布一疋。准平米九斗八升。每疋加車脚船錢米一斗二升。布每長四丈二尺五寸。舊例每疋重三斤。率以紗粗驗退。又奏不拘斤重。止取長闊。兩端織紅紗以防盜剪。至今行之。此松江布解之所由起也。華亭布解四各細布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五疋。每疋價銀六錢一分。內改織黃線三絲布二千四百五十二疋。每疋加贈銀三錢五分。二絲布一萬三千七百三十三疋。每疋加贈銀三錢五分。粗布四萬八千九百三十五疋。每疋價銀三錢。又每疋加銀七分四厘。通共粗細布銀三萬八百四十七兩餘。向曾搭派北運。役兩役人甚苦之。以後遂點客商買布。卽有光棍串同保結。充作大商。銀一入手。視爲己物。浪費不經。化爲烏有。有此改簽大戶。大戶本欲領銀買布。或曰待驗布後給銀。及布已驗矣。或曰待解布後領銀。及布已解矣。提

題已銷矣。領者愈迫。給者愈遲。或以現總而推。或之錢糧。或以前甲而強求新甲之償補。或有十不得六七者。或有于請求給。僅許對支者。一年如此。累年可。此自來二三年前布解之所由困也。布役之苦。若貨房聽驗印解布。祇油紙包索舟車關開掛號。鈔批到京。庫稅鈔內相庫官吏書司房保議庫夫長隨厨役見面。後手擺飯茶果土儀。磕頭復求雇夫交納等項。每疋除鋪墊外。賠銀四錢二分。稍不遂願。任意抹退。兩次三番。千辛萬苦。卽使盡發現銀。尚多賠補。而況布解而銀給不如數乎。通計華亭布解四各。上海二名。青浦十名。年卽破七家。若朋充者。又不知破碎幾家矣。今年方祖下車。八月痛掃前弊。不崇秋毫。先要調停細布。此周文襄再見於江南也。請言往時官解之害。官買官解。官既不諸物價。又不能賠償。衙官委之衙書。衙書委之行戶。如昔年簡較段金。郭殿邦典史余和。皆以解布之故。監死京中。至今痛惜。況官有去留。而布未了局。錢銀千係。誰則任之。蓋細布之大要有二。先發銀而後解布。則布不足。先解布而後領銀。則銀不足。惟以大戶解布。

則無包攬侵欺之患。如數發銀。則無稽遲短少之虞。不必官解之復踵前弊也。頃鄭父母勅令解戶設櫃給串。先收布價銀。隨收鋪墊。扛解銀。驗印起批。信爲良法。公祖又例行之。上海青浦。而布役之困可避矣。別有刁棍條陳。用標布客解布者。商非土著。既難托銀。又難回土。勢難發役。役一及之。則客商之布標散。而鄉鎮之布庄亦散矣。其關係三縣之命脉。非細故也。夫三線細布。勢不容折。閩白粗布。溢惡稀粗。非人最所厭弃。若照原價三錢七分改折給散。彼既利于得銀。銀又可以轉買商布。比之二線既堅。且有餘利。可落皆墊貼銀四千三百兩。減去會計微額。此一舉兩得也。若三線五千疋扛墊銀一千二百五十兩。帶在金花船解船。不容官亦不便。此項尚要商量。惟細布卽發現銀粗布將銀改折。其不易之定論乎。

非運白糧事宜

天下大矣。白糧獨貴。之蘇松常嘉湖五府。何也。國初自南京取帑五府。其勢甚便。自成祖定鼎北京。而白糧相沿不改者二百五十八年矣。在直省不知五府之

累在一府。不知董漕者之獨勞。今已無可奈何矣。白糧之苦。不獨在軍強民弱。不獨在軍先民後。不獨在過關過關。不獨在過關過鈔。不獨在催船催車。不獨在帶薪帶磚。不獨在稽查盤驗。不獨在各倉各局各衙門之刁頑留勞。而尤苦愆期守凍。出于意料之外。白糧守凍一年而兼兩年之船錢。一年而兼兩年水手之工食。千瘡萬孔。借貸無門。蓋守凍以春辦之。不先也。春辦不先。以收米之不足也。收米不足。以荒區與頑戶納米之不肯完也。若使納米既足。又卽辦之。冰凍價船戶水手應時奏集。正月開幫。豈有愆期濡滯之患哉。今鄭父母欲使非運者先儘本名。隨儘本區。以收白糧。置櫃給串。以收脚價。方公祖又例行之。上海青浦。非運之困。其解倒懸乎。白糧中又抽出惠桂二王祿米。二府共米一千石。耗米五百石。車脚水脚共銀三千兩。向者由南解北。非運順帶。猶可言也。今者自吳解楚。跋涉艱難。不可言也。盡行就近附近。略派湖廣田畝上合許。九牛一毛。似不爲過。以楚中千石卽解楚中。二王何如。更不然。將千石改折。并同脚價銀齊解。以便自糴自辦。豈必從乎。

流而逆。邇上流。越長江。洞庭之險。又豈必舍賤米而運貴米。多交納往來之煩乎。此項幸舊撫李公在漕。一時也。機山相公在察地。一時也。臺省方上賦。煩役重之。一時也。方公祖正當修志。士大夫講求在此。修教亦在此。一時也。明君留心民隱。可與深言。一時也。時乎不可失。推而行之。蘇常可乎。

收兌事宜

收兌者。糴糧也。謂糧長收于倉而兌之軍也。統計松江府華上青三縣。兌運米二十萬三千石。改兌米二萬九千九百五十石。改兌糧運通州倉。每石正糧外加耗米三斗。兌運糧亦運納通州倉。或撥京。或撥邊。京糧由內河六開盤剝。然後到京。爲此每石正糧外。加耗米四斗。邊糧入泓船。剝至鞏華城密雲。然後到邊。爲此每石正糧外。加耗米四斗。已上二項。正耗也。每臨兌時。又于每百石正耗糧米外。加幾擔。名曰濕潤。以補沿途蒸折之數。此又耗外之耗也。正耗若干。淮撫派之外。加濕潤若干。府縣主之。一某衛所糧船一隻。僉點旗甲一名。運軍九名。運軍撐駕旗甲總管。每人一月口糧八斗。

年共九石六斗。縣官給衛官。衛官給各軍。編入會計。皆於彼處地方支領。于華上青無干。如松江府官軍派運別處。則于三縣支領行月二糧。亦于彼處無干。一查得淮撫議單一款。每年漕糧。俱限十月開倉。十二月報完。糧船限三月終過淮。四月終過洪。近因漕政久廢。萬曆四十年。又立漕單。開兌之期。船到水次。大州縣限十日。小州縣五日。兌完。不完責在有司。兌完後。卽限過淮日期。江南限二十日。漕院坐京口。催督運船。運官有能如期過淮者。淮撫卽給符票一張。或獎票十張。統係糧完。如期獎薦。如有司無糧。軍衛無船。督糧司道及府州縣掌印官。糧官并領運把總。指揮千百戶。各罰俸半年。此題准事例也。漕規雖嚴。或以空船未來。或以勒措耗贈。遂至耽延日久。蹉過漕期。運官無所藉口。捏稱倉底無米。米色粗惡。又捏稱有司故意抑軍。毫不加耗。觸怒各臺。希脫已罪。故某衛所空船。以某日到水次當報也。某衛所船到。而某衛所官未到當報也。某船某日兌完。當報也。某船兌完開幫。或未開幫當報也。如此十日一報。則運官無所容其諂。而府縣之賢勞者明矣。一濕

潤之外。又有所謂綱司話會。此向來奎名。蓋收兌糧長與旗軍私相授受。每米一石出銀二三分。以充酒飯之費。此府縣雖知而不問者也。但向有倉老鼠慣在中刁唆。擅撥為強軍之向導。細作先期訪出。此等積棍分調。監候俟糧船開完。乃始釋放。每年毛司理掌印常行之矣。往年收兌。稱中役僅費百金。四五年來。費及五六百金。以至破家者。一年六十名。收兌豈堪破六十家之產乎。此無他。舊派太多。每倉收米一千七百石。故耳。糧長承役。修倉磚瓦。雇磨粉。亦有費。雇募斛手。有費。雇募倉書。有費。工食。有費。便用。有費。自十月至五六月。費已無經。而納戶尚多掛欠收米。如此其難也。已而漕船既到。縣總倉棍。暗通漕卒。正耗之外。嚇詐多端。明加錫斛。淋尖陰講。綱司話會。每百石米增十擔外。每一石銀增一錢外。稍不遂意。凌虐糧長。侵侮縣官。不滿其欲不已。兌米又如此其難也。至于大保大區。借改折之名。倩貧人代杖。延挨不肯納糧。直待旗軍催兌。比較通關之時。於是有折銀減價。使之不得不收。名曰搶收。有先賒糧若干方納糧若干。使之不得不賒者。名曰賒串。若不搶

不賒。且并其搶收賒串之銀米而無之矣。派額米缺一石。糧長自賠一石。缺百石。糧長自賠百石。米價日踴。賠價日多。米不能賠。而借債鬻產。賣男鬻女。隨之矣。雖欲不破家亡身。得乎。若使小則本區收本區。行區運法。大則本區收本區。行區運法。派額既不至及千收米。又不至隔區寫保。頑戶既不至藉口荒區。奸民又不至觀望搶收。賒串此亦清弊竇之一策也。又聞之。運軍與淮上漕書。構同揀擇。用賄派船。派江北淮泗之船。至江南四郡之內。撫道不得彈壓。則氣勢必定咆哮。往返二千餘程。則官弁反多違限。何如常鎮蘇松自相更調。以近附近視。以遠調近者。果孰便孰不便耶。此特在撫按倉漕一斟酌間。而收兌受福不淺矣。

吳淞江議

書經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蓋宣歙若霄諸大水。皆西
往震澤。東達於海。震澤者。其腹三江者。其尾閘也。一曰
婁江。卽太倉之劉家河是也。以婁江訛而爲劉也。自震
澤。從吳江縣。經蘇城之婁門。由崑山轉入太倉。此蘇州
之水口。亦常州之大水口也。一曰東江。卽松江府之黃
浦是也。以西浙水來。故曰東江也。此松江之大水口。亦
嘉湖杭之大水口也。一曰中江。卽今之吳淞江是也。自
東及西。橫亘七八十里。海忠介開鑿而後。歲久僅成溝
影。譬之乾卦。但有外二爻。而無中爻。譬之人身。似
天腹而無尾閘。蘇州之下流。不能洩而蘇州之低鄉。無
矣。松江之上流。不能洩而松江之低鄉。困矣。于是吳江
常熟。常州。崑山。嘉定。太倉。以及華亭。青浦。水勢浸延。無
不受其殘滅者。屋廬塌毀。田地拋荒。錢糧無出。敲朴
停此。緣早無淮輪漕。無洩浸故耳。頃今上登極。召對
時。出禮部陳懋德。吳淞奏疏。面問可否。豈非東南第一
永利乎。以愚計之。度非千夫不可。非設處八萬錢糧。不
可。錢糧非協濟不可。非專官責成不可。非衙官分督不

可。非大戶催償不可。六七十里之遠道。非立標分界不
可。非蓋版分棚不可。又須巡行如海忠介。公布袍草。蔬
帶。星出入面。給錢糧。不遲緩。一刻不扣除。一釐隨官人
役。不橫索人。一錢不巧賺人。一飯而后事可舉也。或曰。
海忠介開而復塞。何也。曰。以海潮之東入故也。海潮
濁。潮退則泥留矣。泥厚一簣。一日兩潮。則一年七百
十簣矣。日積一日。年厚一年。雖欲不淤。塞得乎。識者云。
自西徂東。開至盡頭處。留里許。不開以壩海口。既無潮
退。泥留之患。又省防鹽防盜之虞。若逢水災。泗湧。潮
開。壩衆鍾如雲。里許不日可溶。水洩復塞。何畏海潮
傷風水。此開吳淞之妙策也。但以銀米召募。因救飢
其利大。其功速。派撥民夫。因累塘長其害大。其功遲。知
此而禹蹟可成。海忠介可以並享而血食矣。不識東甬
萬萬姓。果有此大福否。書此以待救時之君子。時崇禎二年

建州政

頃遼左之役。覆軍殺將。撫順清河。業已髡而去矣。皇上赫然震怒。褫罪臣召宿將。捐內帑。徵客兵。賜劍經略。凡偏將軍而下。不用命者。誅。今草澤中。豈無秣馬厲。不與賊俱生者乎。其青生。頗習遼事。遼左建酋曰奴兒哈赤。即女真種也。女真古肅慎之地。居混同江東。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唐隋謂之黑水靺鞨。蘇羯謂之靺鞨。渤海。渤海浸弱。臣于遼。遼與宗。諱更女真曰女直。至阿骨打。始大國號曰金。金亡歸元。元改萬戶。置建州女直。以總攝之。永樂初。遣邢瑄。斌宣諭。于是海西女直。建州女直。野人女直。悉境來附。詔選其酋長授官爵。任其耕獵如故。朝貢以時。征調惟命。永樂末。建夷數入毛。相攻殺。宣宗遣使招降。遂以老營地居之。名爲東建州。此建夷之所自始矣。建酋土極寒。或穴居而處。或擇葉爲屋。行則馱載。止則張架以居。或穴屋。春梯級出入。或掘溷廁。四面環繞之。是其居處也。冬塗豕膏禦寒。夏裸袒。裂尺布障體。婦人帽垂珠絡。衣綴銅鈴。衣豕皮。大水龍衣魚皮。是其服也。噉生肉。嚼米爲酒。醉則

而面席地歌食。以爲樂。是其飲食也。男少女多。女始生十歲。卽嫁。父母春夏死。立埋之。秋冬死。投尸餌貂。又有剝腸胃。曝日中負之。飲食必祭。三年而後棄之。是其子姓父母也。無市井城郭。逐水草山谷。射獵爲生。自推豪傑爲酋渠。是其君長也。俗不識五穀。狗解耕田。解曳車。解繫木馬行。可及奔馬。是其制作也。弓長四尺。矢用楛一尺八寸。青石爲鏃。是其器械也。獻馬獻貂。參。鹿。角獸。兔。鶻。鷹。鷹。海東青。是其貢物也。春草未青。馬骨立不能來。五月青。蟻起。八九月雨水溢。冬月河水堅。不能住。是其出沒時候也。已後。酋數數盜邊。掠生口。漢教之板竹。以爲居。繒練。爲衣。火食以爲食。又掠漢女以奪胡婦之權。而睥睨上國。念起矣。正統己巳。野人女直因也。先爲亂。賴侍郎于謙處置得宜。而遼境安。天順中。建州女直都督董山寇邊。賴武靖伯趙輔都御史李秉。擒山送京師。而遼境安。十四年。建州部落欲雪董山之忿。賴兵部侍郎馬文昇招撫。而遼境又安。又其後陳鈺。汪直。王越等。垂涎建功。以中官爲巡邊。以武官爲參贊。僅俘老弱。論功有不貲之賞。建夷倡號復仇。長驅

四百餘里。賴御史強珍劾。越下獄。直敗。復召馬。昇。梅。邊。而遼境又安。此載果朝實錄。不能續指數。而今之遼。非昔之遼矣。遼地南臨大海。西起山海關。東抵鎮江。延袤二千三百餘里。虜酋奴以百計。子姓部落以數十萬計。直前屯者。爲賴蟒等。直遼遼者。爲猓。兇。掛。惡。特。直廣寧者。爲小女。青。以。兒。孫。黃。台。吉。等。折而西北。則虎墩。兔。愁。爲虜王。而東西諸皆屬之。北則煖。赤。伯。言。他。不。能。等。折而東北。則卜。言。駙。等。又折而東。則炒。花。等。此河西。三面虜也。踰三岔河。東。則。賴。伯。華。打。大。皮。等。直海州。西。字。兄。敗。伯。言。等。直遼。遼。西。煖。兔。宰。賽。等。直開原。西。而。北。則。德。恍。大。奇。東北。則。北。關。東。則。南。關。遼。瀋。之。東。則。奴。速。等。此河東。三面虜也。面面環繞。如處重圍。而三岔河。斷。遼。爲。兩。虜。又。招。入。其。內。據。心。腹。而。居。之。蓋。無。地。無。虜。焉。往。虜。故。窮。餓。近。皆。耕。田。刈。草。人。馬。得。食。而。又。無。重。關。峻。嶺。爲。之。限。隔。朝。入。則。朝。獲。夕。入。則。夕。獲。蓋。無。時。無。虜。焉。大。抵。取。虜。之。法。日。合。日。離。離。則。其。黨。可。携。合。則。其。焰。難。撲。而。建。酋。之。合。有。二。東。則。虜。其。與。北。關。合。也。西。則。虜。其。與。西。虜。合。也。何。謂。東。合。往。建。州。諸。夷。王。兀。堂。王。景。阿。

台。輩。常。分。矣。阿。台。之。婿。曰。他。失。則。奴。酋。父。也。他。失。之。父。曰。教。常。則。奴。酋。祖。也。初。李。寧。遠。誘。阿。台。于。城。下。襲。而。殺。之。并。殺。其。祖。父。而。酋。奴。請。死。不。暇。奴。是。時。一。孤。豚。腐。鼠。耳。寧。遠。請。爵。之。以。龍。虎。將。軍。於。是。號。召。東。方。盡。收。各。家。故。地。而。奴。始。強。五。百。道。貢。賞。入。而。奴。始。富。而。南。關。灰。以。諸。部。併。矣。北。關。婿。宰。賽。又。與。奴。婚。好。而。岌。岌。乎。又。將。併。矣。此。所。謂。東。合。也。何。謂。西。合。開。原。外。有。北。關。非。東。西。虜。咽。喉。骨。梗。處。乎。奴。圍。遼。必。與。西。虜。通。西。虜。通。必。奔。北。關。而。去。其。梗。萬。曆。甲。午。魏。武。之。戰。宰。賽。父。曰。伯。官。兒。箭。死。矣。邊。臣。誘。殺。宰。賽。奴。酋。密。報。之。宰。賽。脫。矣。宰。賽。恨。北。關。之。不。以。告。也。德。奴。酋。而。忿。北。關。者。又。非。一。日。矣。二。十。四。營。惟。宰。賽。最。強。宰。賽。款。則。諸。營。不。敢。動。宰。賽。動。則。諸。營。不。敢。款。若。奴。與。宰。賽。合。則。北。關。折。入。于。奴。而。西。虜。土。蠻。拱。兔。等。控。弦。鳴。鎬。而。起。此。所。謂。西。合。也。東。西。皆。合。西。虜。大。合。矣。虜。無。所。不。合。則。我。兵。無。所。不。分。而。全。遼。之。累。卵。可。知。也。自。古。虜。合。則。強。離。則。弱。弱。則。戰。強。則。守。而。朝。三。莫。四。于。強。弱。戰。守。之。間。則。有。款。款。非。媚。虜。也。非。納。歲。幣。也。非。稱。臣。削。地。也。特。取。文。皇。帝。所。創。爵。號。市。賞。之。例。而。操。縱。

與奪之而漸以修備斯要領得矣。今建氣甚惡。奴酋無款理。惟有決戰。而用間謀以連懈。宰賽遣重兵以擁護北關。則東合者可離也。北關既便。則建夷不得越北關而西。西虜亦不得越北關而東。代往來之陰謀。破勾連之黨。與則西合者又可離也。此取建首之定局也。先手也。而市賞則其劫子也。夫市賞非自今始。自文皇帝始。厲有繇。繇則飢飽遠近在我。馬有銜。銜則張弛聲控在我。市賞者其厲之繇。馬之銜耶。昔野人女直勅書。爲也。先所奪其子孫。遣使入貢。自署曰舍人在。道不得乘。白石樵真傳卷之三

驛傳錫宴不得登上席。乞哀守臣。守臣請給勅書十數道。三五道始得貢。李寧遠襲殺他失等。勅書無所屬。盡畀之奴酋。而奴始得假名號。盡統諸酋之部落。乃知有封號。則有市賞。有市賞。則有羈縻約束。而說者乃曰。華賞賂年而旋復。復賞賂年而旋犯。賞不如勦。撫不如戰。似矣。然以此張先聲塗耳目。則可而可一。勦再難。以危邊爲孤注乎。奴酋之性。狡獪無常。俄而人。俄而犬羊。俄而豺狼。俄而蜂蠆。俄而鑽刀說誓。俄而傳箭會食。俄而零竊。俄而大舉。俄而恫喝以恐我。俄而拜稽以緩我。俄

而滅夷人車。車價退故地以嘗我。然橫江新地二百餘里。不以歸。鴉鵲關七十餘里。不以歸。而歸以佃子之一峽。峽以內。菁密難入。峽以外。險峻難守。而揣其所以退地者何也。北關。奴世仇也。南關。奴心腹也。北關白羊骨輩。嘗曰。我畏奴步。奴畏我騎。力相抗也。技相敵也。奴占南關。而又誘宰賽併北。北以此懼。奴若宰賽與北交好。而天兵從南搗其穴。卽奴後山可奪矣。奴恐南北起腹背敵。不得不以退地見餌。而豈其恭順之本懷哉。局外朝臣。俱與遼臣吏爭尺寸之退地。非請勦則追尤。遼吏白石樵真傳卷之三

避議論甚於避酋奴。而遼事益掣肘矣。他姑置勿論。遼事目前之急者。按遼兵額有數萬。其存者皆孤丁。口及四方。匹性雌懦。客寄不得志之人。弦未响而矢先落。刃未拈而指先傷。敵未見而股先慄。曰遼無膽。則請選精銳。教騎射。而使之將與兵相習。既知其姓名矣。又記其年貌。既知其年貌矣。又校其本藝。一隊之中。誰弱誰強。誰生誰熟。誰工誰拙。抽一兵而問之。伍長而伍長不知。伍長可汰也。抽一伍長而問之。將而將不知。其將可汰也。卒被創者。賞。將退逃者。誅。所以練其膽也。部寺

歲發遼鎮馬價一十一萬七千餘分貯十之一以資撫
賞又貯十之一以資協濟馬數已不足而馬又戰死病
死驛傳死役占死隆冬沍寒繫於冰簷凍柱之下死曰
遼無足則請查故實牧田五千五百餘頃芻安在苑馬
有卿治事有監主簿監正園長有官分牧有牧軍牧丁
馬子毋安在載以考成定以分數年終兩臺奏繳過數
者紀錄不及者罰處卽不爲生息計獨不爲考成計乎
而又別請撫賞費請協濟費則馬價不甚節縮所以練
其足也遼偵虜曰傳峰曰傳炮謀報其部來其路入虜
自不獲其首卷之二十一 遼州牧
未至則報旗呼于野以收斂人畜爲主虜將至則堅陣
待之境上以犄角拒截爲主今皆反是曰遼無耳無目
則請修老邊新邊以衛堡修堡以聯臺多增臺軍以明
斥候嚴瞭遠哨局閉固守待鎮兵之集明與約曰賊至
而不能守一晝夜者罪在爾守一晝夜而鎮援不至者
罪在我所以練其耳目也將儒將貪將欺將橫士卒不
敢言士卒搗于外爲偷爲竊堵于內爲野爲狼將又不
敢言曰遼無舌則請毋優容債帥以市德毋撲殺屬夷
以冒功將有不法士卒有不服者得陳于當事爲列之

白簡屬之丹書律法卽軍法軍法卽兵法所以練其舌
也遼土幸未斷脫特以居民畏虜去城三五里不敢力
田卽近城田作者已而出未而歸盼盼然一人望一人
耕番秋成而虜騎薄之相載席捲而去矣曰遼無腹往
年鴨綠江以西九聯城以東李少保屯田一百三十餘
頃廣寧遼陽常平倉燕侍御積穀二十八萬石不尚可
稽核乎則請及今整頓所以練其腹也遼千里而還今
日一役明日一札以秘密之惺惺呼吸之軍機而欲傾
吐于筆端往復于道路往往多滯多隔多誤多咎多過
黃曰遼無脉則請鑿撫大將軍時時從遼陽而東
繹絡遼方不以三岔河爲限廉將吏之勤惰洞虜情之
虛實而道鏡以身從以兵從所以練其脉也遼有肅有
足有耳目有舌有腹有血脉矣而又有水火以既濟之
管考典籍唐宋無火罷獨我朝有之若能精我之所長
攻虜之所短此火攻也遼邇登萊漢武遣樓船將軍經
海東下以及孫權之于公孫度隋唐之于高麗我朝之
於哈納皆由此道入自弘治山東民運改爲輕衛而海
運廢海運廢而遼藉一線于山海關若行登萊之海運

以達金州。不惟遼兵之腹果然而遼民亦不淪爲若敖之鬼。此水政也。遼臣謀之。薊臣援之。樞臣計之。臣協贊之。相臣主持之。而言路之臣寬假之。遼雖危其有瘳乎。且奴酋乃市夷非生夷也。乃劫虜非宋之女直阿骨打大志之虜也。宋時燕雲十六州先爲遼所據。今神聖都燕。天子自爲將。何如宋。宋召金滅遼。自詔伊戚。今奴首犯我而我未嘗挑釁速禍。何如宋。宋以納遼之金幣轉而予金。故日瘠日貧。今上征寧夏征倭。征播。未至焚林竭澤也。何如宋。蔡京父子爲相。童貫爲將。今群龍滿朝。度

必有。岳薛范其也。看山何如。宋宋女直自燕入汴。汴入淮。中淮入浙。如破竹拉朽然。今堂堂天朝。金。無缺。袁袁建酋不能當漢一郡縣。何如宋而竊有慮者。非宋之憂而隋唐之憂也。遣調客兵。人情之所大惡也。夏秋之間。去尺一之詔。調兵吳越。兵端端有戒心。托孫寄子賣男鬻女。譬之牽羊入屠肆。步步就死地。而無道議家。厚則廩薄。議行餉。則餉薄。奈何其不怒且譁也。兵先募而後選。將以教之。將且以賄脫。以贖免。將無必死之心。而責士以有生之氣。得乎哉。千里而趨。弱者趨。

者掠人粟則勢益悍路遠則力益疲兵多則餉益誦費
與召募土著土著中又收土使之爲便或曰遼本祇懸
一壤於朝鮮之應接再壞于稅瑞高淮之蹂躪遼人不
復知有生趣而將更護兵不護民民掠不報俘不報荒
而死不報故民有謂生于遼不生于胡者又有如近
日武臣某某等叛而降者遼人果可用乎余曰叛者當
繫其族屬下詔招抹之有能反邪歸正斬奴自効者
以世官否則族無赦使奴酋與叛臣自相猜貳而叛可
還也遼人之怨慢奴酋已入骨矣吾聞奴破城虜掠
如連雞置絙馬鞍轡馬疾馳而數十人俱與之痛哭奔
曳以去則遼人何愛于奴何仇于遼哉因遼人之怨
募之以報遼人之仇土俠一倡賈勇且百倍矣故奴
斷不如堅守助兵斷不如助餉徵客兵斷不如募土著
若舍此而紛紛調遣如劉文靜詐爲僞勅發民兵擊
人情洶洶又如知世郎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動
遜征役者多歸之往事之鑒可爲寒心吾故曰非宋之
憂而隋唐之憂也况更有最可異者河水血日下黑氣

奴首遠設屬書上所甚諱而下故張之搜括帝藏情形
窘索下所甚諱而上故張之請兵請餉下所甚急而上
故緩之督撫出關二將出鎮上所甚急而下故緩之根
本隱憂不在邊鄙而在朝廷敢以此代杞葵之獻
年格三

淮兌議

漕法有司專管催糧收米者役人兌米者役人凡糧之
有無美惡責在有司而軍無與也衛弁專管運糧押船
者旗甲修船者旗甲凡運之虧損遲速責在衛弁而民
無與也頃奉憲檄欲催民船以就淮兌官民皇皇手足
無措猶幸來文尚有商量斟酌之意此作事謀始而慮
實萬全也夫旗甲挾眾成驕勸諭之不聽習懶成性騷
策之不前落得藉口民船遠巡規避此將來變軍運而
爲民之漸也計生則又變短運而竟爲長運之
但照顧倉以內不能照顧倉以外如收之于倉而運之
于淮是收兌之役而兼北運之半矣其不便于糧長者
如此以募船言之淮揚江廣之商販一聞此說不曰
船而且訛曰捉船惟有提手暴足相戒莫敢前者先
京口常蘇截留又將何法以招來之其不便于客船者
如此客船避匿勢不得不用農船農船不出官批碎
付之皂快搜求于鄉鎮河港之間船一入手或得錢
放或搶貨立空路人不平佐之格鬪况又有朱筆假

雜出不可詰問乎。白日如盜賊。行太平如流矢。與
地方滋變。將誰歸其不便。于農船者如此。即使幸而
有船矣。裝米矣。板脆底薄。能渡大江乎。糧多船小。能
千石乎。糧長募一船。能復募一船乎。顧此不免失彼。
首不免失尾。能保看守無虞。竊風波盜賊無損折乎。
不便。于押運者如此。從來水次交兌。有臺察彈壓。有
令持平。尚且蟻聚蜂屯。喧囂萬狀。若迫之遠。就強軍
賜射。淋尖。穀。蠟。翻。腦。恣其魚肉。莫敢誰何。加耗不
貲。而。野。耗。於。此。如。後。轉。半。而。當。賊。虎。豹。其。害。更。甚。

四十三

運入于交兌乎。如此各省修船。彙集淮上。或尤到
而匠役缺乏。或船多而材料未克。或米到而船不修。或
船修而米不足。那移借貸。推調就延。本欲通而反壅。本
欲快而反遲。一縣如此。四郡可知。卽以蘇縣言之。爲價
較正耗百五十三萬石。計爲運船三千艘。計爲經收糧
長萬餘人。計則其艱難錯出。變態叢生。又不待言而可
知也。何如停廢淮兌。查回空趕回空。仍遵祖制。以免車
運中凍之患乎。是不惟方便目前。卽後日且無民運代
軍運。長運代短運之漸。而國家實受其福矣。

卷終

白石雜稿卷之十三

讀書十六觀

昔人嗜古者。上稱層崖。下鑿窮淵。凡碑版鈔本之文。皆爲搜而傳之。薰以芸蕝。裝以縹緗。其典藉之癖如此。余也。少秉攸好。頗藏異冊。每欣然指諸子弟云。吾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吾性樂賓客。而憚悔尤。庶幾仗此。其可老而閉戶乎。乃於竹窻之暇。抽篋舊聞。纂讀書十六觀。奉梓。精氏之修。有十六觀經。而觀止矣。

呂獻可嘗言讀書。讀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書。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讀書者當作此觀。倪文節公云。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虫聲。鶯聲。琴聲。拂子落聲。雨滴聲。雪洒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爲最聞。他人讀書聲已極喜。更聞子弟讀書聲。則喜不可勝言矣。又云。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書不問貴賤貧富老少。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故曰。有全利無少害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范質自從仕。未嘗釋書。曰。嘗有異人言。吾當大用。苟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沈攸之晚好典冊。常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爲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孫蔚家世積書。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讀書者當作此觀。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寶皆存。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一。

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也。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讀書者當作此觀。

董遇挾經書。投閒習誦。人從學者。遇不肯教之云。先讀百遍而義自見。樂城云。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讀書者當作此觀。

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人不厭其求假焉。齊王攸。說人借書。手刊其謬。

然後返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劉顯時稱學府。每共孔奐讀論。深相難。乃執奐手曰。伯喈墳索。悉與仲宜。吾嘗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集。尋以相付。讀書者當作此觀。

鮑子美。客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爲率。客覩之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徂擊秦皇帝。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于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掌嘆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

多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黃治翁云。壁書覆瓦。裂史粘竄。誰不惜之士。厄窮途。陷落冤。弄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之字。而仇腹中之文。哀哉。讀書者當作此觀。

蔡君謨嘗書小吳箋云。李及知杭州。白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郎基清慎。無所營。嘗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唯願令人寫書。樊宗孟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讀書者當作此觀。

陳子燕云。讀實灌田分傳。想其使酒罵坐。口語歷歷。如在目前。便是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讀書者當作此觀。朱紫陽云。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憎。所以苟簡讀書者。當作此觀。

趙季仁謂羅景倫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羅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讀書者當作此觀。顏之推云。吾每讀聖賢之書。未嘗不肅衣對之。其故紙。

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祇用也。溫公謂其子曰。買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今釋子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趙子昂書跋云。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吐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讀書者當作此觀。

余寫前觀罷。投筆而夢。有老人撫余背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正爲文害詞。詞害義處。下一轉語耳。余。

心開其言。問之自稱斷輪翁。乃覺而志于紙尾。以為十六觀補。

仲醇才情睥睨一世。其于書無所不讀。乃取昔賢語有概于衷者。做大士觀法。次第成帙。題曰讀書十六觀。夫讀患其不能觀耳。觀則萬卷非多。隻字非寡。口耳盡喪。書于何有。趙清獻公云。阜陶稷契。有何書可讀。雖倉卒應對。語實為不二法門。仲醇作是觀否。黃洪憲跋

仲醇作是觀已。以質不佞。不佞云。達磨西來。不立語言文字。何書可讀。然達磨九年面壁。仲醇終日曝背會心。處便是無樹菩提。仲醇應作是觀。方鳳遇跋

余少困章句。比長。稍知好書。而老且至矣。日不暇數行。行不得一字。每覆書而起。既起又思之。偶見李琰云。異見異聞。心之所好。豈為聲名勞七尺也。為之洒然。以後讀書如貪數富財。意逐日飽。天下之如余者寡矣。請同作是觀。王雱跋

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此孔門直下了手語也。讀仲

醇十六觀。亦何必空語言文字。乃為妙乎。如云所讀者古人之精粕。此老胸中。猶覺有精玄一義在。願讀十六觀者。通作此觀。黃洪憲跋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四

墓誌銘

瑞溪包公暨配曹氏合葬墓誌銘

橋李瑞溪包公者。喜遊。遊多在吳中。凡松之峯。渚。以及吳郡之洞庭諸山。無歲不到。嘗一至天台。鴈蕩。留連永嘉。及期始還。其出。省資裝。却駟馭。一二童子。裹書。襆被。從之。便能盤截。崇峻。穿雲。嘯風。而去。所至。喜詢。謠俗。問疾苦。脫驂。棄舟。故人往往不忍釋公歸。歸則手一編。高枕矣。公又喜書。聞有異本。卽僻巷環堵。必徒步相訪。得

之。期。會。在。春。暮。自。橋。錄。垂。兩。夜。不。休。客。至。載。橫。凡。案。間。幾。無。所。布。席。而。公。了。不。爲。異。余。聞。公。之。風。高。之。然。公。生。平。敦。氣。誼。重。然。諾。自。宗。黨。故。人。以。至。四。方。遊。士。生。死。婚。嫁。皆。緩。急。仗。公。而。公。又。能。酷。知。人。痛。癢。卽。嫌。謗。有。弗。避。者。其。埋。壙。餞。藥。厄。之。事。門。無。虛。日。日。無。虛。晷。殆。所。謂。吉。人。爲。善。唯。日。不。足。者。歟。公。年。二。十。三。成。進。士。三。十。督。學。貴。陽。三。十。八。致。政。家。居。五。十。遂。已。析。產。授。二。子。益。古。之。蚤。聞。道。人。也。公。事。親。盡。歡。居。喪。盡。哀。與。人。交。不。爲。崖。異。喜。笑。放。善。類。而。耻。聞。人。過。胸。中。通。曉。賈。

南唐書

卷十四

宰如九達之微。萬家之市。而含苞。瑕。穎。嘿。嘿。如。絕。無。知。識。者。居。恒。急。難。而。人。負。之。或。籠。之。以。機。械。傲。之。以。德。色。挑。之。以。仕。進。之。遇。合。中。之。以。難。曉。之。語。必。不。忍。之。詬。公。皆。不。以。屑。意。至。於。與。上。官。風。指。異。同。持。論。侃。侃。則。又。毅。然。有。所。不。欲。不。爲。當。新。鄭。爲。禮。書。公。以。儀。曹。郎。執。法。新。鄭。不。悅。送。公。及。階。而。止。公。正。色。曰。尚。書。送。屬。官。具。有。故事。毋。令。他。日。言。壞。例。自。某。始。新。鄭。怒。遂。以。此。出。公。貴。州。尋。罷。官。此。事。公。終。未。嘗。語。人。而。公。行。遊。他。所。士。大。夫。輒。能。趙。公。風。節。及。郎。省。魏。縣。邵。武。之。治。初。以。弱。冠。爲。魏。令。擢。入。比。部。皆。以。平。恕。稱。日。與。同。舍。郎。參。詳。法律。亦。不。涉。詩。酒。會。所。平。反。甚。多。丞。郡。邵。武。三。月。平。黨。斗。之。亂。去。之。日。士。人。爭。爲。誼。領。榜。之。市。老。稚。泣。送。擁。車。不。能。前。其。旌。表。節。孝。如。張。漢。張。濟。及。王。友。能。之。女。意。皆。出。俗。吏。上。晚。歲。里。居。議。益。沉。才。益。老。排。解。酬。應。以。詠。諧。譚。笑。出。之。面。人。必。解。順。事。必。中。窳。公。以。此。自。信。覺。爲。善。之。樂。子。孫。以。下。皆。化。之。無。不。以。公。利。濟。爲。念。者。公。笑。曰。此。豈。我。一。老。人。所。能。哉。吾。有。曹。安。人。少。而。能。治。家。長。而。能。教。子。其。性。喜。振。人。之。急。尤。與。余。心。相。語。曉。相。應。也。余。嘗。謂。善。人。可。

幾而積善之家不可得積善而極於一家則夫不謀婦
父不謀子。臧獲不謀于其主。萃萃汲汲如墮帛。積麻同
室共燭。時日雖勞而久必漸食其報。則公今日之賢子
若孫是已。公美髯眉宇刻畫神韻甚偉。望見者無不以
公爲大臣器。與公譚汪洋有胆度。不可測識。久之。啗肝
判腸。盡見其底裏。不惟公忘人而能使人忘公。耆英之
社。少年之場。浮屠老子之宮。無所不委蛇。而盡皆以得
幸公爲快。益公黑頭解官。其感憤用壯峭岸不平之氣。
鉏治殆盡。又陶汰之以山水。薰習之以國史。不三十年。

南齊書

卷十四

三

而。其學遂成。故曰公蚤聞道人也。雖然。公無曹安人。則
必不能逍遙恬曠以老。何處無名山。何日無異書。但
賢助如曹安人耳。銘曰。賢哉包大夫。而有二篋。名山異
書。老而不釋。緊誰成之。唯乃婦之力。以其力餘。相率爲
德。子孫繩繩。以光世德。於無斁。謂余不信。請視窆石。

太學同叔陳君墓誌銘

往滬海陳公。携同叔訪余白石山。余迎笑曰。郎君此來
得無類元方將車季方持杖乎。公笑曰。僕舉此見於太
名官邸。今十三年矣。奇憐兒。不令出門前百步外。敢率
以見子。亦猶太丘之詣荀朗陵也。嗣後君弱冠。徵像贊。
又奉公書。徵竹素園集敘。又公相館後。君來謝父喪。見
舟次。則雞骨儼然矣。余勸之曰。君無多食酒。無雜長藥。
俟神氣小振。然後出應客。未晚。因唯唯別去。及春。則病
君病狀日甚。未幾。以訃聞。余嘆曰。罕虎死。予重以爲
其爲善。陳公善人也。而剪焉殄其血胤。天可問哉。死
問哉。初公由大名視中州學政。抱同叔往來山川。驛
間不震不悚。已得痼疾。公上書直指云。垂暮之年。僅壯
六歲兒。脫不幸。卽躋台隅。何益。卒以雞肋易我。抵憤乎。
遂決計挂冠歸。遇兩翁。下以真青黛。痼病霍然去。六歲
出就外傳。日誦數百言。不煩塾師口授。九歲受毛詩。十
歲旁涉五經。十一專治左氏春秋。十六補邑諸生。嘉上
自喜。慷慨好施。沾沾風雅。厭薄博士帖括家言。公愛之
之弗問也。漸久。遂分爨。拍浮醉鄉。中客來不辭。譽去不

聽飛龍鼎沸。肉燭。政難號。猶未衰止。鄉里自好者相
戒莫入。而諸人緣此遂開離間。端公幾同。曾母君幾類
申生。神理過傷。病在不治。賴一二正人昌言之公所。公
心動轉環。父子相向抱持哭。歡如初。已君篤疾。強起治
父喪。且拜且扶。且咯血。且備謝諸賓客。怨毒攻其中。訟
謀牽其外。索逋者迫其旁。益不病於豪。而病於貧。不死
於樂。而死於憤。死于孝也。哀哉。彌留之頃。執宗兄廷琛
手。願乞第二子宜生爲後。非獨倫敘應立。且我兩人書
患難交耳。君歿不旬月。勢家子錢家噪於門。賄田某
宅。瓜分矣。園某雀鼠耗矣。藏獲軍掉。臂鳥獸散矣。園
石不覆而走矣。法書名畫酒槍之屬。羽化矣。嗣子所得
百無一存。而廷琛善於寬。白吾聞之夫子。喪不若速貧
之愈。南宮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散施焉。今吾
殺父父子之積亦如是。自古多壘必墜。多藏必亡。人自
不察耳。智者代我散積。所以散禍也。楚弓楚得。人弓人
得。曷辨哉。君諱花木。燥濕性。非時移植。輒復活。即花
弗如也。簾籠窮窳。岩洞玲瓏。即山師弗如也。少善吟。讀
書即能造用。又能別識古器物。即舊書鑒家弗如也。

京山李宗伯稱爲汗血。金陵朱少季呼爲小友。吳間文
太史敘其詩而傳之。惜乎長轡未逞。短絛中絕。梁木摧
前。蘭玉凋後。天難謀思。豈可理測。管張溫有盛名。被放
孔明思數日。乃曰吾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
露。嗚呼。公豈爲道家所忌耶。而同叔則何以見裁於造
物也。故憐而爲之銘。銘曰。
弁州文章九命。以天折無後爲極烈。哀哉陳君。殲此良
哲。芙蓉寶劍。未刺而缺。桃花寶馬。未試而蹶。豈先天之
稟薄。抑後天之福劣。古有衛叔寶王子先。昔年少之。博
人而未能盡述乎短切。猶子即同君子。金穴總是。何親
何冤。何彭何殤。請付之天地之一呌。

吳孺人墓表

子友周太學之賦。自吳江叩予山中。以其內吳孺人墓表請予曰。父爲誰。則陝西行太僕卿仰峯吳公之伯子也。母爲誰。則禮部尚書潯陽董公之女也。孺人所事翁爲誰。則太子太保恭肅公之孫。中憲大夫尋甸太守公之子。鄉進士玄津公也。姑爲誰。則吳孺人也。生卒何歲。則嘉靖之癸亥。萬曆之丁未也。葬何所。則附于本邑十七都之先塋也。婦德何若。君手狀以進。蓋淚溢于睫。焉余歎曰。義哉周君。自梅壘命爲南郡縣。君請葬于歐丈

南郡縣志

卷十四

風俗八

忠而后且家。寡矣。世不古而九婦之禮。難非故輕之。試觀江微護婦之表。馮衍武達之書。婦德少乖。家索其致。甚欲刊庸削髮。投山竄海。杜仕宦。絕交遊。求死不得。而何暇爲墓婦圖身。后之不死哉。周君悼內。聲淚俱發。遠三百里。束幣造廬而請曰。吾聞禮。銘以藏諸地下。而表以揭諸地上。是惟吾婦之賢。非表不章。子其爲吾縷記之。余曰。國制三品以上爲神道碑。其次爲表。婦無表。表自君婦始。請表其大者。當孺人奉醮歸于周氏。其姑施夫人。玉姑。賴夫人。代有案。李。柳。東。內。外。政。如。朝。

與孺人世家女。顧能享其範。不少衰。性淡泊簡儉。最不喜濃麗。而高奴娣皆有恩。無少長。皆知禮待之。左右雖而却立。不敢跛倚。見亦罕有笑言聲。達于泉外。奉姑奉昧爽而朝。三時上食。抑搔扶掖。曲中其懽心。晚得羸疾。日坐卧常相半。冬重裘。夏墮戶。幾不知寒暑人事。新合君艱嗣。輒凄然不樂。數數勸君曰。恭肅公至君。皆。而君又喜善事。好緩急人。凡遠近疎戚。待君而濟者。算君必有佳兒。當擇宜子者。輔我。傍人聞之。皆地。日。婚。買。妾。吳孺人竟真病耶。或曰。安車音至。必且。恨。捷。床。擗。壁。病。憊。如。膏。沃。火。耳。已。謂。見。爾。勞。不。自。撫。如。已。出。或。又。云。是。好。言。謬。爲。煦。煦。度。人。情。豈。遂。然。及。君。客。金。陵。有。姬。擁。妓。女。排。戶。而。入。則。吳。孺。人。自。家。勅。以。侍。君。者。也。至。是。世。皆。歎。服。孺。人。爲。真。不。可。及。孺。人。少。受。女。誡。能。解。大。義。病。中。旁。通。內。典。懺。誦。無。虛。日。而。皆。以。多。男。爲。祝。姑。歿。喪。幕。哀。痛。病。亦。隨。熾。猶。目。君。而。歎。曰。願。君。早。得。佳。兒。以。慰。我。泉。壤。他。一。無。所。言。嗚。呼。若。吳。孺。人。者。不。獨。今。人。難。卽。求。古。人。中。未。易。一。二。觀。也。余。嘗。味。房。玄。齡。名。相。也。而。有。妬。婦。太。宗。賜。之。醢。酒。則。口。尊。妬。

而死不願不妬而生。清文帝王中。英雄人也。而有妬。若受制獨孤。不惟不許高類妾生男。而公卿凡有妾孕者。斥之。有庶子者。謂之其尤可咲。如晉時妬婦之津。好婦壞衣枉粧。而後敢渡。不然風浪立至。人化爲鬼。而猶能巧妬若是。豈婦人之妬。無貴賤死生一乎。故易垂戒于睽。取象于貫魚。而尤致意于坤之厚德載物。若使吳瑤人而在古昔。其必錄于聖人之門無疑矣。古以士入朝。女入宮。並言余竊以爲過。而近聞賢士大夫。聞有樵而相難者。因慨然追嘆周召三南之花。能使樛木小星。化行于無大。孝子節婦。時小有言者。反出于周公召公。況今又不逮古人者哉。余故于吳。樵人之不妬。揭而贊之以著。朝野風教之所由繁。而非徒重君之教義而近古也。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五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章台陶吉甫訂定

贊

釋迦文佛贊

釋迦老子慈憫濁世。偶然心熱。拋撇文字。欲覓佛者。莫從字末。舟去。劍移。盲者悠悠。

長耳定光佛贊

六根具足。何獨耳長。世人執相。遂稱定光。耳之爲門。實通胃氣。故祈男者。所獲如意。

接引導師贊

此心緣物如孫。緣樹四大。既離心。何附處。附之失。所毛。角可懼。是故彌陀。津梁西去。

觀音贊

南方之人。惟耳最利。所以觀音。誦者彌熾。音既可觀。色亦能聽。此何以故。見聞無性。

達摩贊

一雙履。一根錫。對面者誰。應聲曰。不識。布袋和尚贊。

十六應真贊

此老漢。美詭譎。不諷經。不禮佛。肚皮寬。眼縫潤。唉呵呵。無林歌。真快活。假快活。假與真。且莫說。這布袋。是何物。

第一尊者。跌坐結伽。鬻童鬚。頭簪柿野。花有鬼使者。伏。

地。藉額。侍兒取書。珠在象罔。

第二尊者。華橫如意。老人何來。擎琉璃器。傾器瀉出。五。

色舍利。光明熾然。照天照地。

第三尊者。扶烏木。膝千歲。老猿雪。轉垂膺。跪頂珍果。授。

誠聖。猶額而受之。長嘯。審騰。

第四尊者。毒耳。端坐。腰出。如葉。捧腹如鼓。聖凡好。隨。

笑不噴。惟無所噴。故曰。至人。

第五尊者。坐臨淵。濤抱膝。奉語。日暄雲霄。神如止水。綠。

髮素絹。投函侍者。兩頰紅潮。

第六尊者。石印雙趺。左手交頤。右手弄繩。羅猊安尾。搖。

華。呼。金繩黃環。甘彼胡奴。

第七尊者。張眼。獐貌。松深草香。睡熟始覺。龍踏掌心。翁。

龍飛掉。戲攫其珠。雲雷電。

第八尊者。額語相。齋。並膝而坐。加肘其上。沙彌汲水。神。

涌地出。異寶滿。賊等瓦石。
第九尊者。鬚髮如。骨見衣表。非仙非癯。食已撲鉢。指
歷數珠。童子構火。烹紫琳腴。
第十尊者。年少橫經。老胡霜髭。頰首以聽。生死無常。日
月如駛。擢黃高山。道無老穉。
十一尊者。短衣複襌。面目皺古。如枯樹根。垂足虎項。不
異猥胞。童子怖匿。却走逡巡。
十二尊者。鹿鞵豹皮。水晶軍持。中神楊枝。飄洒甘露。騰
武陳儀。聲無凡音。自稱雪兒。
十三尊者。素魔臚鬼。側坐栴下。手屈三指。荷葉田田。其
花如綺。巢者神龜。捕者童子。
十四尊者。顏若朱塗。紫衫青鬘。裂毗懸胡。一臂怒張。手
托浮圖。登維浮圖。大地山河。
十五尊者。披笠覆笠。牽臂褰裳。浮涉大海。世外之徒。豈
有風波。示相宰官。公無渡河。
十六尊者。童頭豁齒。修眉挂筇。長尺有咫。有客問道。不
言。晒兩五百年來。懶鑽故紙。

雪山修道贊

挂耳多修眉。支頤半拈。袖子目飽。眠那得思。維力靖。
看雪山人。一心似。巖壁。

文殊菩薩贊

吾之說法。如獅子吼。百獸聞之。腦裂而走。若文殊來。一
棒打出。汝自文殊。無怨無德。

普賢贊

普賢願海。無物不納。故修行者。不遺一法。一法具受。如
寶車裝。是謂無畏。名曰象王。

給遶渡海觀音贊

左執黃蓮花。右執青柳枝。稽首大導師。普賜發慈悲。歎
以甘露漿。令我得慧性。滌盪三劫濁。兼持戒與定。我定
慧亦空。永無流習境。化彼一切境。泳遊於大乘。

兜頭觀音贊

衆生墮八難。判命呼觀音。究竟能呼者。八難爲飛塵。

觀音贊

西來禪水月觀。皆是兩重公案。不如從人。頂禮觀世音。
一行一鳥。不如念佛念僧。

又

妙哉觀音能救諸苦如水感月應現自昔若欲求男
子鄭贊

達摩贊

一葦渡江九年面壁開甘露門廣羣生澤

踏蘆達摩贊

古推好奇踏蘆蘆葉人道他美巧千般吾道是水中
二月

面壁達摩贊

吾行一生踉蹌陳雪忽見明星背枯藤獨處知老子

忙百劫

達摩贊

路見不平把五千四十八卷一齊束付東洋大海却向
震旦專逞口尖舌快早是踏蘆西歸若遇眉公斷不許
賺胡千奇萬怪葉面神龍見真者自應胆碎此何故壓
捺這人只爲後世野禪卜度思量偷心猶在此之謂陰
符有云害生於恩恩生於害這老漢九年面守空壁問
葉枯骨頭上覓什麼計若遇陳居士熟掌翻打潑皮只
打他青天白日如何界出

談口施食贊

焦面鬼王施喜法食山魃木客嘯樹頭羅刹哪叱倚石
骨山僧持真言托勒仗佛力揚眉瞬息明月中龍卧鉢
果虎卧錫須臾陰霾戰玄黃神燈半向蘆根出劃開鬼
門與鬼窟小鬼哭傷老鬼泣何以故般若覆羅裳

呂純陽像贊

像出純陽手筆

負笠懸瓢非嬰非叟此大庾孫氏之家藏而寫像出純
陽之手吾何以知其爲呂公曰手握一錢上口下口

四先生贊

有敘

知希則貴身隱焉文雖差樹遊世之藩籬亦半

立藏拙之門戶既爲男子必與草木俱灰露盡
英雄乃以神仙退步斯所謂進則尺寸退非尋
常者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得四先生曰范少
伯魯仲連張子房李長源各繫以贊用存微
焉

范少伯

勁吳死殘越生裝西子浮海行耕於齊爲上卿買於陶
散千金出見奇徙成名鳴夷子何童心

魯仲連

喜高節。嗜奇策。挫秦帝。解齊厄。棹富貴。若雲烟。鴻冥冥。何慕焉。吾執鞭。魯仲連。

張子房

秦之鹿。推其足。楚之猴。烹其頭。漢之馬。得天下。帝借身。公借帝。爲尊來。報韓去。前黃石。後赤松。張子房。真英雄。

李長源

辟五穀。相三帝。寢對榻。出聯轡。九仙骨。一品衣。功太高。跡太奇。如龍見。如龍潛。吾師乎。李長源。

東坡笠屐圖贊

東坡先生居僑耳。曾於雨中着蓑笠。過黎秀才。因流傳此圖。此時遊戲中。極有感慨。余拈出作。傷。稽。首。以。贊。曰。

問汝無風無雨何爲戴笠披蓑。不是喬粧打扮。曾經兩地風波。

三岐禪師像贊

立志卓然。持戒凜然。世味淡然大義了然。噫。誠僧中之龍象。而終歸解脫禪也耶。

澄源禪師像贊

受苦薩戒。荷如來禪。滴水滴凍。有因有緣。開堂接衆。廣爲福田。一味老實。學古聖賢。中峯之後。汝曾汝玄。文定莊簡曰。然曰。然。

夜臺禪師贊

鐵杖瘦如骨。衲衣不遮膝。人間茫茫夢未醒。吾師夜行到日出。

達觀老人像贊

雲棲本色。可以接直下承當之凡夫。達老英雄。可以接百石樓真賞。

向上不羈之豪傑。舌如懸河。骨如生鉄。園中宿識。故是前劫不可思。不可說。

雲棲老人像贊

德本龍象。望之木鷄。一句阿彌。餘皆死灰。還從師問。念佛者誰。

痴和尚贊

痴和尚。痴和尚。巷前歌。街後唱。回頭回頭。疾回頭。醉夢沉波。君莫浪。不說法。不諷經。赤脚垢面。骨如樗。碧眸深。深髮根。青半領。緇衣。卧晴雪。一枝竹枝。懸春星。和尚行。

兒童走瓦礫。泥沙納雙袖。雙袖俄然大。於曰高楊覆清池。綠蘋亂蝌蚪。濯足秋水中。照見形容醜。形容豈足言。天地亦烏有。有心欲動將奈何。請以不二窺維摩。和尚但令現酒甕。濁酒不醉真禪那。汝痴我不痴。我痴汝不痴。和尚回頭向何處。大家同入甕中去。

吳仲虛贊

彼美丈夫。權丹髯紫行。有官牆胸。無管壘。朝誦暮弦。含商嚼徵。名理獨超。心辭雙綺。蚤謝塵紛。縱游法喜。結梅檀林。渡香海水。三寶皈心。萬劫彈指。衣不重裘。食不重。

王季一諾

王季一諾

王季一諾

盛朱季一諾。魯連一矢。長者之聲。走於遐邇。孝友陳荀。篤行曾史。修齡則炬。修名則美。天祚爾後。厥惟豐芑。必五苞。駒亦千里。不知其父。請視其子。

王文肅公像贊

浩然剛大之氣。蒼然奇古之骨。沛然江河之文。挺然結矢之直。報主心丹。憂時髮白。其建儲寧緩。無激其禦。係軍絕無飾。其處播囚寧論。而招撫無勦。而窮極其籌。西虜寧款。而羈縻無戰。而狼籍其人才。寧推挽。而無潛抑。其言路寧救解。而無任德。故能際魚水之奇逢。消官廢。

之微隙。漢朝廷之朋黨。養天下之空力。勞臣感而限。聖明怒而齊色。功遂身退。暫托五湖之遊。避寵懼盈。於六月之息。人以爲不食不淫。公之隱行。不驕不伐。公之卓識。而無若天子之召對。則曰忠孝兩全。召用則曰時懷名德。此真吾公之知己。而廷臣之所敢望而不敢及者耶。

賜谷方京兆像贊

有敘

大京兆賜谷方公。許相國狀之。汪司馬志之。藏太史碑之。王大司寇傳之。吾友董玄宰復爲誌。

傳手書像後

而未有贊也。其仲孫思齊奉一

先生之命。排纘逸事。以授陳子。謹再拜贊曰。河東薛後。學稱正傳。涇野先生。得其大全。公守紳訓。研深攻堅。經行修明。入對臨軒。司樞荊州。橐無一錢。司諫魏郡。獄洗三冤。築堤河汴。減額億千。築堤昆明。裕積十年。分宜曰介。新鄭曰賢。雖則曰賢。公不喜綠。留滯退荒。六載雲漢。二月京兆。放棄林泉。此何以故。客卿相權。公咲解綬。採腴釣鮮。公性孝悌。出於所天。力春養親。食其而憐。貸環給兄。易下而歡。少保下。公納橐。餽莽四創。

亂公靖烽烟。兵不挑。霧吏不蔽奸。學不市名。官不慕權。清不隨雀。直不避鵠。仕雖人後。品則人先。居鄉俎豆。居官涕漣。帝懷舊德。祭告九泉。淳德所鍾。瑞蓮生焉。乙酉。麟荇。簪笏。聯子孫。無垢有如此蓮。

葛實甫像贊

君有道類葛玄。君無心類葛天。身栖山澤。詩麗雲烟。古之賢古之賢。竊比於我老髯。

杜完三像贊

其骨清。其神肅。其取世淡。其操行樸。其立朝則正直。其厚其教家則孝友淵睦。其荐賢使萬人必往。其糾邪使一路無哭。筆墨干霄之勢。蟠結心胸。忠義貫日之氣。發於眉目。斷斷乎不走捷而挺險。侃侃乎其中行而獨復者耶。

吳伯實像贊

世五濁。君無垢。人三變。君崇厚。千金諾。不待叩。五族事。負而走。好節俠。樂存友。誦義者。無間口。游桃林。擅談鼓。洗壘塊。全於酒。伸其德。屈其壽。天祚吳。錫爾后。徵名官。君不朽。

上海令著泉劉公像贊

吾聞上古之宰。號稱神明。蝗不入境。鳳儀於庭。及其衰也。蒼鷹乳虎。怒掣橫行。民無去思。碑不留銘。穆穆劉公。心和體平。履謙允吉。中孚篤誠。洗沐淫族。獎拔秀英。水既灌輸。賦亦均亭。海氛頓肅。村吠不驚。此父老子弟。所以生爲之建祠。勒石而去爲之。財輟攀輪。攷之古人。惟劉昆以長者名。劉古以不煩名。劉寵以一錢名。而合則爲著。泉先生不聞漢之謠乎。悵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梅顛子像贊

仙人之冠裳。佛氏之心腸。吾與爾歸去來。以侍乎玉宸先生之旁。以游乎金粟如來之鄉。

張黃雀像贊

像在松樹下

文心老松骨勁。詩魂清。松風靜。子雙壁。書十乘。名九州。蓬三徑。誰式廬。守若令。

閔康侯小像贊

落落經筵。森森武庫。氣吞目前之才子。可以橫飛。相儼天上之貴人。可以獨坐。何爲平生朱門。心蓬戶。衫尚青。

髮垂素。益魚遊萬卷而欲仙。老驥志千里而如怒。吾懷一瓣香。置先生於孔北海。鄭康成之間。奚其過。奚其過。

監二先生像贊

經筵武庫。賀循之儒者宗也。排難解紛。魯連之豪杰雄也。諸子才譽。鬱鬱蔥蔥。半荀氏之六龍也。坐客常滿。尊酒不空。魯國男子之孔融也。洪飲無量。山谷之澆磊塊胸也。清談不倦。本行道人。之函蓋箭鋒也。逃名息影。王君公之避牆東也。他人見金不見人。聖人爲腹不爲目。益尊生如老氏而長生。如河上公也。

李玄白像贊

松陰下。蘆花裡。披奇服。釣秋水。伊何人。吾知矣。貯胸臆。十萬卷。搏角則九萬里。一諾則柳下。片言則魯連矢。不冠不履。似漁丈人。而經世出世。乃天下奇男子。益長吉才。太白胆。長源龍。合之爲玄白先生。而其姓亦曰李。

房海客像贊

堂堂大人。落落男子。晏石鏗金。含宮嚼徵。聲鐵壁之難攀。咲冰山之易毀。忤權寺異。照包身。破陰謀。直聲灌耳。持斧則百鍊彌剛。賜環則三仕無喜。飛風霜於簡端。應。

人鏡於筆底。見夷吾而何憂。幸裴度之足倚。名重如山。心清似水。豈容寂寂。寂寞。參金粟座下之蒲團。終當烈轟轟。躍玉皇。案前之劍履。

孫濱瀾像贊

百年積德。九歲通靈。知名舞象。拔俗鷄羣。孝廉兄推爲驃騎。同社友遂爲冠軍。贊宮品題於督學。胃監賞鑒於司成。公車屢格。司命見衛。乃退居於林樾。因枕籍乎園經。口中之雌黃不挂。眼中之青白不形。綰符清遠。嚼菓飲水。拂衣歸去。送者如雲。爲德間里。自疏遠親。煢券勿。

問。侵地勿爭。嘉言懿矩。銘諸書紳。課兒諭族。卓有饒型。天錫冥德。蘭玉英英。續文修行。價埒連城。君算非希。希像猶存。謙謙君子。藹藹吉人。合而贊之。其斯以爲賓瀾先生。

周希允贊

口無疾言。腰有傲骨。學道尊生。著迹是力。言言名教。字字藥石。寡悔寡尤。匪朝伊夕。千秋孔廡。請虛公席。

貞靖周先生像贊

豐於德。屈於齒。然伯夷下惠。合而爲公。公則不死。公之。

流風能使後人行已有耻

繩武何先生像贊

青天白日。稟性陽剛。和風甘雨。處世溫良。行立增字。文
作圭璋。孝友爲政。淵睦孔彰。擬魁神京。司理名邦。解
恢。與誦洋洋。腰無媚骨。腹有熱腸。拂衣仕路。衆困故
鄉。大夫則問政詣門。諸生則問字滿堂。排難如魯仲連。
息爭如王彥方。姜桂之性愈辣。桑梓之景彌長。賓客不
拒。流羽飛觴。著述不輟。充棟盈床。益禮義以養其神。持
正直而得平康。其吏而隱。儒而仙。歸然魯靈光也耶。

高起言像贊

性情真率。不耐大人遊。志趣高曠。常帶少年場。時而
默。時而揚揚。時而靡。境時而靜。靜時而如公西華之笑。
子處若朋友。時而如魯朱家之俠客。氣或既憚。壯則美
哉。周郎。晚則鬚髮蒼蒼。非傲非狂。且樂且康。倚千年之
古栢。看孤雀之飛翔。

陳隱西先生像贊

氷雪肝腸。烟霞骨相。不激不隨。彼我玄暢。我識其人。
古之阮嗣宗陶元亮。

王小顛贊

王小顛。七十矣。自舞還自歌。不衫不履。有時孤坐。秋
露中有時。軒睡炙日裏。重子呼得來。王公推不起。去后
令人思。醉後令人喜。雙眼何曾着名利。短竹還教付山
水。入道是閩蓬頭老漢親傳。我疑是東華山人鐵拐李。

友像贊

清泉白石。名畫法書。時而壽。飛如老雀。時而游。泳如魚。
人以爲俠。節如文成。高潔如倪。運而當其嘿然。枯槁
卽子孫。莫能覓其杜德。机也。

華宗贊

言本世教。而談咲。可以狎。鵬鳥。行本中庸。而呼。吸。可以
馭。游龍。我冠我冠。不必鵲。髮。翩翩乎如素雪。我裘我裘。
不必鹿。目。繁。榮乎如碧玉。坦腹非寬。而傲義皇。抱甕漢
陰。而稱丈人。封侯醉鄉。而何慕乎。黼黻文章。宰相山中
而何羨乎。火藻華。臣。嗚呼。吾師乎。吾師乎。其在而翁。

張雨懷贊

佛不必禮金粟。而齋戒有餘仙。不必禮玉宸。而清虛有
餘游。不必裹五岳之糧。而坐。肅者。有城隅之修竹。古廬。

文不必發。二酉之秘。編手勘者。有先世之斷簡殘書。口不必挂。是非交。不必擇。賢愚而一杯之酒。足以入混沌之門。戶。窺醉鄉之藩籬。嗚呼。噫嘻。吾不知其謂誰。疑所謂今之貧孟嘗古之富伯夷。

朱伯登像贊

油然與偕。渾然若處。胎人以爲列子之忘。老氏之孩。吾以爲葛天與無懷。槐宮已覺。蕙境方佳。有子大賢。優哉游哉。

范侃如像贊

我生也後。曾見偉人。則惟先生。有膽益身。身若負山。目若閃電。筍經之腹。懸河之辯。握麈而談。差差我我。括囊而處。委委佗佗。名噪詞場。問者齧趾。老驥熟足。竟後駒齒。三鼓未衰。我舌在此。晚刺海邦。一官萬里。黃綬朱旂。民歌樂只。輿櫬東歸。哭者罷市。里無錦坊。囊無名香。生爲大儒。歿爲循良。俎豆於官。畏壘於鄉。帝日報公。厥後永昌。

霍太公像贊

并序

金壇霍公君。地養景尼。先生於官署中。其神明

之聲微遠。邇先生咲曰。吾耳食之。何如腹食之。仙仙乎樂也。第樂武有云。江南卑濕。四十早凋。吾雖飲廉吏水而甘。顧不能耐此卑濕耳。令君堅留之。不能奪。先生曰。孝哉吾子。吾留小照。置汝左右。以代省覲。可乎。令君夙夜祗承。若庭訓。及屬陳子爲之贊。贊曰。

於皇哲人。穆穆風軌。行有官牆。胸無管壘。引繩而昭。畫地而處。少讀藏書。長耽故紙。霍銀九霄。驥因千里。偃蹇廿年。壯心未已。經術世務。洞骨貫髓。千金委兄。一編。子。禮禮德滋。竟獲文梓。有美令君。搏角而起。其氣如春。其清如水。水自何源。厥惟翁始。翁來官矣。遂憶故里。掩車不得。肖像繪史。旣晨旣昏。勿帖勿肥。慈孝令聞。終微展几。蕙蒂荷衣。易爾劒履。

晏懷泉像贊

腹無媚骨。面無作顏。清似素絲。直似朱紱。是嘗承。而決如山之牘。飲馬而投。酌水之錢。朝拜官。夕能奏疏。書所爲。夜必告天。獨立獨行。不黨不偏。勁節則凌霜傲雪。昌言則轉坤旋乾。其嚙也。鳳其冠也。暉其氣也。浩其神。

也。全皮相者。幾爲據梧之南郭子。而習公之惠德名位者。謂當圖像於凌烟之間。

程聖修像贊

素心如黃叔度。奇俠如魯朱家。其藏也。書五車。其游也。界滿車。吾將與子焚小宗之香。而闢君謨之茶。其樂也。無涯。

王笠雲遺像贊

桃花綬紫荷。囊環珮。鑄是將。肅袍笏。而朝未央。嘻。子大夫也。我嘗遇之於瀟湘之旁。其胸次汪洋。如黃叔度。

鍾伯敬先生像贊

其面目姣好。如張子房。惜哉。魁南宮而不登館局。令晉江而不爲臺省。權司馬郎而不得鎮節於一方。其神遊帝京。而其尸祝如畏壘之虞。桑真君子。古循良亡而不幸。

鍾伯敬先生像贊

長松之下。杖者安之。吏耶隱耶。吾不知爲何誰。其思路微。其行徑崎。其吟如萬年冰。其鈍如無字碑。而又能一言定國是之邪。正百戰決古人之雄雌。是子也。立三不朽。奉三無私。舌有骨。筆有眼。而有一肚皮不合時宜。

有耶

蔡黑齋先生贊

筆無塵。胸無滓。骨無媚。舌無綺。孝如閔。直如矢。心如冰。門如水。是皆却餽金。拒奔女。又嘗祝虎虎。匪祝泉泉。起而惜其邊。略邦謨。竟付之栗里之歸來。香山之知己。爲循吏。則俎豆於桐鄉。爲鄉先生。則尸祝於畏壘。三已不愠。三仕不喜。胆識堅明。學術粹美。故洞中猛夷。有公心。天老之稱。而海忠介諸公。有易進難退之許。有人如此。是宜爲山中太史之父。而王文成豈能置之爲弟子。公白石樓集卷十五贊

顧默孫像贊

草深一丈。松大十圍。伊何人哉。心素衣緋。其貌也戰。而肥其才也怒。而飛其盤礴。三教之中。而橫絕一世之上。也出乎機。而入乎機。其味淡。其聲希。其與天遊。與俗遠。殆長嘯之孫登。而坐忘之司馬子微耶。

沈朗倩贊

是道人也。我曾遇之於寒山之巔。塊然一室。茅簷蓬編。形如土木。而不受人憐。聲出金石。而不爭世妍。而誰知

其爲劍中俠詩中仙。而中禪蓋上行先生。而又獨行之大賢也。

熊于侯觀察贊

介不易三公。而寧坐一瓊。書能破萬卷。而猶手一編。其管四海才敵八面。而不欲自賢。不敢爲天下先。而度冲然而言。於愉然其光明磊落。僅見於放牋之文。如峨眉雪。三峽奔泉。而孤行一意。忠義鬱勃者。尚未及拊寫於心胸。面目之間之人也。殆以聖賢豪杰爲師友。而我與我周旋者耶。

自石雅集稿

卷十五贊

子

劉斗墟像贊

凜若氷霜。蒼如松栢。負大儒名。建循吏跡。賑饑饉。活冤冤。白。濟雨雨。澍。祝火火。息。祠龍龍。見。撤虎虎。辟。弭盜盜。止。論苗苗。格。或歡呼。劉佛現。或傳誦。神君出。而不知公嘗以採木抗侍御史。以丈應州勒誠意伯。顛倒於獄卒之手。談咲於鬼方之窟。然而朝野服其才。華夷信其直。起九原而無從。空爲之撫遺像而於邑。

守溪陸公贊

有跋

賢先生何所偉。屏城府撤營壘。攝一真。勝終始。柳下鼎。

魯連矢長者。走遠邇。肱藏書。付豐芑。通德鄉。鳴珂里。不知父。視其子。

董學士歎服二陸孝思。以楷隸寫竟陵太公傳。此數年來未始有也。昔鍾尚書紹京破產求書。計用數百萬錢。僅市得右軍行書。不能致真書一。今陸茂才所得董書。侈矣。若僕老不爛此。正如疥驢。駝。何堪與神駿並駕。

姚仲陵像贊

清肅如洗馬之衛玠。風流如步兵之嗣宗。其揮翰如春。

自石雅集稿

卷十五贊

子

蚕之抽繭。其談咲如黃鵠之摩空。吾知其爲名家之子。秋苑之雄。至其放情山水。簫言一室。猶堪拾青蓮之江月。坐隱居之松風者耶。

自題小像

讀古人書。識古人字。淡然無營。屢脫名利。不出戶庭。經褐茹糲。爲聖人氓。如此而已。

喬方伯贊

卓爾道骨。冲考素心。濯濯氷壺。皎皎玉繩。有千仞翔翔之氣。而守之以盈。有百鍊不折之志。而御之以誠。未幾。

是寔夙夜惟寅。其謀國也。先幾於蓄艾。其居官也。後困於積薪。未老懸車。惜哉。干城廉鑑一書。作我儀刑。

張受所觀察贊

人嗜巧。公任質。人驚辨。公守默。處賢愚。有容德。當權要。多定力。淡芳佛心。冲芳道骨。不特驟而謁公者。無取進名利之言。即老而侍公者。亦終身不見喜愠之色。公蓋一代之良臣。三代之遺直也。

殷十峰像贊

口不掛雌黃。心不置城府。遇鄉里之孺子。而能不驕。當

白石巖壑。卷十五贊

三

權要之貴人。而色不沮。有受敵之才。可文可武。却却四知。之金。是子是父。其清白之世傳。而丹青之稍露者耶。

范象先贊

烟腸霞骨。蹇而望之。如神仙。屬衣斗笠。近而即之。如老。癯。迺孝弟忠信。能讀父書。爲象先世之賢。噫嘻。范君。庶不愧文正公傳。

陳少隱贊

生清時。享安居。抱隱德。待期願。置臧否。忘賢愚。內浩浩。外嬉嬉。召客有。讓。課兒有書。我求哲人。舍君誰歸。

周仲憲贊

與物無競。胸無荆棘。與道逍遙。窻前草色。吾何以名之。曰濂溪。以後世有隱德。

勿醫見垣贊

與世於果。懸壺於市。其和如春。其直如矢。人以其爲泰。公吾擬諸季。曰護諸童子。

印空贊

一把茅蓋。團蕉。數尺檜編。離落。遠公來自東林。子基同隱南郭。

白石巖壑。卷十五贊

丁一子贊

維藩盤石。乘器國璫。魚肥草莽。鸞膠桂林。圖懸五岳。囊貯一粟。枕藏鴻寶。劍學龍吟。山水旣痼。煙霞轉深。枯棋對戰。美酒獨斟。搜郭下簡。笑淮南金。博綜醫訣。徧訪知音。自稱丁一子。吾以爲章吉師。孫思邈。合而爲利濟之心。所謂伊人可見。伊姓難尋者也。

割股孝子贊

咳唾陳數芒刺。壯士驚。不假寐。汝割股。父疾愈。孝格天。鬼神衛生如飴。死如寄。賦顏頭。要離臂。堅此心。于城巖。

銘

木瘞爐銘

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如死灰乎惟吾與爾有是夫

筆筒銘

中虛外圓避文士之筆端吾法予以自全

又銘

虛其心實其腹德不辱

玄原墨銘

出浮提國海金盃汁石黛松脂麟髓糜骨小兒初晴道士幻質以一寸墨當徑尺璧

汪霽之書室銘

雕欄回互寶几精研縱橫圖史玉軸牙籤摩挲彝鼎香篆茶烟床頭龍劍石上鵬結泉水活潑花竹澄鮮鳥獸青韻魚泳文連老梅吐月影露牆邊簾櫳如畫主客皆仙或飲一杯或吟一篇樂哉清福天授名賢

郭烈婦練銘

蘇武塞上帛子陵桐江絲絞作頸中練之死終不移堂

堂男子空鬚眉郭家有婦知不知

楊亭亭之桂堂銘

一畝宮雁湖湄中有人樂書詩挺雙璧產五芝蒸異彩積秀蕤飲玉杵餐瓊飴八公友四皓師楊夫子豈小兒

圖書匣銘

上印如月印水中印如足印沙下印如馬印泥匣而藏之印斯無迹五丁何所庸其鑿是莊生之所謂立於不測

龍尾研銘

鵬之眼屏之紋詎若神龍之宿於研池其尾噓風而御雲

墨銘

豈其翟之子是以不盡則不止

琴匣銘

柱以玄圃之玉屑以荆陽之金其徽以翡翠之羽其絃以鵬鵬之筋張以松風鼓以秋月匣而藏之為據梧之南郭先生為無絃之柴桑靖節毋狎而授之於爨下也烈

徐無夢罪銘 有敘

徐無夢有罪曰無塵。每入林澗。輒一美而去。所謂以無累之神。含有道之器者也。眉道人銘之曰。

存奇男子。非樵非釣。樂道鼓琴。以代長嘯。視而泛之。猿啼雀叫。暢而醒之。魚活馬咲。跨鯨度霄。超越邁錄。陳練神明。翕集衆妙。非時召者。不敢奉詔。

林洪清淨齋銘 有敘

林洪清淨齋銘。其言不雅馴。余爲刪定作三字。

田童唱之。可供田父一飽。薄醉也。

一間屋。六尺地。蒲作圓。布作被。日可坐。夜可睡。燈一盞。

香一炷。好人來。惡人避。髮不除。葷不忌。不談禪。不說偈。

不食。各不圖利。清淨緣解脫。計閒便入。忙便去。卽上齋。

歸三昧。日復日。歲復歲。畢這生。任後裔。

書燈銘

武子聚螢。孫生映雪。雲窗易消螢。亦易滅。惟此銀紅。不滅其光。蓮幕綠幕。夜永煌煌。經史在右。子集在左。如感。

不動尊此燈銘

許方谷天然硯銘

會稽太守。夜夢坡仙。旦日鑿土。有石出焉。洗而視之。不雕不琢。丘壑天然。覆而視之。不言不笑。豁爾定然。文明以正。開必先。太守得硯。天司權恨。不持此批米類。靈詭取空流。

鐵絙銘

於穆玄武。北坎之星。爲世福神。爲天將軍。有頂禮者。得首。辨香。若涉鳥道。若騎羊腸。上引鐵絙。下挽猿臂。辛歷陸幾。無生趣道人。姚崙百丈。鐵絙頓今地上。而陽端人無喘息。神從斯喜。鐵石難消。福亦如此。

募修甘露亭銘

鍾賈山。南林路。僧與俗。往來過。遭風雨。遇日暮。眠者睡。坐者坐。歲月深。棟梁腐。牆壁傾。門窗破。欲裝修。仗檀方。便事。歡喜。做。天龍敬。鬼神護。善根長。福田大。

贈伯玉銘

天高。清地。厚。重。不。得。已。然。後。動。簡。御。煩。寬。得。衆。謙。皆。高。願。乃。詔。先。木。華。後。鳴。鳳。厚。利。啖。鳥。不。實。麟。利。角。獸。不。臣。

惟○筆○表○乃○專○斷○語○斷○度○深○古○聖○語○必○統○統○真○英○雄○
必○小○心○發○斷○覆○在○典○墳○多○其○輔○在○賢○人○累○功○行○長○子○孫○
惜○精○氣○報○君○親○慎○旃○哉○昌○令○名○

碩仙廬座右銘

事○不○急○之○辨○不○如○養○默○處○不○切○之○事○不○如○養○靜○助○不○
之○舉○不○如○養○正○恣○不○禁○之○費○不○如○養○福○好○不○情○之○察○不○
如○養○度○走○不○實○之○名○不○如○養○晦○近○不○祥○之○人○不○如○養○愚○

門前山銘

不○陶○與○不○謝○展○門○前○山○近○咫尺○清○溪○底○見○白○石○水○寸○寸○

自石廬集卷之三

皆○秋○色○數○畝○田○七○弓○宅○菊○可○採○杞○可○食○列○琴○尊○設○圖○簾○
小○結○樓○出○松○春○毛○骨○青○衣○裾○碧○五○岳○圖○對○空○壁○

印宗銘

生○從○何○來○死○從○何○往○生○死○之○根○根○於○妄○想○開○眼○攀○緣○閉○
眼○成○夢○萬○別○千○差○皆○心○戲○弄○廓○然○湛○然○不○青○不○白○物○者○
得○之○動○生○得○失○水○中○撈○月○空○中○打○板○卜○度○商○量○馳○求○求○
歇○舌○頭○無○骨○髓○子○無○筋○枉○自○立○境○橫○自○生○情○情○生○境○隔○
遂○分○凡○聖○凡○者○趨○穢○聖○者○趨○淨○各○見○一○邊○皆○輪○迴○柄○吾○
道○遠○東○何○知○貴○賤○胡○來○胡○照○漢○齊○漢○現○解○釋○凡○情○關○鎖○

聖○辨○若○聚○猛○火○驚○之○即○焚○若○淬○利○刀○攖○之○則○崩○死○而○換○
生○亡○而○後○存○佛○法○悲○智○豈○容○人○情○百○尺○竿○頭○三○寸○鈎○註○
轉○身○如○毬○說○法○如○雨○塗○毒○鼓○聲○震○撼○萬○里○獅○王○獨○行○氣○
奪○狐○鼠○擬○議○求○之○又○成○過○舉○之○乎○者○也○不○屬○道○理○心○路○
皆○絕○死○生○亦○銷○無○明○煩○惱○處○處○逍○遙○不○戀○熱○鬧○不○守○寂○
寥○不○貪○佛○國○不○懼○風○刀○邇○來○禪○和○憤○尋○宗○派○鼓○弄○口○皮○
品○評○勝○敗○捏○目○生○花○白○日○見○怪○好○男○好○女○賺○飽○多○壞○又○
有○邪○師○守○住○一○靈○身○如○屋○舍○心○如○主○人○却○將○佛○法○半○死○
半○生○此○等○惡○業○酷○於○火○坑○又○有○外○道○默○而○常○照○默○與○靜○

白石廬集卷之三

對○照○與○昏○靠○觸○景○遇○緣○水○動○蝦○跳○不○聞○經○乎○萬○法○心○造○
又○有○鈍○漢○雙○証○雙○修○將○佛○覓○佛○頭○上○安○頭○若○蜂○逗○窻○不○
得○自○由○若○蛾○赴○燭○畢○命○相○投○傷○乎○悲○哉○舍○心○而○求○心○之○
一○字○雖○有○名○相○內○外○中○間○多○無○影○響○心○了○境○空○皮○盡○毛○
落○參○須○實○參○如○睡○求○覺○勘○問○識○情○何○處○安○着○生○死○誰○招○
因○果○誰○作○朝○搜○夕○討○用○盡○將○略○曝○地○一○碎○性○命○喪○却○乃○
知○功○案○皆○成○戲○謹○切○忌○平○居○無○病○服○藥○
性○與○長○孺○入○山○探○梅○從○袁○非○之○聖○上○說○禪○因○今○長○孺○
握○筆○余○信○舌○吐○此○一○銘○比○時○落○梅○紛○紛○如○天○花○散○空○

也。長孺非之。然得此。皆情書史錄之。而孟元頭陀。原
稱飽參。岸然有吞噉須彌。襲服野干之氣。因手錄。賤
之比。他客是爲殊特。諸友人若以例相煩。不敢如。約
似優曇花。所謂一現不再現也。

黃錦卷之十五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六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章台門吉甫訂定

題畫

題便橋會盟圖

唐文皇與突厥便橋會盟圖。顏師古創寫以示後世。劉松年復摹文許。此卷乃真跡也。初隋煬帝征遼。人皆斷手足以避征役。突厥始乘間騷動。唐文皇時十六歲。應募。遁屯衛將軍。從父淵討之。淵後稱臣。借兵突厥。遂開隋門。甚則突厥以表告。舉哀長樂門。輟朝三日。詔百官

白不樓真稿卷之十六 題畫

就館吊其謹事之。如此已數數犯邊。建成元。吉裴寂等皆勸亟遷都避之。文皇曰。霍去病漢廷一將。志滅匈奴。況臣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繫顏利之頸。致之闕下。傳位初年。遂有便橋會盟之役。又五年。遣李靖。李世勣分道破之。突厥內亂。顏利來降。文皇帝御順天樓。語之曰。汝自便橋以來。不復大入寇。以是得不死。顏利不得意。數與家人相對悲啼。容貌羸癯。上憐之。以虢州多麋鹿。封刺史。不受。上皇聞之。召文皇貴姬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烟閣。坐懸彈琵琶。曳絳起舞。七年。又置酒

漢故未央宮。趙靈命顏利起舞。南蠻酋長皆咏詩。此古帝王未始有也。余謂便橋之盟。猶近城下。宜寫凌烟閣。未央宮二圖。鋪張胡越一家氣象。此千古大快事。故識卷末。以俟後之劉松年其人者。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六 題畫

題香山九老圖

香山九老圖當年傳寫已徧京洛李唐劉松年又嘗奉
旨圖之載在畫史可証此卷位置顧盼咲語之狀覺眉
髮間有雲氣非李河陽不能到也樂天往來裴晉公元
微之間絕無左右袒與白敏中反覆二李黨人者不同
此公真可生入虎穴何止游戲九老會耶臨卷三歎

跋小李將軍畫卷

李昭道山水妙絕名噪開元天寶間其父即師訓除衛
將軍昭道官中舍明皇以大小李別之未嘗云小李將
軍也昭道妙跡永絕獨此卷精巧煥發流傳五百餘年
而神物猶在應有呵護之者余嘗見仇寬父海天落照
卷蓋摹昭道筆正與此卷相類當時籍分宜入禁內隆
慶初小璫竊之朱惠僖領緹騎詰責之璫投之火王弇
州云是癸酉秋事今僅留天壤者獨此一二尺烟霞耳
弇州極喜臨本購以重貲不若此卷為隆準非虬髯所
自不獲身藏卷十六
敢望也

跋米元章書文德皇后遺履圖

余讀書秀州項稗玉閣中姚叔祥出視唐文德皇后遺履爲米元章寫圖左方有小跋稱臣米芾度是元章爲傳士召入內庭鑒定書畫奉命所作其跋云右唐文德皇后遺履以丹羽織成前後金葉裁雲爲飾長尺底向前三寸許中有兩繫首綴二珠蓋古之岐頭履也臣奉帶圖併書按唐太宗皇后長孫氏武德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立爲皇后貞觀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崩於立政殿年三十六謚曰文德皇后葬昭陵因九峻山以成后志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主

咸亨五年八月追謚文德聖皇后天寶八載六月加尊號文順聖皇后此履不知何緣傳流宋朝又入秘府或元章別摹他本皆未可知歷類有履有屐有屨有鞋有鞵有鞵男子貴賤皆躡之而婦人見於記籍者頗罕黃璠傳云趙女鄭姬掄長袂躡利屨此婦人屨也東晉侯官人皆作綠絲屨此婦人屨也汝南戴良嫁女有木屨風俗通云延嘉中京師婦人始嫁作漆屨五色漆爲絲襄陽盜發楚王家得官人玉屨景范云麻姑能着履行水上此婦人屨也西施躡屨臨川王宏潘妃寶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主

屨直千萬此婦人屨也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着五絳織成靴北齊王諧爲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鞵而去此婦人鞵也段成式詩云醉襪幾侵漁于嶺影纓長受風風釵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脫錦鞋章仇公有真珠之惑或上書以諷云神女初離碧玉階彤雲猶擁牡丹鞋應知子建憐羅襪願妻褰衣拾墮釵此婦人鞋也漢武元封二年七月七日夜西王母投於殿前履鳳文舄貴妃每十月從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遺細墮舄狼籍於道此婦人舄也太

抵單下曰履履下曰舄舞履曰屨草履曰屨小兒履曰鞵履中薦曰屨花生鞵曰鞋鞵始於趙武靈王屨始於晉文公揔之皆履之變耳徐乾撰古履儀或駁之云古無履但有屐不知履人掌王及后之服黃總青絢素履葛履已見於周官太子妃絳地紋履已見於東宮舊事同心七寶鞵履已見於趙飛燕傳龍虎組緹履已見於秦淑與婦書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已見於陶潛賦足下黃金履手中雙莫邪已見於張華輕薄篇足躡承雲履豐趺躡華錦又見甄述女詩而謂古無履而

有焉。然歟。否。歟。梁表。履長尺。底。尚。上。三寸。未。嘗。元。章。所。據。漢。銅。斛。尺。耶。梁。表。影。尺。耶。開。皇。水。尺。官。尺。耶。宋。衣。府。布。帛。尺。耶。淮。尺。浙。尺。耶。唐。尺。不。可。考。獨。杜。牧。詩。銅。尺。裁。量。減。四。分。合。之。文。德。履。似。唐。履。皆。以。尺。計。也。然。古。樂。府。既。有。雙。行。躔。漢。雜。事。祕。辛。周。視。坐。足。底。平。指。歛。約。繚。追。祿。收。束。得。如。禁。中。漢。桓。帝。及。李。後。主。時。臣。然。則。不。應。唐。履。乃。爾。尺。中。惟。周。尺。當。省。尺。七。寸。五。分。弱。司。馬。端。明。朱。考。亭。皆。謂。允。有。依。據。米。老。得。無。以。周。尺。衡。履。乎。楊。用。修。王。元。美。各。載。履。事。漢。履。婦。人。頭。圓。男。子。頭。方。晉。大。康。後。士。卒。百。工。奴。婢。僮。賣。者。一。足。白。履。一。足。黑。履。永。嘉。元。年。始。用。黃。草。履。宮。內。妃。御。皆。着。之。謂。之。伏。鳩。頭。履。梁。又。有。分。稍。履。南。宋。則。又。有。重。臺。履。而。獨。唐。之。岐。頭。不。載。得。無。未。見。米。氏。畫。跋。耶。余。憶。於。宮。論。唐。元。徵。所。見。客。售。孔。子。遺。履。圖。一。卷。乃。宣。和。庫。中。物。題。跋。甚。多。客。有。邀。余。題。者。余。止。寫。二。語。云。君。子。所。履。小。人。所。視。陳。繼。儒。獲。觀。謹。題。但。孔。子。履。與。王。莽。頭。並。藏。晉。武。庫。中。大。是。不。類。今。文。德。履。爲。元。章。所。圖。又。爲。才。子。姚。叔。祥。所。得。十。襲。襄。之。不。敢。襲。視。即。有。饋。觀。者。願。出。數。萬。錢。俱。祥。不。許。曰。文。德。皇。

后履非楊妃錦幘也無得傳玩以馬鬼下老姬視我

題雲林書

倪處士自稱懶瓚。又自稱倪迂。又稱蠅牛廬道士。又稱淨名菴主。又稱荆蠻民。此書乃荆溪所作。處士愛山水。數與陶九成共宿漢里。往往經月忘返。故筆法幽淡。無一點纖塵。亦荆溪一片雲助其墨濤耳。

南本畫堂清月
宋一水樓

人

題洛神

李龍眠以顧愷之寫洛神圖。趙松雪以王獻之書洛神賦圖。則兼帶離騷位置。賦則兼帶褚柳筆法。此又兩公變化所出也。天壤之中。決無第二卷。

南本畫堂清月
宋一水樓

人

題仇十洲桃源圖

靖節桃源記或云寓言然漁人姓黃名道真似確有公
據東坡云桃花源乃避秦人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
石林問湖湘間人又云自晉宋來由此上昇者六人山
十里無雜禽惟二鳥往來桃花觀中每有貴客至輒先
號鳴人率以為占余咲云當時黃漁父入山此鳥可曾
報否若近為貴人先鳴武陵源混沌鑿矣請以秦人二
丸一丸封洞口不得通客一丸彈去二鳥不為貴人作
典客

題閩茶圖

古人屑茶為團餅故以綠塵不如玉塵翠濤不如素濤
皆未得茶中三昧吾朝更團餅為旗槍風味如全此卷
出松雪筆又錄范文正詩諦稱雙絕山水蔚映人物清
暇摹寫太平氣象見於毫端蓋閩茶良是雅事惟許玉
川志和輩可為之非俗漢忙人所能解也

題孫雪居寫猶奴

鼠翻盆。汝不捕。花上捉蝶。花下坐。請問長安肉食人。罪過不罪過。

題雪居畫冊

漢陽竹。傲文湖州。蘭傲鄭思肖。時寫人物。兼帶梁楷寫石。兼帶米芾寫水。兼帶馬遠縱橫點綴。皆有根據。非畫史市官苑中者所敢望也。

題漢陽書卷

漢陽寫生。古則趙昌黃筌父子。近則沈石翁陸叔平。皆

能抗衡。至于文房諸玩。隨意拈寫。不肖不止十指間。其

有陶冶。雖宋畫苑名手。未能夢見也。所居東郭草堂。多列法書名畫。于秋琳閣中。盤礴觴咏。客至如歸。退則游戲。為此無纖塵留于胃中。此卷尤其得意壯年之筆。今廣陵散矣。一嘆。

題米仲照石卷

米元章相石法。曰秀曰媚曰瘦曰透。今米仲照所藏靈璧更有出四法外者。雖百方窮態。十面取姿。圖與記。得彷彿耳。仲照得此石。終日摩挲相對。休疲為之起。意惡為之快。度其有情之痴。行且化為石矣。仲照聞而嘆曰。昔吾家元章袖中卷石。恨太小。寶晉齋。大輩致一品石。恨太大。惟此石可几。可置咫尺。可隨千里。如鑑。鏗如玉。黝如石墨。潤如山川。出雲其羣峰如漏月。割天。其積霤如瀆。米裴雪其洞壑岩竇。如有毒蛟怒。鬼怪出沒其中。不肖何緣落吾手。昔者牛奇章李贄皇相業如水火。而獨好石無異。蓋石公之羣而不黨如此。吾居輦轂下。非獨友石。友其德也。陳子曰。善。遂題數語歸之。

題蘭花

古人以蘭爲香祖。余欲結茆四面。雜蒔蘭花。題曰香祖。卷有柱聯。異人常在漁樵裡。老雀多眠蘭蕙中。

跋徐光祿南州圖

橋李范蠡湖。東坡三過草堂。樹老烟寒。無復好致。項游徐光祿南州書院。丘壑狎主。水月來賓。放霍灘頭釣魚。枕上讀書談道。其中所謂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第蓬蒿天蜚。恐未能遂。許堅臥。何得分南州一片席。然先生德行醇備。著于人聽。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化。宛然一獨子矣。士大夫須有退步。則功名之味淡而去。就之想輕。先生乃人間鐵漢。此圖良有深意。若以嘲弄枕漱求之。是吾輩事。非名世大臣事也。

題書竹

寫蘭取姿。寫梅取骨。寫竹直以氣吞之。若不通六書。誤托氣勝。此又如屠兒舞劍。可咲也。孔孫竹從湖州眉山發脉。而又剪松雪叔明梅道人輔之。李衍夏景弗論也。

題過庭章書竹

曾見文與可竹於王敬美項子京家。純用漆墨。皆帶筆。楷法于瞻純。以怒張為之。蓋顛旭狂素也。吾朝夏太常竹亦擢秀。顧不如此。卷猶有湖州眉山筆意。竹中飛瀑。掀舞極似吾家初夏雨後時。豈庭章為先布粉本耶。

又題書竹

寫竹通于書法。枝節學篆。隸布葉學草。書孔孫之竹。篆隸中呈象。草書中張長。素師也。李君實父子奇重之。贈以長歌。毫筆硬手。蒼蒼莽莽。酷有少陵風骨。此後簡竹諸。不必求之石室玉局兩道人矣。

跋丁南羽畫羅漢

余所見阿羅漢像。貫休最奇險。如坎雪石。如支種老樹根。梵隆輩不及也。獨丁南羽白描。酷似李龍眠。絲髮之間。而眉睫意態畢具。非筆端有神通者不能也。東坡家藏羅漢。每設茶供。化為白乳。或疑為雪花。桃李芍藥。皆可指名。此卷賢聖森然。猊龍旁虎。當復出現。謹護持之。

又

世外之人。豈有風波。示相宰官。公無渡河。南羽先生。賞余此偶。蓋題渡海羅漢也。因為補圖。大有龍眠筆意。

又

遊絲飛揚。泉美多具。豈現神通於筆端耶。珍重珍重。

畫羅漢者。盧楞伽度子虔為上乘。其次貫休。又其次梵隆。余皆見之。以粗筆作鐵鈎。相似益半用篆隸法也。此卷精細秀潤。所在之處。當有神光出現。宜以燈花香塔禮之。

題赤壁圖

東坡前後赤壁賦。余刻之晚香堂帖中。又見趙千里赤壁圖。恨不合一卷。此卷宋初賜盛行南兩高士合作。風月平分。白雀一點橫江而下。卷中矣。

題藥草山房圖

藥草山房圖。視竹林七賢少一視。竹谿八逸少二。皆中絕代人物。此中着半個屠沽兒。不得展卷。想見肅廟時太平風物之盛。雖與西園並傳可也。

題范寬畫

范中正溫厚有大度。目爲范寬。寫山水時。危坐四顧。以求至趣。徘徊凝覽之間。則古精細。觀此幅信然。

題春門先生畫卷

橋李吳仲春後有姚侍御重向書苑演法。今春門先生繼之。雅道不至慕薰。皆其力也。先生杜門高隱。沉醉宋元名畫。往往盤礴。遂寫數卷。不欲出示僉父。留作子孫衣珠。求見此卷者。先以數斗薺薇露盪手。方可相對欣賞。不然。寧絀之長康厨中耳。

題畫冊

唐開元時。楊升與張董齊名。米定國藏蒲雪圖。正與極相類。沒骨山自此始。非獨僧繇也。

題趙文度雲山

米虎兒雲山。在似山非山之間。趙文度雲山。在似米非米之間。余曾和玄宰一絕。欲出不出雲山巔。欲斷不斷村樹烟。欲見不見林中僧。欲渡不渡林外川。可謂與雲山傳神矣。

題山靜日長圖

崔林玉露中山靜日長。僅一二百言。而岩居川觀之樂。草寫殆盡。每欲倩名筆圖之。苦無霞外人。此卷爲吾友姜松石所作。溪深山杳。卷不盈尺。而點綴如太古小年。真筆端具有三昧者。若名字不署。賞鑒家必以爲黃雀老人無疑。末後小篆。更稱雙絕。恨君時爲五岳遊。不能置吾家丘壑中。若拈第一。來頑仙廬。不讓景綸山居也。

題癸卯同年畫冊

昔蘭亭竹林蓮社。皆有圖。獨西園雜集。王詵爲圖。米芾爲記。余見其真跡。僅縮一團扇中耳。高宗寶笈。收藏秘府。後散人間。展轉摹繪。幾數百本。直以蘇黃諸公重耶。此卷皆吾鄉癸卯榜同年兄弟。一入畫圖。衣冠鬚眉。奕奕有韵態。上能有隨王謝。隋阮下。亦不失蘇黃諸公。而余所望更有進此者。昔宋尚書張詠云。吾榜中得人最多。謹厚無如李文靖。沉深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舒則詠不敢獨辭。諸君子異日舉。無聯轡能如張忠定諸賢。則此便是一卷名臣錄矣。諸君子曰。善。兩相期。無愧心。兩相見。無愧色。有否否者。請出故吾面目証之。

題董宗伯玄宰畫雲林筆意

杜浣花翁詩云。高簡詩人意。又衡門詩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此雲林老人畫法也。子久叔明梅道人及雲林皆從董北苑筆。而三子猶有門庭間雜縱橫家意。惟雲林虛和蕭淡。酷類其人。余列倪畫於三子首座。玄宰甚心開此論。今此幅可謂莊子之郭象矣。玄宰不肯爲人作長幅。又不肯爲人作雲林筆法。以識韻人少也。乃以贈晉卿。亦把臂入林之意耳。

又題董宗伯書煙江疊障圖

煙江疊障圖。乃王晉卿都尉所作。後有粉箋書煙江歌。爲東坡先生筆。此卷在王元美先生家。余得之。已摹蘇跡入晚香堂帖。獨晉卿圖。傳人間。後又見項玄度藏。煙江疊障一卷。則文徵仲沈石田悉力以敵元章筆意。未若玄宰之滿酒出塵也。

又題董宗伯畫

此卷初展。實做大李將軍及伯時。後段微帶趙榮祿筆意。無專以困學齋圖求之。玄宰在長安時。有權要乞畫者。玄宰笑曰。一連草豈肯即爲肉眼人拈却。今獨爲弱

水公破例。橫出如許江山。孫過庭所謂殉知是一公意。蓋由此。楊公讀書行臺。長夏綠陰環迴。再四覺雀研松花鹿囊酒氣撲入衫袖間。鄭使君曰。微獨畫故關西公。公在此中。伯夷去人非遠。

又

玄宰此畫做趙千里寔祖北苑筆。裴旻虎豹與葉公龍不同。釣船紅樹不覺秋色。紛來撲人也。

跋玄宰畫冊

玄宰乘小艇。出入余山中。輒以小冊自隨。如李成月會

即石鼎詩。卷一。不。題。畫。

處。卽出豹囊中紙筆圖之。率然而作。率然而已。遂成數翻。此卽董氏畫筭稿也。非賞鑒家勿昧之。

題玄宰畫

東坡以書法寫一木一石柯丹丘學之不能彷彿正爲坡老氣韻勝耳玄宰按賈耘老故人公據寫此相贈知有烟雲風雨出沒其中恨不使老坡見之

題玄宰畫扇

雲山高尚書方道士皆不及老米老米以書法寫之故蒼老高古耳余與玄宰談及此未嘗不作點頭石也此扇自楚中官舍寄來此老賣伎倆至是大奇

又題玄宰畫

白石卷真高

卷十六

雲山以篆法爲主自然氣韻高古今人山似死灰樹如野莽南宮父子不免叫屈文人之畫不在谿徑而在筆墨李營直惜墨如金正爲下筆時要有味耳

題沈子居畫冊

子居畫全摹宋諸家正如宣律師無一破戒筆然後縱心與元人摩壘相攻此冊有十幅爲伯雲奪去其一山水缺陷何時屬補之不然僕遺一片白雲封其後

題自畫

儒家作畫如范鳴夷三致千金意不在此聊示伎倆又如陶元亮入遠公社意不在禪小破俗耳若色色相尚便似富兒持籌握算俗僧以鐘鼓禮懺此何足污我筆

又

中岳外史米元章好寫雲山時於致爽軒游戲盤礴余亦偶爲之飛雲排空蒼龍下現于几上研山水皆如沸耳

又

余以十月搜山黃葉滿鞋白雲爭席一點疎淡幽冷之致惟倪高士得之不知此亦有小似處否

題柳

宋詩詔宋顯祖以顏真卿鐵畫書法作柳幹以遊絲白描作柳枝余亦倣此具眼定能賞之

又

餘林落落蘆葦蕭蕭誰與同此萬卷一瓢

題梅

唐張藻寫梅雙手並下一寫枯枝一寫生幹生者榮潤審澤枯者乾烈秋風余似兼得之偶倣楊補之筆記此

又

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此華嚴經語可作梅花小照

題雲山

雲山不始於米元章蓋自王洽潑墨便已有其意北苑好作烟景烟雲變滅即米畫也余於米虎兒滿湘白雲悟墨戲三昧因布小景

題自畫

余少年戲同玄宰弄畫懶復罷去且筆力慵鈍正如猴騎土牛鞭叱不前耳此册乃少作見之不覺掩面幸弗示玄宰

題顧原之畫黃叔明筆意

黃叔明爲松雪翁甥居吳興最近太湖屢遊東西洞庭
兩山皆見其溪橋玩月圖又各具區林屋圖皆摹王右
丞石穴嵌空樹搜刻畫爲木爰唐法也吾友顧原之閉
門讀書不聞十步外事而吟咏之暇精於繪理自出筆
意一洗黃雀老人氣習蒼莽秀潤君家顧長康真種耶
黃雀老人以洪谷子爲師原之直與之同參非臨摹也
吾家山中秋霖潦潦草樹微現排窻曉坐彷彿畫中矣
題顧原之畫雨花臺登高圖

江南重九惟金陵雨花臺吳門石湖橋最勝石湖景文
衡山沈石田皆有圖而雨花臺無有拈及登高佳會者
今得原之畫宛若士女填道簫鼓沸天大江橫亘之不
必寫紫魚黃菊矣

題顧原之畫扇

右丞之畫妙麗之中實帶清悟所謂着一毫粗氣市氣
不得也原之畫中無一點塵故下筆皆與古人抗衡此
扇豈惟出入懷袖可藏也

題偶萍畫卷

超公師住本一禪院影不出門正如祖師活埋菴相似
餘事乃作畫中詩詩中畫然非詩畫僧也諸追侶各寫
殘山剩水贈之遂成小卷携過若帚菴中幾欲割雲刻
石而不可得爲題二語留信宿而去崔欲住時同住住
人難行處再行行

題馬姝書蘭

畫蘭不在肖。要在筆勢游戲。溫日觀葡萄。通于書法。文與可竹。得之左氏。此非深於繪事者。不能。馬郎以閨秀名。媚風流。乃爾。非特校書避席。若操筆入宋院。當作女待詔矣。從秦淮遠寄。振之寶此。勿與桃李共擲。凌頭也。因代題一絕。云。畫蘭不在肖。寄郎郎知否。非無桃李花。貴出儂親手。

雜題畫

鼓琴動操。衆山皆響。此中無抱琴者。何以山水清音。渾露吾耳。應是畫作伎倆。

題燈下畫扇

摩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意在遠近之間。有文章家法也。

題文苑瀟湘

此軼類分八種。奇趣若林。水樹玲瓏。烟雲飛動。觸處無非快境。披之可作臥遊。秘出枕中。尤浮紙上。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七

跋帖 附書

跋九成宮帖

九成宮。即隋之仁壽宮。唐文皇避暑宮中乏水。以杖琢地得水而甘。勅魏徵撰文。率更令歐陽詢書之。皆出陝碑。獨此帖無毫髮剝斷。正如深山至人瘦梗清寒而神氣完腴。能令王公屈膝。非他刻可方駕也。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七跋帖

二

跋歐陽皇甫碑帖

歐陽名跡入宣和內府者凡十四紙。皇甫碑其一也。余得見於陳渭璜所藏。所謂筆畫險勁若鑄鐵所成。真不虛耳。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七跋帖

二

題快雪時晴帖

快雪時晴帖乃王右軍真蹟向藏玉百谷家已爲新安吳江村所得。携入雲間見示真神物也。項子京有松雪所臨快雪帖真堪合璧。余欲以快雪名亭云。

跋柳公權真槁

碑板之書歐陽詢尚帶媚弱。獨公權一種諦是當家。李括蒼顏平原伯仲間。則此帖是也。松雪能寫李書不能轉公權一點一畫。顏筋柳骨真是胎中帶來縱服九轉終不能變本初面目。正謂此耳。

跋懷素真蹟

素師書多帶芝旭。余見刻本。字行頗大。狂怪怒張。不意見此真跡。遊絲裏帖。別有純氣之守者。宜和載御府千字文四卷。有絹素一卷。在蘇液家。後歸章惇。不云王駙馬都尉物。後觀老米記。素師雜書絹帖。後人分剪爲二十王。銑力求始足元數。晉卿篤好如此。此卷宜爲所藏。昔藏晉卿。今歸王季重使君。度是翰墨緣。終當在山陰耳。素師此帖。宜勒石行之人間。奇縱中有規檢。正如散聖作宣律詩。懷素不可無此帖。正張旭不可無郎官碑楷書也。

題晚香堂蘇帖後

陸務觀云。成都中和勝相院。有刻蘇帖一卷。皆蘇仲虎鑒定。精審無一可疑者。又有成都西樓下汪聖錫所刻東坡法帖三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爲一編。號東坡書體。嘉泰三年癸亥九月重裝。自務觀去此。又已四百餘年矣。成都吾不及至。常訪之宦遊於其地者。不復能悉其有無存亡。爲之浩歎。吾自少喜長公書。丙辰閒居。偶檢篋中數十年所積。屬衲友蓮。儒古水蕉。幻及兒曹。夢蓮等手摹之。始於中秋。刻成於陽生日。共得二十八卷。若豐樂亭表忠觀醉翁亭羅池記及滿庭芳等類。字太大。金剛經字太多。別有醉翁亭草書。字太賸。皆不入選。初長公在元豐間。以謝表被遷。中使自彭城舟中遣吏追攝公遺書。老幼驚且恚。搜其舊悉毀之。宣和間。禁蘇氏學。手跡零散。甚則東坡易傳。學者私記之曰毘陵先生。而不敢名。至紹興中。詔求蘇公書。常州報恩寺老僧告之。郡守有公所寫堂壁。脫而龕之以獻。高宗大喜。賜度牒。其韓平原閣古堂壁後。亦移入秘書省之著作庭。公當時翰墨禁省已不常有。何況今哉。然以余耳目之外。

或爲神物所呵護。或爲世家所收藏。不論石刻真蹟。得
約舉見寄。使長公翰墨之氣。不至毫髮稍遺。亦藝林一
大快事也。敬爲之拈瓣香以請。

附題東坡祈雨文帖

東坡祈雨文載集中寥寥數言。變態百出。真風霆手中
當時有坡仙何愁無隨車雨。雨不從土龍出。當歸人中
龍耳。五月十六得甘雨。爲簡前帖題此。

題東坡帖後

東坡亭未成。先取亭額。此帖在是真亭也。他人名園在
花藩殘夢中者。至與鳥鼠作窟視此。何如耶。余得顏魯
公巨川語真蹟一卷。欲結小閣。題曰寶顏。又取晉魏人
詩句。集爲閣上聯。長笛吹清氣。高柳隔微聲。惜余力未
能也。

題帖

松雪翁購得鮮于伯機字。輒焚毀之。恐奪吾名耳。今觀後赤壁賦。藏鋒飲錐。全法王大令。即松雪所書前赤壁刻在黃州者。未免低首。惟東坡可與困學雁行。若合作一帖。行之海內。餘皆可抵鵲矣。

題冊

此冊皆宋元銘心絕品。而元人尤多。足與右丞抗行。無半幅馬夏間入。所謂一切善人皆會一處也。

題溫飛卿卷

溫飛卿本名岐。宰相彥博裔。好爲側艷。弦吹之音。湖陰曲已刻金荃集中。此卷是其手筆。有字學。又有字性。直與顏平原抗行。當時溫李齊名。法書苑載義山不載飛卿。幸不幸如此。善卷汪先生携此見示。始知老米晚年一變宿習。蓋發脉于溫飛卿也。

題哀冊

余於王元美先生家。見哀冊真蹟。頗怪其波策太佻。極類南宮老子。已於項希憲處。見元章大行皇后輓詩。如與哀冊同出一手。後讀元章海嶽書史自記云。摹褚河南冊。行於浙中。蓋數本往往亂真。故知余目中有筋耳。

又

此冊在元美公小祇園閣下。撲遶亂葉中。正如明妃蒙塵。又若陸士衡素衣爲縞矣。真跡已售之嚴氏。元美所藏鍾繇季直表。褚登善枯樹賦。與此寶爲三絕。今皆无。

一存者。子孫俱賢。能讀父書。而不能守先世之藏。何況他氏子哉。故賞鑒收藏。一不可非特古人之功臣。亦古人之孝子也。感歎感歎。

題帖

王元美先生有來玉樓爲汪伯玉題也。董玄宰先生有來仲樓爲余題也。兩人登此樓。除法書名畫別無閒雜事。彥京與竹林之遊。累積成帖。百尺樓下客。勿出示之。

題邵復孺書稿

邵復孺此稿如溫公手書資治通鑑。無一字苟且。先輩矩矱乃爾耶。顧文僊重裝題識以傳。今幸落張聖清手。未脫蛛絲蠹腹之劫。亦可喜也。復孺歸至正丙午。及洪武戊午。出入兵燹。復獲賸漢官威儀。想見此老墜騷大咲時。爲引滿一酌。

題沈孺休書詩評

借法如九宮法。以稱量爲主。又如漢人凌風臺。却在銖兩適均。即孺休所書詩評是也。吾朝大學士度。小學士。衆皆以翰墨被知遇。孺休真堪昇足。今老衡門呻吟。礪士之遇。不過乃如此一歎。

跋周貞靖先生手蹟

零星雜草中。寫及先輩。皆提行寫之。此見大儒小心處。乞五斗米。與元亮五升同一家風。韓滉顏魯公有借米帖。與此卷而三矣。

又

此卷萊峰先生手書先儒格言。正如全身入香海中。無處不透入香水。非望洋者可同日論也。畫格高簡。直與倪元鎮抗行。而爲德行所掩。士大夫以書畫流傳天下者。亦宜回頭一省矣。

書卷真香

卷一 一 跋帖

一 七

題范牧之臨蘭亭帖

臨摹古人書要在聲色臭味外若從點畫上作活計便是臨池中能言鸚鵡耳牧之風流真得晉人衣鉢生平未嘗弄隻腕至做蘭亭一帖其稱量結集大有拔韻其子象先乞之宋仁卿裝家寶昔趙文敏臨河南枯樹如出兩手乃評者謂爲得虞家之骨以此論牧之帖庶得之矣象先其護持手澤勿慕野鷺而失家鷄

跋手書金剛經

米元章在無爲州苦池蛙鳴聲聒耳以書投之至今池蛙有形無響顏魯公多寶碑載法師寫經筆端舍利聯出數十百粒錯落不絕今之寫字寫經者不聞有此余以此自愧爲玄宰道之玄宰笑曰勿作是觀以生退心但有經處人以翰墨讚歎而入信地者能續佛慧命即是舍利一斛能度衆生離苦得樂即是卵生濕生道場余心宜其語爲寫金剛經一卷軟懦離披再閱掩面雖然要在受持誦讀者此一卷如一大藏

跋書金剛經

柯亭融先生既有三十二分金剛經、又有四十二章經、皆海內如椽所書、裒集成就、則出之奇陽王公父子、昔乾元觀百碎碑有三道士奏成之、化崔冲天而去、道家且然、况佛氏金剛不壞力、而諸公翰墨之氣如覓、此何必蘇公玉帶鎮山也。

跋趙松雪碎金帖

往余授經秀州包氏、曾渡泖過崇福古剎、見梁棟楮柱、多松雪手書、寺僧寥寥、不復如元時蜂房蠡室矣。宋末、泖西多巨室、好賓客、嗜圖史、故避兵者歸焉、如曹雲西子弟、園林庄舍、見於貞溪海編可攷、今丁氏蔣氏鄒氏相望、猶有雲西之風、碎金帖為鄒元愷世藏家塾、此亦松雪之功臣也、流通人間、作泖上一段佳話、快甚。

跋張東海鐵漢樓帖

吾松書院推宋仲溫陳文東二沈學士自東海先生出而聲價過之其書本之芝旭出入素師而不離二王法度識者擬於太華三峰黃河九曲非虛語也嘗時品格嚴重即上衮中貴人求之不能得一字今五世孫以藏六世孫安磐七世孫世雍出其家藏及散見人間合刻之曰鐵漢樓帖張公守南安時祝張九齡劉安世李綱諸公於鐵漢樓公真可以配享不愧云

沈學士自樂家書卷

沈學士楷書御褒義獻不知行草之妙至此蔡端明書專倣二王此卷抗衡寔無愧色且札中交道簡淡仰見先輩典刑若輦金羞壁以媚通人即有稿草如顏平原子孫不敢出示客矣

題莫廷韓書卷

臨古法書。如看寶玉磁器。不在形類相肖。要在黯然色
韻耳。莫廷韓自少時。便於古帖摩挲。晚更彌老彌珍。不
肯爲人輕弄。指爪此卷爲彥履凡寫三道。今廷韓腔血
已冷。彥履爲裝褙。以存人琴之感。莫方伯於書獨費苦
心。故廷韓亦得其家。鷄一派。方伯病時。諸筭零星。諸子
爭艷得之。獨廷韓先逝。不能承方伯絲粟之藏。所得者
方伯一隻赤手耳。今此卷是也。展玩間無限感愴。

跋王文肅公帖

太原王文肅公解相印歸。絕不與賓從子孫談立朝事
跡。手自移花接葉。翻古帖摹書數行。此冊乃少年寫香
艷詞。摘草堂花間殆徧。書法遒邁。俱從黃庭發脉來。王
烟客購得之。焚香展玩。吳光啓更鐫石傳於人間。正如
宋環鐵石心腸作梅花賦。大有風味。乃知蘇黃好弄小
詞。亦此意也。

跋崇蘭館帖

今天下墨池一派推重三吳而吾鄉獨以工書專主
前有二沈後有二張沈公慶至學士架起翰林至大理
寺少卿張公天駒至大司空電至少宗伯其後如張南
安東海以草書勝得顧素筆陸學士儼山以行楷勝得
李括州趙吳興筆自莫方伯父子出聲定垣赫掩其上
今展玩崇蘭館帖神采煥然真莫氏之山陰義獻也我
鄉書家如任子明仁發王伯靜默朱孟辨希陳文東壁
衛立中德辰章共辰弼曾心傳過顧謹中祿皆名載書
史而以子孫凋零無從簡括其一畝一畫若後有賢者
如君全兄弟宜至化為太山無字碑哉吾故表而出之
庶幾托莫氏以不朽云

跋李舜卿帖

舜卿夢吐筆花眠伐汗竹逗漏陸家之半壁狼籍謝氏
之碎金允爲二王鳳毛蓋與兩沈雁序流傳莠莠且作
獨孤長老之屏呈賞名公知免涿州民家之礎

跋董玄宰帖

董宗伯帖人間不下數十種。晚年移居海上。世春堂避世翰墨中。如昔人教授田橫島者。故其書縱橫變化。氣吞古人。所謂天馬一出。凡馬空也。當鑒家。當具另眼觀之。

又

董宗伯林居學道。幾二十年。極得三教滋茂之力。舉筆發言。一似逸少。與晁文元公語。生平結撰甚多。不復留稿。此皆次公仲權所藏。篆刻一帖。使習書者得見道人光明照世之談。非止謂碧落碑無膺者也。

跋朱氏世恩帖

余家藏顏魯公所書朱巨川告真跡。自題曰寶顏。但徐浩書。巨川告未見耳。敬韜水部為三朝掌郎。累徵綸書。光昭烜赫。乞董太史書之。太史生平慎重墨妙。董上君子。購得數行。不啻吉光片羽。今為敬韜分體四家。應之。此亦水部忠孝之報也。王晉卿見顏告背後紙。欲以金梭易。不可得。異日朱家。思綸帖聲價。亦復如此。

跋馮白水書卷

王獻之以尺牘送謝太傅。謝輒批牘尾還之。馮元父殘
煤斷楮。象先裝褫如此。蓋亦元父一段廣陵散也。余每
過寄寄園。元父得晉唐碑帖。手為擎拭。屬余題之。荷花
中刺小船。採蓮子。吸獅乳泉。嘯嘯。日暮乃散。今轉眼
風流盡矣。

題沈伯姬書卷

此卷書古詩十九首。乍疑以為歐陽諦觀。乃沈伯姬所
書。曾納黃履素聘。惜十八早亡耳。昔衛夫人茂符書。經
取東陽魚卵。硯取煎湖新石。墨取廬山之松烟。代郡之
鹿膠。筆取崇山絕。仍中八九日兔。若使與伯姬並舉。豈
池未知鹿死。誰手衛夫人外。更有邛怡妻傅氏。王淪妻
荀氏。並擅書名。遺墨永秘。豈兩公表章之方。頗出履素
下乎。嗟嗟。紅繩繫於生前。綠字見於身後。若成燕爾知
白練之淋漓。先已驚飛痛黃絹之妙絕。環迴手跡。鬱結
情痴。何處尋返魂香。即此代書眉筆五絲續命。願結再
世之緣。一紙斷腸。化作三生之石。此履素所以洒涕而
壽之刻也。

題韓夫人手書樂志論

韓夫人手書樂志論。崔林玉露字。字皆有德。矩人間罕得見之。爲周公美甥女。遂得輟贈。昔文湖州第三女善寫竹。貯爲匣具。此幅遠接衛夫人。近接管夫人。又聞日寫經。當有天雨散之。不獨敵湖州文氏竹也。

題楊媛書

晉女子能誦秋水篇。及連昌宮詞。皆詫爲異事。未必能工書。今見楊媛所臨蘭亭帖。筆勢浸浸抗衡鍾李。止生復購永興鏤帖。歸作導師。此後散花卷上。不待言矣。近來吳門范夫人獨步墨池。若以示之。當爲下涕。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七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八

題詩文

題施公仇詩稿

十月二十日。有客入白石山。訪眉道人。不遇。轉覓於郡之東郊。道人方抱孫。離偃曝。聞之。迎入坐。溫文靜深。則才子施公仇也。讀其已刻未刻詩。雋拔類韓翃。流便類白香山。豪類放翁。蟠屈不解。胸中一似有五嶽者。類陶元亮之咏荆卿。其易之有憂患耶。不然。何爲妻妾切切。蕭蕭騷騷。名駒嘶於櫪下。哀雁訴於絃間。變徵變商。至此極耶。第君年少而才甚武。三尺青萍。一領青衫。何足置之懷抱。請撥其觸喉嚨。嚙之。音不發。之詩而發之。公車業功成名遂。尋君家肩吾先生。學出世法。生平情山怨海。碎爲百劫微塵。豈不大快。宋時采藥人入青城。崦嶼處見肩吾。至今讀書不輟也。

駁聯句詩卷

賁之李少師送陳汝玉聯句詩。百年前宰相風流文。如此今草重如無口。不然如小兒着陳鞋襪終日不。快耳。

跋周萊峰新婦行

新婦行。此若爲科第新郎君下一頂門針。若作婦人觀者。先生未免負屈。王梅溪羅一峰報家信。直以高科爲恨。周氏他年得雋。便當焚香作護身符。不煩家訓矣。

又

王荆公蓬髮見韓魏公。魏公疑其早飲。勸以讀書。荆公心恨魏公不知已。後作畫虎行譏之。此新婦行婉而不直。極得先輩忠厚愛勉之意。茲詩中諷諫也。

題谷響錄

小崑山爲二陸讀書處。已更爲中峰五百人道場。晚復落落半穴狐兔。至濂上人剪榛洗石。具徹人天之觀。因奏請雪浪和尚。演暢法華。陸宮保先生八十五矣。藍帽之迹。久削山境。至是扶筇藏閭。親與和尚激揚酬答。慶庵所及。如雷如霆。縉庶讚觀。得未曾有。昔蘇文忠黃文節從佛印晦堂。以箭鋒針芥之契。結方外交。今先生此一段佳話。於小崑山便是坡老涪翁重翻舊案。濂上人乃以前後宰官居士。及和尚零星法語。皆從蕉葉上議之。甫撤經期。遂與諸弟子共梓題曰谷響。夫雪浪和尚據丈八講座。說法五十餘日。直坦胸懷。盡意拋撒。如柳口懸波。峰頭藤花相似。而猶以筆尖些子。露盡蘊藏。不特塊石點頭。頓令崑山片玉無色。雖然。谷鳴響應。本自無聲。若作響會雪浪講經。翻成饒舌。若又作無聲會。則何不掩耳斥聰。却又從雪浪法華會下。又身躬受。經聽法。何也。既未能跳此兩窟外。則亦未能出此谷。錄中不妨枯取。

一題詩集

癸丑春王十日看梅玄墓。回揖虎丘。讀諸君子聯舟。日之詠。使人眉舞肉飛。聲嘶氣奪。俊矣快矣。當其。開門古寺。甘冷淡于抑。蹕錯中。及其動也。舞舞清歌。不讓無遮之會。昔人云。名士堵立。紅粧成輪。置其。殆欲仙去。其諸君子之集乎。眉道人艷而傳之。費辭。

題快雪堂歲寒盟

沈司馬純父先生。檢衛人網。代興稅苑。文章節義。朝野震之。解印歸田。性純蕭簡。樂愷墳素。以刷心寬。居貞。節等護頭目。德矩彌峻。風日自娛。式間者有行庭之。披帷者多望崖之嘆。僅所綴接。則二三文人逸民而已。丙午窮冬。教余密坐。寢弛兵衛。心清妙香。先生對以。酒。佐之永言。非執正督世之談。則死生蹇譽之故。回環感愴。主客泫然。既而一變成驩。三爵復又。先集雜。不留行。亦忘其冬之夜也。先生咲曰。昔人論詩如玉。商蓋須勻。五言律詩。如四十賢人。着一屑活不得。此。庶幾近之。查記姓氏以矢勿諼。爾時司馬倡韻。屬和。方叔殷子叔祥姚子逸王子孟璜項子而陳子繼。以浪士來自華亭。

題孫世聲詩稿

流連光景。非胸具丘壑。骨帶烟霞。未易辨此四字。世聲之詩。出入唐人長城。而三世以清白禪業。草廬枕於東郊之濱。細榆繁檉。雜石碎花。映帶左右。孫郎日扃戶。勘古書。客至。則以綠葵青韭。出餉使人。頗浹俗腸。是有靜心逸骨者。但恨雁洲。嗷嗷不聞樹間耳。

題曾生詩後

不因餒擾世容。吾吟人間。鳴磬鳥空集。懸瓢鶴半慳。食新餘雪瀑。看飽足雲山。詩骨如枯葉。誰能味此閑。此曾生辟穀詩也。今縱髮爲名士。豈能作休糧道人。取三根。茂束肚耶。且詩骨甚瘦。又豈能腰石夜舂。如曹溪祖師耶。三脚鎚。長腰米。不得不仰給人間。賴有晉叔允兆。而先生爲導。異人異書。曾生皆兼之。何論三年。當飽死作。靈魚可也。余嘗榜山居云。誰能十年讀。使君一事無。余願與曾生共勉之。

跋章邑侯德政詩

章侯華亭卓異之政。冠冕東諸侯。手答耳受。口應類劉穆之。能使市無醉人。如諸葛武侯。操行潔白。似胡荊州。關西夫子。救荒同富鄭公。種種治狀。墨海所不能書也。衛茂才首作長謚。以代七尺能言之石。六十老人。夫復何求。蓋三代直道。自不容作無口瓠耳。頃者米粟翔踊。居者閉廩不出。販者聞風不來。章侯出罪人郁氏兄弟。立斃縣門。飢民震悚。膳不敢放。手不敢滑。而緇城之萬姓。始帖席矣。王陽明先生救荒止八字。曰飢民必抹。孔氏必斬。吾侯學問作用。寔近之。其今日之王文成乎。謹記此以補歌後。此亦抹荒一奇策也。

題花朝唱和詩

唐伯庸咏落花詩。至五更風雨。紫西施之句。不覺短氣。今吾策存人兩君賦花朝詩。又清又綺。又香又艷。宜以碧玉簫。白玉笙。紅玉板。屬紅兒雪兒。和歌於錦幃樹步幃中。花神有靈。應分霞觴。瀝瀉兩君。余山中與子野有花朝會。子野有樂府。可與此冊並傳。

跋新柳詩社卷

昔魏文帝傷懷作賦。桓司馬涕泣攀條。余夙心痾。獨愛
春目。乃賦近體七言律十首。今社中君子。欲廣斯盟。非
特呈才子之巧心。亦欲排昔人之沉悶耳。舜卿既賦。餘
章復羅諸繪。若使柳枝有神。便當以青眼相盼。

又

白樂天晚年。以妓楊柳枝。與駱馬。俱錄放籍中。飲同日
棄擲。而舜卿爲新柳作詩。又倩名筆繪圖。可謂於柳眼
太覺情緣。

題孟元踏雪艸

壯士展臂。不啻他力。獅子遊行。不求伴侶。孟元平生是
透徹禪種。故其詩直接大曆衣鉢。如析旃檀。片片皆香。
百和波斯。皆成下品。今且繫爲衣帶珠矣。

題王修微草

修微詩類薛濤詞類李易安此稿的是公據無論粉黛
兒卽髮眉才子皆當愧殺今獨移贈周公美先生其確
知。之。合。非。吾。曹。所。敢。望。也。宜。以。浣。花。箋。再。書。副。本。古。錄
囊貯之盥手薔薇露方許開褶

題遊鴛鴦湖詩卷

子。芳。君。忽。騎。雀。舫。暫。駕。鴛。鴦。湖。在。彼。鄉。煙。雨。皆。非。在。我。里。
風。光。初。倩。於。是。太。常。兄。弟。各。散。綺。席。賜。盡。錦。纏。鴛。鴻。允
已。無。疑。洗。馬。幾。乎。看。殺。若。酬。白。壁。豈。止。一。雙。欲。換。綠。珠。
定。須。千。斛。恐。食。桃。之。寵。漸。迫。而。擲。果。之。車。不。留。乃。薙。吐。
筆。花。共。刪。詩。草。以。志。一。時。之。盛。云。

題小崑山聽經詩卷後

小崑山上。癸巳春初。雪浪老僧。演法華經。如獅吼。雲間居士。聽真義。羣若鴈行。甫撤講堂。言旋名利。偶向水村江郭。放不繫之舟。還從沙岸。草橋吹無孔之笛。筆床茶灶。具體而微。桂漿蒲帆。順流而下。遠公蓮社。雖禁酒未敢。掛眉稽叔竹林。且賡歌。因之放膽。時後端陽。一日人皆菰苑。千秋綠筆。開花艷流。貝葉機鋒。活出猶駟競渡之舟。續命絲殘。誰取調心之馬。莫論魏王五石。休誇船子三捷。請從此共坐團圞。看風把柁。又何必踉蹌歸去。帶月敲門。各賦律詩。共拈天字如左。

跋茅孝若輓詩

余嘗謂吳北海類三鴻。獨行類陸鴻漸。奇策類徐鴻客。高隱類盧鴻乙。其餘乃作詩人耳。孝若哀輓詩。絃絕痛絕。當與孫太白並祠山中。懸榜祠壁。又何必墓前一片石也。

題葉熙時刻秋潭詩

熙時與秋潭老人遊最久。喜誦其詩。能分別其少年暮
時所作。見他人詩。第閉口過去。不復置雌黃胸中。飽讀
書史。視人閒。淨名淨利。如蕪斛。幾耳。近携潭公詩。過
余白石山。止宿三日。余謂熙時云。凡詩文。汰之嚴。則傳
之必遠。因聚磕批閱。一一皆衆香。闕矣。後唐龍輝殿。安
山水一具。沉香爲山。薔薇露蘇合油爲池。丁香爲林。柯
薰陸爲城郭。紫檀爲屋宇。白檀爲人物。榜曰靈芳園。今
黃紫老人詩以之。此中不許僞父。鈍漢遊目。惟熙時讀
司管。可也。

題扈芷詩

扈芷詩。清雋高邁。品亦類之。性好五岳。而貧不能辦。于
里資糧。往往望山。青雲白。欲繫絛芒鞋。倒拖簾杖。徒懸
想耳。故取至遊處。輒乞名賢繪圖。以代臥遊。華藏竹林
寺。皆在卷中矣。幸諸子假筆端。膚寸墨。以烟雲供養之。

題雷聖肅詩稿

余棲于將山讀書得雷聖肅詩文讀而異之世乃有不
鳴不躍如雷聖肅者君好讀異書意落落千古故格調
沉雄香艷兩絕余見之正如河朔少年橫馬上病道
人不覺退縮又如那嫻入宮尹夫人望而泣下況其他
哉聖肅曰審若是爲我題數言弁之余遜謝曰豐城劍
氣已干雲霄正不必張司空賞識君今之雷煥也請搥
拭以出余從于將山隱隱望斗間五色光便知雷君詩
文所在

跋徐道克詩後

道克本性蔡以舊青浦諸生舉壬子鄉荐晚爲長寧令
不久歸隱逃於禪好爲詩不屑治生產遂以貧老友人
贈詩有丰姿不爲賦詩瘦生產還從作宰貧之句與續
衣黃冠風有綠契余山沐堂慧日院廢而復興公之力
也

題顧得之草

顧得之從余授經。其人淹雅忠恪。其讀書能洗發鴻寶象緯之文。其大言如名法家入規出矩。依經斷律。小言爲條之九。隱娘之劍。顛之草。蓋進乎技矣。昔顧虎頭作畫。棲三層樓。解衣盤礴。不欲俗兒見之。故其神韻高雋。能通神靈。得之。今之長康也。文成而傳之通都。度必有具眼賞鑒。第尚欲更舍虎頭之三層。再入吾元龍之百尺樓耳。雖然。長康畫穿壁飛去。何如得之文無翼而飛哉。雪中題數語介之。

跋戒殺文

孔門以慈。使佛氏以慈悲。道家以慈寶。慈者華也。生生不息之謂也。三教大衆同請從戒殺生。勸放生。始孝初刻。此以廣同人。其利溥哉。

跋記傳卷集

跋章阜西川鸚武舍利塔記

荆南居客麻城。忠淳間。有一鸚武。在雕籠中。見長老壽。普來。忽鳴曰。望慈悲解脫。長老曰。小畜。誰教爾能言。鸚武頓悟。自後不復作聲。數月。麻厭其不語。縱之。徑赴僧側。啖粥致謝。僧戒之曰。宜高飛。免再墮。又求指教。僧令誦佛法經。八年。僧至桃源王家巷。一小兒來謝曰。吾昔麻氏鸚武也。荷方便。今在四巷蕭家作男子矣。驗之。左脇上。尚有翅毛。夫鸚武且有後身。則胡僧謂章阜爲孔。明再世當不妄也。

跋沈簡菴祭陽堂記

東坡欲結楚頌亭。終身不得。晚年買屋荆溪。復歸老嫗。米南宮海岳菴。僅以研山易之。不爾。是終身無居耳。小學士恩遇。歷侍太宗。仁宗。宣宗。英宗四朝。始構此堂。其榮君之賜。勝蘇米二先生多矣。中間寔紀締造工料。艱難百端。昔裴晉公綠野。轉屬之張齊顏相國。如丁卯橋之咏是也。兩公勲名德望。原不以堂之有無爲重輕。況梁叔克荷析薪。光復先業。故自有在。正不煩平泉衛公遺令也。

跋春柳堂記

余耳熟楚才子王公瓚久矣。恨不一見之。今春渡江來訪余山中。清悟簡舉。不以才地自負。讀其春柳堂記。及制舉文。乃知名下士果有真耳。公瓚之才。思路微。證理確。應竊靈布局。正以扣鼎筆與斲輪手參而出之。而大入莊士之氣象自在。使見者近之意消。望之容肅。蓋其文正與人相似。夫人有生。來從星宿中者。文人也。而柳之寄根獨在二十八宿中。故縱橫倒直無所不宜。他木則否。公瓚名在列宿。甫爲春柳堂記。而真柳遂生。不足怪也。試持此文叩柳神。九烈當爲彈指而出矣。

跋角里先生傳

予近買舟載書作無名釣徒。每當草篆月冷鐵笛霜清。覺張志和陸天隨去人未遠。

題姚平仲小傳

人不得道。生老病死四字關。誰能透過。獨美人名將老
病之狀。尤為可憐。李夫人馬伏波是也。夫紅顏化為白
髮。虎頭健兒化為鷄皮老翁。亦復何樂。西子入五湖。姚
平仲入青城山。他年未必不死。直是不見。末後一段。眼
境耳故曰神龍使人見首不見尾。

跋陶德望傳

往辛丑重九日。余遇君爽於婁江。因指目曰。德望非學
士。乃道人也。君爽非兄弟。乃道伴也。至是讀德望傳。醉
謹確苦。有少保公家風。歿後二年。而遊仙西川。其言如
響。玄宰謂假令得中壽。可以超釋。越薄神仙不為。余謂
成佛在後。升天在前。皆大覺中。漚生漚滅耳。德望有同
志如黃輝。在蜀中得道死。豈德望往尋之峨眉耶。試有
人向。老水古雪中叩之。豈惟見德望。即鐵菴歇菴。可呼
而出矣。

題真率傳

古今真率道人。惟晉寧與陶潛耳。讀滌川公傳。定可與
兩先生同堂配食。僕野馬海陽。恨不身請見公。與公
當亦呼我入真率齋中。必不置昔人打乖窩也。

題西蜀鐵菴道人卷

萬曆時有二菴。曰歇菴。曰鐵菴。其言語妙天下。而厥形
士志似絕不識字人。歇菴爲會稽陶望齡。鐵菴爲南苑
黃輝。同己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斷酒肉。精禪理。事
金馬。其心木鷄。吁。皆亡矣。六月。峨嵋僧以鐵菴卷求
余題。一偈云。四。周。天。下。燠。如。春。六。月。峨。眉。雪。尚。屯。若。僧
擦。爐。聲。一。爆。老。水。堆。裏。鐵。菴。人。

跋陳無功十友卷

昔王無功以仲長子光爲友。今陳無功以十友爲友。此外皆百尺樓下客耳。此卷不特志意孤高。即咏物格調。極得詩人能言之旨。但余更有三友。進之無功。曰茶。以其苦口也。名爭友。曰酒。以其不離手也。名執友。曰香。以其不離左右也。名密友。若無功許可。請賦三詩述之。

題孫文簡公集後

文簡公平生立言。類其爲人。直項不苟詞色。廉靜淳退。獨以忠信結主知。當公官詹時。疏請建儲者三。出閣請讀者二。昔宋陳恭公入相。學士張安道草制麻。獨叙其首請建儲。謂功在納忠。公即不究用於時。公之集無愧色矣。

題樂志論後

長○統○此○論○每○欲○圖○之○。頃○余○年○來○考○室○白○石○山○中○。不○意○遂○
成○活○粉○本○。修○能○兄○弟○。與○楚○中○取○長○偕○來○。信○信○宿○宿○。但○所○
謂○陳○酒○肴○以○娛○之○。烹○羔○豚○以○奉○之○。差○爲○羞○耳○。歸○明○云○。關○
多○素○心○人○。因○來○卜○其○宅○。修○能○讀○天○下○書○。友○天○下○士○。何○且○
倦○遊○。結○一○把○茆○。着○我○修○竹○間○。榜○其○堂○曰○卜○素○。似○猶○勝○前○
坦○翁○神○樓○圖○也○。

題袁石公餅史後

花○寄○餅○中○。與○吾○曹○相○對○。既○不○見○。推○於○老○雨○。甚○風○。又○不○受○
侮○於○鈍○漢○。麓○婢○。可○以○駐○顏○色○。保○令○終○。豈○古○之○餅○隱○者○耶○。
郁○伯○承○曰○。如○此○。則○羅○虬○花○九○錫○亦○覺○非○禮○之○禮○。不○知○石○
公○之○愛○花○以○德○也○。掃○花○頭○。陀○陳○某○識○。

題陳還冲詩卷

還初先生詩極高邁。置之初唐大家中。莫能辨也。故一傳而有飲水。再傳而有元章諸孫。古之至人得意者。其氣有餘。能布氣以與人。况先生父子祖孫乎。然非賢子孫寶此。則殘煤斷楮。已付酒家鷗。或剪作穢材。誰能展卷若新。見一斛明珠乎。

題遊黃山卷

天都峰在雲氣中。其雲五彩異狀。今人見空山白雪。便足怡悅。此下方浮氣。僅賢於敗絮耳。自普門開徑後。勇而登者。獨武林玄津師。忽作雲霄。領略數日夜。而還。山之奇在詩中。詩之奇在山中。玄津即時呈似人。人亦不易解。非沐浴快雪時。朱砂湯泉坐。破天都峰。尺厚。莽苦者。未易讀此詩也。韓子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免華山之哭。要之此際。非大哭則大哭。不然。寸雲起。七聖皆迷。即華山腰半。尚未夢見。何從得絕頂痛哭。來知此。可以讀玄津黃山詩矣。

題鮑元則拜梅記

新安鮑元則初產時。母夢大士授梅花一枝。遂生元則。元則少岐嶷。以文采氣誼豪江東。讀其詩。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宛然梅花風格也。君遇梅輒拜。所見無非梅者。因自稱拜梅居士。徐積父名石。終身不敢履石。未嘗拜石也。米襄陽袍笏而禮石丈。又直游戲耳。王徽拜蒲重其節。元則拜梅。重其孝。若鄭儼之拜魏宗室。潘岳石崇之拜買。證此膝一屈。辱親莫大。非直元則罪人。即使梅花見之。且將吐而不受矣。

跋相鶴經

神仙以鶴爲騏驎。海外有黃鶴。又有朱鶴。齊魯多見之。項希憲嘗屬仇生摹之。屏幃間。此相鶴經所不載也。楊伯大喜此經。屬蓮上人書之。楊大年初生。遍體皆耗。耗鶴毛。伯大豈其後裔耶。

跋茶錄

樵海先生其隱君子也。平日不知朱門何物。日偃仰青山。白雲堆中。以一瓢消磨半生。蓋寔得品茶三昧。可以羽翼桑苧翁之所不及。即謂先生爲茶中董狐可也。

題飲茶錄

陶學士謂湯者茶之司命。此言最得三昧。馮祭酒精於茶政。手自料滌。然後飲客。客有咲者。余戲解之云。此正如美人又如古法書名書度可着俗漢手否。

題吳渾之印宗卷

吳渾之得漢印三昧。叩其訣。則律以漸入。蓋鐫刻時。兩剛相遇。着些子相心。猛氣不得。此吳兌之卦也。老氏曰。舌壽於齒。漢文以柔道治天下。皆是法耳。故曰其道。曲又曰。拙速不如巧。遲好。俠好。義好。名節。往往以剛。驟入而敗。殊可歎息。安得以渾之手中三昧印印正。偶有感題此。

四十一

題張孝媛私謚議

余既為程尚甫作張媛傳。尚甫復景其孝行數則。私謚之曰孝媛。以質之陳子。陳子曰。謚者。天子之春秋也。古者天子謚。必于郊。其謚后夫人。則廟議之。婦人無外事。故不予郊也。郊以明其不得欺天也。其次。夫貴于朝。媛貴于室。卿大夫妻為命婦者。始設謚。吾朝獨否否。謚以易名。婦人生無名。則死無謚。謚而更及于婦德。子孫不勝祈請。而太常太史不勝應。不勝書。而况私謚乎。尚甫曰。此後世私謚之所以起也。按姬公謚法。釋義云。一曰慈惠愛親曰孝。吾妻自少婉順。聞垂嫁。吳母曰。吾嫁女。失一孝子。既嫁。姑黃與陳曰。吾娶婦得一孝女。蓋生盡養。病盡力。歿盡禮。其慈惠愛親有如此者。曰協時聲。享曰孝。吾妻富歲時饋奠。濯錡釜。澆筐簞。寒夙夜。無憾而後即安。其協時聲享有如此者。一曰太慮行節曰孝。吾妻以廣嗣為念。選擇助。適本自名家。寔德格天。夢北斗。肸以佳兒。兒曰。勸者是已。其大慮行節有如此者。一曰秉德不回曰孝。吾妻居恒無翔視。無騰言。無指關。無闔牆。無踰閭。無冒市。遠遯女君子也。其秉

德不回有如此者。一日五宗安之曰。孝某容烏。成。凡宗
黨疏屬。雖在千里外。時通瑣瑣之問。有以緩急告者。則
傾困掃榻。惟恐後時。故期袒之下。聞吾妻之亡。多繫
唁吊相續也。其五宗安之有如此者。夫具此數善。而
懿不章。則某之過也。前私謚之曰孝媛。何如。陳子曰。唯
唯。婦人之謚。孝也。高平公李順妻有之。其謚貞孝女。嘉
也。盧元禮妻又有之。則孝媛之謚。非自尚甫始也。書
恨荀奉倩之言曰。婦人才德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信
斯言也。曾開輟薄子之罪端。而夫婦乾坤之大義絕矣。
即傷逝悼亡。潘安仁孫子荆之流。猶未離乎情也。揆之
禮義。當以程尚甫之謚為正。柳下黔婁布衣耳。曰惠曰
康。妻可以夫謚。則夫亦可以妻謚。雖聖人復起。不能易
也。今本寧李先生。天下悼史也。其攷謚也。審矣。尚甫其
往而質之。

題船牕聯語

康彥為名御史孫。而貧甚早。吾黨中最少而博學。聞亦
甚早。此書皆霜降水落時語。即老宿虎皮。後流塵尾。且
不能箭函相當。况少年醉夢者耶。余向錄之。私為枕秘。
客有驚余談進者。出此篇授之。真筆瀉醍醐者也。宋彥
返山水間。挾蜻蛚子焚香。意得則以片楮書授蓬壺。
故名船牕聯語。

題林下盟

雪廬居士。夙秉幽尚。彌敦淨緣。閉戶結轍。外惟鳥聲。供養而已。遂於竹林小阮。戲拈前語。以榜鈍漢。斯亦風流儒雅之一轍也。昔盧仝自號癖玉。陸務觀自名怪魁。老之雪廬居士。其堪匹足。

白石樵真稿卷十八

跋何元東遼左六忠述

遼左之役。金既之一缺也。徵師轉餉。幾空天下。巧將逸卒。皆得生。而六君子獨死。糜費金錢。以百萬數。非他私棄。則輦而餽要津。而六君子不私一錢。又不得保其首領。即覓首領於顧山血海。草青燐赤之中。而又不死尸。在何所。士大夫翺翔容與。橫議空談。或責其輕進。或誣其深入。或罪其剛愎。益責備無所不申。韓而六君子有冤莫招。有口無辯。生爲勞臣。死爲冤鬼。非何元東如椽之筆。表章而發皇之。六君子死而死矣。六君子而外。忠義之士甚多。再加購訪。補續闕遺。文人爲之立傳。天子爲之立廟。六君子有知。必且獎激同志。風馬雲車。從空而下。遼左一塊乾淨地。豈終爲羶奴所汙染耶。吾輩望於元東其人者。

白石樵真稿卷十八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九

題像

題程文叔像

吾友程尚甫工易補博士弟子員其易寔得之文叔先生先生好古多從諸儒雜論異同中輒有所折衷洗發而不及博一第以顯竟困國子生老矣今遺像鬚髮垂縞氣和而貌莊有古先輩矩遺意旁出孺子爲尚甫俛首帖耳圍圉受易猶在十二歲時也尚甫失怙已九年先生時時通之夢寐以河圖衍義授之忽忽如有所得寒風射隙青燈熒熒每一展及聲淚俱下乃乞筆波臣追寫傳經圖又乞寒山趙凡夫題識於石尚甫可謂孝矣余嘗歎易學莫盛於漢儒率授之高才生與知名弟子邇相講習以博公卿微侯而已而鮮有家傳者家傳五世易惟會稽虞翻翻郡吏陳桃夢翻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翻翻盡吞之猶不若文叔父子自相師夢寐自相感其傳易更有出古人意表者尚甫即日以明經顯無疑矣故并題像後以望之

題葛將軍像

葛成匹夫而擊稅宦葛之不死天留之也顏佩韋五人擊緹騎五人之死天成之也此論出於朱平涵相國今葛以十月廿六日死矣往五人墓立碑半塘之上議者欲延葛居守買田躬耕可以終老余告之曰君非名始似富以無名終葛點頭唯唯而貧窶如故今孤兒寡婦泣于柩側但埋骨一坏土足矣冢就當揭石於村落五達之衢題曰葛將軍墓將軍者吳人罷稅而德之繪將軍像共焚楮而祀之祠中生也血食沒爲神明無疑也

題詞曲

題施子野夜雨曲

昔有令人作水賦以千字爲限止得七百志曰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生發此文家三昧也此詞頗窺其旨不須字字訓詁自然語語生動子野曾於秋梧雨館令小童以單箏度之文既悽然聲復哀怨遂覺意外蕭蕭點點是淚

惜花詞

春江花月夜最能愁殺人。況一旦粉憔脂冷如虞姬。舞綠珠。隨樓妃子葬馬嵬。時有不黯然悽斷者耶。倘老紅粉飛殘香銷歇處。揭羯鼓唱子野詞。可以招月鬼之不歸。吊芳魂之無主矣。

夢花詞

從來文人惜花事。作文章。每每吹影鑠塵。而要非本色。如子野此詞。曲寫柔情。刺心入骨。及觀其敘跋。夫豈流連感溺者哉。人謂子野爲隨花業。余謂子野爲証花果。

楊花詞

古人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爲漸近自然。表中郎虎

丘記云。比至夜深。簫板亦不復用。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爲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余謂子野楊花詞。每於聲音句案外。別有神韻。政須付若輩歌之。區區俳場伎倆。未足傳其妙致也。

旅懷曲

吾松弦索幾絕統。近來諸名家始稍稍起廢。然不久便散逸。樂天詩有曰。歌舞教成心力倦。蓋此事亦大費心。力。宜付散人逸叟。以關中日月。搜討逸事。庶幾有戲。耳子野避地空山。絕跡城市。日撰新聲。今宗工名手。商榷番度。著爲絃索。與滅繼絕。時率諸童過余頑仙廬。絲竹嘈嘈。隨風飄揚。村姑里叟。皆負子憑肩而聽。亦山林快事也。始余開徑東余。得奇石。戲名曰絃索坪。每月底花下有狎客。携紅裙。坐此吹洞簫。彈琵琶。適子野墜土西余。得石平直。小童六人。恰好盈坐。子野請於余。饒乞此名。名之余曰。子但遺我一鐵笛。我便當以此名爲贈。蓋余有童子善吹笛。而子野諸童善絃索。各得其所。應有也。

情詞

道人也說風情話。正王辰玉所謂。豪。傑。簿。上。寫。相。思。仙。眼。裏。滿。紅。血。也。從來有根器人。每於粉黛叢中。認。取。本。來。面。目。不知者。便以爲火宅矣。

題筆花樓新聲

詞家獨元人升堂。沿及國朝。則楊用修。祝允明。庶幾擗齊廊廡。若近代諸家。非不有白雪聲。然核古寔。則乏才情。工藻繪。則鮮本色。非字懸千金。胸富五車。未易語此。今仲方先生此詞。皆從長安沙烟塵中。以綺語破愁思。羈況。故片言落人間。賈者紙爲貴。歌兒舌爲燥也。惜哉。仲方之生也晚。籍令馬東籬。關漢卿諸君。與公角逐而赴詞場。未知鹿死誰手。

題李丹記

吾家希夷嘗攬鏡掀髯笑曰。非帝則仙。趙輔國問。仙山欽禪師。弟子欲出家。得否。欽喝云。出家乃大丈夫事。豈將相所能爲。說者謂具帝王福。然後可證神仙果。余謂不然。漢武帝何人也。西王母且以骨濁胎濁呵之。則下此將相。又可知矣。當時東方一歲星。日在殿廷中。嘲侮調笑。武帝眼中不識。而乃從文成五利輩。索長生不死之術。非濁而何。今真人列仙。無日不遊行人間。而士大夫爲黃白兒女所愚。未嘗學生。先學造死。轉曉九與屠。

白石集卷之六

羊肆。豈不相去萬萬哉。浙東有英雄曰海日先生。風骨靈根。最堅道念。嘗以建言出部曹。又以神明宰名邑。且挂冠神武。逍遙山水間。每見冠劍車騎貴人。輒障面避去。有以學道至者。爲聚頭磕膝。經月彌旬。室中所置。惟經案藥爐。一衲一瓢。與二氏之書而已。痛憫一切羣生。沉五慾。昧三生。痴如赴火之蛾。危似嚙藤之鼠。此非莊語格言所能覺也。乃借裴湛王恭伯故事。作李丹卿奇從人間唱演一番。其中汪洋恍惚。滅沒出現。非凡衆思路所能窺。非文士筆端所能狀。飛蓬示之淨土。遙。

源之。路徑淺。醉鄉睡鄉之日月促。錄天池四聲湯義。四夢。又無論矣。其傳奇中之南華經義。先生令合肥。歡夢左思。放授以至道。因於虎林創祠立碑。以報之。清虛恬淡。裴湛輩中人也。雖托寓言。意亦自道。若使大風飄颻。吹入碧落紫虛。即變成飛瓊。且將洗耳拍手以聽。古有天上無憂人間可憐之曲。庶幾與此譜並傳矣。

白石集卷之六

題徐文長點改崑崙奴雜劇

雜劇戲類禪門五家綱宗最忌直犯本位如琵琶記蔡中郎之牛丞相西廂鶯鶯之張生何嘗毫許與本傳涉自古詞場狡獪偏要在真人前弄假却能使真人假成真偏要在痴人前說夢却能使痴人因夢得覺捕科打諢方是當行嚼字咬文終非本色近代徐文長老子獨步江東又有梅禹金崑崙奴一劇亦推高手文長措開毒眼提出熱腸不惜為梅郎滴水滴凍微頭微尾刮磨點竄一審知者謂梅郎肯出骨董不知者謂徐

子攬奪行市眉道人曰此崑崙奴非仙非鬼粘附肉上故暗使梅郎舌頭有骨徐老子筆頭有眼更喜劉秀才手中有刀重向劍俠場中轟爆一聲霹靂但恨虬髯插入南詞悶殺英雄如雷霆作嬰兒啼相似誰人出頭補此敗闕請為拈一瓣香問之臨川湯海若氏

題壁

題梅墟屋壁

昔鐵脚道人狂吟披髮手搥白雪和梅花大嚼日欲寒香沁吾肌骨予擬其三生豈與梅花作無姻夫婦耶佳往撫掌對人談咲其事晚得周逸人逸人故有梅癖亦自號梅顛所居環植一二百樹雜以海棠叢桂松蘿竹石蓋梅花狎主夏盟而諸卉紛錯如繡為兄弟之國焉人則周天生也坐擁花城其與遊觀者率羽衣綢袖茶魔酒士花開酬以壺觴花謝予以詩句至於雨晴夕以短簫老霍助之相與酣歌長嘯或箕踞嘲諢其下不知墨盡燭空囊橐如掃其今之貧孟嘗富伯夷乎不然終亦鐵脚道人化身耳

題清微亭

余考室九峰中。欲種枰橘。爲游客。至多爲掃剝生人。我相極冬。霜雪清刻。不免爲木奴。衣薪着裘。懶道人。不暇也。清微亭。架修竹。老松間。差堪棋位。顧此道偏劣。僅勝孤山通翁耳。賴先我藏拙者。有子瞻先生。在辛亥極早。忽得甘雨。噫。欠風雷。書此志快。

題鮑醒生壁

長興鮑先生。字稚微。號醒生。長於春秋。介然有道君子也。繇歲荐。歷官紹興訓導。松陽教諭。致仕。馮節之。凡事之茂遠。師事之。節之爲娶名家女。始有五丈夫子。類孫明復。遜百金精舍。始有居。類邵堯夫。茂遠三十年執禮彌確。類顏子之三盈。頃者築室於耘廬之巽隅。迎先生讀書問道其中。先生雖衣食者也。不妄與人交。不輕受人恩。自廣文俸錢外。獨取資於馮氏父子。無愧色耳。昔子房爲圯上翁強取履。彊項未銷。惟邵堯夫掃除於李友者。

書范舉先壁

舉先時與余相對如遇桃花漁父黃葛野人乃余是謝
不敢惟當風日蕭淡焚香一爐從紙窗木榻旁安坐
禪殘墨或得韻人小幅懸置壁間臥遊教巡便覺不履
不杖烟岩在袖好花初開膽鏡注之溪水剪枝無風生
韻兩人如此度日勝於清涼國矣詩不云乎豈其食
必河之魴

書花塲壁

小崑山花塲一九土自余與長孺夷其草莽爲平原祠
而名始出平原得諸名花及瑯琊王司馬記而又成一
番熱鬧公案長孺廬墓天馬貌爽骨瘠啼泣之聲出於
荒樵徐去而塲頭花事悉以委我第老親戀城社父老
余與婦日事酒脯以從又不能懸瓢着笠終歲花塲之
間間止宿三兩日或半月而已然花枝竹篠草菴土室
几几無恙特平原兄弟不得數見徐陳兩郎差覺蕭瑟
寂寥耳待長孺服除終當淡之共課花鳥辟穀有暇
松間瞌睡漢也

題梵儀臥處壁

小春忽釀新寒。念高閣。殿房。酸風。有射。無如。密生。置木。
榻。竹。爐。羅。列。書。史。香。棋。叢。菊。點。綴。几。上。南。榮。照。寬。暖。氣。
逗。入。與。逸。民。高。僧。共。憇。其。下。向。晚。懸。燈。燒。茗。作。團。圞。坐。
此。冬。餘。處。士。尋。常。供。也。古。人。以。偃。眠。爲。白。醉。高。臥。爲。黑。
甜。因。題。一。對。於。楮。柱。云。天。子。容。白。醉。賢。人。送。黑。甜。可。謂。
寔。景。惟。泐。橋。香。印。齊。不。負。此。數。語。耳。

書壁

大丈夫以五岳爲芥子。黃河爲衣帶。今人壘石作山穴。
地作池。不亦細乎。昔人云。會心處不在遠。花明月白。與。
一二同志相與頽倚於長松亂雲之間。吹笛彈琴烹茶。
擲卷有談塵市者。則麾而去之。

雜題

題贈奇峰上人拾字紙

倉頡製字。天雨粟。鬼夜哭。正謂種。三。界。是。非。人。我。根。耳。
奇峰老人拾拋撒字紙投諸水火。此與伏羲未畫一畫
以前吾曹叅取。

題孫世聲紫藤

雁洲孫先生曾手栽紫藤。僅如寸許。爲隣兒摘去。幾無
萌芽。郎君侍洲公乃復引之而上。今將六十餘年。遂能
蔭及半畝。乃孫世聲構一室於藤下。大可圍四掌。其根
如瘦鉢。其枝如懸鍾。其花如絳雪。紅霞。其客踞而坐者
如飛猿宿雀。其主人翻經如壁觀。僧飲酒如醉道士。橫
琴如黃葛野人。肅客如桃源漁父。往往皆倚藤爲勝。余
每造藤下。彌日忘返。徙倚涼陰。香欲寒而余不去。直以
主人真堪坐。是藤又借主人爲勝也。寒山野藤蒼藤
藤。藤。藤。起車夫豈在物。

入山題

登臨須風日晴爽杖履無恙柳花燕子貼地欲飛書扇
綵裙避人欲進此春游第一風光也若正風卷霧正堪
閉門手譚耳

題張聖清玉章

小玉章鑄積源兩字張聖清諱也生時胎幽妍繫肘後
作書郵照心符幽妍亡後流落白下有閔翁得之授程
純仲純仲授程季遠季遠陳玉章為位而哭之陳子見
而異焉拈印聖清幽妍二傳後而歸之嗟乎合璧雖在
而璧人亡矣

題王子賢筆

古人筆。或用鼠鬚。或鷄毛。或胎髮。嶺南至以髭髯作供。率皆好事。但得古法。代山中兔材足矣。梁溪王子賢。筆精妙。書家得之。似如意珠。恨世未有盡知之者。壯士千金買駿買劍。不聞千金求國士。況筆乎。子賢笑曰。今文士力能扛鼎。我不惜如椽授之。又何論值。若否否者。即向夢中索取。不輕畀也。

趙氏家乘跋

古者公卿大夫有世祿。庶民有版圖。而家法盛行。故子弟不輕去其鄉。邑桑枝井棠有相戒勿剪之意。則族譜之不容已。非特恐文獻之無徵。寔以昭示前後。聯百世為一日。合子姓為一人。彝倫攸敘。益原於此。噫。茲譜之修。無侗於趙氏。不特為孝子。抑可謂功臣矣。

疏蔬隱

宋亥隱於屠。不如沈師善隱于蔬。山花野草。一經師善部署。便成蕙藉蘭肴。以此養親。以此飭上客之食。雖五侯七貴。安成鮑。無以過也。李贊皇一羹。維和寶石朱砂。幾費萬錢。東坡食王參軍菜。笑云。今日與何曾同一飽。恨世無老坡。師善但向菜根窩中細吟細嚼。頃見眉道人。洗鉢淪泉。作信宿談話。皆賴此蔬爲之津梁。師善不恨不見老坡矣。一笑。

偶題一

不游白龍潭。新夏吳君得伯仲。邀余輩。鳴榔那杖小。刺橋畔。青鷗罵人綠。燕如髮。相與梳帶解簪盤。水次有客訪紅綃。遠近滅沒且望且卜。正如水晶宮。探數丈赤瓊樹。未知落阿誰手也。

偶題二

庚申自春徂夏。老雨不止。山中雲物百變。真可娛老人也。慨念南宮父子。猶落書境中。不若吾家風雨時。書林牙常以二字。話雨二字。

白石齋集卷十九

偶題三

梅聖俞有馬曰鐵。賴平原有青衣侍兒曰銀。作耦入我竹林也。

偶題四

余嘗謂某能避世。睡能忘世。然某類耨耕之沮溺。缺一不可。睡同御風之列子。獨往獨來。善哉希夷。獨得其解。吾老睡鄉矣。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章

疏文

重興毘盧閣疏

高郵軋明寺舊有毘盧閣齊堂宋昭慶禪師所建南渡時宿重兵此中業已散為劫灰冷風矣今可攷者僅見秦少游二疏耳寺僧懸文欲重興寶閣臨歿囑徒廣琳成厥志廣琳者能詩復能書答秦少游絕愛政黃詩書問其筆法云云書也作意則不佳故喜求見意

字以觀其貌也何小游未見琳公書若見之不知其點頭當何如也經云造書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信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蓋書法初派原出于沙門氏故唐有永有素有高閑皆好翰墨作佛事或種帝至萬本蕉瘞筆至數石家甚則一字值五萬錢琳若此何難一閱乎琳公曰其不能但乞眉道人為我疏昔有土木于神僧井中者今且出眉公硯池中幸留片時風雷假我眉道人咲題數語以歸之

慧慶寺緣疏

以慧慶寺創于延祐時無瑕祖師重興于正德時琢雲長老屈指四百載餘矣澄公乞王百谷疏逡巡一不未嘗向人募一椽一瓦每云老僧高枕青山中覺易微裾朱門覺難其孫朗如云若是佛弟子將坐而視其敝可乎先是兩殿相啗建甌雨下沮洳蒸濕白蟻橫生既餐經文復蝕楹柱勢不得不撤蠹而更新之於是走雲問乞言陳子陳子笑謂之曰域中有素王為仲尼氏其經世之書多矣西顧顧此秦始皇焚書之遺毒化而

為鼠也有法工為釋迦氏其出世之經又見嚙於白蟻以及其隨身宮殿此三武滅佛之遺毒化而為白蟻也掃蟻者其在施捨檀那乎不然數百年慧慶且將轉眼而折于大槐之宮忍乎哉諸長者不得作夢中放過

藏經閣疏

生有是病。佛有是藥。佛。醫。王。也。諸。經。醫。方。也。衆。生。負。病。不。瘳。或。得。病。不。覺。或。欲。去。病。而。醫。不。遇。有。子。孫。焉。于。是。益。筭。篋。擬。其。鼠。殘。蠹。食。之。餘。得。祖。父。一。二。抄。方。跡。而。試。之。沉。疴。霍。然。頓。去。其。體。則。方。之。功。也。衆。生。繞。生。死。海。不。特。病。也。佛。之。慈。感。悲。憫。不。特。良。醫。也。今。潮。音。上。人。掃。鉢。資。造。經。特。募。紉。經。閣。皮。而。藏。之。非。特。蠹。筭。篋。之。免。於。鼠。蠹。也。嘻。世。有。勦。空。言。曰。佛。不。立。文。字。何。用。經。佛。有。無。縫。塔。何。用。洞。毛。得。病。不。覺。者。也。佛。之。所。憐。憫。也。此。居。

白香齋真稿

卷二

三

士之所以風也

送子觀音閣疏

江。集。福。菴。守。菴。上。人。欲。建。送。子。觀。音。閣。以。便。祈。嗣。者。但。佛。法。未。入。中。華。往。往。多。天。下。奇。男。子。漢。明。以。後。寢。不。如。前。豈。大。士。所。抱。無。揀。擇。差。別。相。耶。抑。種。德。積。善。又。在。此。不。在。彼。耶。雖。然。觀。音。經。云。應。以。童。子。身。得。度。者。卽。現。童。子。身。而。爲。說。法。佛。無。誑。語。寧。不。可。信。但。願。長。者。布。施。後。吾。佛。觀。音。抱。取。聖。賢。而。豪。傑。者。送。之。上。護。國。下。護。法。堂。堂。獨。露。從。人。間。雷。轟。電。射。一。番。使。天。下。親。見。本。朝。有。真。正。第。一。男。子。其。快。心。注。目。何。如。也。稽。首。大。士。無。止。輪。

白香齋真稿

卷二

四

巖巖矣

修馬耆寺疏

經有六波羅蜜。而布施居其一。云施一椶一棟。皆能長
養功德。滋培福慧。吾松珠林相錯。然皆蹲峙。闌闌枕卧。
田野不便游覽。馬耆倚城東之隅。古衲老宿。往往挂錫。
四方白衣居士。亦無不携瓢提笠。負藥曳杖。寺門清幽。
溪樹層映。而殿廡廊屋之下。暮鴉灌木。秋幢燈火。非空
非色。與水田城草。低回上下。益闌闌田野之勝。合併四
出。今瓦落石圯。鼠號烏啼。世尊菩薩。俱若輦感。吾輩幸
生間澤。若能喜捨一絲一粟。無論他生福田。即今日德
慧無量矣。

卷二十一

五

沐堂建殿疏

沐堂爲余山名利。多老木修竹。徐文貞。陸文定。常往來
此中。與真空師最稱方外之契。文貞留裘衣。文定留神
衣。皆有詩題衣械上。士林禪林。至今傳爲佳話。其山有殿
閣出樹杪。一瓦一木。出真空手擔肩負。壬子爲游客入
山。不戒于火。大殿竟付烈焰中。此時有支谷長老。住徐
叔文茶園中。見沐堂峰頂幡幢。旛蓋簇簇。入烟燎間。去
意甚怪之。而未幾。諸佛化爲灰燼矣。真空每掃瓦礫。輒
痛。不自禁。曰。吾向荒山創殿。如蟻。樹土如雁。樹土。辛
勤三十年。今竟成一夢。雖然。吾髮雖短。我心甚長。營生
大夫之遊此山者。活草。馱具在。老和尚雪顱。不減壯少
年。請持疏涕泣而告之。安知無文貞文定其人者。爲師
前驅。余且拭目而望之矣。

卷二十一

六

定海招寶山疏

招寶山在定海東城一里許。山勢拔立。舊名候濤。以昔
潮更集其下。復名招寶。遠望海中諸山。或連或斷。出沒
雲烟。地氣之表者。莫可圖狀。即朝鮮日本諸夷。皆在指
顧中。古詩云。登高山而望大海。惟此山獨爲雄快。舊有
觀音大士像。傳自大士手塑于補陀者。倭奴焚山。此像
獨全于烈焰中。於是縑素迎入招寶。復有游賈挾妓。極
滓像傍。忽有白衣老人。謂賣酒家曰。汝其庇免。願見殿
角烟起。即抱大士出。而殿俄已成劫灰矣。山僧如月。悲
發悲願。重興此殿。供像殿中。本境禮大士者。不復截海。
賈勇風濤。一利也。禱水旱。祈疾病者。群望祠下。二利也。
幡幢燈火。懸於雲霄。鐘鼓經唄。震于林樾。隱然若烽堠。
營陣。舶賈望影而至。倭奴聞風而逃。三利也。三利具而。
大浙之金湯在焉。故因如月上人之請而樂爲之疏。

龍華建正殿疏

龍華寺。兆基于典午之永康。起廢于吳越之忠懿。歷年
悠遠。正殿摧頽。老衲雖僧。破床墮灶。出沒于荒烟夕照
中。賴後谷長老。弘發誓願。經始于嘉靖之末年。迄工于
萬曆之初載。業已具體而微矣。後谷謝世。募料尚存。若
不接工。將化烏有。爲此清鑒等奔走拮据。懸創正殿。以
承師願。此亦必不容已之一大因緣也。但工價浩繁。惟
仰施于檀那善信。富者出財。貧者出力。勸者善巧方便。
戰溺是石。泉毛成裘。千里之水。本發于濫觴。六合之雲。
實起於膚寸。衆始之衆成之。即以龍天梵澤之宮。從空
而墮人間。直彈指頃耳。吾松諸刹。無北藏。北藏自龍華
始。亦無賜藏。賜藏亦自龍華始。若使正殿告成。延肅名
緇。檢藏于此中。上爲天子祝釐。下爲衆生懺悔。兵荒
不作。疫厲不生。東海之濱。真作龍華會上人矣。

千墩延福寺修殿疏

千墩塔自吳夫豎元年始也。初賜延福寺。寺自宋祥符
始也。往三十年前。與某雲公雪中直詣僧寮。僅見破壁
什灶如迷。七屋相似。頃過訪瞻月師。則煥然改觀。僧儀
整肅。有叢林者。舊風格矣。獨殿久垂圯。山門未立。市聲
嘈嘈。淨穢相溷。瞻公力發弘願。思募之遠。近檀那長者
蓋自瞻公以戒德調衆生。爲緇白所皈。丁亥。初建法堂。
則地踰靈巖。一奇也。已酉。塔邊忽產靈芝。一奇也。鍾不
叩自鳴。一奇也。庚戌。悟真師來講法華楞嚴。霍洗塔集。
百有餘僧。來寺十有餘人。

九

龍瑞塔頂一奇也。癸丑中秋。塔燈自現。村民焚香駭觀。
一奇也。種種妙好。瑞相有開必先。况瞻公諸弟子。皆文
而賢。此功度不日而成。余且彈指待之矣。

題宣妙寺疏

住山人。當以山爲寄。山。花。山。鳥。皆與游。客。共。之。住。寺。僧。
不當以寺爲寄。若作寄觀。則肉。僧。醉。兒。與。狐。兔。爭。席。矣。
此宣妙寺。日就剝落。慈上人不得不跼足以請也。

小普陀疏

普陀山在大海中。如浮芥然。四方頂禮。香從驚背。鼓前。鼓。拍。浪。望。星。斗。柄。涉。山。麓。得。焚。一。片。梅。檀。蓋。以。四大。與。烟。雲。爭。生。死。于。寸。線。之。間。大。是。悲。苦。今。心。鏡。上。人。發。弘。誓。願。于。塔。院。東。隅。剏。建。一。閣。崇。奉。大。士。如。來。閣。下。空。洞。以。容。雪。濤。砰。擊。如。潮。音。洞。狀。而。總。顏。之。曰。小。普。陀。祝。釐。祈。福。求。見。青。蓮。白。毫。相。者。咸。得。手。刺。一。船。若。航。蘆。渡。杯。至。止。閣。畔。使。諸。佛。子。脫。龍。髯。鯢。鬣。以。臻。光。明。界。水。月。觀。邊。不。必。遠。叩。普。陀。自。然。獲。聚。沙。福。德。矣。

修北禪寺疏

馬嶠寺。皆多耆舊。雪菴雪泉。駐錫于此。陸宗伯莫方伯。廷韓父子。及四方名勝。多結方外之遊。張岷峽中丞。且移騶從訪之。蓋佛法風雅之窟宅也。今大殿已修整。獨弘悟堂淨居。半為風雨白蟻所剝蝕。及今不扶。後費滋甚。故震林上人募之名德長者。幸相與隨力捐施。一起此堂于垂什之中。不惟佛像安養。卽往時諸先達筇屨聲。猶在古樹老藤間也。余益幾幾望之。

修天竺疏

往巳酉余與王辰玉遊西湖日暮憇下竺橋捉藤撥澗
不聽水聲晚宿山樓醉後蘸墨題壁間有醉後猶堪弄
虎鐮之句明發遊上竺歸謂辰玉曰三竺中下竺爲勝
蓋葛洪井可掛三生石可坐耳迄今三十年寺已垂剝
居者愧過者嘆有王貞仲先生慨然任之曰起什舉墜
是實在我客曰貧孝廉發大猛力何爲乎先生曰余丙
辰春計偕歸染疫且殆忽夢羣孝廉攢簇成隊如唱試
狀內識三四人某某在焉其上爲觀音大士壇指曰子
非其儔尚當濟世二十年挈置之座右驚醒汗雨背疾
遂瘳比抵家訪夢中所素識某某三四人病歿矣次日
禮大士見下竺頽落遂發是念捐數金倡之願念工鉅
費廣非貧士所能辦又非寺僧之所能募乃走雲間徵
陳子題疏請助于巨公長者而身自督課之陳子曰是不難
下竺不在空山絕人之境衆衆瞻拜上竺者必自
下竺始其易一基不初拓工不始勦草不人齊礫不
積不官免不腐佛不披簑其易二相柱雖蠹尚可易
瓦垣雖缺尚可補丹堊雖敗尚可新僧衆雖貧尚有戒

律多賢士大夫之遊者其易三以此三易而換以王先
生之悲願賈以王先生之餘勇天人參僧俗輔其興也
然矣異日莊嚴之後余遊下竺請先生徘徊葛井三生
石敘始末而爲之記

修華嚴墨海閣疏

烏鎮寶閣、晉水法師、講華嚴、雨、天、華、處、項、寺、僧、道、琳、
心、四方名士名縉、手寫華嚴、共成三部、凡二百四十二
人、經卷亦如之、展卷時、覺筆端、天花紛來、撲人、此目、
第一希有事、但皮經閣中、閣已垂剝、自慶曆至弘治、僅
一再修整而已、吾友程尚甫、既捐經費、此閣之費、似難
專任、故請之四方檀那長者、夫買珠者、尚愛其價、况筆
嚴經所藏之閣乎、法寶而兼墨寶、是經所在、即同塔廟、
若協力振作、當必有吉祥雲五色覆之、不獨兩花一再
現也、

婁江報本寺塑西方景疏

余聞雲棲老人淨土之說曰、人生有識神、因有識業、有
識業、因有行業、有行業、因有行果、欲臻三淨、先除六塵、
欲種八德、先消五惡、欲消五惡、先懺地獄、欲懺地獄、先
修西方、此理確然、無可疑者、報本寺僧永齡、夙有戒行、
緇俗皈依、今于本寺西南舊址、重建大殿、塑西方景、使
善者、頓生信心、塑十王像、使惡者、頓改舊習、即此一念、
非目連地獄、不空不願成佛者耶、高皇帝曰、佛說因
果、所以助帝王刑賞之所不及、此殿是已、遠近檀那、幸
相與助成之、

坐化菴十方禪院疏

生。不知來死。不知去。堂堂丈夫。爲生死所轉。可憐哉。幸
爲男子。復產中國。不度此生。何生可度。萬一眼光落地。
四大分張。前路茫茫。伏誰依據。何者。自無始以來。此心
與境。曾不相離。如絲緣木。如魚緣水。試觀生時。有夢定
知死。後輪迴此理。無疑全憑心死。一切法師。講經說法。
但枯枝葉。未拔根株。惟有達摩初祖。直提心法門。暗擊
旁敲。痛癢熱喝。絕見解。斷聖凡。如燎毛火。燄如攫命刀。
鋒。但立峻絕門庭。並無纖毫情見。如此人天眼目。往往
拖走他方。或尋訪知音。或埋藏踪跡。非有十方禪院。供
養行脚。彼既不來。此復不遇。悠悠醉夢。喚醒何人。直至
臘月三十日。宛轉几榻之間。頓足掉頭。求出生死太難。
已無及矣。自來紛製文字。始于宏義。不立文字。始于達
摩。宏義造也。達摩化也。文字造聰明之所自出也。文字
化智慧之所自出也。有聰明則爭毀譽。有智慧并銷恩
怨。禪宗之義大矣哉。捨地建閣。以拓禪林。非迂非腐。非
佞。亦非獨爲敬州風氣設也。真大夫之意念深遠矣。

天馬山修塔疏

天馬山塔現。一現于辛亥之四月。一現于乙卯年之六
月。九日。或現三四塔。或現兩塔。或旁翬小塔。盤斗欄。顯
光明色。相種種映發于烟霄中。遠近道俗見者。幾千萬
指。奔走駭嘆。以爲奇瑞。父老曰。此古塔重修之兆也。由
天馬至張黃門墓。不二里。閣中有金山師。六時誦誦法
華經。不輟。余指曰。塔之現。得無爲是乎。多寶佛普願。才
方國土。有說法華經者。我之塔廟。爲聽是經故。現其前
乎。天馬塔已作証明矣。師云。老僧不敢當。但願諸
善。專誦法華。泉檀施舍。一切不問。塔成乃下山耳。聞者
寺大寧海淨踴躍請曰。若是。某某請助之。因乞疏。留公
居士問曰。塔有功德乎。居士曰。阿育王造塔八萬四千
。今有十九塔在震旦國中。明州其一也。治故塔者。生白
身天。其身鮮白。入珊瑚林。掃塔者。生意燥天。其身淨潔。
猶如明鏡。去塔中草木者。生光音天。衆寶宮殿。光明晃
煌。不可計量。以花香供塔者。生兜率天。諸毛孔有梅檀
香。具三明六通。及八解脫。道嚴供養塔廟。壽一百五十歲。
建塔。三龍護之。拾得龍毛。長三尺許。修空慧寺塔。

有金甃相對。修檀臺山古塔。有古甃熟磚三十餘所。隨
黃塔有水底蓮花。滿滿三日。長干塔有石匣中爪髮。長
引旋奉如螺。雍州塔有夜雨寶屑天花。芭蕉櫻櫚皆鋪。
魏州塔有降金銀花。小者如火精。大者如榆莢。靈鷲寺
塔有群燕共啣綉像。智門寺塔有神龜黑蜂。連理木。其
露降。閉居寺塔有白雲如大蝶。色似青琉璃。翱翔而下。
栖岩寺塔有火照二百里。遠望者皆言燒山。鳳泉寺塔
有基石漸變。盡如水晶。其他病者能起。學者能行。瞽者
能視。鼻不聞香者得聞香氣。諸凡功德。載在佛藏中。具
難為諸君悉之。特以衆生心量狹。聞見窄。未能透入。不
可思議中。故疑信各半。施與堅亦各半耳。若不信者。請
履法華多寶品。一熟讀之。更不信者。請更問天馬山前
後老稚。曾見辛亥乙卯年間。虛空現塔否。

小崑山重建浮屠疏

九峰自天目發源。而小崑山爲第一峰。蓋天目之脉始
震。由此一起一伏。自干將逝及于北固。而首尾盡矣。堪
輿家謂九峰龍也。其龍南窟。海北宅。而龍首固不可
無角。蓋一郡之文明繫焉。小崑山自唐宋皆有浮屠。至
隆慶時始廢。今寺僧寂光欲重建以復舊勝。山在郡治
乾隅。輒峰立而天門開。豈獨建赤霞之標。橫白霓之氣。
哉。余以僧是舉甚鉅。頗艱之。僧謂童子聚沙成塔。談笑
見戲。皆有勝因。阿育浮屠未立。其下遂聞鐘磬音。今龍
山固其時也。于是因其請。倡之以作天人觀。

重修雉兒塔疏

吳門半塘壽聖寺。晉生公講法華經處也。時有馴雉。經雉死葬之。俄有青蓮花生于雉口。遂建雉兒塔。已義熙十一年。建法華院。及宋。賜額壽聖寺。由宋及明。通相興廢。向有殿閣。出古松流水之間。而今且垂剝矣。寺僧梵所驗心。發大悲願。袒肩赤踝。衣浣茹素。誓將扶仆起廢。還厥舊觀。余曰。管衲大師影不出山。能使施者填門。不十年而瓦礫之地。化為梵澤龍天之宮。此豈異人。亦方袍圓顧道人耳。卽机緣知巧。不如何遽出雉兒下。遂

重修雉兒塔疏

卷二十一

二僧踴躍曰。善。雉兒塔銘。王百谷先生供養久矣。今日復革而度開。後此塔再還。是本寺青蓮再生時也。其寺之重興無疑。故樂而爲之疏。

遷三茅真君疏

余嘗厭世俗喧沓。每欲黃冠白塵。相與蟬蛸于山青水碧之間。招柳絲之丈人。呼桃花之漁父。爛醉寒霜。碎踏明月。豈不甚快。願言斯盟。同志者寡。及每思古人如茅仲初兄弟。舉家修煉。共入名山。岫曲青山。華陽瑤草。至今二山如雁行。蟻附也。道里頗遙。水陸跋涉。貧士或困于餓。糧老人至艱于杖履。往往卧對白雲。空瞻紫氣而已。今城中舊有真君法堂。在廟中之東廡。金銀黃碧。宛然茅峰之像。雖其地一隅。不足以當地肺之諸勝。然方長者。若欲瞻謁祈禱。則不必擊漿牽車。從事數百里之外。固可以一褰衣相就也。但像居樓下。所處卑褻。四方賢豪。負短節。着高屐。以登斯樓者。每爲悚顏。禁足而返。故道士龔君欲徙而上之。仰占星辰。俯矚城闕。浮埃不到。聖馭可招。庶幾所謂神仙好樓居者耶。况龔君修葺玉骨。有山猿野雀之致。又余所雅信。而許與之雲朋霧友者。是以喜助其事。而爲之請。

遷三茅真君疏

卷二十一

建余山三官玄武祠

禮三官大帝者。走謁雲臺。禮玄武聖帝者。走謁武當。今有二像在施相公廟傍。披簑帶笠。不蔽風雨。有淡如老僧。辛苦募小厭覆之。供養之。此三教中絕無炎涼世態者也。若得善信量施。以成其願。願成之後。併供關聖。以鎮一方。共禮一瓣香。勝于果糧。跣足走雲臺武當。往返數千里道途也。幸爲勸導。喜捨焉。

東嶽行宮疏

松郡郭門西有東嶽行宮。前隋無攷。自宋元祐至正創修。以及弘治郡侯劉公捐俸莊嚴之。後毀于嘉靖癸丑。重建于隆慶丁卯。正殿以主太山尊神。兩廡以主閻羅天子。垂幾十年。鮮有掃除而丹牓之者。及今不修。後且傾圯。于是黃冠某某入山中。請疏于陳子。陳子曰。太山封禪者七十有二家。卽以秦皇漢武之威。率千官萬騎。柴祭告天。或裂幕折柱。或傷左右趾。或橫遭暴風怒雨。不得上。而况白骨之子孫。赤縣之內人乎。雖然。太山之靈異。載在書牒。可得而攷也。山名岱。神姓圓。各常龍。又姓玄。名目陸。太山將軍名唐臣。總括東嶽宰上卿名茅盈。太山君領郡神五千九百。又治死生。爲百鬼之帥。世俗所奉鬼祠耶。精之神而死者。歸太山受罪拷焉。其山參雲霄百里。三宮蓬立空洞之天。周三千里。山高則神必靈。神靈則揖必遠。故岱有三觀。周觀者望見齊。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吾松者會稽之所屬也。海之人不能逃。生死則不能逃。太山君明矣。經云。東嶽者。所以爲岱者。代謝之義。陽春用事。除故生新。萬物興。

聖相代之道故世爲名蓋于象爲象妻玄枵于時爲青
帝于天爲歲星之精歲星所在福德隨之此東嶽行宮
不可不修也

角菴關帝閣疏

角菴漢角里先生栖隱處也手植四季山茶蓋千餘年
物週遭梨花又六十里香雪雲濤空濛蔚映新月冉冉
如坐冰壺中中有五皓上人能詩喜讀書又精戒律客
過洞庭必尋角菴過角菴必訪五皓上人與之唱韻分
咏而後快上人之師爲永川建西方殿而湖風射佛塵
積衣衾中上人乃乞募山門闌殿中建一閣以祀關將
軍旁爲廊輔之夫四皓定漢儲三分定漢鼎角里先生
與關將軍其心同其功同其稱祀典亦同此余所以
踵襲爲之也上人初號嚴恒後以隱處角菴與四皓
更稱五皓云吳伯霖韓求仲沈虎臣吳煥父極許其
詩蓋皎然之流也

建城隍後殿疏

恭讀 大明會典禮部劄付國家治民治神已有定制。念冥冥之中有等鬼神命彼處城隍以主此祭先期合遣諸將召集鬼靈等衆悉赴神當欽依勅命控鑒壇場一府境內人民倘有忤逆不孝不敬天地六親者有詐偽奸盜不畏公議者有拘曲作直欺壓良善者有躲避差徭靠損貧戶者似此奸頑不良之徒神必報于城隍發露其事使遭官府輕則笞杖斷不得號為良民重則流徙大辟不得生還鄉里若事未有發露必遭重譴如有孝順父母和睦親族畏懼官府遵守禮法不作非為良善正直之人神必達之城隍陰加護佑蓋會典所載如此又讀葉文莊公筆記云郡縣筮仕入境先謁城隍尊神而後臨民朔望拜廟申前誓故也蓋葉文莊公所載祖制又如此由此觀之城隍者官民之耳目禍福之權衡也吾郡威靈公最稱顯赫正氣炯如日月報應疾如雷電呼其號者胆寒瞻其像者股栗但正殿久已莊嚴寢室尚未修建今願氏捨地合廟同心若得良善助工鼎新可待章蘇州詩云真衛森畫戟燕窩

清香郡侯尚爾神明何不然此吾郡張公懸示而為之倡也從民願也尚

修施相公廟疏

古者鄉必有社。社必有神。豚蹄斗酒。祈年禳凶。擇田耆
爲祭酒。而群壯穉從焉。登臨上下。嗒然鼓舞。以爲樂。
蓋歲時無缺。而東余施相公。靈爽方四十里。禱者
如奉天帝。今廟宇榱棟未堅。墻宇未樹。故里人亟請修
建。不惟妥神靈。而父老子弟歲修俎豆于此。村旗土鼓。
前迎後導。解憊寬力。婆娑醉歸于山溪桑柘之間。亦太
平畫圖也。幸量力助之。

修利濟侯祠疏

松郡治之東。有蓬萊道院。院有利濟侯祠。侯當洪武初。
封金元七總管。萬曆改元。勅封專掌痘司。俗傳侯吳人。
有二子痘殤。因叩天有心誓曰。吾不能有見。斷不忍人。
之無兒。願歿身而爲神。請之上帝。凡有危痘。轉死爲生。
遂以七月七日赴周涇河死。顯靈民間。而吾松爲尤著。
每當醫技告殫。輒向蓬萊侯祠下露禱。禱輒應。應而祭。
謝者趾相齧也。祠偏處院之東偏。向有工師鑄錢于旁。
幾無香火地。賴金羽士力爲修理。而傾圯湫隘。侯神不
寧。故敢請之善信。式廓廟貌。此亦爲人父母者之所樂
助也。况郡邑諸公。如保赤子。士大夫慈幼懷少者。如普
薩之護諸童子。其捐俸推貲。踴躍于是舉者。知不待予
孫疾痛而始號呼于侯。明矣。

修呂純陽福濟宮疏

呂先生游行人間。如苗善所載一百八事。而吳郡福濟宮靈花異跡。尚未及書。今宮已垂圯。先生之像。上雨。風披。簑帶笠。卽神仙小遭缺陷。得非耶。鄴夢中又一夢。耶先生舍十二樓。而落落一畝官。其身能觸實。蹈虛。躡風雲。而上下。而不能庇垂剝之土。殆恐先生見之。度不能控。霍而過也。逸則陶君具仙骨。而有道心。故倡緣募修者。以此。

修孔宅疏

肅皇帝易像而主。獨孔宅遺像尚存。儼然有生氣。相傳爲熙寧間二十四代孫諱禎者。宦游至吳。立家廟祀焉。程明道論祖宗畫像。若有一毫不似。便拜他人。辨者曰。若有一毫僅似。豈可遂謂他人。孔禎崇祀聖像。必有所本。况顏淵井及七十二賢壠。歷歷故在。此吾鄉第一希有蹟也。佛氏禮大士。不能脫海者。有小補陀。道家禮玄帝。不能涉山者。有小武当。吾儒望闕里。洙泗如天上。不能至鄒魯。斯其小杏壇乎。俞陸兩君勉之。無令二氏弟子。以秦無人咲哉。

郭陸宗伯祠堂疏

古吏于茲土而遺去思者有祠。其爲鄉先生。生而社稷之者。自畏壘之于庚桑始。庚桑見于列禦寇之書。說或不經。其爲鄉先生。生而真社稷之者。則吾松之。于陸宗伯公始也。祠之堂曰見賢。其前爲門曰高山景行。蓋迄今十有餘載矣。今春諸君子哀其直。爲置田二百餘畝。命寺僧復稍式廓之。將于見賢之南。敞中門。翼左右廊。鑿池沼。梁廣蔭。名花修竹之屬。而斥其餘財。結禪堂三楹于左偏。以待公之出而慰焉。公。三朝之建尊也。四夷慕之。如文潞公。兒童婦女知之。如司馬君實。乃其壁立砥柱之操。久而彌固。雖天子不能以蒲輪相煩。長安公卿。至欲私其片楮尺牘。不可得。則郡大夫之式廬。與遠人之僕僕焉。瞻禮于其門。而嘆息以去者。其難可知也。進無以亟見公。退而聞其餘風。猶能消貪頑而祛鄙吝。况公一辦香所在。耶。咎東坡與參寥遊。遊者題曰蘇來堂。歐陽公飲泉而冽。樂之。山中人遂名六一泉。復戲渠度曲爲醉翁引。賢者所至。如大獵寒原。墨濡素練。到輒留迹。而龍潭又公車音履聲之嘗從事于斯也。其宜

如諸君子請。故僭題數言以倡之。

自不刊集卷之二十一 疏文

子青

養老堂疏

徐稱不食非力。梁鴻不因入熱。此僅可得之古高士。豈能削青披緇攀鉢者乎。和尚影不出山。卽土到地。猶尚能與一二道伴。作老活計。若放脚。參方頭白齒豁。望望空岩。破寺中見者。非閉門卽晏釜矣。至人能離生死。而不能使老病不相隨。此性善上人養老堂之所由建歟。答曹大家爲班超上書曰。超年寔長。今且七十。迫于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誠可哀憐。養老堂不設。將使中華冠帶之國。遂如蠻夷如來子弟。張口捋腹。而遊焉。蟻之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且行脚少年。妄心未歇。惟老尊宿。情訖智枯。如乾汞相似。學道最切。古人以老爲僧寶。不虛耳。

修余山竹院疏

余山塔院。宋聰道人舊隱之地。出入有二虎隨行。虎曰。大青小青。虎死埋樹底。因題虎樹。軒聰道人詩云。多少遊人看明月。誰知反被月明看。因題月軒。其西爲竹院。竹陰娟淨。孫漢陽所書。余嘗訪雪鑒于此。擷豈煮茗。徘徊綠模糊中。流連不忍去。今屋老欹傾。竹亦蕭蕭如帚。矣。爲此倡緣整頓莊嚴之。當掃一壁。倩名手寫竹其上。使見者心地清涼。聰道人有靈度一笑曳筇而出也。

寄緣結茆疏

寄緣名真觀。又號枯道人。關西士族也。薙髮爲沙門。性
行純粹。心地高潔。好遊諸名勝。因過雲間。與之談詩。詩
奇。與之飲酒。酒可中上。戶不飲。亦不問。與之論畫。則仙
佛山水。花木鳥獸。與奇譎詭。無不出現。毫端蓋
古者巨然惠崇。貫休梵隆之流。胸中無一點俗筆。下無
些子塵土氣。寫長卷。或數丈雪壁。鵲落兔走。石移海飛。
董宗伯與余極愛重之。每欲飛錫他往。陸公美韻士也。
堅留之。不聽去。結茆于文定墓田之西。安頓緣公。蘿落
溪橋。雜花叢竹。使公解衣盤礴其中。昔天如構獅子林。
馮海粟倪雲林爲担泥漉水。運瓦弄石。吾曹豈敢後于
古人。且不令公美獨爲君子也。有樂施者。列名左方。住
此者寄緣。助此者隨緣。本無定法。多寡惟命。

照公結茆疏

照公結茆于黃山之中。原亦自與文鳥老猿作伴。經云
聚落比丘。六時精進行道。不及山中無事比丘。打眠。照
公之謂也。但茆廬未就。更仗檀那助之。天如祖師建御
子林。幻住菴。倪雲林馮海粟諸君。爲擔瓦負石。漉泥。弗
草新安學道。上士如雲。度更有好施。如古人者。照公所
居。題曰雜花菴。若客來止宿。煮瀑斫水。引筇入光明頂。
回視此菴。便如故鄉。乃知自爲本色。穿葉屋。房非止爲
照公辦道之資也。

結荊疏

慈濟上人初參紫柏。次參憨山。晚參雲栖老人。受具足戒。其他往來于天目徑山廬阜之間。或孤頂結廬。經旬倚席。又不知幾年矣。今見武林北新關爲南北之衝。車馬困于孔道。縹緲疲于津梁。欲結一把荊爲行人一宿。覺壺漿食飯實續命丹也。上人親經三大知識。爐冶中來。知果知因。卽有信施。決不唐捐。余故捐少貲倡之。且題其菴曰續命菴。古偈云誰人帶釜炊誰人頂屋走飢渴施些些黃金直一斗。敢以此爲四方長者勸。

吳無爲結荊疏

東坡云吾年五十外。區區世味已略見矣。若復悠謬于此。真不如人。古有脫迹深山。出使絕域。飲水嚼草。復何如哉。已結一廬。真禪榻于明窗之下。三更起坐。平明乃櫛沐。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無爲居士中年悟道。掃除舊習。與衲僧逸民結山澤之遊。往愛秀州平疇回溪。可以終老。黃白二岳付之健兒而已。婚嫁已了。欲了性。于竹床土剎間。念族多賢豪。撮土膏茅。不煩外給。若燄面目仰視異姓。此袈裟衣下事。居士自血氣男子。不屑也。無論居士。且使海內謂秦無人。太伯季札爾。吳氏實有讓德。吾度無爲子草菴。如化人之居。一彈指間成矣。戴安石欲隱。郝嘉賓贈十萬錢。杜子美創高齋詩云。爲嘆王錄事。不寄草堂貲。居士廉。不厚望吳氏之君子。然必有歡然樂助。在季孟之間者。

寫華嚴經疏

昔張安道寫楞伽真金山。後世轉生。覺爲已書。東坡屬公書完。藏爲家寶。坡寫一卷。藏之山中。蓋寫經堅固。力如此。今有尚甫居士喜施經貲。則又不煩皮紙血墨。骨筆。然後成就此經矣。經成。當題曰華嚴墨海。

疏文

募寫華嚴經疏

南禪了因上人。發大宏願。願沐心手。書華嚴八十一卷。期三載竣業。管人以佛寶難遇。剝皮爲紙。折骨爲筆。不恤身命。願畢此念。今上人欲寫龍藏之文。諸長者爲之左右。使紙墨應手如水。映月如鏡。應象因地。下種累劫。不差世生生。同轉法輪。游華嚴海矣。第居士尚有一問。秃管未握。文彩未彰。處從何下手。速道速道。

題淨宇上人閱經疏

四天下微塵徧河。百沙河光明身雲。聚為秘密之文。傳之震旦之地。二乘所不能了解。衆生安得見聞。此淨宇上人涕泗而發悲願也。上人住虎丘鐵佛寺。精戒飽參。絕無他嗜。願減算十年。閱徧佛藏。不悟不休。不徹不止。但苦禁足之後。質養無具。護法無人。故請之遠近檀那長者。若使五天秘軸。三藏微言。結藏龍宮之中。通流心地之內。上人雖畢命展經。析肉報施。所甘心矣。故眉道人憐而爲之疏。

白雲經疏卷之二十一

疏

化梁皇懺疏

華嚴云。譬如暗中寶。非燈不可見。雖有智慧人。非經不能了。是以古人折骨刺血。曾無憊惜。昔達摩不立文字。然開口動舌。已成逗漏。諸禪宿以經爲拭臆紙。所傳語錄。音說等書。多于龍藏所載。此何以故。一月印一切水。萬水一月所攝。一心印一切經。萬經一心所攝。因水可以見月。則因經可以見心。斯固迷霧之指南。廣洋之筏也。世有經坊。廣令傳布。使人緣坊尋經。尋至無經。以前墨板不能印處。則一大藏教頭。待歷歷分明。實所謂寂上希有功德。今梵音素向信三寶。念吾松不立經坊。如取水不得方諸。取火不得陽燄。亦佛法中一欠事也。乃乞諸長者。隨喜布施。施板施經。施墨施工。使經在在流傳。如燈化燈。則持受誦讀。肇禮供養。皆此坊爲之倡導。人天神鬼。且爲護持。況因經而得無經者耶。余故喜而爲之疏。以作津梁。

九幽懺疏

九幽懺。撰自葛孝先。敘而傳之者。為李含光。大約總括于上清靈寶諸經。拜為十卷。其法使懺主散花燃燈。上自三清九霄二曜列星。以至五岳四瀆之高真。無所不頂禮。貴自后王。若公帝族官屬。以至普天下匹夫匹婦。無不代為之露惡首過。生大愧悔。希大慈憫。大約規摹浮屠氏蕭梁懺。十得其九。此必後世托之葛孝先。而非漢人語也。孝先傳載道藏鹽字函。亦載九懺。似非偽托。但孝先本傳不雅馴。蓋出于浮雲山趙道士所編纂。此懺之作。得無趙生黃冠之流。與然懺語悲悽弘暢。當與蕭懺並傳。即使儒者讀之。有不心懷神怖。泚頰及踵者。幾希矣。秀水張君稱陽。倩名家書之。永藏名山。此即道家之瓊函寶軸。玄文紫字也。所在之處。度必有神靈呵護。欲使之廣傳人間。一洗發吾輩耳。孝先超度幽爽。解諸冤對。有明真齋。悔過請福。有塗炭齋。此皆與九幽懺法相表裏。而惜乎世莫之見。張君倘得之道藏中。幸書以示我。

龍潭講經撥米疏

東松師講法華于龍潭。聽舉五百餘。食糜而有飽色。蓋東公純行所感也。若更一月。將竹篋匝肚。幾相從于陳蔡間矣。本郡緇流。若能撥三斗粟。少助常住。此緇教中負米之子路。斷葷晝粥之范希文也。聽眾中有此出頭漢否。

烟雨樓鑄鐘疏

堪與家相澤國地宜鍾鼓。鼓鎮異隅。又主金。爲水母。金鳴則水清水爲地脉。地應則文旺。故曰維天穆穆。暢以雷霆。通昭天聲。百物以生。維士濟哲。法天之烈。大牖斯揭。元氣噴洩。至于宣肺鬱。辟耳聰。周六虛。勦百二。猶第二義也。乃借題數語以請之。

建萬緣橋四十八願疏

余聞舟里有雙溪陳公者。孝義人也。郡縣旌其問。閭里緩急事不能辦者。則以煩陳公。如萬緣橋其一也。然公之建橋而未能垂成者。其難有九。往給帖募眾。題者滿籍。而核所施金錢米粟。十不得一也。名存而實無。難一。索木石者踵至。而不能以空手應。則皆陳公一人肩之。難二。無以應。則捐貲捐產。又不繼。則貸子錢。難三。忌者貪者。或游談無根。且誕且誑。豈能人喻而家曉之哉。難四。渡太湖買石。則風波枯天。幾葬于魚腹者再矣。百死一生。難五。務求堅永。沒木石于重淵之底者無恙。視他橋百倍過之。往來者見其上而不見其下。難六。估價料價。司出司入。皆心計之。不敢失尺寸。難七。有司查勘不免有難。悉酒餉。舟楫送迎。難八。父老公同扶結。伺候謁見。難九。陳公掃索而出者。凡三百餘矣。誰復以斗粟一錢償者。欲止。則橋頂未蓋。欲別委。則遺艱後人。欲頃刻奏功。則心力委頓盡矣。於是識者倡爲四十八願之疏。每願一錢。每人各施一願。四十八願則爲一簿。以一人領之。總共四十八簿。所謂積毛成裘。積雨成河。此橋庶

予永觀厥成也橋成之日勒諸姓名以垂不朽有好事者請前爲陳公買勇

渡船小疏

橫山口泝水濶蕩不能建橋往往望涯而返甚則怒風積雨晚霜暮雪寒寒企足乞靈于山鬼水伯可憐也今議造渡船一隻買田四畝以贍操舟者諒好義諸公決不在竹橋渡蟻之後請施慈航以永普濟

施茶小疏

金陵報恩寺雪懷上人每欲飯僧十萬苦無因緣願於人烟輻輳之地行道摩拏之時揮汗如雨渴喉如焚募施香茶等于甘露若能滴水滴凍知因知果只此便向人頭上親灌醍醐不復更覓趙州老子茶也

題泊如上人疏

洞庭諸峰在震澤中微烟空水如在世外故真人隱士往往息躬于此自泊如上人納爲東湖住持勤修爲衆面豎種花洗石延客四方名僧聞而游焉每每結夏過臘至有老不出山者願山中課經辦櫻筍爲稅不能聚獲儲粟作客僧供不得不藉四方長者余貧亦撥斗盎鼠餘之粮應之但恐他日扁舟出胥口訪之陽背驚頂之間却又分諸僧數口供如何如何

飲賑孟友疏

友人孟某中庚戌榜孟華禮先生之仲子也。先生仕宦清廉。諸子家傳孝弟。某素攻舉業。雅有雋聲。時作詩歌。直交古調。今資身無地。寄食空門。夜半較書。借佛燈之殘燄。天寒多手。撥神門之寒灰。路人靡不傷心。吾黨豈無愧色。今告諸郡中大老少推囊橐之餘。一振縉紳之後。與其極饌宴客。孰若垂貽同袍。與其捨粟施僧。孰若熱心寒士。嗟乎。人生未遇。如望穀于石田。長者好施。若取毛于牛股。所謂敝而無憾。余實望焉。若云愛莫能助。愚不敢請。

有春書卷之二十一 疏文

孟

許逸雲助賑疏

許逸雲字祖希。墨池中班超也。今七十矣。無妻子。無屋廬。五官猶故。獨廢聽耳。今寄居超果僧舍。交游有誼。不問識不識。少出米賑之。使得終老寺中。直分賢者庾廩。間鼠雀耗之一耳。王荊公素不識人。痛癢却爲故人。輸粟不乏。山谷老人笑之曰。此是前緣。吾輩于許君五十年之交。請于今緣了之。許生貧而老。傭書自給。世人以痴目之。勿辨也。乃造物亦若以痴待許生。至極困。勿顧。豈造物與許生痴等乎。吾輩與許生故人。若復佯痴。不爲緩急。皆痴雲蓋覆矣。請爲賑之。

有春書卷之二十一 疏文

王

孫侍州粹親義會疏

侍州公三世以清白傳家。種竹養花。自雁州先生以詩立盟。驥足所至。兒童隨之。士大夫倒屣迎之。自雁州化。而其孫世聲。翩翩制舉。獨超上駟。若詩歌古文詞。特其餘技。一承雁州先生衣鉢耳。今貧無擔石。家有三喪。耻望助于麥舟。惟枕籍于花影。夫令賢士君子坐享受脩之。賦皆吾黨之厚顏也。今約百人同志者。各捐金三錢。計百人可得三十金。或一人而居一會。或一人而居十會。五會惟憑心力。使侍州公得緣此買東郭數畝。以漸埋家中一腔冷血。豈非良便善事哉。噫。此不過宴客之半饌。拾僧之斗粟。而得同附義籍。各成善因。諒諸君子必欣然也。侍州公性至孝。雁州老不能行。每風雨深夜。從鄉社酒宴後。荷負以歸。宋初陽爲作荷親圖。父子廉重。深耻于人。余故代爲之請。

修梅花道人墓疏

梅花道人卽吳仲圭先生也。名鎮。其墓在嘉善城中巽隅。直一掬土耳。墓前有斷碑。鐫梅花和尚之塔。勝國末兵起。所至椎家燔郡。獨先生之墓。貌疑其爲僧塔。踏去。先生常與兄元璋師事毘陵柳天驥。得其性命之學。尤邃于易。故言機祥皆中。其死而獲脫于兵燹者。以此先生節俠交遊。氣誼豪天下。一時吳越之雋。楊廉夫。顧阿英。黃子久。倪雲林。張句曲。皆以翰墨抗衡。殘楮一出。人挾爲寶。今戰身撮土。市腥相匝。僅以一二長髮僧。雜酒其墓傍。水嚙草枯。卽孤兔且無所置窟。宅先生剝膚可知。已替符戴常以戕叩襄陽樊澤曰。故處士孟浩然丘隴頽沒。公欲更築大墓。久之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人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村。寵其墓。至今襄人以爲談。今欲封梅道人馬鬣。敢援此例告之。邦大夫工竣之後。酌幽蘭泉以酹公。并種梅花一枝于墓上。招其魂而歸之。

題吳氏修譜疏

休寧蓮塘吳氏。初自太伯六十九代曰晉公者。從歙州
休陽縣宅居西隅。卒葬邑西七里石舌山之蓮塘。後遂
名蓮塘吳。厥有族譜。其重修。則太定甲子裔孫庠祖公
始也。又重修。則我明成化裔孫文超公永寶始也。又再
重修。修而壽梓。則正德十一年丙子冬孫正隆公始也。
正隆後。屈指百年。無紀焉。楊宗尊祖。非特文獻無徵。卽
舊譜且將化爲蠹魚枯竹。而浸漉不可讀矣。吳文而賢
者曰尚默尚恭。慨然三歎曰。古者公卿大夫有世祿。民
庶有版圖。而家法盛行。故子弟不能輕去其鄉。而桑梓
甘棠有相成勿剪之意。今吳族滋大。或合或離。或散處
四方。異日慶弔不相遇。尊卑不相習。甚則見宗長而坐
車不爲下。子姓不收卹。而路人而吳越。皆自此始。此由
族譜不修之故也。第貴人鞅掌于王事。長年大儒。又爲
公車言移而奪之。無排纂之暇。是惟在我後之人。于是
尚默尚恭挺身任之。願尚默不能一人獨肩。而恭又貧
惟相視仰屋嘆耳。夫家有譜。猶郡有志。國有史。修志者
圖局。修史者詔尚方具膳。備筆札。而譜何獨不然。且吳

氏圭笏連床。族旆蔽宅。而素封好禮之家。且以百數。若
各量豐儉。捐貲助之。必將糾集故聞。遷次名閭。使吳氏
之祖功宗德。揭日月而暴之海內。斯非蓮塘之天球河
圖哉。本實自根高堂自基。吾爲吳氏一抃一舞矣。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一

雜書

書上元觀燈

余家白石山。山中老稚。每於上元日。遠近迎燈。村。簪。田。鼓。賽。會。於。施。相。公。廟。俗。曰。關。元。宵。余。醉。後。曳。杖。往。觀。退。而。讀。書。梅。菴。惟。一。燈。熒。然。耳。嘗。記。楊。用。修。元。夕。桐。梓。驛。詩。云。戴。石。孤。峯。古。驛。門。青。菴。吹。笛。報。黃。昏。三。家。村。裡。無。燈。火。千。樹。梅。花。作。上。元。此。詩。酷。有。風。味。若。爲。余。山。居。設。者。又。記。東。坡。從。九。曲。觀。燈。去。從。者。獨。行。入。可。久。禪。師。堂。了。無。燈。火。但。聞。簷。蔔。餘。香。仰。歎。題。詩。云。不。把。琉。璃。閒。照。佛。也。知。無。盡。本。非。燈。有。客。從。豪。門。來。寧。詔。燈。宴。若。朝。余。冷。淡。者。余。咲。曰。我。有。二。燈。惜。君。眼。不。見。一。曰。楊。用。修。梅。花。燈。一。曰。蘇。東。坡。無。盡。燈。客。聞。之。意。消。而。去。

書鱸魚蓴菜

吾鄉松江鱸。以張翰得名。然史不載其秋風歌也。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魚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初齊王問辟翰爲椽。問執朝權。翰遂命駕東歸。其識度在陸平原清河上。又有贈周小史詩。云。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十有五。如日在東。香膚柔澤。素質參紅。團輔圓頤。齒昔芙蓉。爾形既淑。爾服亦鮮。輕車隨風。飛霧流烟。轉側倚靡。顧盼便妍。和顏善笑。巧口善言。此詩太慈。不若二陸祖德詩。豪士賦。尚有德矩。吾所難者。南陽處士。鄭子回耳。子回聞問專恣。發憤徒步詣洛陽。自稱荆楚逸民。露版於問。問含忍答之云。孤不致五關。若無子。則不聞其過矣。遂遁去。世知有江東步兵。而不知有荆楚逸民。如吳中草木。垂魚何限。而鱸魚蓴菜。獨傳士大夫。幸不幸皆類此。

書責李邦彥

往已酉歲。遊洞霄宮。探大滌洞。最奇。有醉道士迎余。藥塵落葉。縱橫庭地。卽所謂無塵殿者。亦垂剝矣。旁室廟祀朱紫陽先生。而不及李忠定綱。亦是缺典。戊寅。迸出丹徒。雨中拜少陽陳公祠。舊聞鑄黃潛善汪伯彥像。跪於庭下。過者鞭之數百。乃去。而余最恨者李邦彥。宜與二賊而三。當幹離不軍抵汴城。聞城中有備。欲去。而李邦彥獨主請和金人索犒師金五百萬。銀五十萬。牛馬萬頭。表段百萬。不尊金帝爲伯父。而以宰相親王爲質。綱堅執以爲不可。獨李邦彥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從之。其卒使張邦昌爲計議使者。邦彥也。使康王構往質者。邦彥也。割三鎮者。邦彥也。括都城金銀絹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十萬兩。民間一空者。邦彥也。种師道姚平仲勤王之兵已至。而使散去者。邦彥也。謂金人曰。用兵者李綱姚平仲之謀。非朝廷意。僉議縛綱詣金。旣而罷綱。又旣而罷老种者。邦彥也。勤王旣散。使粘罕再至。都城破。二聖走者。邦彥也。此時但知黃汪而不知有李。邦彥黃汪壞於

後李邦彥壞於前。此三賊者。肉可饑尸。可鞭像可鑄也。而少陽上高宗之書。獨不及之。何哉。吾鄉陸文定平泉。曾與唐荆川共謁少陽祠。因指祠額曰。此額曰秘閣修撰。何不榜曰太學生陳東之祠。使後世知太學中亦有此等人。荆川云。不如此。不足以見高宗悔過之美。邵二泉作少陽祠記云。天下之勢。重在夷狄者。其始也。勢必重在小人。小人夷狄皆陰類也。小人重則輕在君子。夷狄重則輕在中國。三先生之言。雖不同。其補於世教一也。

書崔詩來歷

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床。不爲旁人羞不起。
爲郎憔悴却羞郎。此鶯鶯與元微之詩也。不知乃出於
桃葉及謝芳姿詩中。桃葉王獻之妾。有團扇歌云。團扇
復團扇。持許自障面。惟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中書令
王珣以白團扇與嫂婢謝芳姿。情好甚篤。嫂嘗捷過苦
王東亭聞而止之。芳姿最善歌。嫂令歌一曲赦之。芳姿
應聲歌曰。白團扇。辛苦五留連。是郎眼所見。白團扇。惟
悴非容。羞與郎相見。乃知鶯鶯多讀書。下筆無一字
無來歷。故是女博士耳。

書趙子昂不如鄭憶翁龔聖子

子昂山水直取六朝五代唐宋名手。攬爲醍醐。四學中
可謂集大成矣。間一寫馬寫蘭。風骨神采。高古駿發。但
輪鄭憶翁龔聖子耳。憶翁名思肖。聖子名開。憶翁宋
太學生。應博學弘辭科。宋社既墟。坐卧不非向。扁其室
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下文。則大宋矣。疾亟。囑其
友曰。我死矣。煩爲書一位碑。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
肖耳。自贊其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
洪荒荒之表。以爲不忠不孝之榜樣。又著大無功十空
經一卷。亦寓宋字。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斗血。方能書
此。後當有巨眼識之。精墨蘭不画土。根無所憑藉。或問
其故。則曰。地爲番人奪去。汝不知耶。龔聖子嘗與陸秀
夫同居廣陵幕府。秀夫死。多往來故京。家益貧。故人賓
客候問。至立沮洳中。坐無几席。一子名後。每俯伏榻上。
就其背按紙。作唐馬。風驟霧鬣。豪軒蘭筋。備盡諸態。二
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餓。然竟無所求
于人而死。余嘗尋鄭憶翁蘭於婁江沈生所。旁題八字。
宗純是君子。絕無小人。其卷不能徑二尺。而龔之画馬。

所謂風騷霧鬣者。已不復得遇矣。億翁有謬餘集一卷。
文集一卷。詩一卷。自敘一百二十卷。聖子議論奇偉。文
章如班孟堅司馬子長。而兩公著作。皆不省流落何所。
今使人但見趙王孫龍種草草數筆。蘭有無限麥秀之
感。可歎也。

書畫家南北派

寫畫分南北派。南派以王右丞爲宗。如董源巨然范寬
大小米。以至松雪元鎮叔明太痴。皆南派。所謂士夫畫
也。北派以大李將軍爲宗。如郭熙李唐關次中。以至馬
遠夏圭。皆北派。所謂畫苑畫也。大約出入營丘。文則南
硬則北。不在形似。以筆墨求之。

普禪本草

余拋舉業後寒熱不入於胸中者久矣宰物妬之遂以瘡見撓自夏徂冬其寒也如凝冰每思趙州七斤半布衫其熱也如焦火每思一口吸盡西江水於是移卧讀書臺山僧野雀時來問疾而平泉先生八十有九亦數遣訊不休以匡廬慧日禪本草湛堂師炮製論見示大此方非特可以霍然起余凡有血氣者恐不能出兩禪漢國醫也余故拈舉爲大眾同之

附文定公柬

數日諗承道候靜攝高居精舍密邇僧寮當資禪定證大安樂矣。咎廬山慧日著禪本草謂禪之一字性其涼能安心臟祛邪散滯清神益志駐顏色除熱腦善解諸毒調衆病故凡聖尊卑服之能脫除苦惱如縛得解自來佛祖以此一藥療衆生病號大醫王而湛堂禪師復著炮炙論謂一切藥當明其體性如法炮製先須選藥物精純者以法流水淨洗去人我葉除無明根乘八還刀向三平等砧上剉碎用性真空火微煨焙之入四無量日舉八金剛杵杵八萬四千以

大悲千手眼篩篩之成塵塵三昧煉八波羅蜜爲丸不拘時侯煎三念相應湯下前三三後三三圓眼藥後除八風二見外別無所忌此藥非世間方書所載後之學醫上流試取禪本草并依此炮製服之功効不可盡述右藥不載方書不假炮製若依法服之不瞑眩而一切病當脫然去體矣此儂所爲嘗試而有効者也右上仲醇徵君文几八十九翁陸樹聲頓首啓

書藥局

周禮疾醫。嘗萬民之疾。凡民之有病者。分而治之。歲終則各書其所治。入於醫師。知其愈不愈。以爲後法。今吳俗尚巫而賤醫。鬼不効。則謁之人。其孤寡者。僵卧呻吟待斃而已。直指薛公檄醫師分治郡國。効則賜章服。褒寵之。吾郡張君其一也。君世家多顯人。而能留心岐黃。鵠意之書。頃與賽生指背採藥。分服村落。如漢涪翁。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又如王彥伯。列三四灶于庭。老幼塞門。無不効者。君其布衣中之藥師乎。昔慶曆中。范文正建言。自京師以逮四方學醫之人。皆聚而講習。以精其術。當時採其言。編輯名方。頒布郡國。爲天子好生之助。吾朝置惠民局。實倣周官遺意。而士大夫不鄙爲纖細。則咲爲迂闊。非特望文正難。卽薛公亦不易也。

白雲集真稿

卷二十一

雜書

書張賓樵

洞庭山有賓樵張翁者。老儒也。嘗遊華亭。而性嗜茶。每訪余。挈竹爐蒲扇。及松殼煤炭置筐中。少頃。便握扇煮茶。飲坐客。丁酉。市藥嘉興東塔之寺門。門有梓樹多濃陰。丘伯畏元禮家寺旁。余時讀書包氏。去東塔僅里許。數就翁談。伯畏父子各雜坐梓下。間出酒餉進余。而翁以茶繼之。及冬。余病瘡。翁從洞庭來視余。跣足大雪中。留宿不肯去。一別二十年。癸丑歲。余遊西山。自林屋洞轉棹候包。有僧云。欲見張賓樵。否。余驚曰。是吾老故人也。尚在乎。喜不自禁。因同秋潭師郁伯承入曲徑。得翁于荒塲間。草屋垂什。段牆無烟。翁冉冉七十外矣。塲中六七株大杏樹。地可四五畝。僅一婦躬耕給薪水。而婿更馴謹。有古風。翁指云。吾撰孝婦碑。可讀。余唯唯。已坐杏下。相對如夢。秋潭師泫然涕淚者久之。余薄餉以酒錢。垂暮送余入舟。借村居共宿。明日余欲遊石公山。翁贈以短笥。曰。老不能從矣。翁山中終日諷法華經。在東塔。當生日。每登塔一層。誦法華經一卷。至頂而經畢。覩貌古樸。意色蕭淡。此亦穎昌杜生之流也。

白雲集真稿

卷二十一

雜書

三

書周師

吾師周雲汀先生，吳閬人也。父爲明涯公，嘗客於文榮袁相公所，代撰書詞，性饒辨，不善事貴人，拂衣歸寓居華亭。與中江莫公、南涓李公、南洲高公爲詩友。公死，吾師教授里中，兒得精供毋三十外始娶，四十外而終。余少時負笈就句讀，輒於衆中奇余，時指以詫客。師善詩工書，僦居委巷中，窻前二三弓地，結荳棚覆之，乘涼其下，足跛口敝，好歌詩，歌聲往往達籬落外。余童子時，卽知有蘭亭襖帖、古文及七才子詩，師教之也。余成貢補

自也

三

書遠舍人

語云：當官不發異色。人又曰：不應與小人作緣。真名者也。項士大夫風俗一變，求田問舍，則牙僧滿堂，請托居間，則胥吏入幕，怙勢作威，壟斷財賄，則輿臺厮養倡優下賤，皆儒裝士服，列爲上賓。爾汝酣歌，徹夜達旦，不復知有人間廉耻事矣。蔡興宗自荊州刺史被徵還都時，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中書舍人弘興宗爲宋文帝所愛，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若往詣球，可

甘不

宋二

十

書山中二事

余好古。山中無法書名畫。每見之收藏家。反覆諦玩。手錄其題跋以歸。歸則展轉思之。累日夕不得怡。至輟飲食。余方塵芥一切。而猶戀戀于古人之殘煤斷簡何也。然有遇焉。昔者華原人鄭元素。溫新甥也。韜發唐文皇昭陵。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有鉄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墨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韜死。元素得之。爲多構椽剪茅。隱居廬山青牛谷。凡四十餘年。華國人鄧公之父。以提

白石桂其南

卷二十一 雜書

七

舉監修畫壁。見背工以舊絹山水揩拭几案。取觀皆郭熙筆。中使云。此出內藏庫退材所也。神宗好熙筆。一殿專背熙作。卽位後。易以古圖。退入庫中。不止此耳。提舉云。幸奏知。得此退画足矣。明日有古畫賜。命與至第中。無非熙画。二事皆千古非常奇遇。功名富貴可得。此不可以倖觀也。然郭河陽画。終是北派。尚不敢與董巨卿作屏脚。何敢上擬鍾王。二者不得兼。寧失鄭無失鄧。寧使山榻上無一卷鍾王。不忍使昭陵中有掘坟賊。王元美先生戊寅歲夢至一友案頭。袖趙吳興數紙歸。醒而

夢之自此不復再購書畫。見與孫太常書中。史載鄧縠妻李氏。守節六七年。忽夢一美男子。求與李偶。李不許。自後夢數來。李以爲精魅。乞符咒禁。莫能絕。李氏歎曰。吾誓不違節。而爲此所撓。蓋容貌未衰故也。乃援刀截髮。麻衣不濯。蓬髻不理。垢面灰身。鬼遂謝絕。嗚呼。豈書畫亦有精鬼耶。書之以志我戒。

白石桂其南

卷二十一 雜書

七

書避暑

我有一草堂。南洞庭。月北峨眉雪。東太岱松。西瀟湘竹。
中置晉高僧。支法存。八尺沉香板床。浴罷硃砂溫泉湯。
投床酌睡。以此避暑。樂不樂也。此方不敢獨享。奉獻雲
樓老人共之。雲樓云。古宿傳下。更有一方。我自向。鑊湯
裏去避。何者。衆熱所不到。

書杜詩

語云。武庫中不無利鈍。余謂有利鈍。乃見武庫耳。此惟
杜少陵詩可以當之。夫貴若山川草木。利也。而大地是
其鈍也。鼎鑊之朱硃翡翠。花文欵識。利也。而銅質是其
鈍也。聖賢之光輝。利也。而篤實是其鈍也。高岑王孟之
詩。無一字不賸人口。然皆能利而不能鈍。若少陵利可
及。鈍不可及也。晉有族人。襁褓者。客咲之曰。我家無此
乞相。主人荅曰。君之族得無未大乎。客慚而退。余嘗題
杜集後云。兔脫如飛。神鶴見珠。沉無底老龍。知少年莫
謾輕吟咏。五十方能讀杜詩。

書示門生

吾輩能讀書而不能用書。正如劉越石之爲將。長於招
徠。而短於撫御。能用秀句。而不能去累句。正如張魏公
之爲相。長於知君子。而短於知小人。又有師心自用。護
短不前。正如蠕蠕公主。一生不肯華言。又如胡沙門。願
爲王珉兒。玠生阿練。便解外國語。此似有習氣。不可化
也。

日不惟其精

朱文公集

二

書朱竹有無攷

孫漢陽好寫朱竹。或云蘇長公在試院。旁有丹鉛。因拈
筆戲掃之。其實天壤間無此竹也。睽車志云。紹興中。四
明有商。泛海攀山頂。得梵宮焉。一僧獨坐禪榻。窻外竹
數箇。幹葉如丹。商堅求得一二竿。還就舟中。截之爲杖。
前至一國。有老叟以簾珠易之。因語商曰。君親至普陀。
洛伽山。此觀音坐後。禰檀林竹也。商驚悔。寶藏棄餘。藥
病者輒愈。吾鄉去普陀千餘里。春月風駛。士女禮大士
者。往返不五六日。有僧曰大成。曾往洛伽山。三月風雨。
斷飲食。普陀海潮兩寺。僧移舟餉之。已大成飯僧三塔。
余問之。未嘗見有朱竹也。四明商所見。度是化成耳。又
聞峽州宜都縣飛魚口。產紅竹。大者不過寸許。鮮明可
愛。則此竹似亦有之。余謂卽有之。總不及綠竹菁葱媚
人。正如竹以清涼瀟灑爲貴。而有云大竹長至三四十
丈。圍至尺八九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丈許。葉如芭蕉。
大可瓦可相。可曰可醜。可刻爲舟。此竹中大是。傳諸骨
也。置之子猷。愈近間亦何味。

書田舍

余考室東余曰田舍。僅二三十畝許。所謂勤以九州爲
狹。靜以園堵爲大。又所謂居然一畝宮。寬於四天下也。
但數月不入城。歸則如遠旅還家。生客抵舍。黃犬舐衣。
似絕不相識者。徐勉爲侍中。經旬還府。群犬驚吠。勉歎
曰。吾憂國亡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邢
子才有齋不居。坐卧恒在一小屋。嘗晝入內閣。爲狗所
吠。撫掌大笑而出。此事古人已有之。余何足異。但子才
果餌之屬。懸於梁上。賓至下與共啜。余則不暇待客。客
來隨啜盡。東坡買耒老用邢子才前法。日以画叉叉梁
上錢用之。余年來不及斷錢爲三十塊。錢到手滑甚。愧
兩公耳。

書北歸客語

有客自燕歸。每事必稱北勝。且云。北方月大勝南方。余
笑曰。南北豈有勝負哉。北馬南船。北塞南田。北酒南茶。
北絳南肉。北皮南縞。北菓南花。北寒南熱。北塵南濕。豈
容置勝負于其間哉。褚裒嘗論南北人學問。支道林折
之曰。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此
語似先有南北月于胸中。非通論也。客曰。然則子何如
議論。余笑曰。月一而已。南北無黨。

書避客

茶畏客。舍城而山。客跡之山。舍山而舟。客跡之舟。嘗戲謂蓮公曰。能爲我出奇策。有避客處乎。是安身立命處。蓮公咲曰。有三策在。僑梵鉢提比丘。脚似牛甲。食飽則呵。以是二事。嘗護譏嫌。藏身天上。此避客一策也。迦旃延將欲撰集法藏。爲人間憤鬧。精思不專。遂隱地中七日。結集大法。此避客一策也。大目犍連稱神足第一。周行四天下。如屈伸臂頃。卽時得至。使目犍連負君而趨。此避客一策也。余咲曰。僕是人頭虫。安敢望此。蓮公曰。近聞江陰有玉川子。一日夜能走六百里。請以此法授君。此亦避客一策也。余咲曰。我嘗咲出岫雲多事。卽六百里。余將安之。無已。玉川子爲我授神行法。兩家僮。昇眉公坐藍輿內。往來天下名山大川。客何從跡我乎。是夜乙卯六月十二日。梧桐月甚涼。與蓮公大咲而寢。

書雲間詩集

雲間詩。俱散佚不傳。間有刻者。佑君張啟。少負風流老。耽吟咏。借栖賢宮。老於青衫。有孫得雋。先公而卒。君瑕。疎之璞。工山水篆隸。刻蘇長公外紀。強項不少下。詩骨亦如之。希周孟養。夫傲骨骯髒。野逸自適。嘗從袁峻陽。章鹿苑。西游秦晉。詩與書皆矯健。賓之宋懋。觀久客燕。邱其詩雋朗。文度趙左。詩画雅淡。明之宋懋。晉画贈于詩。幼君蔡懋。孝美髯多酒態。李常葉之。經歲荐。愚公許身孝廉。並終博士師。好稱詩。瞿彌陸。釋麟。聖清張積源。子野施紹莘。皆韵士。詩詞秀麗異常。用翻無豪貴習氣。享年不若季常希周。而俱傷伯道。人甚念之。

書服氣

有道人獨棲太清庵。夜坐橋上。尾而聽之。但云先天如何得死。未幾向井立化。不知何氏也。彭幼朔近寄服氣之法。可以還童。家語云。服氣則神明而壽。無水爲炁。先天也有米後氣。後天也。以先天換後天。則長生矣。

目下養生

卷之三

七

書參睡

余嘗謂棋能避世。睡能忘世。然棋類耨耕之沮溺。缺二不可。睡同御風之列子。獨往獨來。善哉希夷。深得其解矣。余又嘗參見在心不可得。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試勘將睡未睡時三者。心却在何處。若云在醒不應合眼。若云在夢不應開眼。若云非夢非醒不應一心半分爲醒半分爲夢。吾家希夷嘗自稱真睡先生。恨不以此問之。

目下養生

卷之三

七

書種竹

子猷稅地種竹。笑謂人曰。何可一日無此君。竹以虛中。通外。歲寒彌堅。故管人往往喜與把臂入林。余之愛竹。獨愛其子孫玉立。參差捧笏而拱青雲。龍翔鳳舞。直有干霄之氣。回視一切草萊花色。僅僅脂粉媚人。一遇風雨。闌珊狼藉。不復有特出草莽之志。今里中朱門子弟。皆此類也。吾願以竹望之。庶有長進。蓋花歲減。竹歲增。竹於世有實用而花以容事人故耳。

書掃地

宋萊子匡俗洒掃一市。第五倫夜宿必掃淨而去。明日有過者見之。曰。此必第五倫夜宿處也。郭有道亦然。古八且爾。况吾輩乎。端居一室。先掃地上塵。次掃口上塵。筆上塵。最上乃掃心上塵耳。余七八歲時。嘗見先祖怡松公年已踰耄。洒掃門外。小美中一日。當數巡。隣有負薪遺寸芥於地上。輒動色詈呵。其後負薪者往往避地徑以去。識者指先祖曰。此翁後必昌。予雖老而無聞。然所至必焚香掃地而坐。怡松公之家風。猶未敢泯也。

書荅菴菴

乙丑冬。余結一草堂。余山在戶。流水遶溪。東坡所謂處
云暮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中得少
佳趣。似我荅菴菴畫圖也。皆有佛弟子誦荅菴二字。念
若則遺菴。念菴則遺若。如是三年。忽然連續。遂爾頓悟。
余之名菴者。以此。嘗讀堯夫擊壤語云。布被暖衣。藜羹
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陸放翁作布被銘云。公孫弘
布被。司馬相如亦布被。布被可能也。使人不以爲詐。而
以爲誠。不可能也。此皆與荅菴菴主人相宜。并拈此。

書蘇子由語

蘇子由言。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
曰。子宜置一曆。晝日之所爲。夜必記之。但不記者。是不
言。不可作也。司馬溫公亦曰。吾無過人處。但平生所
爲。未嘗不可對人言者耳。

書酒上戶

新安有販木大賈，善飲酒，自詫天下無二。插標木筏上，云飲者能勝我，取一筏去。有京僧某聞而赴之，累一物引項背間曰：僧酒徒也，願就飲。賈出銀碗，約客三五升。許僧一吸而盡，既而咲曰：此物瑣碎，僕有酒瓢在解裹，乃大銅磬也。連飲三磬而別，賈如數許之。

青山居

余山居，有頑仙廬，有含譽堂，有過菴，此在南山之麓者也。有清微亭，此在山之中央者也。有點易亭，有水邊林下有磊砢軒，此在山之西隅者也。有喜菴，道經山之上下，必取道焉。此依山近听者也。山有松有杉，有梧，有栢，有樟，有梓，有椿，有柳，有桃，有李，有石楠，有修竹，其下有梅，有杏，有紫薇，有叢桂，有楓，葉大率皆有之。更多西府玉，蘭石，榴大柿，異種芙蓉，高柄大紅藕花。石刻有東坡風雨竹碑，米元章甘露一品石碑，黃山谷此君軒碑，朱晦翁耕雲釣月碑，墨跡有顏魯公巨川誥，倪雲林鴻雁泊舟圖，又良常草堂圖，黃雀山樵，阜齋圖，錢舜舉茄蕨圖，梁風子陳希夷圖，梅道人竹籬圖，趙松雪高逸圖，吾明文沈以及玄宰不暇記。山裝有漢鈞，金鳩首，檨葉笠，箬笠，楊鐵崖冠，木上座，松化石，陸放翁松皮研，赤虎兒研山書山友有田父，漢丈人，且且先生，阿誰公。方外有達老漢，雲栖老人，秋潭和尚，麻衣僧，蓮儒，慧解，錢道人時來作伴。荒山向無兔，今有兔矣。向無畫眉，今有畫眉矣。向無客，今有客矣。遠漸桃源，近漸子真。

東坡云。行年六十。世間滋味。已無有矣。此亦除見
有無益也。然哉。

書武林徐無夢琴

徐無夢有琴曰無座。每入林澗，輒一弄而去。所謂以無

形之神。合有道之器者也。眉道人希之曰：有奇男子，非
樵非釣，樂道鼓琴，以代長嘯。視而泛之，猿啼鶴叫，蟬而
醒之。魚淫馬笑，跨湖度霄，超越邁錄，藻練神明，翕集衆
妙，非時召者，不敢奉詔。

書廣琳疏

高郵乾明寺舊有毘盧閣齋堂，宋昭慶禪師所建。南渡
時，宿重兵，此中業已散爲劫灰冷風矣。今可考者，僅見
蔡少游二疏耳。寺僧懸文欲重興，廣閣臨歿，屬付廣琳
使成厥志。廣琳者，能詩又能書。昔秦少游絕愛政黃筆
書，問其筆法，政曰：書心畫也。作意則不佳。故喜求兒童
字以觀其純氣。惜少游未見琳公書。若見之，不知其點
頭當何如也。經云：造書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
曰佶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蓋書法初汎原
出於沙門氏。故唐有永有素，有高閑，皆好翰墨，作佛事
武種紙至萬本，蕉蔭筆至數石，冢甚，則字直五萬錢。琳
若此，何難一闢乎？琳公曰：某甲不能，但乞眉道人爲我
題疏。昔有出木于神僧井中者，今且出眉公研池中。幸
不惜片時風雷假我，眉道人笑題數語以歸之。

書西蜀鐵菴道人卷

萬曆時有二庵曰歇菴曰鐵菴其言語妙天下而灰形土智似絕不識字人歇菴爲會稽陶望齡鐵菴爲南充黃暉同己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浙酒肉精禪理其人金馬其心木雞吁皆亡矣六月峨嵋僧以鐵菴卷求題余題一偈云四周天下暖如春六月峨嵋雪尚屯若箇松爐聲一爆老冰堆裏鐵菴人乙卯夏日書於頑仙廬

書東嶽行宮疏

松郡郭門西有東嶽行宮前誌無考自宋元祐至正創修以及弘治郡侯劉公捐俸莊嚴之倭毀於嘉靖癸丑重建於隆慶丁卯正殿以主泰山等神兩廡以主閭羅天子垂吾十年鮮有掃除而丹雘之者及今不修後且傾圯於是黃冠某某入山中請疏於陳子陳子曰泰山封禪者七十有二家卽以秦皇漢武之威率千官萬騎柴祭告天或裂幕折柱或傷左右趾或橫遭暴風怒雨不得上而况白骨之子孫赤縣之肉人乎雖然泰山之靈異載在圖牒可得而考也山名岱神姓圓名常龍又姓玄名曰陸泰山將軍名唐臣總括東嶽宰上卿名某盈泰山君領郡神五千九百人治死生爲百鬼之帥世俗所奉鬼祠邪精之神而死者歸泰山受拷焉其山參雲霄百里三宮蓬立空洞之天周三千里山高則神必靈神靈則攝必遠故岱有三觀周觀者望見齊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吾松者會稽之所屬也松之不能逃秦則不能逃泰山君明矣經云東嶽之山以爲嶽者代謝之義陽秦用事除故生新萬物更

相代之道。故岱爲名。蓋於象爲名。妻玄愕。於時爲責。不修也。

書游黃山卷

天都峰真在雲氣中。其雲五彩異狀。今人見空山白雲。便足怡悅。此下方浮氣。僅賢于敗絮耳。自昔門開徑後。買易而登者。獨武林玄津師。忽值雲霽。領畧數日夜。振策而還。山之奇。在詩中。詩之奇。又在山中。玄津卽時呈似人人。亦不易解。非浴過快雪時。朱砂湯泉坐。破天都峰數尺厚。莽苔者。未易讀此詩也。韓子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免華山之哭。要之此際。非大笑則大哭。不然。寸雲起七聖皆迷。卽華山腰半尚未夢見。何從得絕頂痛哭處來。知此可以讀玄津黃山詩矣。

書米仲照小卷

米元章相石法曰秀曰縞曰瘦曰透今米仲照所藏靈壁更有出四法外者雖百方窮態十面取姿圖與記僅得彷彿耳仲照得此石終日摩挲相對體疲爲之起意惡爲之快度其有情之癡行且化爲石矣仲照聞而笑曰昔吾家元章袖中拳石恨太小寶晉齋百夫輦至一品石恨太大惟此石可几可案可置咫尺可隨千里光如鑑鏗如玉黜如石墨潤如山川出雲其羣峰如漏月割天其積霜如清冰霰雪其洞壑岩竇如有毒蛟怒蛟日石養其書卷之三

鬼恠出沒其中不省何緣落吾手昔者牛奇章李贊皇相業如水火而獨好石無異同蓋石公之羣而不黨此吾居輦轂下非獨友石友其德也陳子曰善遂題數語歸之

書二帛

帛道猷本姓馮山陰人居若耶山少以篇牘著稱性率素好丘壑一吟一咏有淙上之風陵峰採藥觸興爲詩云連峰數千里修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閑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按晉又有帛法橋是中山人少樂轉讀而稍乏聲每以不暢爲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月七夕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而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即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于是作三契經聲徹三里許遠近驚嗟人畜悉來觀聽爾後誦經五十萬言晝夜諷咏哀婉通神至年九十聲猶不變以晉穆帝永和中年卒于河北即石虎末世也道猷徧體皆緣有肉環往來臂上號肉釧菩薩二帛僧奇恠如此

書王季重游喚

名山大川。特地水二大中之一隅耳。其旋轉生滅。多賴風輪。風輪何在。則文人才子之筆是也。王季重筆悍而神清。磨礱而眼俊。其遊天台雁宕諸山。時儒時壯。時真時喜。時笑時啼。時驚時怖。時呵時罵。時挺險而鬼。時虛蹈而仙。其經游處。非特樵人不經。古人不歷。卽混沌以來。山靈數千年。未嘗遇此品題。知已大抵山川有眉目。借人而發。又無口。借人而言。若游者非文人才子。正如醉夢人。夢骨以爲丘陵。夢髮以爲草木。夢耳鼻以爲洞門。夢口以爲河。夢舌以爲沙。夢眼以爲日月。夢氣以爲雲霧。困極迷離。遊而不得出。噬語沸發。輒以一喚爲事。問其夢何狀。則欠呻呿張。莫能名其所以。俗兒見山迫嶽歸。歸則噴噴如故者。何以異此。更有強作解人。漫無可否。每輒言佳。此山水中鄉愿。王季重掘強猶昔。不謂此季重此記。原以喚舊游王謝諸君。豈喚此等輩哉。中

書渡海羅漢卷

昔山谷題渡海羅漢。謂此曹皆具神通。何至拖泥帶水。如此。余謂龍眠筆端三昧火。方欲煮乾四大海水。駢電鞭霆。移山排岳。何論風波。要是未入智者大師鉢中。故詭恠百出耳。此卷所在。如建塔廟。若設茶作供。或化爲白乳。或凝爲雪花。桃李芍藥。皆未可知。如不信者。眉山蘇氏有故事在。

書楊侍御刻蘇黃題跋

題跋文章家之短兵也。鉢底有狎龍韞鞋。脚下有劣虎。非筆具神通者。未易辨此。董道黃長膚以辨博勝。陸放翁洪覺範以韻致勝。皆不解書畫。惟批駁萬狀。而痛癢尚隔一層。惟蘇黃乃具天眼耳。余嘗見廬山寶卷書後。有李龍眠所畫山谷及蘇氏兄弟像。山谷骨面適立。故蟠言微動。皆有規檢。類其爲人。東坡故髯而喜氣搏。使智愚賢不肖皆可近。黃如秀鐵面。非法不言。蘇如灰袋道士。張口如箕。而五臟悉露。此神仙中之文人。非文人中之神仙也。蘇黃之妙。最妙于題跋。其次尺牘。其法詞題跋。鮮有合刻者。合之自侍御修齡楊公始。若更取蘇黃之詞而合行之。或焚小宗香。手書數行。或攝取。兩侍兒于紗籠間。緩十閱。使後世知元祐碑中有此風流黨人。亦足爲童蒙輩一洗眼也。故并識題跋。而請之。

書界茶別論

昔人咏梅花云。香中別有韵。清極不知寒。此惟界茶足當之。若閩中之清源武夷。吳之天池虎丘。武林之龍井。新安之松蘿。匡廬之雲霧。其名雖大噪。不能與界梅抗也。自古名山。留以待羈人遷客。而茶以資高士。蓋造物有深意。而周慶叔著爲別論。以行之天下。度銅山金穴中無此福。又恐仰屠門而大嚼者。未必領此味。則慶叔將無孤行乎哉。

高皇帝題吳興山鳥啼紅樹裏。人在翠微中。又勅顧渚。每

百本茶葉。卷之二十一。四書

歲貢茶三十二觔。則界于國初已受知。遇施于今而漸遠。漸傳。漸覺聲價轉重。既得聖人之清。又得聖人之時。第蒸採烹洗。悉與古法不同。而喃喃者。猶持陸鴻漸之經。蔡君謨之錄。而祖之以爲茶道。在是。當不令慶叔笑。慶叔隱居長興。所至載茶具。邀余于素鷗黃葉間。共相欣賞。而尤推茶熟于婦翁徐子與先生。不恨子與不見此論。恨鴻漸君謨不見慶叔耳。爲之覆茶三嘆。

書慧慶寺緣疏

吳門慧慶寺、創于延祐時、無瑕祖師、重興于正德時、琢雲長老、屈指四百載餘矣、澄公乞王百谷疏、逡巡一甲、未嘗向、募一椽一瓦、每云老僧高枕青山中、覺易、微裾朱門中、覺難、其孫明如云、若是佛弟子、將坐而視其弊可乎、先是兩殿相銜、建甌雨下、茹蒸濕、白蟻橫生、既餐經文、復蝕楹柱、勢不得撤、蠹而更新之、于是走雲間、乞言陳子、陳子笑謂之曰、域中有素王、爲仲尼氏、其經世之書、多見囓于碩鼠、此秦始王焚書之餘毒、化而爲鼠也、有法王、爲釋迦氏、其出世之書、又見囓于白蟻、以及其隨身宮殿、此三武滅佛之遺毒、化而爲白蟻也、掃蟻者、其在施捨檀那乎、不然、數百年慧慶、且將轉眼而折入于大槐之宮、忍乎哉、諸長者、不得作夢中放過、

月石集真書 卷二 偶書

一

書夢

東坡云、桃源未必仙人所居、天壤間如此洞者、甚衆、夏日偶抵佛藏、正與桃源相似、北魏有僧照、以昔秦年行至梁山、見飛流下有穴、孔入五六里、出穴外有微徑、東北上數里、得石渠、濶三步、水西流、清澈上下、藥草蔓延、委地青翠、渠北有瓦舍、三口、形甚古陋、庭前穀穗縱橫、鳥雀殘食、甚衆、東頭屋內有數架黃表、中間有鐵臼兩具、亦有釜器、並附遊塵、都無炊爨之迹、西頭室裏有一沙門端坐、儼然飛塵沒膝、茂林懸澗、非有人居、須臾遂

月石集真書 卷二 偶書

三

一僧、眉長丈餘、繫掛耳上、相見欣然、傾慰若舊、問今日何姓、爲主、答曰、是魏家、僧曰、我不知之、取穀穗擣作粥、又往林中、葉下取梨棗噉、又問誦何經、照云誦法華、僧叩頭曰、大好精進、今東屋架上如許經、吾竝自誦之、照合掌曰、唯敢聞命、誦之、聲氣朗徹、乃至通夜、照疲音、睡、僧曰、但睡、我自恒業耳、達旦、照尋路得還、結侶重來、莫測其處、高齊初有僧投鄴下寺中、夏坐與同房僧、名款、曲意得辭、遂曰、頗聞鼓山竹林寺乎、名曰聞之、款來虛傳、竟無至者、客曰、可從鼓山東西面而上、至期、與

好事者五六人依言東上度谷尋嶺忽見一翁把鋤斷地又見一僧舉錫逐僧並皆返歸唯名一人東北獨上翁曰放你上山乞蟲喫林亦深茂聞南嶺上有吟咏聲名曰非住者客耶曰是也排榛而出執手造寺忽見崇峰遙日修竹千雲重門洞開夜殿基列門外東西槽櫺錦以金鋪似有馬蹤而無繫者行至門首曰且住此通和尚去須臾便出引入至殿前禮拜至廊外和尚可年九十眉長鼻高狀如西僧傍有官吏三十人執文簿判斷舉手告曰行來疲頓可將至房去歡笑通宵屢求住

白雲集卷之三

三

却夢到此

書解索草

余所遇時人二曰吳孺子曰郭聖僕二君皆好奇癖山水。孺子所携多木瘿鳩杖。聖僕長齋二十餘年。以舊玉古研。秦漢篆隸碑。及葛震父詩自隨。震父家洞庭。孤吟獨賞。影不出山。聖僕乘小舸。犯風濤求之。留輒累月。靜嘿。叫嘯。樵牧呼駭。不識為何人。聖僕曰。吾每笑補生懷刺。不若井大春未嘗修刺候客。震父曰。然則汝何以過我。聖僕曰。吾甚憐汝詩耳。震父詩以陶韋王孟爲宗。如空中青。谷中響。無可擬議。惟孫真人之嘯。倪處士之

日石齋書

三

畫。庶足以當之。負時調者。非惟不能作。亦不能解也。卽更有解者。震父亦不復索。索一聖僕足矣。震父曰。吾詩爲聖僕初刻之。若上再刻之。吳閭正如避秦人。爲漁郎徧傳人間。不無小恨。陳子曰。君當怨桃花流出。不當怨漁郎。饒舌也。聖僕曰。善。子爲題數語以謝震父。

書改三字偈

林洪清淨齋銘。其言不雅馴。余爲刪定。作三字偈。榜之山房。亦有真率道人風味。老瓦盆間。呼田僮唱之。儘可供老夫一餉薄醉也。一間屋。六尺地。蒲作團。布作被。日可坐。夜可睡。燈一盞。香一炷。好人來。惡人避。髮不除。瑩不忌。不談禪。不說偈。不貪名。不圖利。清淨緣。解脫計。閑便入。忙便去。卽上乘。卽三昧。日復日。歲復歲。畢這生。任後裔。

日石齋書

三

書習氣

弁州公有文章九命其夭折中南北朝強半居多不勝
蘭摧玉折之痛然余讀梁書始興王暎為吳興太守常
載粟帛滿于境內遇貧者即以賑焉及徵將還有鍾離
人顧思遠挺身行部伍中暎見甚老問之對曰年一百
一十三歲凡七要有子十二或亡畧盡今惟小者年已
六十又無孫息家闕養乏是以行役暎召賜之養食兼
于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
與之言往事多異所傳擢為散騎侍郎年百二十卒又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普通中北侵攻穰城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不復能食
穀唯飲曾孫婦乳簡文帝賜以東帛荊州上鄉人有張
元始年一百十六歲精力過人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
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乃止山林樹木處處
履行少日而終又讀魏書魏人有羅結年一百七歲精
爽不衰太武以其忠恕詔聽歸老至延每有大事驛馬
詣問年一百二十卒高允歷魏三帝出入三省年九十
卒比時南朝諸未嘗無篤老人其半塗夭折大要少
年能文章者居半耳文人好勝好勝則難下又好奇好

奇則難夷又好名好名則難淡又好豪好豪則難約又
好客好客則難靜又好酒色好臧否則難忍難忍難入
道又難老此皆文人習氣為之祟也悠悠文家半是廢
務落頽仙定優才鬼予何言哉沮為不識字無名田
父足矣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書酒類

夏茂卿撰酒類。後引東方朔生畢卓劉伶諸人。以策酒。飲辦哉。無以應矣。余不食酒。即飲未能勝一蕉葉。然頗諳酒中風味。大約太醉近昏。太醒近散。非醉非醒。如嬰兒。胸中浩浩。如太空無纖雲。萬里無寸草。華胥無國。混沌無譜。夢覺半顛。不顛亦半。此真酒徒也。畢忘盜。未忘憂。劉忘埋。未忘鍾。俗人治生。道人學死。聖賢之教。生榮而死哀。是皆猶有生。死在耳。然則將何樂。天不云乎。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書書金湯

善趣

賞鑒家 精舍 淨几 名僧 風日晴美 山水間

名香 考證 天下無事 主人不矜莊

與奇石鼎彝相傍 睡起 病餘 茶笋橙橘時

瓶花 漫展緩收 拂晒 女杪書收貯

惡魔

黃梅天 指甲痕 胡亂題 屋漏水 收藏印多

油污手 惡喫緒 裁剪摺蹙晒穢地 燈下 酒後

鼠噉 臨摹污損 噴嚏 輕借 奪視

傍客催逼 蠹魚 硬索 巧賺 童僕林立 代枕

問價 無棟料銓次

莊嚴

帝皇璽 五色玉牌記 奇彩妝景 內庫秘藏

玳瑁琉璃紫金白玉文犀舊剔官窑軸 織成標題

古錦面 名賢題跋 金縷珠母石青梅檀匣

繡帶寶鑑 奇錦裝囊

落劫

入村漢手 水火厄 質錢 盜 剪作練裙襪材
獻門 不肖子 殉葬 強作解

書修梅道人墓

梅花道人即吳仲圭先生也。名鎮其墓在嘉善城中巽隅。直一掬土耳。墓前有斷碑。鐫梅和尚之塔。勝國末兵起。所至椎冢燔櫛。獨先生之墓。疑其爲僧塔。捨去。先生嘗與兄元璋師事毘陵柳天驥。得其性命之學。尤邃于易。故言機祥皆中。其死而獲脫于兵燹者。以此。先生節俠。交游氣誼豪天下。一時吳越之雋。楊廉夫顧阿英黃子久倪雲林張句曲。皆以翰墨抗衡。殘楮一出。人挾爲寶。今戕身掘土。市廛相匪。僅以一二長髮僧。雞栖其墓傍。水噴草枯。卽狐兔且無所置窟宅。先生剝膚可知矣。昔符戴嘗以牋叩襄陽樊澤曰。故處士孟浩然丘壠頽沒。公欲更築大墓。久之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人員公夙志矣。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村。寵其墓。至今襄人以爲美談。今欲封梅道人馬鬣。敢援此例。告之邦大夫。工竣之後。酌幽瀾泉以酌公。并種梅花一枝於墓上。招其魂而歸之。

書坐化庵十方禪院疏

生不知來。死不知去。堂堂丈夫。爲生死所轉。可憐哉。幸爲男子。復產中國。不度此生。何生可度。萬一眼光落地。四大分張。前路茫茫。仗誰依擬。何者。自無始以來。此心與境。曾不相離。如猢猻林。如魚緣水。試觀生時有夢。定知死後輪回。此理無疑。全憑心造。一切法師講經說法。但拈枝葉。未振根株。惟有達磨初祖。直提心地法門。暗擊旁敲。痛棒熱喝。絕見解。斷聖凡。如燎毛火。酸如嬰命刀鋒。但立峻立門庭。並無纖毫情見。如此人天眼目。往往拖走他方。或尋訪知音。或埋藏蹤跡。非有十方禪院。供養行脚。彼既不來。此復不遇。悠悠醉夢。喚醒何人。直至臘月三十日。宛轉几榻之間。頓足掉頭。求出生死太路。已無及矣。

卷之二 偶書

書二劉

劉無兢無似兄弟。丙丁程墨成。走銀鹿渡江。乞序陳子。余惟士居恒佔畢。揣摩百變。期以富主司而已。然才太高。膽太大。望太奢。則時跳而引於鉅燼之外。稍見擯罷。如渴龍無泉。怒虎飲鐵。跳擲震悼。鬱咽而無所洩。往往舞筆破觚而出之。悉浮氣所憑耳。文至程墨。如謁帝庭。左監右史。如從法駕。前驚後衛。此豈可以一毫草莽與之哉。蓋真精神寓焉。昔魏武徵劉曄。蔣濟。胡質等五人。濟質等每舍亭傳。未嘗不講禦賊料敵行軍進退。彼我虛實之數。劉曄獨卧而不言。濟問之。曄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知此而程墨之奇立見矣。劉無兢苦心此道。每奏一篇。與弟銜量而讀之。細爲品隲。自丙丁以來。諸作者之精神。無一足以遁君者。舍程墨而別求草莽之語。此蔣濟胡質亭傳中揣摩語。無兢兄弟臥而不聽。可也。

卷之二 偶書

書虎丘詩引

癸丑春王十月看梅玄墓。同櫟虎丘。讀諸君聯舟汎月之咏。使人眉舞肉飛。聲嘶氣奪。雋矣快矣。險矣奇矣。當其靜也。閉門古寺。甘冷澹于折脚索中。及其動也。艷舞清歌。逞豪華于點頭石下。天涯兄弟。偶墮有情之癡。莠施風流。不諫無遮之會。昔人云名士堵立。紅粧成輪。置筆投盃。殆欲仙去。其諸君子之謂乎。眉道人艷而傳之。載詩如左。

光

書天馬山修塔疏

天馬山塔現。一現于辛亥之四月。一現于九月。一現于乙卯之六月。九月。一現于丙子之七月。望日。或現三四塔。或現兩塔。或傍翼小塔。櫺斗欄楣。光明色相。種種映發于烟霄中。遠近道俗見者。幾千萬指。闐咽吁駭。以爲奇瑞。父老曰。此將來古塔重修之兆也。由天馬至張黃門墓。不二里。閣中有金山師。六時誦法華經不輟。余指曰。塔之現。得無爲是乎。冬。寶佛普願。十方國土有說法華經者。我之塔廟。爲聽是經。故現其前。今天馬塔已作證明矣。師云。老僧不敢當。但願端坐塔下。專誦法華。衆檀施捨。一切不問。塔成。乃下山耳。圓智寺有僧踴躍請曰。若是。某甲請助之。因乞疎。眉公居士問曰。塔有功德乎。居士曰。阿育王造塔八萬四千。今有十九塔在震旦國中。明州其一也。治故塔者。出自身天。其身鮮白。出珊瑚林。帶塔者。生意燥天。其身淨潔。猶如明鏡。去塔中草木者。生光音天。衆寶宮殿。光明晃煜。不可計量。以香花供塔者。生兜率天。諸毛孔有栴檀香具。三明六通。及八解脫。道莊嚴供養塔廟。壽一百五歲。道卓建塔三萬

護之。拾得龍毛長三尺許。修空慧寺塔。有金甕相對。條
檀臺山古塔。有窗窻熟甕三十餘所。臨黃塔。有水底蓮
花。彌滿三日。長千塔。有石匣中瓜髮。髮引旋卷如螺。雍
州塔。有夜雨寶扇天花。芭蕉櫻欄。皆蒲。魏州塔。有降金
銀花。小者如火精。大者如榆莢。靈鷲寺塔。有羣燕共銜
繡像。智門寺塔。有神龜黑蜂。木連理。甘露降。閉居寺塔。
有白雲如大蝶。色似青琉璃。翱翔而下。鳳泉寺塔。有基
石漸變盡成水晶。其他病者能起。學者能行。痘者能高。
醫者能視。鼻不聞香者得聞香氣。諸凡功德。載在佛藏。
中。具難爲諸君悉之。特以衆生心量狹。聞見窄。未能透
入。不可思議中。故疑信各半。施與慳亦各半耳。若不信
者。請展法華多寶塔品一熟讀之。更不信者。請更問天
馬山前後老稚。曾見辛亥乙卯丙子虛空塔現否。

書種竹

真誥載王觀香字衆愛周靈王第三女與子喬兄妹同入陸渾山得道受署爲紫清內傳祀領東官中候真夫人顯於晉世簡文以無子祈禱夫人與簡文書云案九合內志文曰竹者爲非機上精受氣玄軒之宿圓虛內鮮重陰含素植根敷實蔓延衆多公試種竹內齋北宇外使美人澣其下當天感機神大致繼嗣孕既保全君亦壽考簡文如其言果生二子即孝武帝會稽王遵子也自後人家無不種竹故曰庭有美竹主利似續又種竹書云人家庭內有樹爲泄氣惟竹苞茂聯給獨爲聚氣故能使人壽

書邵康節詩

前有一萬古。後有一萬世。中間一百年。作得幾多事。而
况人之生。幾人能百歲。如何不喜歡。將身自憔悴。此邵
堯夫詩也。其詩自寒山變而爲香山。香山變而爲康節。
康節變而爲宋之理學。與吾朝之唐伯虎。而幾無詩矣。
魏詩云。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魏武
云。來日苦短。去日苦多。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古詩云。人
生不滿百。長懷百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此意
古人已有之。但此是詩派。寒山邵康節是偈派。香山老
子出入詩偈間。故作狡獪耳。

書吳興太守吳白雲玉筍帖

玉筍伏吳興郡齋後。自元豐宣和到今。堅捍草莽中。凡
五百餘年。遇白雲守君。石始能言耳。昔虞愿爲晉平太
守。海邊才遇王石。帝隱雲霧中。清廉守乃得見。惟虞愿
見之。今玉筍亦具具眼者耶。守君清虛無事。退食日朝
石曰。我恨牛奇章聚石爲族。以甲乙品第君。南宮老子
以袍笏辱君。吾則否否。請獨以貧太守對石曰可。

書桃源圖

靖節桃源記或云寓言然漁人姓黃名道真似確有公據東坡云桃花源乃避秦人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葉石林問淵湘間人又云自晉宋來縣此上昇者六人三十里無雜禽惟二鳥往來桃花觀中每有貴客至輒先號鳴人率以爲占余笑曰當黃漁父入山此鳥可曾報否若止爲貴人先鳴桃源混沌鑿矣請以一丸泥封洞口不得通客一丸泥彈二鳥不得爲貴人作典客

三七

書三關士

孔和尚無名交州人也系出夫子後庵居無門農具縱橫人來持去者不責歸亦不問姓字人與之粟令自投盎中聞聲升斗聲則曰既捨又何數爲乞食者至命取盎中作炊盎盡則同坐而臥庵傍有餘地編樹桃李東瓜晝夜鋤灌次成熟以筐襍置道傍施行人食之樹數千頭不市一錢歲以爲例人有問道者答曰汝不能造何道之問乎有善知識聞之來與酬難卽舉典証義如河決下流罔不爲之摧鋒焉年七十爲石幢而自銘之

工訖卽涅槃于北圻之後

懶雲名照山西安樂人也視髮于樂安之新寺已而謂伏牛山臨火廩練魔居數歲凡禮誦之暇樵汲春灌罔不操作又能補衲綴履同堂人不論多寡皆給之入山採薪取直木爲匾枋或爲拄杖僧之往來者不論貧富亦皆給之手足胼胝日作日新忽告歸復居安樂之新寺坐一蒲團上或數日不起或數日不飯人餉之則食不飯之則不食如是者數年告于來曰吾以恭月恭日逝及期咸馳往視之端坐而瞑

千江名圓山東人也。依其師擇蒙山之椒結茨以居。三十年不卽城市。魯人有病母者。夢神女曰。得蒙山和尚誦楞嚴咒。病當愈。魯人造以請。圓不禮。魯人慙之。曰。且當罄其裝以修齋供。其師兄之。圓意忤。因入厨下作炊。遂入定于突前。師因亦定于室中。已而突火延出。燒廬。二人皆不知也。及暮。師不能堅定。訪圓于厨下。圓蓋在煨燼中矣。拂拭之。衲履皆灰。頂火微醺。而圓端坐如鉄石。候七日。師以木魚擊其耳。徐徐覺曰。吾御清涼世界。受無量福。師蓋爲魯孝子染矣。因他出。不知所終。右

三開士者。往聞之洞庭山陸伯相。其生也。無所戀。則其死也。自然無所縛。吾曹愛其身。又愛身外物。日積月累。仗入蚕繭。蝸殼中。四大欲離。未離之頃。求生不得。求死又不得。蓋皆含愛根。膠粘堅固于其間也。三開士者。其我導師乎。

書杖

余三十時。天台生有寄余杖者。卽萬年寺藤也。余答以詩云。落落枯藤杖。支予獨上臺。借他時點綴。不是老相催。打果驚黃鳥。疏泉破碧苔。莫教龍化去。幸幸自天台。已年踰知命。躋山攀嶺。若得一杖。如憑健兒。然絕無佳者。或寄叩竹。或徑山竹。皆靱而不瘦。練川婁子桑郵者。來索寄一以去。頃年吳江鳴臯子陶翁垂絕。留杖一。屬幼子贈余。長七尺。磊砢多節。蒼潤可愛。每欲作一銘刻之。而尚有待也。古銘云。惡乎危于忿。惡乎暴于嗜。惡乎相忘于富貴。又一銘云。輔人無荷扶人無倚。適見閩中王而玄杖銘。更出人意表。曰。人莫貴杖于鄉。而貴杖于朝。杖于鄉。無錯履也。杖于朝。不知止也。而玄名志遠。爲蜀方伯。其年方剛。而銘如此。度他日決非塵生耳者。故書以記之。

書三開士詩

癸丑余結夏太湖翠峰寺。郁伯承挈秋潭師破浪來訪。因游西洞庭。出三開士詩。讀石公山下。已甲寅。余聽經于郡西龍潭。有僧從衆中出見余。則雪竇明生也。因望入白石山談詩。凡數日。問覺明蓮生安在。一住小洲。一住小萍庵。日與生明往來甚數。而所居瓦鉢紙屏荻簾泥壁。貯米長頸瓢堆衲折足床。非精進定。則吉祥眠。暇則相與拈一詩。歌半偈。率意而出。稱性而止。其詩精微幽澹。清遠空明。如霜中月。月中水。水中山。非火食人。有得而領畧也。蓋衲子詩。擬宋山則俳。擬石屋則俗。除此二病。而唐音近矣。三開士者。皆游秋潭老人之門。故品格恬素。而詩法亦清絕。秋潭闕聲息影。枯如木雞。而賴有三高士。惠我好音。正如聽黃鸝聲。使人不能忘情。且以砭世之塵土俗情者。

書閩游草

吾友周公美。神骨道雅。望之如巖窟圖畫中人。未四十。初斷家務。有子孝且文。不遺世事。經懷公美。日與羣從讀書酒食。爲名山游客。歲游閩歸。訪予于泖上僧舍。出記與詩奏余。鬚髮之間。尚聚雲氣。第詩篇中。未見嗽荔枝。登武夷耳。余浮白罰之。公美倔強不肯服。曰。我見入閩者。均以此爲題。然非游以賈。則遊以舌。獨余則否。不借郵符。不乞騶騎。不仗地主酒錢。此游之清者也。手無錫足。無坎腰膈。無絙帛。賈勇先驅。置兩足于空外。置七尺于死法外。此游之任者也。猿不易枝。鳥不變聲。樵牧如故。識伴侶無異。同此游之和者也。游具此三德。而時以詩爲政。遊無定時。故詩無定體。余讀之。其色香味。雋于荔枝。而聲調警快。惟慢亭天上。無憂人間。可憐之曲。度幾次響焉。公美之得于閩者。儉而閩中江山。得公美者。奢矣。公美大笑。劇飲至夜分。霜凝燭跋。猶娓娓談。閩游不置。余目公美曰。寧惟游有三德。卽酒德亦稱是不。亂清也不辭任也。不爭和也。公美曰。人知我閩游。而不知我更有醉鄉游。汝何從得之。盍爲我識數語以告後。

之間淨者。

書宋高宗賜岳武穆手札

王文忠公查考高宗賜鄂王手札在十一年月似矣惜未詳按十一年春正月乙卯金人犯壽春府丁巳壽春陷已未劉錡自太平州率兵二萬援淮西乙丑劉錡至廬州還丙寅兀朮陷廬州乙巳命岳飛進兵江州二月金人爭和州張俊敗之是月復廬州皆一一與札中語合此十一年二月事也及八月甲戌罷飛矣九月癸卯王俊告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為變張俊收憲屬吏以聞矣十月戊寅下飛憲大理獄矣十一月己酉始定

白石雜錄

卷二十二

書

四

四

和議乙卯以何鑄充金國報謝進誓表割唐鄧二州界金矣十二月癸巳賜飛死矣轉眼不一年所謂卿忠勇志吞此賊其手墨尚未乾也嘻忍矣哉高宗翰墨志云頃自束髮即喜作字凡五十年間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捨筆研晚年隨意所適酒後頗有佳趣蓋自負如此其書雖工顧豈臥薪嘗膽必報父仇之仇者乎武穆家御筆數十篋書不能敵莫須有三字獄可恨也

書黃大癡二十幅畫冊

黃大癡過板畫冊二十幅，爲陳彥廉作。永嘉張公子貽之，構於沈季山。季山出示余，飛動幽淡，大異本色。季山論江陵者，情廷杖遣戍，江陵敗，起官至戎政少司馬。其人磊落雄快，酒後耳熱，常岸幘張拳浮大白，不斷斷奇禮。初招余飲，修四六，見投已，贈余詩云：門多長者頻投轄，氣奪凡夫不下樓。余不敢當也。季山歿無子，董玄宰出四百七十金，從其繼子購之，今藏于家。余得以時時飽玩。陳彥廉曾藏張旭春草帖，建春草堂，人多題咏。清鑒可知，大癡不惜拋撇墨寶如此。

書右軍詩

王右軍與謝萬書云：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殷榮，案諸子抱弱，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燕，雖不能興言高詠，街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耶？常憶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大志願盡于此也。此牘米襄陽以小行楷書之。蘭亭詩云：仰眺望天際，俯盤淥水濱。寥朗無崖觀，寓物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群類雖參差，適我無非新。他本皆刻適，我無非親，便無復餘味。見柳公權寫蘭亭帖，乃知新字異，誰謂一字無千金也。右軍又有逸詩云：爭先非我事，靜照在忘求。確然有道之言，置之楊許君落，固實無愧色。

書葛道人

宋孝廉慈澄作葛道人傳云葛道人崑山縣人也當
曆二十二年後西方凱旋東夷關白既死而征播之
未與海內晏安輔臣有慕神仙不死之術者思服食
青于是諷詞臣爲鑿山采金之說著之館課而不逞
徒遂以開鑛請輔臣從中決策于是命錦衣官校董其
事居無何而宵人言利者復以權稅請遂易官校以
瑄率人面肉視不能舞文因招亡賴與俱于是路河
某楚權某淮泗權陳增維楊權魯賢齊魯權馬堂所
分布四海歌行路難江南與越轄孫司禮司禮故掌
直尚衣習吳越情稍稱安靜歲辛丑大浸五關之稅
縮司禮抵吳會計不足議嚴嚴漏稅彌縫之會有索
黃建節者通吳人湯莘徐成等二十餘家乘覈稅之
妄議民間一杼月稅金三銀姑蘇達道凡六門水關
三二十八將分據之無貨不征又擬一段稅五分紗
二焉更擬羅綺非奉稅使纂緘不得貿飛語剋日開
市人洵洵相期于六月初三詎諸玄妙觀爲首六十
名曰團行明日不呼而集者萬人踪建節所枉名覈

橋建節方據胡床指揮左右阻維橋遏負販而萬姓
呼飛礮已碎其腦復擊殺徐成等數人還擁入市火
湯莘家卽前二十人欲據關門網市利者也先是鄉
丁給貨二十人奇貨壙稅使約事成百倍酬丁其
是亦焚如焉數萬人不持寸刃遇金帛悉投火中相
物者輒擠之火張空拳往來惟罪人是討四民寢食不
驚歡聲沸溢當是時事起倉卒姑蘇守暨長吳二令
問主者爲誰卒不可得蟻聚五日榜示萬端無一人
解散抵初八忽有壯夫袒肩播蕉扇突衆而出長揖
守朱前曰余爲葛成實倡是舉請戮成一人以伸國法
餘皆縱觀人乞悉置勿問太守驚愕起謝顧司理解
者久之遂以名聞之藩司及兩臺撫臺曹公方急欲得
罪人亟以成名上聞然當事起時道人尚居崑山里中
初七聞變始偕其兄入郡觀異事不覺爲義所激擬
以應上言之求非戎首也同事有王秋老人年八十矣
玄妙盟神之日秩亦與焉道士張景和識秩面而聞衆
團行但不知所盟何事及道人詣官自証衆猶屯聚二
令見秩年老因諭老人試代官慰衆秩欣然謂與人

府縣尊官諄諄如此。我等何憂而不散去。以貽賢明。慮乎衆遂瓦解星散。有司初嘉其功。故撫臺之疏不及。已而景和逢迎稅使。及承丁紳旨。遂密揭秩與放禎等首倡。秩坐死獄中。禎亦遣戍。蓋出景和之譏口。非其罪也。道人既自誣服。兵使者杖之瀕死。吳人感其義。無不流涕。咸謂禍且不測。應在不赦。競呼爲葛將軍。預擬其死而爲神。鏤葛將軍圖畫以賽之。吳中名士張幼于。率閭郡士民爲文生祭。旨甚激亢。詞多不載。復作書致丁紳及當事。已更爲蕪舁記。識丁頃之有盜踰垣。幼于獄

白石集

卷三十二

四書

未成。輒乘間溺河死。以自滅口。事載幼于傳中。道人羈獄十餘年。歷多官訊鞠。第謝曰。賢不忍姑蘇之遂爲戰場。而命監成危。上官坐困。故不難以死解之。語載三縣令愛書。蓋實錄也。道人事得白。既出獄。猶未娶。客有贈之愛妾者。道人笑而受之。以歸。同載不亂。還其父母家。父母義之。贈以二十金。道人以金娶。娶中田家女。與俱事兩兄甚友愛。兩兄每多求焉。力有不及。中夜涕泣而已。噫。非天下至柔。孰能爲天下之至剛乎。余識道人于眉公家。道人嚴事眉公。嘗爲執爨。適下見人熙熙。令人

起爭席之思。本史公曰。無不善書者。莫能圖。余于道人亦云。道人素稱將軍。眉公與余議曰。是人氣節開明。似有道者。非斬將奪旗之倫。因呼葛道人。本名成。而愛書稱賢者。從撫臺原疏也。或曰。名其爲賢。蓋多方之誤。隱寓曲全云。宋懋澄曰。當楚寺被逐。陳增投繯。上意猶未弛也。及衆討建節。始驚詫曰。三吳亦復騷動耶。嗣後遂不復遣。死不復補。其計于今。直贅麗耳。而礦採亦竟絕跡。一夫語難。萬里帖席。厥績丕矣。雖然。齋奉兵諫。顧法自戕。此余四讀卷卷于一死也。然道人卒以不死。明

白石集

卷三十二

四書

聖朝無冤獄。雖古從容就義。奚以加焉。余獨悲王秩爲衆拯死。爲國解紛。干戈禮樂。萃于一人。而卒斃徙。行教禍代肉食。爲蒼生請命。至不得與噬民之郭岩同死。屬下悲夫。幼于以言取禍。邦有道危言危行。尼宣殆欺余耶。余讀撫臺以下諸功令。知人心不死。猶在縉紳。天子萬年之頌。其在斯與。其在斯與。

書楊應龍殺人祭神報

播州土司楊應龍差婁國聶把總張提調三人原領各名苗兵各三百名假稱清理播界一面偵探內地動靜一面劫易人財其目把于本縣地名平潭河鑿一播字殺一人一猪祭碑又于本縣地名河坎石龍上鑿播州界三字又殺一人一猪一羊祭碑祭畢鳴鑼大呼各村俱要投播方許安插居住不然定將房屋燒毀人民盡殺不留昔宋襄用鄒子于社子魚曰六畜不相爲用而況于人乎得死爲幸其後一年而執又一年而死蓋自古殺人祭神未有不死者楊應龍刑人心無天道未幾就擒墟其土地亦殺人祭神之報也

白石先生集

卷三十三 偶書

五

書扈正偶庵草小叙

昔石曼卿隱于酒秘演惟儼隱于浮屠皆最相友善扈正自西蜀走吳顧獨與董玄宰章青蓮徐九玉眉道人爲詩友青蓮酒豪如曼卿縉素無揀擇而余畏客甚聞剝啄聲如避催租人及報扈正至趺然喜挽之語不聽歸嘗與蒼雪匡雲休夏山中打松子作漿余爲菰蔬蒸菌留連者九旬始去去則本如吳司馬供養秣陵山居吳公長者具擇法眼不徒以其詩之能起予而已舉家云齊已以曠蕩逸羣之氣骨王侯將相之推譽而能役于石霜老人會下此豈專用意于詩者扈公與蒼雪背誦唯識論及天台止觀竟夜不放參忍飢耐凍不以告人游戲而爲詩則新意芽甲異趣涓流春雲松煙蕩于胸臆筆墨之間每讀之如見峨嶠山五月賣雪翁不覺寒氣透骨至于宛轉奇煥則佛現鳥一聲梵羅彌空莫可得而義擬矣謂秘演惟儼齊已後無詩吾不信也頃寄安二簡逆我前行西川稍梗青蓮醉睨扈公曰子休矣蜀道登天矧今日乎而玄宰獨謂是不足難扈公也贈詩云清標燦薜華幽意同枯木五岳一枯筇三峽二

白石先生集

卷三十三 偶書

五

布屋筆帶錦江錦、蕤蕤玉山玉人言蜀道難奈此摩天
錫扈公刻詩成、扶之西歸、試爲我叩小瓦屋中辟支佛、
牛心山孫思邈果否尚在、余與青蓮作詩一通以寄之、

五三

書蒼雪詩稿叙

蒼雪上人自滇遊峨嵋、遇扈公裹包笠、偕來入吳、禪韻
吟咏、如天親無著、兩兄弟嘗結制余山中、余與之倡和
甚數、其詩類法酒、嚴勁有力、又類獅子絃一奏、百獸之
腦俱裂、至于威儀端重、是法師、非詩僧也、余嘗謂吳中
山水澹薄、不如鷄足山有迦葉古佛、公舍彼取此者何
故、昔有頭陀名羅岷、自天竺入滇、好作戲舞、則山石亦
舞而下、後人過其旁、唯恐石飛墜、驚趨而過、謂之催行
石、公之來也、將無石催而至者歟、蒼公云、滇神阜與區
自石無真舊、東三二、
久托荒微、落蒙段氏諸酋手中、雖天開文明、而文明不
及中土遠甚、中土之文人、卽如來文佛也、陳子曰、李洞
不念佛而念賈島佛、今日前賈島佛安在、公反而求之、
有餘詩矣、蒼公曰、余之詩、正如迦葉定中舞、自覺習氣
不除、子爲我叙之、此集行後、一味宴坐、了沒後生死大
事、若更作若、子閉我于羅刹洞中、若舍而之他、子更用
鐵以止我、

書伊尹臯陶

胥伊尹之于湯兮、七十說而乃信、臯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此二事甚僻、見馮衍顯志賦、伊尹五就湯、而此云七十說、舜漁于雷澤、而此云臯陶不知何所據也、

書郭子儀後身

金道悟禪師欲遊諸方、鄉人送者求頌、有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之句、至熊耳、果遇白雲禪師海公、先是人問海、何不擇法嗣、海亦作頌、有芝蘭兮發、獨出西秦之語、至夜、聞空中人言、來日接郭相公、黎明、海呼僧行、令持香花、接我關西弟子、寺乃唐郭子儀建、今渠自來住持也、既至、一言相契、徑付衣盂、寺前有剽而殺人者來告急、師呼衆擒之曰、即汝是賊、尋得其巢穴、賊衆請命、師與其要言而釋之、路不拾遺者數十年、人以此益信、師之前身汾陽王也、大定二十四年、白雲既沒、師開堂出世、拈香、鄭州之普照復駐錫于三鄉竹閣菴、時着白衣、跨牛橫笛、遊于洛川、人莫之測也、按小說所載蘇東坡爲五祖戒後身、王十朋爲閻闍梨後身、韋臯爲孔明後身、孔明化韋臯減了分數、東坡梅溪尚有成色、子儀一轉而爲道悟禪師、則點金成丹矣、

書相

高僧傳曰天子系召六祖竟不往曰吾貌不揚此人見之必輕法高峰前世爲悅禪師貌寔精修得帝王相衣布輒儻肌肉馮勤短小娶長婦生偉男子此皆以相爲重者也

書後漢書

後漢書中有志三十卷乃梁剡令劉昭所補非蔚宗筆人知補先生補史記不知劉昭之補漢書志也

書林雪畫卷

王修微寓西子湖，但與林天素作詩畫友。天素寫此卷，贈之有朋松介后之意。此如文與可第三女黃樓障，可佐修微畫具矣。秋仲舞棹，避于虎山橋，因題一絕贈之。以代援記云耳。不學夫人乘錦車，太湖橋畔卓節廬。清秋神鶴多豪健，飛鶴雖馴莫寄書。

書良嶽

宋徽宗四年宣和十二月，萬歲山成，更名曰良嶽。帝自爲良嶽記，以爲山在國之良位故也。山周十餘里，初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堰折牖，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石立于萬歲山下，以萬擔雲母埋之，日光照射，蒸如雲氣焉。其後南渡，汴京爲金人所據，理宗時，約蒙古併力攻金，兵至龍德宮，造砲石，悉取良嶽靈壁假山爲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嗚呼，天壤間物之成毀，無足恠者，獨成于道君，而毀于腥羶盜賊之手，良可痛恨。米元章以研山易蘇氏宅，名海岳庵，庵基雖不可考，而研山爲李後主所藏，刻圖于輟耕錄上，迄七百余年，猶不朽，以此視道君良嶽，幸不幸何如也。

書李德裕論實數有報

李德裕云余乙五歲自荆楚徙遼東周路方出城聞有隱者居于泥塗傳姓姜不知其所如也生謂方城長曰居守後三年南行萬里則知憾余者必曰天譴諸余者必自鬼謀雖抱至冤不以爲恨矣余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管岑山隱者謂余曰君明當在人君左右爲文翰之職然須直少主余聞之愕眙洒然變色隱者似悔失言避席求去余徐問曰何爲而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累世因緣是以言日不焦其書宋十二
之余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繼緒召入禁苑及爲中丞御史有閭中隱者叩門請見余因下榻與語曰時事久非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若亟請居外代公者受惠公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南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歲經八稔尋又仗鉞南燕秋暮有邑子于生引鄉郡道士而至纔升賓階未及命席謂余曰公當爲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三者皆與言協不差歲月自後十年居相歸西蜀而入代余執憲者俄亦竄逐唯再謫南服未嘗有前知之士爲余言之豈禍患不可

前告神道所秘莫能預聞乎李贊皇又云實報之事上哲不思報柔弱不能報報者皆中人耳如伯有灌夫強悍任氣之流是也德裕此言彼將仇視太牢之意漸化爲冷冰颯風蓋得三異人之力居多三異人不出于縉紳先生而出于遁世者乃知隱君子之有益于炙手貴人也

書廬山寶書

廬山寶書東坡寫黃庭內景經贈葆光道士者前有李龍眠白描五丁像後則畫二蘇像與葆光像各有短歌秀州項處虛太史捐一庄購得之余讀書項氏借觀月餘已歸崇于祝融矣惜哉聖史載葆光少隸冲虛觀道士籍宋徽宗宣和中召至凝神殿試以道術有七人從之條不見上問爲誰葆光曰臣居山常有劍術此七人者古松也上異之拜金壇郎而東坡但以道士呼之未必其幻異至此然博得東坡龍眠書畫亦是羅浮一老

樹精矣

書後漢書

後漢書中用字有不同而可疑處如光武紀寇盜鋒起注言賊鋒銳競起也而西羌傳論文言羣種蜂起則言如蜂之奉起與此字義異矣有謠字如光武紀初致青巾左按尉官又復致屯騎長水射聲三按尉官又復致函谷關都尉三致字皆當作置又有羨字如罷郡國都尉官衍國字又有闕字如行某官事當有事字而多云行某官少事字又有字義未足者如光武紀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生字宜作子字其義乃盡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讀者往往以意改之似非傳疑之義

雜書

酋耳、同永昌中、涪州多虎、有獸似虎而絕大、逐一虎、噬殺之、錄奏簡瑞應圖曰、酋耳也、不食生物、遇虎則殺、見虎死。

龍毛、雒縣寺塔爲龍所護、側有三池、莫測深淺、三龍居之、人莫敢臨視、貞觀十三年、三龍大闢、雷霆震擊、水火交飛、久之乃息、人皆拾得龍毛、長三尺許、黃亦可愛、毛一作鬚、見佛藏星字函。

紫金掠、玉响盃、國初、都督左丞何文輝、初賜幼名朱道兒、

白石樵真稿

太祖養爲義子、後復姓、娶夫人豐氏、常奉高皇后、密旨入內、朝見于御厨、帝后俱呼爲媳婦、呼其子環爲孫、留宮中十餘日、歸、出、欽賞圓寶四個、香人一個、墨玉五明馬一對、命與孫兒、承玩弄、太祖又命皇后將紫金掠、與媳婦帶回、面諭此物難得、朕常行山澗飲水、遇有毒蛇、并上漂花、將此掠攪過飲之、能解諸毒、如兒子何環都督出征、便與隨身帶着、又胎甲龍袍、亦與將去、環後隨蜀王之、奉太祖親筆詔付孫何環、世襲指揮使、掌管印信、又賜玉响盃一個、玉掠髮釵一副、至今。

收藏家傳爲寶

文君甕、卓王孫家甕、今在邛士楊生二龍之書齋後、其祖于卓居故址掘土得之、中實青蚨數斗、渙散無存、甕製渾雅而堅、身高三尺五寸、口圓曰尺八寸、腹濶九尺五寸、足濶四尺、下有漢篆、未詳、口面徑二尺、厚一寸五分、甕以時久、蔓草積苔、藤花布繞、古色蒼然、真博雅君子所不棄也、臨邛楊傳識。

白石樵真稿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二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三

外紀

紀西王母答問

漢元封七年七月七日王母降武帝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問云王九光之母敬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矣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劉微好道適來視之見微了似可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滯漏五臟不淳關胃彭字骨無津液脉浮反升肉多精少瞳子不夷三尸猿亂玄白失時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吾久在人間實爲臭濁然時復可遊望以寫細念庸主對坐愧他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帝見侍女下殿俄失所在須臾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上元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錄者也又按老君中經山海經集仙詩諸臯記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十號太虛九光龜臺金母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姓緱氏名婉矜一云姓楊名回蓬髮戴勝虎齒善嘯與東王公共理二氣治崑崙西北隅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隸焉

紀二帛僧

帛道猷山陰人居若耶山少以篇章著稱性率素而好丘壑一吟一咏有濠上之風凌峯採藥觸性爲詩云連峯數千壑修竹帶平津雲過遠山巒風至梗荒榛郭隱不見鷄鳴知有人間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市代下故有上皇民又按晉帛法橋是中山人少樂展讀而稍乏聲每以不暢爲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猶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卽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於是作三契經誓懺三

紀卓文君

文君亡奔相如。與馳歸成都。後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
妻。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云。皚如山中雪。皎如雲間月。
聞君有兩意。故來相訣絕。其一平生共城中。何嘗斗酒
會。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蹀躞御溝上。溝水東西流。
其二郭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兩樵相推與。無親爲誰
驕。其三妻妻重妻妻。嫁女亦不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
相離。其四長卿乃止。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似
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故誕風流。悅長卿之
而。故。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
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
疾死。文君爲之誄。

紀大小戴

儒林傳戴德。事漢宣帝。嘗爲信都太傅。戴聖爲九江太
守。德著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聖又刪德之書。爲四十
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宮者。小戴書也。

紀酒泉烈女

玄晏先生曰。父母之仇。不與同天地。共日月。蓋男子之所爲也。趙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其女麗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仇。會俱疫歿。壽更克豪。娥親於白日挺身奮刃。持壽頭。請獄守法。辭色不變。酒泉太守表旌烈女。顯其門閭。夫娥親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感讐黨之兇。言奮刃仇頭。人馬俱摧。塞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以來。未之有也。

紀貴嬪左芬

左貴嬪名芬。兄思。芬少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爲離思賦。後爲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稱。體流多患。常居薄室。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聽莫不稱美。及元皇楊氏崩。芬獻誄。咸寧三年。納悼后。芬于坐受詔作頌。帝女萬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詔芬爲誄。其文甚麗。帝重芬詞藻。方物異寶。必詔芬爲賦頌。屢獲恩賜焉。答兄詩及雜賦頌數十篇。行于世。

紀大山小山

何胤字子季。點弟。初胤二兄求點並栖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胤爲大山。點爲小山。胤仕齊。領臨海巴陵王師。拜表辭職。以會稽山多靈異。住若邪山雲門寺。胤嘗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鷄焉。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于秦望。後還都。卒於鍾山。其死日。胤在般若寺。見一僧授胤香奩并函書。云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子撰亦不仕。廬陵王辟爲主簿。

世說新語

卷之三

新

紀劉隱士

劉虬初爲當陽令。後爲南郡丞。頃之自免。始事拂水。將年三十二。論者比漢疎。郗焉。遂辟穀却粒。餌木衣麻。布衣草屨。茅室土帳。禮誦長齋。六時不缺。世諦典籍。不復修綜。基書小藝。一切屏絕。惟研精佛理。述善不受報。悟成佛義。當時莫能屈。註法華等經。講涅槃大小品等。內固已決。非復外物所動。建武初。徵爲國子博士。二年冬。疾甚。移在江州。白雲徘徊似入櫺戶。有異香氣。空中磬聲。因卒。年六十。弟子等若喪父而無服。道俗赴葬者數百餘人。餘論爲集二十四卷。梁大通三年。諸子稽於謚法。高人庾詵曰。道懷博聞曰文。何進之謚也。陳寔曰。文爲世範。行爲世則。乃謚曰文範先生。南郡太守任彥升曰。余與先生雖年世相接。而荆吳數千里。未嘗膝行下風。稟承緒論。豈直發憤當年。固亦恨深終古。然叔夜之敘黔婁。韓卓之慕巨仲。未必接光塵。承風彩。正復希向玄理。長想千載。然其人自高。假使橫經擁帚。日夜掃門。會不覩千仞之一咫。萬頃之涓澮。終於對面。萬古其能及門。故以此弭千載之恨。幽貞子虞孝敬曰。其子之

選仕梁太常與余善求其先人遺書次以爲傳云

紀徐則靈化

徐則海剡人陳時隱天台山絕穀養性惟資松水隆冬不服綿絮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謂之曰汝年出六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楊州知其名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六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言信而有徵遂詣楊州王請授道法辭以時日不便後夕死支體如生顏色無變帝遣人送還天台安葬是時自江都至于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其子弟仍令靜淨一室云若有客來宜居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已後樞至方知靈化王遣画工圖其狀貌令柳晉爲之贊

紀宋氏五女

宋廷芬有女五人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華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昭文尤高皆性素潔鄙薰澤靚粧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寒卿凡裔爲姻對貞元中若義節度使李抱真表其才德宗召入禁中試文章問經史大義帝咨美悉留宮中帝能詩每與侍臣廣和五人皆預又高其風操不以妾侍命之呼學士自貞元七年秘禁圖籍詔若華總領元和末卒後穆宗拜若昭尚官制其秩歷穆恭文三朝皆呼先生若憲文宗時以諂死倫荀早卒廷芬男獨愚不可教爲民終身

紀南北史

司馬溫公自謂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詠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詞竊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世舊事嘗以宋齊梁陳周隋天下系隔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他國畧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未成而歿延壽追終先志作南北史其書頗有條理時人見其年少位下不甚稱許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卒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嘉其容美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改藏副秘閣仍別錄以賜皇太子云

紀馮小憐

北齊後主緯時有穆后從婢曰馮小憐。以後愛慕專寵。李長吉詩有云。灣頭見小憐。請上琵琶弦。裙垂竹葉帶。鬢濕杏花烟之句。小憐固美矣。古者以妾爲妻且不可。況以婢作夫人。任其縱恣。不亡何待乎。穆后初本斛律后從婢也。母名輕霄。莫知氏族。小字黃花。後字舍利。入宮名邪利云。有幸於後主。宮內稱爲舍利大監。後主一時得而婢爲后。其亡徵亦微見於斯焉。

紀張愛賓書畫

張愛賓河東人。能文。工字學。隸書外。多喜作八分書。其家乃富有典刑。而落筆不愧作者。觀其爲論。以爲書非小道。本以助人倫。窮物理。神化不能以藏其秘。靈怪不能以通其形。則知盤礴胸次者。固已吞雲夢者八九矣。其流於筆端。自應過人。矧夫歷代奇觀。一一到眼。而手傳心授處。復有家學耶。嘗作法書要錄十卷。具載古人論書語。又以九等品第書學人物。自漢至唐。上下千百載間。其大筆名流。幾不逃轂中矣。更撰歷代名畫記。計卷自錄其右云。得此二書。則書畫之事畢矣。觀其繪本之善。果非虛語。又嘗以八分書錄前人詩什數章。至其做古出奇。亦非凡子可到。

紀顏氏世系

顏之推侍郎，嘗著勉學篇。繼而其子名思魯，以博學善屬文，官至較書東宮學。慙楚直內史，遊秦較秘閣，再傳至藥府長史，贈號州刺史，名勤。禮弘文館學士師古，相時，司經較定經史育德三傳，至侍讀曹王，屬贈華州刺史名昭甫，以至濠州刺史，贈秘書監元孫，暨通議大夫，贈國子祭酒太子少保名惟真，遂薦生魯國公名真卿，常山太守名果卿，與夫司丞春卿，淄川司馬曜卿，胤山令旭卿，徒爲司馬茂曾，杭州參軍缺疑金卿，男允南，自不卷其系。恭二子外記。

平尉喬卿，左清道兵曹，幼與荆南行軍允臧，其後復生彭州司馬威明昆季，佐父破土門，同時爲逆胡所害者八人，又其後魯國五世孫名翊，爲台州招討使，翌爲承新令，是皆奕葉重光，聯圭並笏，顏氏于斯爲盛，謂非家訓所自，不可也。

紀輞川

輞川，其處輞水，如車縛頭，因以得名。向爲宋之間別業，在藍田縣鹿苑寺，即王右丞輞川第也。右丞篤志，奉親妻死不再娶，潔居逾三十載，母夫人卒，表宅爲寺，今墓在寺之西北隅。

紀顏魯公得仙道

魯公官跡舉世洞悉其忠節素著文章詞翰特餘事耳頗得仙道自其伯命所通年十八九時卧疾有道士過其家自稱非山君出丹砂粟許救之頃刻即愈因謂之曰子有清簡之名已誌金臺可以度世上補仙官不日自沉于名宦之海若不能擺脫塵網去世之日可以開之形鍊神陰景然後得道復以丹一粒授之戒之曰抗節輔主勤修致身百年外吾期爾于伊洛之間矣別傳云真卿將繼解金帶以遺使者曰吾嘗修道以形全爲先吾死之後但割吾支節血爲吾吮血以給之則吾死無所恨矣繼者如其言既死復收瘞之賊平真卿遷上京啓殯視之棺朽敗而尸形儼然如生手足柔軟髭鬚青黑握拳不開爪透手背遠近驚異焉行及中路旅櫬漸輕後達葬所空棺而已別傳又云真卿將往蔡州其子曰吾與元載俱服上藥彼爲酒色所賊故不及吾此去蔡州必爲逆賊所害爾後可迎吾喪于華陰開棺視之必異于衆遂是開棺果觀其異邢和璞曰此謂仙者也雖藏于鐵石之中鍊形數滿自當劈裂飛去矣

其後十餘年顏氏之家自雍遷家僮往鄭州徵庄租及洛京此僕偶到同德寺見魯公衣長白衫張蓋在佛殿上坐此僕欲近前拜之公遂轉身去仰觀佛殿亦在君隨之終不令僕見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僕亦步之徑歸城東北隅荒萊園中有兩間破屋門上懸符魯公便揭箔而入僕遂隔箔子唱喏公曰何人僕對以名公曰入來僕既入拜輒擬哭公遽止之遂略問一二其任事了探懷中出金十兩付僕以救家費仍遣速去僕弗與人說俟家內缺即再來僕還雅道其事其家大驚貨其金乃真金也顏氏子便市鞍馬與向僕疾來省親復至前處但滿眼榛蕪一無所有時人皆稱顏魯公屍解得道焉

紀劉軻夢

唐侍御劉軻者韶石人也。幼之羅浮。九疑。讀黃老書。欲學輕舉之道。又於曹溪探釋氏關戒。遂被僧服。故釋名海納。非之筠川方山等寺。又居廬嶽東林寺。習南山鈔。及百法論。咸得宗旨焉。獨處一室。數夢一人衣短褐。曰我書生也。頃因遊學。逝於此室。以主寺僧不聞郡邑。乃瘞于牖下。而屍骸局促。死者從直。何以安也。若能遷葬。必有辭謝。乃訪于緇屬。果然。劉解所著之衣。覆其骸。其棺改定于虎溪之上。是夜夢書生來謝。將鷄子勸軻立食之。軻嚼一而吞其二。後乃精於儒學。而善屬文章。因策名第。歷任史館。欲書夢中之事。不可自爲傳記。吏部侍郎韓愈素知焉。曰待余暇。當爲一文贊之。愈左遷。其文不就也。

紀瓦官寺

瓦官寺者。紉自晉興寧中。地在金陵秦淮之陽。古所稱銅官。鹽官之類是也。寺故有三寶。一爲師子國所貢玉如來像。一爲顧長康所繪維摩詰天文。一爲戴顓所捐臂膊塑像。至宋孝武時。復以三十二金像益之。遂哀像爲四百八十之冠。此皆瓦官寺中物。未幾。所謂三尺玉如來者。宮中分製爲釵釧矣。惜無文筆。如龜蒙之記錦裙也者。

紀白樂天藏文集

樂天文集七帙合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別錄三本一置東都聖善寺鉢塔院律庫中一置廬山東林寺藏經中一置蘇州南禪院千佛堂內分入轉輪。欲使人天一齊擁護。此老自負不小雖然若使伯道有兒中郎多女不作此言悲夫

樂天自杭州刺史分司東都有題新居呈王尹兼簡府中三掾詩云。敝邑須重葺貧家乏美財。橋憑川守造樹倩府僚栽。朱板新猶濕紅英暖漸開。仍期更携酒倚檻看花來。乃知唐世風俗尚爲可喜。今人居間而郡守爲之造橋府僚爲之栽樹必遭訛議又肯形之篇咏哉

紀太白佚事

太白有書自敘其生平云。谿蜀中友人吳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禪服痛哭。炎月伏屍。猛火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于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尚在。雪泣持刃。躬身洗削。累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携持。無輟。身手遂巧。貨管其于鄂城。其與逸人東岩子隱于岷山。巢居數年。不跡城市。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其養高忘機如此。而史傳不爲書之。亦或未盡

紀蘇中郎妻詩

漢武帝太初四年。且鞮侯單于既立。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往遺單于。作詩留別。其妻答之曰。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列列寒蟬吟。唧唧枯枝枯。枝枝時飛揚。身軀忽遷移。不悲身軀移。當惜歲月馳。歲月無窮極。會合安可知。願爲雙黃鵠。悲鳴戲清池。乃知不獨蘇中郎能文章。卽其妻亦詞家也。

紀竺僧度妻君華詩

度姓王名唏字玄宗東莞人求同郡楊德慎女字君華未及成禮君華父母俱亡度母亦卒度親世代無常乃舍俗出家君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與度書謂髮膚不可毀傷宗祀不可頓廢今其顧世教遠志曜翹燦之姿於盛明之世遠安祖考之靈近慰人神之願并贈詩五首其一篇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故巨消芥子亦難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凋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綺可飾軀華冠可曜首安事自剪削耽空以害有不道妾區區但爲君恤後度答書亦報詩五首其一篇曰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故當竭芥子豈云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暖身談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罪福良難已寧云已恤他君華感悟亦深起信度于是專精佛法披味群經後不知所終觀此書非獨抗志堅勇而文亦藻蔚君華感悟剖情多有道緣真佛氏所謂無姻夫婦也

紀積公辨茶

陸鴻漸自傳有云。始其家俸獨育于竟陵大師積公之禪院。積公嗜茶。非漸見供侍不鄉口。羽出勞江湖四五載。積公絕于茶味。代宗召入內供奉。神宮人善茶者以餉積公。一啜而罷。上疑其詐。私訪羽召入。冀日賜積公齊。俾羽煎茗。喜動顏色。一舉而盡。使問之。公曰。此茶有若漸兒所爲也。於是歎公知茶。出羽見之。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四

辨

辨于寶

晉于寶字令升新蔡人也起家著作郎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爲司徒嘗撰集古今神祇異人物名搜神記楊萬里曰晉于寶一吏取禮部韻書下注晉有于寶以進曰乃于寶非于也楊大喜以爲一字師然余所藏宋板晉書文選俱作于寶于令升及搜神記周禮註亦俱作于無有稱于者胡承之以爲字蓋相因之訛而取于子書爲証按春秋有于棼後漢有于吉寶豈其後耶然漢亦有于定國焉知寶之不爲其也陸法言廣韻止引于棼而不及寶何法盛晉書稱寶撰晉記及搜神記而不及于子恐未可據

辨二氏

二氏專言果報不知吾儒亦自不爽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敬人者人恒敬之愛人者人恒愛之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凡人亦殺其凡皆所謂果報也人舍此而談二氏可矣

辨陶詩

陶淵明集歸田園居六詩其末種苗在東皇一篇乃江
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明言學陶徵君田居蓋陶之五
章云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八與理荒穢帶月荷鋤
歸故文通云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正擬其意也。今
陶集誤編入東坡據而和之又東方有一士詩十六句
復重載于擬古九篇中坡公遂亦兩和之皆隨意即
不復細考耳陶之有章云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
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佳友未
心中醉不在接孟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坡和
有客和我門繁馬庭前柳庭空鳥雀噪門閉客立久
人枕書卧夢我平生友忽聞剝啄聲驚散一盃酒倒
起謝客夢覺兩愧負二者金石含素如出一手何
錄所謂遂與比轍者哉

辨湘妃

郭璞云天帝之女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所謂江妃二女
也劉向列女傳帝堯之二女湘中記曰舜二妃死於湘
水神故曰湘妃劉向鄭康成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
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以湘君者水神湘
夫人乃二妃璞與逸俱失也按禮檀弓曰舜葬於蒼梧
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故康成注曰帝嚳四妃象后妃
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女焉
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帝王世紀云長妃
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
是也又按秦記云死而葬焉今王逸以爲溺死蓋非

辨春秋後無聖人

孔顏後不乏聖人。自宋儒截取訓詁六經者。皆得入廟廷。而餘則擯而列之道統之外。非公論也。如漢有李善。男子而生孔。潼唐徐無功。武后殺之。一宥之三。而神色不變。管幼安。十年木榻。范粲。三十六年不下車。杜五。三十年不出籬落外。此皆有聖人之品。而不願有聖人之名。程伊川靜坐如泥塑木雕。便解揚誇謂不去口。以當管幼安諸君。果誰難誰易耶。余嘗謂春秋後無聖人。蓋宋儒抹殺之耳。

辨曹操周文石崇回憲

曹操云。吾其爲周文乎。夫文王澤及枯骨。曹操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數十員。掘鑿天下塚墓幾徧。此一反也。石崇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像。歎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夫顏子屢空。原思猶介。石崇少時任化。無行簡。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此亦一反也。

辨風筆

高駢鎮蜀口。以南詔侵暴。築羅城四十里。朝廷疑其跋扈。一日題風筆寄意云。夜靜弦聲响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聲別調中。旬日報到。移鎮渚宮。此吳中兒戲。所謂鴟紙也。清明後。風力軟弱。復爲此矣。元微之詩云。四角吹風筆。又連昌宮詞云。風啄鳳筆碎珠玉。註云。風筆者。宮殿之簷鈴也。齊文宣帝洋時。太史奏云。今年當除舊布新。高洋乃誅諸元。以厭之。強壯皆斬東市。嬰兒投之空中。承之以稍。前後死者。

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尸漳水。剖魚多得瓜甲。都下之。欠不食魚。彭城王勰之孫曰韶者。幽地牢。其從弟頭兒。命與諸囚。自金鳳臺。乘紙鴟以飛。黃頭獨能飛至紫陌。乃墜。仍付御史獄。畢義雲餓殺之。此戲已見六朝。其後五代時。漢李業與隱帝爲紙鴟于宮中。第怨爲風鴟。引線長數丈。至卷盡而止。曰風鴟。一名鴟。一名紙鴟。此于駢詩意頗合。頃讀睡菴詩云。飽看鴟。去情如紙強與爭。將命抵絲。莫得風光。都使盡春風。在下場時讀之。有無限感慨。真可作警世歌。但不當以風筆爲題耳。

主人公辨

今禪和子挑七尺杖。卧七尺單。到處飽食熟睡。更不知輪迴因果。却問是如何。主人公便云。開口者便是。此之人真佛。所謂最可憐。問者又問他。既是開口者便是。主人公如此現成受用。則一切農夫牧豎。皆已成佛。又何故高僧老道。一味恭禪。便答云。農夫牧豎。皆已成佛。老道却會得。不會者尚不知。主人公如何作得主。會者既知。主人公自然作得主。此輩之人。真佛所謂最可憐。問者此何以故。只今開的答的。着衣吃飯的。若作得。人公是認賊爲子。認奴爲主也。假若開口者便是。則飲酒食肉者。亦是乎。爲淫爲盜爲殺者。亦是乎。爲貪爲嗔爲痴者。亦是乎。彼又答云。從正者爲主人公。從邪者爲非主人公。却問他。佛與祖師。又何故云。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也。蓋禪和子所謂主人公者。正是識神。千萬劫輪迴因果之根全在此。開眼時。此識神中。應酬閉眼時。紛紛作夢。四大紛張。游魂爲變。此識神隨風飄蕩。依草附木。投胎換舍。皆是物也。乃知前所謂開口者便是。正識神。此識神有時戒。有時定。有時慧。有時貪。有時嗔。有。

時。痴。有。時。喜。怒。哀。樂。有。時。酒。色。財。氣。有。時。為。聖。為。賢。為。仙。為。佛。有。時。為。鬼。為。神。為。禽。為。獸。不。過。開。口。的。改。頭。換。臉。推。出。色。做。出。來。也。今。禪。和。子。認。定。此。個。識。神。為。主。人。公。便。自。謂。已。了。大。事。已。斷。輪。迴。不。知。為。此。識。神。大。事。未。明。輪。迴。未。斷。何。者。據。禪。和。子。之。意。不。過。曰。身。如。屋。舍。心。如。主。人。身。如。果。核。心。如。果。仁。既。如。此。則。主。人。已。有。去。來。果。仁。定。有。生。死。既。有。生。死。則。明。掉。在。輪。迴。因。果。之。中。如。何。云。我。得。道。了。若。欲。得。道。須。要。認。得。因。果。真。自。然。認。得。生。死。切。記。得。生。死。切。自。然。識。神。作。祟。定。要。因。然。一。斷。斷。心。路。方。知。就。中。消。息。乃。知。向。時。能。喜。能。怒。能。樂。能。酒。能。色。能。財。能。氣。能。戒。定。慧。能。貪。嗔。痴。能。仙。佛。聖。賢。能。鬼。神。禽。獸。皆。心。路。邊。事。心。路。起。則。生。死。起。輪。迴。起。心。路。滅。則。生。死。滅。輪。迴。滅。要。知。心。路。麼。只。在。開。口。的。便。是。只。這。開。口。的。且。問。在。內。在。外。在。中。間。生。從。何。處。來。死。從。何。處。往。將。此。一。大。疑。團。終。日。終。夜。尋。思。勘。討。不。必。向。人。禮。問。不。必。向。深。山。枯。坐。不。必。向。公。案。上。追。求。不。必。向。鐘。鼓。焚。香。時。乞。取。不。必。向。五。臺。少。室。飽。參。不。必。向。教。乘。語。錄。上。抄。寫。不。必。向。靜。處。灰。心。掃。念。只。將。平。日。思。量。討。

較。卜。度。之。心。盡。行。撇。去。單。單。追。討。開。口。的。在。內。在。外。在。中。間。生。何。處。來。死。何。處。往。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如。在。萬。丈。深。坑。一。力。要。出。如。在。注。注。大。海。一。心。要。登。岸。如。此。挨。併。廝。對。自。然。到。摸。着。鼻。孔。處。摸。着。鼻。孔。處。則。喚。他。主。人。公。也。使。得。喚。他。識。神。也。使。得。喚。他。妄。想。也。使。得。喚。他。菩。提。也。使。得。此。何。以。故。未。悟。之。前。如。稚。子。看。戲。一。一。皆。真。既。悟。之。後。如。優。人。上。場。悲。歡。離。合。皆。自。己。生。不。妨。衍。弄。未。悟。之。前。如。猜。拳。射。覆。既。悟。之。後。方。知。拳。中。幾。枚。覆。底。何。物。不。用。問。人。不。用。請。正。所。謂。生。殺。在。手。張。弛。在。心。到。口。萬。真。真。稿。卷。之。二。四。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四終

白石樵真稿目次

尺牘

卷之一

與唐抑所太史

與王岡伯

與汪先生

與某君

復吳子野

東米子華

與陸公

與董玄宰先生

代與鄒南老

復王崑崙

與葛雲嶽

上王相公

白石樵真稿目次

復范光甫

復林貞伯

與顧冲庵公子

與趙方壺

復郭青螺先生

荅俞公元濟

與王閑仲

與莊五修

荅項楚東

與鄭孔肩

荅錢秀峯使君

復某君

與張衢所使君

與李本寧先生

復沈雨若

與袁使君石公

荅閔康侯

荅夏畦子

荅沈徵梅

上繩武翁

荅張雨若司馬

荅李本寧先生

與陳君

與伯闇賈公

荅馮大叅文所

荅朱先生

與康季修

荅閔康侯

與馮文所大叅

與莊赤雉比部

荅李少叅

與熊邑侯

與韓使君

上荆石王相公

上徐中丞乞救荒

荅沈仲容

與尤郡丞

荅韓使君

與韓鵬南使君

上聶使君

與朱公平涵

荅蔡晴符學憲

荅戴悟軒使君

與戴悟軒

荅費無學

又

與聶使君

復鄒丈

荅趙公子

與黃府幕

與熊際華父母

與陶君贊太史

復馬仲良使君

與王遜之

復閔康侯	與蕭象林使君
與朱平翁	與項孝廉
與蔡郡侯	與聶韓二使君
與錢懋毅	復烏程閔康侯
卷之二	
與張肅之司馬	與汪泉州
復鄒愚谷學憲	東項東鰲父母
與韓長洲	荅鄒公履
復馮友	東王季重使君
荅張太尊	荅長洲胡使君
與方公旦心	與屠赤水使君
又	與許郡侯
復方旦心公祖	與李本寧先生
復馮文所大叅	復顧涇陽先生
與張丈	與徐魯人使君
上方二府	與王復之
與張五鹿太守	與趙凡夫
荅沈繼山	荅熊公子

荅趙同知	荅錢受之太史
與許翁繩齋	又
荅包儀父	與包儀甫
荅吳司理	又
荅張高士	荅朱平涵先生
與耿使君	與吳懷野
與莊郡侯	荅吳司理
復錢公	復李觀瀾
復王而弘	與沈天生
荅蕭象林	復王公
荅徐景文	復周伯孔
與劉丈	荅沈幼安
與趙當世	復陳州尊
與顧冲庵先生	與吳先生
荅印泉施君	與王遂東使君
與翁敏宸	與翁丈
與胡大叅	復沈純父
與張郡侯	復李公開藻

答劉公	答揚州郭公
謝陸文定公	與莊禹門
復嚴天池	答王而弘使君
與許郡侯	復周丈
與王季重使君	答翁生
與李貫之	答王而弘使君
與蔡郡侯	復馮文所大叅
與許仰亭	答趙彥中
答崔鹽臺	答韓求仲太史
答費無學	與包心絃
謝送英石	與王青谿
與蕭公觀復	與錢公機山
答熊使君	
卷之三	
與錢抑之太史	復李九疑
復米公仲照	謝友人惠芥
答錢抑之太史	答許無錫
答馮文所大叅	復陶太守救荒

與章使君骨齋	答楊鹽院
答鄒愚谷學憲	答嘉定胡中尊
答楊學臺	復張公
答杜日章	與友
答鍾公	與白公
答毛孺初漕臺	答杜燮武總戎
與方旦心公祖	答全公
答王奇陽	與朱直指
答錢公仲舉	與郁季雅
與岳公季有	答孫子長學憲
與岳季有大叅	答沈雲升侍御
與包心絃丈	答某公
與某公	與某公
答薛巡漕	答嘉善康中尊
答杜總戎燮武	答朱平涵相公
答杜君遷觀察	又答杜燮武
答潘朗士	與韓鵬南父母
答李本寧先生	答秦藩伯聞君侯

與王公而弘

荅定海顧中公

與東里

上楊淇園侍御

荅楊鹽臺

與王東里給諫

荅楊文弱計部

荅某公

荅袁崇明

○ 〇

與龍象林戶部

天

答詹公

谷吳道尊

荅吳學道茲勉

吳王季重使君

答沈雨若

與福建南中丞

荅熊經略

與孫三府

與朱平江

荅汪比部

復卓令君

答湖州朱相公

荅鎮江莊五修先生

與楊淇園侍御

荅游勿齋

與顧所建

尺廣

與韓鵬南使君

卷之四

荅河南彭君宣

與顧繩所

荅如臯李大生

與李廣霄

荅李茂舉

荅丹陽姜長源

荅馮公

荅孫公	荅徐玄侯
荅畢白陽公祖	荅劉碧山代巡
荅蔡義徵	荅浙江撫臺張華東
荅金公	荅陳五鉉觀察
荅王公	荅徐公玄庵
荅郭章發父母	與青浦鄭公
荅王修微	荅南京張可大
荅東里	荅丁宗伯
荅謝象三使君	荅劉公方瀛
與王公還澁	荅青浦鄭公
荅鄭公澹石	荅李思然分司
荅李大生	與張嶽衡侍御
荅王道觀使君	荅畢白陽司空
荅沈雲升侍御	荅湖州沈公
荅張石霖公祖	荅張上馬毅仲
荅鎮江賀太尊	荅錢兵尊
荅錢二府	荅錢君復
荅范公	荅冒宗起進士

荅方旦心公祖	荅吳觀察
荅方太尊修郡志	荅何无咎先生
寄張公	荅馮君爾赤
荅馮君次牧	荅王貞美
荅江中立	荅米友石
荅馮次牧先生	荅秦虞卿
荅紹興太守許方谷	
附啓	
上王荊石相公啓	荅周撫臺啓
荅耿邑侯啓	荅沈思孝司馬啓
荅沈蛟門相公啓	代
目次畢	

白石熊真稿卷之一

尺牘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章台與吉甫訂定

與唐抑所太史

故鄉早潦如循環然往歲禾頭短于鳬頸今年田壤斥如龜文東郭半頃不復如曩時以足下且有東方之饑而僕安得索侏儒之飽也老父明年七十矣欲徵兄之文爲壽弟涼德無他長顧我翁之婆娑鄉社晚年所甘舍肉而藿是人所難今人浮慕足下之清華而咲吾黨白石其藉一尺牘之清操請兄一言婦之足下文高獲選弟不心空及第乎足下歌朱鴈弟不盟白鷗乎足下擁天祿著書弟不據虎皮談易乎足下侍玉皇案弟不禮繡佛齋乎足下披五色宮錦弟不掛四時義衲乎足下高車弟不高枕乎足下千鍾五鼎春秋饋享弟不有鷄豚之逮親存乎與兄比權量力較雌對雄此足以壽我翁矣兄讀之得無擊桌噴飯咲我爲不知漢大也

與王岡伯

別後不意雙履留滯吳江間至今寺中琉璃光耿耿在

目秋來早鬼相虐泖河如盎甕之口田禾半焦活者皆鬚髮頭陀髮鬚耳王先生高卧不干人仰餐明霞苦食翠栢若弟侏儒不能索飽奈何高什三篇清風穆如乃屏使者匍匐潤轍上來卿感夙誼昔歲寒霜色也長公嘻嘻顧自鷗鳥次公婆娑宛爾堯率何時得嘯歌傾我家釀望之

與汪先生

客歲奴子長干還反承厚幣此古人束錦薦縞之義乎弟稻衣穀升潤飲木食不復與海內賢豪長者游近者授經弁州北面臯北非其好也乃門下何所剽僕若以蒹蘆有陳生者卽蒲團灰坐不覺爲知己腸熱吾丈才情氣誼無可一世世無識英雄人遂使落落如故翠閣紅綃金題玉躑故是借此以降壯心耳友人諸德祖自嘆遊南都不識汪先生如泗州不見大聖清秘閣中故不可無此君耳

與某君

邇來岩穴風腥交游遠大如投兔飛鳥楚楚可憐不肖授經瑯琊以一丸泥自封不敢輒聞姓名于通人長者

不謂從太原間，綴接班行，宛若生平，洞見底裏。至于掃
帚碎釋，凝滯如秋空雲，如春沼水，異日大疑大事，直解
衣帶結耳。諸生得師其福小，在社稷得人其福大。幸愛
嘖咲，嗇精氣，以副野人之望。束縞定交，明鏡照膽，捧函
循札，高誼敢忘。二扇謹奉命書上，真米襄陽所謂慚惶
殺人也。

復吳子野

不肖授經弇州者三年，非壁觀老僧，則廟見新婦。見客
日少，閉門日多，至吳興諸賢豪，則又井底望北斗矣。此

自不肖授經弇州者三年

尺牘

中知有子野先生，卽如讀吳世家，便知有季子。今孝若
修禊之約，不肖以爲刻畫古人，未敢卽赴。然以此不獲
與君子相周旋，大是欠事。客歲讀肩頭詩，味雋情永，不
勝纏綿之感。每欲廣和來美，往往困瘡而止。然村謳田
鼓，終當以本色勸酬，俟見時當面奏耳。

柬米子華

前以一束生芻拜太夫人，四顧蕭然，苔花綉壁，落葉滿
門。人爲醋鼻，顧弟且爲足下頓足相敬。古所謂蓬蒿三
徑，居然名士風者，正爲足下發耳。足下詩本性情，絕不

作當今塗神畫鬼面目，乃就李不知有米先生何也。且
無論足下卽秋潭一沙彌，彥平方叔兩縫掖，俱寂寂如
木鐘石鼓，大雅凋傷，烟霞冷落，一至于此。僕爲老親浮
沉人間，既似在縲之鷹，復如圍穴之鼠。思得清涼間散
如兄者，相與以一鉢米，一盃茗，破之亦了。不可得，況海
氛雜沓，吾輩泄泄與蜉蝣燕雀爭尺寸之安，何以堪之。

與陸公

不肖髮覆額，卽知有陸先生，今四十矣，猶未得一望清
塵，蓋碌碌匹夫之節，半爲白雲所蔽。視一切游大人者，

自不肖髮覆額卽知有陸先生

尺牘

尺牘

落落如飛鳥，投兔心竊羞之。遂至心踪曠若河漢，老氏
有云：至治之世，其民鷄犬相聞，不相往來，得無類是乎。
雖然，長者堅飲水之操，而韜其清負，恢升之才，而飲其
饒，至于咏歌翰墨，種種不減古人，而舉世罕有知者，曾
與玄宰談公所贈陸伯達詩，一字一珠，因相與論公如
蛾眉出宮作米鹽新婦，真可嘆息。差有西湖作供，猶堪
與香山子瞻稱異代同調。堤上紅雨撲面，未敢遂以苴
經唐突花神，頌言之私，秋以爲期。

與董玄宰先生

今歲館于包項二家。其子弟相師。杜門謝客。墨漸高之日。讀未見之書。不惟資輔聰益。兼可洗汰悔尤。知兄聞之。爲一開眉睫也。研北志。言子昂在長安。書畫借觀。几重複不能了。往往積鼻濡墨。宛然爲兄先立小像耳。前見画册。斷然必傳。傳必價壓勝國之士。無論文沈都祝也。年來勝心小耗。欲畢婚嫁。結瓢邠峯之間。獨不能忘情兄之手蹟。望以休沐之暇。爲擘練染藕。一寄野人。則草衣土壁。樂死足矣。張清臣貧徹骨。再遊燕山。人情不甚遠。豈僕僕車轍者。要爲貧所驅。兄清甚。又半掃于墨。工惟三寸舌振之而已。

代與鄒南老

客歲發二大願。一願入洛壽座師沈先生。一願入豫章謁南翁鄒先生。洛歸以後。車疲馬煩。目病旋發。炙火閉關。奉醫戒者四十九日。而山中久廢之人。自護其短。不能命千里駕。信乎至人之難遇也。先生出處。非特關天下安危。實係士風邪正。如星拱北。車指南。而潛龍不見。威鳳不下。然則國是何由而折衷乎。愚嘗有云。衆好必察。此豪杰精明事。衆惡必察。此聖賢忠厚事。毀譽失真。

則章奏失體。故平天下專于重好惡。而慎于言語。獨貴之君子。若匹夫匹婦。好莠自口。何益于人品之是非。國家之禍福哉。當今擔當世教。主持公論。全仗明公。以此不能不倦倦于聖賢豪傑耳。

復王崑崙

久不見慈道人。忽得近耗。知往返水陸萬二千里。杏花雪後。長嘯太山。夜半觀日出。五月入清涼臺。采金蓮花。北走塞上。上李藥師舞劍臺。出薊門。絕大壑。歸而渡海。赴領司。空上元燈火。又扶杖六橋桃花雨中矣。兄論先生詩歌。卽三札娓娓千言。又爲楊將軍道地。老而意氣勃勃。墨瀋淋漓。以此卜長者百歲。未可量。玄宰書畫。故是趙魏公前身。其書皆墨蹟中得來。非若今人僅摹石榻餘滓也。至繪業以勝國進宋唐如沙彌爲律師。散聖入莊嚴地。正堪與古人爭衡矣。往于夢中得兩句詩。寄益卿先生者。有白猿親授山中劍。青鳥時傳海上書之語。今却爲一片海相隔。且息影鴛湖。僕僕作村學究。乘桴之約。未審何年青蓮。綱北曲久負此債。稍暇當乞東籬微沫。以佐酒卮。主人堅客戒。卽先生至。不能傾倒。蓋

書來之日正開關初日也。四月月圓時可以解嚴。先生幸一報當買釣魚船。初從于新盧離燕之間耳。

與葛雲微

先生今之葛仙翁也。遐矚高軌。不能捧劍歌以從。夢想松桂與白雲俱渺矣。每聞先生之門。鄉邦後進。執經問奇。郡邑大夫。干旌請益。此去古人白駒青牛何遠。弟則支離山澤。無一狀可載。逸民傳中未老得病。無罪得謗。東坡先生已言之。僕何品哉。敢與耆舊並席。乃辱賜之瑤篇。羅薛頓明。猿鶴欲和。不自知其感之無從也。生平白石其真。卷一 尺牘

上王相公

家貧不能養親。勢必藉館穀。然無事而食人之食。不無少慙。故欲開家塾。聚里中三四生徒。爲餬口計。舉業之暇。以禮義廉恥互相提撕。庶幾少存人道之一二。不肖生平恒心恒產盡在此。舉動宛然村學究面目。老相公想噴飯滿案也。

復范光甫

不肖饑渴光甫先生久矣。教授構李。竊于文章政事外。習知先生孝友忠信。不言而躬行。則又古人中吉德君子也。自揣引分。不敢造問長者。乃辱損札。重以不朽見役。得無謂田夫岩叟占歲驗候。有謀野則獲者與。則門下好奇之過也。敢布數言。幸賜郢削。不肖爲老親在侍。未能遁影林薄。偶爾行歌入山。卽黃犢白犬返而却走。乃光甫昉昉望僕以塵世之事。僕雖不能爲東海蹈獨。不懼北山移乎。且今之朝野槩可見矣。負隅孰與墮甕。運甕孰與棄瓢。揣分度涯。惟有三家村學究。差有安穩本色耳。題詩過獎。一字一珠。擬欲廣和來美。而嬰瘡半。年支離萬狀。每負詩人伐木嚶鳴之誼。心實愧之。此不惟精神銷亡。抑亦所謂侏儒一節之驗也。

復徐貞伯

門下同文同軌。而兼總異人異書。撰續國史。傳之來茲。此蘭臺石室之彥。頭白汗青所不敢望也。披讀書函目錄。條整輯辨。而考志尤詳。江淹有云。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蓋紀則以年包事。傳則以事繫人。紀傳可以分授名。

手志則必由自作。故范曄陳壽能爲紀傳而不能爲表志。今門下老於典故。而又擅劉鄭七略二十畧之長。其貫串首尾。豈特如宗譜家書而已哉。適病瘡未能詳述。俟賤體小康。當陸續以效他山土壤之助。決不敢苟且唐塞明問也。明年欲讀書西湖而無都養。倘遂所願。上半了湖山事。下半了翁史事。亦一奇耳。

與顧冲菴公子

咯血甫平。從醉李館中歸。奉手教。向來筆硯。久作虞芮間田矣。重以使者渡海來。不得不忍痛以完尊命。顧諸掩袖之語也。承訂會期。顧匏繫下里。不能以直經從嘯歌之後。延津有緣。當從容一拭芙蓉之末鏐也。

與趙方壺

谷棲澗飲老矣。每結睇趙先生。如客星臺外。有方于隱居。何時與翁散髮濯足。向古木清瀨間。上談黃農。下叙釣弋。今且與龜婢坐塵上。閒適之趣。百無一二。何敢以筆墨腥穢釣臺。雖然。當不令桐絲寂寂也。年來弟復舊病。不謂亦瘡君子。多病道心生。當在今日。古之至人。常以生死爲遊戲。猛火熾然。爪髮如故。吾輩未老得病。未

病得衰。精神流謝。可爲感嘆。踏蘆應在何日。賓馬寫空。頻花繡潯。不勝伊人之懷。拙作博咲。當絕倒松下也。

復郭青礫先生

某少而讀先生之制義。長而編纂先生之論。晚而購市先生之集。然特函鼎之寸燭。吉光之片羽耳。今捧讀賜刻。始收大全。孔氏四科。子桓三立。明公之能事畢矣。其往從弇州遊。每謂不肖曰。吾始以雪中峨眉推李。以大海紫瀾自喻。今泛濫宋景濂集。而後服其學之大也。若使今日得縱觀先生諸書。則景濂一瓣香。又將爲郭令。自不才手。第一。公焚却蓋景濂用修弇州鼎足二百年。而先生則又力能扛鼎者也。命世代與詎不信乎。然恨山澤老癯。不能出疆而叩先生。但于草屋土剏之間。日抽一編。飲之食之。夢之寐之。雖十五城不與易九萬里不復上矣。而先生乃以綺語爲多。愚尙恨其少耳。或謂老氏守中。毘耶柱口。此篤老養生之事。不肖應之曰。儒者不僣而能冲舉。寸心千古是也。不佛而能神通。光燄萬丈是也。先生心聚三花。筆端雨數斛舍利。即身後不朽。已証目前。不肖謹望風百拜。執侯芭弟子之禮。秘笈方恨其龐臚亂。

行何煩齒及舊作數篇請正

答俞公元濟

適承傳王老先生之舉聞之肉動汗流以朝廷之大典
及最無行之人貽北山之謗促蟪蛄之年天人共怒
神鬼交責耻莫大焉禍莫甚焉伏祈老親家愛人以德
速爲婉詞莊語以寤之真生我成我等矣弟即日且移
舟吳門山中看梅光福不敢覩顏無恥以溷賓筵非特
今日卽幸而不死且老亦猶今日之洗耳相避而已歸
時容謝王老先生今日則吾輩不當輕舉妄步也易曰

夙夜匪懈

死咎无舉此今日衰世頂門藥願老親家深味此言苦
切苦切言不由中思神殛之

與王閑仲

今日午後屈兄過七夕因思牛女之會當新秋晚涼故
不熱女之處無小星故不爭亦不妒一年一渡故不老
容把杯共笑也

與莊五修

二十年不入京口此行有二快事一得米南宮自寫像
一得五修先生先生微言嚆勳皆有德矩弟之師非弟

之友也前後兩度夢中飲松葉酒覺而忘之不省何語
大都坐先生塵尾旁耳家山多客多文通屢易相留不
復小有勝情天賜閒而不得真閒吾輩求清而不得清
何日追隨先生稽顙鶴林招隱間飽吟細嚼瘦行硬坐
作箇無事道人也

答項楚東

初堅客戒如棘籬護笋咫尺相隔頃者柳花如霰鴛鴦
倦飛小閣寒帷殘燼尙燼此時恨不與吾丈共之二詩
小兒塗鴉不堪一笑差有米家雲山少能懺垢耳

尺書

與鄭孔肩

兩度入西湖爲客所跡約畧翠微間如展四冊一餉烟
雲耳十年來願見孔肩先生不得僅于著書墨竹中稱
莫逆交頃讀測莊諸篇卽孺子地上言不啻也太公隱
丈人門下描寫不減子長而虞公傳之不朽矣僕稻服
穀冠之鄙人焉能爲役念名父名子不忍辭亦不敢辭
草草付子墨比于鄉老聞史而已

答錢秀峯使君

前至湖上玄宰謂關門紫氣不遠一見錢使君僕謂君

子愛人不宜涸。垢伯夷蓋門下在官。矜然正與鄉評合。僕得之賢者。剽論非佞也。何曾游小輞川。恨不援裴秀才。故事。嘯咏其中。聞命得近。體四章不足。黼黻泉石。徒亦壁耳。貫之奇士。寓顧園。鑿土窟而居。五十餘日。意雖沉嘿。胸中滾滾。若河漢也。振之者是在明公。僕何能短長。得命惶悚。

復某君

門下爲青山公一片石。犯風濤。踐霜露。以往返于婁江長。渚間。卽不得面見賢者。然此中負慚。爲眠食不安者三日。比來尊體。想已霍然矣。自揣三寸管。匍匐丈夫。七尺軀。僕何人也。而能勝此。謹呵寒。撰復。編紵定交。度在白嶽下矣。

與張衡所使君

臺下潔已愛民。折節下士。每擬從諸兄。後望見神君。頃辱明公特擁車騎。賜兼金。父老傳呼巷中。子弟詫驚。格外施恩。至此。苟非負義男子。有不捐頂踵圖報者。非夫也。卽欲進謝。繁執恐禮涉報施。分同敵體。以是逡巡不前。又每嘆子賤。師事數十人。終不如子游。滅明一士。蓋近世士風。與其多寧少。與厭其不去。寧怪其不來。若藉口子賤。則華競者肩摩踵接。而至卽琴庭。雙鶴將掉翅而避矣。明公其奚取焉。俟明春增。

秩。袞衣自東。當率先竹馬。來迎于旗亭。山色間也。

與李本寧先生

先生文苑代興。數十年。願修北面之禮。不意降節先施。溫顏綴接。昔見弁叟。今見明公。卽死且不恨矣。邇來名雋眼中。皆有鐵。以此引避。不敢數數拜龐公之床。登張華之榻。然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此詩殆非虛語。頃婆娑山中。梅花飛白。正與山僧逸民。拈枝嗅齏。而負薪之孫。忽作殤鬼。使人痛絕。因念維者如此。吾曹衰相已現。僕僕垂稿于硯田間。可奈何。友人周公美。承諾墓表。與鄒白石。桂其稿。卷一 尺牘

復沈雨若

南老志金傳。真稱合璧。此兄不能具一字一謙。而迫欲得一字一珠。其家雖貧。至孝可念也。

耳目熱。雨若非三年矣。每欲過虞。相約坐扁舟。豹囊鹿皮。筆床茶竈。共談二三日。許而爲。青山籠罩。一歲不再出。出遇好風活水。又復歸。以此與四方名豪。竟若河漢。然門下人。龍文虎。未嘗不纏綿胸中也。公車言語。語透微禪。真可推倒一世。若有韻之語。掀翻案臼。直抒性靈。夫詩文能自爲主者。未有不鞭策時流。接先輩者也。拙。

序粗得門下神情。而以歲暮因文。逋倉卒報命。所恃門下有五丁之斧耳。

與袁使君石公

台下正氣干霄。清風透膽。其介在隣壤。既耳熱之。又心儀之矣。每欲一過姓名。念邇來游士。好謁動稱臨叩。其究不能。卓王孫家。僮五百。何論客也。以此團焦土。剖開影。不前而不意。以贗集之事。仰煩明公。霹靂手處。分得叔熙書。且感且涕。李卓老以筆舌殺身。可爲殷鑒。明公愛我。所全實多。千秋懸寄身後。七尺近關目前。若使贗書日熾。則歌謠章奏。皆可亂行域中。士大夫語言文字之禍。方自此始。明公此舉。極中吳下膏肓。非止爲不肖一洗瑕垢也。

荅閔康侯

久屏漁樵。心妍跡醜。然每當長松限日。細澗流花。濯足科頭。未嘗不思與康侯共之。古稱神交。端非虛語。允兆已矣。生不入室。死乃登堂。四壁空幃。陰風欲戰。一步一顧。使人悽然。本欲回棹訪夫。而偶遇洞庭友人。飽暇盧橘。遂至洞洩而返。遠慚千里之駕。俯愧十日之期。悵然

比讀手教。且有新創別墅。恨不爲吏掃灌。作吾家於陵翁。若微吟清咏。輔輶松桂。弟之願也。適瘡鬼橫甚。神理霍霍。俟召還覓魄。粗復故吾。便當賣勇以命子墨。新詩高邁奇秀。珠聲玉價。無以過之。瘡鬼當從此遁矣。

荅夏畦子

先生有道長者。衣冠眉髮。颯颯皆古意。度竹溪桃源中人物。不過如此。夜堂燒燭。披素相視。山癯之姿。一味本色。若非吳兒栽培聲名。高峻庭宇者。不謂先生冷眼得標格之外。至以崑崙老宿見擬。此老與弟素交。淳行幽懷。蓋劉遺民周續之流。弟何敢望萬一也。弟生平無意作文苑主盟。而有意作隱逸添註。其他非所敢言。知先生愛我。故博軒渠一咲耳。

荅沈徵梅

不肖年來。正如入夏反舌鳥。幾于才盡。五丈至手書先之僕。僕不及報。又辱刺舟相訪。于青荻白煙之間。澤厚矣。往談賢書。指未嘗不爲徵梅先生首屈。今芙蓉赤精。坐嘯匣底。使人不復以文行爲長。太史公久卧田間。殆類于右軍誓墓矣。今世往往以口語碎人。海鷗痛集。

矢。混。下。況。太。史。身。居。妬。婦。之。津。者。耶。鱸。膾。可。殘。錫。肋。何。物。丈。夫。故。自。有。千。秋。耳。二。扇。漫。爲。塗。抹。吾。丈。須。蒙。面。忍。愧。而。置。之。

上繩武翁

吾師慷慨直勝。故是臺省中名臣。近又委蛇曲折。剛柔。協濟。所謂何用不臧也。別來知德威清肅。不勝欣慰。呂祖云。能行三百善者。謂之地仙。吾師古端筆端。無限。司命。即使日行一善事。一年之間。可了地仙功行矣。况稍舉一念。而可活數百人者乎。望之望之。新令極明簡廉。能足爲地方砥柱。想吾師所樂聞者。外書盡二事。乞轉致肅之司馬。

荅張雨若司馬

秋得遠札。風誼萬然。及讀山東錄。誠透秦圖。力損夏鼎。玉冠珠弁。山澤芒鞋。人見之。祇有遜匿耳。吾丈以貞姬。居妬婦津。以真人居傀儡場。未審何處。畫眉着眼。弟十。年來。故吾猶在。每駕仁丈贈鹿。與黃犢。驟乘梅花。松影。中。兒童拍手。隨其後。往往笑而墮地。頗類吾家鷗夷子。以此逍遙太平。高天下地。皆打乖窩。兄謂弟樂不樂也。

茲因陸君策北行。附此以博噴飯。

荅李本寧先生

曩老先生扶國之年。欲擬一言奉祝。而繪天圖海。安所措思。以此逡巡。不敢作六合賦耳。若不肖蟪蛄春秋。何足當當世第一大人先生。麗至六言。侈至十二首。字字皆神龍領下珠。亦字字不肖額上泚也。不惟傳誦不困。貽示子孫。卽幸而掛名尊集中。千秋以下。羨慕不肖。爲何如人。可謂真不朽矣。先此邇風。百頓以謝。

與陳君

不佞年近五十。壯心半耗。僅學孫登。草衣袁閎。土室。後無悶。漢耳飲水。陳先生何所嗜。而翰惠先之。無乃未聽之過乎。渡江以南。多佳山水。名士若公與五洩。尤僕所急。正以何師甫爲司理。雅宜相成。不敢紛紛逐遊客。轍張司馬所贈。異鹿尙無念。明年當控之湖上。足下批我于空青疎翠中。擁膝拍肩。共談千古可也。

與伯闇賀公

吾丈有道心傲骨。此出豈博一官者。今果歸矣。清平。疏。不特忠厚正直。而部院臺省與南都之計典。皆從此。

結局。吾大功蓋不淺。但恐名等泰山。終不能穩卧東山耳。卽欲躬詣奉候。會見曹輩試事相牽。久當就談。一快心目。明年弟亦買舟西湖中。作無名漁父。不令烟霞板蕩。大能從我游乎。一咲。

荅馮大叅文所

得報後。日與友人遲候。婦信因伏几嘆曰。清風百世直道三黜固也。憐才如春風拂面。便消息才如嚴霜一寒。透骨信哉。玄宰度馮先生脂車峭帆。行必接浙某獨曰。先生嶽崎磊落人也。且以一官爲桑下宿。以三路佳山水爲籬下物。繫絳芒鞋。未知所至。度必不遂返里門。今果然矣。

荅朱先生

雨歇。欲放洞庭之棹。適接長箋。如快風走雲。先生胸次何其浩浩落落也。知天之說。一時狂談。不意與知命真旨正合。然知天之說。士大夫有安身立命者皆能之。獨以知天爲知人作用。較是日前要着耳。弟嘗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成字正指行藏而言。行不成其行藏不。成其藏爲不謀。故也不懼。故也。堯舜之兢兢業業而謀。

者有十六相。孔子之恂恂而謀者有七十子。則行藏局成矣。先生高卧風塵。正是此意。世間膽大脚忙之流。豈能測真人之萬一哉。時方龍戰。非特飛見難。卽潛亦不易。徐文貞相公云。雨時便住。晴時出難。道人謀不勝天。請以爲先生謀。懼知命之助。偶藏丁南羽先生布袋佛。玄宰書老坡贊。適在行笥。奉寄供養。一醺明月。對惡和尚。大笑尚覺世界猶寬也。

與康季修

秀州一別。兄如雪鴻無跡。弟若欄鶴孤踪。皆落落成蒼然。老人矣。屢見海內交游。誦康先生誼甚高。文詞扛鼎。氣表籠霄。丞相掃門將軍。納履大丈夫亦足自豪。豈向龜下婦。膝下駒局。春半生也。昔年里中交知。兄所解衣推食者。俄且刻眉。務面秋葉浮雲。無復歲寒交道矣。脫身去之。出爲上客。返爲文人。此曹且當負弩而迎。仍前就兄槽。樞機豈耳。人生五十。寧堪游堪病。茶鐺酒罍。歸與孟修共作竹床夜話。何如。第未省兄三徑之資。能伴雙履否。恐兄大笑以吾爲不知痛痒也。弟五十矣。近况許金粟家。蹶中當令宰相公卿。且無完膚。何論處士弟。

無復世念。世亦不念吾矣。九峯之中。考室者四。恨不使吾兄見之。松花飯。荷葉酒。尚能醉兄也。

答閔康侯

讀手札。甚矣康侯之知我也。昨一疏。弟已付之耶。耶。老。人。夢。中。不。謂。尚。勤。賢。者。商。量。十。度。夫。暇。高。思。盈。天。道。也。吹。散。索。癡。人。道。也。若。使。逗。入。此。網。無。論。天。人。交。責。卽。對。妻。子。勘。覓。其。能。安。乎。僕。五。十。矣。去。年。白。石。山。已。管。埋。骨。之。坎。樂。天。司。空。圖。吾。師。也。此。事。已。畢。便。當。付。壽。夭。于。度。外。復。問。懸。門。腐。鼠。之。得。失。哉。甚。矣。康。侯。之。知。我。也。適。與。兒。子。了。箇。尚。之。累。造。次。奉。報。不。及。多。爲。筆。談。

與馮文所大叅

宗姪馳驛頻挫。步步半賜。非臺下賜之郵符。且僵仆道塗。作旅壑久矣。信使一至。老親幼婦。破涕爲笑。然始終得生還者。尚仗明公噓犒之力也。伏接手教。氣誼斐亶。辭音豐嫻。卽此一札。不肖亦得掛名大集中。千古而下。擬于拜牀握麈之末。豈直子雲之侯芭。仲宣之中郎而已哉。端州岩壑環異。綵筆所及。又增名山記一段奇話。弁州至齊楚而止。不若明公馳萬里之途。破五丁之斧。

能使烟霞獻奇草木。爭貢恨未得捧劍執匱以相從耳。

與莊赤雉比部

往德祖歸。奉手札。布衣之誼。藹然嗣後。欲遣相候。念山澤談話。正如蔬笋。不堪作綺筵。供養耳。臺下名世文章。龍霄氣誼。小憇南曹。作六月息。彼中不知見幾異人。得几异書。僕五十矣。負鍾營藏。已無復朋從之思。蔗境彌甘。槐宮已覺。但多文字。緣未除。更欲閉門謝客。收召浮氣。付之霜降。水落之鄉。不知何以教我。

答李少叅

某蟻伏林澤間。惟孫登草衣。袁闕土室。差了半生。卽明公爲千秋循吏。文苑中第一流人物。不敢逡巡求見。交遠游大。某實耻之。古人耻之。友人張博士歸。忽承雲天之翰。何從得此。國士遇也。年已知命。無復世懷。台下乃以經世許之。正如土龍致雨。木鳶御風。祇增具眼人破顏微笑耳。以明公建節括蒼。問津名山。完厓山龍湫公案。亦是快事。第居恒陶與不百里。管榻不十年。繫絳芒鞋。橫拖拄杖。未審勝緣當在何日。

與熊邑侯

臺下牢邑四年。以飲水之清。瀉如矢之直。履屐得任。重門洞開。茲聞被召。皆攀車繫馬。願留使君。政如嗽乳。小兒去。咫尺則彌號。遇飢餒。則投入懷抱。中可憐也。往者千旌賁臨。禮出鄭重。直指一疏。端發明公。又為多方描寫。宛轉嗟護。某未嘗有求于明公。而明公施恩于不報。此皆古人事也。虞翻曰。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且無憾。某今日非感死。卽愧死。未省國士一腔血。洒在何地耳。自分五十年來。不能勑斷家事。縱游名山。又不能隱迹夷門。寄居梁廡。好奇畫策。前愧魯連。望廬及門。後慚王烈。

自不枉玉行 卷一

尺牘

三

直人問妾庸男子而已。而臺下必欲選以陳吳之故事。某嘗有云。寧為減塑之狂。猶無為增塑之中。行草拙講。學無為學。講率簡任真。永保元吉于願足矣。故忌盈職高。天道也。吹瑕索瘢。人道也。非實盜名。天人所厭。若復滂大人交。遠張聲價。揖齊束帶。敵體明公。無論對妻子。勘夢魂。卽琴臺雙鶴。且祇衣三嗅而去矣。堅守磴磴。不謂不謝。及今日而上下之交。兩無愧憾。第臺下上辭當路。下調郎君。心事如蝴蝶。而捐俸垂情至此。豈所謂逕同枯木朽株者耶。茲行也。臺下必且為名給諫。時事日

故時局日新。區區鄙悞。俟前旌首途。當舞棹旗亭。山色間。竹冠松塵。一吐百尺樓上語也。

與韓使君

接台札耳。目心思兩窮之語。不勝嘆服。臺下留情民事。如此。苟有一得。而不以告者。非夫也。夫役原非細事。晉東坡與司馬溫公。反覆專論役法。蓋小民安則大戶安。刑清訟簡。而上官之夢寐亦安。今里排之役。以合縣計。以十年計。其關係利害非淺淺也。田糧派于各甲。則少而易辦。并于一甲。則多而易侵。且均絕均荒。貼田貼米。里排可以少甦矣。私擬易知單呈覽。細數核之。舊冊總數填之。新單圖書有田號。里排有實徵。決無敢毫髮以進神鑒也。

上荊石王相公 乞教荒

近來天變異常。淫雨累月。自五月端午前至今六月。既望。大浸稽天矣。詢之父老。言水潦之苦。有甚于旱。而今歲之水。有甚于嘉靖四十四年辛酉之時。何者。蘇松偏處東南。地勢卑下。號為澤國。早尚可醫。水則難療。姑無論田事。卽如旱魃之年。屋廬不至塌毀。圩岸不必增修。

雜作經營。可以易米而食。薙草伐木。可以代薪而炊。今則通市如河。出門卽雨。鄰里不相往來。水火幾至斷絕。披蓑戴笠。倍添衣食奔走之勞。恐濕受飢。漸釀疾病。死亡之禍。此水之害。所以甚于旱也。辛酉以前。催科尚緩。風俗尚儉。民戶尚實。水勢尚殺。今則朝廷之會計。無年不增。閭閻之侈靡。無處不盛。百姓之財力。無日不消。風雨之惡聲。無刻不聞。此今日之水。有加于嘉靖四十三年之時也。且此雨在七八月間。則稻穀漸實。可以繫舟。揖而拾殘禾。此雨在三四月間。則秧苗未蒔。可以留工。

自不耕其利

朱一

尺廣

三

本而救餘喘。今不先不後。適值其時。即使天色漸晴。而苗根已腐矣。卽欲播穀復種。而時氣又非矣。所恃者花荳花荳。化爲朽枝矣。所恃者瓜菜。瓜菜沒于草莽矣。獨有堤岸一事。男女老幼。以其日夜合併之力。或可恃爲僥倖。數日之謀。而淫雨不休。泥土易敗。築于此潰于彼。矣。成于尺敗于丈矣。况西北大風。不時起發。太湖若雪之水。滔滔東下。頃刻之間。頓至沒踵。則尚安有毫髮之望哉。京師財賦。仰給東南。蘇松小民。全仗耕織。如使旱潦節調。風雨時適。則百姓猶得偷其未耕桔槔之暇。以

從事于絲枲。杆軸之間。今水變如此。舉家之中。非出岸田水。則守蕪河堤。赤足垢體。惟恐不及。尚有餘暇。及紡績乎。紡績無暇。尚安從易薪米乎。薪米無所出。能坐而待死乎。死期將至。弱者不爲丐。強者不爲盜。盜賊四散。有司不三尺乎。三尺相約。則進退皆死地耳。又安所他顧乎。此言之可懼。可驚者也。爲今之計。聖君賢相。以蠲租爲第二義。而以賑貸爲第一策。則嗷嗷捫腹之徒。哀哀露處之衆。或可少恃以無恐。而勉強支吾。以俟朝廷現年破格之恩。例耳。今先生手握調燮之權。耳熟

自不耕其利

朱一

尺廣

三

桑梓之變。必至卧不貼席。食不知味。豈有以天下爲一家。而不以蘇松爲同室者哉。今兩臺具疏請題。其恩賜在聖君。而其調停委曲。則在閣下。若少緩時日。聖誕長封在邇。地方灾異。疏不得上。如待聖誕開屆。而後發旨。則會計已定。民心愈急。恐非百萬生靈。所以千里而號于父母者也。某近投影鄉村。目擊斯苦。故無忘忌諱。爲先生陳之。幸急圖所以上挽天變。而下救民窮者。

上徐中丞乞救荒

讀書山中守分不敢輕謁。經月積雨。水沒秧苗。不獨爲生靈苦。而先爲司農苦。不暇爲司農苦。而先爲師臺苦。師臺當上下交迫之時。在飢民不能使之枵腹。而飽在主計又不能與之空口。而爭千難萬難。何可言喻。但水災實狀。已核見聞。而道路喧傳。又滿朝聽報。災之疏。非止百姓望之。卽京師士大夫亦望之矣。不審師臺有荒疏見示否。向年吳中不熟。全恃湖廣江西。今一聞吳下水報。彼處先已過糴。此販商之所以空返。而米價之所。以日踴也。米踊則富者閉廩。只待價昂。貧者望門無從。借貸田主不肯出資本。以急救佃戶。佃戶亦不肯出死力。以車救田水。目前有民窮盜起之禍。患冬間又有以荒作熱之錢。糧將來更不知費老師幾斗心血耳。懇乞師臺行文江西湖廣及淮揚撫按。遇糴之禁一弛。則吳越之米自賤。此通融救飢。目前至急第一先手也。師臺既有荒疏。又有隣省通糴文書。鬼神執簿而奏上帝。非太師毋福壽之一助哉。但疾痛困苦之詞。描寫得十分着忙。僅博得廟堂五分動聽。况今視十六年實有甚矣。師臺限田所以救未然。報荒所以救已然。想今日台慈。

日不惟其精

卷一

尺牘

三

必先有籲天之請。決不使督人專美于前也。謹洒涕以聞。

答沈仲容

客歲辱詩。攷命序。緣縣大夫以賑哺二事。日日數薪。較米作竈上老嫗耳。六月避暑避客。得縱讀詩攷。渺若河漢。細若繭絲。乃敢操筆而敘之。世有儒宗如仲容先生。若使掌難者。按經詰問。不知奪幾十席。又若論經定配。昇日孔廟廊廡下。亦當虛一席待公。昔人謂易在蜀中。今詩在浙中矣。小序惟先生以刪詩之手裁之。

日不惟其精

卷一

尺牘

三八

與尤郡丞

明公解郡時。適王縉山遺書爲訣。比五日。遂成古人矣。河梁之役。不及追送。楊人老稚涕思。真不啻神君慈母。而不肖徑徑自將。乃蒙國士之盼。惟有痛自洗濯。留男子面目。以見明公耳。春夏哺賑二事。分派各鄉。某承委天馬山。凡四十五日。每日二千餘人。米必潔白。粥必帶歸。男女老弱。各自爲隊。不喧不亂。粥完之日。每人賑米二斗。其遠不及哺者。總四千七百餘人。心力雖耗。幸不得罪于人鬼。大約以臺下光州之法。做而行之。乃知仁。

言利溥非虛語也。二麥登場。布亦長價。田野頗有生机。所愁朝士如棋。輾轉却不已。杞憂發恤。可奈何哉。

答韓使君

青邑目前有二事。水田無稻者。畝數不多。若造冊抽勘。則徵比之荒熟易明。公正報役者。土棍甚衆。若先示不用。則沿鄉之索詐可絕。此皆父老隱憂。敢附以請。

與韓鵬南使君

目前青浦水災。尚在可救。救之之法。有最緊二事。雖有大朋車不修。圩岸無益也。雖修圩岸不壩。小港無益也。

日不精其稿

卷一

尺牘

三

今或救或不救。或築或不築。蓋爲無塘長督率之耳。伏乞出示各商塘長。以字圩之大小。分人數之多寡。鳴鑼鼓舞。倡率本圩。若待赴縣求僉水牌。則已晚。其中更有偷力不到。衆勞獨逸。或唱言即車救無益者。即係敗群。玩法之民。并示呈名擒治。五月爲瘟月。乞清一獄之繫。因以辟疫氣。五月爲耕月。乞停一月之放告。以便救災。至于徵比限期。或量免一二限。蓋里排方事督率。而水鄉又非船不行。一面田中修救。一面城中申理。實難實苦。懇乞仁臺轉稟道院。行牌被水之處。清獄停告。免限。

三者施行而胼手胝足之民。庶得救死於萬一矣。古有捍大災。恤大患。社而稷之者。非明公哉。目當大浸耳。聽車聲一聲一淚。不覺饒舌。惟明公圖之。

上韓使君

雨晴水漲。父老皆云。百年來未有。今秋禾已絕救矣。巨浸無門。萬民如坐水牢中。水退之後。聚而求食。尚多隱憂。正如小兒痘症。又不知幾變也。撫臺移金。理應速發。五千事小。疑人事大。士大夫亦不復前議矣。惟斷而行。之至賑飢一事。一面處置銀米。遣賑地方。一面留至冬。

日不精其稿

卷一

尺牘

三

間凍餒相逼之時。煮糜平糴。尚可接濟。三兩月若前去。後空不能湊手。又無計可遣耳。槍掠四起。并望轉諭各屬。以堅事處之。防微杜漸之中。寓彈壓安靜之意。倘小民無知。拒傷一二題目。既大撫輯更難。昔人謂救荒定變如虎。啣子輕則子墮。重則子死。真今日事也。明公爲四郡指南。當路倚如左右手。焦勞萬端。故敢具區區布聞。

與朱公平函

往承入京時。特辱手書。溫綿美細。惠深挾纊。曾附札于

心絃兄奉謝未省曾到否。世界如棋。此是常語。但蒲盤
輒。劫何時事了。移。嘆。轉。怒。至。及。局。外。袖。手。旁。觀。之。人。
則。先。生。與。陶。石。老。是。也。可。嘆。乃。知。孫。登。咲。而。不。言。叔。夜。
悶。然。而。返。非。出。世。法。是。深。于。處。世。法。耳。不。風。之。波。開。眼。
之。夢。皆。能。增。進。道。心。况。以。門。下。讀。易。高。人。知。命。君。子。當。
之。爲。賈。生。哭。爲。接。輿。歌。兩。者。安。所。取。焉。弟。空。山。無。事。松。
風。竹。月。不。解。負。人。近。者。代。分。哺。賑。之。勞。覺。今。年。收。荒。外。
無。功。業。利。濟。外。無。學。問。陳。郡。侯。以。包。龍。圖。而。兼。范。富。活。
人。之。政。恨。不。一。識。之。門。下。助。之。爲。德。于。鄉。尤。勝。士。大。夫。

荅蔡晴符學憲

明公在郡四載。不敢私通一牘。離郡不半年。連得賜書。
三函。又以冰俸遠餉。古人下榻。孺子倒履。逢掖者。曾得。
此。遇。否。東。南。大。浸。稽。天。雨。晴。三。月。而。水。進。不。止。此。坐。吳。
淞。未。開。圩。岸。未。築。耳。吳。淞。者。北。則。爲。婁。江。之。下。流。南。則。
爲。黃。浦。之。上。流。吳。淞。既。塞。如。乾。卦。三。連。中。少。一。畫。婁。黃。
兩。頭。不。盡。洩。之。水。不。得。不。走。入。內。地。散。衍。平。田。合。萬。民。

荅戴悟軒使君

俱坐水牢中。秋風漸勁。饑寒并迫。乞貸無門。流亡無地。
非。盜。則。芋。可。勝。寒。心。台。臺。臨。別。時。惓。惓。以。吳。淞。未。開。爲。
憂。今。言。已。驗。救。荒。典。役。無。如。此。策。朝。廷。若。有。賑。典。留。四。
旁。之。一。而。又。兼。以。顧。氏。之。三。萬。太。倉。嘉。定。崑。山。華。上。之。
濟。真。所。謂。興。百。人。之。工。活。百。人。之。命。興。千。人。之。工。活。
千。人。之。命。也。次。第。修。圩。其。功。亦。通。惟。明。公。留。意。告。之。當。
路。及。今。不。濟。則。吳。淞。永。無。濟。期。矣。及。今。不。築。則。圩。岸。永。
無。築。期。矣。江。右。司。文。勝。他。省。萬。倍。不。喜。得。門。生。喜。得。人。
皆。堅。忍。嗜。欲。慣。習。忠。義。名。節。有。胎。學。問。有。根。況。以。明。公。
爲。之。推。南。躍。金。脫。穎。又。當。何。如。弟。講。學。諸。公。多。重。經。而。
輕。史。事。外。無。理。則。史。外。無。經。惟。明。公。率。先。倡。之。使。門。牆。
之。下。上。者。爲。麟。鳳。凰。次。亦。不。失。爲。虎。豹。是。所。望。也。

三事。卽就事中調御役夫。清楚錢糧。錢糧之散出得實。得時役夫之調御不爭不苦。正如以此接衆高僧。則可以奉承上官。而過于節省。嚴于催督。則不可事到將完。越要加勤加慎。加寬。敢以爲百尺竿頭之勸。

與戴悟軒

弟看一切薄俗。比三年前。又一光景。上開口。次閉門。前者常熟杭州。皆以書院相招。弟皆不敢赴會。非有異同。正爲賢人君子相聚一語之出。皆有關意。且縉紳多布衣。少豈可屈足其間。以招攀援之誚。偶于東余山洗石白石樵真稿。卷一。尺牘。三十三。種竹。且愚夫婦生壙已築久矣。一健之外。不望他榮。一書之外。不望他事。但書坊所刻秘笈之類。皆僞以弟名冒之。念此曹病貧。賈不能救正。聽其自行。多有極可咲可厭者。弟之不好名。此亦足以見其一班矣。

荅費無學

某山澤無所嗜好。好林澗之游。家貧不能買書。往往手目抄寫。又無草堂資。日負鍾披剝。泉石櫛蕪。沐穢履基。齒而跡之。今買一舟。轉展避人。如老漁父耳。門下年未四十。選述巨麗宏博。通及百卷。卽楊用修王弼州少年。

度未能臻此。其必傳無疑。第吾丈方攻公車。言何不少。忍以終燃。蔡視草之業。驟括當代。故實裁成。良史使後世。不恨二百年無子長孟堅。非吾費先生而誰若。樹笠荷衣。茅焦土窟。青山未嘗拒人。人自拒青山耳。英雄回首。卽是神仙。麟閣拂衣。何妨鷗鳥。願足下三思焉。

又

岩栖序。置之文苑英華中。不可復辨。其六朝初唐之最。乎秘笈。非弟書。書賈贗托以行。中無二三真者。此曹貧不忍督。付丙丁。終當整頓。乞玄晏一言耳。欲拱名賢而傳造次。未能會冬。通志狀頗多了理。如貧女夜績。殊損蕭閒之趣。

與聶使君

台臺壽辰。不敢隨鄉紳同祝。茲以家藏桃源圖。少致鄙誠。一展卷。或不減河陽花色也。

復鄒吏

承手諭。兵道處最爲吃緊。近趣澹生兄再三解雪。乃知毫無成心。兩公手書奉覽。幸密示賢郎。驚弦中鈞宜以爲懼。不宜以此爲喜也。擇交二字。卽風波不生。亦是儒。

者家常茶飯若今日彌覺有味耳

荅趙公子

古有遙聞聲而相慕者。以爲實語耳。今乃得之尊公與門下。門下不委序于通人而委之僕。此舍芍藥之和而以蔬笋饌客。將無爲肉食者所略略否。幸門下更調而祖之。

與黃府幕

古謂凶年殺禮。蓋賓祭二事也。頃遭大荒。郡中家汰人後。賓筵羅列。倍于曩時。不敢復論。獨祭賽本郡城隍。刑

日石樵真稿

卷一

尺牘

三

牲焚楮。肅拜而退。其亦可以已矣。近有俚俗所謂太保者。祭畢之後。復用茗卜神歆否。或祭此神而卜彼神。或一祭不准而卜再祭。貧民無識。鑿借貸名。還宿願。實則累窮。蓋其弊有四。曰褻尊神。曰惑愚俗。曰妄費財。曰多殺生。此聰明正直者所決不喜也。乞臺下想白府縣公祖父母大張告示。但許祭祀。不許鑼鼓。太保入廟。妄言禍福。別生支蔓。有此等項。地方報官懲治。不惟神明之廟貌尊嚴。而小民省一兩日之費。以資荒年。一二月之歲。此尤正直聰明者必喜也。其事若迂。其救荒甚實。

惟臺下能爽然與不佞相合耳。

與熊際華父母

某每念臺下國士之知。欲通尺一相候。如坐井底。無由自達。昨聞待詔者補曹郎。幾百聖賢豪杰。如臺下領袖省垣。必能以冷眼覷人。以熱腸報國。以聰明正直輔忠厚。而行爲擊泚。笏不爲擊。蛇笏爲子房。惟不爲朱亥。惟語至此。想明公必鼓頤一大咲也。某無端被譽。亦無端被譏。今已洞白矣。年來以扁舟載書。往來峰泖間。無論儉父。卽家人罕得而跡。曾占絕句云。怕將名姓落人間。

白不樵真稿

卷一

尺牘

三

買得秋江蘆荻灣。几度招尋尋不見。釣舟雖小卽深山。此不肖近况。非以林澤自驕。蓋欲以此酬慰知己。小有安身立命處耳。玄宰已請致。自今真爲戲海鷗。第憐才右文。亦是昌朝盛事。趙綰數稱師申公。將無在臺下乎。

與陶石簣太史

先生身居金馬。心類木雞。非宿劫洪爐中。鼓鑄得來。風雨咎塲。且迷于大麓矣。天懷師書經。已竟精血耗亡。粗留空殼。而又以口訥行方。戒珠之事。仰面向人。如上牆壁。不肖爲之經營百端。皆以遠方便。爲謝。歸橐蕭然。

風若稿葉可憐哉。賢仲比肩而升。經世則兩蘇。出世則天親無着。不肖不敢以世情賀。所喜兩巨人日月麗天。光明非淺。禹穴一塊土。又將爲沫泗乾竺矣。

復馬仲良使君

明公好士。傾天下客。僕道人也。一藤一衲。合老山藪中。春初承訂看梅之約。嘗語玄宰云。吾家籬落間數百樹。梅花儘堪傾白墮。絆青騾。何必遠游。以此逡巡而止。今冉冉秋矣。空谷獨坐。忽承手札。冰俸自天而下。枯木朽株。何以得此。于神交知己。自喜衡門之下。病不及身。賤

自石樵正有

尺牘

三

不執役。今明公又贈一萬酒錢。便可作月餘無求老人矣。前得桐雨齋集于不磷所。極新極險。此脉直從昌黎子美遡源而來。鬼賀惟全。那所駟乘。高文襄等邊斷國類李贊皇。恩怨亦差近之。第贊皇過侈。不如文襄之絲素耳。明公爲鄉衮表章一叙。恢岸博大。客見先生之詩。未見先生之志也。琬琰錄。弁州公排纘數十年。今明公拍倅刻之一舉。而使弁州之目瞶。先達之骨肉。史官之手便。直河潤故人不磷而已哉。代爲稽首以謝。

與王遜之

昨見兩得溫音。君思浩大。此亦地下之所喜也。風波之世。約束僕童。早完國賦。爲保家第一聰明先之以幸富貴。濟之以寬。古人歷有明訓。此老姪所長。不待囑矣。

復閔康侯

某少狂。好談擊筑舞劍。荆卿隱娘之術。因家貧多病。不任俠。已舍少年場。爲大人游。則腰領鬚眉。不任媚嫵。已讀竺乾柱下之書。欲躡影高山。訖命破鉢。則不任食色。約束遲回。偃仰年屆。知非漸老。漸實。惟有低首三村學。究中差覺。無與無咎耳。吾丈何所取而先施及之。札中

自石樵正有

尺牘

三

數言。即使馮敬通劉孝標王無功。自敘自銘。何以加此。世乃有知已。寫照如康侯哉。反覆著述。無師之智。深踵之息。文人才子。皆拜下風。蓋其原本于經術道德。而以九家輔之。其必傳何疑。顧不肖無能爲康侯重輕。何如。何如紅葉黃蘆。或有舞棹逗霜月而至者。小人某也。此時可得叩微雲館。作聚頭磕膝話矣。

與蕭象林使君

雪翁歸縷述臺下不去口。卽臨邛三朝相如。太白千金散客。未若明公風流文雅。無所爲而爲也。非仙令義俠。

斷不能破常格至此。每聞弄珠樓韻。恨不挾玄宰題詩。獨柱間傳之藝林。頃者東南水災。七郡嗷嗷。萬民洶洶。若欲盡數請蠲。大司農非大咲仰大哭矣。如何如何。救荒之事。全賴振古豪傑。非心熱不能救萬民。而又貴從容。非膽大不能定亂民。而又貴堅重。當今豪傑。非疾而誰。若欲俯采菊蕘。當錄末議以進。

與朱平翁

孟瑣歸。知吾丈津津靡之牙頰間。頃長鬚至。則琳瑯燦然矣。狂夫敘。瑰異快爽。真百尺樓上語。又百尺竿頭語。

尺牘

信風記爛熳曲折法度血脉。無一非古人。人間粉黛瑯刻者久矣。曾見此等文字否。吾丈當今稷契。却欲分玄真子釣竿。恐為白鷗所妬。雖然。以此勑斷家緣。推遠俗氛。熱腸付之泉石。冷眼付之朝市。俛仰典墳。保練心性。何必擁呵張弛在手乎。弟知命之年。經營一墓。酌酒封壙。不哭而歌。自謂陶潛司空去人非遠。其他但追京軀。曝高枕讀書而已。松兒乃辱長者施以五丁之斧。飾以七襄之錦。孺子過望。喜浮大宅。感謝感謝。

與項孝廉

焚字耕研。以了殘日。深山病道士。堪與枯崖新壁作。觀顧心未灰者。是中賢長者。如兄耳。季雅開士舌。頗皆蓮花。今與吾丈聯席壁觀。僕喜從虎皮之末。顧春來雲霞侵襲。蘭足不出戶。未得望顏色。飽絮花之論。奈何。

與蔡郡侯

某山澤之姿。蟄伏螭隱。不敢求通于明公。遽辱于旌顧之表宅。旌廬重以栗帛。卽北海之于正平。平原之于志和。靡以加矣。自覺四年間。上下之交。兩無愧憾。未省烈士一腔血。何日化報恩珠耳。臺下重山。潤如河。父老

白石樵真稿

尺牘

皆能誦之。至于清畏人知。德施不報。笑輩必愛履履。得宜則某嘗竊窺盛餐焉。以臺下莫可親踈之品。入江右名節學問之鄉。揜瑕存瑜。上可備梗梓豫楠。下亦不失竹頭木屑。知明公有具眼在臺下。瀕行。不能治裝。聞抵官。又復儉苦。焚玉鍛金造物。未必無意。弟吳人區區去後。思所謂曷飲食之。非虛語也。文正集序呈覽。某妄謂中行不得流。而為鄉愿。鄉愿不已流。而為鄙夫。反覆范文正傳。真狂真狷也。故以此命序。惟台臺教之。

與聶韓二使君

天降時雨。花稻勃然。田婦農夫。含桔稗而就紗布。摘瓜茄而易薪米。又增一番活潑生機。皆仁臺子民之真心所感造也。昨見里排一論。新者少。舊者多。主戶承役。客戶貼田。又且舉行均田均甲之制。此父老求之百年而不可得者。幸甚快甚。夫稂狼白銀。官國代里排之苦者。半矣。今每苗除官甲國戶外。剩田若干。十甲均派。現年里排在官比較。其九甲在鄉分催。若派數錢糧不足。現年得呈某甲。某甲得呈名下欠戶。此至公至平。至簡至易之法。第其間更有民隱二種。一曰均積年荒田。一曰均無戶絕田。畝中有積年荒田。必十甲分之。不忍一甲獨累。賠糧所以均其害也。有無戶絕田。亦十甲分之。不許一甲占作已產。所以均其利也。里排利害切身。不攻自破。而自舉朝暮憤熱。不履畝而自明。得臺下先期示衆。聽官甲困戶外。凡餘田荒絕在畝者。不追已往。只在現前各自查出。各自派明。不過數日。而報冊燎然若指諸掌矣。蓋均荒均絕者。正均田均甲之精神。而以絕田之利。償荒田之害者。又役米外之津貼也。千載一時。幸遇慈父母。抹荒之妙。惟臺下定役之妙。惟臺下豈直利溥。

億兆百世且指南焉

與錢懋毅

懋毅先生。自束髮已知之。不獨今日也。往歲病劇中。遠辱捐書幣。以尊公詩選命序。比時槌床而呼。捫壁而行。無暇問筆硯事。今神華甫還。敢勒一言以獻。李廣射虎。飲羽沒石。智者驚喜。是石愚者。悵悵非虎。尊公之序。不屬之通人。而屬之山衣田冠者流。先生得無虛發一矢耶。

復烏程閔康侯

冬來奇寒。凍齒相磕。擁裘炙火。無處生活。文通交迫。甚于責進。因思古人。終餘之樂。祇虛語耳。使者至。堅冰在鬚。發信惶恐。卽時呵凍作序。差不辱命。門下著述。精而可傳。僕得附名千秋。但沙磧居前。恐爲金玉之累。僕老矣。銷聲遁影。願作空山掃葉。不可得。栖栖人間。如驚雀拱鼠。足下乃以平易許之。僕非不能奇。顧奇者。畸也。獨往獨來之謂也。若耦于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耦則二矣。二則能奇乎。天地聖賢。寓一於二。寓奇於耦。觀于易而理燦然矣。弁陽老人周公謹。有志雅堂雜抄。有癸辛志。

松雪翁嘗畫鵲華秋色一卷贈之。鵲華，齊魯之山。故公
謹有齊東野語承教并附以請。

尺牘卷之一 終

山陰王羲之

張芝草書

四三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

尺牘

與張肅之司馬

二月有鬣僧持居士書至刺促索報。比時二孫皆病疹。俄作下殤。十年學道。未能洗拭哭孫之淚。已讀居士開山緣起。不覺呀然笑曰。劉處士鬻二女以畢雁宕之役。髯張欲賣姬以開爐峯險道。何其無兒女情也。吾過矣。吾過矣。雖然。此山去尊郡僅九里。造物閱之數千年。始落居士手。近代勿論。即王謝諸公。最負遊癖。竟從輟鞋。下失之。今日伏居士掃陳洗腐。出惡道險。真堪作開山祖師。顧弟所以重居士者。點綴亭臺。安立名字。無一點脂粉氣。亦無一點烟火氣。若他園位置。榜額。非攢眉則掩口欲穢耳。自來好事之家。輦石鑿池者。歲用衆以百數計。春鍊如雲。邪許如雷。然而石不暇黔。木不及拱。或轉眼易他氏。或彈指而化爲烏有。先生者多矣。蓋園有三難。曰難成。曰難修。曰難守。復有四易。曰易費。曰易俗。曰易荒。曰易奪。以此三難召此四易。總不如就山開山爲佳。若因澤潞泉。因巖架屋。因勢剪剔。因境品題。山骨

不○斷○山○木○不○刊○山○花○不○貧○山○居○不○麗○山○獸○不○爭○山○賊○不○貪○如○是○可○以○止○矣○不○朽○矣○則○吾○張○居○士○九○里○山○是○也○弟○五○十○時○經○營○東○余○穿○坎○作○壙○爲○容○棺○之○墟○旁○有○餘○山○雜○布○松○竹○下○有○瘠○田○粗○設○厨○廩○但○恨○山○水○窘○縮○貲○力○廉○削○無○能○如○居○士○重○闢○混○沌○別○置○峨○眉○以○此○讀○綠○疏○及○顧○江○寧○諸○詩○祇○有○嘆○羨○俟○居○士○宦○成○歸○里○弟○當○搗○筇○入○山○率○同○志○創○開○山○居○士○祠○于○天○閣○之○上○因○正○祭○器○勅○山○僧○摘○寒○泉○茶○折○元○章○梅○采○越○王○蘭○以○供○居○士○而○檄○髯○張○配○食○其○旁○其○遊○客○狼○籍○花○枝○者○擲○之○鷗○虎○軒○外○與○山○君○共○之○

與汪泉州

臺下借重名郡友人縷縷述仁政不去口。口碑在道。則薦剡在朝矣。貴治先達思弦李公。向守雲間。解郡之日。父老閉城相晉。至獲譴以死。而人無悔心。陸文定四十年不入公庭。庭見太守。又大雨淫淖中。送之西郊。士林傳爲奇事。聞其家赤貧。伊子守分。幾于若敖負薪矣。幸

臺下念此廉吏後一慰存之若指李公矯者非仇則妄庸人耳。

復鄒愚谷學憲

次公夜光之璧。不出家笥。越四百里而問玉工。不肖豈能復加瑯琊哉。讀公車文。心精而綺。筆瞻奇而大。不肖已識長者之家風矣。自省何人。敢當北面。請叙兄弟之禮。而敬獻芻蕘以別。大抵吾輩胸中落騷雅二字。則讀書定不深心。落意氣二字。則交遊定不得力。蓋騷雅既成新歡。則舉業淡矣。意氣若落。故套則德性浮矣。日前

東項東鰲父母

臺下暫返東山。朝常如沸。乃知諍臣論金人箴。當參而用之。中涓方取精于螭蚌。而言路猶角勝于蠻觸。非得臺下真君子者。以正直輔忠厚。以中立當雷同。滔滔東逝之波。孰挽之哉。某伏螻蟬與世耗轉徙。且昔年佩服間然之訓。輒欲自放于松廩蘋鷗之末。以是感恩負

知如臺下。未遑通咫尺書。乃辱千里而勤以翰言。可謂黼黻烟霞。丹青泉石。某何人斯。辱此非分。倘得藉邀寵靈。蓋鹽麥飯。不至作無義男子。便可酬報萬一鞭策之私。至于拂芸簡。登蘭臺。非特拙劣所不敢聞。抑且北山猿鶴之所嘲也。獻歲竹塤。試香吸墨。宛如對冰壺。使者倉皇。敬報空函。祇有慚色。

與韓長洲

十六日下春矣。不宜詣門。冀得解衣從緒。風涼月間。一談耳。是夕宿舟次。即往弔顧涇陽于梁溪。今且峭帆東歸。俟八月秋爽。再卜良晤。爾時臺下方典棘闈。如何如何。朱修能詩品深詣秀雋。極有書癖。圖章故自餘技。今從名公游。如李方叔得侍子瞻。凡可借芬處。應不惜青蓮舌也。

答鄒公履

今名士皆掇拾楮束。雖奇亦百衲衣。非若足下獨運杼軸。首尾千尺錦也。闕尹子云。賢愚心愈明。則交不睦。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此非獨施之朋友。寔家庭間混沌諧耳。

復馮友

屏跡山澤。門外事皆付之洗耳掉臂中。得教始知有衣冠之閒。鄙人不敢與。亦不敢聞。此中黃鳥聲甚佳。恨兩君不一聽之。伏枕初起。擬索草復。

柬王季重使君

使君神明。真父母也。義田一事。全賴四至刺圖。令士民信服。而當路亦得藉此以杜好事之口。獨青谿一望巨浸。視三十六年僅留尺許。米價未昂。而薪價真如桂矣。每爲台臺籌算出處。宜請養而運補官。得雄以後。相時

白石樓集

卷二

七

五

而飛。今蠅聲鳩眼。尚未寧帖。卽太公健飯。催督上車。可以長跪請也。不肖結夏太湖中洞庭。暑可避。而客不能避。卽客可避。而僧不能避。卽僧可避。而詩僧不能避。頃予桑上人遠顧。云與臺下外形內心之交。其詩亦清快道爽。生平淡而鈍口。不解向人乞緣。茲以王使君如西竺。適軍多鳥。不惜定僧乞一羽一毛。然亦不敢望財施。惟以舌施耳。不肖五十外人。日求減塑。而四方以增塑求之。如何如何。幸有以教。

答張太尊

自婁東歸。知台臺勘穴登山。不能率先父老。一致壺漿。爲之悵然。秋風漸勁。饑寒相迫。未省部議何如。獨念報荒之時。不得不以熟作荒。派荒之時。又不得不以熟補荒。以華亭舉縣論之。宜以東南之熟補西北之荒。以松江舉府論之。宜以上海之熟補青浦之荒。此全仰仁人公論。以先聲倡之耳。臺下捐美金祠烈女。又捐美金救饑民。表風勸俗。捍患恤災。不獨倡義。更以訓廉。士民無不踴躍也。

答長洲胡使君

白石樓集

卷三

六

某蟄伏引經。經之拙竊從門生子弟間讀。台臺公車言于子桑玄宰間。讀長安賦。于練川長洲士民間。讀訓民歌。此兩漢文苑循吏合而爲一人者也。夫目今時局。以爭殿之虎。而兼戰野之龍。以雌黃之口。而灑玄黃之血。惟有郡邑長得孤行一意。鳴弦而治。爲宓單父積功累行。爲許旌陽公真人哉。向者枉重草堂。茲又特頒冰俸。禮意稠疊。手書斐妮。恨紙衣土窟中人。無能効短長於明公。而禽鳥報恩之珠。烈士酌知之血。不敢自後于古人也。

與方公旦心

台臺爲郡司農，不特官署如僧舍，卽左右皆如退院僧。今又居此冷曹，人以爲不炎不煖，不肖正謂此梅幹在冰雪中，俗眼未及見花香時候耳。當今中行救世不得，狂亦救世不得，惟狷者是向上第一路人。然狷之有所不爲，尚置之賢知過中，則聖賢豪傑喜靜而不喜動，喜冷而不喜煖，可知矣。台臺以爲何如？

與屠赤水使君

久不奉清暉，令人五內鬱塞，安得雕雲之筆，霏雪之談，以抒其積鬱？

一、淘沃之年來多病早衰，閉關埋影，如在井底中，不復聞長安事。獨念時局未定，如越鴻楚駟，先生慷慨滿懷，經術貯膽，坐令神鉤赤精匣而待老，可勝浩歎。雖然，青山之業，碧落之游，丈夫亦可以豪矣。往聞太夫人僊遊，情慄未申，至今愧死無地。獨以百歲謝人間，比之西池南岳，亦復何遠？敬附生芻，特向祠中禮一瓣香，遙致區區通家子弟姓名而已。若後時之罪，幸長者原而宥之。

又

前讀曇花記，痛快處令人解頤，悽慘處令人墮淚，批判

幽明喚醒，醉夢二藏中語也。往聞載家樂過從吳門，何不臨下里，使俗兒一聞霓裳之調乎？若近有新聲，亦望見示，傾病之人得手一編，支頤綠陰中，便是十部清商也。

與許郡侯

臺下解郡時，河梁照影，兩無媿色者，獨有不肖儒耳。不意長安中顛倒一至于此，此于明公分毫無點，夫以父子兄弟最親而同床不免異夢，以衆生愛憎取舍各別，故也。臺下第付之夢中，夢語而已。區區之私，每欲告濃，自不獲其藉。

江以謁明公入，則拜床下，相與理性命釣弋之旨，出則從郎君腰弧騰騎，縱獵而返，相與擊鮮壓酒，一吐胸中之憤，今尙未能也。年來爲先嚴卜塋，經營一塊土，辛苦白頭，回視昔年烟霄鸞鶴之志，轉眼漸成老翁，第不敢作負義男子，以辱臺下國士之知。青天曠日，實聞此言，臺下神明精魄，固自聖賢中豪傑，必不久置閒地，幸惟爲國珍重。

復方旦心公祖

病中得台札及心問，但未見北運便民書，叙以此爲恨。

記得先達徐文貞公云。凡國家之事。隨事而講。真講學也。隨時而習。真時習也。譬如臺下時任在漕。卽向漕政中搜括其利害痛癢。毫髮無遺憾。勒成一書。或告之當路。貽之後人。使百姓顯受其賜。而國家陰受輓輸之益。事功在此。學問亦在此。此思不出位之正脉也。天下而人人如台臺。可謂上不愧天子。下不愧所學矣。

與李本寧先生

往歲聞有歸楚之信。幾欲輕裝獨來送別江潯。今喜客星炯炯。正纏吳會間。使不肖後學輩時禮一辨。香真靈

印禮樓集

卷二

尺牘

山儼然未散也。大集出世。震動天壤。如士林六籍。賢劫二藏。豈直奪五緯之光芒。濯三江之濤采而已哉。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盛德大業。茂以加矣。江孺人傳後數言。畢竟揆眼。別改上呈。以副尊諭。北面知已。義等在三。幸勿姑息而賈之。享帚覆瓿。取裁惟命。語次不覺主臣。

復馮文所大參

客秋不肖出洞庭山。先生又將入洞庭湖。此時若使。遂張楚帆。覺至人與人不異。聞游餘杭徑山兩天目。登黃白二岳。又登九華。黃山草昧初落。潘髯輩眼中。不若九

華秀絕青蓮。多所品題。故是老耆宿耳。先生愛賞五玉。

何減阿咸阿惠。履綦所至。賓從如雲。魚有龍。鳥有鳳。信哉。愁山今之洪覺範也。塵尾相難。使人流涎。不肖妄謂

講學之地。未免帶情識。粘名位。侈口而談。違心而應。涉

世味。饒出世諦少。不若宗門老胡。無眼棒頭。尚能撼諸

君子。十重步障。與三十六州諸錯耳。近者吳越之間。雌

黃之口。玄黃之血。蓋焦龍矣。先生去鄉一步。便是上天

百尺去鄉一日。便是避世百年。俟異日而後知鄙語之

非謬也。不肖邇來山中。除教子讀書外。百事不暇料理。

印禮樓集

卷二

尺牘

正洗手時。忽拜數千里冰俸。買魚沽酒。便可作一月資糧。餘則有常山長老生活具在。以此謝臺下。并以此慰臺下。

復顧涇陽先生

先生之學。非特見之名節文章。寔見之朝野精嚴之踐履。如龍文五采。其外也能霖雨天下。其寔也。故不肖以龍德奉祝。非敢阿私。乃逡巡退讓。而賜之遠札。勗以交儆。仰悉大君子接引之意。真使人感不去懷。讀當下繹痛快直捷。而以史公之說終焉。本體工夫。一齊合下。即

鏡本明就鏡施藥。乃知以虛空爲鏡。以不染爲藥者。終落無罪。福無聖凡。無忌憚之知見。甚矣先生之真有造于世教也。承念及辰。玉遺集言之傷惋。初太原公得召。肯弟書謂辰云。人以爲錦上花。僕以爲雪上霜耳。今歿後一着果如此。弟之心事。惟問伯兄知之。可嘆。

與張丈

吾兄遠行。弟適在山中。不及奉賁。吾兄不驕不誦。而賢主人不忤不求。自是兩相得也。新官如入暗室。久而自明。但筆底留人。甚於刀上劍頭。上念鬼神。下念子孫。則生路寬矣。所賴夏公長者。當無事相祝。聞所治甚荒。覓得救荒諸書。奉備採擇。或當路咨詢。或饑民仰望。智無百慮。愚有一得。活得一人。則一人陰德也。行得一事。則一事藥方也。乞細細批閱。與彼處地方可行者。標出以示夏公案牘。送迎之煩。不暇編覽。精神線索。則友人事亦方便事。有便一勸按君停訟恤獄。緩舊甲征。皆救荒大義。

與徐魯人使君

初謁明公。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談塵俗事。既

聞新政如程。不識之兵。李光弼之將。刁斗不譁。旌旗收色。英雄意表。自是非常。昨者駕至山中。投以新詩。蘿月松風。竟不及握麈相對。清談清課。皆從山水中兩失之。將無造物者小爲嘲弄。抑更續後緣也。父母孔邇。快觀有期。正恐非時入室。不獨低頭。澹子明公庭鶴。亦將笑人如何。

上方二府

別後兩奉札。既即報謝。想已奏記室矣。北運仰仗仁覆。體恤調停。如良醫之救沉痾。慈父之護愛子。雖由清恕。白石樵真稿。卷二。實出經綸。謝玄履屐。各得其任。孔明竈井。皆應尺繩。今觀台臺而知古人之非遠也。撫臺感服奇節。特欲激揚。而松父老欲築祠。淮上尸祝臺下。但恐北朝空席。并州無復有瞻衮之期。若不肖盼望福星。又以日爲歲矣。

與王復之

僕老矣。一生素志。已付劉伶鍾邊。此豈復有世念。年來病冗。坐集不能低首。受書蠹老螢乾。乞作曝背翁足矣。而婚娶未畢。時入城市。客來跡者。又復以著述相期。所謂今之隱几。非古之隱几也。吾丈文虎人龍。北斗以南。

一人耳。公車之暇。專爲眉山禮一瓣香。博覽宏肆。若使子瞻見之。且當把臂四學士中。僕何人斯。而當北面之禮。折心灑汗。恨不穴地以避也。士大夫正有二事。太上出世。以孝弟爲根本。其次拔世。以舉業爲階梯。吾丈公車言陸離精客。語語皆遂貧。請屏他籍。一意爲之。陰符云。絕利一源。用師百倍。敢以爲名賢知己之獻。謹奉玄享真蹟。草堂雲氣不散也。

與張五鹿太守

黃穀老自海上入松。縷述台臺三讓避熱之意。相與璞。

白石樵夫稿

卷三

尺牘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服久之。而潄雪冰蘂之聲。至今猶騰道路。即黃公有耳。寧不心折也。近丹陽王公。有新政。爲東南所稱。凡衙官不許輕監一人。輕枷一人。稟命正堂。有票方許。台臺若發行合屬。即他郡且將師而効之矣。其陰功可勝道哉。曹州學正劉允繩。孝廉中麟鳳也。不獨制舉擅場。即古文詞皆可選入木天。亦曾奏藝于大匠之門否。

與趙凡夫

我祖爲人灌園。不若僕得幸于趙先生。若使稻衣穀弁。日從寒山中。飯犢掃葉。貴于王公多矣。吾友王丈善寫。

古佛盧陵伽。屠長卿贈以詩云。得錢散與貧兒去。只是焚香禮上清。就其品韻。居然人外。幸分梧陰一片地。小爲燕溫。何如。

答沈繼山

昔堯夫有言。善人未合。不敢急合。故明公爲青史中第一人物。至今日而始拜德門之床。納孺子之履者。以此非敢山澤自驕也。伏承享以上客。倡以名篇。即無短序。詩中已描繪盡矣。至于紀律森嚴。性情雋永。又浣花翁餘事耳。非久與叔祥商畧以酌來教。

答熊公子

往聞大父母之訃。友人陸伯生同不肖設位于郡城之南禪寺。率同志奠。敬焚一瓣香于位前。鄉紳士民如喪考妣。非獨爲知己哭。寔爲一縣哭也。忽承枉札。遠寄讀之。黯然。初擢臺選。海內方仗以爲言路指南。國是士風。闢繁匪淺。尊公之清。天下所知。獨其渙群觸邪之念。百不試一。雖朝廷無福。未盡其用。然生不媿三光。死不怕閻羅老子矣。况諸昆仲讀書清謹。恪守家風。未了之事。後人補之。乞示行實。當爲大父母作傳。以闡幽潛。邑有。

志國有史皆不可無此第一流人物也。但門下家貧道遠資斧甚艱。或遣一介持來。即可報命。且僕出入無時。兩不相值。千里駕委之草莽耳。

答趙同知

王公不下士久。不意干旌之重。紆訪委巷中。追憶老侯生。使人媿死。今征車前邁。行李蕭然。誰謂近世無范萊。無但無當路道眼人格外物色之耳。承委四筵四箋。遵命塞白。某守磴磴匹夫之介。不敢通輦下書。見東里公。煩致相憶。

自不惟其稱

卷二

尺牘

三

答錢受之太史

自吾兄天蜚。輒有索書求見者。弟堅謝之。山澤老人不當通輦下之信。非分當爾。卽懶性亦爾爾也。賴兄眼中。有照膽鏡。手中有降魔杵。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一客不如少一客耳。承論讀書無暇。此時豈能終日終夜。鑽破故紙堆中。嘗記得少謁徐文貞公。云學而時習之。何義對以不輟。文貞云。如國家有荒事。卽就荒時查考。荒事如有兵事。卽就兵時查考。兵事如有大禮大獄。亦然。此真所謂時習也。至今佩服此言。受用不盡。又有因。

文見道者。如送贈河南撫按。河南何事最急。如送陝西撫按。陝西何事最急。卽此類推。自然研究得切。考據得真。正如夏買葛冬買裘。畢竟比平時買裘買葛不同。若國軸之變幻。家鄉之紛拏。且端坐冷眼觀之。俠客之不如英雄者。俠客動而英雄靜也。英雄之不如聖賢者。英雄險而聖賢穩也。若置身靜穩中。卽鬼神造化奈何。不得。況目前餘子哉。

與許翁繩齋

已知齋俸入都。又逾年而得尚璽之命。爲之適然以喜。

自不惟其稱

卷二

尺牘

三

不喜明公初踐九列。實喜朝廷得正人。力尚未晚。目前朝局一似劫。基方始。冷眼旁觀。以厚薄定心地。以躁靜定人品。以吉凶定事業。惟明公與陸思劬耳。某邇來十。九在山。山上有生藏。山下有籬落。溝池負鍾種菓。抱水灌花。蔬子弟有書聲。客至有瓶罌。嘈嘈酒聲。但夜不能讀。細字伏臘有責逋者。三餘之樂。惟雨聲差勝。餘不足爲明公道也。

又

讀鍾君傳及手札。明公心事灑然。且文中毫竅眉眼。颯。

颯欲動明公不獨吏蹟品行事事第一。即文苑諸名流誰能爭席也。

答包儀父

四月二十四日得手書。蓋周伯孔使者捧至。伯孔以病中道反。賴此疾不至疲于津梁五千里。風波莫有作易事。如此舉止。老弟何不阻之。讀其時文詩賦。真天下奇才。僕勸其舍此而就舉業。為老親開笑顏。為朝廷出力。可也。聞湘潭水災重疊。何以救之。饑民中亦有強民。真盜中亦有枉盜。更望大慈以濟大悲。大悲以濟大勇。

自不樵真積

卷二

尺牘

七

如勸借一事。可一不可再。可暫不可久。言至此。吾弟心膽碎。鬚眉白矣。饑民用威難而用恩亦難。威過則恩息。過則驕。驕則挾官府之命。以要厚積之家。不可遏。又不。可繼。勢必三尺從事。則詈者與驕者俱起。此處又當一斟酌也。

與包儀甫

聞吾弟由浙入楚。度可錢塘江頭一送。今知取道京口。路遙天熱。不能握談。悵何可言。弟出禮義公族。又加以數年道養。不扶而植。不雕而銑。無煩三祝矣。聞彼中士

大夫難處。惟不親不疎。乃處法也。聞錢糧多逋。不緩不急。乃征法也。使客若多。則打報人要遠。遠則可以逸待勞。地方若奢。則筐篚飲宴。要辭辭則可以返奢為儉。告示不當。早出左右。始終以嚴示。必當機則事簡矣。嚴不罵。罵則人服矣。至于隨從諸人。防檢宜密。而衣食宜寬。上司之詞訟宜先。而自已之詞訟宜後。上司虛心請教。士子弗拜門生。牌票限期必銷。則不至妄行勾攝。罔罔不時清刷。則不至獄底沉寃。祈水旱夜宿于廟。勸農桑親至窮鄉。商賈使之情通。同僚收之善養。假公濟私者。民情也。節外生枝者。投狀也。已上種種皆弟所長。但無倦耳。

自不樵真積

卷二

尺牘

二八

答吳司理

台臺清真簡靜。事事古人。諸縫掖不敢輕投一趾。輕贊一文。蓋士風之正。實從明公指南始。其蟄藏草野。忽飛台札。捧讀環回。愧汗浹下。嘗念古之隱者。非避跡夷門。則寄居梁廡。今不狷不狂。有覲面目。故扁舟裹衲。投太湖山中者。百日矣。復嶺千尋。怒濤百變。松深竹冷。閨寂無人。粗以澡雪。海尤退藏。浮氣台臺比之徐南州。則俛



某嘗謂上下之交截然有等級鑿坏而逃者類于近名分庭抗禮者似于越分此皆非鄙儒所以事明公者也承台札下頒不勝悚汗通番之禁一疏于操臺夫復何議但久客潛歸則砲矢俱發掠貨沉舟誰敢登岸竊謂此曹奉禁以後宜嚴其出海之防奉禁以前宜開其還家之路沿海則張掛告示浙直廣閩則通行文書將來愚歸之衆與不逞之徒決不至勾夷起釁而海防可以

答張高士

昨承早顧、適睡并未起、不免帶吾家希夷餘習、長者不
督過之、又以長歌見贈、獎許過情、汗且浹踵、邇風奏之、
即松濤瀑雪、亦當避此金石聲也、夕陽曳杖來聽黃鸝、
請手斟、悟道泉酌茗以謝。

答朱平涵先生

前者太原未晝時射隼之夫幾中海鷗仰聞長者調護百端薇蕨無恙遠惟機汜學恭之訓近佩名公囊括之什業已穿壙山中考室桑下一瓢一衲數與山僧逸民往來陵澤間矣晝道全身是盲爲屢侍玄宰盤礴小爲墨戲何至敢應名公之求先生聖賢豪傑中人也社稷之擔旦暮相迫寧遽容鄉祭酒而已乎

與耿使君

臺下治績則遠高皋魯談易則洞入義周真本朝第

嘗境內見熊父母。詎敢越境見。耽使君然布衣道義之
愛。隱約流露於聞聲遙慕之間。雌鴛相視。桃李無言。其
意味更纏綿深遠也。東南莫大於水災。西北莫大於建
虜。畜艾徙薪。獨有起廢一着。而患得患失者。又恐爲異
論赤幟。忠賢袖手坐視淪胥。可嘆可恨。社稷重擔行及
明公。幸深圖之。

與吳懷野

明公孝義揭於皦日，取與嚴於秋霜，不居間，不苟得，一銖一黍，尺寸寸，皆從惜福修德中來，此非獨里族學

校知之、即鬼神皆知之矣、今忽變產捐金、以佐國家緩急之用、豈齷齪小丈夫敢望舊一哉、近者吳公祖創改金山衛、州縣兵尊撫按、業已鑿鑿允行矣、乃聞明公此議、曾倡於南中、博謀於識者、其爲地方慮已久、今又聞即移八千金爲建立公署之費、且欲挺身經理、親爲督造、則大姓不差科、小戶不繁擾、差官不經手、諸役不破冒、一金可以當十金、八千金可以當八萬金、而事可立辦、何也、非吳司理首創不能發此機、非撫道按臨不能決此機、非明公捐金不能買滿此機、此天賜明公、以捍沿海之門戶、又賜之各臺、以成明公爲范文正、不爲卜丈夫也、夫助邊、邊塞遑也、遑海、亦遑也、與其獻之朝廷爲太倉之稊米、不若用之桑梓、以爲億兆之金湯、事成之後、將吏軍民、報德報功、特祠血食、真名世大臣不朽之舉動矣、若夫擇形度勢、設官分土、此特出明公八面之餘、如視諸掌、守土者自當式廬而請焉、不佞非所敢與也、

與莊郡侯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此古棄婦之詩、若父母愛子、則不

然雖當哀疾涕洟之中、撫摩赤子之念、決不忍頃刻忘、凡可以救其疾痛、去其呻吟者、非熟告之乳母、則綏陳之國醫、今郡邑諸大夫是也、台臺行矣、幸晉意焉、

答吳司理

台臺審錄獄囚、責必減半、傳頌仁臺者載途矣、今幸院道一時輻輳、若議得金山衛分縣、則華上青可以造有形之福、通海商許歸、則浙直閩廣可以消未形之禍、陰功蓋不啻萬萬也、承諭三書、較是史料可刻、蓋鹽臺前啟云、切于國朝掌故爲第一、目下窮冬、更有寒審事件、創自周徐二撫臺、而未必及于後日、雖行自一方、而未必及于天下、諸郡不知、可如契審定例、兩臺特疏一請否、慈聖七十、將有大慶、乘此上請、度必朝發而夕下也、惟亟圖之、

復錢公

往玄宰閩還、僕逆之湖上、不意明公物色及之、徑徑小人不取、揖齋束帶、抗同游客、僅一通姓名而去、客秋楊侍御垂顧草堂、重以餽帛、未展報謁、尺書相約、因有棲霞之游、近慚明公、遠慚僧明紹矣、茲承書貺、斐疊敦于

故交知己寔難感動情聽僕老矣塞耳閉口以度居諸
師孔氏之循墻學彭篋之觀井捧讀諸刻重以慨然玉
筠云未見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
吾門者也其明公之謂矣

復李觀瀾

山中接教知客宦清吉橐中雖如槁葉所遇陳太守如
龍圖老子又如閻羅老子足下親侍左右亦不枉此頭
上烏紗矣百凡更加小心窮通有命雖官卑職小日行
好事道路有口上天有眼決不相瞞也若以貧爲苦
位至卿相原無舒眉寬肚時如兄素有達生之念者必
能憮然一笑有當于鄙言耳

復王而弘

明公不求人知而求天知此味甚覺悠長蓋眉睫政事
同皆隱隱躍躍寓焉久之人且知之矣丹陽治狀載在
萬姓往來口碑與曹丘生何與經云民惟邦本本固邦
寧故恤民之長豐年未必見德凶年則見之本邑未必
知恩他邑則知之頃者大則山東之搶劫小則青浦之
催科民情大都可憐也安得王父母百億化身分救百

姓乎茶亭乃腳踏實地功德更得速賜料理蚤一刻
刻之甘露也

與沈天生

包使至知老伯已僊遊矣痛哉一瓜三蒂已摘其二賴
兄仁孝一身支撐生死皆無憾然兄生者待哺死者待
塋千鈞一線萬勿輕擲於哭泣中弟以痛極先遣兒子
拜唁度月盡稍強即過慰兄當悉分灸之痛也

答蕭象林

扇頭蘭花宛然于昂子固家風雲山外重進此三昧恨
雪老人不及見之大暑未敢謁謝當舞棹旗亭間相送
片餉雪鴻之跡復晤何期讀第二牘不覺黯然矣

復王公

某螻伏東海之曲如在陶穴墮戶中不能從海內大人
先生遊而竊於誦書知人事始知有天台王中丞此祇
稷臣也已矣不可復作矣思中丞不得猶幸有明公聖
賢爲目豪傑爲膽者在第無從一聽風霆之談耳昨者
藉手記叙此酸書生語何足暢武侯汾陽將畧耶異日
建牙東南明公亦許其衣褐見否戴簿不修尺幅往者

死無敢收其尸。彼獨衣狐裘夜行，昇而瘞之土墻間。今輿還徑山，其肉身金而不腐，皆戴生力也。明公於吏事外，曾物色否？

答徐景文

往者授經琅瑯時，承見訪和氣搏掬，如攝春風中，不復知御史公八面霜威矣。頃承札貺，重以圖記見屬，竊嘆尋樂公昔以伏雌出贊，今化而爲三鳳齊鳴。六龍下食，大賢之名德遠矣。奉命勒記一通呈覽，非敢貂續都南，濠但愿蠅附徐南州耳。目下初凍，十指如懸槌，而又若拙書亦僻，乞更付之侍史何如？

復周伯孔

某屏伏山藪，單復負杖，如田叟海樵，鬚髮皓然。又類十九年海上子卿矣。老疾將至，不恨不見名山，恨不見天下名士。忽使者五千里授書，讀刻鳳篇，此公車中逐食文也。讀秦淮竹枝詞，則劉白低首，讀三陵外集，則江陸捧心。讀花雪賦，則宋玉復生。子建未死，已又讀花源詩。爲僊爲隱，爲秦爲晉，吾不得而相焉。每得數語，如洞中流出數片落花，沿流窮源，朱霞青嶂，杳不知其所之。不

意晚年復作老漁，遊入伯孔集中，嘻，豈其夢耶？湘潭清真貞立，不妄許人，而書來獨爲伯孔推轂不置。即伯孔不爲陽鱉，而縣大夫以垂虹之線欲釣天下豪士，伯孔誰兩邪？扇頭投贈，泚顙汗背，北面之禮，尤不敢承。若公不棄，請返一瓣香作神交，兄弟可也。絹素塗抹，幸勿疥壁，使楚材遠笑吳俗，幸幸。

與劉丈

弟書中不能作蠹魚，山中不能作麋鹿，而行遊天下名山，大川如鵬鷖怒飛，或不如劉先生仰慚碧落，俯視塵寰。自髫然向往明公，却又如火中爆豆，不能按捺耳。吾笑隱而名噪，貧而奇俠，願終公車言爲經世豪傑，豪傑非劉先生又誰爲忠孝指南也？弟每與王季重訂渡江之遊，訪王謝遺踪，與劉先生草廬未審何時得果此緣，難下懶夫惟有浩嘆而已。

答沈幼安

久不晤言，知兄開關謝客，作董生發憤，不知花開花落，此吉祥消息也。僕老矣，怕生客愛異書，而剝啄未除，惱日積且思，拔花去草，以求靜逸，不識得此閒福否？花

瘦笋肥斗菴與石翁何不撥掉也

與趙當世

海岳庵事玄宰贊嘆不容口。即刻書像贊及神位對額。此真可以不朽矣。大約以蘇米二像刻石裝壁中。其下並列東坡元章。而以元暉旁祀配享。淨名齋堂額也。海岳庵門額也。梁昭明劉義慶皆王孫中才子。宜並祀北固山上。皆讀書京口。見鎮江志中。幸兄主張速成之。

復陳州尊

明公尚書第一人而不為本天卓異第一入而不入

自不獲真稱

卷二

二

三

地凡有識者皆為不平。雖然某嘗有云美酒速飲而無味。積薪在高而先焚。有道者當不以此置懷抱中矣。向守經綏之節。雖時稱婁江客卿。而不敢望見顏色。今台旌過郡。又以山居穴處失迎。何虞鹿之無緣也。冰俸特頒。出自尊寵。但行李匆匆。而念及至此。明公於冷人焚。做作時聞。做賢者固不可測邪。

與顧冲庵先生

不肯仰止先生山谷所謂如慕古人也。乃勤手札。真有饑渴下士之誠。蒲團上腸冷如水。不覺為感知。焚中矣。

長江限南北。非丈夫語。僕不敢以江水謝先生。第營築先慈。匍匐草莽。明月之期。願言異日。俞君懸弧。男子僕閉門鈍漢。先生乃欲比肩而見之。得無以飛瀑望止水乎。誓墓頗堅。入林未密。即白犬黃犢。往往舐衣。惡其骨臭。何所施面目。而謁司馬門也。雖然。三寸尚在。當望見顏色。以畢終身之願。不能卜平原十日飲。領至人一夕話耳。

與吳先生

往婁江時。弟以寓公而吳先生為客卿。蕭寺論心。高樓

日不獲真稱

卷二

二

三

抵酒。不意得此天涯同志。江干一別。黯然銷魂矣。嗣後忽得長箋。娓娓數百言。高誼薄雲。遠誠透石。捧次何啻面承。欲覓一便郵。而赤鱗白鴈。杳然無踪。茲遇故人劉宇成。乃知以尊公小僊之故。曾與定交。敢附數行。以候興居。往者讀南宮書。首查吳先生姓名。不可得為之惘惘。累日。此朝廷不得正人之力。非吾丈數奇也。然造化有負于公。而公無負于造化。萬里搏風。即六月息。舊鯉鵬耳。弟年來十九在山。小結茆蕉。雜蒔花竹。袁閣土室。茅容草蔬。時與山朋溪友共之。獨苦文逋相責。不能作

熟睡漢。以此相愧。僕老矣。吳先生經給蒲腹。幸情精養。氣以待宇宙。擔子。目今時尚可爲。在君子調其已甚之。行小人則化其未形之毒。太尉之祖無左右武侯之拜。無重輕。天下從此太平矣。丈其冷眼。焚腸圖之。太倉沈。司部二子皆入庠。吳長卿名震元者。已中鄉榜。此皆江。干送別人。并以奉慰。知必樂聞也。

答印泉施君

士固有同床異夢。而千里同心者。印泉先生之謂也。漢。槎丈至。得手札。未省菰蘆中。入何以受知于長者。今年。近六十。不見生客。不與俗事。課兒弄孫。左絃右誦。近。而不能逃人。又不能逃文。通胸中湛然如青雲白石。而。不免雜以黃埃。乃知安身立命。大非容易。翁考室深山。多壽藤。偉木。坐管幼安之榻。漉陶元亮之巾。所畧遜古。人者。僅青衫黃梁耳。世事不了。如落葉隨掃。隨有心事。不了。如春草隨拔。隨出。惟前思過去。後思未來。我復安。在。而見在之我。亦復如之。若著書之勞神。讀書之障目。不足爲有道語也。雙龍有緣。何日抵掌。非五百里。賢人。聚乎念之。

與王遂東使君

四月入太湖洞庭。名山大川。長林豐草。蔑所不有。百。後出山。始知有人間。每當怒濤。粘天明月。掛樹未嘗不。念明公。明公頃者。魚服吳門。亦當峭帆一至。石門不可。無詩若記。及重陽後。橘柚更佳耳。聞太公健嗽。又已抱。孫。明公萬事足矣。侍養以後。方可做官。家食二年。再商。出處。行年四十。尚未有錄諸生者。以此相較。臺下何必。于今日。問腐鼠得失耶。某嘗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所。成何事。蓋行有行之事。非謀與懼不成。藏有藏之事。亦。非謀與懼不成。臺下在行藏之間。千萬與識者議之。老。夷門所以報恩者止此矣。

與翁敏寰

弟之入山也。欲省交際。以避喧。節宴會。以惜福。此念與。吾丈素心同之。山居雖狹。尚可靜憇。若酷暑時。則借重。指示一清涼界耳。辱見招。不殺生。不嚴席。爲真率會。乃。可。若禮意鄭重。何苦渡風波。而稱穉穉客也。少將不腆。以定編紵之交。

與翁丈

昨見惟心上人。知翁有非意之憤。古聖賢當骨肉橫逆。一味忍之。又忍而已。若一成訟。奔走暑月。天時不便也。往來風波。地利不便也。骨肉成仇。漸招外侮。人和不便也。也不肖初相見。以學吃虧。勸賢父子交淺言深。實出道義。幸三思之。

與胡大叅

往年避跡泖寺。青雀忽來。白鷗欲舞。竹林解帶。既清且和。先生真振古之人豪也。此時冒風暑。不能追陪信宿。上談王霸。下商釣弋。匆匆挂帆。渺如河漢。每讀環山記。

自序

卷二

尺牘

三

先生撫柯擊石。洗盞濯纓。不知誰惠誰魚。誰莊誰蝶。功名蟻戰。毀譽蜩鳴。博不得真人北窗一夢矣。頃避暑東洞庭者二月餘。長松限日。飛瀑如雷。盧橘楊梅。噉輒盈斗。恨不與先生共之。

復沈純父

天且暑。此時示疾維摩。正堪謝禰禰子耳。東歸十九在山。負鍾之暇。半爲客所跡。如出柴子。母鹿滾滾草樹中。僅撰數文。不足博笑。巨人在前日。畏日縮。非敢從也。

與張郡侯

台臺遠近賑荒。老稚感涕。適接秋麥。又得時雨。瓜茄大熟。客船日來。米價頓減。布價頻增。萬姓頓生。莫可言喻。

此皆臺下夙夜焦勞。人事補天之所致也。目前只有開河塘長一事。合郡最稱勞苦。若差必歸于正堂。水衙不敢私撓。而豪家之討夫者。息矣。役必主于本。畝別區。不得遠調。而泥頭之包攬者。絕矣。蓋泥頭倩人具呈。開河動經數里。畝民寫遠。挑濬包價。動及百金。塘長派之。該年該年飲之人戶。今歲不已。而復明歲。此河不已。而復彼河。不過爲泥頭飽溪壑而已。今當編審里排之俟。伏乞酌議。永立成規。百姓息肩。各畝安堵。其功德真與救荒等也。此係民隱至急。敢附以請。

復李公開藻

追憶己丑冬。與徐孟孺會塋涇陽父母。因謁臺下於泚墅。今涇陽墓草已黃。而孟孺之木拱矣。彈指二十六年。朝野之譽誹苑枯。幾且百變。而明公當鄉衮秉政之日。省侍丘園。海內望之。若鳥有鳳。魚有龍。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某隱居教授。粗守故吾。曩五十時。即已穿坎作容棺之墟。旁結茆蕉。雜以松檟。視司空畱生壙。則不

足比之袁閔土室則有餘矣。三子一補諸生，餘習諸子。兩孫小者孩乳，大者四歲，已解捉竿逐雀。薄田百畝，餘糜粥釀酒，不愁罄耻。但苦學貧而多文，逋未若村童田老黑甜白醉之爲適也。吾曹山澤人，豈望他長。但日就蘭省平寔，便是安身立命學問。故海內正人如明公，久不通尺書，今翰扇先之，僭叙其草野近狀如此。

答劉公

自揣拙鈍，足了一生，不敢與名賢通一耗問。乃明公束帛緘素，忽飛幽巖之中，且以元君碑記見屬，不勝赧以莊讀雄文，金翅插雲，玉龍舞雪，蠅鳴蛙奏，何以聲爲門下清標飲水直聲如矢。海內屈指以願望，賜環之報，嫩微豐草，此不肖草所私。明公安忍枕東山而釣北海。如元君二語，則隱然以宰官度世期之矣。白香山樂天行院蘇端明紫府神術鶴背馬頭原不相碍，門下負異骨秉素心，俟人間之殘局少完，則天際之靈槎可駕。某雖不肖，願順風而請道焉。

答揚州郭公

瑯琊報計人歸，知台臺拊膺大慟，并錄尊東見示真字。

字淚也。淡老云：生死不負我者，郭揚州耳。知言哉。易簣之後，家無餘財，只此一種清白，非特不愧明公之師，抑亦不愧名父之子。若使攬轡登朝，其激濁揚清，當何如也。但吳中風俗薄惡，台臺不惜牙頰于當路，護以金湯。目今羅雀之門，尤賴有昔日登龍之客耳。

謝陸文定公

承手書二帖，精神酣健，見于筆端。即少年不能員整至此，非獨可占壽徵，且以窺公教德，謹什襲藏之，永以爲寶。

與莊禹門

兄行時，弟在婁江，不得一送，及春始知之。意常惘惘。兄王將之器，小試苴補，然數已前定，枯菴淹通，付之造物。小兒惟晉心于利物，所謂一命之士，皆有所濟。兄仁者，自不待祝嘏，前儘有無限好事，豈必三公九列哉。兄蘭淡溫三長皆備，獲上得民，不言可知。弟日坐深山，不異木石，兄勿念之。但彼此各晉本來面目，異日相對耳。

復嚴天池

探梅時，得親道顏，真錦衣許由，火食神僊也。擬回棹一

訪林居而堯子已入光福矣。田叔先生嚮往如天際。讀山林經濟籍。頗采鄙言。得無腥煙霞而浣泉石乎。適冒寒擁卧。未命墨卿。當草數言以副遠托。新詩描寫如畫。恨病中不及賡和。然已藉手作枚生發矣。

答王而弘使君

道樞至。捧讀善惡感應說。此三教髓也。明公借官修行。亦復借官說法。若解軍議二百年未嘗及之。發之自今日始。即部曹與臺察未嘗及之。發之自明公始。他郡邑未嘗及之。發之自雲陽始。今由一方而通行天下。仁言

利溥。豈不信哉。某嘗有云。由自己生死。是大豪傑。知他

人勞苦。是真聖賢。今士大夫本分職業中。誰無善事可行。但不肯細心抽繹。親身體貼。如此事未免當面錯過耳。若明公誠所謂聖賢而豪傑者也。江南驛遞之苦。莫如丹陽。丹徒。高岸如山。上下牽輓。非黑夜僵卧死。則雨雪凍欲死。炎日渴欲死。若得十里置一僧廬。夏施茶。冬施薑湯。此目前第一方便事。明公倡之。而募地方之善信者助之。或間摘有罪者罰之。可以不日告成。比之修路築堤。其功德萬萬倍也。蔣君謂明公酒色財氣俱無。

可謂知言。然以德論。非以功論也。陰功二字。願臺下月積而月累之。爲東諸侯立一榜樣。可乎。佳惠鄭重。水晶罐以承甘露。沉水香以讀異書。此神僊十寶中事也。何福以消之。

與許郡侯

陳子有入晉欲附入行。不果行。忽承水俸。娓娓達札。發自藥裹中。環回研味。意中惡那能有此。此非賈勇強授書也。某知命外。蒜髮齟齬。衰相都見。每念五六十人。以飲食生元。所得甚少。以元蒸化飲食。所傷甚多。年來

入山。量腹節口。止博得一活勝人。但未能紙衣鉢杖。老

不入城耳。玄宰翰墨日貴。亦日間章公親三子清審貞

立。能文章。又攻詩。二孫並作秀才。清白不負人如此。唐

長公子猶布衣。鍾封君貽書訣親友而後坦化。亦由胸中尚有老農風味也。去冬。早今春夏木棉花至。四十五文錢得斤許。田家終日洗手堅坐。如歲朝新婦。俗呼爲少年荒。民間大袖尺八寸。腰間白練帶至三尺餘。甚有寫詩畫者。士民不揣良楮。試少却。昇神明投郡閭前。蜂屯蟻聚。數日乃已。山澤之癩。只合閉門面墻。不忍見此。

咄咄事。琴川東林招講學。謝不往。知者以爲畏大人。不知者恐以爲遊大人也。今涇陽遊岱矣。比教欲悉近耗。故附及之。台臺居家如管寧。居官如伯夷。至人所居。頑懦自別。豈必故鄉方是鄉。魯頌明公勿復以薇蕨介懷。玄宰雲山。酷得米虎兒筆意。奉供清玩。明公病後作書。甚難。某病目報書又難。數千里欲覓續使又難。以此三難。并在少日。吳兒雖鍊石人。寧免國士之涕。

復周丈

向承見訪。恨不能信宿仰攀。若賢所委。肖翁請旋。附書。白石其利。余二尺。律顧此何足煩。既姑付之百花中。作櫻筍會耳。久盼夢蘭消息。昔聞之陸文定公。男女止服健脾藥。萬物皆生於土。勿用熱劑。恐傷元氣。此言極正。而有驗者。敢以此効螽斯之祝。

與王季重使君

往劉仲熙渡江。曾作入行寄之。度不作無情魚鴈也。明公將父美雛。天以完福相贈。且約束鶯花。平章風月。不復向長安場索餽。饒熱血。擁書南面高卧。壯隱。始知九萬里之飛。不如六月之息也。明公青溪諸政。正有遺思。

崑山片石。不肖自當代爲父老揮涕。不敢忘。不敢後。但以明公干霄限日之材。而與勞薪積薪同事。世誰有剖。而以明王先生者。言念及此。未嘗不爲真英雄墮淚也。方今浙中強人意。然已開報復之門。不無隱憂。戰勝而不與同賀。後日亦不與同弔。尺蠖潛龍。皆明公綽綽餘。屈伸寧在眉睫哉。不肖山中築一椽半。匪溝沼。驅率。兄草。弟草種藥。一習墳史。此外惟閉戶飽睡。東坡所謂。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

答翁生

貞復來道弟比常。識見甚進。舉動更端。此真草蟲之器也。而祖以勤理財。而翁以靜處俗。弟又加之。以讀書。則。聰明日開。可以愧世間。弟加以積善。則根基自厚。可以達意外。難禍。機如運而游山水。晴風月。真地。但望操以小心。容以益友。如松柏。彌老彌耐。風霜此非。獨弟今日始即賢祖父。亦相與安享于無窮也。僕山中。苦客三月一病。幸而無恙。若藏經到日。乞一報。當與玄。宰共作記勒碑。以代壽文。目前筐篋。尚未敢瀾。致令。意益有所待耳。聞藏閣。德門一力任完。好善如此。六十。

功德勝于尋常佛事萬萬倍也。更聞宴會俱不殺生，尤為有見。幸推廣此意而行之。

與李貫之

存吾兄至知。丈耕讀甚樂。古人非遠，高士無奇，但一味真耳。弟鏡霜蒼蒼，百無所苦。苦客苦文通，恨不入深山土室中，蒸藜斫木，作一無事道人。顧天殺未解，遠慚李公矣。新結草堂三四椽，于白石山，欲藝名花，性不喜賞燈種。牡丹皆金屋紅綃事也。聞兄有極紅西府海棠，及奇梗海棠，能見惠否？人老樹小，東坡翁見之不覺一笑。

白石猿真稿

卷二

尺牘

三

則有道可知也。但得土礎堅大，正月春和，生氣與根葉相迎，今似可緩。久欲特訪名賢，并了芍藥緣，度在明年也。

答王而弘使君

二殤無罪，罪自祖作，乃承明公貽書遠憫，感涕不可言。吳中解軍，往往雜點里排，不知祖宗良有深意。如一都二都中出軍犯，則差二都二都押解，一則為其平日不能訓戒，一則為其臨期不能首呈，以致釀成凶惡，貽累地方。此亦地方與有罪焉，故以本都人解本都軍犯，蓋

面熟相熟，必無替身投到之情。情意相通，亦無道路難為之弊。後有潑賴行兇，好訟好鬪者，亦不肯互相容隱，以致賠費往來之煩。此解軍中默寓保甲法也。今貴治但點本都乎？抑點別都乎？若申為定例，通行各邑，則別都既省橫差，而本都之父老亦首肯心服矣。

與蔡郡侯

向有一書謝復，不至作洪喬沉浮否？當今朝紳如沸，士大夫寧為積薪，毋為勞薪。寧高不着之棋，毋爭必着之劫。舍冷眼以觀人，蓄熱腸以報國。其他無可言者。江右

有地師時過雲間，極稱臺下造士至公至明，又敏又確。

尺牘

士論推服，大恨得師之晚。松人為明公勒石去思，皆以碑文見委，某力辭不敢當，而徵文甚堅，正如繪造化者難為工，但肉食者未必知，而知者乃在藿食人，無能重輕明公耳。

復馮文所大參

七月初六日，山中忽接手書，捧次感歎。吾松士大夫風俗一變，非求田問舍，牙儉登堂，則請托居間，吏胥入幕，誰念及枯木朽株，而勤施于數千里外者，惟台臺一人。

而已。人生知足豈能作終歲計。但檢料三十日粗具生計。便可作一月無事道人。酷暑中正與田叟鄰兒刈竹爲竿。剥欄爲拂。隨陰轉徙釣魚濯足。以爲樂。而明公之賜適至。豈復更問結夏費糧哉。近得本寧書。挹獎太過。而明公復有上品之目。虞翻知己。某得其二。惟有集木履米。以故吾還臺下耳。某嘗致書相知云。當今文苑耆舊。惟華亭雲社及金陵而已。二三碩果中具無限讀書種子。何有古文之時。而使馮先生不登九列。將來後生輩得無林穀五車十乘乎。念之念之。

與許仰亭

某山冠田衣。不敢通京洛書。即父母孔邇。而久疎訊候者。止于分也。台臺清嚴。久負建牙吹角之望。異日衮衣自東。率先竹馬奉迎江南。臺下一顧布衣于蓬蒿間。使鷗鷺狎人。猿鶴歛戶。是所望耳。漁家圖一卷。海上烟波。宛然几案間。并附博笑。

答趙彥中

尊使至日。即開仲挂帆之日。心緒甚草草。賴澹生調停之。世恩圖兩人正相度。此必幾爲子虛。而賢者搜得之。

得教果如料。弟兩日爲鹽臺報書。欲輕舟入山見訪。山澤何堪此契闊。不得已入城託一二相知辭之。以此未得作詩。鶴來館會藝。皆梅檀香。而臺下以如來說法。自當攪山河都放光明。正付兒曹快讀。非久小暇。勉搆數言。爲糠粃之導。近見齊君求文。極靈極尖。恨不使仁丈見之。今寄送覽。開仲亦爲且駭且走。世固有真飛將軍也。

答崔鹽臺

台諭列卿傳。反覆諦觀。蓋其中有幸不幸焉。或以墓志行狀收。則全譽。或以野史採。則多訾。或以實錄書。則譽誹半。如萬安張絲焦芳之類。其罪惡灼然耳目者。宜留原文以爲世戒。此不必諱也。如楊公廷和。顧公鼎臣。王公桴之類。子孫不能受名臣不能堪此。爲賢者諱也。此書刻自明公。則凡經關映之先輩。尤當斟酌。此爲親者諱也。其他說字浮句。則正之。別有見聞。則增附之。一人而見數衙門者。則削去之。削去幾已及半。僅可得三十冊餘而止矣。不惟便于流覽。而且省于刻費。此皆擇三五同志。齊集一處。彼此換閱。而某又從中一一商畧研

勤勞使毫無遺憾而後即安此乃仰報台臺委托之苦心耳

答韓求仲太史

往承魚服入山草木皆有清華之色恨不能絆晉道駕又恨客衆不能吐衷懷然待言而盡者亦非真相知也此菴粗有頭緒幸勿式勿擴樹無位置石無經營草草數椽落落萬卷不特坐者清涼使入此齋者不覺迴水壺中可以謝客可以避世想仁兄胸中已具睡鐵二老人風味不使泉石衣繡着粉飾儼耳以仁兄之冲淡棲朝論之不爭餘無以祝太賢矣

答費無學

細讀家訓因傳示同好皆以爲顏柳不吐之語豈必二藏經作濟人寶筏哉大抵聖賢能事天故能回天豪傑能事人故能使人以足下而欲北而僕真田將軍神道設教耳寧不愧死年來如古井之波垂枯之柳一切世念皆已林樾避客峯泖客跡之轉避家居病跡之男兒安身立命寔無地着脚足下不貧不病不俗不朽亦足以抗顏人間矣

與包心絃

吾兄入深山真如雪山修道時不知更加何等精進矣新作千萬寄數首見示近來文字只是靈之一字盡之寧國有齊君求新做三十篇文真使人躍舞大都不欲放膽于文且欲放膽于理武林新刻張無垢橫浦集不可不讀也何地無才吾兄得二三奇門生否就中極有才而貧者幸爲一提携之世間惟有克己可以養人服人餘無他法賢子廉明遠布雖以累荒待通然寧負俸不負饑民其借單一紙意亦甚佳但恐米不足而借者多可奈何或借而交借可奈何或荒而又荒可奈何或前官立票而後官不追可奈何或指名多米而實廩中空虛可奈何思害則知利矣幸兄便時一寄語之

謝送英石

青瑋白飴慢去賢者爲歎頃損米家石病子欲躍但不能具袍笏拜耳何時再觀與石丈人同一話也

與王青谿

瘡後苦欲買參適接厚貺正如病蜂以花爲糧越耳臺下赤誠步禱又復念山澤之瘠慚愧感激又百倍于平

目矣。劉生窮絕。其文妙在水中。擇乳空外。轉身不衫不履。不入作家伎倆。真逐貧文也。人心不潤而燥。俱有炎上之意。妙哉斯言。勿謂天高地以上。即天也。勿謂鬼遠人以外。皆鬼也。臺下億萬司命。如此血誠。不化爲霖雨。乎比聞停刑釋囚。皆在焚審前。先行之。臺下無慮。帝且鞭策老龍矣。別諭云。里胥車肩不暇。臺下姑緩之。何如。

與蕭公觀復

僕知先生久矣。不意今始見之。竹徑欵扉。柳陰爭席。每當雄談之展。明月停輝。浮雲駐影。退而謂二三子弟。西

游。親媚賴此英雄。一洗粉澤。無不大笑。以爲知言。邇來大雅道喪。游各大人者。如飛鳥投兔。面目可憐。某氣誼男子。有求于先生。而無求于今世。念先生旅邸間寂。特此相訊。非敢以俗態進也。

與錢公機山

司馬溫公云。立心清恕。而體質穩重者。乃福德貴人也。則吾丈之謂矣。開卷有益。積善降祥。此八字。第常以此自勉。并以此告知。已國朝名臣言行錄。及宋朝名臣錄。當日置案頭。以善養人。則自無異同。以豪傑自待。則自

然。同中有異。望之望之。表弟某押運漕舫。此職業中之認真者。倘部糧交割時。或意外督責。例外雜費。仰祈勸力。惟兄之清。能感動人。惟兄之恕。能體恤人。重青推赤。不特借愛于桑梓一線也。昔徐文貞未當國時。每遇同鄉親友公事至京者。有求必應。有謀必忠。非獨受者啣感。即故鄉同官者。皆以此轉薄爲厚。化疎爲親。此中真有深味。弟年來踪跡。半在泖橋間也。

答熊使君

一年未得明公書。如久不就君平卜。不向龐德公語。適接手札。喜而復嘆。嘆而復喜。嘆者。長公三難攫去。喜者。明公寸腸如鐵耳。以宣尼而伯魚。天文王而二叔。誅三叔宜也。伯邑考何罪。帝闔無虎豹行。當續天問問之。雖然。明公尙平之累。已去其四。庸何悲。異日立朝。笏擊筆誅。無復纖毫兒女顧戀。當自此始。若竹成行。柳成陰。尙未是明公向上事也。不肖心灰智訖。不願得世名。并不願得進世名。牧召游氣。約束老骸。但朝習士風。如奕爭劫。奕非國手。却復連環。奈何哉。春夏官餽。哺饑。不肖首事天馬。矢神誓衆。哺者五十日。男女凡五萬有奇。二麥登場。

菜。改。肉。色。此。明。公。儲。粟。以。待。後。事。者。之。明。驗。也。聶。侯。清。
靜。惟。畫。一。是。師。不。孿。不。盜。敢。忘。明。德。

白石樵真稿卷之三

尺牘

與錢抑之太史

吾兄鄉會二番。未滿弟望。入對哀然。使古人吐氣。但恨尊公不及見此。聞報之日。知兄必喜極而悲也。吾兄志在忠孝。不在溫飽。此弟所素知。且賦性介潔。狷而不狂。朝野得一正人。所關非淺。彈冠相慶。又不獨在兄矣。衙門官級。元是雁叙。而推非蟻附。而上安分。即是安命。做人即是做官。愛惜精神。潛求經濟。昔之擇交。在論邪正。今之定交。在論吉凶。吉凶何在。心地之厚薄是也。舉動之躁靜是也。不受投靠。易不受門生。難立朝之脚硬。易處家之耳硬。難。簡通賓客。易。禁絕荐書。難。使門庭如水。易。使族如寒峻。難。此須吾兄令弟令叔。遍相約束。檢括。使斗大武塘。卓然有三麟三鳳。爲全浙人作榜樣。乃不負數年前辛勤燈火之力也。近來看得文史。莫如文苑英華詩。莫如詩紀。閑時一批閱之。蓋爲其厚實中有藻績也。其餘名相文集。希一留意。見儀甫。并望書此示之。

復李九疑

今長安不獨戰場。幾于骷髏場矣。足下侍親課子。親高壽子。高科皆可必也。取廉於世。自不得不取贏於造物耳。方生持古硯不能售。僕念其扶輓之孝。以三金與之。貧措大太迂濶矣。桂風。潑香。卽日奉賀以悉。

復米公仲照

先生身居輦轂。而避世類東方生。書類旭素。畫類董巨。類輞川。好石類襄陽翁。而詩若文過之。此古人也。心口自語。何日得見米公。相與拂拭尊壘。調伏瓠墨。作數日世外之談。而老不出門。怯不渡江。計惟有衮衣自東。乃敢擁褐一見耳。茲者忽墮遠札。比于神交。石卷大奇。卽造物狡獪。不能刻露至此。神仙有十賚文。此天賚米先生也。草草數語。雖未盡描摹。石亦當不叫屈。承寄筆。巢大書及山水挂幅。懸之草堂。覺風霆紛來。日月重朗。非止吞盡目前諸子。卽南宮筆法出現。未必有此快心也。傳示子孫。永以爲寶。茗壺一具。出自名手。裁布一端。聊存縞紵之意。

謝友人惠芥

唐突風月。遂爾疲頓。賴庇已覺。眠嗽無恙。承念遠將新。

芥。恨。不。得。邀。翁。綠。陰。黃。鵬。中。安。排。湯。社。詩。壇。共。一。茗。戰。也。

答錢抑之太史

風。騎。雨。橫。物。價。翔。貴。無。荒。之。名。有。荒。之。實。而。家。汰。人。侈。習。爲。故。常。管。仲。云。貧。國。若。有。餘。非。有。餘。也。嗜。欲。多。而。民。心。躁。也。今。之。謂。矣。民。間。外。盈。而。內。虛。朝。廷。內。盈。而。外。虛。此。病。正。相。反。亦。正。相。成。可。嘆。可。嘆。梅。道。人。墓。此。武。塘。面。上。眉。得。吾。兄。與。令。君。弟。除。群。穢。點。綴。精。舍。一。坏。之。土。不。置。落。而。見。牧。豎。手。此。老。片。紙。絕。價。值。餅。金。而。骨。白。草。青。幾。不。若。不。識。字。人。丘。塚。可。哭。更。可。憐。獨。生。平。未。見。遺。集。往。于。項。氏。卷。素。間。曾。錄。其。一。二。載。姚。古。錄。中。此。外。寥。寥。見。何。矣。吳。令。君。弟。所。延。慕。弟。恐。褻。裳。而。庭。見。之。無。論。雙。雀。祇。衣。覺。有。羶。氣。將。無。爲。梅。道。人。所。笑。經。營。位。置。鳩。杖。之。日。當。送。何。郁。二。工。至。也。此。事。賢。者。作。創。更。須。酌。人。稍。爲。貼。助。弟。當。任。碑。記。而。玄。宰。題。墓。門。之。額。亦。足。以。爲。高。士。結。緣。何。如。吾。兄。錦。旋。三。月。尚。未。入。郡。城。如。此。幽。冷。嚴。重。清。風。穆。如。麟。鳳。之。祥。以。其。不。見。故。也。吾。兄。之。謂。也。

答許無錫

梁武云江南早濕四十早凋如此黃梅信轉思入定耳昨惠扇頭詩畫雙絕使君隱德甚多此其一也俞本之感恩真望恩淺夷門老矣何以振之惠泉屢以口業相累幸在君子之交不煩水懺笑笑

答馮文所大參

台臺遠旋未及操斗酒緩拂纓上塵卽承頒書損貺非夢寐枕漱豈能便及鹿豕人感切感切讀餐秀樓記使人神爽色飛而文弱之作特爲奇秀雖百儒何能抗衡還倚名公五鳳手壓倒之耳耳臣辨謗錄腸最熱心最苦而辨才滾滾甚核耳臣猶子也不肖則小友也竊謂先生爲當今第一耆舊尊宿豈爭兒女子嘈嘈口舌此不屑辨吳隱之在官不携一物周伯仁大腹可容數百人此不欲辨自古雪讒訴枉之箋讀者半不讀者半解者半不解者半此不必辨耳臣以書生署居而無事不替無言不酬事涉葛藤嫌同瓜李此不可辨蠅口正青鳩眼尚赤或挑彼堅白之鳴決我玄黃之戰或推淵木已下石隨之亦古今邈者之通弊也此不當辨晉高皇帝命宋劉諸公撰閱江樓記多不稱旨嘆曰徐淑妃一

婦人耳。唐文皇欲征高麗。能上書極諫。今紛紛撰記。而無一人以諫止者。何其不愛我也。伏惟先生勉思鄙言。姑賜停寢。乃不肖辨謗錄之真蹟耳。高明以爲何如。

復陶太守救荒

目前百物踊貴。而米尤甚。大約禁搶第一。平價次之。蓋此曹胆不可使大手。不可使滑。若始則搶店。家繼則及典戶。又繼則及縉紳。末流之漸。必至於此。此起於榜帖。街衢尅期聚衆。衆之所聚。勢難禁遏。遠近効尤。遂指以爲輿情。爲公憤而實云。三橫民爲之首倡耳。伏乞太張告示。專禁搶奪。則人情不至張皇。此近憂亦遠慮也。又撥計松郡之人。鄉人耕種者居其七。經營生理者居其三。游手無賴者不及一分之半。若有田之家。照管佃戶佃戶種田一畝者。借與工米五升。及冬同租還納。此皆舊例。原非創設。特以近日米貴。并工本亦不肯借。而緩急無可告臺。示曉諭。則佃戶可以藉口。請門而田主可以委曲應付。是十分中之鄉人已救七分。其餘經營生理者。不難生活也。又有各報積米大戶者。徒增刁民索詐之端。無益於事。吾松錢糧有官甲爲貴者。而設有囤

戶爲富者。而設其田畝載在冊籍。一一可查。按冊有田千畝者。糶米一百石。有田五百畝者。糶米五十石。平糶及於富貴大家。而不及零星碎戶。似亦法之可行。示之必從者也。又五月爲農月。爲瘟月。古人有洒掃園囿。洗滌柳柵者。伏乞行文三縣。清理獄囚。造冊繳報。既可生全民命。又可挽回天和。亮台臺仁同覆載。必切如傷。謹此稽首以請。且復明問之及。

與章使君魯齋

前讀台臺復變役書。言言破的。踴躍不容已。近議擴城。此真看子容民蓄衆之事。不肖愚無知。亦少有所獻。生揭題疏全在題目。痛快爲主。此擴府城。非縣城也。蘇松最稱東南壯郡。而松城之隘。去蘇遠甚。若以府城爲題。目則錢糧可以協濟。督工可以分委。大戶役夫可以均差。華亭主其半。上青助其五。而事有端倪矣。鄉衮之議。尚未及此。故敢陳其區區。

荅楊鹽院

某老耽章句。自屏於海隅山曲間。編蓬拾橡。教授諸生。以安命守拙而已。忽承永俸瑤箋。超出常格。至於搜采。

昇書傳示同好。管葛詩非谷及寒人。某嘗受聘於瑯琊。太原兩家間。兩家所藏。率人間常味。絕無天厨禁燭。元美公撰藝苑。委宛成編。餘輒棄之。而王文肅則謂親檢閣中秘書。目存而書亡者多矣。其少僻異者。半爲前輩。網載以去。嘗咲而嘆曰。國家庫無兵食。無粟不足爲貧。惟以先輩懸賞。購求之書。而盡供後生。雀鼠之耗。乃真貧耳。夫秘閣如此。他可知矣。某老病不能出遊。家貧不能借錄。仰虛垂問。但有慚惶。所具未刻書三種。一曰唐書會要。二曰能改齋漫錄。三曰弁州史料。史料于全典則未備。於昇日石渠之彥。采摭故實。津潤文采。不爲無便也。

答鄒愚谷學憲

明公歸辱賜手札。又賜大集。使某感死且愧死。雕虫之筆。豈不能效附一言。然命之繪天地。晝日月。不覺蠶縮至此。非敢有胸無心也。久當三薰三沐而荐之。古先生說法而不掛名於龍藏者。非十弟子矣。名園石日老木。日拱此却易得。但明公詩文日富。不可以力爭。異日詣門請教。先生寧肯置我於聽歌魚。啣字雀中。否賢子近。

復何如。焚玉躍金。終當見實念之念之。病目暴頭。先此占謝。

答嘉定胡中尊

頒曆知春分。俸知飽。益歲受明德者。兩度矣。引分山。瘴不敢造謝。以涸庭。霍乃蒙明府百冗中。猶記存布衣故人。此何等高誼也。貴治花租。已荒米價。又踴幸留朝。天子轍活此窮民。但彼處好訟。好通。古人有卽押告狀之人。先查錢糧完欠。然後准狀。此於催科之中。寓息訟之意。不知可行否。若吳淞者。蘇州諸邑之下流。松江諸

邑之上流也。北曰婁江。南曰東江。卽黃浦。中曰吳淞。三江做口。以受西來太湖之水。使之入海。其形如乾卦。三爻相似。今吳淞久湮。如乾少中爻。故蘇松上下二流。皆噴咽奔潰。而水患不可救矣。獨嘉定借流吳淞。不惟病滂而且病旱。地方凋弊。實坐於此。今雖有開濬之議。而頗類無米之炊。仁人在上。何以策之。

答楊學臺

遼左之局。大約虜合則強。離則弱。合則守。離則戰。使之離。不使之合。則機括全在欵他。首以制建。首楊經略。

爲遼道萬曆二十二年間李霽寰定武之役斬獲頗多
楊亦與賞大都戰非所長欸則素習借關酋牽制此奴
未爲失策如往年洮河事諫議戰者譁然而起鄭範溪
經略西事亦用此法惟有羈縻虜王以離火酋耳今遼
左捷伐非出將帥而出屬夷在主帥不宜全掩爲已攻
在廟堂亦宜徐責其後効則兩得之矣

復張公

屏跡海曲何異蟄蛰寒蟬而明公札既遠貴草廬實出
意外披玩圖記令人眉舞肉飛自古英雄之退步有二

非金粟王宸收爲弟子則丹楓碧水涵跡幽人明公之
黃山其子房之黃石哉第節鉞望重恐未遑日涉此中
俟他年功成不受賞獨步歸田廬不肖猶得負栗腰笛
叩兔柴而請事焉先以六言數章請正浣烟霞芥泉石
度無所逃罪矣家刻蘇帖不敢濫貽交知謹上典籤以
代名園老友

答杜日章

明公胸中羅六合如膚寸西北函書捧幣直走江以南
雖無御李識韓之緣然天遊神交彼此如同床而卧大

丈夫何論聚頭磕膝乎太寢六籍如大海張逸蒼八詠
如堯率宮不佞何人敢廁名其間重以遠命不得不強
爲塗抹若所謂宋人善画吳人善治百不得一也惟障
面而置之遼左披猖今得仲父提戈躍馬而前度且胆
奪若以捷伐爲先聲堅壁爲根本而漸修海運屯田以
爲徹桑畜艾之計東事尚可紓也恨不得明公揮麈而
談耳

與友

弟屏空山如坐井底台丈榮旋榮行皆不及把晤但與
冰堂老僧仰祝得雄而已目前百物翔踴而米價尤甚
弟以爲平價不如禁捨禁捨然後可以平價捨奪不禁
以實禍論則內境之米不出以虛聲論則外境之米不
來其關係地方非細故也昔年浙中兵變民變賴張嶠
嶠手辣始得戢寧救荒之中兼行防亂之意此萬萬不
容已者望與當路一言之

答鍾公

建酋披猖宿將戰歿爲大將軍心痛適接手札方屬春
初此時尚未有捷伐之舉耳讀四壁詩清真恬秀高邁

晉亮實當于古人中求之。近代非吁號而傷氣。則呻吟而損神。得鍾先生。可以指南矣。四方多壘。豈容大將乞身。吾丈爲班仲堅。亦可爲班仲升。亦可大丈夫何事。不可爲。豈必向乾螢老蠹中。束此七尺哉。弟夔屈龍伸齒。先吾後。非特立功之善物。抑亦衛生之哲言也。本寧公頃以江毋傳見屬東裝還楚。馮元成數訪空山。神情頗旺。詞林碩果。僅存此翁耳。駱駝酥珍貴異常。恨無以報。惟有媿感而已。

與白公

日向佳其行
向往明德。如慕古人。以新暑避客。小舟往來竹篠荻葦之間。冀歸時至虞山。可卜良晤。而竟以兒試落魄。挂帆東還。未及與明公作百尺樓話。至今忽忽如一欠事。以明公聖賢豪傑之品。勉而就斗大一城。非特地方藉爲福星。王使君實係爲益友。渠夾袋中業已首識之矣。自來談朝事。則分門別戶。談遼事。則掃穴犁庭。今竟何如耶。明公蒿目時艱。不知何策以寬發杞言之可勝慨然。

答毛孺初漕臺

往京口拜見明公嗣後僅一展問。旋賜手書。且知連得。

四雄真于公陰德之報也。綉驄孔迥。曩日門生故吏。竭蹶望塵。如朝麟鳳。而某自揣名分遼絕。不敢以褐衣見。又不敏以魚素通。忽承瑤札。永俸此王公大人格外意。表行事。台臺董視飛輓。恤軍察吏。弊絕風清。又憂深慮遠。發皇于防漕大疏。豈能復贊一詞。記得軍運莫如孫拱陽公。祖理漕政。略爲詳。民運莫如方旦心公。祖北運便民。總略爲切。想明公必已采擇而衷之矣。建酋披猖。某查考。祖宗實錄。及先臣奏議。原無擣巢深入之理。血戰決不如堅守。助兵決不如助餉。調客兵決不如募土著。懷柔非關款結。西虜豈至決撒潰敗。如今日今朝野錯愕。輦上君子。且有移家先出。以爲民望者。抑何其太張皇也。督庚戌非虜入犯。烽火達於都門。哭聲聞於官府。獨徐文貞大興土木。改造第宅。肅皇帝遣人偵視。內心始安。今在京大老。恐不可無此意。若九門啟閉。不時物價。一時騰貴。人心動搖。關係非細。目前宜以根本鎮定爲第一義。而後講求貼防協守之策。奴酋長於陸。不長於水。登萊雖與全州密邇。似無暇及此也。遼左自文皇帝改郡縣爲衛鎮。而遼始強。後因改海運爲。

輕齋而遂始弱。及今講通金州舊運。饑者其食。急則救。標餉孰便于此者乎。明公江左夷吾也。不識以爲然否。

答杜弢武總戎

客歲河套諸酋悉就戎索。海內稱杜家忠孝兵爲九鎮之冠。然明公之焦心勞思。飲血暴骨。亦已數矣。乞身非迂弟。聖主不肯卧虎於長林豐草間耳。痛哉仲父老將軍之戰歿也。人生殤死老死七日不汗亦死。與其呻吟涕洟。死于婦人之手。與巫史紛若之間。何如死王事之爲快哉。忠如仲父。識者謂宜賀不宜弔。若後日爲

身後不朽計。僕區區野史。亦足以發揮萬一流之來禩也。陳先生太霞記。豈借僕爲重。然不妨標出示之海內。使江南巨姓盡演之以廣其傳。好事者纏頭不惜也。弟性癖喜新喜奇。明公帳前降虜中有小胡女解絃索者。乞贈一二。雖命力士馬上挾之而至。僕教以捧書掃花。屬諸名家各爲詩歌紀之。作山林一段佳話。明公其許之否。

與方旦心公祖

台臺積資重望。又可惜重松郡一洗近來議論。謂

俗競奢之習。卽不肖雖不敢唐突鈴閣。然空山見訪。尚得衣褐見也。頃聞甬東之命。老稚忽忽若有所失。差喜尺書時得相聞。又喜青谿賀使君廉恪節省。實有休養生息之意。皆奉台臺之成訓在。若徵糧分別荒區熟區。審役分別田多田少。准一詞不如省一詞。則人安家樂。出一票不如銷一票。則弊絕風清。此尤青人凋敝之後。最爲吃緊者。種種民瘼。特以揣分不敢悉其萬一耳。明公并州所在。能無意乎。

答金公

明公出山非久。長嘯過歸。不待爛柯而倚勢已大變矣。連環之劫。行將與氣運相始終。明公其至人乎。今揀時太急。一切但用倒倉法。而大藥王如臺下。又使袖手于岩居川觀之間。吾不知天生聖賢豪杰之初意。竟欲何爲。沈德生樞侍門牆。如往來雲氣中。衣久久生潤。此生心口嘆服。謹代爲之謝。

答王奇陽

某邇年如饑鶴病猿。棲頃枯松寒月間。不敢更通海內賢豪。忽接札。既過獎謬。悠不覺顙泚而腸熱也。每與王

青谿使君相約渡錢塘。入會稽以求名山。弘治八年。公而一遇焉。則生平結襪。孰如先生者。不識河渠此願否。四十二章。跋謹呈覽。閣下從翰墨中作事。此蘇黃再生。但弟野牛之鳴。恐不堪入龍象隊中。如何。

與朱直指

夢寐選閣。真如百尺樓。度明春可得買漁簑。從短蒲間一叩朱桃。槎仙徑耳。昨晝乞玄宰題上。更許盤礴作長絹。奉寄當坐索之。不令禿毫作癩卧龍也。

答錢公仲舉

承寄麗鵬集。友人索之如玉如穀。幸劉孟肩見貽。二部而無奈其不給也。教既忽至。大副所請。波斯胡已上珍珠船矣。尊集骨騰肉飽。采串英飛出之。以堂堂正正運之以恠恠奇奇。無論智愚賢不肖。稽首龍門。皈依牛耳。其無思不服宜也。自來東事。改郡縣為衛鎮。而遼始強。改海運為折色。而遼始弱。今事難復故。實同創始。台臺披髮纓冠。以救鄉隣之關。其愚不可及也。其功亦不可及也。且由此撤兵還洋。則沿海不患空虛。停寢召募。則臨岐不生他變。大江南北。實陰庇之。豈特遼左一方得。

免於噬臍。然眉而已哉。若淮上總鎮。竊意仍宜添設。汰老弱。宿以重兵。革勲戚。練以名將。協董濬。儲彈壓。首尾此正。與海運相為表裏者。昔孫權渡遼。伐公孫。度視數千里。地勢直如一線。然今畫地而謀。賊守豈不為英雄所笑。惟明公亟圖之。

與郁李雅

往別時。以為復有竟歲之盟。忽得信為陳大夫披去。丈夫鬚眉。落地時。便以此身。爾長矢往矣。豈若鹿豕終日相聚。足下萬里之關。而為六月之息。長卿四壁。足下四

自不推其移

壁都盡。便須尋一髮。更雀之化。蛤也。劒之化。飛龍也。英雄雌伏。而依為九天九地也。大都醯雞秋蟲。則終止甕些間耳。足下之腹。笥五經。乃竟老於蒯緱。不問陳大夫一吐氣。寧何之乎。且廣中雖古炎州。乃皇岡芙蓉。及九成臺。皆供足下落日長嘯。管坡仙謫居彼中。身負瓦石而足下讀書。官署卷簾。隱几不廢。卧游方之東坡。又得殊勝。且時以筆花吐池塘。春草之句。卽瘴烟蠻霧。亦當為足下一開滌耳。弟以野鷗之性。暫居人間。如寒蟬潛。獲相似。每思足下曠俗之致。恨不能縮地徙山。與足下。

焚。柝。子。擎。竹。葉。消。之。適。捧。遠。札。斐。然。復。面。古。詩。個。美。具。
見。記。存。以。足。下。一。瓣。香。迎。清。風。讀。之。不。覺。煩。暑。之。頓。浣。
也。使。者。督。報。良。迫。未。能。廢。和。來。美。愧。與。汗。俱。

與岳公季有

大。疏。一。鳴。忽。得。異。常。溫。旨。頓。使。朝。廷。父。子。兄。弟。之。間。撥。
雲。霧。而。睹。日。月。在。先。帝。處。分。此。事。真。第。一。得。意。文。章。
在。今。日。聖。明。剖。決。此。事。亦。第。一。得。情。公。案。臺。下。有。功。
於。正。人。正。史。多。矣。沈。天。生。入。山。每。相。對。爲。浮。白。稱。快。而。
不。敢。通。奉。候。奉。臚。仰。知。光。明。磊。落。不。在。瑣。瑣。寒。暄。耳。惟。
日。不。枯。其。程。朱。二。尺。牘。

爲國自珍以承節鉞

答孫子長學憲

其。道。荒。以。來。如。桃。蟲。處。桃。壤。蟲。處。壤。不。知。天。地。日。月。忽。
蒙。明。公。瑤。札。冰。俸。自。天。而。下。卽。蒲。團。間。不。覺。心。跳。耳。熱。
願。得。一。當。神。交。知。已。弟。又。恐。涉。於。詞。人。游。客。爲。忍。情。而。
止。頃。聞。開。原。已。陷。卽。熊。芝。老。便。難。下。手。蓋。北。關。之。不。併。
賴。開。原。爲。擁。護。開。原。之。不。破。賴。鐵。嶺。李。氏。家。丁。爲。之。特。
角。今。李。氏。被。疑。開。原。失。守。將。北。關。折。入。于。奴。而。東。西。之。
虜。合。矣。如。何。如。何。初。清。河。撫。順。特。小。堡。耳。殘。壞。之。後。本。

宜。卽。時。修。築。多。宿。重。兵。以。示。必。不。可。再。犯。之。勢。乃。一。味。
越。境。搗。巢。不。知。貼。防。堅。守。數。萬。之。師。驅。羊。就。虎。自。古。豈。
有。如。此。廟。謨。如。此。邊。略。也。卽。今。奴。貽。朝。鮮。書。其。計。甚。猾。
甚。巧。聲。言。入。犯。彼。將。自。顧。不。暇。何。暇。顧。我。我。欲。救。之。則。
分。中。國。之。力。不。救。則。分。朝。鮮。之。心。一。紙。書。頗。具。無。限。痛。
痒。而。我。特。泄。泄。然。隨。手。而。應。其。何。以。濟。且。大。江。以。北。四。
月。不。雨。麥。穗。焦。枯。漕。船。擁。於。滿。寧。上。下。大。兵。之。後。豈。堪。
大。荒。祖。宗。設。立。淮。上。總。兵。居。重。御。輕。控。制。南。北。正。如。車。
中。之。輪。而。不。鮮。事。者。奏。撤。之。及。今。遵。制。添。設。猶。可。爲。中。
原。他。日。緩。急。策。應。浙。中。募。兵。目。前。關。係。頗。大。而。招。徠。何。
法。安。頓。何。地。督。領。何。人。安。家。行。糧。何。措。就。中。萬。分。調。停。
使。此。輩。不。聚。不。譁。使。地。方。不。驚。不。擾。非。明。公。江。左。夷。吾。
又。誰。望。哉。野。老。杞。憂。臨。楮。不。覺。迂。濶。

與岳季有大叅

弟。屏。跡。空。山。經。年。不。入。城。市。以。此。久。踈。知。已。汝。寧。卓。異。
之。政。耳。剽。已。久。僅。藉。手。一。序。以。獻。頃。者。借。重。淮。陽。此。節。
鉞。所。自。始。時。事。多。虞。咽。喉。尤。急。聞。建。酋。降。朝。鮮。二。千。餘。
人。若。使。導。之。直。犯。天。津。登。萊。則。水。陸。南。北。俱。困。而。中。原。

之盜且有乘間竊發者。淮上舊設總兵。祖宗良有深意。乞台丈與撫臺熟議。奏請復之。宿以重兵。練以名將。彈壓首尾。擁護清儲。且以接應不時緩急。此目前第一要著也。

答沈雲升侍御

空山一見名公。便知爲吉德君子。每接浙西士大夫。又人人以真神君真父母歸頌。微視其眉睫口吻間。非厄辭也。開鉄破後。北關勢難獨存。朝鮮自抹不服。水陸之路。步步可虞。東西之虜。日日可合。新經略雖有三頭六臂。可奈何哉。讀徐見可先生啜墨亭稿。著其言遼事甚曉暢。真代興龍象也。耆舊如屠田叔汪長文。後輩如周斗文陸寶屠公子。幸加物色。以羅士心。何如。

與包心絃丈

彭翁服氣之法。儘有奇効。大約父母之氣。在臍天地之氣。通鼻內氣。後天不如外氣。先天與其守臍。不如鼻吸。若吸至數千。自然可以補勞補損。但不當守在一處。聽其氣之所入。渾淪充滿。比之臨城一口氣不來者。其利害何如哉。吾兄千萬勤而行之。蓋氣來尋人人不肯尋。

氣氣包身。外人在氣中。魚頃刻不可離水。人豈可頃刻離氣哉。鼻吸之法。正如桔槔取水。車戽稍緩。則水卽漏下。此明諭也。吾輩學道。命在則性在。且楞嚴鼻根圓通。豈二義乎。

答某公

自婁江奉晤明公。屈指十年餘。一時朋好。落落如晨星。獨老先生既壽且康。享有家食林居之樂。子孫文孝。環繞團樂。視金馬門車煩馬殆。憂讒畏譏者。不啻霄鳳之視蜣螂也。自今以往。春秋未央。不肖藉手介壽之篇。以侑康爵。亦足以發皇明德矣。

與某公

盥手讀諸制作。紉繹百家。溯洄千古。此文章中宿老司命。恨用修元美不及。塵尾相難耳。丹陽次公。從輦下寄書者。再策遼事。如指掌。若以撫遼守遼爲正兵。款虜制虜爲奇兵。要言不煩。前有王竹塢之便。已寄經略公矣。陸路莫如北關。水路莫如朝鮮。實據北關。聲犯朝鮮。既欲紐我又欲分我。嘗我經略公兩手兩目。而欲化爲千手千眼之用。有將無相。有君無臣。兵餉兩訕。內外不和。

一熊公可奈何哉明公江左夷吾想當臨食三嘆也

與某公

十五年前某細閱明公吏牘手爲丹鉛真所謂破山之斧照胆之鏡此造國手非百里才也已見省中諸奏疏則筆扛九鼎才敵八面雖與時低昂而一段神采精光終不能掩抑埋沒於深山大澤之下今遼左多艱行且以社稷擔子相付豪傑無意於功名而功名不得不尋豪杰耳當今惟蜀中無黨而明公又天下第一有心人有心則沉幾不露無黨則群小不猜若得借宣慰以訓

白石樵真稿

卷三

尺牘

練朝鮮因朝鮮以犄角遼左連衡山東天津諸當事遁相聲援擁護海運不至截奪懷柔外國不生二心而又請仍設總兵淮上宿以重師練以名將彈壓南北隱然有居重馭輕之勢非特防建酋兼以防荒亂非特控遼左兼以制中原此大局也亦明公事也頃者山西諸縣蠢蠢動矣東南百物翔貴而米尤甚饑民掠于市橫民劫于江海矣種種杞憂恨不謁見明公聚頭磕膝傾倒一番而適以吐瀉二十日神氣未平月痛復發勢不能觸暑而來此無隱旅泊所親見者夫明公延攬心最真

先施禮最重人非木石忍負恩知倘後會有緣捫蝨老人尚能策杖一見也

答蕭巡漕

向來論人才則分門別戶論遼事則掃穴犁庭何意末流之弊遂至於斯明公非但飲醇酒真所謂憂心如醉也僕妄意揣摩天地好生奴酋好殺遼人附建州則無命入山海關則無門有不得不死守之勢彼處山多田少所掠金帛多而米鹽少有不得不困之勢若激遼人以護遼款他虜以制虜卽此便是省兵卽此便是省餉

白石樵真稿

卷三

尺牘

而豈必紛紛召募爲哉近見浙兵五千亦不過浙江南姓耳安家有費道路有費若移此費加之遼東之土著痛痒相關呼吸相應用親手護頭目與借他手護頭目孰便孰不便乎既守遼陽奴酋必且犯朝鮮截海運以分我力客兵千里而趨宜置之天津休其足力不宜驅之出關迫之血戰也長公筆扛九鼎目營九州恨不相對雄談以快彼我

與嘉善康中尊

不肖某諸生時爲公車詞賦所窘今老矣身心性命之

根蒂惜如也。獨利濟一念似有微竅。每勸諸大家置田。贍族積穀救荒。當戊申大浸。稽天嘗奉當事檄。分督責。糜方四十里。頗覺沾洽。縣大夫至。老稚合掌謝。每人各散糧二斗。某曰。此糧雖到家。而未能到口。大夫曰。何故。某曰。尚欲負米贖取犁鋤農具耳。大夫不覺泫然淚下。郡縣儲畜以救饑民。藉紳儲畜以救貧族。此利濟第一義。若蒙吳先生蕭結寒士耳捐魚沼。縮口食。不得已而。又出募穀之疏。此豈分毫有市義市名之心哉。無爲而爲此心。可以告祖宗。格上帝。而昌子孫矣。明公委題。言喜躍不忍辭。非久呈稿請教。嘉善窪下。經旬霖雨。便成水災。防禦水災。無如修築低鄉圩岸。今農工未興。上秉天時。下乘地利。而明公時駕輕舟。往來督率。少借賞罰。以示勸懲。而人和具備矣。圩岸爲本。積穀爲標。邑無流亡。官無逋賦。此又明公推廣蒙吳先生之意自家而國者也。若芻蕘可採。亟賜舉行。第付之衙官衙役。則生事矣。請質于魏錢兩公何如。

答杜總戎發武

東李西麻皆以武著。獨關中杜大將軍胸蟠六甲。掌運

五丁書窺二酉。聯四海爲兄弟。合三教爲總持。卽君家武庫少陵。有如此精神氣魄哉。目今聖孝格天。端居深拱。以希黃老清淨和平之福。似可干羽不試。然人才壞於黨議。民力竭於征輸。豪傑困於文法。杞人娶婦。竊憂之所。賴徙新畜艾。有明公萬里之長城在耳。某屏跡山澤。樹藝釣弋。而外少理著述。娛此餘生。不意翰貺遠來。托結神交。特徵蕪作。不敢久羈材官。造次捉筆。以報來命。視古人競歌鼓吹。似難賡響。若使青衣紫綃。度曲而奏之。可以銷世諦。汰雄心。增長精進道力。未必非。明公掀髯捧腹之一助也。賫書賜玉。帝命方來。更祈爲社稷珍重。

答朱平涵相公

明公澹泊寧靜。豈有意爲黑頭公。而中途被命。恩數非常。雖有兄弟手足之喪。宜效君臣腹心之報。例辭不允。迫斯可矣。國事如下。基原無預。策勝負之理。首揆正如當局。亞相正類旁觀。多言不可坐視。成敗亦不可惟擇其吃緊一着。最有關係者。略點示之。非特大服當局者之心。而基有轉危爲安之處。此明公入相事也。明公清

如水能洗刷世界。直如矢能剖判世界。鄉愿求媚不能。相難悅之。君子小人好動不能動。不為已甚之仲尼清。到底直到底。將來書帕之陋。規調停之故套。轟轟烈烈。洗刷剖判一番。以此報君父報朋友。原還數十年前窮。翰林本來面目。異日作史與伯夷楊紱同傳。明公真其人哉。某一聞台鉉之報。喜躍異常。自分布衣不敢通稱。賀書乃明公先施札。既勤勤下問於故人。此豈忍以世俗常情報者。故因明公之清風直道而略申數語。奉復。知不以山澤損也。吳興妖言煽亂。精明搜討。不可無杜。白不據稟稿。朱三。人。公寬大收拾。不可無方。公水火相濟。甘苦一也。

荅杜君遷觀察

吳興新政殊快人耳。此得之士大夫往來之口甚真。非阿也。第貴治孤處一隅。目前當路之線索。新叅之舉動。未必朝夕相聞。若以省城郡縣為腹心。以捷足偵探為耳目。其間不至遲速異同。較是兩便。若要人有交際。不親不疎。巨室有疑獄不動不變。諒神明照瞻鏡中耳。

又荅杜漢武

兩鎮數十年。伏台臺世世金湯。戎索在手。馴習犬馬。蛇。

虎於尺組之上。國家不至蹂踐如遼左者。秋毫皆臺下功。今尋樂賜閒。婆娑膝下。燦千秋之燦光。探三教之秘奧。古來忠臣孝子為洞天第一列仙。則元老與台臺之謂矣。不腆壽言。謹知遠命。試前奏而荐之。度必掀髯微笑。沃葡萄酒數十斗耳。新集精麗。迥迥字字可傳。雖張樂洞庭。譜曲閨苑。殆無以過。明公真詞場之飛將。物外之異人哉。嘆服嘆服。胡女遠道。恐不能挾之而東。若有善絃索者。得一二小雛。置之梅花古松之下。對客度曲。亦是山林奇話。而未敢必也。

空山無人。水流花開。忽承名賢遠顧者。再山癯老病。曳而見客。造次忘形。即古者桑上坐。桑下談。不是過也。披拂高韻。罕見其儔。素心則上行先生。淹雅則儒林夫人。不肖懷中一瓣香。願為朗士。禮却矣。獨愧白飯青芻。萬分溷。藜台丈不過督之前席。未冷而後餉。復至種種方物。挑人指動。第歲儉得之。尤折老農之福耳。

與韓鵬南父母

海內盼明公主歸久矣。還朝佐樞。若天留禁中。頗牧以。

待今日之遼左耳。遼左之事捷伐。但可先聲堅守。乃爲上策。行北關之反間。防他虜之勾連。停遠方之徵兵。通登萊之海運。謀國者似無遺策。若居中調度。仰佐國家之急。近紓桑梓之憂。侍明公胸中有數萬甲兵。在許謨石畫。幸示一二。青溪洞敞已極。此人累地非地。累人告新令尹。願明公不以未同爲嫌。若不肖向來累足縣中。卽貴役皆知之久。不敢以蕩蕩獻矣。思老隱海上。吾兩人如形影相似。乃爲往事無端劃開。可爲長嘆。便間幸賜好音。以慰空谷。

白石樵真稿

卷三

尺牘

三

答李本寧先生

今年奇熱。極念明公應對之煩。銀管銖銖。限間山谷。所謂殊增暑氣也。山中飽讀大集。文章鉅鹿。有耳有目者。皆知之。若詩歌數卷。鎚錘經史。括囊古今。取之如寄。巧若預設。自來。環間未始有也。恨瑯琊兩公未觀海若之大全耳。頃承遠使。重以不朽見委。當今惟明公筆下。能令死者生。生者死。某會稽雞。豈能啼耶。重惟長公純孝。不忍以不文辭。願中執管。勉爲濡沫。附勿度公請正。先此謝報。不一。

答秦藩伯聞君侯

儒屏跡山澤。幾同槁木朽株。不能通姓字於當世名公偉人。乃君侯真龍之種。綉虎之才。則得之海內交游集中。兩耳幾熱。非特遙聞聲而相慕也。某老矣。遠望幽陽。如天上。而君侯又端坐斗大一城。不敢闌十步外。檢柙如處子。清恬如素士。彈琴賦詩。咏歌先王。以自樂。而荆翁際清時。享上壽。瑤山青社。隱然倚以重。輕卽古者東平東阿。豈敢與君侯三代爭文苑不朽之權哉。伏承札貺。遠頒謹書。壽言附塵。登獻。履珠鳴玉。賓從滿堂。恐見白石樵真稿。卷三。尺牘。三。

之未免粲然一笑耳。

答秦藩元峻君侯

伏處岩壑。忽接君侯遠札。及扇頭贈詩。讀之飄飄有大入凌雲之氣。國華家寶。輝映西方。卓爾獨行。大雅不群。君侯其兼之矣。第祖禁森嚴。不能五岳遠游。又不能萬言求試。檻鳳笈麟。良爲惋嘆。然安城撰述類苑。河南被服儒林。任事之師。近在衣帶。君侯妙有盛年。兼綜秘藉。若與羅善長李孟超網羅千古。自成一家之言。鼓吹聖明。暢發忠孝。黑頭三公。何足道哉。拙作請正。聊見乎詞。

然以視名公五言長城。嗟乎後矣。

與王公而弘

冬間承指俸留別。此一種道義風格。皆近世紳裾所絕。少夷門未老。豈忍忘報耶。古人云。相時而動。當今應局。惟有相時不動四字。明公法眼澄徹。先已照見於不言之外矣。舊資尚壅。新資未必遂下。借差歸省以待瓜熟蒂落。似更有餘味也。彭仙翁聞在江右。鏡源先生已有入見之此是。的耗。頃敝鄉有痴阿六者。三年不言。將賜事皆已剝破。今始行乞市上。乍智乍愚。言有奇中大旨。日云。惟其有。尺牘。

答朱平涵相公

樞要問布衣自古難之。惟寇萊公不忘魏野。張忠定不忘傅霖。今再見明公之手教矣。長興奇變。本是葉朗生餘黨。如吳野樵輩。杜太守獄案具在也。今地方掩失。事之嫌。愚民惑屠城之說。或徙或逃。或越城而殞。甚則移之石令之宗人。此最可恨。石令抗賊捐軀。庫囚無恙。守

土與守邊。寧有異乎。此當請卹立廟。血食報之者也。毛將軍牽制建首。正如彭越。疲楚昔者。伍子胥廢王僚。立姬光。而吳爲之用。今毛將軍廢李暉。立李琮。而朝鮮爲之用。觀其本末。自根生枝。定非浪戰者。獨明公擁護朝端。使得折衝海外。此非緣桑梓起念。實爲國家衛一奇男子耳。某老矣。頃先荆見背。萬念灰心。明公外諭云云。非山澤所敢與聞。惟處弟于无咎。无譽。不衫不履之間。異日菲舍玉堂。平分風月可乎。偶有鄉飲。辭箋附覽。此亦見野人之微尚矣。伯夷之門。清風透胆。毫髮無所私。

陳仰祈台照。

答定海顧中丞

某老屏山澤。不出籬落數步外。雖耳熱明公。而未嘗敢通姓名於左右。前者寥寥數言。藉手以報裴公。若台臺四知不塵之手。八面受敵之才。猶未發皇萬一也。忽辱札。既遠。貽實出意表。以忙官及冷人。以忙時及冷事。精神間逸。不几於蝴蝶飛上階乎。吳越水災。米穀漸踴。若遇糴平價。勸借三者。大戶閉廩。不出遠商。聞風不來。米價愈高。搶奪斯起。大約救荒止有八字。如王文成云。饑

民必救。亂民必斬。此其大綱。若請折請帶請留請賑。聽之部臺。停詞訟。緩催科。清園囿。省交際。聽之邑長。其餘瑣瑣迂濶之談。非所混於識時務之豪杰也。

答南京張錦衣

松江望金陵。如在天際。僅借扈師。甘南老爲雙魚。即先驃騎。未嘗一叩几筵。今得藉手傳文。以報地下。惟大方斧正之。時事孔棘。聖主拊髀而思。頗牧。明公卧龍卧彪。不令獨當一面。且聞家甚貧。可嘆可敬。弟嘗謂駕馭驕兵。莫如廉將軍。可以服其心。而夷其怒。舍明公將焉往。

日不惟其精

卷三

尺牘

三

我逢人說項。不覺爲公論熱腸矣。蚊賦出往時遊戲。頗觸人眼。臺下愛我自愛。幸毀板勿行。至望。

與東里

明公入朝。止大兵。寢大獄。脫屣南歸。承歡子舍。出處極矣。某年來十九在山。雲氣花光。差足度日。獨苦客苦文。通僕僕終日。無緣爲閉戶先生。然江河湛然之氣。常浩浩於胸中。服氣果有効。清淨以之固躬。房術以之傾命。未省彭翁安往。明公曾與之一通。世外之耗否。聞明公甚貧。雖不至范蕪菜甌塵。幾類顏魯公。借米帖黃門。如

此大是好消息。當爲明公喜。不爲明公愁也。郡丞趙公。席不暇煖。門可張羅。弟嘗爲閩無黨人而多廉吏。信哉。時惠好音。以憫空谷。幸甚。

與錢抑之官詹

前承往弔。即欲走謝。暑雨交侵。不便衰老。聞轉詹之信。此應得不足賀。獨辭省中主考。抑何恬淡。不惟少無數門生。可惜少一本刮目試錄耳。吳越大荒。徐文貞所謂。時有荒則習荒。此正吾曹習荒時。曾先爲料理否。大都平價閉糧。勸借此三件。最爲荒政之累。大戶閉廩。不

日不惟其精

卷三

尺牘

三

客戶聞風。不來召。爭啓闢。皆由於此。惟吾丈與富路講。明除此三件。默默調停。停止詞訟。節省交際。如踏荒派。荒俟疏下。分別未晚。差官踏勘。地方有送迎之費。造冊之費。愚民又有買荒之費。今一味以全荒報。兩臺以全荒題。部中未必盡聽。而真偽輕重。可徐理矣。曰賑。無田者沾恩。曰蠲。曰帶。曰折。有田者受惠。此須漫漫提起。錢糧未儲。而遽言及此。數萬小兒啼飢索餅。即慈母無如之何。惟有闕壤一番。何濟於事。有救荒之心。而不必有救荒之狀。遲得一日。則錢糧省一日。省得一日。則留救

得一日。若前去。后空手。忙脚。此最害事。如平價。開羅。勸借。吳越。通共。禁之。方好。一方。不禁。萬糧。俱停。米價。日貴。而捨日。與其關係。非止一縣一府也。

上楊洪園侍御

某極蒙明公國士之遇。自安山澤。不敢通京洛之書。唐突雲霄。上袞前者。推轂海內名賢。卽葑菲亦塵啓事。讀之。感愧交集。不知老侯生一腔熱血。何日洒報明公也。不肖買山穿礦。業十六年餘。寧復有他念者。若鼓作聲。價借隱爲通。天道忌盈。必罰之以奇禍。人情責備。必中。以石桂其稿。朱三。又讀。三。之以奇議。惟置之無咎。無譽之地。處之不衫。不履之間。則陰受大人君子之洪恩多矣。

又與楊洪園侍御

某揣山澤不通輦下書。董思老有手啟。則言明公與韓朱兩相公推轂不置。此某之大怖也。自古士大夫一歲九遷。七徵八辟。皆非盛世事。惟爲朝廷惜名器。爲言路慎考選。爲邊關節兵餉。此謀國之大者。而以不急之事加於至不才之鄙人。人實有口。誰能扞之。願明公截斷衆流。速賜停寢。異日郡志中留數行。隱逸傳以報明公。

勝於纓綬多矣。上海某父母。愷悌廉明。百姓實受其福。通籍以後。未嘗呈身鄉衮。卓品可知。而某則謂宜一登揚夫子之龍門。有如物色鄉後進者。曰不識其人。猶可。曰不知其人。則疑矣。惟明公推愛而嘘拂之。以爲衆正之倡。幸甚。

答楊鹽臺

六月霜臺聲影俱闕。趨者炎。炎明公不異清涼山夏屋。渠渠不異壺公壺。巢父巢矣。頃者玄宰傳諭密意。傷鳥驚魚。稀而欲走。夫江東諸賢。久賴積薪之下。而不肖溝斷。文以青黃。雞肋鴟皮。未嘗死所。台臺愛而已之。所全不既多乎。目前時局。爭殿之虎。野戰之龍。近者窺遠者。意故逃禍。莫如逃名。無譽乃所以無咎也。手書二字。寵及報顏。懇乞停寢。非常之典。改題行卷。傳示子孫。山澤老癯。豈直衣褐而懷玉哉。讀題跋弁語。卽蘇黃見之。決富點頭。明公一字一句。出入六通。卽今端居百日。宛然結夏老禪。此具有宿因。非凡解所能夢見也。

答劉仲熙

客歲從西湖歸。因入山了文通。無復冬餘處士之樂。歸。

見尊刺坐失天下士投轄下榻無緣哉讀新詩宛然袁石公也第就中多刺時之語不可令臨邛長見也詩以和平清坦迥然與世味自別若怨吻罵舌正與情性相遠王右丞孟浩然吾師乎小序卽以屬草恐使者往返百里留之信宿以內典簞乞足下施以五丁之斧

與王東里給諫

吳門遣使京口郵書明公之干某真切極矣某非有胸無心者實不勝知己之感頃聞拂衣南歸大爲嘆服出則調朝廷父子兄弟之事歸則調家庭父子兄弟之事

非其有
又廣

磊磊落落忠孝兩全真人間偉丈夫也前讀尊疏尊褒褒數千言此正論此確論此快論此又至平至易之論卽董狐吳兢可以藉手執筆矣明公欲以遼用遼爲正兵以夷攻夷爲奇兵反之則釀疆場敗亡之禍外寢大兵內寢大獄遵之則養國家和平之福夫言豈必多仁人之言難耳

答楊侍御

計部文弱公入山見訪言笑風度宛然明公也明發玄宰與幼度自海上至相與袒坐老藤濃陰中涼風豁達

促不可言但恨團圞無多日耳頃讀壙記哀詞又悔少傳書寫未盡然孤忠孤憤現於筆端矣文弱奉差南來計欲少清一二以佐目前之急第催督舊逋理勢所不能辦也手板折腰體面所不肯徇也駐劄地主供應所不樂留也一味以虛套迎以空冊送大要內而戶兵以頑鈍應經略外而當事以頑鈍應部差如此情形光景使先太公有知非大咲則大哭天下事莫可措手矣奈何哉奈何哉

答楊文弱計部

羽石桂其稿
卷三

又廣

三六

山中忽捧手書及青鞋錄從樹陰轉從間讀之因謂友人曰楊公以軌正督世人而能爲野客語以弇州太函卓老石公之言行天下而能不爲四公語雖然使四公望而泣下者此記也不佞少負游興每欲春裏出門輒以老病廢嘗自解嘲曰杜五郎范黎何人哉彼能三十年不出籬落三十六載不下車而吾猶冲冲往來何也以此局春卷撮中百念頓已今得尊記使人心涼更復心熱枕上數夕便與公相挽行吳待峯泖之遊矣臺下觴後入都然後敢通謝于侍御公祖先乞致聲

答蕭戶部

堂上有二老酌水戲花膝下有兩雄擘梨分棗台臺得此三公不易矣遼氣以後羣少年游談無根如淮南王言漢治則怒言漢亂則喜卽此風氣其憂當更甚于建奴者僕屏跡空山彼一時也不與聖賢講學此一時也不與豪傑談兵寒灰無燄凍鶴無聲一味杜口杜門而已玄宰近賞此言盤礴如故絕不以劫灰之事着毫許胸中餘無可爲明公道者

答某公

蘇不樹與稱

卷三

尺牘

三

明公文章吏治落落人豪忽承遠賜手書以弁簡見屬某愕不知置對已携尊集皮小舟中縛老梅樹下汲口讀之四五日始竟真可謂筆有眼舌有骨色身有胆藝苑中至人又化人哉不得已強命于墨似作六合賦不知何處起手然少就尊旨發皇一番如近來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學蘇白不得變而爲卓吾又變而爲不典不文者可以投筆結舌矣第世路奇險閱閱有戒心公是先生公非先生則請拱手而遜之下執事明公剛而不吐敢而無諱若作史官必不爲囁嚅翁作諫官必不爲

模稜手今矍伏冷曹百不吐一光怪摩蕩洩於詩文風怒號物怒生鵬鵬怒飛誠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得無造物有意以詩文不朽之柄陰屬之明公耶第談秋之筆覺清濁善惡太明陸子璋云遠模仲尼之泛愛中則郭泰之弘濟此言雖小敢獻微誠異日對卧百尺樓方可吐碧落間語也

答洪惟一

某伏海曲日與漁丈人爲伍不復敢通問於海內名公巨人時與玄宰閑茶淡話其心口俱屈者無若惟一先生今得讀性問四書及陰符註批剝邪解發皇玄旨真三教大總持也台臺衣鉢家學俯視群碎何當曉毫毛而乃遠勤札覬垂問山稿若非面帶十重鎧甲幾至魂死當今墨池龍象惟玄宰爲政而令不肖操管步其後塵正如鞭策疥駱駝一步一嘆耳奉命塗抹幸蒙面而藏之

答袁崇明

某野人也日與釣徒樵兒爲伍不敢通四方賢豪之牋然明公聲實已騰睥江南不肖嘗往來婁江竊耳聞之

以明公之才品。穎脫升游。何所不辦。而乃蒲蛤之與俱。烟濤之與處。視古人乘桴浮芥者。亦何以異。所喜有悟。遺齋草時。時向四大海水中。現香光寶幢耳。

又答袁崇明

仰承明公垂意。若阿。置某於同調神交之末。感愧何可言罄。又辱札。既雖未登龍門。而明公雅意。等於臨叩。三朝矣。年來浮僞波騰。文章吏治。置之高閣。獨明公掇皮。皆真。透胆。俱徹。城如斗沙。如芥。勞心如苦。行僧。潔已如隱。君子而猶時時不廢嘯歌。此真非簿書期會者可同。遺稿呈之。度且恨把臂之晚耳。

與蕭象林戶部

漢陽先生隴上送別以來。每思明公吏治文章。行誼談笑。種種皆古人典型。而古道最與俗目相刺戾。非關宦拙。蓋拙於諧世也。思老盤礴翰墨。不復省有劫火事。但恨移家上海。從中割斷我兩人。三四月始得一見。風雨如晦。離索何如。若不肖屏跡余山。賣文爲活。惟有白醉。黑甜于茱萸籬落之間。明公服何首烏。已得一雄。此後

更有二索三索否。某諸子大都類柴桑少陵兒。然不至披猖也。

荅尹道尊

小敘雖不敢附神交。頗亦得至人神情之彷彿。明公見之。度亦且咲且嘆耳。吳草酷類少陵。讀至滿腹一歸字。此古人不曾道語。亦俗人不肯道語。水聲雲氣。蓋滾滾出沒於胸中也。儒老矣。頭童齒豁。不敢出事公卿。耒耜之暇。但願明公以玩世心。行救世法。今霖雨連綿如雨。刀仗花稻。幾汲汲矣。力請改折以救未來。舍明公更誰望焉。

荅尹道尊

台臺識超塵外。垂意山澤。既頒飲水之俸。復賁表廬之典。遂廵至今。未敢泥首堦前。而札既又尋至矣。不揣藉手一敘。以塞台委。若酬恩報知。老夷門一腔熱血。故尚在也。台臺去就。某何敢與謀野之末。第此時吏畏明懷。而明公正當駕輕就熟。其宜留者一兩無成心。何爭小節。其宜留者二。當路之御李甚誠。及瓜不遠。其宜留者三。以鳴行彙征之時。際龍飛綜核之始。豈忍荒遁自外。

維新。其宜留者四。紀轉再思。覃思三代。此外臣之曠也。亦千載之一時。其宜留者五。此其竊附於父老子弟。而以攀轅附轍請也。伏惟明公俯聽而采擇焉。

復鮑青浦

昨承遠役。徵取事實。以復撫臺。此皆出於台臺推轂之過。感悚不可言。竊惟年踰耳順。隱慝實多。豈敢自獻自媒。妄希啓事。嫫母以寫照爲慚。鬼魅以現形爲懼。此其所以刺促逡巡。莫知置對者也。好事不如無古語。良有深味。伏惟俯亮愚誠。特賜停寢。

答詹公

蟻伏空山。不敢通姓名於當世作者。然每有三顧。弄采石月。摩敬亭雲。見日至詹先生耳。忽承札貺。以太君壽言見徵。數十年神交。寧忍以蹇拙辭。敬賦短章。手書黃素。第詩字全拙。如蟬噪蜩蟠。無令履珠鳴玉之客。見而欲噤也。某老矣。末由聚晤。傾倒河漢。三立之業。弟几几望之。

答某吏

前承長公衡寒至海上。呵凍草傳。始報一書。迄今硬坐。

荒山。如在井底。不復通名公之耗。得教真寔。然音也。吳興子墨家。項背相望。率工詞賦。而淹博遜之。獨吾丈搜討秘異。如陸澄李琰之性之所好。樂而忘疲。真人踵息。君子安雅。具兼之矣。讀董廣川啓。從正字比合。鯨弄大是奇文。條示五則。未遑研考。年來纂集遼事。先實錄。次志。次奏議。次文移。次尺牘。而恨家無儲書。悉從友人借閱。倘得成編。亦目前從薪畜艾之一助也。草堂漁古錄。見所未見。弟恐三傳諸子史漢。無摘選之理。詩賦無混入之理。堯源五柳。連昌長恨。古戰場等類。嫌其太著。滑

謝方桂真稿

卷三

尺牘

三

稽朱買臣阮籍等類。嫌其太寒。世有具眼人。未可輕行於稅苑也。弟之愚意。宜斷自勝國而止。明則別自爲錄。去生而存死。蓋選者未必德而汰者易爲仇。願仁兄三思而斟酌焉。

答吳道尊

遼東發難。貂參斷絕。何敢復問之京輦故人。忽承遠寄紫貂。適在山居賞雪。驚喜不自支。有客笑云。此更勝于豹席鹿裘。何以爲報。某咍而心識之。茲讀素旻新集。才中宮商。奔應節數。精微豐辦。未見其倫。傳何疑矣。相不

用衆而用強。將不用寡而用弱。至人之際。切中膏肓。全
內操禍遠。內批禍速。若當事者。排官拊命。以去楚魏。正
一番。此國家最上。要者。第恐無此錢。漢耳。疾雷。驚。睡。
局可駭。今不當良而止乎。越中諸君。寧靜無動。寧憂無
喜可也。台臺以爲何如。知已實難。願言會晤。弟明公門
庭高峻。少所延納。若寅之塵尾之旁。但談風月。不及公
事。徑徑亦或能之。無奈老馬何哉。客卜期以請。

荅王丹陽

春雨連綿。弟言果驗。台臺加意于郵徒獄囚。衣糧種種。
今肉食者。何嘗毫許念及此耶。明公真所謂借官修行。
冥德矣。非特虛懷聽言。係一人知已之感也。臘雪盈尺。
遺蝗無種。但恐春潦秋旱。尚煩杞憂耳。台從過敝郡。幸
先期以報。移舟古松流水間。作片時圖畫中人。何如。

荅吳學道茲勉

頃沈錢塘以武舉錄見寄。讀台臺後序。反覆陰陽離合
之間。英辯沸發。新藻群飛。二百年來。無此痛快得意文
字。正與門生輩。環回玩味。而使者叩門。賁札。脫遠至。拜
矣。奇矣。十年知已。相望三百里內。未通一書。乃蒙明公。

分俸於人所不知之人。又推轂於人所不知之地。誣飾
蚯蚓。冀招神龍。非感死則慙死耳。往輩下有以實錄見
挑者。謹謝之云。某不願與鄉衮敘爵。而願與鄉衮序齒。
不能修史。而喜勸諸君讀史。今通鑑多東高閣。故士子
全無忠孝之根。水滸亂行肆中。故衣冠竊有猖狂之念。
若使先試論策。而後試經。以此爲殿。最登陟。彼將染指
濡首於凍水紫陽。以漸及于二十一史。反杜撰爲體認。
補空疎爲精實。撥邪蕩爲檢括。經正則庶民興。史透則
名臣出。非仗大有力者負之而趨哉。時事玄黃。殊駭觀
聽。要亦不讀黨鑑傳及元豐熙寧史書故也。明公以爲
何如。林梅已落。蘇柳未眠。函蓋之談。卜在何日。

荅南二太

台臺追鋒入吳。吳中將吏屬韃負弩於堦下者。排如牆
堵。而子大夫文學又繼之。度明公應接不暇。而獨爲山
澤老癯。抽思七言二律讀之。如玄酒太羹。味之有青精
丹霞之氣。明公真恢恢至人之應世乎。至於手書厚貺。
專使遠將。更出意外。藉手拜登。便可作乘屋緝裘之助。
第病瘡初平。未遑賡和。來美。俟神氣少旺。或併作瀑園。

詩奉寄博笑也。經略全河止求便一時轉漕。非必建萬世長策。得已有孟子之行所無事。不得已有孔子之節用愛人。目前朝野單空。舍明公採時豪傑。又誰望哉。扁聯力疾塗抹。恐爲圓疥。謹百叩以復召命。淮流如帶。屬鯉非還。容覓便郵以佈謝悃。

與王季重使君

某循分守拙。與樵童漁叟混跡於山巔水厓。雖蒙賜顧。城居僅一謁謝。尚未登元禮之堂。識荊州之面也。猶謂父母孔通。所以酬知報恩者有日。而今已矣。寸心未死。飛管尚在。雪謔理枉。登後古人。白來。屢屈而伸。鵬息而。非特造物之成就有機。卽聖賢之處困亦必有道。願明公勿介介胸中。則十五城九萬里故在也。

荅季重

明公孝友之性。通於神明。文武之才。可備緩急。曾與夏許二公言之。京中惟思老一人。幾類碩果。枚卜將近。指摘必多。第願其歸。不願其留矣。從來士大夫有鷗峙之形。則中官必收漁人之利。今手辣手滑。漸不可支。其根莖皆從庇護汪文言而藉紳受禍至此。比之匪人。不亦

傷乎。不有君子其能圖乎。可嘆可嘆。此時申屠蟠傳不可不讀。想明公咲而領之矣。別論云云。大非本懷。弟答思老云。山澤之癯。與鄉衮序齒。不與鄉衮序齒。無以腐鼠嚇也。繡佛一幅。白衲布二端。伴函呵東草草。

荅沈雨若

吾兄公車之文。沉雄痛快。秀爽神奇。自是百發百中之技。願堅固此厥勿以多事疎勿以多病厭勿以詩歌詩人夾雜之。究竟脫此鐵担。可以揚眉千秋。若不肖瘦馬。幾枝。飢鳥。終非大丈夫事。

荅張公

驄馬巡方。山岳搖動。而明公式廬下榻。皆出意表。度外今復遺賜別儀。綢繆宛轉。恩知實難。未審何日復作延津之合也。目今邊事外呼而內不應。下呼而上不應。衆呼而獨不應。部事內呼而外不應。上呼而下不應。獨呼而衆不應。猶望宮府調和。雨暘時若。庶幾可俸斯須之安。而加之以門戶堅牢。水災暴作。明公救滔天之橫流。易救無天之橫言。難。燦金不靈。完壁如故。入水入火。入群入行。操降魔杵。照胆鏡。以觀物情之變。明公真神人。

也。

與福建南中丞

國朝社稷臣。推靖遠。新建。皆由經略蠻夷起。紅夷跳梁。明公談笑迅掃之。全閩始有寧宇。實與兩公鼎峙而三。監府程書焉可誣也。某藉手一敘。以報神交。知己視碑。記差覺加詳。野史之筆。即國史或有取徵焉。近來人才。偏枯於門戶。非名相不能善用。衆兵餉浪費於軍興。非名將不能善用。寡屈當代。指舍明公其誰。特山澤未敢。深言耳。時事日異。月新聞之可怖。若使去君子已甚之。行化小人未形之惡。何至披猖至此。向來當路諸公。不得不任其責也。

答許惺老

議淮兌

舊淮撫蘇公。奏請回空倉。免守凍淮。兌雖出一時權宜。將來恐爲永例。兩臺喻意。索公呈。不索公書。以公書不便入疏也。收兌之設。向來移軍以就倉。豈能裝米以就軍。但管倉以內。豈能管倉以外。今收之於倉。而運之於淮。是兌役而兼北運之半矣。民弱軍強。有何法度。可以彈壓米多船少。有何錢糧。可以催募客船。相戒不入。有

何巧妙。可以招徠風波。何以搭救損壞。何以抵償守候。何以脫卸盤纏。何以借貸偷竊。何以稽查爭鬪。何以排解舟薄。何以重載重載。何以過關。非惟糧長無此千手。千眼。即縣大夫亦不能人人遥制。有此千百億化身也。欲通反成。擠軋欲快。反致羈遲。其大不便於漕者如此。惟有查回空趕回空。不得隨處耽延。故作守凍。此淮撫遣官遣牌之事也。公中之公也。撥回空。不撥守凍。儘數先下松江船到。即兌此朱雲老尅期尅限之事也。雖私亦公也。目今糧長之公呈上兩臺。士大夫之公書致雲老。則事體直捷而委當矣。惟老先生裁之。

答熊經略

甚屏跡空山。每讀經略疏牘。字字批點。行行尋繹。如秀才讀舉業相似。因嘆曰。天地千鑄百鍊。生得如此忠孝奇男子。有識者當仰承祖宗。皇上德意。愛惜調護。以竟社稷之功。而摧殘不遺餘力。非特遼人哭京師人哭。卽不肖老愚。無知爲飲泣不寐不食者數矣。古今負屈無如岳少保。于少保同時同志之友。誰肯忼慨論列。剖心瀝血以明之。直待鋒駁平議。論定恩典。加在國家。

曾無分毫之益而兩公已先受萬分之苦矣。天乎豈獨
一臺困網羅哉。不死卽是君恩。人心卽是天意。伏願
平氣慎言。靜需緩急。召更有進者。以素患難之學問。
終了生死之工夫。四大非真。寸陰可惜。福堂之內。忍不
當作尋常擲過也。迂叟報知。不喜以兒女語進。別有手
書清明曲一卷。附呈博笑。

答某公

往從沈令君處。始通起居。嗣後屏跡荒山。削影城市。一
味如退堂老僧。不敢以無情寒暄。相晤于各公大人。非

忍有還心也。令在酒凡。至始參動定。且聞有關中新命。
百倍喜躍。所恨能經略抵死。一年匹馬不入。卽古趙充
國李牧守邊何異。無端筆舌摧此金湯。可恨可恨。經略
大章法。全在懷柔西虜。以離東酋。今綱紐一弛。將東西
連衡而起。千瘡百孔。左支右吾。及至此而復思用熊公
晚矣。明公爲國是憤懣。又不獨在聲應氣求之間也。令
任彬彬德矩。故是宗雷素心中人。把臂數日。彌覺異趣。
惜此中館穀。半爲有力先得之。百口推轂。卒無善地。俾
負遠托。惟有慚惶耳。

與孫三府

嬌鳥濃花。空山增黛。明公寒幃問俗。或可乘閒一訪野
人。第上下禮絕。而茅容草蔬。丈人雞黍。又不敢以獻。故
逡巡待耳。適讀扇頭詩。奇雋清真。色香味俱絕。此大曆
以來正始音也。手書飛動。深於古法。玄宰卷得明公。蘸
筆數語。便令烟雲拂拂。從十指間出。若非當行家。不敢
浪求也。不肖拙腕。何能塗抹。謹如台命。粗完箋扇。正如
見疥駱駝。令人欲噦耳。

復某丈

某山澤之癯。不足比于作者。忽承以二尊人傳見。屬詞
肯酸楚。讀之戚戚。心動當此。堅冰怒風。漉泥第草。雞骨
無多。飭血垂盡。門下之仁孝何如。而忍辭之也。弟小緩
時日。具草請正。倘先得志。狀見示。沾膏借馥。亦可爲兔
穎之一助耳。望之望之。

與朱平涵相公

憂餉當先。憂兵清兵。方可清餉。此真實富強語。時平作
信有事爲勇。將殺賊亦真實誓願語。快哉。非弟知之而
誰也。京師地震。則臣道不寧。江南地震。則吳越大水。今

七月水勢未消。暴雨數下。十路九斷。十室九空。粟價翔踴。無可告貸。枵腹之飢。民橫目之悍。卒能坐而待死乎。幸而得生者。有救荒宰相在。則明公是也。有救荒宰相之門生。在。則撫臺周公祖也。今萬姓嗷嗷。不敢十分奢望。止求查三十六年荒例。按而行之。而漕折帶徵。尤爲用恩喫緊第一義。諒明公必不引桑梓爲嫌。大司農必不援軍興藉口。此東南百姓呼吸存亡之秋。故特撰荒政一篇。奉塵台覽。蓋實腹正以實邊。救荒卽以救亂。倘蒙採擇。未必非人事補天之一助也。

答汪介如

讀倚劍亭草。想見先生之春容。開曠胸中。無一點事。故筆端無一點塵。恨不草履相從。抵掌于石鼎松風之側。而以老怯出門。未曾親經至人棒喝。終是空山磕睡漢耳。邇來鄉飲。渥雜幾類。墻間謀者。若者皆以孔方爲政。先生此箋。提防世教不淺。弟有數語。頗覺傷時。乃知迅雷疾霆。不如和風甘雨多矣。謹錄呈覽。敢附同心。幸惟咲而置之。

答汪比部

尊嚴朱門蓬戶。咏歌不輟聲。正如深山道士。衣草茹蔬。雖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近集就梓。已章一生苦心。此後便可登山掘藥。以希難老之助。其幸未死。猶能負琴腰笛。覓於倚劍亭前耳。答老泉嘉祐集。皆以子瞻子由。暴於人間。明公昆季。正其人其時矣。國朝有熱審。無寒審。凍餒并迫。慘於鏹邪。乞明公特疏上請。倘獲俞允。廣天子之好生。益尊嚴之上壽。其爲功德如何哉。望之。

答潘公

東坡云。中年以後。何事不有。先荆之變。非衰老所堪。近自石樵真稿。宋三。以讀。始得孫不見舍。飴大母。念之。不覺悽然。李壽長編。北盟錄。宋遺民錄。弟未有藏本。曾虎臣能改齋漫錄。爲潘安期。借去五六年。已作泥牛下海矣。聞明公整齊宋史。洗胡元穢筆。大是快事。此后凡有宋遼金元說部。當粘之壁間。四面購訪。而弟則架上寥寥。皆行秘書之餘。嚼殘瀋耳。

復卓令君

鄙儒涇涇。雖盈盈一水。不敢荷衣蕙帶。以謁蘭臺之室。正恐類于山人遊客耳。門戶紛囂。獨閨中無黨。今時局。

稍更乃知明公立於四虛之地非有定識者不能以此
衆正倡國家實受其福矣

答趙二府 時陞宗人府經歷

明公爲郡司農釜可生魚羅可張雀嘗與夏君言之而
今且已矣時局一新使人咋指大老幾空將相屬之誰
氏人才偏枯於門戶善用衆乃良相也兵餉糜費於軍
興善用寡乃良將也明公袖手而坐局旁當必有權輿
宿具於度內者恨不能抵掌一快談耳

答湖州朱相公 時天啓丙寅

明公解相印正在斜風猛雨危湍駭浪之時把舵收蓬
氣力百倍古云負天下之望者求退良難今溫旨放還
尊以元輔非廉潔忠誠何以得此異數乎今士大夫不
特昏頭昏腦僵頭僵腦且將國家事弄得癡頭癡腦無
頭無腦若使君子不爲已甚小人不與作緣何至披猖
至此屈指救時豪杰惟明公一人足以兼之其如鳳覽
不下龍潛不出奈何哉南都宗伯度故人推挽居多若
到任卽請引年不至落惡少年描画手弟感懷有詩云
急流勇退賢哉二直諫多聞益者三益以明公望思老

也附此博笑

答杭州聞子將

兩度得手書詞旨嫺秀把玩不釋手須溪九種書洗發
後學眼目惜其父子不載史俟冗過檢攷之此公讀書
甚幽跡甚潛知人論世吾輩后死者之責若其玄解識
者自能點頭領會不復切切也謹具稿請正乞以楷字
梓之行草非古乃邇來惡札惡習耳左傳久閣筆恐不
能作敘世說妙在敘事如畫不止微言冷語若老莊林
註却俗刪之快人而老氏註尤帶學究村氣讀之想

作噦也舍親張昂之令盧陵乞寄一節示彼轉索未見

答鎮江莊五修先生

之書或須溪有緣借力縣大夫窮搜力購鄭決添訪書
之法因人而求因地而求正此類矣弟老作赴應僧語
何堪災穰時事日異月新使人浩嘆弟管年寄書楊淇
園公君子去其已甚之行小人化其未形之惡不幸余
且驗矣思老彥直俱已還相戒爲申屠蟠無爲楊惲也
弟老不出山僅從遊衲遊客訊有道起居諗知曾靈光
歸然獨存欣慰無比往甲子地震地坤道也臣道也今

上公巨卿皆入蔚羅四郡年荒粟踊此時博得飽食其
眠覺過無涯之福况先生杜門靜坐百不相關申屠蟠
龐德公豈必求之漢季哉弟謹守磨甿堅差不辱知己
第文逋客債彌老彌多轉恨所居之不深不密耳若妻
兒之喪大限已到各自分飛東坡云人過中年何事不
有只得理遣之業理青山之坎亦是減望中事也承念
敢此奉慰賀公祖屢次見招行止未定然不如挽鬚捫
膝於綠陰濃處較是本色何如

答潘道民

久不見道兄如慕古人也世味如嚼蠟亦復何味弟屏
居山中猶有不韵客違心語冲冲往來頭童齒豁猶作
赴應僧可憐矣落羽非異事第哭孫兒女痘殤人孰無
情念之恨不能炙臂分痛弟此間屋少蚊多即有僧舍
爲郡中運掖諸君借盡僧攢眉不能却百方遊說不能
去此在在皆然微獨峯泖間也當此奇暑二兄姑俟秋
深盤礴涼月微颺之前較是兩便昔沈石田先生遇雨
傍農莊泊船老農呵之使去石田云我好人也老農云
豈有好人六月出來石翁聞之警悟自此大暑禁足每

云彼處農師是我導師敢附一咲

與楊洪園侍御

明公挂冠神武祥鳳冥鴻有識欽嘆當今風波刺天虞
羅匝地非特求進難即求退尤難自今以後策韓斯王
之驛放林處士之霍山北山南安往而不自適哉時事
極可怖未敢深言三年前某曾云去君子已甚之行此
小人未形之惡天下尚可爲今皆反是不幸而鄙言驗
矣雖識者欲起而救之無及矣人才壞於分別門戶四
字兵餉耗於掃穴犁庭四字此國家第一根本大慮
此不圖而惟疾風暴雨迅雷震霆之是快朝野寧有太
平日耶知明公閱世憤世恨不面談以抒發杞之憂耳
與周公玉繩
往承先太史垂訪於京口客歲又數傾于白石山留連
觴咏神審甚正議論甚爽飲噉步武甚健即使姑布子
相之無一死法而忽聞游岱之耗驚悚不可言某即欲
躬詣几筵頃且病瘡者月餘禮六十不越疆而弔况近
七疲曳之杖不能出籬落十步外者乎特陳香帛附瑞
徵兄邇風遥拜而荐之至于御李識荆之誠纏綿已久

今未敢以寒暄濁孝思。請俟異日三薰三沐而請教焉。

答游勿礙

某硯硯日坐三家村。正如杜五郎。不曾出籬落十步外。卽有四方長者。皆偶從行卷中識其姓名。讀介州集。得宗謙先生讀閒居詩。得勿礙先生疑節俠。疑高隱。疑祖師禪。而皆未盡其思路之幽微。寄情之閒淡。味外趣外。趣一似神仙中之詩人。非詩人中之神仙也。弟偶強氣吞餘子。今不得不以代興推卿。俯仰宇宙。同調甚難。何日握麈相難于竹風蓮露之下。大是快事。弟不佞老矣。一味作減塑。不願作增塑。尊尊筆硯。皆非意中事。而門下獎飾過情。推而附之。墜而損之。若以爲猶可廁名賢坵壇之末。使人汗且及踵。惟有十重鎧甲障面耳。楊公敘具草。請正度。無足爲重。輕吳鄭兩公。皆海內卧龍卧虎。倘有搜訪奇才者。當惟力是視。

答杜茂城丈

某蟻蟄東宗山。已二十餘年矣。鑿坎一坏。縛茆一把。溝池花木。具體而微。少暇。則負鋤于山。濡毫于硯。一生與弟結緣者。石耳近切。安兄新構小庄。頗覺隣近。幾如麗

德公望衡瞻宇。恨次公長公。未得團樂觀望。共作桑上桑下之談。然兩公亦何嘗不相對栩栩也。南都滿目佳麗。而無撲面風塵。一樂。不騎而與。二樂。形影則棠棣。唱和則壘篴。三樂。風波災異。北動南靜。四樂。昔之吏隱。在金馬門。金之吏隱。又在金陵矣。弟衰相俱現。世念全灰。旣不能爲五色蠹魚。又不能爲八公雞犬。日手老易。以希苟全。而憤憤仍如故。台文乃以南陽東山見挑。弟面薄。豈能着十重鎧甲耶。愧死。箋楮謹應命。真所謂驚蝴蝶。疥駝駝也。名香珍卡。鵲班。米糲。薄手。蟬翼。雅意稠繆。

感經心。肺腑畢公。祖書儀領。訖肅具報書。併望轉投申謝。

與顧所建

一顧千金。一諾九鼎。小侯之名。徹朝野。不知一言千秋者。真顧先生也。容非虎豹。皆願登龍門。先生素貧而結客。著書而應客。良苦良苦。郎君以第一補諸生。弭貂吐鳳。具兼之矣。每欲渡江。一候明公。念黨兆已成痼疾。觸喉展足。皆成忌諱。惟山藪漁樵。差足自鈍。目今交遊間。非獨舌有銛。抑且眼有銛。子將哭世。并哭亦覺爲煩。寓庸二字。真吾師也。先生以爲何如。

與韓鵬南使君

台臺卓異之政。已載去思三碑。度非銓曹則臺省。不謂
飛鏃暗矢。頓起一時。公論昧心。此勞臣傑士之所以解
體也。不肖每念及此。雖跌跡蒲團。胸中五岳數起。使人
慨然。不肖蠖伏佗山。螺龕鷺巢。差池避世。久已嚙指不
作。長安書。而常熟友人陳貫之。奇士也。願見明公。真不
異韓荊州。某貪此君爲魚鴈。得訊起居。而貫之客錢仍
峯所。或得時邀清盼。知明公必不按劍國士也。

自注

卷三

尺牘

三

白石樵真稿卷之四

尺牘

答張扶輿

蒲柳之年承垂記。遠分廉將軍。永俸佐觴。因囑兒曹云。昔戚少保好與弁州太函遊。遊士至今談說之。第非王汪兩公。而明公之經文緯武。則可以肩隨少保。無愧色。若齒藥飲水。清風透膽。則更當讓一籌。非久登壇。始快公論耳。劉大司馬急才甚於急已。與明公定作函蓋之合。南糧單虛。枵者欲噪。幸相與。語預為調御之。非腐說也。

答河南彭君宣

前者明公突入空山。山叟見之。如單子春之遇晉公。明耶。耶。淳之遇曹子建。評說混元。區別品物。文彩葩發。棧葉橫生。不覺收聲屏氣。懾服于塵尾之下。但恨清酒不及三升。短燭未跋數寸。振手告別。正與阿閼國一現。何異忽接手翰兼金。讀文遊篇。則食雪食霞。披歸莊圖。則載風載雨。杜少陵拙於畫。吳道子拙于詩。先生其兼之矣。不朽矣。奇暑灼人。蚊雷聚響。留使者數日。了得詩敘。

牡丹賦及李恭人傳。手顫頭暈。且坐且眠。老人衰相。種種出現。餘則三鼓氣竭。未克如命。奈何。朔日禮佛。始悟天聲地嘒。為文昌師。非文昌僕。東坡子試妄言而我妄聽之。猶帶文人習氣。非道人固蒂深根者也。孟子之辯。不如曾子之唯。曾子之唯。不如曾點之瑟。此味豈忍獨薦。愿與有道共之。

與王東里

明公具哲人之先幾。兼道人之慧眼。凡邇來吉凶變幻。恩仇反覆。皆照破于黃梁枕上。白駒隙中。出處二字。久

白石樵真稿

卷四

尺牘

五

有定衡。第何敢勸駕。但廟堂推轂方切。追鋒在門。迫斯可矣。用遯守遯。為正兵用夷。防夷為奇兵。明公前語。至今尚可作三年之艾。而猶曰。擣巢曰恢復。將誰欺乎。董臣。非適奉漳南之命。此公年少。而才老。識高。而心下。遠聞紅夷猖獗。未悉情形。全倚明公為導師。或勦或撫。或應通販。或應禁絕。其中必有委曲機宜。神通方略。乞明公屏人。嚥心指授之。自當如命奉行。藉手以綰吏議。而明公上報國家。下庇桑梓。陰德亦不小矣。勿翊翁。去年臘月。已蟬脫于興化李祖修家。後有見之淮上者。若果

爾真地仙也。

與顧繩所

往者爲節母劉太君作傳。藉手以報名賢。弟處空山。無緣作信宿。傾晤幾于老氏所云。至治之世。不相往來者。然一種疎淡滋味。彼此俱耐咀嚼。勝醴交者。萬萬倍矣。明公吏隱六朝佳麗間。火宅水山。兩不相涉。弟亦日與田庚漁師爲伍。猶恨未深。未密。俟異日錦旋。訪不肖弟於空谷。蕙帶荷衣。槃旋於古松流水之下。猶未晚也。

答李蒼岩使君

某屏山澤間。每咲猶龍公白頭青鬢。僕僕開門。至今五千言。挑動後來聚訟之口。無乃多事。今復何言。惟願作文昌旁天壘地。啞兩侍兒。庶幾倖免。以此不敢見當代諸名公。而台臺辱損飲水之俸。何意暮年忽逢知己。但垂鑒過情。惶恐莫知置對。惟有着假面自覆耳。淮兌既免水勢。又消客船南來。布帆無恙。不然頗爲權額。橫眉未知所竟。今明公天人協相。可以轉咷而爲咲矣。

答如皋李大生

第久素公事文。然于子弟門生間。讀尊作。輒指示之。奉

爲導師。已讀偶草。及指樹樓集。俠乎仙乎。堂堂大人乎。

吾莫得而窺其際矣。第嘗欲僭定天啓間七才子。如王季重倪鴻寶及明公而三。此外鮮四方之交。未敢輕屈一指。願言自愛。荻林代興之權。天將雙手交付明公。山可拔石可鞭。諸侯王不敢仰視。明公正其人哉。某齒豁頭童。衰相已現。局跡空山。正如壤垂處壤。不復覩域外昭曠之觀。近又見世路崎嶇。將恐將懼。但願守口如瓶。不願張口如箕。善乎皇甫士安之論曰。生不爲人所知。死不爲人所惜。至矣。華啞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秋暑

集

人

集

小退尚欲擬少伯答西子書。奉寄未知肯容我作此狡獪否。

答鮑赤城

奉別三載。郡邑騎竹之兒童。懋棠之父老。過鮑祠。思鮑公。不啻臺下之思并州也。繡臨河。維比之往時。直指不。同救大災。則一時之司命。管大計。則全省之銓衡。此皆。總攝在台。臺正直。忠厚中節。鉞必基于此。入夏久雨。止。青幸不及沼。但建祠起議。墳墓屋廬。未見寧日。予大夫。調停百姓。易調停朋友。難明公聞之。想當一咲一嘆也。

與李廣霞

翁臺宰如阜客有謁者第以塵旣辭已推蕪關客又有謁者以韓求仲空索歸辭仰成清謹澹泊五年不敢還一書即翁臺亦然蓋彼此心相知心相體正不在寒暄數數間耳茲有故人子吳耳臣博學高才曾讀父書如早極談翁臺德政灑灑不去口願得一御李使君無異執鞭古人第素不敢輕荐一士而吳君亦非湖海之客幸翁臺以弟之子視之曲爲之遊揚培植何異弟之親承河潤也

答毛撫臺

前者吳門之變古今無此病無此方亦無此藥台臺調劑於上下內外呼吸治亂之間始得收拾元氣正氣還之朝廷而醫師之苦則更有甚於病者之苦蓋病者尚可疾痛而呼父母而明公將誰告也近推司馬雖未足以報保全士民之陰功而寔可以弛憂勞恐怖之重擔燈蛾牛爐狐兔含悲則請暫辭白下小憩青山異日展開不諱之鬚眉酬答太平之聖主豈云晚乎大抵門下之士非訴窮以所哀則頌德以求悅又不然則多方壙

詞以勸駕而其之所以事二十年感恩知己者竊又在彼不在此亦恃明公急流之勇知幾之神或亦有取焉爾也蠅口多青鳩眼尚赤但以舉劾復命而停寢地方人才易之無舉正所以無咎耳明公以爲何如讀手抄尊敘不惟文章精凝弘雅即書法亦且馳騁晉唐今何時乎而猶孜孜經學不去手造次必於是昔聞其語今見之於明公矣

答李茂煥

往吳門劉學憲入山得聞貴陽之詳此雖天祐忠良然非真正神龍豈能生脫虎口其不爲張許者幾希矣特以地方僻左遂置遠臣勞臣於度外且又因而謠詠之此有識所爲扼腕而長嘆也明公爲金爲玉皎然已試於海內海內無事則已有事豈得舍刀山劍樹之豪傑而用虛談無當肉食之書生乎雲臥雖堅恐追鋒旦莫且下矣某七十老人以空山爲枯殼以圖史爲殘涎土衣草室不敢問離落外事忽蒙封若兄捧書見投因讀其詩草無奇草心有異照故口有異言筆有異氣行且結秀飛英從明公肩隨而起不止稱詩壇中跋扈將軍

也。適風觸齒痛。潦倒異常。卽信宿對談。未及龐氏桑土。桑下之半。然歲寒締交。自此始矣。

答鎮江賀太尊

大工之役。文武內外。皆蒙不次異恩。先大夫拮据首事。節省金錢百萬計。以忠得諒。以孝子疏辯。僅得昭雪復官。何其遭逢之不辰也。就中無限感慨。恨無子長之筆。委宛摹寫一番。而以屬之七十老人。此某所以踟躕腐毫。而未卽報命也。三義一額。二聯寫上。不知能爲古人出氣否。

在香林集

卷四

尺牘

堂。堂廟貌。面對百千年名山大川。快逢一統車書。休恨分吳分魏。

赫赫神威。手提數萬隊風旂雲馬。直下九天閭閻。但思扶漢扶明。

答丹陽姜長源

某五十岩居。櫛杖負鋤。日與田庚。蘆中人作伴。耳中寔聞長源先生不敢通尺蹠于左右。忽承名賢遠損書。既垂訊山澤之癯。此侯生所以感恩而莫知矢報也。時事日新。草衣土室。希閭希嶠。正恐神交知己。覩面無緣。全

聞與若。窄有絲蘿之雅。則不腆青山。便如長源。籬落物。刻竹吞花。朋雲借月。吾兩人故自有捉臂時矣。

答劉方瀛太史

秋仲欲躬請奉候。適卜山荆之隴。不能扶策出籬落間。深以台履爲念。頃得教。始知瘡病君子。非維摩示疾也。出山雖遲。然熊惡之案。悉付之不見不聞。宰物者之成。就明公亦云巧矣。宜後不宜先。宜靜不宜動。及今日頗覺鄙言差有意味。鳳凰出而瑞世。嘉平之期。星言夙駕。亦朝野所熱望也。偶作草堂。忽承遠貺。于茅之暇。復得老瓦盆酒資。感注明德。無以爲報。

答馮公

某得御先大夫。兩度皆在金陵。初見鮮華美丈夫。才名烜赫。爲許張兩司成所奇重。再見髮種種矣。稍不良於行。而與彭仙翁比舟連床。談吐練之術甚秘。某幸竊聞一二焉。彼此相期。爲楊許碧落之遊。而不虞騎箕前去也。痛哉。某老矣。齒豁頭童。引身剪迹。十九半在空山。卽郡城慶吊。幾類無禮。以此未獲渡江。存一束芻於先大夫几下。忽承專使專幣。千里惠臨。慙慙懸墓。銘見屬。

手有道之碑以代延陵之劍。幸甚。第浙中多上衮巨儒。韓歐大手筆。項背相望于朝野。而某乃牧唱農歌。何能使逝者名世重。得無門下好奇之過耶。幸小寬其期。當呻吟盤薄。宛轉摹寫。以報所知。清白家風。丹青史蹟。不腆腐毫。故有眼在。四六尊啓。字字浹。亦字字珠。環迴不忍置讀。倉卒不能僂對。口占授使。慚悚萬端。恃使者親見僕困老。又困客焉耳。伏惟三宥而置之。餘容迴風布謝不悉。

答孫公

今朝野推明公第一世家。忠孝廉節。轟雷霆而揭日月。其他衡向之經術。賈陸之文章。迄今未有艾焉。若清簡公。錚錚皎皎。尤某生平所願爲執鞭者。况重以遠命。愧又屬董侍御爲之道地。藉手一傳。寧忍以不文辭。某乙酉讀書太原。雅蒙文肅公國士之目。丙戌擲青衫耕隴上矣。癸巳計典。山澤人不解其詳。頃讀志狀及奏議。始知清簡公之去國甚勁。爭執閭部之職。掌甚大。若傳中微言之。則未暢厥旨。直言之。則所傷寔多。若浮游其詞爲左右袒。爲半面粧。則又近于詭對假誦之無行者。

皆鄙心所不安。亦台臺正人君子所不取也。故寧違命負荆而請之。明公不敢違心。引弓而射。四十年通家。先達不然。倘海內交遊有口。太原父子有靈。則不佞據何辭以應。塗飾何面目以對。某老矣已矣。惟有稽首返幣。還謝台臺。以付定論。于如椽如矢之筆者。伏惟度外見原。一笑而置之。

答徐玄仗

某五十時。便已買山穿坎。爲容棺之墟。櫛沐風雨。負挿松杉。少年鸞雀之志。已付之子虛矣。苟有隙地。而置溝池。點綴菴亭。聊以爲避客挫名計。豈足挂明公耳中。若佳園奇曠。秀甲一方。恨不出入青葱翠微間。爲輞川秀才。爲吾家灌園仲子。當續前詩。以懺疥壁之罪。南華發覆敘。承諭殷勤。况久與蘊公有惠莊夙契。寧忍以拙劣辭。第非濠上宜。覆不宜。癸也。一咲。

答畢白陽公祖

台臺正席南都。并州舊子弟。本當樞謁堦前。而荏苒遂匝歲餘。尚稽通候。一則揣分不敢溷瀆。一則拙敘未奉報音。頃從杜舍親。接到遠書。重貺始知。從前魚雁。強生

浮沉。即拔雲之刻。飲水之休。猶遲遲道塗間也。竊聞之。敵門生吳震元。台臺于政府有公揭。而無私書。于津門有節省。而無靡耗。荷担願寔。而不願文。讓路願南。而不願非。堂堂正氣。惴惴小心。此天留明公。以爲社稷計。即海內有識。亦不得不以此歸重明公。第恐樞衡之召。非久至耳。自來軍興。則疆場之地。苦搜括。則財賦之地。苦今東南困荒。困役。困累年宿逋。富者貧。貧者亡。枵腹待盡之民。與橫眉不逞之輩。所在而有。若得台臺久借東南。爲衆正砥柱。爲半壁金湯。豈非今日之喬白巖哉。某

答劉碧山代巡

台亭立朝。以正直忠厚爲先。巡方以淡泊寧靜爲主。非特今之吉人。抑亦古大臣之風格也。并州舊子弟。每挑不佞。而招之曰。劉公。祖龍門咫尺。盡往登乎。某亟止之。云。吾儕寧行。行避驄。無爲三匝。統鵠寧使訝其不來。無令厭其不去。以此未敢少展通候之誠。而明公書。既先施出自意表。王公韋布。兩無愧心。亦無愧色矣。謹此董

沐稽首以謝。百忍敘一篇。附呈請正。

答蔡義徵

先生昂奇暑。破危浪。挂帆二千里。訪某於白石山。某本疆人。何足以裨先生。則有口誦心服。奉爲吾道司南而已。夫以先生之才學識兼長。即置之天祿石渠。豈不甚稱。而屢困經生言。使識者有樞駒效鳳之嘆。然先生未五十。尚壯年也。古有公孫弘。陳全甫。近有焦漪翁。而又何憂於蔡先生。先生姑堅忍。以畢場屋之伎倆。逢年適時。志敵意得。得以爲我所欲。爲此亦司馬題橋馬周濯足之秋也。而請無事游。即游鮮所遇。即遇鮮有能盡先生之奇者。自來好人不容出頭。好事不容到頭。即通來上卿巨袞。皆然。容白衣之山人。黃衫之豪士。握麈搖扇。于蓮花幕下乎。已矣。王公之不下士久矣。弟以此不敢結客。亦不敢荐客。客至者。濁酒枯魚。少傾彼我。而後別。閉門閉口。入密入深。益五十知命。便已負鍾穿坎。爲客棺之墟。而况頭童齒豁。飾巾待盡。其無意於人間世可知也。昨適吐瀉。暫憊鄉居。失迂台駕。俟少健。當專詣以快千秋談。正史序扇頭詩。奉正。

答浙江撫臺張華東

天下太平矣。偶向孤山麓。墜驢一笑。卽杭嚴公不使聞之。況敢以賤姓名唐突蓮花幕下乎。明公樓船出汛。文武將吏躡矢橐鞬。迎於道左者。如堵牆。顧獨風聞野叟出游。特遣從者捧書幣。渡江而來。氣象從容。此亦綸巾羽扇之一班也。感激感服。

答金公

張余老歸。具詢台履如意。欣慰異常。昔盧生夢覺邯鄲。且豁然得道。况明公稊秩償金。幾入刀俎。得間召見。不。至。此。劉元城。胸睡如雷。徐有功。殺之三。宥之三。而神。色不變。古來艱險百折中。勘破無限假英雄。亦鍛鍊出。一。二。真。鐵。漢。今復見之于明公矣。頃。堯舜當陽。雪讒。理獄者。牘滿闕下。明公以事關僚友。不願爲智囊。願爲。括囊。抑何其深長而有餘味也。老坡云。憂患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晚。節。此。百。尺。竿。頭。語。亦。紅。爐。點。雪。語。且。恐。字。之。外。不。別。有。逍。遙。游。乎。明。公。姑。置。長。源。伊。川。兩。先。生。相。與。尋。希。夷。于。墜。驢。坡。上。拍。手。大。笑。歌。舞。天。下。太。平。樂。

不樂也。

答陳五鉉觀察

曩承遠訪。不衫不履。似狷似狂。曼然出于談咲聲氣之表。自後間隔。無緣通數行書。念之耿耿。適承使者捧札入山。分我水俸。不意王公布衣交。尚存一線于天壤。感嘆久之。細閱宦蹟。如砌晒場。甦貧役。恤車戶。運凍糧。修城葺署。挖漕建橋。皆節省中利濟。精細中強直。而摠之。繇裁革公費。陋規。始清人之所不能清。然後能任人之所不能任。窮搜鼠穴。力抗貂璫。皆此故也。乃知在職。在職。在職。盡職。儘有無限衛軍國。積功德處。舍是不圖而紛紛于門戶時局之間。墨守輪攻。掉弄不已。此連環鎖。鴛鴦劫也。其亦未聞陳先生之爲戶曹郎乎。西湖足了公事。下車之初。決不敢首謁故人。爲四方游客。嚙矢匹夫。鏗鏘。張方伯王杭嚴可頂也。

答王公

自來國家全副財力。悉用之于遼東。士大夫全副精神。又悉用之于門戶。今虜困雲中。塘報隔絕。賴有活堯舜在上。決無大虞。因此告棘一嘗。使皇上留心邊事。

如世宗而少年浮氣者不至侈口倡爲恢復之議。借外憂以銷內憂。未必非聖明之福耳。調停二字。豈能禍未止。謂其夾襖用人故也。而不知其妙在於停。停久則美清。美清然後可以增減五味。若一美而衆手爲政。是名爲攪。不名爲調。今願諸公停。不願諸公攪。台臺聞此。想當噴飯一咲也。

答徐公玄扈

明公清真奧博。翁集大慮。雖在衡門。負公輔之望久矣。年來借此繙書。正恐捉鼻不免耳。陸文定九十外。常患頭暈。氣有餘。卽是火。此壽徵。非病也。某稿林澤間。非耕耘破硯。則洗發頑山。一生與石有緣。此外惟杜五郎行境不足爲巨公道也。春來風雨。花事支離。卽令坦尚未着履奉訪。伏少晴。斫笋鱸魚。邀作郊堂夜話。不令日日噉齋蕭寺也。

答郭章殺父母

承惠報書。惓惓垂意。山澤此王公大人未始有也。山居覆閱論語。竊味危行言遜四字。言既遜矣。行豈危哉。意者臨深履薄之危。卽是安身立命之著。此解然乎。唐元

鉅家貧力學。有斷齋畫粥餘風。文采雋麗。偶落道流。素感國士之知。并援并州子弟之誼。不覺飛鳥投懷。惟自臺憐而植之。片言吹噓。便生羽毛矣。

與青浦鄭公

霖雨連綿。饑民愁嘆。目前惟合圩大朋車。尚可車戽。然非奉鈞牌。則衆心不一。衆力不齊。若得佃戶出力。田主出錢。台臺親標硃筆。嚴督低鄉。或不時小舟躬臨。勸諭雖大潦不至甚災。此急則治標之說也。華上窪下之田。割分青浦。受病又深。明公長圩化短。大圩化小。告示不審。三令五申。而無奈蠢蠢之民。因循徼倖。至此嗟何及矣。租米錢糧。日難一日。所恃明公拯溺。甚于杞人之憂天耳。

答王修微

空山中自修道人飛至。便成洞府。何必處處鸞鶴。山山蕙蘭。乃稱世外也。別時黯慘。使人不能返視。黃蘆白蘋。孤鴈嚴霜。峭帆之下。幸爾無恙。昨夢秋月。如規游氛。散盡曉。謂侍兒曰。此夢可祥。已得手書。追呼二三韻士。視之。驚嘆其奇絕。天女散花。今見其人矣。梅花爛熳。度在

二月初旬能舞棹。諸此請諾否。先期一報。煮雪相待。衡門之下也。

答南京張可大

自吳閭望見麾蓋。此後僅于翰墨尺牘間相通。氣蓋風調。不啻延津雙劍也。明公屢握重鎮。橐中貧薄。與寒書生等。只此廉將軍正可當一面。風百曹而明公絕無。鳳樞駒之嘆。其識卓矣。思昔戚元敬猶與王汪兩司馬唱和武略文謨。至今鏗耀人耳目。明公獨吟獨賞。而第輩又不能荷衣蕙帶。坐蓮花幕中。相與塵尾論難。此亦吾兩人小恨事也。

答東里

明公前后兩牘。侃侃數百言。真活命丹。造國手也。以澹泊寧靜之人品。出之以正直忠厚之奏章。有識者讀之。使人不得不服其眼力。識力。膽力。筆力。此皆一無所爲。而爲。豈望今日要典哉。中行本于獨復。戰勝不願求肥。自古哲人。往往自正中。撥轉出來。其惟明公乎。甲子朝事始芽。劉芳老貽書見詢。第應之曰。諸君子宜靜不宜動。宜后不宜先。宜憂不宜喜。荏苒三年。不幸小驗。明

公有感于熙豐元祐之兩不合者。此亦可以定出處之權度矣。龍惟潛。故神風惟不下。故威與其出。受時流之推轂。無寧退守至人之括囊。行行且止。觀變相時。明公試以爲可不可也。六月廿六日。夏繩老一病遂亡。細檢遺橐。即寒衣折絮。付之庖庫中。貧不能殮。殮不能葬。即兩親尚在淺土。可憐哉。

答丁宗伯

老公祖再訪空山。真如壽星過度。不當作尋常看過也。至人辭榮如厭。鬼神所知。但恐地震火災之后。舉朝驚此。疏即上。未必遂得請。子路救人辭金。夫子嘆曰。居世不復有救人者矣。當事者得無以此見格乎。

答謝象三使君

明公巍科高第。乃不願爲木天貴人。又不願爲衡文使者。着無爭之棋。乘獨後之馬。神識何恬。而地位又何卓也。道路有口。鼎鑪有耳。銓諫一路。定當虛席以待。明公大丈夫。豈論目前之小屈伸乎。今天下無地不難。無官不難。獨明公恢乃練川。綽有餘地。調劇之報。譽之兒友。乳而奪之母。老稚嗷嗷。攀留無計。可念也。近者邵文加

賦一事獨嘗考之舊牒從平末上加則所出少從田上每畝加則所出多乞明公酌定請之道院倘得允從其亦救民水火之一策乎非止爲練川德政碑地也

答劉公方瀛

明公望隱韓范心同園綺味老氏之止足援哲人之知幾未嘗一日而戀神武門也侯大兄策名賢書明公或可斟酌進止但張翰有云負天下之望者求退良難正恐未容辭臥耳弟在山日簡道書不欲通姓氏于蓮花幕中忽承遠箋情益親而貺益重未省老夷門報恩在何時何地也別諭小照願言藉手擬筆百餘言不獨使明公然髭捧腹卽後世讀之者如再見雲臺烟閣間人物豈不快耶

與王公還瀝

去冬大雪中飲胡頭今復披裘擁爐矣歲叙一遷獨聞新天子神明異常事事親自裁決吾曹一片青山居然無恙尚可作擊壤老翁若明公文章建白播在朝聽旦晚賜環以襄出否開泰之新政舍豪杰將誰往哉楚中譚友夏發解士林皆爲額手獨鍾先生全集未行人間

不識可搜剝殘斷以代伯道兒否秦碑甚多強半作武后塔材曾見姜輔奏疏言之可嘆乞法眼擇其尤者題寄數番真草堂一段吉光錦也

答青浦鄭公

某草木餘齡仰承垂記特賜贈言一字一明月珠也何以報之楊斗樞一疏奉旨平和或聖明留此獨奮雷霆之斷亦未可知敷政優優當是佳兆譬如立春矣而猶有餘寒立秋矣而猶有餘熱造化且然而况朝事乎向來尊卑不敢當文舉之年若出山奉送則類遠公之過扁路橋矣

答鄭公澹石

朝天之車日近一日新報亦日近一日此行真讀活通鑑也得教快甚但獨斷出之聖天子安靜聽之諸君子則華山老人便可大咲墜驛矣

答李思然分司

聖明之主輔之以相濁亂之後救之以清如明公之清非小廉曲謹者可雁行也鄒滕定變而不暴其功墮屬脂膏而不染其膩進無倣色退無怨言名實俱乎心跡

雙。潔。世。眼。憤。憤。或。咲。以。爲。愚。或。嘲。以。爲。矯。而。明。公。若。節。彌。甘。卽。妻。子。童。僕。皆。有。安。貧。樂。道。之。色。此。當。于。古。名。臣。中。求。之。豈。淺。夫。俗。士。可。得。而。涯。哉。分。宜。墨。江。陵。橫。猶。有。請。劔。牽。裙。者。頃。權。璫。虐。談。薰。天。網。羅。匝。地。頌。功。德。建。生。祠。幾。同。左。袵。賴。聖。主。中。興。一。洗。乾。坤。日。月。屢。奉。聖。諭。倦。倦。以。起。用。褒。恤。爲。先。務。今。冬。春。隔。歲。而。會。議。杳。然。其。何。辭。以。答。聖。明。以。慰。天。下。之。望。時。事。如。此。良。可。慨。然。則。台。臺。困。頓。鹽。車。之。中。沉。滯。積。薪。之。下。又。無。足。怪。矣。

答李大生

第。正。七。十。矣。方。以。虛。生。爲。慚。勞。生。爲。苦。今。幸。聖。天。子。乘。乾。開。泰。權。璫。伏。法。皆。出。人。鮮。寃。鬼。門。關。而。授。之。義。黃。世。界。太。史。公。謂。漢。文。之。世。黎。民。新。出。湯。火。老。人。嬉。游。市。中。如。小。兒。狀。某。得。無。類。是。乎。山。中。菰。竹。移。花。泥。土。撲。面。而。使。者。賁。杖。頭。渡。江。來。急。展。壽。言。讀。之。清。真。蕭。散。生。動。飛。揚。直。是。龐。德。公。徐。洪。客。可。與。語。此。第。何。人。何。福。而。能。消。之。惟。傳。播。交。游。藏。示。子。姓。如。天。上。赤。文。綠。字。而。已。皇。上。好。讀。史。事。臨。摹。古。人。卜。相。金。甌。機。老。首。膺。特。簡。聞。命。之。日。遠。近。馳。賀。者。收。書。不。收。禮。清。之。一。字。允。合。

帝。心。明。公。有。道。有。見。度。與。此。老。必。多。函。蓋。之。合。益。潔。品。正。相。類。耳。辟。彊。兄。詩。文。中。真。滾。地。獅。猊。第。已。怖。而。腦。裂。專。撰。西。子。書。定。天。下。奇。作。少。伯。有。知。且。當。結。舌。第。豈。敢。望。作。秦。吉。了。乎。

與張燦衡侍御

竊。聞。君。臣。一。線。精。神。全。恃。章。奏。向。來。太。冗。長。非。所。以。愛。吾。君。也。太。穢。褻。非。所。以。敬。吾。君。也。部。覆。耽。延。詔。書。挂。壁。非。所。以。畏。吾。君。也。頃。奉。旨。奏。疏。限。千。字。題。覆。限。十。日。似。已。爲。聖。明。冷。眼。覷。破。矣。能。以。日。清。月。朗。之。手。寓。于。風。

行雷厲之中獨明公一人耳友人葛一龍其詩品人品

某。之。師。非。某。之。友。也。謹。以。其。集。呈。覽。此。兄。家。甚。貧。自。負。甚。不。淺。倘。以。并。州。部。民。而。與。進。之。服。闋。補。官。得。就。五。斗。不。至。同。休。儒。爭。長。安。飢。飽。此。明。公。之。厚。造。于。文。人。者。也。後。房。蘭。玉。必。且。叢。生。幸。明。公。便。示。以。憫。老。稚。之。望。

答王道觀使君

某。七。十。老。矣。日。向。蝸。殼。燕。窠。中。洗。破。硯。擦。殘。編。佃。文。自。活。遠。視。松。江。漁。父。大。有。愧。色。台。臺。何。所。取。而。辱。存。之。授。以。琅。函。水。俸。獎。飾。不。可。當。回。環。再。三。几。欲。穴。地。而。入。矣。

明公經術人品冠冕士林。豈特省元第一。不置之芸閣蓬山。而置之斗大邑。然積功累行。許旌陽何人也。異日朝拜官而夕素疏。趙清獻又何人也。頃聖天子當陽。井時召對。初欲廓清羣穢。繼欲整刷積弛。直將付部覆。付會議。不痛不癢之世界。用倒倉法一番。明公忠孝填胸。得無聞而色動乎。借筭畫笏度兩三年。彈指間耳。狂風怒號。濱江海而處者。漂沒無算。此天變非人事也。獨崑山焚抄更烈。此舉出於君則正。出于民則邪。出于朝廷則治。出于鄉邦則亂。手不可使滑。膽不可使大。漸不可使長。亦主張世道者之隱憂也。明公以爲然否。

答畢白陽司空

往承垂念山澤故人。遠寄奏議米俸。即欲修謝以展感激之誠。會中外告密。雖有魚雁。不敢逗入網中。頃皇上以堯舜之聖明。兼漢宣之綜核。特簡天下第一端人爲衆正倡。海內欣欣更生矣。兵餉告殫。災傷疊見。鼓噪則用法難。賑貸則用恩難。緩之則邊鄙之枵腹而號難。迫之則郡縣之洗手而炊難。所恃吾君吾相無豐亨豫大之侈心。有愛養樽節之寔意。台臺雖爲手足關情。皇上

決不舍股肱腹心而別有他屬也。忠孝填膺。精神滿腹。樞衡重任。虛席以待。明公豈久煩于簿書錢穀間乎。南郵頗便。幸慰好音。

答沈雲升侍御

往聽繡朝天不及出山一送。兩承翰惠。何其慙慙于山澤故人也。強弱多寡之論。極切中府疑機。頃邊報甚急。聞者張皇第謂堯舜在上。決保無虞。此賊孤軍深入。糧草不敷。水土不服。地利不諳。步步皆兵家所忌。若堂堂天朝。援兵則有。增無減。發餉則有。速無遲。聲勢且益張。膽力日益壯。自然操必勝長勝之局。但不可輕敵輕戰。一味列火炮以待之。掘暗塹以陷之。設水草以誘之。款挿首以離之。結朶顏二衛以疑之。賊其能久盤踞于內地乎。入援之兵。須要紀律分明。何以使之不逃。不捨守城之兵。須要調御有方。何以使之不擾。不諱男女號哭。何以使之入貨物。擁輶何以使之進。奸細何以盤詰。漕船何以護持。專備薊州通州。何以使山海無疎虞。專旨調將調兵。何以使各邊無單弱。宜先請皇上特發勅諭。曉示中外。而諸公相與盡心盡力而籌畫。

之即有跳梁不足平矣。多難興邦。殷憂啓聖。自此警策一番。比之數番召對。更覺得力。抖擻門戶之空言。講求富強之寔用。未必非天之所以祚聖明也。第所謂決保無虞者。此也。明公以爲然。乞聞之機翁相公何如。

答湖州沈公

明公經綸滿腹。特召樞府以紆。聖天子東顧之憂。此行非尋常功成上賞。使令郎髫髻而拜金紫之榮。方許入山談道。當炊黍於耶。耶枕邊奉待也。目今催督漕糧。急於星火。而曾無一言及於護糧者。護糧莫如仍設淮

上。揔兵此。成祖舊制。非比新添一萬漕船。每船漕卒十人。便有十萬現成兵矣。漕卒自帶行糧。便有十萬現成糧矣。晝耀旌旗。夜懸燈火。兵將相習。金鼓相聞。皆倚淮。揔爲扼要呼吸之樞機。因轉漕而兼練兵。一利也。軍聲遠震。使北虜莫敢南侵。焚劫二利也。既防飢民。又防他寇。三利也。彈壓南北。線索俱通。四利也。猝有不幸。緩急可應。五利也。先朝董以名將集以重師。又制能袍船。置進鮮船。歲歲月月。驛絡往來不絕。就中皆有深意。吾曹亦未敢深言耳。此事須南北司馬司農及南北巡

撫淮撫。默然商量。復還德鎮舊制。不動聲色。而措中原于太山之安。今日事恃明公主持提衡。其間報君衛國無急于此矣。其微細委曲。乞於過淮之時。暫停三四日。細細咨詢。而斟酌之。勝於募驍勇。籌加餉。儲火藥。尤萬萬也。況十萬漕卒之中。元有豪傑。元備火器。步步皆可練爲精銳。人人皆可仗爲指臂。之相使。明公乞與同志謀之。即召對入言于明主。而無諱又何疑矣。草莽之言。惶悚惶悚。謹陳一得之愚。并謝台貺之辱。據案手書。仰惟台宥。

答張石霖公祖

臺下解郡後。善人君子不勝去後之思。茲且謀所爲。想豆不朽者。蓋去莠正以養苗。剪棘正以護蘭。其肅括人所見。消弭人所不見。而久則始覺有餘味。有陰功耳。吳人好訛好亂。一見於無錫。再見於常熟。三見於蘇州。當事者調停百端。始正三尺。目前急則治標。惟孔明張乖厓治蜀之法。厥疾用瘳。此有識時。盼于明公之節鉞東南也。至于心事洞達。所謂奴隸亦知其清明。大廉大俠有交情有公道。又不待言矣。某七十得孫萬事已足。此

外一味閉門杜口。以希却病扶老之術。思老近得彭仙翁朝昏聚膝。頗覺聞所未聞。夏彝仲試其服氣之旨。靈效異常。此翁玄學如海。真不能望洋而窺矣。明公籌邊髮白。報國心丹。鍊金鍾玉而外。更富思攝生一著。若天賜重來。此翁猶是雲間寓公。正可握麈相對。企予望之。豈勝翹首。

答張上馬毅仲

某衰病下劣。日與農師漁丈人為羣。不敢齒及風雅二字。即小有撰述。如沈夢溪云。退處山澤。更絕過從。所與

談者。惟筆硯而已。不意明公好奇太過。札既先施。屬以糠粃之導。神交知己。宇宙寥寥。謹撰數言。以候斤削。明公主盟文苑。吳兒輻輳龍門。不異衆魚之曝鱗點額。某老怯道路。近結荇帶菴。蒔嘉蔬種修竹。遠望軒後寒山。如在肘下。又以飲水俸錢。多市村醪。從黃肥紫。壯中細嚼。寥吟好詩。頗覺受用太奢。恨不得明公過此。共享黑甜白醉之樂也。

答鎮江賀太尊

久欲躬候。謝寔以傳稿更易三四。不得如意。蓋專言

冬官非事。非傳體。若尋常描寫。則此事節省最多。蒙譏最枉。台臺抗章追辨。始復原官。其孝思又最苦。若欲慷慨發揮一番。則時局頗礙。措詞更難。為此屢執筆而攢眉者久之。聞長公夙疾俱瘳。欣慰欣慰。即彭仙翁亦云。若能自醫。自病豈必問藥。師醫王哉。陶隱居云。寧為才鬼。勝作頑仙。故以名其廬。要之處。此世界不論朝野。是非。不涉人倫。臧否一味。以老頑應之。安知非法。但恐頑不透耳。

答錢兵尊

承台諭東南華其外。而枯其中。管仲所謂衰世。若有餘非有餘也。嗜慾多而民心躁。今民力凋敝。不敢躁。不能躁。病在士大夫好廣田宅。豪者封釘扛擡。庸者因循苟且。絕不肯講求賦役。為桑梓計。為子孫計耳。明公謂錢糧窟穴多。因頭緒多。頭緒多。因經賦之不定也。若定經賦。先查原額。後查增額。又查增後之減額。歷歷分明。如指諸掌。部文淵微。可以爭執。奸胥飛灑。可以搜求。此賦法也。錢糧止五字。曰催得好。曰收得好。曰解得好。曰放得好。曰存留得好。而又于五項之中。分官戶。分民戶。分

荒區分熟區分完分欠分新分舊分緩分急而要領盡
在是矣此役法也愚嘗謂紳講道學不如實實賦
役當道清詞訟不如細細清賦役真裕國愛民江南財
藪之第一義也近敵鄉臺省上賦煩役重之疏錢相公
二書徐撫臺聶侍御二敘三大役及義田冊俱奉台覽
大抵嘉湖事例無不役之田無不田之役小民朋里排
則可朋布解非運收屯大役則不可官冊優免外當大
役則可當里排則不可何也官冊而當里排付之子弟
則執袴付之童僕則侵逃此均田均甲之議錢相公所

不喜傳會也顧氏義田四萬乃華亭獨有遼餉乃天下
所同議者欲移田抵餉貼賦而不貼役此顧氏所不肯
捐役人所不肯讓而亦郡縣所不能從也三縣最苦者
布解糙糧之收兌白糧之非運八萬之收銀今鄭父母
處置得宜大約化有爲無化重爲輕擇團戶團戶而編
里排則催辦易散客冊故官冊而編新役則疊困甦諸
如此類華倡之而上青倣之民其更生乎其他如水利
則修圩岸開吳淞而水旱無虞矣禁賭博禁鹽販禁捕
快之養盜而內盜衰減矣禁沿海富家之通寇而外寇

衰減矣兵糧如期派付官弁何有鼓噪之患錢糧當堂
散給役人何有扣除之例布解以銀足爲主北運收兌
以米足爲主不容捨收除申不容包攬其兌何有遲滯
艱阻之虞今郡縣砥礪同心鄉城鼓舞悅服而又幸清
通簡要如台臺者彈壓調停于上賦役之頭緒提明則
東南之太平可望蓋天祚吾吳而賜之周文襄也承下
問謹摠蕝莠一得之言餘惟仰體清嚴仍前踈遠幸賜
台亮

答錢二府

台臺勞冗異常極爲懸念即有種種願請教者寧踈無
親寧冷無熱庶幾得全上下之交耳上海編審之役恩
少怨多審一年以應目前之催辦留九年以待後令之
主張妥帖無過於此但浙信震隣台駕未免巡海一番
以示振刷若弊繁處應以保甲之法行之大戶大戶行
之小戶以及樵戶漁戶細編姓名互相覺察若有容留
面生可疑輩爲奸細爲向導者擒縛前來審問端的如
法重處不許因而生事蔓及無辜以開詐端若官兵置
之沿海則寥寥無多置之要害地方則金鼓旗幟火藥

實實虛虛亦可以張軍聲而耀武備不知散糧果能如期否糧不足果能撮借那移否惟台臺裁之

荅錢君復

在三之義擬于君親文中子十五爲人師弟子將相首不敢廢莊面禮若云以老就師貧就仕自待既輕則上官待之亦不甚重今兄年壯志潔有廉頑起懦之風不惜生平火力陶鑄得二三頂天立地豪傑出來其功寔在督學使大司成上即吾松魏公驥孫公鼎真榜樣也望之望之

荅范公

弟山居惟有連士逸民時相往還每詢台履于渡江來者徵得近况東坡云人至中年何事不有西河太愁東門太達惟折衷于兩公之間差足排解若緣此堅臥如昔今何時乎主聖時清荐牘旁午選曹方欲料理明公以爲衆正之倡但君平棄世仲子灌園故輦上未敢啓齒耳竊嘗嘆皇上以廉潔望人欲其清也以担當望人欲其任也以公平望人欲其和也而諸君獨清于門戶獨任于門戶獨不和于門戶雖堯舜奈之何哉

幸而強與弱爭則弱者勝數十人與一人爭則一人勝龍性難馴領珠亦不易得太阿大柄正在聖人把握中有君如此明公起而應之提出真是真非之本心挽回不痛不癢之世界非明公又誰望焉

荅冒宗起進士

往聞南宮之報拊而起舞世不乏進士喜宗起豪傑爲進士耳讀萬里吟快哉大王之風胸無留事筆無留行非目前子墨家所能夢見顧僕更有進此者昔耿天臺見勵菴方少司空司空意色不及但問一大行曰孔明襄陽人也而居南陽者何其人不能荅方司空曰南陽四方人物所自出之地孔明爲延攬英雄故耶君官大行無爲登山臨水作賦吟詩惜過半生所至宜搜訪一二人物以備國家緩急之用天臺聽其言有味稍更端請曰愚生初脫草茅先生何以教我方司空厲聲直視曰誰家進士是胎裏帶來的說初脫草茅便甚麼天臺公此時言下有省自謂一生受用不盡今敢以奉聞吾丈能笑而點首以受他山之石乎

荅方旦心公祖

台臺遺愛碑。至今樹于五達之衢。往來鍾界者。輒指爲伯夷。顧盼不忍去。人寔有心。人寔有口。焉可扞也。焉可誣也。某往者。堅守匹夫經綏之義。未敢求謁于秀州。明州。俟駕過吳門。或能追隨百里外。一展數年心事。何意風波突起。深山之人。了不知台臺去來踪跡。爲拊心頓足者久之。及見南中拾疏。尤出創聞。以世間必不能忍之垢。與必不能堪之冤。加于絕不能堪之正人君子。赤蠅止棘。赤舌燒城。此詩人有投畀之嘆。冥司置泥犁之獄。非特爲聽說者設。亦正爲巧于造單者設也。某每遇海內氣誼人。輒爲台臺再三叫屈。而鄉衮尤最負不平。三代之直。卽六月之霜也。豈待讀台臺之初刻而始信。隨夷之非溺哉。刻中發李卓吾一段痛快異常。此老有知自當吞刀刮腸于九原之下。卓老不能傷黃叔度。彼譖人何能傷方大夫乎。老僧負禪林疏來。略題數語。第吳人妄費而慳。勸之檀施。如着靴上壁。若何。

荅吳觀察

美酒速而無味。積薪高而先焚。功名之間。無論挺險走捷者。令人此顏。卽隨蹠平進。無災無難。以至公卿英雄。

所不爲也。明公僅以外官失儀。而得嚴譴。此彪廟張吻磨牙之破題耳。若使此逆猶生。網羅彌天。坑穽匝地。豈容明公瘦行硬坐于空山之中。喫一頓安閒茶飯乎。非人鮮甕。則鬼門關矣。今幸而不死。非從容著書。則慷慨論列天下事。此天留馬周以待唐文皇。特未逢皇上召對耳。夫半吞半吐之言。豈能支吾好問好察之聖明。而提出透心透膽之辨才。乃可挽回不痛不癢之世界。吳先生真其人哉。宰相守令一編。真當今內外第一藥石。漢名二千石。皆拜丞相。宋丞相出守。如寇萊公之知大名。杜正獻之知乾州。夫入不練習。朝事出不練習。民事而責以理盤錯。備顧問。是臨病覓方。臨方購藥也。亘古今無是理也。刻完。幸多寄數函。以貽同志。弟今年正七十二矣。盼望知己。報効何時。第聞之東坡云。憂患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晚節。敢以此爲中丞節鉞之助。

荅方太尊修郡志

儒引山澤之分。硜硜不入公庭者。二十餘年矣。伏承太公祖五馬臨門。雙魚折柬。惓惓以郡乘俯詢鄙儒。此布。

衣累世而不獲一遇者也。敢不吐誠以復明問。松志自顧文僖修後。如徐文貞陸文定之上公篤老。踟躕四顧。謙讓未遑。非直待時。正欲待名世有力人主。張于其上耳。今台臺慨然以斯文廢興。名教是非爲已任。若使士大夫仰體德意。毘勉同心。豈至日復日。歲復歲。委百十年之禮樂于草莽乎哉。上海志成于王屋張公。張公三十年以後。易續也。青浦志成于洪洲王公。王公三十年以後。易續也。獨華亭自正德壬申。以迄崇禎戊辰。百十有六年矣。若爲不朽計。請先開局於華亭。而後始及於

上青。蓋青浦之父母初來上海之父母未至。獨鄭戾下車。已久。恢恢乎綽有餘才。筆挾風霜。令奔雷電。鄭戾不修。而欲望華志之創修。無日矣。華志不修。而欲望上青之並修。又無日矣。志書中分門別類之外。又有倭變之戰守。吳淞之開濬。青浦之分割。顧氏之義田。辛酉戊子戊申之大災荒。皆關繫華亭不小。或取諸案牘。或取諸碑板。或取諸條載。郡檄之邑。邑檄之民間。文移不勝其往復。歲月不覺其耽延。第諸君子袖手閭筆以待而已。故責成于邑一便也。顧文僖以大宗伯秉筆。其引用諸

書僅五十七種而止。今寔生寒士。所藏几何。購書則窮於五技。借書則拒以四痴。若邑大夫宛轉訪求。即零星故實。尚可立致。故責成于邑一便也。華本附郭。若博士若鄉先生。以及孝廉茂才。鄭侯皆已耳。而目之矣。孰宜土田賦役。孰宜水利兵防。孰宜山水鹽屯。孰宜壇壝寺觀。孰宜庠序菽文。孰宜研勘人物。妍媸良楮。人鏡皎然。故責成于邑一便也。供餼筆札。抄寫梨棗。勢不得獨資郡費。故責成于邑一便也。志未就。台臺催督之親臨之。不特亟問亟覩慰勞之志已就。台臺與同寅諸公

白登樓真稿

卷四

三

再加損益之潤飾之。而尤嚴于鄉賢名宦二項。遠則走牘于輦轂。近則抹評于鄉邦。祭單之下。親註可否。衆論同者。登異者。汰在諸君。既無私毀私譽之誚。在當事亦無知我罪我之嫌。非惟口協而心服。抑且事逸而功倍矣。大抵開局邑事也。發單邑事也。儲圖史。備使令邑事也。羅名流于幕下邑事也。華有成例。上青隨而做焉。三邑分曹。台臺則大摠裁矣。職要職詳。後手先手。暮年之內。不將通觀厥成乎。識者又謂合郡之重典。當博謀合郡之縉紳。合郡之縉紳。當公舉合郡之文學。非某區區

一人所得而私相推轂者也。某七旬有二老而善忘矣。某之少也。尚不如人。况兩目花生。四支木彊。豈堪旅進。旅退于衣冠之後。半作半輟于筆研之間乎。仰祈太公祖垂憫衰殘。置之局外。不爲而爲。無用而用。一得之勸。堯未必不少助百年之桑梓也。酬知報恩。訖于此矣。

荅何無咎先生

往甲午過訪。娓娓皆吉德長者之言。詩文固蒂深根。又具有力大人之相。不必問姑布子卿。望而知其身名俱泰。非浮游猥薄兒所能夢見也。恨老矣。無能走掃先生

自不刊其利

卷四

尺牘

三

之門。忽勤手教。反覆讀之。宛然王微蕭大園讀也。飲酒十首。宛然陶處士白居士詩也。坐客見之。抄寫贊揚。几于穎禿。第卽裝爲一長卷。從長松修竹間朗讀。一過病以之代藥石。寂寞以之代鼓吹。非窻高枕時以之代顏氏瓢。曾點瑟子孫寶之以代紀之。甌鄭之瓚。無施而非無咎先生之鬚眉面目也。汲古堂出自手選。大言小言。毫髮無遺憾。極欲發皇一番以報知己。會有修郡志之役。當事督促。瘡痍繼之。不得不草草成篇。并昭文公壽文寄上。正如逡巡酒頃。刻花出于籃縷。風道人則可若。

置之鳴玉履。珠諸君子之前。皆訕呵嘲罵。吠其草野。不擠而出之門戟以外幸矣。山水老筆紛披。奇峰突兀。荆關以後罕見其儔。董思翁咄咄駭爲勁敵。伯生欽之輩。久赴玉樓之召。伯達右肢不仁。食酒如故。長白未曾舉。雄山居被盜。今半存者。隱囊酒檮類耳。弟長男在城。次男在村。僅一孫六歲。但解持竿逐鳥雀。明歲受書。今句讀猶未上口也。揔之天際真人山中宰相。覺無咎先生獨得其全。造物豈有私哉。蓋亦有耳鳴之德焉。小物獻芹。不勝神往。

自不刊其利

卷四

尺牘

三

寄張公

台臺節鉞之望。震于朝野。企予望之以撐東南半壁。不謂宅憂假息六月。當此時不學仙翁。閭奕亦不學樵子。爛柯杞娶之感。付之山水清音。真天際真人山中宰相也。道路修阻。未能磨鏡束芻。請拜几筵。特附香帛。邇風而荐之。

荅馮君爾赤

從來志銘有生平不識一面。而揣摩點綴。畢竟形神不相親。弟屬先公小友之末。重以行狀行實。排纂精詳。卓

然良史故得藉手報命。而未能重開生面。則鼠技有便故也。董思老廷彭仙翁至此一月餘。灼然如鮮華。最少年語。次先公纏綿不去口。非久削跡深山。野客青鞋。不踏人間塵矣。

答馮君次牧

尊公傳。我生兄敦迫。久已屬草。即轉示同志。大呼快絕。非特爲豪士解嘲。即置之曲部中。亦是一段方便佳話。不至如蜀時酒禁也。朔日風饕雨虐。大地震動。草木偃。村廬仆。天益堂左右無恙乎。弟當爾時。惟有堅坐。胸睡。

自石村真和

卷四

人讀

勇

俄旦天晶日明。湛然高華之氣。自在大約妙在一忍。故耳。弟每欲刻孝經。徧行坊間。學究句讀。必此始。而以六朝來孝經果報附於後。勝蒙養重性多矣。幸吾文壘成。之虞卿林衣集敘。幸附不朽。當今少年之論太尖薄。老輩之論太苛嚴。至虞卿無間矣。吾丈題詞一似始皇走石鞭駢山峰。弟且望而色怖。非衰朽所能置一詞也。

答王貞美

萊州被圍。膠州貧弱。空城逃出。將誰與守。弟日夜爲兄懸念。卽令卽未曾一面。蒼無暇入山也。忽接手教。真類。

烽火家書。而且種種惠及老人。萬死一生之餘。整暇如此。其必能辦賊可知。以張許之精忠。而兼劉穆之章孝。寬之才調。若使當事虛心聽兄實心用兄。東省豈足平哉。今重圍已久。而欲就招撫下策。孫俞二中丞已誤。豈堪再誤。皇上之決不肯撫。如奴酋決不容款。一也。誰敢擔當。誰敢出頭。先倡此議。蓋借撫以待援兵之四集。則可。而專靠撫以爲定亂之奇謀。決不可。且調援亦何容易乎。猾者遲回不前。悍者喧囂求餉。輕則脫巾重則露刃。徒費糧餉。徒費調停。吾兄請撤營兵。川兵一味以。

自石村真和

卷四

人讀

勇

糾集土著之義勇爲主進可戰。退可守。人自爲戰。家自爲守。此不易之上着也。擒叛兵。擒劇盜。或間或伏。或設招募之法。使之自投網羅。既除腹心之疾。又剪肘腋之奸。此不測之神算也。但詳味東省造禍之端。初則多募遼兵。而不知訓練。既則欲遣散遼兵。而不知駕馭。又其後假稱有部文有道牌。并欲搜逐數年來安心樂業之遼民。而公行劫掠奸淫之計。此風一聞。逼之叛。逼之逃。逼之通謀。逼之入夥。而況文移之批語。動曰遼賊遼賊。動曰遼黨遼黨。則無賴之奸徒。誰不乘機煽詐。無知之。

小人誰不到處動搖。訛上傳訛。亂復增。亂東省何時而定乎。竊謂遼兵遼民。宜分開兩項。遼兵聽之廟議。而遼民可設法就撫也。亂首脅從。亦宜分開兩項。亂首聽之廟議。而脅從亦可設法就撫也。脅從赦宥。則亂首之勢自孤。遼民安插。則遼兵招亡誘叛之勢亦孤。安危大局。計無出于此者。乞吾兄告之當道。并告之京輦諸公。何如一味苟且。以就招安養癰之策。叛服在其手中。征罰不出朝廷。唐宋元末季之流禍。可爲寒心。古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豈有堂堂天朝。坐視其劫獄劫庫。殺官殺吏殺百姓。而出一撫字。愚盜賊并。以自愚哉。羣龍滿朝。必有以處此矣。適久旱得雨。兩窻草草奉荅。莫知所云亮之。

荅江中立

弟今年政七十有三矣。頭童齒豁。不敢出籬落十步外。至于筆硯之役。幾於搏虎逐兔。尤非老子所堪。業謝絕久矣。捧讀著作十種。可以督世。可以救世。可以玩世。可以出世。可以傳世。不意桑榆晚照。忽覩雲霞麗天。轉示坐客門生。咄咄吁賦。嘆未曾有。昔者龐士元弱冠。走二

千里。往見司馬德操。惜哉。弟非其時也。無緣繫絆芒鞋。叩清來子洞門。而請焉。惟籍手韻言小。叙請正。以代懷中一瓣香耳。徐使君勁節稜稜。內精明而外柔順。羽翼上下。多所補益。若置之言路。卓然稱殿虎人。龍決不至有君無臣。有召無對也。叙稿近苦瘡瘍。多訛多落。更勅善書者爲弟藏拙。何如。

荅米友石

東坡云。有人經患難。死中得活。抵三十年修行。此言良有味。明公寔允蹈之。讀尊撰正宮調。正可付紫綃黃衫。

歌之。喚人間無限醉夢兒。共証阿羅漢果。追鋒雖且晚。自天而下。不妨借樂府說法也。竊聞華卦後繼之以震。震卦後繼之以艮。艮者止也。今聖主乘乾。清時開泰。以停爲調。以艮處震。而天下永永太平矣。其俟明公乎。眉生詩畫。如天女散花手。黃姑織錦機。冉冉從七夕入山來。大是奇特。但弟草衣蕙帶。無能爲輕重。而思翁以老謝以暑辭。永明師所謂木人見花鳥也。一咲一咲。

荅馮次牧

我生至讀試卷。鳳窠內無凡鳥。天孫織錦機。無人間刀。

尺。今於公家父子亦然。錢仲舉詩文。筆頭有眼。舌頭有
磨。跌宕橫溢。窮無人。上下無九天九地。不謂遠作騎箕
之遊。然亦足以傳矣。獨羅高君富有日新。未及讀其遺
稿。此君不死。則吾丈後死者之責望之望之。天益堂以
次牧勝。不以郊嘉賓。十萬背勝。大抵山人無以遊名山。
君無以圖名。惟不衫不履。不置混沌鬚眉。既能免俗。又
復節費。吾丈恨未入苕帚菴中。方知眉道人一似三家
村十字港。漁庄樵舍也。偃松支離。高臥空谷。請題臥龍
何如。梅花如霰。適與故人觴咏其間。我生索報良苦。余
辛數言。來惠已佳。酒家矣。修微壙生而心活。次牧乃更
欲使置疑冢於山陰道上乎一笑。

荅秦虞卿

今海內能言之流。朝宗吳楚。至于蕭蕭雖。有典有則。
次當屬之甬東諸君子。如秦先生者。尤王良造父之御
師也。弟鄙儒也。小兒爲醜。神巫爲蠶。海內如斯甚衆。豈
能與先生法。埋倉雅。齊駢並。駕乎哉。至以猶龍氏見推。
不覺此類。司命君云。爲道者常淵淡。以獨處。栖神以遊。
開今弟非緇非素。非得非狂。耳目廣用。聲氣雜役。肉人。

居山學道了。無交涉。飲牛高士祝雞老。翁望望然吐而
去之。吾先生乃尚以爲可教乎。第當此橫流之世。下簾
讀易。以代淵冰。則先生之發覆與靈真高秀等也。

荅紹興太守許方谷

張爾含使者。風饕雪虐。時入山。授以瑤篇。重之冰俸。種
種皆可辟寒。已與二三友人展讀于梅花晴雪之下。又
香又艷。又清又綺。不覺躍入。許使君冰壺中。快爽不可
言喻。讀竟。題數行作叙。蒼蒼莽莽。恐季重王使君見之。
笑其才盡耳。

白石樵真稿尺牘卷四

上王荆石相公啓

三朝大老。一代名卿。以身關元化之盛衰。舉足係當時之輕重。徵書十道。帝懷黃髮之舊臣。御命九重。人倚素絲之碩望。東山太傅。豈容雙屐久棲。洛社耆英。共喜中原再相。況乎白羽赤羽。烽煙雷動于邊陲。兼以千艘萬艘。旗鼓雲連于遼海。正主上旰食宵衣之會。乃忠良輸籌運策之秋。而何屢謝恩綸。益堅高卧。皇華北指。遙看殿上鳴珂。絲鷁南還。忽轉天邊飛鳥。匡時之胆。自赤寧從溫嶠之絕裾。去國之心。如丹詎似毛公之捧檄。泥宜

微服而過。猶謂遲遲吾行。關吏荷戈以迎。無由數數而見。雖鹿麋性野。踈曠之罪難逃。而犬馬疾多。踟躕之情可念。敢馳尺牘。聊布寸忱。伏冀與時偕行。爲國強起。轉旋宇宙。飲頽世以醇風。吐納星辰。立擎天之孤柱。毋使蒼生望缺。頓令赤墀塵銷。某不勝翹企之至。

荅周撫臺啟

恭惟台臺一朝王佐。百代詞臣。曰清曰慎曰勤。與周文襄撫廵相爲表裏。立言立功立德。似范文正父子無愧。頡頏表章先哲之遺文。實出藝林之勝事。特奉嚴命。草勒數行。自慚鼠技之易窮。何意玉雕而見賞。錫以飲水之俸。懷之空谷之音。鏡不藏形。豈南州之敢擬雲如出。岫恐北山之見嘲。幸寬瞻衮之期。終有握衣之日。謹恭謝以聞。

荅耿邑侯啓

名山祀名賢。正二三子。鳴日中天之會。正人講正學。尤
五百里德星會聚之時。喜鳳凰之來儀。恨狗馬之有疾。
未趨函丈。敢布尺箋。恭惟氣養浩然。政推卓爾。恩威並
著。游亦而發。新硯文武兼長。遇錯而別利器。秦圖夏鼎。
光燭神姦。周詰商盤。文圍古色。著易發一點先天之秘。
掃索絕四知暮夜之金。有美種花。一進公門之桃李。藻
言采藻。獨修賢者之蘋蘩。拓子游故祠。倡學道雅會。橫
經主席。皆當代之誨友。誨臣環堵觀風。絕方外之異聞。
異見。一變至道。琴川其真武城乎。三年有成。東南亦小
洙泗矣。某幼學雕蟲。長斯畫虎。漱流枕石。投閒山水之
間。入室升堂。未窺廊廡之末。何圖過聽懷之好音。恨不
負笈以從。竟以採薪而止。水窮衣帶。月落屋梁。仁人之
言。謫如未遑傾耳。君子之交。淡若願結同心。

荅沈思孝司馬啓

閉門高卧。客不得前。側席幽人。禮何虛左。清樽無度。良
夜未央。偶愜素交。因談往事。投荒萬里。率先君子六千
嬰守孤城。控制關河。百二挺身。堅白項領。方強。裹血玄
黃。圍非瘦。語兼涕笑。意極慷慨。蔗噉節而老境。彌長
注調羹而辣性。故在松標高韻。深藏犯臘之姿。雪釀新
寒。不上憂時之鬢。醉深挾纊。感入纏綿。敬荅短箋。莫酬
明德。

謝沈蛟門相公啓代

雄文華國。敏識懸河。左象右文。探伏羲先天之畫。繼經
組史。燃太乙午夜之藜。夢吐筆花。泛清瀾而蛾江無色。
名垂汗竹。標直節而雪竇爭奇。與世作程。鰲禁久知于
視草。自天降任。鳴。樞仰賴于運籌。兒童慶司馬重來。太
人隨飛龍利見。棘園執法。在當時已推百鍊之鋼。槐鼎
調元。至今日更藉千鈞之力。恩覃三世。戴若二天。伏念
先君者。樞廷叅秩。秘掖移榮。繼正席于奉常。仍綜符于
綰璽。墓頭之木漸拱。雖鶴表之難攀。薤上之露未晞。尚
龍章之有待。陳情一疏。錫祭重泉。既因子以及親。復因
父以及母。明王錫類。敝帷弘埋馬之思。賢相推心。爰屏
轉及烏之愛。陰臺不夜。宿草長春。鄉父老扶杖以觀。潛
焉出涕。宗子姓捧綸至止。載錫之光。謹稽首以佈哀。爰
焚香而裁牒。

晚香堂集十卷

〔明〕陳繼儒撰

明崇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晚香堂集目次

卷之一

序

詩經註疏大全序

左氏春秋序

郭註莊子序

國策贈序

呂氏春秋序

唐詩集註序

岐陽志跋

蘇長公小品序

米襄陽志林叙

花蓋夫人宮詞叙

倪雲林集序

弇州讀書後序

晚香堂集

目錄

王候山集序

詒美堂集序

竹素堂全集序

雪香菴集序

漱六齋文集叙

馴鶴樓稿序

劉須溪評點九種書序

卷之二

序

王學憲三才圖會序

紫玉玄居選序

王季重擬存稿序

文游草叙

汪希伯詩叙

駛雪齋集叙

芙蓉庄詩序

陳無非詩序

五言詩叙

玉鴛閣詩集叙

董玄宰制義序

唐元微文序

楊去奢制義叙

楊彥履稿序

鄒公履稿叙

雕蟲草叙

虎嘯軒稿序

宋讓木稿序

武則天刪偽經目序

撫津疏草序

秦稅紀叙

射經序

百忍箴序

沈氏弋說序

晚香堂集

目錄

食物纂要序

藏說小萃序

卷之三

序

陸大宗伯壽言後序

茶董小叙

酒顛小叙

南華餐覆序

王節婦完節編叙

臥遊濤福編序

游喚序

王緄山紀游稿序

史翰林致身錄序

皇明應謚名臣錄序

康先生募勸義穀叙

俠林序

賀福建南大中丞平紅夷序

賀郡司寇毛公奏績序

贈味淡康公序

賀錢公大拜序

贈汪內史奉使五方序

賀京山鄭侯榮封序

贈何承雲序

送黃樓巖轉海州學正序

卷之四

記

重修范文正公祠堂記

龍石堂集

目錄

求忠書院記

重修忠肅公墓記

虎丘三泉亭記

占星堂記

觀濠堂記

用拙堂記

聚書樓記

飽萊軒記

許秘書園記

梅花樓記

卷之五

記

貞靜菴記

游桃花記

微道人生壙記

曲周縣趙大夫開渠記

清浦河工告成碑記

浙學憲孫子長先生去思碑記

松董潛方公旦心遺愛碑記

清浦令賀公景瞻去思碑記

卷之六

壽言

壽少師申瑤翁八十叙

壽敦五孔先生八十叙

壽滬海陳先生八十叙

龍石堂集

目錄

壽范雲從先生八十叙

壽杜大將軍八十叙

壽見峰張先生八十序

壽元輔申公七十叙

壽滬海陳先生七十序

壽潘見所先生七十序

壽楊太公七十叙

壽潘虞淵暨配楊孺人七十序

壽孫太公七十叙

壽雪泉禪師七十叙

壽包瑞溪先生六十叙

卷之七

壽言

壽周卿大咸馮先生六十叙

壽瑯琊王開仲先生六十叙

壽玄宰董太史六十序

壽查仍素先生六十叙

壽胡玄渚先生姚孺人偕老叙

壽康孟修六十叙

壽凌益吾孝子六十序

壽陸仲華先生六十叙

壽項孟璜太史四十叙

壽夏母金太君八十序

壽宋母沈太夫人七十序

壽范母馮宜人七十序

壽李母袁孺人六十序

壽顧恭人五十序

卷之八

祭文

祭常熟趙叔度

祭潘司空文

祭震野楊公文代

祭范象先文

祭陸君羽文

祭黃葵陽少宗伯文代

祭汪侍峰文

卷之九

傳

忠烈張大司馬傳

孫漢陽太守傳

安硯亭先生傳

玉峰道人傳

江陰貢太公傳

有道鳴鶴李公傳

馮甄甫傳

書陳穉登交情始末

劉母錢淑人傳

貞懿吳母傳

錢母陸淑人傳

李母楊節婦傳

卷之十

題跋

題湯臨川牡丹亭

題王仲遵花史

題宋秋士情種

題素位編

題顧仲方樂府

題永康十景畫冊

題高保山詩畫冊

花史跋

跋鄧文潔錄華嚴記語

題玄宰書養生論卷

題周僕射像

題瑤池春永帖

跋乞松詩

五會圖跋

董宗伯手書家告跋

目次

畢

題香堂集

自次

七

晚香堂集卷之一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序

詩經註疏大全序

甚矣讀詩之難也。余之疑於詩者多矣。詩三千。仲尼刪之得五百五篇。今存者僅三百五篇耳。其逸詩之重複而不可施於禮義者。抑何多也。一疑也。三百刪而秦火繼之。又重以項羽咸陽之三月。而博士之藏書悉燼矣。三百篇詎獨無恙。即無恙而錯簡散帙。能如仲尼之舊否。又疑也。鄭玄受毛詩於馬融。融作傳。鄭作箋。毛公之學孤行。而齊魯韓都廢。三人言則從其二。一毛公安從乎。又一疑也。鄭衛漫矣。老儒莊士。泚筆洗口。而讀不欲竟。仲尼登之簡編。夫乃非放鄭之旨歟。又一疑也。說者曰。鄭衛諸詩。聖人留之以著禍亂之所自始。然春秋列國獻酬醕酢之間。鄭伯有不賦。鶉奔乎六卿。不賦。蔓草乎子太叔。不賦。褰裳乎子游。不賦。風雨子旗。不賦。同車子柳。不賦。葺兮乎。則似又不得以產聲目詩也。又一疑也。雅奏廷頌。奏廟風奏房中。其否否者。風雅之變也。

吳季子觀樂而邱鄰衛鄭皆在焉。則既比之聲歌矣。又疑也。一幽詩也。今以爲風。而康成割一二章爲風。三四五章與六章之半爲雅。又割六章之半及七與八章爲頌。其說蓋祖於周禮之幽雅幽頌而設也。一幽詩如此。而他可推已。又一疑也。詩之小序。梁昭明指爲子夏。范蔚宗指爲衛宏。宏得之九江謝曼卿。則小敘者漢儒之詩。而非子夏所傳於仲尼之詩也。又一疑也。敘雖不出於子夏。漢人去古未遠。度有所師承。而朱紫陽按。小敘不遺力。又一疑也。紫陽子說詩是矣。第論易則云。五爻必歸之君臣論詩。則國風半歸之男女。然乎。又一疑也。管者詩之古文。皆竹簡漆書。科斗鳥跡。垂京漢後。而篆隸更爲正楷。點畫小訛。厥旨大戾。六經皆然。微獨詩矣。又一疑也。詩者五方音聲之文字。今且調一人之舌。而約束曩時十五國之韻。其齟口者。盲師僉父。以里語代之。甚則以不韻韻之。韻不叶。不能揣情。情不得不於文墨。而附會於訓詁也。文墨訓詁多而可解。不可解之趣索然矣。又一疑也。然則詩將終已乎。吾友陶逸則

之言曰詩非朱紫陽之詩亦非毛公之詩而古今人之
詩也。小之杯盤池沼大之江淮河濟人皆曰水在是矣
而○至○人○蹈○之○以○爲○地○魚○龍○窟○之○以○爲○宮○則○水○豈○一○人○所
所○能○定○哉○故○以○一○人○言○詩○不○若○以○衆○人○言○詩○至○註○疏○而
漢○唐○具○矣○大○全○而○采○具○矣○陶○子○簞○汰○繁○冗○而○衷○出○之○小
群○渙○大○群○合○洗○發○古○人○眼○目○於○制○科○文○字○之○外○簡○者○可
思○精○者○可○傳○予○讀○之○而○疑○去○十○五○凡○重○經○術○者○所○必○不
廢○也○不○特○詩○人○之○解○願○而○已○是○爲○敘○

左氏春秋序

嘗聞之漢儒云孔子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
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魯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
書柱下於是春秋成授左丘明故左氏有左傳公羊穀
梁受經於子夏有公穀二傳三傳自漢以來邇相摺擊
迄無定論伐左氏則有左氏膏肓黨左氏則有左氏釋
病其言互有得失者爲三傳分左右袒者也其有仿周
官調人諧讐之義撰春秋七萬餘言者又爲三傳分牋
立者也其後因傳以廢經因疏以廢傳甚則好爲新奇
如談助趙匡者至講別有左氏而非丘明而左氏幾誦
又其後胡安定之傳出吾明取以佐帖括而左氏又大
誦雖然夫左氏烏可廢耶余方束髮時好讀左氏春秋
考註其全文稍採諸家之箋註而擇公穀之有文者附
之夫左氏躬覽載籍凡諸國卿佐家傳并夢卜縱橫家
書總爲三十篇括囊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大約如夏殷
春秋晏呂虞陸之春秋而已未必有意于解經而後人
強附之於經未必有意於創史而後人強附之於史不
知左氏特以文章妙天下爲秦漢文人之祖文如丘明

而攻者數起。則起于公穀專門之子弟。以左氏爲晚出耳。然二家口傳。而左氏筆錄。非晚也。劉向司馬遷之所撰述。公穀無聞。而左國援引甚多。非晚也。秦焚以後。若滅若絕。而孔氏之壁。北平之冢。猶有存者。非晚也。左氏所載賦詩者三十一。引書據義者三十九。論易者十有五。視二家獨此最有古意。非晚也。三代制度。名分等級。纖悉委曲。歷歷如宗譜家牒。非晚也。左氏之古文奇字。非特劉歆揚雄不能識。卽公穀能辨之乎。非晚也。左氏既非晚出。則似與春秋之經意較近。史例較合。況左氏章典艷又有特出於秦漢諸儒之上者。豈惟文章種蠶之卜筮董直之斷獄平子洛下之星曆班固范曄之典地淳于東方之俳諫關壽亭岳武穆之兵法蓋左氏咸具焉。嘻。可廢耶。今天下之春秋廢左而尊胡。胡傳旣以復讐論聖經。而經生復以帖括求胡傳。支離破碎。去經彌遠。則不若反而求諸左氏之文章。爲可喜也。

郭註莊子序
古今文章無首尾者。獨莊騷兩家。蓋屈原莊周皆哀樂過人者也。哀者毗於陰。故離騷孤沉而深往。樂者毗於陽。故南華奔放而飄飛。哀樂之極。笑啼無端。笑啼之極。語言無端。乃註者定以首尾求之。李北海所謂似我者拙。學我者死也。大抵註書之法。妙在隱隱躍躍。若明若昧之間。如詹尹之卜。取意不取象。行人之官。受命不受辭。龍不挂鉤。龜不食墨。懸解幽微。何常之與。有而況莊子哉。莊子註舊有四十九部。五百一十六卷。近世老莊翼最稱駢辨。而吾友鄒孟陽則謂餘註皆可盡廢。獨以郭子玄孤行足矣。庚山甫好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同。稽叔夜云。此書詎復須註。蓋以不解爲解。則妙解存乎其中。善教兵者殺其士卒之半。善註書者亦去其書之半。此郭之所以獨標法外妙得莊解也。莊生之學。後世排斥太過。如徐藻妻與妹書。且以浮華目之。而道家者流。更推而附之上真之籍。是皆可咲。陶都水言周師長桑公子。隱抱犢山。服北育火丹。白日冲舉。補太極章編。郎唐玄宗遂號爲南華真人。京師置崇玄館。諸州生徒

習老莊文列者。謂之四子。蔭第與國子監同。謂之道舉。而莊子之稱南華經自此始。其后宋徽宗又追封微妙玄通真君。儼若帝昀而相莊者。夫莊生生不受楚威王相。而后乃受宋唐封號。其爲老氏素臣乎。顧莊生非仙而文則仙也。惜解者非郭子玄輩耳。子玄爲東海王。越太傳主簿。當權薰灼。素論去之。子玄烏能爲莊子解。特以此註竊自向子期。郭不足傳。而向固不足傳歟。先是註莊子者罕究統旨。子期隱解於舊註外。振起奇趣。惟秋水一篇。篇末而止。子玄自註二篇。餘皆點定。文句。冒爲已作。久之郭莫能掩也。然而不名向註者何也。郭象盜之向秀。向秀盜之莊生。莊生盜之老聃。老聃盜之易。易盜之天地。陰符經云。天地人之盜。而又何責于子玄。今之仍名郭註者。以此。

國策贈序

古今治亂。惟在是非利害兩端。經以純言。是非者也。策以純言。利害者也。任經則世治。任策則世亂。而古今之局定矣。昔者結繩之俗。書契未萌。天下熙熙。民如野鹿。卽殷誓周誥。聖人不得已而震出焉。何以策爲。策之興也。無論諸侯王從之而愚於聰。國人從之而愚於兵。卽其所自號墨卿者流。三寸之舌。沸於波濤。七尺之軀。閃于輓轡。卒乃以黃金爲注。至今自弄其身。如薰骨而殘翠者然。則策安在哉。卽使策中所載。固自有一二可喜。要之機心。機事。漢陰老人所掩耳而不忍聞也。是策者其將已乎曰。非也。夫策之爲縱橫。一童子能言之。乃劉中壘孔衍高誘曾鞏鮑彪吳師道諸君子。參考譬技。亦使此書附庸經術之後。蓋我道大矣。平隴甫田。不廢泰岱清流。大澤不察龍蛟。瓦石可以兆卜。談咲可以解紛。顧用之何如耳。用而不善。則神奇化爲臭腐。醍醐化爲毒藥。用之而善。則銷鑛而爲金。採腋而爲裘。集諸瑣碎而爲竹頭木屑之用。而況是策乎哉。邑侯項公政旣成。于鼓琴鳴鶴之暇。芟削此書。傳之文章學士。亦此意也。

大抵世之有經而誦者有故。客卿懷袂。顛倒國防。始于七雄。迄於四豪。皆以狙詐相參。而天下靡有寧日。此無他。高才奇士。抑鬱而不能吐。則不得不以口舌而操國君之權。乃今家絃戶誦。士有奇上。且張彌天之網羅之。則亦何所畏客而誦群策爲也。侯今推天下治平第一。必且召而爲股肱諫臣。爲天子爭是非。蘇眉山所謂我取其術。不取其心者。侯將又以是爲諫法矣。

呂氏春秋序

南亭蒼巖李公。縣戶部尚書郎出權潁野。寬仁廉潔。商民詠歌之。貽書陳子云。僕諸生時。好流覽秦漢來諸書。而呂覽尤所篤嗜。丹鉛品題。曩手跡尚在。子盍爲我序。余惟秦漢時。晏子陸賈。呂不韋皆撰有春秋。而呂氏獨著不韋。嘗愧秦之強。不如四公子多客。招致三千人。使著所聞。集論幾二十餘萬言。以備天地萬物。今古之事。千狐製裘。百雞取臠。非若晏子陸賈所自撰一家言也。夫秦素稱無道無義。其君若臣。烏知先王之仁義禮樂。詩書。而不韋又陽翟賈也。呂覽曷爲而來哉。秦法烹儒。而不韋獨養客如故。燒焚文學。百家語甚急刻。而不韋暴其書於國門。如故。非特目無始皇。抑且目無李斯丞。相。豈不韋上挾太后。毋子肺腑之親。下踞仲父文信侯之尊。所在震恐。莫可誰何耶。非也。按史記。李斯故不韋客也。斯爲郡小吏。西入秦。求爲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斯遂以布衣至秦。長史。因勸始皇陰遣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名士可啗以財者。厚結之。不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即使良將隨其後。彼曷嘗一日忘諸侯之賓客哉。

秦取天下于六國。六國取之于一百六十國。天下一統。諸侯客渙散。無所屬。不韋謂可籠而致也。給餼賜筆札。使之聚而著書。既解其旅况。羈愁。又耗其雄心。异志。如唐三教珠英。宋修文御覽之類。皆出于亡國遺老。諸儒正用是術也。向使不韋盡收列國圖籍。付之群賢之手。互相較索。更翻註述。使天下後世復見皇王結繩以來。蚪蚪鳥跡。漆簡竹書之盛。豈非古今極大快事。奈何咸陽一炬外。僅僅呂覽而止哉。當其懸千金于國門之土。使無敢輕易一字。妄覲一錢者。不過齎奇貨故智耳。市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呂氏春秋

賈心討亦甚深矣。嗚呼。以秦政之惡。荆軻七。漸離。筑。張子房椎。不能一中。而天生一不韋。亂秦於前。不韋又進李斯。亂秦於後。跡其行事。與呂覽大相刺謬。而欲表裏為奸。身名俱泰。其可得乎。始皇負聖人之威。威略所及。東至開梧。南撫多顛。西服壽靡。北懷僭耳。而不韋弄之如嬰兒。始皇曾不覺。必欲焚絕詩書。以愚黔首。詎知其先為不韋所愚乎。未幾。亡秦輩出。皆吹簫屠狗。揭竿奮鋤。目不識字之人。仰識字者。獨圯橋孺子。一秦書耳。不肖當時撰呂覽諸賓客安在。豈其不願挂姓名。

書中抱魯連不帝秦之意乎。名氏雖難。知其人可思。其文可覆而讀也。今觀使君之品藻。通章逐句。抉奧剖疑。不遺餘力。夫亦謂此書非不韋書。并非秦人書。迺列國故老斥秦寄慨之書。猶有成周遺風焉。讀者其知使君梓書之義乎。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

唐詩集註序

余纂有十異人傳。西陽唐君其一也。君四歲喪明。猶未受師句讀。問之八方五色。不復有。若聲音點畫種種文字。博如也。稍長。堅坐無所事事。輒以耳受書。從旁讀三番。旋即記憶。久之。貫串經史諸子百家。及稗官言。而最喜作詩。有集行于世。多爲通人所賞。太守繩齋許公延見。賜粟帛。鹽臺修齡楊公旌其廬曰耳學庵。通又捐俸爲君刻唐詩集註。而陳罔卿張參知諸君爭資助之。其詩幾百卷。大約昉高掾正聲。及李于鱗選。而稍益之。精汰諸箋。附以已意。典而覈。裁而文。既不掇擊古人。而又鮮遷就附和之弊。譬如古太師審樂。清濁高下。皆從靜深篤摯中來。彼后夔季札。雖精專門。不逮也。世人不解詩。遂不解奇君。即奇君者。不奇君博。而奇君目。嗟乎。此未易與俗人論也。經云。天去地八萬四千里。吾曹仰天而見日月。則目有八萬四千里之分量。若無日月。又無燈光。目雖具。悉與唐君等。第世界人。但能以三光見。而唐君又能以不見見者也。其書無所不流覽。其箋註無所不採擇。不握管而筆端有眼。手眼皆備矣。今人六根具足。授以此詩。不解句讀。或以上註下。或以下註上。首尾顛倒。莫知指歸。間有因文解義。略雜音聲者。非螢火借光。則眼中着木。揅子相似。試與唐君說詩。吾不知其明暗果安在也。古之異人。廢心而用形。今之異人。廢形而用心。好學如唐君。覺上帝之五官無權。而蒼頡之六書可廢。異哉。有目者得此詩而讀之。將無愧死也夫。

岐陽志跋

唐之家法掃地盡矣。若岐陽公主。豈非一枝獨秀者乎。晉高祖有十九女。太宗二十女。高宗三女。中宗八女。睿宗十女。玄宗二十八女。肅宗七女。德宗十女。順宗十一女。憲宗十九女。穆宗八女。敬宗三女。文宗四女。武宗宣宗皆七女。懿宗一女。其間下降再降者。凡二十七。三降者三。宣城公主降武崇訓。後降武延秀。三降裴巽。興信公主降裴垵。後降裴穎。三降楊敷。寧國公主降鄭異。後降回紇可汗。三降薛康衡。其可咲一也。杜荷誅。岐陽公

王改配薛瓘。太宗使卜之。卜人曰。南火俱食。始則同榮。末亦雙瘁。晝日合卺。禮則終吉。馬周諫曰。臣聞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燕飲以晏。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是以上下有成。內外有規。動息有時。吉凶有儀。今陛下欲謀其始而亂其紀。不可爲也。太宗從其言。瓘後日死於房州。與公主雙柩齊引而還。夫馬周不爭公主之更嫁。而區區爭晝夜之間。以爲禮。其可咲二也。太平公主。武氏所生也。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主乃築真宮。如方土薰戒。以拒和親。久之。主衣紫袍。

玉帶折上巾。具粉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咲曰。見不爲武官。何遽耳。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之紹死。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婚。后乃殺武攸暨。妻以配主。其可咲三也。安樂公主。嘗自作詔。籍其前。請帝署可。又請爲皇太女。與太平等七公主。並開府。而主府官屬尤甚。皆降墨勅。斜封授官。其可咲四也。公主入道者。如華陽。如尋陽。如平恩。如邵陽。如永嘉。如永安。如義興。如義昌。如金仙。如玉真。如壽春。如萬安。皆出爲女道士。其可咲五也。公主和蕃。置府官屬。准親王例。仍籍

司印一面。賜之。又徵御仗。送之。甚則於章敬寺前立班。儀衛甚盛。仍令京兆府權置公主幕次。暫駐。受百僚謁。士女傾城觀焉。當是時。如金城公主。出降吐蕃。特改始平縣爲金城縣。又改地爲鳳臺鄉。悵別里。情意悽婉。道路飲泣。天子何樂。而公卿賦詩以寵其行。其可咲六也。大長公主。自蕃回京。以迴紇背叛恩德。侵軼邊陲。於光順門內。脫去簪珥。變服請罪。然後對見。廷臣無識。詫爲盛事。忤賀踴躍。宣付史館。其可咲七也。公主下嫁舅姑反拜。而婦不答。縣主婚出。受外官。縣主不得偕行。

永和以後素爲常例。其可咲八也。公主薨。駙馬執三年喪。京兆尹請建公主祠堂。其可咲九也。公主上表稱妾李其可咲十也。嗚呼唐之亡也晚矣哉。武嬰猖狂。蓋公主家風釀成之耳。余故書岐陽志後。使讀者一併觀焉。

蘇長公小品序

自古五百年得名世易。得文人難。卽所謂名世。夫亦待文人而名者也。乾德丁卯。五星聚奎。竇儼指爲天啓文。明之兆。而余謂長公足以當之。古今文章。大家以百數。語及長公。自學士大夫以至販夫竈婦。天子太后以及重譯百蠻之長。誰不知有東坡。其人已在。而其神日新。其行日益遠。則千古一人而已。史稱孝武之時。凡儒雅篤行。質直滑稽。協律出使。詞臣名將。雲蒸霞蔚於其庭。漢世得人於是爲盛。此帝王易爲豪耳。若長公起自西裔。中更擯竄。流落於屋塢獠洞之間。出入掉弄於悍相獄吏刀筆之手。幾不能以身免。而其所遭人文之盛。實可與漢武比隆。長公以文安先生爲之父。文定爲之弟。先輩則韓范富歐。蜀公溫公。後輩則秦黃張晁。四學士以朝雲琴操爲。達生友。以元章伯時與可爲。書畫友。以趙德麟王晉卿爲。賞鑒友。以參寥辯才了元爲。禪友。以葆光蹇道士爲。長生友。卽有懟而與之角者。非理學之正叔。則經術之介甫。而天地之人文至此極矣。人文湊合。如五星相聚。而長公以奎壁之精。臨之諸君子。而當

長公不得不五色相宣。長公而宵諸君子亦不得不入而受敵。三鼓而氣不衰。百戰而兵益勁。此天授亦人力也。微至於風流調笑。大至於患難死生。非惟不足爲公困。而反足以爲公文章翰墨之助。鐵之鎔而爲金也。乳之出而爲酪也。市人之驅而戰。竹頭木屑之羅而爲用也。惟長公能之。卽老泉穎濱不能也。故曰古今文人一人而已。蘭亭不入帖。李杜不入選。無可選也。長公集亦然。如欲選長公之集。宜拈其短而雋異者置前。其論策封事。多至數萬言。爲經生之所恒誦習者。稍後之。如讀

佛藏者。先讀阿含小品。而後徐及於五千四十八卷。未晚也。此讀長公集法也。楚中陳元植其選法先得我心矣。是故眉道人樂取檢定而序之。

米襄陽志林敘

予讀陸友仁米顛遺事。恨其故實未備。嘗發意排纂。江東好古收藏之家。所遇襄陽書畫小有題識者。輒手錄之。而范長康多讀異書。蒐討米事尤醜類而詳。因題曰志林。請予序。予惟古今雋人多矣。惟米氏以顛著。要之顛不虛得。大要浩然之氣全耳。後人喜通脫而憚撿括。沓拖拉攞。沾沾藉米顛氏爲口實。夫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書初摹二王。晚入顏平原。擲斤置削而後變化出焉。其雲山一一以董巨爲師。詩文不多見。顧崖絕魁壘。有深往者。而公之顛始不俗。兩蘇黃豫章秦淮海薛河東德麟龍眠劉涇王晉卿之徒。皆愛而樂與之遊。相與跌宕文史。品題翰墨。而公之顛始不孤。所居有寶晉名海岳。自王謝顧陸真蹟以至摩詰玉璫金題。幾埒秘府。而公之顛始不寒。陪祀太廟。洗去祭服藻火。至禋祫然潔疾淫性不能忍。而公之顛始不穢。冠帶衣襦起居語默略以意行。絕不用世法。而公之顛始不落近代奉勅寫黃庭。寫御屏。書毫振袖。酣叫淋漓。天子爲卷簾動色。徹賜酒菓文具。甚則跪請御前研以歸。而公之顛始

不屈挫。寄八尺牘寫至帝拜。則必整襟拜而書之。而公之顛始不墮狡獪。嗚呼。米顛曠代一人而已。求諸古今。張長史得其怪。倪元鎮得其潔。數文學士與高尚書得其筆。滑稽談笑。游戲殿廷。東方朔李白得其豪。故曰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沒於淮陽軍。先一月盡焚其平生書畫。預置一棺。焚香清坐其中。及期。舉拂合掌而逝。吾視其胸中。直落落無一物者。其聖門所謂古之狂歟。洙泗之時。楚狂在接輿。濂洛之時。楚狂在希。其顛可及也。其浩然之氣不可及也。

花蓋夫人宮詞敘

管徐匡章納女于蜀後主孟果。果喜其輕黹。賜號花蓋夫人。又改慧妃。陳無已以夫人姓費。誤也。宋太祖遣王全斌曹彬等伐蜀。詔八下作司。度右掖門南臨水。爲景治大第一區以待果。凡出師六十六日。果御壁歸宋。夫人遂侍掖庭。太祖幸之。晉王諫不聽。從獵園中。射死焉。此一事。頗類范蠡沉西施于五湖。而正史不載。則鉄圍山叢談好奇之過耳。李希顏奉詔料理蜀民。秦民楚民三家所獻書。得一敝紙。出花蓋手書宮詞。郭祥口誦數篇於王荆公。故王禹玉輩爭相傳寫。行于人間。其詩清而綺香。而艷真。班婕妤好徐淑妃之流亞乎。宋祖召夫人陳詩。誦其亡國之作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可謂巧於解嘲矣。蜀僻在西裔。其俗富而喜遊。城上環植芙蓉。幾四十里。號曰錦城。夾江兩岸。亭榭與名花相錯。後果御龍舟。召夫人避暑摩訶池上。夜起作玉樓春調。最好房中容成之術。多抹良家女以充後宮。一切國事。付之卷簾使王昭遠。與其子玄詰。昭遠手揮鐵如意。領二三萬雕

而惡少年。以當宋師。玄詰乳臭兒耳。又輩愛姬伶人樂器。守劒門之口。果且與內尚書教坊小婦。打毬走馬。關草採蓮。魚龍競渡。鸚鵡誦詩。而宋兵已入夔州矣。此非西蜀無男兒。由果所狎皆婦人故也。後果亡。其母李氏不哭。亦不食。曰。汝不能死社稷。何用生為。此母皎皎錄。錚錚差強人意。若使夫人啗一劒以報果。豈非粉黛中真男兒哉。花並同時。南漢有盧瓊仙。南唐有蕭娘。及保義黃氏。皆歌舞妍姣。書伎絕倫。兵燹紛紛。詩翰不少見。獨花並夫人宮詞。無一字不傳人口。女郎之幸。不幸。乃如

此。陳亢侯刻之山陰。非獨拈出花並才情。且垂戒宮中。有風流天子。未有不基禍兆亂者。殷鑒不遠。尚當以二南為正。

倪雲林集序

晉太伯仲雍。文身斷髮。奔荆蠻。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其後吳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已封于延陵。倪雲林先生者。自稱倪迂。又自稱蠶蠻。又自稱荆蠻。民荆蠻者。延陵之故鄉。而先生之所居也。先生癖人也。而潔為甚。自太伯季札仲雍而後。梅福潔於市。梁鴻潔于傭。而指屈倪先生矣。先生高卧清秘。洗拭梧竹。摩挲鼎彝。此見潔者膚也。試問學道人。能于元兵未動。先散家人產乎。能見張士誠兄弟。噤不發一語乎。能避俗士如恐免乎。能盡如董巨。詩比陶韋玉孟。而不帶一點縱橫習氣乎。余讀先生之集。所謂其文約。其辭微。其知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獨先生足當之。蓋先生見幾類梅福。孤寄類梁鴻。悉散家產。贈之親故。有荆蠻延陵之風。月清則華水清。則澄雲鮮露生焉。下此雖金碧丹青。滓焉而已。何堪與先生並。先生殘煤斷簡。江東之家。以有無為清俗。豈惟張我吳勁。即置先生于孔廡間。度無愧色。或曰倪先生癖人也。似未聞道。余笑曰。否。聖人之行不同也。歸潔其身而已矣。

介州讀書後序

讀書後者。王元美先生晚年所撰。四部叢書。素所未載也。初刻續集時。其間多所放失。偶有賁錫者。束殘書置擔頭。取視之。則先生詩文數卷。及讀書後在焉。王問伯得之驚喜。刻日附集。藏于家。海內學士大夫。不能數數見也。許仲謙曰。此介州生平極得意之作。但恨繕寫多訛。甚則有數行後。先顛倒錯者。一日得王開仲校正善本。仲謙喜躍。請以孤行之人間。而因拈前四部中讀書後附焉。陳子曰。先生批駁釋道兩載。尤奇瑋宏博。此書非書後類乎。仲謙乃與予重加參訂。共得若干卷。而先生之碎壁殘瓊。收拾無遺矣。初先生遭家諱後。日與敬美次公。讀書萬卷樓。如所謂士衡住東頭。士龍住西頭者。已召起。數歷中外。納節節。遠近贊文徵文者。無虛歲。賓客謠詠無虛畧。猶時時手一編。見之論著。至於戰身靖廬。誓掃筆硯。而翻閱兩藏經。矻矻丹鉛如故也。先生慧眼辨才。與妙觀智。皆事事第一。且栽培之以國憲家猷。熏染之以交遊聞見。積習之以新陳歲月。試取少年晚年讀書後互味之。覺遄時跌宕縱橫。標新領異。

如織錦而問天孫。食肉而問禁鷄。雖眩目爽口。或出于偏師取勝者有之。至是霜降水落。鑑空衡平。奏刀必中。觚發矢必中的。孤極必中痛癢。斷案一新。精彩萬變。非筆隨人老。蓋識隨人老也。先生嘗謂余詩文關鍵。出一字如獄吏平反。置一語如兵家律令。推而至于讀書法。亦然。若書生輕於立論。論議馳騁。大放厥辭。嘗有驟發之數十年前。而慚悔于數十年後者。即欲追取。更覓一兩字。迄不可得。夫未能使自已解順。而乃欲使古人唯唯心服。無是理也。宋尤延之手錄古書。即子弟諸女。亦令抄寫。視中秘且過之。而皆不傳。濡須秦氏為金部員外郎。奏請田宅文籍。不許子孫分割。而竟不知零落何所。今先生論著。大約如呂氏讀書記。及鼂氏讀書志。每終篇標其大指。以備遺忘。而先生精確過之。其牙籤萬軸。雖未必一一無恙。而猶柏去神髓存。則身後書籍之若存若亡。奚足論哉。開仲為先生小阮。校閱精確。最得真傳。仲謙太常次公孫壻也。尤嫻於瑯琊王氏一家言。謂四部若大海水。而讀書後。則又海中之貝闕珠宮也。卷帙不苦浩繁。而學者得未曾有。即以此孤行人間矣。

王維山集序

往余與辰王竝研席時。弇州公與文肅公皆居南城靖廬。兩家子弟更相祖。文成奏兩公。兩公又轉委之曰。且以眎兩學使者。蓋麟洲先生歸自泰。和石先生歸自洛。一時四王震海內。然皆操制舉義相券責。而辰王與余獨好爲古文詩歌。文肅公聞之。弗訶詰也。辰王每讀書。自首逮尾。屹屹丹鉛。雖數百卷中。苛細箋註。不輕放一字。余曰。孔明略觀大意。淵明不求甚解。而子胡自苦爲。辰王笑曰。卿用卿法。我用我法。雖然讀書與立身相似。要須有本末。非可苟而已也。乙酉。與余應應天京兆試。罷歸。遊武林。寓僧舍。山空月明。虎嘯戶外。兩人唱陰韻。遍爲長歌。歌成而酒寒者。則往往闕句。如風雨狎至。鶻兔交馳。落筆掣去。不復便能記憶。以後如此類者甚衆。丙戌。余擲青衫。辰王從京邸寓書云。非久相從爲楊許。碧落之遊矣。余荅云。楊許且置。輞川王裴。吾兩人故有成言。子勉之矣。戊子。中順天解額。十年不字。辛丑。擢上第。遂請終養。余迎笑曰。王郎信非食言者。辰王嘆曰。吾歸非獨謝子。且以謝高饒兩公。兩公唐子方也。家君疏

薦之不報。今兩公尚蛭田間。而余爲濠州散吏。安歟否。歟。請自是與子鈞深致遠。縱讀天下之書。無爲問輦上矣。噫嘻。詎意辰王之竟至斯也。初江陵奪情。文肅公爭喪次。救吳趙兩太史禍。辰王和歸去來辭以招之。文肅公持以謂人曰。吾不歸。將無爲孺子所笑。辰王方四十。名動京師。已當弇州公主盟。四方客輻輳門下。點額睨腮。辰王獨崛強。以通家子見。不以非面見。曰。大丈夫豈肯寄人籬落。然弇州公數數從他所購其詩。若文讀之。輒曰。才子才子。或與之順流而談古今成否得失之故。橫口之所出。橫筆之所書。小則解人頤。大則中國家膏肓肯綮。於是且嘆且驚。又知辰王果天下士也。辰王詩沉雄鮮爽。學韓杜文章精辨宏衍。學荀卿劉中壘。久則機局新爐鑄足。節制整遂。成卓爾一家之言。書法出入顏魯公蘇學士。游戲而爲樂府詩餘。卽宋元當行家。無以過也。分辰王之才。自可蔭暎數輩。而不幸生於相門。爲門地所掩。又爲數十年功名所縛。若朝廷超格用人。如唐宋故事。決能吐去鷄肋。何遽不爲李贊皇韓持國。又使主賓華門。布衣終老。非下簾讀易。則閉戶著

書其制作度不止是而志意不遂命也奈何。辰玉病久執手顧余曰。吾昔與子相期。一人後死。則請序其文而傳之。今責在子矣。余低回不能答。頃念前盟。又應尚璽君遜之之勤請。爲銓次較讐。僅得集若干卷。行于世。昔者自樂天序京兆元居敬集。燭下諷讀。淒惻久之。恍然疑居敬在傍。不知其一死一生也。題詩集後云。黃壤詎知我。白頭徒念君。唯將老年淚。一洒故人文。悲夫。余乃與辰玉今日適類此。余著述不如辰玉遠甚。忽爲吳兒竊姓名。麗襍百出。懸贗書於國門。假令辰玉在。必且戟手頓足。作序一通。爲余伸虎賁優孟之辨。而今乃已矣。後竟誰定吾文者。臨敘不覺三嘆。

詒美堂集序

國朝四大儒。三大功臣。皆在浙中。近頗摧折。文苑循吏。傳稍見絀。獨耳劉祝公。自通籍以來。卽超超翔於世。途指目之外。宦不欲早達。平進而已。集不欲早就晚出而已。祝公纓綬相望。類古之公族世家。而公復以綺歲登朝。才力壯勁。跼蹐跌宕于古今墳史之間。發爲著作。皆蘊藉而有風華。肅括而有矩矱。亭勻而有徒翮。諧合而有奇音。卽鮑謝陶韋之詩。賈長沙陸忠州之文。可馳聘相上下也。生平雅道自居。篤懷靜退。韜光潛寶。無關可竊。初爲王文肅公所舉士。當在政府。書餽削跡。卽弁州咫尺龍門。未嘗竿牘自通。奮動文采。以燭尺寸之譽。丙戌起家。乙丑僅轉南京兆。逡巡三四十。年。垂今日始出詒美堂集。行之人間。學士大夫追欲窺其名山之藏。而得不可得。則往往以晚見公集爲怪。而不知公之得力正在此。其收名定價亦在此。答者杜崔張素之書。衣衾如皂唇齒常黑。筆成冢。硯成臼。推而至於重耳之出亡。十九年勾踐之生養。訓練二十年。取威定霸。率以晚得之。而况策勲于翰墨詩文之林者乎。公生長海隅。濫竽墮墜。

泛揚子。謁孔林。登衡岳。觀瀑布於楊澗。酌丹泉於麻姑。督樓船於廣海。眺鳳闕於金陵。麾蓋所臨。悉見之品題。撰記。而又吐納張司空之十乘。李鄴侯之萬載。縱橫八面而應之。發皇耳目。開拓心胸。沛然遊於至足之餘。晝然中乎大觚之族。蓋學問醞釀江山。映發歲月。磨礱交相爲助者也。公詩文大意。在憂道閔世。立憲教家。直欲取呼號呻吟之故習。方言里語之新聲。一汎掃而空之。卽往代名家哲匠。微有異同。何能蟠屈時流。剽剽時調。作轅下駒。水中鳬耶。歐陽文忠晚年編集。卽篇詩。累月去取不能決。遂至夜分猶未睡。薛夫人謂之曰。寧畏先生噴耶。公徐咲曰。吾正畏先生噴耳。曾南豐謂張文叔三遇之。未嘗爲余出其文。其自進甚強。自待亦甚重。爲可喜也。古人重視詩文。如功名人品。各期于晚節。無憾而後卽安。決不肯輕錯一趾。亦不肯輕下一籌。審固遲回久。則終收末後之全局。非得道大有識力者。不能讀公之集。庶幾想見其爲人。可謂循吏之楷模。文苑之耆宿矣。

竹素堂全集序

往陸文定公嘗謂余曰。細閱後生真有道。欲談前事已無人。此東坡贈文潯公詩也。若必欲尋往人談往事。彼此俱作無口瓢耳。余曰。然則晚年何以爲樂。公曰。危坐焚香。誦讀羣液。流而爲詩若文。此亦晚年最樂之真境也。余耳剽此論。求之吾鄉耆宿。獨滄海陳先生不愧斯語云。公嫻古文詞。發於制舉義。擢丙子高魁。名與顧叔時埒。已丑登第。獨請南曹。與同志共結清真會。直欲迴弘正。追六季而上之。自尚書郎以至太僕。自河洛晉楚。至陪京。其數歷十九在外。其數請數歸。又十九在丘壑。不在春明門。熱人熱地上也。所居名曰涉園。園中有竹素堂五楹。虛其中以待客。東西兩楹。一貯書。一設榻。客至。相與揚亢風雅。盤礴泉石。命酒飛觴。卜晝卜夜。暇則手一編。哦哦其中。生平無他嗜。敦古道。繕異書。卓然以主持名教。振起斯文爲已任。字挾風霜。語鏗金石。鴻裁英彩。業已不脛而走。雞林象胥之間。今竹素堂全刻。凡中年晚年之著作。皆在焉。先立言。後體物。正如賈生以過秦爲首。荀卿以賦爲尾。卷帙編次。亦猶行古之道。

也。公。腹。有。傲。骨。故。言。必。簡。潔。胸。有。直。腸。故。言。必。道。快。筆。
有。胆。決。故。能。橫。心。橫。口。之。所。出。籠。罩。古。初。歷。倒。索。傑。譬。
猶。寒。蛩。切。切。遇。雷。霆。之。擊。而。失。其。聲。細。流。洞。洞。遇。河。海。
之。奔。而。失。其。勢。凡。僉。父。叫。呼。書。生。號。嘆。皆。公。百。尺。樓。下。
客。耳。他。人。好。進。公。好。退。他。人。好。同。公。好。獨。他。人。緝。緝。翩翩。
公。磊。磊。落落。不。通。朝。貴。牘。不。登。講。學。壇。乞。駒。隙。見。在。
之。日。讀。蠹。魚。未。食。之。書。後。先。撰。造。遂。至。府。群。玉。而。藏。名。
山。真。晚。年。第。一。真。樂。境。也。劉。夢。得。寡。諧。乃。以。文。章。自。適。
歷。德。順。憲。穆。敬。文。武。七。帝。而。英。華。奇。傑。之。作。日。富。日。新。
今。滬。海。先。生。亦。然。身。經。五。朝。壽。踰。大。耋。夢。得。詩。云。莫。道。
桑。榆。晚。爲。霞。尚。滿。天。公。之。謂。矣。

雪香菴集序

廬江湘皖許公。繇司空尚書郎出守紹興。有雪香菴集。
數卷。拔俗辟塵。言言鶴背。上語也。公嘗夢與東坡夜談。
明發得硯山於竹根間。硯陰刻蘇公小像。眉道人異而。
贊之云。會稽太守。夜夢坡仙。旦日鑲土有石出焉。洗而。
視之。不彫不琢。丘壑天然。覆而視之。不言不咲。鬚眉宛。
然。文明以止。開必先。太守得硯天司權。恨不持此挑米。
顛。豪奪詭取。空流涎。郡中聞之。欲爲建夢蘇閣。而公莫。
能止也。或曰。許使君故是東坡後身。余曰。其許玄度輩。
出現乎。晉王逸少不樂在京師。渡浙江。與謝安孫綽築。
室東山。而許尤稱人外之契。遺書逸少云。自山陰至臨。
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左廬江人也。公。
生於元放之鄉。而又臨許玄度之會稽佳山水。目之仙。
吏。不虛矣。公操三不惑行。三無私。郡閣清嚴。卽是金堂。
玉室。四野耕桑。卽是仙人芝草。遊有記。記有詩。填烟霞。
爲骨髓。鏗金石爲聲聞。異藻英篇。早傳當世。卽是自天。
元吉珠宮玉檢之書。比之君家玄度。功德俱同。但太守。
二千石俸。頗饒於餌木耳。東坡詩云。旌陽遠游同一許。

長史王斧皆門戶。我家韋布三百年。祇有陰功不知數。此語若爲今日許。使君而設坡仙以天然視傳之。雪香。蒼主人有以哉。

漱六齋文集敘

吾師自舞象時。卽已名噪海內。海內束錦結佩而禮於先生之門者。履獵獵滿堂下。不則遙聞聲而相慕。以爲儼然耆舊尊宿也。比典謁出就客。神觀偉如。握麈尾。而屑雲霧五色矣。結駟所至。自王公太人而下。無不願私其片言以爲引重。而吾師弟委蛇以謝不敏。蓋與數名者共熠燿而爭螢觸之角。惟高卧名園。洗竹灌花。上以澳澹侍兩尊人。而下飭其餘以與一二同調爲清夜遊。墨花酒鎗淋漓于石痕蕉蘚間。或出而時鼓名山之屐。長歌清味。援筆千言。虛往實歸。明月在神。則茲集可考也。蓋吾師之羽翼。可以擊九萬而息以六月。高可以懸國門。遠可以長洛陽之價。而乃欲實之帳中。副之石室。以自扁其藏。某束髮受經。爲隙探而秘讀之。脩然其天樂之婉而導也。穆然其寒陰松影之布席也。決然而奔者。其龍門之激也。俄然而變者。其蜃城之化也。翩然其青鸞朱鸞之映帶于朝霞之末也。燁然其赤霞之界也。縱橫出沒如顛史之醉草。永明之說禪。而公子之聽樂也。蓋吾師有兼材。故能賈其餘勇。以漁獵于千秋。有慧

心故能使五官六職悉受成于三寸之筆端。而惟吾役有山川都會。恣其游覽。鴻寶神冊。佐其丹鉛。名公鉅卿。雋流開士。歸其齒牙。故能翕張弘獎。進而摧鹿角之雄談。退而收雞林之駿譽。嘻。觀止矣。至于吾師之勁節干霄。熱腸如沸。其氣百折而不爲弱湍。百鍊而不爲繞指。又往往于毫楮見之。此非獨足以經世傳世。抑亦所謂鄭魯之于文學。蓋其性然也。某之操筆于吾師之門牆。廿年餘矣。蠶遊蠹測。未及悉窺積寶之淵。今幸屬拔次。乃得少嘗一竊。昔有學書者。書成而歸。師告之曰。過某山之麓。則啓函以視。既發。則硯之穴者以百數。於是始大悔。返而受業。今某于此道類是矣。然則沒身不怠。以嗟乎其步趨者。吾師乎。吾師乎。謹執簡而爲之序。

馴鶴樓稿序

吳表東海。推王弼州。楚表南岳。推李大泌。余不佞常侍兩先生談。執而大泌。竊有憂色。曰。詩文厭剽襲。則流而爲鑿空。喜鑿空。則流而爲杜撰。近且攬入方言里語。俳調俚詞。自詭爲回換一新。而不覺狂魔據其心。腑無支之言。能行遠乎。大有力者。欲出而掃除更新之。莫若以多讀書。少應酬。爲第一義。其在我鄉之錢長玉氏矣。不佞與長玉別數年。已魁壬戌榜。官戶曹郎。識者恨不以木天處之。而長玉獨否。否出權潯墅關。關政荒政。傳播於四方。往來之口。而立祠于五達水陸之衢。蓋古者有德有言之君子也。余硜硜不願叩關。而長玉則寄馴鶴樓稿示余。富哉言乎。得無啖緩山桃而豪。食哀家梨而快乎。長玉自少以千秋自命。雖治公車言。每飯不忘鉅鹿。釋褐以來。篤購今古異書。博綜該覽。醞釀欲成。一家言。而數以簿領賓客奪之。然猶簡應對。謝獻酬。踴壁畫燈。終宵孤坐。仰而思。俯而讀。出之以橫口。橫心。助之以怒生。怒號。怒飛之筆力。滾滾乎一似洞庭雲夢之吐吞也。大招浮湘之吁駭也。椒蘭蘅蕙之芬芳也。山鬼雲中。

至矣。大勢已去。莫可誰何。先生進不能爲。健俠執鐵。稍退不能爲。通人采山釣水。又不忍爲。叛臣降將。孤負趙氏。三百年養士之厚恩。僅以數種殘書。且諷且誦。且閱且批。且自寬于覆巢沸鼎。須臾無死之間。正如微子之麥秀。屈子之離騷。非笑非啼。非無意。非有意。姑以代裂眥痛哭云耳。吳草廬稱須溪之文。奇絕變化。予尚友之文。浩瀚演迤。皆能自成一家。惜其父子失編。宋史并集百卷。皆不傳。獨喜評點九種書。不爲胡血腥風所吹。盡垂及吾明。出見于聞子將楊人駒手中。其須溪之子雲哉。須溪筆端有臨濟擇法眼。有陰長生返魂丹。又有麻姑搔背爪。秋林得此。重關混沌乾坤第。想先生造次避亂時。何暇爲後人留讀書種。更何暇爲後人留讀書法。而解者咀其异味。興趣遂謂先生優游文史。微渺風流。雖生于宋季。而實類晉人。得無未考其世乎。故悲而敘之如此。

晚香堂集卷之二

序

王學憲三才圖會序

學憲洪洲王公與其仲子太學君思義博討羣書纂三才圖會以問序陳子陳子曰甚哉王公父子之嗜學也古之學者左有圖右有書圖者書之精神也自龜龍見而河洛興河洛興而蒼頡造書史皇制畫圖與書相附而行周官教國子字學首曰象形形不能盡而後諧聲會意指事轉注假借之法助之書者所以濟圖之窮圖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王學憲三才圖會

譜絕而三才之理無所考雖有書與矇瞽等耳是故圖鐘鼎而燭神姦圖旂章而昭軌物圖幽風而知稼穡之艱難圖王會而見蠻夷之率服圖引裾鎖諫以勸忠圖凌烟麟閣以志報講學圖文翁之壁禁酒圖廼已之屏張牧寫成都周公禮殿王右軍恨不見之戴逵繪南都賦范宣曰畫之有益如是甚則五經皆有圖像如唐一行之圖大衍成伯璵之圖毛詩嚴彭祖張傑之圖春秋夏侯伏明梁正之圖三禮郭璞之圖兩雅韋表微之圖九經以至兵刑算數井田鹵簿喪服鄉飲鬼神執術之

類莫不毫髮畢具燦然可觀圖譜之學厥惟重哉後世

帝王將相藏於禁府館庫者非不充棟委地然書存而圖亡者多矣余嘗嘆息而深維其故漢初典籍無紀自中壘刻意總括分爲七略收書而不收圖一厄也武帝置秘閣以聚圖書明帝別開畫室董卓之亂軍人裂繡布爲帷囊以去二厄也梁太子綱數夢秦始皇更欲焚天下書侯景于謹高善寶相繼焚劫圖籍二十四萬餘悉化煨燼三厄也陳之圖史隋得之隋之圖史唐得之一覆於揚州一沒於砥柱四厄也劉裕楊堅惡符命識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王學憲三才圖會

緯之書凡有圖者皆指爲圖讖發使四出搜焚之爲吏糾者至死五厄也徽欽建稽古博古尚古等閣錄所藏大小禮器哀至萬餘南渡而後象尊牛鼎龍甌鴈燈悉輦虜地卽高宗好寫五經宣付畫院補圖而所圖幾何哉六厄也王濬平吳應詹破蜀皇甫真之定新都辛術之克淮郡不取秋毫但收圖籍猶有蕭相國遺意此曹好文寧可多得卒付之搶攘狼藉而已七厄也任宏王儉之圖譜阮孝緒散而歸之雜部已自可恨然總記內外篇尚存圖八百七十餘卷鄭樵去古雖逖通志所記

亦不下二百三十二圖。經勝圖而胡與漢文字不相知。八厄也。吾朝藏書遠遜蓬山。近亦不及宣和。幸賴累葉來。神聖當乾奎壁無恙。秘文逸典。次第出。獨所謂圖者寥寥十不得一焉。此王公三才圖會之所由作歟。夫經天緯地治人。儒者之能事。得是圖而後書與事皆有所貫串。根抵如明醫之洞見五臟。大將之布按六花。凡所以行變化而通鬼神者。于是乎在。即使絲繡平原。金鑄少伯。米狀山川。管窺星緯。豈若一披圖而博覽之。爲快哉。答張華問以建章宮制度。千門萬戶。陳列無遺。

武平問以魯鄭族系。三桓七穆。應對如響。余嘗疑史書或無是事。及觀此圖。乃知王公去古人未遠。且喜王氏之有欲向父子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紫王玄居選序

王臨川云。吾欲變學究爲秀才。不意變秀才爲學究。嗟乎。今學究且變爲老禪和矣。古經史棄勿學。日取零星貝葉之文。渾入於經生言。至名儒不能句而輒軒使者。不能譯久而讀之。使作者身讀而前覆之。如探他人書。亦往往喀喀啞齒間矣。夫傀儡優笑。試于王公大人之前。未有不厭且卻者。而鄉人小兒驟得之。以爲驚。再得之。而目定神挫。至形於指畫贊嘆。寔夢心語之間。則何者。以其未嘗習也。習之既久。味淡而識定。心精而辭約。其言自有不得不平者。劉歆之古文。楊雄之奇字。史遷子瞻夫。豈不能之。而願爲此。不爲彼。則善言易者。不言易耳。豈惟兩先生。雖禪家之語。飛烟噴雲。幾不可以知知。以識識。而所爲本分鉗鎚。尋常鑪鑪。故在也。今經生家乃欲乞其獼祭之餘。飾而爲虎皮之質。豈不悲哉。吾友項希憲。清真遠俗之士也。所爲文。能以名理輔藻。續而行。其哀集交游之作。汰洗險仄。鬱然先民。卽臨川所謂大秀才文章。皆在焉。余喜近格之一變也。題數語歸之。

王季重擬存稿序

昔人評子美詩聖。太白詩仙。陳子獨不然。曰。李杜詩俠。俠非田仲朱家劇孟郭解之謂也。俠莫如孔子之春秋。筆挾風霜。字帶劍戟。詩之。不亡。實繇於此。其次莊周俠。而子。屈原俠。而騷。司馬遷俠。而史。李杜俠。而詩。此皆以異人兼異書。故名俠也。吾於山陰得王季重使君。嘗讀其游記。心怖焉。已讀其觀海靈谷諸詩。骨幹風姿。出之俱異想。咀之俱異趣。異人也哉。東坡謂俠士智勇辨力。皆天民之秀傑者。三代出於學。漢以後出於郡縣吏。今季重經術吏治。業已有聞於時。而數起數頓。乍沉乍浮。凡生平恠恠奇奇。磊磊落落之精魄神審。百未得一舒。而并其所謂天民秀傑者。強半出於詩。弄丸舞劍。擊筑扛鼎。其筆力耶。堅白同異。炙輠譚天。其嘲諢耶。五百義士。六千君子。其駭策使令耶。去陳言如仇。故鄰。噬邪解如反惡聲。滿腦肥腸。穴胸洞腹。海內二三同志外。誰敢與之耦敵衡視者。彼捆束聲調。如牆上趨。轉側姿媚。如盤中舞。季重直醜而唾之。斯亦可謂荏林之雄已。客謂季重代興。曷不操齊魯吳楚音。夫正惟不齊不吳不楚。

乃所以成王季重。季重詩。膽方且。鞭風霆。移星宿。臨魔鬼。緒五岳。欲使童。煮四大海水。欲使沸。瞠聖人不。受。脫神仙不為。而肯雕蟲。圖鷲局。促諸君子。轅下乎。季重忠孝人也。太公老矣。摘之。踞則踞。扶則扶。官俸所入。半以衣食五宗。及落魄。誰何之游士。不矜其能。不伐其德。不驕語貧賤。卓然皆古英雄之大根大本也。特以俠腸熱而善柔。俠骨悍而善藏。俠氣猛而善調。世無明眼人。不解物色之。遂謂季重但經術吏事中民譽耳。正如李杜大俠也。而目之為詩人。度兩公終未首肯。子美兒畜嚴武。太白奴使力士。兩人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旁人莫測也。詩者不必俠。俠者必能詩。即稽叔夜子房之句。陶淵明荆軻之詠。皆有深心焉。何獨於季重而疑之。季重自題曰擬存。其詩存。則其詩俠。不妄矣。

文游草敘

余。雖。若。帝。廟。彭。君。宜。自。大。梁。來。排。闥。直。入。造。次。如。平。生。
或。曰。詩。豪。或。曰。節。俠。余。熟。視。良。久。曰。千。尺。擎。天。手。萬。丈。
懸。河。口。其。古。之。豪。雋。大。人。耶。留。之。小。飲。送。舟。次。握。手。不。
忍。別。余。曰。夜。分。矣。公。無。渡。河。君。宜。拮。臧。獲。笑。曰。此。曹。皆。
鐵。小。兒。善。刀。槩。飲。矢。百。步。外。取。悍。賊。如。取。兔。離。因。長。嘯。
而。去。至。是。遣。長。鬚。賁。風。雨。歸。庄。圖。一。幅。文。游。稿。寄。余。不。
覺。大。叫。奇。絕。董。宗。伯。嘗。作。佘。山。山。居。七。言。律。見。者。艷。其。
詞。之。工。畏。其。韵。之。險。君。宜。舟。行。不。數。里。茗。熟。不。數。刻。和。
詩。遂。得。二。十。首。最。敏。捷。最。俊。爽。最。天。然。熨。帖。皆。吾。兩。人。
思。路。中。所。不。到。也。君。宜。擁。侍。御。藏。書。數。萬。卷。裁。名。花。數。
千。種。往。來。多。豪。傑。士。大。夫。傾。海。內。交。游。之。半。凡。獻。酬。登。
眺。笑。嘲。謔。往。往。發。之。翰。墨。筆。札。間。奔。逸。而。爲。長。江。大。
河。震。聳。而。爲。飛。霆。走。電。不。雕。不。琢。不。僻。不。澁。不。瘦。不。寒。
直。嘔。其。性。靈。之。所。欲。言。乃。大。快。以。君。宜。才。華。雄。傑。議。論。
英。偉。若。置。之。緩。急。要。津。笑。揮。白。羽。怒。裂。黃。麻。明。目。張。胆。
慷。慨。爲。國。家。擘。畫。中。外。大。慮。必。能。使。模。稜。手。聶。嚚。翁。唯。
唯。悚。懾。於。楮。陛。之。下。敢。出。片。語。相。送。難。哉。韓。魏。公。生。平。

未。嘗。許。人。以。胆。君。宜。真。其。人。矣。君。宜。曰。唯。唯。否。否。吾。家。
牡。丹。異。色。如。斗。大。秤。之。可。得。二。斤。許。開。時。遣。飛。騎。送。入。
山。中。子。先。爲。作。詩。敘。寄。我。時。事。如。此。除。花。與。詩。外。勿。復。
多。言。陳。子。曰。卓。哉。君。宜。大。有。識。以。識。轉。胆。天。下。事。何。事。
不。辦。寧。獨。詩。文。敘。其。詩。同。舒。元。與。牡。丹。賦。寄。之。卽。以。代。
徵。花。券。

汪希伯詩敘

吾嘗與山中友人夜談。曰。吾輩詩文無別法。但最忌思。路太熟耳。管王元美論。裁止拈易所云。日新之謂盛德。余進而嘆曰。孫興公不云乎。今日之跡復陳矣。故川上之嘆。不曰來者而曰逝者。人能覺逝者為窠臼。為糟粕。而宜懲懲于已。嚇之腐鼠。不靈之芻狗。為哉。天馬拋棧。神鷹掣韉。英雄輕故鄉。聖人無死地。彼于向來熟處。步步求離。刻刻不住。此謂真解脫。此謂真喜捨。此謂日新。其所無右軍萬字各異。杜少陵千首詩無二雷同。是兩公者。非特他人路不由。即自己思路亦一往不再。往。此吾所以重賞于希伯也。汪希伯新安名家。客萃亭為寓公。杜門苦吟。其思路甚異。眾人近者使之遠。夷者使之險。淡者使之雋。蓋詩道之至新也。新則變。變則傳。何疑。若夫穿天心。射月脇。騰玉價。走珠聲。人與骨皆已朽矣。我希伯能之。而能不為者也。

彭亨堂集

卷二

序

九

駿雪齋集敘

戊午元旦大雪。余與二三同好。擁爐命酒。酒後呼侍兒。捧雪蘸墨。曰。今日了。張觀甫。駿雪齋集敘。蓋觀甫世居金陵。其尊人德馨將軍好詩。觀甫自綰髮。即工有韻語。德馨誇示坐上客曰。此吾家獅雛虎子。非特氣可食牛。即百獸聞之。且將腦裂矣。已試武閭。舉上第。主司讀其文。曰。才子才子。初將婁江。再將電白。三將翁州。所至聲實相副。威能止小兒啼。清能使鬼神服。檢其裝。絕無嶺南珠。吳門練。僅詩草數卷而已。當事者輻輳騰薦。業已加銜副總戎。與大將軍協守全浙。度其躍馬枕戈。似無暇受簡抽毫。而觀甫以少年部署諸宿將。皆廩原約束。目今海不波。風不腥。晏然稱東南半壁者。已四載於茲矣。觀甫以不律為刀。劍以陶泓為營壘。以側理為旌旗。以隄廩為血戰。以章法句法字法為節制。部伍以飛揚閃鑠為鞭電。駢霆耀日。繪月而詞場中。始稱八面無敵。觀甫之詩法。即古司馬之兵法也。而謂有二乎哉。假令觀甫非通才。決不能讀萬卷書。不讀萬卷書。決不能當廷對客。登高作賦。精麗高雅。滾滾出騷人墨卿上。無事。

彭亨堂集

卷二

序

九

則約言如鑑修言如矛有事則上馬作檄下馬作露布
此不過談笑彈指間耳吾嘗讀張桓侯刁斗銘又讀張
睢陽判若詩恨其全集不傳今觀甫當主聖時清之
候。岳名山大川之篇。印如斗筆如椽。文武兼資。身名俱
泰。卽君家兩公不能如觀甫之遭也。故樂而爲之敘。

芙蓉庄詩序

吾隱市。人跡之市。隱山。人跡之山。乃轉爲四方名岳之
游。如獐獨跳。不願後群。如獅獨行。不求伴侶。然丹危翠
險。梯腐藤焦。每欲飛渡而空蹶之。計莫若退隱田園。因
作田園詩。張嘯翁許爲同志。和以見眎。并出芙蓉庄詩
若干卷。屬余讀之。余笑曰。今詩人集滿天下。其投贈寄
懷。率輦上君子。凡通顯有位望者。輒字之。几于無等。至
問其交情。始末。或彼此不相識。卽識。彼亦不復能省記。
而必欲臚次其姓名。以爲行卷羔雁之費。大都一仕籍
而已。嘯翁憐而唾之。凡與交游。唱和者。汰不書。所作皆
分梅種竹。移菊莠蘭。時茶采藥。及料理農桑漁樵之事。
事真故爛熳。而流便興。幸故簡至。而酣暢心細。故精綜
而條理品潔。故幽微而疎快。調高故孤直而清迥。讀其
詩。想見其胸次。且咲且啼。且傲且俠。且醉且醒。且仙且
隱。日混村童。庄客之中。而神游于時局苑枯向背之外。
古者罷侯種瓜。逃相灌蔬。龐公條桑。雲卿織履。其意念
亦若此耳。四君子密藏遵晦。并文彩不少見。弔古者深
以爲恨。而嘯翁尤幸有此集。流落人間。使人名利之心。

煙志。烟火之燄盡息。雖逃世而救世之功寓矣。嘯翁數招余頗切。義不忍作鉄心人。終當一叩芙蓉庄。飲李公窪樽。卧皎然桃花石枕。醉呼張志和。汝曾見而家嘯翁田園詩否。

陳無非詩序

古人生同時。習同事。美不能兩勝。則名必有所掩。名爲所掩。則兩相遜避。獨割一席以擅其名。夫水火之不相親也。子午之不相見也。蓋各司其事。而卒之火燥水濕。子進午退。皆有以相化。工而載陰陽之權。以收利于天下。吾鄉陳無非爾。有振長三君。皆俊年也。峰泖磨盪。結爲彈丸。乃有三子分茅而聚國於文壇之上。所治詩。秀可食。翠可滴也。一掌之地。安能勝三子。顧無非竟以偏師擣浙士之窟。而空其群。以麗祖宗之苗裔。爾有兄弟。燁燁雙壁。掩映崑陽。咎儀泰。二子之縱橫也。西秦六國。分符而相張。長史與顏魯公同學。正書知不可敵。退而悟。舞劍負薪之法。爲草聖。以名世。龍德在中國。猶龍公出函關之流沙。所謂日月不並生。兩賢豈相見也。今無非畫浙水而霸。爾有兄弟畫泖水而霸。而詩名熾然。皆能樹奇于兩國。而各不相掩。三君子其亦有古人之心也夫。

五言詩敘

張平仲使君居詩墅。日在水聲雲氣中。閉關以後。疏巾
單複。但擁一編。燭一鼎。吸數升惠泉耳。曰。我飲水焚玉。
不愁權政。愁客至。頗妨清卧。答關尹喜。僅一青牛翁。今
四方貴游。輻湊度闊。又無五千言。授我僕。僕腰領奈何。
哉。余曰。孔明不居成都。而好居南陽。彼豈真戀戀隆中。
直以南陽當天下之衝。因以延攬四方豪傑。而且得周
客時。事故語孟公威曰。中原饒士。大丈夫何必故鄉耶。
此可以識武侯矣。今權事誠不足煩使君。然賢士大夫
見本堂集 卷二 序 五

道經於此者。皆欲識張使君賢。使君因得以議論物色。
三五豪傑。以備國家異日緩急之用。則詩墅官舍故平
仲之南陽草廬也。使君曰。余則安敢。且性懶。不解酬對。
惟除土種蔬。結棚覆松。一望西山朝爽而已。興至間一
賦詩。詩亦不甚夥。五言詩僅得三十餘章。僕讀之。骨蒼
而韻俊。神清而調真。其虛和安雅之意。具見乎辭。非特
劉長卿五言。城不能抗衡。即老子出關五千言。無煩強
授書矣。

玉駕閣詩集敘

構李故范少伯西子之舊游也。南湖水落。粧臺之明月。
猶懸西郭。烟銷綉榻之彩雲不散。遂使當年之紅粉幻
出絕代之青娥。秘枕異書。結禱名士。陽春展和。鸞鳳鏘
鏘。子夜于飛。蝴蝶栩栩。肝腸如雪。能吟柳絮之詞。志節
凌霜。直擬木蘭之操。筆床茶竈。不巾櫛閉戶。潛夫寶軸
牙籤。少鬚眉下帷。董子鳥銜。幽夢遠只在數尺牕紗。蚤
遍秋聲。悄無言半龕燈。火手翻貝葉。十指生香。詩嗽蓮
花。一塵不染。煨煉成慧心。道骨惟知纖素流黃洗刷。盡
新語。詭歌真欲惡朱奪紫。若向公車待詔。必然金馬秘
書郎。可憐洞府修文。竟作玉皇香案吏。秦簫頓咽。范叔
何堪。痛丹鉛已蝕于烏絲。幸綠字尚縈于蛛網。是用收
遺文于琬琰之上。掃人間粉黛三千。庶幾續清韻于騷
雅之餘。振古調國風十五。縱饒寶韜妻織錦。焉用文之。
即遣衛夫人吮筆。啜其泣矣。



董玄宰制義序

予與玄宰並游膠庠中。若官商相生。水月相赴。大見玄宰。小兒仲醇。世之人靡不左袒兩生。爲齊晉兄弟之國。自予裂青衿。投檄郡長。而玄宰亦遂舍學宮。鼓篋而北。游於橋門之下。遂儼然改玉。若取諸奇。天下於是盡知有董生。然而盡董生奇者十而不得一也。董生精于玄詣于禪。黃冠緇衣之徒。往往鎖口閉舌。若飛蟲之當黃鵠。而野干之遇玄象。至其灰燼糟粕。嬉笑怒罵。發而爲詩歌。爲法書。爲繪烟雲樹麓。則奴隸一時。而季孟千古之上。嘻。幾于不可知矣。故自舍舉子而外海內。有能盡董生奇者十而不得一也。董生之廉重。不敢爲非禮非義。而薰煉淘洗。必欲至清遠而後止。此其意兩生略相同。但三教之業。予讀書不求甚解。而董生心如牆壁。予薄乎云爾。而董生若勘疑獄。而探虎子。蓋其疎密不相對。深心淺心之不相償。此非獨今日所謂李廣程不識之兵。得之性成。非可強也。今董生龍舉。陳生鴻冥。雄飛雌伏。火燥水濕。各成其是。而悠悠之徒。或借董以窺陳。有投予以雞肋。而嚇予以腐鼠之所者。嗟乎。丈夫不再。

辱豈有高卧清凉之陸。而復置公鼎俎。其肯寒裳而就哉。管東坡欲以仇池石易王晉叔韓幹二散馬。晉叔難之。錢穆欲兼取二物。蔣穎叔欲焚画碎石。竟成聚訟。予請以石歸蘇。以画歸王。今日請以陳生歸陳。董生歸董。

唐元徵文序

唐元徵性地砥直。面目嚴冷。自讀書掩戶而外。斤斤如也。故其文恬靜貞潔。有古人之風焉。如其人矣。既舉廷試第一人。海內有欲行元徵文者。于是唐子問序于陳子。陳子曰。唐子志士也。而猶欲以文行者何也。唐子曰。爾不見瓦石之在地乎。小兒群戲。或削以爲基。或累以爲塔。老人長者過而見之。則笑其穉且鄙。然方其爲基與塔也。小兒其忍速釋之乎。以小兒之耳目手足悉縮而聚于瓦石之上。則瓦石尊矣。吾非欲尊吾文也。吾將以吾文爲基。爲塔。相與兒戲焉。何不可也。至于日暮。群散一笑而已。又至于升冠戴弁。不習兒弄。儼然如老人長者。思之亦不過一咲而已。吾又將以吾文與天下爲基。爲塔。相與兒戲焉。已公此一笑。何不可也。陳子聞之曰。有是哉。唐子之言也。其言幻矣。其言幻。故其文亦幻。吾乃知唐子之視富貴。必以浮雲相命者也。雖然。天下國家非瓦石也。異日由狀元作宰相。執虛棒。盈若爲基。爲塔。惴惴然惟傾仆之是懼也。則幾矣。不然。吾懼小兒之懷袂而咲子之後也。唐子曰。善。請以敘我文。以代神語。

楊去奢制義敘

吾友楊去奢。恬淡寡慾。落落穆穆人也。古今文妙絕一世。北面執經者。傾遠邇。時流投之友。則友。不喜走少年場。相國聘之師。則師。不喜逐大人游。遇飲則飲。不沉湎。遇奕則奕。不惡戰。遇詩則詩。不苦吟。同舍生及及門弟子。強半爲顯人。華駟馬。呵噉巷陌。訪求楊先生。不拒去。亦不報謝。釜爨豐耻。不聞嘆息聲。及怨尤可憐之色。語云。火知三日。玉貧試一生。心去奢之謂矣。去奢試每高等食餼。心厭之。又無資以入國學。意將罷去。行游名山。陳子戲之曰。此欲祭酒不得。臣學官不得友也。自古業左而數奇者多矣。公孫弘常退歸海上。四十學春秋。鄉人再推爲射策。遂第一。劉向數十上書。每聞報罷。後以教梁春秋。議三十餘事。終爲漢名臣。夫功名寧有定局哉。功名早受其福。功名晚受其福。而巳何與焉。去奢之制義。今之公孫劉向也。其晚合無疑。僕請爲去奢梓之以傳。譬如明珠之光。光還自照。今此珠一出。照乘照千里矣。俟去奢異日名遂身退。然後與陳子逍遙人間。春泥中踏鬪虎跡。孤峯頂聽凍猿啼。余未老

猶能摩洗雙眼待去奢也

彥履稿序

彥履之文三變矣。其始也。如寒潭清澗。空綠射人。已而讀書金閨。則虬。肅。鯨。擲。往往挾風雨而上。已而至長安。則雖。雖。肅。肅。安重而寬廣如。遽。伯玉之車音。蓋其文三變而知者愈少。秦越人伯兄之聲不出家。仲兄之聲不出鄉。而伯樂之教子相馬也。不以千里而以百里。曰。今天下盡欲乘百里馬者也。彥履之文神矣。乃時時為南宮所屈。彥履咲曰。我以神咎。而彼以形求。我道是耶。非耶。請更進焉。我將進于百尺之竿。三寸之鈎。以遊戲而弄丸焉。於是閉門著書。日供花一甌。碾茶一餅。出簾中數束文。熟異香。讀之。管張燕公。携文謁友生。時正得宮中媚香。號化樓臺。友生焚以待燕公。燕公出文置香上。曰。吾文享是無忝。蓋彥履之文亦如是。

鄒公履稿叙

吾松峯九。僕得其三。縛茅種樹。絃歌其中。與一二野衲。逸民。共結人外之游。高座授經。非余好也。然又不欲爲矯分抗情。門外屨至。輒便引內。間日流連。如所謂斗酒相娛樂。奇文共欣賞。此語僕誠有之。往歲鄒公履來訪。以文奏余。余灰心此道久矣。讀之不覺橫挑伎倆。蒲團之上。眉舞肉飛。噫。君之文。乃能奪我乎。夫越石却胡。劉根召鬼。此以聲奪也。趙娣入宮。邢夫人望而泣下。此以色奪也。漢徙新豐市。不失尺寸。卽雖犬皆認識其家。此

以格奪也。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衆。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此以氣奪也。高孝珩。鳩避回鷹。黃荃鷹。掣回雉。李伯時寫殺一川花馬。此以精奪也。又其至者。如魯陽揮日。錢鏐射潮。神仙奪陰陽之數。忠臣孝子。奪君父之心。變化窮極。不離方寸。而凡區區文章之小伎乎。公履筆有口。文有胆。江東之才。無出其右。而又沐浴于家學珠玉之淵。其文聲香味色。與夫格調神情。種種奇幻。殆不可以知知識識者。卽不佞灰心道人。讀之且無所不奪。則其能奪主司之鑒與造物

之權可知。僕旁觀人。當自不妄。無已。請質之君家學憲先生。

雕蟲草敘

咎李鄴侯勲名已就。度無可談者。則託之好談神仙。而蘇眉山之才高。則好談鬼神。是二公者。意在玩世。故其言可以得已。而巳。若制舉義。雖英雄白首。困頓于藏鉤射覆之中。而必欲援之以涉世。則其言又不得已。而不得已者也。吾友范長倩。袁吉卿。雷元亮。意氣飛揚。落落不能甘雕蟲業。而時一俛首爲之。皆門足菰菀。各秉地靈。吉卿元亮自江右。故其文如潯陽之水。九分。而彭蠡爲之滙。廬岳千仞。屹然鎮之。而星渚壽樟之奇出焉。長白自江左。故文多雋勁。有東吳霸王之風。俠氣鼓盪。吞震澤者八九。三君子画江水而分兄弟。雖操技不同。要之宮商各自爲音。孔墨各自爲治。其于弼拂大雅。以暢所欲言。則皆千里比肩者矣。長倩吳鉤也。吉卿元亮。豐城之鐔也。東南寶炁。漸耗未盡。今且鳴且躍。而出墓宮。三千與埋獄片鐵。精爽相射。不至噓風雲。而合雙龍不止者。不佞以閒道人。第取兩丸投空中。一觀其騰擲翔舞耳。雖然。二君者挾神物以遊世。而當今關右遼左之上。翹翹翕張。其尚能進而從事于賈長沙之長纓。班仲

升之禿管乎。三君奮袂曰。能。能。不者。陳先生其不以是編爲談鬼神神仙者幾希。

虎嘯軒稿序

少年好談俠。俠者特英雄之殘瀆餘唾也。吾授經于余州太原家。兩公推轂顧益卿先生。不去口。客曰。大俠耶。兩公目攝云。是何言。造物千椎萬鑿。始鍊得顧益卿一人。爲國家緩急之用。張中丞肖甫定浙中二變。全賴其力。已鎮遼陽。鼓舞李家父子。節縮金錢數十萬餘。益卿大創三韓。使東陞數十年無事。而與朝議左。其金錢悉付之後人。徒于南歸。與故交諸父老轟飲。一似貧措大耳。英雄哉益卿也。先生嘗以書招余。不得赴。而時時從王崑崙郵筒往來。王崑崙者先生兄事之。當撫遼。築亭儲酒以待崑崙。崑崙執操堅。不肖單騎度漁陽。作蓮花幕下客。先生分俸及紫團參貂襜褕爲餉。以成其介介山林之節。海內由此兩高之。先生之子玄岳以崑崙待予。予遜不敢當。今出守南雄。最有聲。玄岳之子元善。頃拜平湖令。卓異踔絕。鄰郡邑有兩造者。皆願搏額質成于顧令君。心乃服。英雄故有種哉。元善寄虎嘯軒稿示余。讀之嘆曰。夫文亦猶虎矣。題有糾結而元善解之。則砥摩異僧之杖也。題勢猛悍而元善格之。則楊忠

明香堂集

卷二

序

虎嘯軒稿

明香堂集

卷二

序

虎嘯軒稿

之左。挾腰右拔舌也。見題神而不見題。如見虎而不見石。則李將軍廣之飲羽沒鏃也。以元善才識胆略。本之英雄而英雄又得之家授文章。小伎筆墨。偏師烏能展其八面才之萬一。卽當湖斗大直談笑。一彈指間。方今東省黔蜀。貌若粗安。瘡痍未起。流亡未復。全遼千餘里。淪爲旃酪之休。餽奴且餌西虜之犬羊。漁朝鮮之鵲蚌。視門庭寇緩。視門戶戰急。豈復顧先生左司馬時耶。沈僧照嘗校獵中道而還。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耳。俄而使至。元善之有虎嘯軒稿也。獨俠于文也乎哉。英雄之意念深遠矣。

宋議本稿序

左手取印右手取于戈。此嬰兒時事也。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此丈夫時事也。今途左閉關。蜀黔戍將吏。齊魯徐沛。有張角孫恩。宋子賢輩。蠢蠢交訐。上方拊髀而思封疆鼓鼙之臣。區區制舉文。何足以當戎索。而余獨謂不然。于忠肅王文成。率皆從制舉中出也。國家騎重在此。則上帝之篤生忠賢豪傑。亦在此。卽有非常之才。不得從他塗捷徑進。舍制舉將焉往哉。第文士桎梏于窠臼之內。挈瓶于訓詁之中。經史詞賦。不解爲何物。况能讀太公司馬孫吳尉繚之書乎。吾友讓木生長名家。自束髮卽有霄漢虹霓之志。操筆爲制舉義。騰擲奔放。光明陸離。旁溢而爲古文詩歌。何奇不觀。何怪不儲。發竅滌心。豐肉縟采。真少年中之人龍也。君常苦制舉所束。倘得一當知己。非閉戶著述。隱于仙源鬼谷間。則投筆焚硯。操綠沉金僕姑。掃蕩妖氛。縛取東西叛人頭。爲厮養飲器。而世罕知者。且從而竊笑之。予曰。文武非異人事也。天地間惟龍善潛。善躍。又善玄黃之戰。文昌六星位于斗上。各有所司。而有上將次將二星麗焉。敦悅

許青輕裘緩帶。文武爲憲。其則不遠。世無徒以文士相君。而君亦無以一文字爲自了漢。豈惟進賢冠。卽通侯肘後黃金如斗大。吾且幾幾望之矣。

武則天刪偽經目序

余于大明三藏聖教目錄抄既已序而藏之矣。已于藏字函得隋衆經目錄五卷。宗字函又得隋衆經目錄六卷。泰字函又得則天氏刊定衆經目錄十卷。而偽經之目附焉。夫月印印水。水相同心。印印經經。經相似。今前寫後譯。私增偽滅。蘭草混于束薪。鳳鳥雜于鳴鳩。是非頗謬。一至此乎。然而且有疑焉。武曩佛氏之所訶也。戕殺國母。及君之子。三人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勝紀。犯佛之殺戒。

明季宣集

卷二

序

三

者一。改旂幟。易服色。更廟號。窺竊昭陵之神器。幾至不祀。犯佛之盜戒者二。鵲聚鹿。穢德彰露。北門出入。非止白馬寺主蓮花六郎而已也。犯佛之淫戒者三。武氏既不知有戒。又烏知有經。雖建佛造寺。自勅爲金輪皇帝。吾恐當時刊定者。未必僞而僞者。不必非經也。犬抵武氏以蛇虺性。現乾闥婆形。以羅刹心。作比丘尼施。此亦無足怪。而余獨怪隋文帝與唐文皇。皆以振世之威。乃獨委心帖膝于黃面老子。是豈有宿本耶。隋文帝嘗云。朕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從道人中來。由少

時在寺。至今樂聞鐘鼓之聲。史曰。帝故同州般若寺尼所抱子。那羅延也。唐文王亦輪王十善化世者也。隋智周等。賁梵經自西域還。勅付有司。選入翻譯。帝且親爲撰敘。又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于金琉璃瓶。侍者二人散官一人。薰陸香百二十斤。分道送往三十州。州境諸官。步引四部大衆。共以幢蓋臺輦。種種音樂。供養圍遶。而唐裴法師。抵罽賓大林。以至麴闐國。與胡商八十人渡狁伽河。至中天竺。窮探大乘。以象馬馳還。文皇迎見于儀鸞殿。勅入弘福寺譯經。經成。宣賜

明季宣集

卷二

序

三

九道總管。又賜寶剃刀百金磨衲。亦自撰聖教敘以張之。蓋二帝之弘護佛乘如此。此無他。則憊孽多而懼禍之念深耳。隋唐之有天下也。一則欺孤兒。奪寡婦而得之一。則劫父射兄而得之。捫心顧影。方有餘慙。而況命將出師。混一區宇。誅剪傷殪。不啻顧山而血海者。夜氣所息。寧不凄然。試讀開皇八月之制。貞觀三年癸丑之詔。其隱情亦不復覆露矣。故文帝享國二十四年。寫經四十六藏。十三萬卷。修治故經四百部。造金銅檀像六千餘萬軀。修治故像一百五十萬九千。宮內造刺綉織

成像。及畫像。五采珠蟠以億計。崇葺寺宇五千餘所。翻
譯道俗二十四人所出經論。垂百五卷。而唐初四方壁
壘之秋。戰聲鼎沸。精藍森列。破薛舉。立昭仁寺于幽州。
破王世充。立昭覺寺于洛州。破劉武周。立弘濟寺于汾
州。破宋金剛。立慈雲寺于晉州。破霍老生。立普濟寺于
兖州。破竇建德。立等慈寺于鄭州。破劉黑闥。立昭福寺
于洛州。並官給供度。勅虞世南。李伯藥。褚遂良。顏師古。
岑文本。許敬宗等。分撰新寺碑誌。當時經獅律虎。及一
切入天龍象。聯駭接錫于法宮殿廷之間。而二祖之慧

可。四祖之道信。天台之智者。三藏之玄裴。尤爲鬼特。宗
旨明。教乘普。皆其力也。嘻。盛矣哉。隋唐之交。經最顯。海
內最太平。而幽靈變幻之迹。亦時時足以撼王公而怖
士庶。如慧琳供養塑像。忽生鬚三十六莖。道遜之柩。五
百異花。遶屍而生。長可一二尺許。隋文與后。每食從齒
下得舍利。以銀盃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化二。凡得
十九粒。多放光明。卽唐文皇行方等悔法。見光明中有
七佛現。是皆古今書史之所不載。而震旦國中之所罕
習者。此事一二傳先朝宮監。必尚能言之。而武氏攝于

異聞。且當破毀三戒之後。又數見王后蕭淑妃鬼物爲
祟。如死時狀。避居洛陽。不敢歸長安。蓋妖狐之精爽。至
是亦老且耗矣。日暮途遠。計无復之度。所以懺宿垢。脫
重愆。當有甚于二帝者。此紛紛經像之所由造歟。乃知
二帝以英雄作佛事。猶有屠沽擲刀之意。故名繼出。而
與之違若武氏。非兒女子之昵昵香火情。則野姑村媼
之膜拜禳祝者耳。且掖庭有懷義僧。而大德芘勸其肯
樅花座。而翻貝葉之文乎哉。吾故疑曰。武周刊定之諸
經。未必僞而僞者。不必非經也。卽使果僞。猶不失東西
晉及六朝人筆。惜哉。悉舉而汰之。令後世无以見其短
長。邢子才云。校書思訛字。亦是一適。蘇長公愛談鬼神。
強謂人曰。汝試妄言。而吾妄聽之。此余所以猶致惜于
武周刊定之僞經也。雖然。存其目可也。

撫津疏草序

往遼左之局。津撫輕敵。三路輕進。遼陽輕信。廣寧輕走。於是經臣條上三方布置之說。詔選習知邊務。薦裴不避難之大臣。節鎮天津。蓋自大中丞白陽畢公始。此船局非故局也。天津爲南北水陸咽喉。外防海口。內護神京。逆酋揚帆。尅日可渡。新鑿漕道。與彼共之。難一公受命之初。勅未領。印未鑄。幕府未開。官聯未備。信地未經畫。一難二兵。餉舟車火器甲仗之屬。問之司馬司空司農。非互相推委。則轉相耽閣。難三內不得于諸曹。而外又不得于淮揚浙直。上不敢望榆關之軍實饒。而下又不散望登萊之額設。久難四奴陷廣寧。其地彌近。其垂涎彌速。鳩工聚材。造戰艦於烏龍江者。以千百計。其舟師彌多。其中禍於我彌烈。難五夫諸難畢具。而終不能難公者何也。公義不卸擔。亦不諱言。大聲疾呼。一疏再疏。以至數十百疏。而大要以克意節省力行核實爲主。募水陸兵可萬餘。練主客兵可二萬餘。餉亦如之。簡閱實伍。以備折衝。撥守大沽。以防堵截。牽綴朝鮮。以資外隣。解散遼人以消內禍。壁壘精強。紀律整肅。此原爲

晚香堂集

卷二

撫津疏草

晚香堂集

卷二

撫津疏草

三面犄角。設非爲他方徵調設也。乃經臣調援三岔公。則檄管大藩以二千往。援毛帥。則檄金冠等以四千往。援山海。則檄翟子勲等又以三千往。修此條彼。朝東暮西。此曹偃蹇不前。似有恨色。賴公鼓之以忠義。均之以勞逸。斟酌于主客多寡之間。然後欣然就道。慷慨卽戎。而未幾會勦東妖之。旨又下矣。公念震鄰剝膚。分師鵬勦。遴選來監軍督之。來公子倡勇當先。部將董世賢。劉永昌。秋毫無犯。一戰而克景武。再戰而破滕鄒。賊穴一空。漕無梗塞。山東父老子弟。不至鳥獸散。風鶴驚。桂籍而爲顧山血海者。皆公知人善任。算必萬全之力也。公一面視師。一面應援。一面盪妖。兵分而力不單。餉分而食不窘。草昧彈丸。化爲衝邊重鎮。良工心苦。種種從核實節省中來。無震耀大言以飾。君父無譴張虛言以誑朝野。耳聽筆授。口占類。劉穆之竹頭木屑。類陶侃巨細必親。羣笑必愛。類孔明忠勤有臣如此。遼豈能難公哉。先後巡事諸公。或勘或譴。或詔獄。或提騎銀瑞。相望于道。皆曩時橫飛速化。一歲九遷之要人。而獨公五年授鉞。部晏然。同官樂其無競。朝廷信其無黨。鬼

神服其無欲何施不可何動不滅此真遼局之奕秋而
秦議則其東方之譜也若能按其譜而尋繹之而無輕
動公之國手思過半矣雖收遼左之殘局爲全局可也

秦稅紀敘

御史持國余公在臺斤。鉗勒諸璫甚法。皆莊憚御史。御
史巡關中。關中稅者梁。先聲懾之。膽落矣。曰是嘗以司
薪索小黃門者是。常案大璫其養子某奴者是。嘗械四
方進金十命見者。于是欲詭中公禍。無短長。則陰結左
右置蠱潛毒公。公察其姦。嘔惡血。癰蠱如菽者百餘。數
昏。督欲死得不死。公之子震伯見公疏日夜泣。挺劍躍
馬欲執仇西入秦。交游避止之不果行。因慷慨作志感
詩未幾。聞梁璫撤回。又作志喜詩。詩不能盡者盡載之

先後記中讀之使人悲憤交集。涕笑橫下。真忠臣孝子
之志哉。嗟乎。執法如御史。幸而勝爲公。不勝爲虜。爲滂
爲浮爲球。大則五屬。小則兒。鉗輸右校耳。勝則震伯幸
爲子。不勝非斬仇祭墓。則含笑詣獄。豈肯出麗氏娥緝
氏王兒女子下哉。賴天子神聖。臣不歎難。子不死仇。
戰勝而肥。祭之歌咏。卽日御史西秦還。出此讀之。父子
相向抱持泣。更不知掬幾斗淚洗面也。震伯神用清審。
志氣貞立。二十時從京師短衣單絛。尋師秀州。匹騎走
三千里風雪中。津吏不知爲御史兒。此可以觀震伯矣。

震伯讀書破萬卷文章如排山倒岳要自奇男子細事不具論

余讀易後萬事灰心久矣。爲震伯題此敘得無陳元龍豪氣不除耶。雖然。麗娥爲父報仇。中眉蟠十五歲上書外黃令。頌其孝義。蟠處士也。而少年意氣遂如此。余何忍當震伯而失之。震伯曰。某曩者不聽諸君言。脫身往。何若。余曰。蠱之六四爻有之。裕父之蠱。往吝。象曰。往未得也。震伯曰。然則今日何若。余曰。蠱之六五爻有之。幹父之蠱。用譽。孝子討仇。志雖未行而譽章矣。御史傷於蠱。卽以蠱卦爲震伯一洗胸中之忿。恣可乎。震伯笑曰。善。請更記之時。丁未小春夕漏下二鼓矣。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三

秦說紀

射經序

漁村之程新安名族也。鄒魯卓鄭。遍相甲乙。而冲斗見我兩君。皆節俠曉暢兵略。稱程氏兩奇男子。冲斗刻有耕餘剩技。行于世。當路遣使者束幣羞璧。聘辟交至。冲斗皆以母老辭。而獨與從子見我。論弩法槍法棍法甚。哲見我點頭會心。有函蓋之弊。請更以射法合成全書。小用之。可以護衛桑梓。大用之。可以報効國家。此射經之所繇圖也。春秋之義。大夫不藏甲。而射則未有諱言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瞬不載之易乎。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射有三。一爲大射。二爲賓射。三爲燕射。不載之禮記乎。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不載之周禮乎。軒轅黃帝之臣。揮作弓。夷牟作矢。孔子習射于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焉。則聖賢何曾諱射也。吾朝功令。學宮之旁。各有射圃。今強半藝疏矣。季冬集郡國材官良家子試之。先騎射。後文藝。今飲羽沒鏃者。不得一矢。此豈射不善哉。則射訣不傳故也。見我君。援古證今。訪師求友。凡射者之立法身法手法審法。挽法。撒法。決拾法。調弓矢法。藏弓矢法。皆輕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四

射經

肥少年所不見不聞。嗟惜老將學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者。幸見我君一一拈出之。機發幕密。心思亦甚苦矣。君嗜古好文。登屑與兜牟。圖技博肘。後斗大印。特恨東夷匪茹。數逆執事之顏行。士大夫橫刀相揖。抵掌而談。金匱玉版之書。不知練兵自練膽。始練膽自練器。始練器自練射。始練力生巧。緣習生間。穿五重洞。十扎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神而明之。是在圖矣。晉王思永學射于成都工曹嚴。悟有嚴。悟射訣。韋韞學射于張宗。有九鏡射經。張仲殷有射訓。王越石有射議。錢師益

卷二 序

射經

有益津射格。今見我君此圖。采擇古人要旨。又有江順卿程冲斗發明參酌于其間。最得射中三昧。若使轉聞之當路。頒示各郡國材官良家子。則人人皆李廣。養由基。處處皆神。世衡之青城澗。卽有小醜。直以一矢相加。遺。不過落鴈貫蝨之餘技耳。何慮東夷哉。何慮東夷哉。故樂而敘之如此。

百忍箴序

神醫療疾。妙在一針。至人救世。括于一字。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卽今紫微仇公梓行百忍箴是已。此箴爲四明高士許奎所撰。曾刻成化間。自後日遠。日亡。誰復懸之座隅。置之家塾。賴仇公特地拈出。將人間用壯用。妄好挺好。關者痛切喚醒。一番語。不期多期于及時。此之謂也。頃者朝野之間。堅白鳴。玄黃戰。不報不休。不快不止。得無未之忍乎。夫以刃刺心。忍難矣。刃允金也。心離火也。以火載金。忍更難矣。然而古訓曰。有忍乃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是非聖人之言。而易之言也。易卦有漸。有巽。有需。有解。有謙。有艮。皆忍之象也。亦忍之義也。天地以能覆能載爲忍。山數以藏疾藏瑕爲忍。江海以納爲忍。龍以潛爲忍。鯢鵬以六月息爲忍。鷺島以歛翼爲忍。猛獸以狙伏爲忍。兵家以持重爲忍。佛家以定爲忍。道家以柔爲忍。儒家以三戒九思爲忍。如仲尼之微服。顏子之不狴。忍之上也。子與氏以橫逆付之。妄人又甚而比之禽獸。似猶有強陽之意焉。況人非聖賢。而敢不堅忍乎哉。自來修煉堪輿。學問經濟。無不從逆局。

卷二 序

百忍箴

百忍箴

中來順而隨之。爲凡爲庸。逆而閉之。爲吉人。爲異人。爲
大有力人。甚矣。箴之善言。忍矣。今夫匹夫匹婦。攘臂披
髮。闔于三家之村。五都之市。有逢衣先生。規行矩步。諄
諄然以主敬主靜。執而前導之。不暇省爲何語。適有田
庚問師。握手東西向。曰。姑忍是姑忍是。則剛狠之氣。漸
殺。訶詈譟擊之聲。亦漸細。漸夷。往往且曳。且扶而去。乃
知儒者多言。繁稱。不如單提。忍之一字。尤直捷而痛快
也。大抵小忍小益。大忍大益。暫忍暫益。久忍久益。半忍
半益。全忍全益。庶人忍無訟。可挑士大夫忍無黨。可擊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忍

邊。忍無讐。可開官府。忍無題。可借。正如猛火聚而沃
之。千丈之寒水。迅雷鳴而豁以萬里之碧漢。有事化爲
無事。不平化爲太平。百忍箴者。真兩藏之大總持。五倫
之大藥石也。忍之忍之。忍之。即鬼神且無奈我何。
又何論紛紛之虛舟飄瓦哉。讀此。庶不負仇公救時之
苦心矣。

沈氏弋說序

武林孝廉沈幼宰。束髮好古。能讀其父侍御公書。更性
習澹於聲華。蕭然如退僧。連客一旦。發其枕中之秘。郵
弋說以示陳子。陳子讀之。口呿而不張。舌橋而不下。滾
滾乎惟懼其言之登也。古今能言之家。多本于春秋。然
仲尼春秋之法約。而說卦之旨詳。故曰博學而詳說之。
學不博。五車才不當八面。識不超千古。辯不敵萬夫。目
不營四海。塵尾相難。惟有靡旗什轅而走耳。此五者獨
幼宰足以當之。而猶逡巡遜謝。以飛蟲之弋。獲自居。彼
蓋謂鳳翔于仞。龍蟠九天。弋未嘗及焉。故謙言云。爾子
謂幼宰之筆。張弓發矢。能落雙鵬。飲羽沒鏃。能中石虎。
而猥云弋說乎。哉。說之義從兌。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
友講習。說之謂也。異人讀異書。豪士得豪語。其見軋咽
于胸中。而莫可發洩。每思二三友朋。相與聚頭。磕膝。磨
吻。抵掌。以快其所欲言。而索解人又不可得。如草木之
怒生。不達不止。鵬鵬之怒飛。不九萬里不止。大竅之怒
號。不山海騰沸。天地晦暝不止。此幼宰所以正說反說。
直說倒說。橫說豎說。煩說簡說。俗說雅說。取譬說。詼諧

說曲折縱橫。靡不如意。而莫窮其涯涘也。此說可以驚
四筵。可以憎獨坐。可以屈今人之口。可以服古人之心。
可以修行人之策詞。可以專大夫之對。可以借箸當前。
取笏畫地。與天子宰相。辨折古今之成敗。是非。吾安得
呵九關虎豹而進之。或招置百尺樓上。談數日夜。語倦
意訖。共入巖窟間。擁膝相視。學蘇門長嘯一聲而別。吾
兩人庶幾皆嗒然無事道人矣。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五

沈氏說

食物纂要序

天地生人亦甚偶巧矣。兩目兩耳。鼻兩孔。其竅皆耦。正
如坤卦之象。口與大小便。其竅皆奇。正如乾卦之象。乾
宜上而反居下。坤宜下而反居上。此泰卦也。坤惟居上
故濁者變而為清。食天之氣者惟鼻。乾惟居下。故清者
變而為濁。食地之形者惟口。口上鼻下。是為人中。故曰
天地之生人亦甚偶巧矣。易願卦曰。慎言語。節飲食。中
庸又言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世人病五氣七情
五臟六腑之症。有脉可按。有情形可摩。若飲食之病。或
以驟而不覺。或以雜而不辨。或以日漸日久。而不著不
察。若孕婦小兒。益買買矣。婁江雲谷穆君。著食物纂要
最為簡明。又與與化名醫陳丹宇先生。三四訂正。然後
行之人間。其用心苦。其綜覽博。其考辨精。使賢者可以
尊生。卽不肖老嫠。亦且捫舌而懼。染指而退矣。夫醫司
命也。以命聽醫。孰若以命聽我。况日用飲食。我為政者
也。若知味則自然知節。知節則自然可以身心俱泰。雖
謂食物纂要。卽願卦節卦泰卦註脚可也。故樂為敘而
傳之。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五

食物纂要

藏說小萃序

藏說小萃者江陰李貫之所集本鄉說部凡七家如湯大理之公餘日錄張司訓之宦游紀聞張學士之水南翰記朱太學之存餘堂詩話徐山人之暖姝由筆汴游錄唐貢士之延州筆記而其祖戒庵老人漫筆皆附焉貫之刻既成輕舟五百里間敘于余余惟海內聚書之家百不得一卽有之非卷帙浩大則多收宋刻以角墨楮之精好而已其實皆耳目所恒習也書之難難在說部余猶記吾鄉陸學士儼山何待詔柘湖徐明府長谷

晚香堂集

卷八

序

藏說小萃

張憲幕王屋皆富子著述而又好藏稗官小說與吳門文沈都祝數先生往來每相見首問近得何書各出筒秘互相傳寫丹鉛塗乙屹屹不去手其架上芸裏細襲幾及萬籤而經史子集不與焉經史子集譬諸梁肉讀者習爲故常而天厨禁嚮異方雜俎咀之使人有旁出之味則說部是也第小說所載其中多觸而少諱子孫之賢者扃錮不敢行而不肖者愕然如坐雲霧中不解祖父撰述爲何說間有詰門而求之彼且狡獪掩匿說以什襲之藏邀以千金之享轉展一二傳而皆已化爲

鼠壤蠹夾中物或轉授竈下婦裁剪殘材甚則付酒家如靈武告身僅博一醉耳李貫之有道士也幸友忠信沉深讀書獨能收合先輩之遺編補殘訂訛不惜餘力頓使延陵諸君子之風流標格傳之君手其亦有功于一鄉之文獻矣當今好古者苦不見嘉則蓬山三館四庫之藏而訪書之使如漢之謁者各道御史皆無專命則搜求隱籍不得不屬之二三弘覽博物君子貫之非其人哉貫之祖戒庵老人好著書垂九十不少衰而貫之又能善繩祖武正如談遷世爲史官向歆校讐天祿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藏說小萃

晚香堂集序卷之二

終

序

陸大宗伯壽言後序

吾鄉宮保大宗伯陸公。天子凡兩賜存問。其九十。恩數視前加等。萬曆戊戌六月。專遣中書舍人。以羊酒采幣。存公于家。一時士女傾城罷市。至瞻食僦屋往觀。公率大行伯達君以下郊迎使者。公輿而出。騎而入。金冠緋衣。白眉黃髮。端笏馬上。顧盼凝遠。從容炎暑中。灼然有童孺之色。可卽也。詔書在門。公虎拜稽首。事竣。則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陸大宗伯壽言

命元孫景元。以笄童趨謝闕庭。上以敬謹嘉公。又以齒德俱尊。優答公。朝廷求舊憲老之典。可謂極矣。伯達君手錄玉音。及鄉士大夫之嫻于頌者。彙爲壽言一卷。公謂王言在前。禮不可以序。乃特屬某記一言于末簡。余生晚。猶憶鄉父老言。公辛丑會試時。有太守王公華者。夢入帝庭。庭下數百人羅拜。口舉善人。則公姓名也。覺而召公之婦翁李問之。李對曰。某生平不苟而已。是年遂以春秋魁天下。入館局。會鄉衮同朝。數數引歸。自後新鄭江陵。虛揆席以待。而終不得籠公。公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陸大宗伯壽言

九十餘。距今辛丑。又垂一甲子矣。僥卽今俗。凡與公出入。諷議聯鑣並笏。悉當時號稱一代偉人。名位姓氏。如雷如霆。後先參差。落落與晨星俱盡。而公齒髮不衰。聰明知故。每談前事。短言可以書紳。長言可以補史。使對公者。竟不知其爲四朝以來人物。卽少年晚進。公目擊其芻枯。而歷閱其陵谷滄桑之候。又不知家凡幾人。人凡幾世。轉眼六十年。棋局屢更。國手顛頭。其神閒氣定。不着而常勝者。獨公一人耳。公未嘗典一正考。然海內正人君子。皆知以公爲師。亦未嘗授一世蔭。然舉伯達君最晚。而以進士歸養者十年餘。又最孝且賢。公淡中得濃老中。得嫩。雖蒼蒼者有意于調停輻輳之。亦由公見道明。取數寡。生平不苟之行。通于神明。宜若是之壽且康也。公阿羅相輔。以神仙骨。天神福約。以儒者風。故無貴賤。皆幸見公。而不敢望公。無遠近。皆祝公。而不能悉公。卽載在壽言者。特澣渤之一勺。泰岱之一石而已。雖然。古人有云。人臣上讚令德。則勒于家廟之鐫。壘下敘私情。則書于宗塾之碑版。今朝野之頌禱于公者。抑何其洋洋灑灑也。敢弗記諸。若其稍可以報公。則今諸

山有繪像。龍潭有專祠。與有頌國有史。或公之所以壽而不朽者。與而終亦未能言公之萬一也。俟百歲當更筆而記之。

茶董小敘

范希文云。萬象森羅中。安知無茶星。余以茶星名館。每與客茗戰。自謂獨飲得茶神。兩三人得茶趣。七八人乃施茶耳。新泉活火。老坡窺見。此中三昧。然云出磨。則屑餅作團矣。黃魯直去芎用鹽。去橘用薑。轉于點茶。全無交涉。今旗鎗標格。天然色香。映發。峴爲冠。他山輔之。恨蘇黃不及見。若陸季疵復生。恐作毀茶論乎。江陰夏茂卿敘酒。其言甚豪。予笑曰。觴政不綱。曲爵分烈。詆呵監史。倒置章程。擊斗覆觚。幾於腐脇。何如隱囊紗帽。脩然林澗之間。摘露芽。煮雲腴。一洗百年塵土。胃耶。醉鄉網禁疎濶。豪士升堂。酒肉僉父。亦往往擁盾排闥而入。茶則反是。周有酒誥。漢三人聚飲。罰金有律。五代東都有麴禁。犯者族。而於茶獨無後言。吾朝九大塞。著爲令。銖兩茶不得出關。正恐濫觴於胡奴耳。蓋茶有不辱之節。如此。契腸如沸。茶不勝酒。幽韵如雲。酒不勝茶。酒類依茶類。隱酒固道廣。茶亦德素。茂卿茶之董狐也。試以我言平章之。孰勝。茂卿曰。諾。於是退而作茶董。

酒顛小敘

夏茂卿撰酒顛。後引東方朔生畢卓劉伶諸人以策。酒動辨哉。無以應矣。予不飲酒。即飲未能勝一蕉葉。然頗請酒中風味。大約太醉近昏。太醒近散。非醉非醒。如醉嬰兒胸中浩浩。如太空無纖雲。萬里無寸草。華胥無國。混沌無譜。夢覺半顛。不顛亦半。此真酒徒也。畢忘盜。未忘寃。劉忘理。未忘飾。俗人治生。道人學死。聖人之教。生策而死哀。是皆倘有生。死在耳。然則將何如。樂天不云。手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北齊書

卷三

五

酒顛

南華發覆序

南華發覆。清涼山孔雀菴蘊暉老人所撰也。老人繩戒精緊。狀貌清孤。望之類須菩提。衣表瘦骨。可捫而數也。長于詩。無浮屠語。與之談方內方外之書。旁及南華經。往往能結吾輩舌。益少而習之。長而遊于空山大澤間。所見莫非莊者。積三十年。而後發覆之註出焉。正如稿木蒸為芝菌。精神肅為舍利。非歲久月深者。可襲取得也。世謂老莊一家。余獨確然判而為二。老子生于周平王末。實有作易者憂患之意。其言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我有身。及我無身。吾有何患。夫七尺之軀。厭而離之不得。計莫若以曲自全。以昏自晦。以柔弱自抱。以勇于不敢自活。若豁谷。若嬰孩。若冬涉川。若畏四隣。自古之善恐怖者。莫老子若也。南華生惛惛然笑之。烏用是頑且鄙哉。于是以逍遙齊物之說。出而救之。蓋破我然後能破執。破執然後能破生死。破壽夭。破禍福。破譽詆。破理事。破聖凡。而老氏崎嶇世途之恐怖。悉粉為虛空矣。老子為憂畏粘縛者也。莊子為老氏解粘釋縛者也。俗者元美王先生之言曰。莊子僻處楚濱。孟子不過大梁。

北齊書

卷三

五

酒顛

五

南華發覆

未嘗一見相究詰。假令彼此送難。其圖必若涿鹿彭城之戰。大地爲之蕩而不寧。日月爲之晦而不明。莊子敗。則逃之無何有之鄉而已。然而不怒也。孟子不敗也。敗則怒。余咲曰。孟子之怒。必加于老。而不加于莊。學老子之恐怖。未免流而爲鄉愿。學莊子之豪宕。奔放。不失爲狂。此老莊二氏門庭之辨也。蘊公曰。老莊是同是別。眉道人姑置。且從發覆註。脚下細尋。語脉亦有爲南華轉身吐氣處乎。余曰。他人以已解莊。而蘊公以莊解莊。蘊公潔淨有道人。此註亦從三十年破我。得來耳。如郭象爲東海王越主簿。素論去之。呂惠卿王雱當權。薰灼銅在黑暗鉄圍中。不能出。彼方求蘊公懺罪不暇。何暇對塵而論南華哉。卽有諸註。覆酒家罇可矣。

王節婦完節編敘

蓋聞易著從一之父。詩咏靡他之什。或尅面引鏡。或焚耳用刀。或斷髮告誠。或截鼻見旨。誘之占士。而蘭蕙不改其芳。說以大人。而薑桂彌植其性。啾啾涕泣。豈惟行路傷神。慷慨從容。直使閨房祇節。厥有袁氏。實嗣徽音。蜀袁氏者。司徒俞庭之女。茂才王賓之妻也。亂桑嘉弱。并婉發。傳綜師氏之訓。動符女史之箴。叶吉鳳占。通名雁幣。采蘋采藻。奉君子之清塵。鼓瑟鼓琴。得大家之雅度。千秋信誓。松柏結爲同心。二豎見殃。芙蓉損其並蒂。含啼掩抑。願影低迷。首似蓬飛。心逾荼苦。玉韞弛而不御。錦帶委以下垂。蟲挂明璫。塵栖綦履。厓坐漆燈之側。滅餐總帳之旁。無意人間。願從地下。宗親曲爲勸解。死生幸緩須臾。或趙氏之孤可存。則若敖之鬼未餒。何期兩嗣連作下殤。龍劍入津。雌雄拆偶。峭琅斷玦。子母分飛。恨鳴晨之太殘。嗟螟蛉之空祝。心灰意迄。淚碧腸枯。鬼伯侵尋。司命無主。嗚呼痛哉。昔阮瑀沒而魏文悼其殘婦。任咸逝而潘岳哭其寡妻。然而穉女始孩。群兒滿眼。非若隻鷺單鵠。驟分破鏡之中。兼之一邪二雛。復

攫覆巢之下。伊誰舉。案若個。牽衣慘旣非常。命亦隨盡。
倘使邦君舉。旌廬之典。天子頒表墓之書。幼婦摘辭。
貞姑賜號。流傳青史。應知骨有餘香。相見黃泉。畢竟面
無慙色。敢鐫琬琰。以俟丹青。

卧遊清福編序

俞使君宰華亭之三年。政潔而民酥。絃歌之暇。手纂卧
遊清福編。命陳子序之。余聞之。名山洞府。造物不付之
冠劍車騎貴人。而私之隱君子。此語似有致。而實否否。
夫王公大人之游。或侍宸輿。或領使節。屯軍駐驛。問俗
褰帷。小有未濟。則兵丁曹伍。腰鎌負錡。而前導之。能使
目與足兩無憾。而後止。若蓬霍逸民。不過三尺筇。與一
鞦韆耳。歷覽幾何。而辱之曰游。則不得不退尋紙上之
陳跡。而指數之曰。是某水。是某丘。若置其身於空青鈍
碧之間。以稍自寬云耳。則卧遊編者。冠劍車騎貴人可
無。而隱君子不可不有也。且山遊之難。我知之矣。巨靈
五丁洗鑿之地。半出於神鬼護呵。俗子命車。則風雷雨
電隨其後。非夙具靈根者。不能遊。孫岩虎窟。蛟穴鼉宮。
與夫族冢叢祠之林。狐狸嘯而鵲鵲啼。非有胆智者。不
能遊。棧腐梯殘。葛枯蘿脆。非捷如猿鳥而頑如樵牧者。
不能遊。寒暑載途。變色而進。喘不續吁。胸與膝拄。非精
爽壯旺而好奇者。不能遊。諸遊具矣。而糾于俗務。頓于
老病。左于非時。其則與盡有才盡才盡者。山川之秀。亦

盡而遊不必記。記不必文者多矣。甚矣遊之難也。非遊之難也。難于上帝之清福也。嗟乎。自古山川幻住。陵谷變遷。海底塵飛。蓬萊水淺。即天地且無所恃以久存。而何況山川。又何況遊者。嘗試訪古今游客姓氏於什碑斷礎中。野艸夕陽。冥冥漠漠。而幸有一二記遊尚在。則晉人酒雲。肅月。討松論桂之意。彷彿可求。而穆王八駿之所未巡。秦隋六龍之所不及。臨幸者皆得與巢公一巢壺公一壺共縮而游之。几上比之王玄仲舉烟爲信。韓昌黎慟哭絕書。詎爲勞逸哉。是編也。無問隱君子與冠劍車騎貴人。但有清福者。然後出此以授之。

游喚序
名山大川。特水地二大中之一隅耳。其旋轉生滅多賴風輪風輪何在。則文人才子之筆是也。王季重筆悍而神清。膽怒而眼俊。其游天台雁蕩諸山。時懦時壯。時嘖時喜。時咲時啼。時驚時怖。時呵時罵。時挺險而鬼。時蹈虛而仙。其經遊處。非特樵人不經。古人不歷。即混沌以來山靈數千年。未嘗遇此品題。知已大抵山川有眉目。借人而發。又無口。借人而言。若游者非文人才子。正如醉夢人。夢骨以爲丘陵。夢髮以爲草木。夢耳鼻以爲洞門。夢口以爲河。夢舌以爲沙。夢眼以爲日月。夢氣以爲雲霧。困極迷離。游而不得出。則鬱語沸發。輒以一喚爲幸。問其夢何狀。則欠伸咄張。莫能名其所以。俗兒見山迫欲歸。歸則憤憤如故者。何以異此。更有強作解人。漫無可否。每輒言佳。此山水中鄉愿。王季重倔強猶晉。不屑也。季重此記。原以喚舊游。王謝諸人。豈喚此等輩哉。

王緱山紀游稿序

谷游有二品。而今加三焉。賈之裝游也。客之舌游也。而又有操其邊幅之技。左挈賈而右挈客。陽吹其舌于風。騷而陰實其裝于稠。橐施于今而遊道辱矣。吳人遊者。始于季札。彼豈其得已哉。覽國之難。而巽迹以逃。當是時。可以高枕而卧。季子之影。老于太湖之濱矣。今游士非獨產吳。然出無津梁。往往藉口于長氏。以爲游祖。馬蹄車轂。陵兢道傍。甚者青山白雲。不以稅駕。而馳駛長安。中如深帷卧榻。青蓮有云。但識金馬門。誰知蓬萊山。游道之賤也。寧獨今日哉。王子辰玉。以許邁之骨。挾宗炳之好。帶五湖芥五嶽。欲以汗漫之觀。悉收而羅之。雙曉而緣。且小礙。今稍露一兩斑于游記中。讀其言。可謂口爲綉。筆爲綠矣。立長安四虛之衡。耳目手足。不爲洛塵所埋。而鴻飛蟬嘯。時軒然于烟霏林靄之間。高情拔韵。何其處躁而彌靜也。余與長孺之嗜游也。與王子同。近者又更其嗜。而爲倦草芥。撫躬落落。有深意欲遠游。則以床頭老易。及王子游山記。展讀數行。未嘗不置我于雲梢鳥背。上矣。候他日天下游道少清。我當從爾。

騎。淡。莽。之。馬。相。與。窮。無。窮。而。極。無。極。不。然。如。黃。冠。解。瓢。笠。而。乞。外。護。緇。衣。謝。鉢。中。之。餐。桑。下。之。宿。而。託。棲。齋。宮。游。人。脫。跡。山。中。而。錯。跡。山。外。皆。余。所。不。能。解。而。亦。余。之。不。敢。從。者。焉。游。倦。矣。予。且。解。車。休。馬。手。王。子。紀。遊。一。編。瞞。睡。半。生。毋。與。客。賈。肩。隨。而。趨。爲。青。蓮。老。人。所。笑。

史翰林致身錄序

儒曩者撰有建文史待。曰遜國編年。曰報國列傳。曰定論。如請復廟號。請補實錄。請省諸忠臣子孫還籍是也。曰傳疑。如金川門獻降。或云帝赴火。或云出亡。疑信參半是也。今得先朝史仲彬致身錄。而革除君臣生死之際了然矣。帝之出亡也。建文夏六月庚申十三日也。以未時從鬼門出。從者由水關御溝出。暮薄會于神樂觀之西房。比時願扈駕者二十二人。其與帝同視髮者三人。吳王教授楊應能。編修程渝。稱比丘御史。葉希賢稱道人。往來道路給運者七人。徐王府賓輔史仲彬。刑部司務馮灌。稱塞馬先生。時稱馮翁。稱馬公。時稱馬二子。中書舍人郭節。稱雪庵。時稱雪和尚。宋和稱雲門生。時稱稽山主人。稱槎道人。編修趙天泰。適衣葛。稱葛衣翁。時稱天肖子。欽天監正王之臣家世補鍋。稱老補鍋。鎮撫牛景先。稱東湖樵。時稱東湖主人。其他如廖平。金焦。王良。蔡運。梁田玉。梁良玉。梁中節。王資。劉仲。鄭洽。何州。各徐散四方。逞爲應援。其姓氏爵里具核在錄中。皆革除志。吾學編所不載也。帝初欲依西平侯。

不可欲依浦江鄭氏。不可。史仲彬迎至吳江之黃溪。忽聞成祖追彬勅命。帝逸去。諸君子刻日訂期尋。帝于滇南。于襄陽。于重慶。于白龍山。于浪穹之深林。于逆旅之客舍。不遇。則泣禱鬼神。徧詢之樵翁牧豎。遇則或目成。或隱聲泣。或同宿。或分行。或行乞于市。或結草廬以待。帝或懷棖脯以獻。帝或紉衣補履以進。帝或病而旋歿。或合而旋離。號號索索。惟恐捕者之覺。而掩其後。抑何險也。又何憊也。昔晉重耳奔狄。從者五士。其餘不名數十人。齊田橫奔海島上。二客與五百人。皆自到此。二事嘗恨史佚其姓名。最爲千古奇痛。倘史公致身錄不存。卽諸君子幾與重耳田橫客等耳。嗟乎。建文帝生不望重耳之反國。歿不及田橫之王者。葬獨其竄伏崎嶇。能使二十二人者。君亡與亡。君存與存。詭姓名。屏聲跡。歷萬里而不渝。誓九死而不悔。其究君與臣兩全。七尺與十族。無剛鬚屠滅之慘。視黃練方鐵。慷慨就死者。不更難乎。當成祖遣尚書胡濙行遊天下。訪求張三丰。意蓋踪跡。建文帝也。都御史陳瑛。鍛鍊諸忠臣獄。凡有片紙株連者。小則誅一家。大則空一村。

瓜蔓之抄。殆無寧日。史公爲仇所訟。寧獄死。終噤不自明。其精忠隱德。蓋如此。迄今二百餘年。史氏以家藏秘本。合于焦先生茅山所得。無毫髮差誤。乃不諱而行之。此天之所以哀憐。建文帝失國之無罪。又憐二十二人之泯泯無聞。而呵護此書。以待史氏之子孫。并揭于天下。萬世也。致身錄一出。不惟見建文帝得士之報。而。成祖亦且并白殺侄之名。其關係本朝正史甚鉅。故草莽臣儒。敘其錄而傳之。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史公爲仇所訟 寧獄死 終噤不自明 其精忠隱德 蓋如此 迄今二百餘年 史氏以家藏秘本 合于焦先生茅山所得 無毫髮差誤 乃不諱而行之 此天之所以哀憐 建文帝失國之無罪 又憐二十二人之泯泯無聞 而呵護此書 以待史氏之子孫 并揭于天下 萬世也 致身錄一出 不惟見建文帝得士之報 而。成祖亦且并白殺侄之名 其關係本朝正史甚鉅 故草莽臣儒 敘其錄而傳之

皇明應謚名臣錄序

武林林貞伯先生。博綜古今。而尤留心國朝史學。每當簿書之暇。輒翻討朝家掌故。以及郡牒家乘。稗官野史之書。無不哀集而刪纂之。其富垂及三百卷。秘不視人。今所刻皇明應謚名臣錄。特其史函之一耳。陳子曰。謚法人主之春秋也。而貞伯得無僭乎。貞伯曰。僭者。借竊賞罰之謂也。今有袞而無鉞。善善長而惡惡短。猶然春秋之旨也。陳子曰。國制三品以下無謚焉。而擬及于下僚布衣者。何也。貞伯曰。昔者范平以邑長謚文正。廣說以隱君謚貞節。徐積以教授謚節孝。林通以處士謚和靖。此非三品所得而限也。陳子曰。是古人也。而今之制。合歟。貞伯曰。陳獻章不謚文恭乎。胡居仁不謚文敬乎。今皇上近典。可按矣。陳子曰。此從祀孔廟兩先生也。而諸君烏得而盡擬之。貞伯曰。兩先生以空言錫特典。復賜上謚。而文臣勞臣與死節之臣。顧反俛首出其下。卽兩先生寧詎晏然而已也。此四科之所以列也。陳子曰。謚法禮曹主議。史官主擬。禮垣主駁。閣臣主衷。夫旣或治之矣。而子何居。貞伯曰。頃者會議應謚諸

臣如伍文定等凡二十九人而二十九人外其遺者尚
多也。詳于三十一年以後而略于三十一年以前者亦
尚多也。議者議擬者擬駁者駁衷者衷迄于今寂寂如
故矣。陳子曰諸君子之子孫安在而貞伯代之鳴貞伯
曰子孫或束于禁例不敢請或貧弱不能請或能請而
挾故挾賢最下挾貴賢者厭其煩苛者索其瑕于是創
爲五年類題之制停一人而并罷他人罷後人而并停
前人此其故難言哉。陳子曰乞謚者子孫而壞謚者亦
子孫然則謚將終已乎貞伯曰烏可已也。生有號以法
日也謂日未出而明也死有謚以法月也月既入而光
有餘也日月可廢則號與謚亦可廢也特以愛憎多則
不得謚議論多則不得謚長厚者少而刻深者多則不
得謚能察者少而衆好惡者多則不得謚諸百年之故
實者少而徇目前之草野者多則不得謚甚矣謚之難
也。陳子曰謚難矣盍亦私裁而私謚之貞伯曰柳下之
謚惠黔婁之謚康出于妻孟東野之貞曜出于友王通
之文中出于門生朱穆之于暉朱邑之于穆出于子秦
法于議父且不可而况友議友妻議夫門生議其師乎。

嗟乎公謚廢則私謚興惡謚隱則美謚屈貞伯之纂是
錄也一以發名公之潛一以伸孝子之志一以補金匱
之遺一以聽斧展之斷倘有宏覽博物君子相與確訂
而廣蒐之諸公可以不死矣若夫革除名賢貞伯已列
史函中蓋夫人而皆節義也則夫人而皆謚也不具書

康先生募勸義穀敘

古人備荒者莫善於李愷之平糶。耿壽昌之常平。朱考亭之社倉法。吾朝師其遺意。周公忱請建預備倉于州縣。王公廷相請立社倉于村落。似可鑒鑒施行矣。第于錢家迫于漁利。而緩于市義。鄉豪不願倡。姦戶不肯償。社倉之法徒虛飯耳。獨預備倉歲有積儲。不出于官。而出于贖。官欲改陳易新。則米穀化而爲金錢矣。有司弊不響之鐘。胥吏填無廢之壑。那移影射。侵尅支吾。蠹蝗不在天。螫騰不在田。雀鼠不在倉。皆人爲之也。至於水旱一來。公私告罄。橫眉束手。付之莫可。誰何不得已。請賑請蠲。豈能朝發而夕下哉。卽下矣。司農豈能遂覆卽覆矣。臺察豈能遂行卽行矣。荒熟豈能遂勘卽勘矣。分數豈能遂核卽核矣。曰折曰帶。曰停皆爲有田者設也。而非爲無田者設也。雖散粟煮糜。僅博升斗。寧融緩須臾。無死其不幸而僵仆。下沈藉溝中者。可勝道哉。吳蒙康先生江右大儒也。經明行修。而尤蒿心于荒政。戊子歲大稔。先生始而甯產糶。繼而鬻沼。減膳以助之。分麥以給之。又籍其里中無告者。泣呈之縣大夫。頒賑

有差。垂數年。而又有備義穀之舉。時二子吾仰楚中。節縮飲食。得穀百斛。及來年。再得百斛。而又耻獨爲君子也。爲募疏。爲勸俗歌。譬之星星之火。似覺無多。然炎崑岡。灼鄧林。皆是物矣。陸賈尉陀之裝。遁食三子以爲樂。而不及族。范希文義田。贍族而不及鄉。晏子内外待以舉火者。若而人。而不及荒。康先生空山寒布衣。周密懇至。乃如此。豈非難之難者乎。自先生倡舉後。仲子穗與奉常少府諸君。廣而演之。遂成康氏義田。乃紉立則自先生募勸。始嗟夫。歲不登望之君。君聽高望之官。官泄泄望之吏。吏姦百出。望之間史。鄉三老。間史鄉三老。多私少公。則望之宗長者。若使宗長者盡如康先生父子。同姓異姓。豈必報名于有司。仰給于官。帑上無踏勘。查核之煩。下無奔走候領之苦。以族救族。以鄉救鄉。視州縣之預備村落之社倉。名存而實亡者。相去萬萬矣。今士大夫脂田美宅。肥馬輕裘。陳陳紅腐之積。動以千百計。而坐視宗黨之厄。羸瘠墨如路人。如秦越。對面不顰蹙。轉睫不涕下者。是皆康先生之罪人也。帝臨下土。必視其德之所施。真偽廣狹。以爲食報之遠近。先生非牟

利非噉名。非索報于鬼神上帝。無爲而爲善之最大者也。天胙後賢。竟以成先生之志。推此行之天下。續命丹活人。譜豈有量哉。

卷三

序

三

康光緒二十五年

俠林序

天上無雷霆。則人間無俠客。伊尹。俠祖也。子與氏。推以聖之任。而任俠從此昉矣。微獨孟氏。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孔子一匹夫。而創二百四十年之春秋。知我惟命。罪我惟命。夫誰得而奪之。若其墮三都。却萊夷。沐浴而告三子。直俠中之餘事耳。太史公慷慨爲李將軍游說。下蠶室。一時無賢豪可緩急。雅慕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俯仰悲悼。作游俠傳。說者謂此等儒不道。吏不赦。使儒夫曲士。貌聖賢之虛名。而不得爆然一見豪傑非常之作用。有卿雲甘露。無迅雷疾霆。豈天之化工也哉。人生精神意氣。識量膽決。相輔而行。相軋而出。子俠乃孝。臣俠乃忠。友俠乃信。貧賤非俠不振。患難非俠不赴。閭閻非俠不解。怨非俠不報。恩非俠不酬。冤非俠不伸。情非俠不令。禍亂非俠不克。古來自伊尹。孔孟而後。上至纓綬。下至岩谷。以及婦人女子。并髦之流。何代無俠。何俠不奇。特未有拈出之以振世人之耳目者。此洪世恬俠林之所由作也。世恬新安有道士也。家貧而行潔。博學而好奇。辛苦數十年。纂成

俠林若干卷。徒步走雲間。以示陳子。陳子曰。人心平。雷不鳴。吏得職。俠不出客。有俠。俠有林。似非世道之幸也。吾私憂竊有二。慕聖賢者。學中行不得。流而爲鄉愿。又流而爲鄙夫。慕豪傑者。學任俠不得。流而爲奸雄。又流而爲盜賊。君獨無慮此乎。世恬曰。此正余之志也。余慕是書。爲真俠。提。榜。樣。正。爲。僞。俠。峻。隄。防。耳。自世之有僞俠也。小則鬪雞走狗。呼盧擊鞠。詬罵呌嘯。爲市井白徒。惡少年大則探丸發塚。焚海鑄錢。結游微爲聲援。倚巨室爲庇蔭。亡命山海。流言輦輶。刺姦司直。莫可誰何。而甚有士大夫。非狎非狂。不夷不惠。外若披胆。內實負心。以此命俠。乃郭解魯朱家鬼所唾也。俠以忠孝廉潔爲根。以言必信。行必果。爲幹。以不矜其能。不伐其德。始英雄終神仙。爲果。雖未必事事步趨聖賢。若以豪傑識豪傑。則索之俠林而有餘矣。善乎古之狀俠也。曰俠氣。曰俠腸。曰俠骨。深沉擎斂。如老氏之處柔。伏生之不關。而一然諾。萬人必往。一叱咤。千人自廢。惟天壤間大有心人。正大力人。今虬髯。竭張。鳩。眼。鷹。視。浮。態。盈。于。太。室。惡聲沸于滿座。吾得而相之。吾亦得而易視之。此不足

以洪文士之筆鋒膏豪士之劍血。適以決裂四維。抵觸三尺而已。俠云乎哉。俠云乎哉。余少好任俠。老覺身心如死灰。頃讀俠林類。廬岳道人聽下界。霹靂鬪。僅同嬰兒啼。了不爲異。然人間多有怖而失箸者。則俠林震世之力大矣。故諾洪君之請而爲之序。

賀福建南大中丞平紅夷序

天王神武。震疊百蠻。凡日所出入之邦。皆納賁獻琛。罔敢有越厥志。自遼黔告警。內外單空。大中丞南公。節鎮閩中。深維調募飛輓之苦。絕口不忍言兵。一切與吏氓綏靜。休息爲主。會紅夷抄掠海上。勢難復追。天誅公曰。此夷高準。強眼赤髮。種落名號。不載職方部中。舌人未嘗譯而問焉者也。邇來借市爲名。剽漁劫掠。城城彭湖。三載于茲。福興漳泉之咽喉梗矣。前商公遣說士傳諭。旋去旋來。觀井負隅。桀驁自若。蓋夷所恃者有三。一曰。艦其高如山。其驚海道如地。一曰。巨銃長丈有咫。能毒人于二十里外。一曰。堅城。城則孤懸島中。艦則環匝城外。以火器爲長技。以酋長高文律爲腹心。以奸民洪燦仔池貴等爲耳目。以倭奴番鬼爲爪牙。橫行四出。莫敢誰何。彼直賜離視我度。不能出沒風濤。環甲死戰耳。公赫然震怒。誓衆擣巢。夷遣燦貴等賫書至。獻番鏡夷鳥獻珊瑚明珠。公咲曰。聖王不貴奇貨。不寶遠物。蠢爾小醜。敢挾珍玩。啖我乎。焚賄斬使。無市法。亦無撫法。夷乃入犯中左。以扼我師。公密授諸將吏方略。鈞致二夷。

艦焚其一。燬其半。函斬六十餘級。生擒高文律以歸。弟妖黨雖殄。寇穴尚存。公遴選千三百銳士。募漁師佐之。夜濟中洋。突入鎮海港。烟焰翳天。呼噪震地。前茅後勁。分路夾攻。又張左右翼。直據山椒。壘石爲城。以瞰動靜。而令游兵尾擊之。犁沉之。忽見十三艦海外揚帆而來。夷可二千餘。倭可百餘。勢復張甚。公檄水陸並進。更奮火器以擾其營。射校犄角以斷其援。樵汲不通。聲耗不屬。外艦猝不得泊。則孤城力不能支。夷始大怖。請緩師。請墮城。請還信地。請歸所掠商人。公姑許以示羈縻。而高文律未燬之城樓。立遣健兒猱升而上。且曳且焚。而夷之巢穴一空矣。是夕大小夷船悉鳥驚鼠竄而去。此甲子七月十二日事也。功成以後。公區畫善後事宜。不欲上倖宣捷。識者曰。古戎夷不恭。則必戮之原野。肆之市朝。卽水西東省。毛將軍具有近事。械送闕庭。况夷隣浙有鑛盜。粵有溥夷。相望有日本。暹羅琉球諸國。伺察觀變。恐生戎心。此不當宣示遠近。一張我武之維揚乎。露布馳聞。天子御門告廟。優詔敘勲。谷有差。初紅夷發難。或云許市便。或云聽其往來。粵閩間便。公決策進。

勦蹙之中流則裴晉公淮蔡之斷也浮一葉之舟破萬里之浪飛渡金門躬提桴鼓則祖述中流之擊楫也入虎穴焚鳥巢兵法所謂以水攻者強以火攻者明則王濬樓船之水軍也兵餉甲仗蒙衝游艇走舸之屬不請內帑不耗縣官金錢纖悉從部署節省中來則陶太尉之竹頭木屑也撤其壁壘燔其寶貨則張奐之馬不入廐金不入懷也來則拒之去則勿追談咲指揮戎索在手則武侯之羽扇綸巾也膚功既奏公遜之文武將吏更推本于前中丞商公直指蔣公辭封避賞則大樹將軍之不伐也公非惟不有其功并不有其名華胄剛經百煉氣備四時遠夷憚其英風諸執事服其德度詩云赫赫南仲猷猷于襄其公之謂乎是役也行且盟河山胙茅土旌儒帥勸勞臣而雅非公之志也故福郡守陸公等徵文琢石敘公之憂勤機略如此若夫摩崖天齊可銘可書則有當代立言之君子在

序

三九

賀郡司寇毛公奏績序

賀郡司寇毛公奏績序
替者王烈陳寔以義行聞太原潁川間諸有爭訟曉譬曲直或望廬而還或至途而返甚且愧而請曰刑戮是甘乞勿使彥方伸弓知之及宋洛陽而猶有懼司馬端明邵先生知者夫諸君子第不過獨行處士耳今郡國長吏之化其權重於處士而諸逢掖之遵禮蹈義行已有耻豈忍遽出潁川洛陽細民下然畏彼而不畏此者何也則刑設而禮不足也郡司理毛公三載奏最先後積臺使慰荐剡牘以數十計皆交口誦公有大體有特操有沉識有兼才遠近識牒悉絜平亭而余獨雅重公孳孳文學斷獄引經非近代名法家所敢望者夫古者禮與刑相爲表裏辟雍之設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紂惡士不帥教者以告于王王親視之國之右鄉移之左國之左鄉移之右甚且移郊移遂屏弗與士齒蓋議禮則刑後之議民則士先之子產鑄刑書而不忍毀學校者正謂刑以繩中人而禮以圉君子士君子若有廉耻重畏法之意父詔其子兄詔其弟朋友詔其曹偶老幼賢愚更相告語以足不入公府終身不見大吏爲吉祥

善事而刑不足措。輟輓近士不古。古所謂望廬而還及途而返者。今且履相嚙於郡邑之庭。里父老謹畏者。竊竊指之曰。夫夫也。鄉校之雋也。而所爲若是。子與毋而在。必且更徙而去之。必子賤父事兄事者五人。姬公吐握執贊而朝者百人。度一切閉門謝之矣。毛公嘆曰。此非士之過也。有司一有輕士心。稍可緣飾吏治者。輒捷手不復道。而法吏則去士更遠。卽庭謁形神不相親。而余獨否否。公以名經術起家。分校閭棘。海內經生爭誦式之。如漢推毛公。而公又雅意人才。羣諸髦廩之官。而曉上下其文。家被寃者。澣之寔不能治。家人產者。恥之。其風習太甚者。脩上當道。教誡之。又捐俸及贖。暖以新學宮。梓文正集。創烈婦祠。簡奇擢秀之外。輔之以彰教。化俗。其意表甚遠。故士民之歌而誦公不減子產。而其畏公知更甚於畏彥。方仲弓。邵先生之知也。諸博士曰。善必子言信而有徵。請以是賀公。并上之司封氏。

贈味淡康公序

江右味淡康公。由瑞安調劇嘉善邑。赫然著卓異聲。得制詞甚敏。武林二陸走雲間。徵文陳子以賀公曰。是中表兄弟。張如斗如藩所轉屬也。陳子曰。浙中多魁人。巨公不他屬。而徵之山澤之癯者何。二陸曰。吾嘗讀康吳蒙先生等義一編而異之。其敘則子也。子無辭。初萬曆甲申。康公試童子科。值雲臺張公爲太守。公隨試。慘飲不入口。力疾草二義。納吏人手。太守望見訝曰。第三題尚未下。生豈曳白去耶。追之反。讀至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篇曰。逃天下者。與天下絕。逃天下於天下者。又與天下同。太守拍案曰。奇士也。更試之。文立奏。則又奇。抵暮還署。袖其文以示二子。務令讀上口。卽之超之。越也。又傳玩其文於逢掖縉紳間。特拔爲冠軍。於是曹耦物色公者滿戶外。初則疑信參半。已而心口無異詞。聲價煒燁矣。丙午舉於鄉。張公備兵淮楊。聞之。酌酒相賀。梓其文以行。比南宮下第。公歸內愧。遂巡不敢謁。第遣尺書報開。而張公已預勅闈者。康孝廉至。亟爲通。不得已詣門。張公傾身相接。談飲數日餘。慰勞彌至。及已未。

咸進士。張公先已游岱矣。四歲薨。孤一棺淺土。登龍無
客。庭雀可羅。公千里專使捧辭香。平公三詞。淒絕。迨公
卒。嘉善。謁臺察於武林。過張公家。啼噓饋奠。曰。昨暮。獲
舟師門。夢師肅衣冠坐郡堂。余青衿長跼。師正色曰。子
文字中是非未定。某對曰。如某卷是非已定矣。旋夢覺。
兩頰猶有淚痕。因執斗藩兄弟手。俯仰熟視者久之。修
世講禮而退。里中環聚擁觀者。莫不嘆康公高義。而且
服。張參知知人能得士也。公與斗藩握手不忍別。謀之
楊仲堅。欲携藩教之官署中。藩難於去母而止。又爲事
之孫規進取。至於亟問亟餽。則又復指難數矣。公嘗言。
苦心制舉時。火候適到。非遇知己。不能自信。卽意興亦
不能自豪。楊仲堅劉抑之兩公。雖嘗拂拭羽毛。至於解
我掣轡。遠縱霄漢。載我以垂天之雲。盪我以萬里之風。
獨張公一人耳。夫大丈夫落落塵埃。苦無根蒂。低頭跼
青。知遇實難。故管人感知報恩。有如姚泓之省疾拜於
床下者。有如員半千何彥先成服罪喪者。有如孔璠上
書請謚請旌廬者。而末世不祥。甚則攻座師。彈舉主。逢
蒙之矢。加於平生待達之異知。而不顧天下非咲者是。

皆康公之罪人也。呂氏曰。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君子
不與交友。賢主弗內之朝。司馬溫公曰。背師賣友之人。
爲子必不孝。爲臣必不忠。言哉。言乎。使世而皆康公若
也。翟公不必有署門書。劉孝標不必有絕交論。在三之
義。揭日月而明中天。其關繫世教。豈細故哉。若公三載
素最。則兩邑之口碑。後先臺察之荐牘。故在不具書。

賀錢公大拜序

今皇上好讀史書焚香告帝手拈六相于金甌中吾鄉機山錢公特膺首簡歲在戊辰正屬龍飛紀元之始聖人在上時乘六龍以御天錢公應之矣往公侍

神嘉講幄威儀凝重音吐安詳左右睨而指之曰此太平宰相也乃延推兩格于鄉衮祝奪再忤于權璫公閉門謝客噤同寒蟬幾冷春明之夢矣上忽遣使者敦召公于田間公雖謙讓未遑而雅意亦欲陳子一言之贈于是親友彈冠者徵以詞管王文成告楊遠翁云

龍谷先生集

卷三

序

三

君子之致權也有道示之無不受之量以容其情擴之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神之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此言似矣而非相臣之大根本也根本何在曰清是已公生平狷潔自好未嘗先容于許史厚援于金張拔自宸衷起家最稱粹白甫聞命即日榜示司關四方士大夫遺賈者納牘反壁秋毫莫敢溷公皆及途望廬而返公根本既清近能使一鄉藜藿不采遠能使百僚心神俱肅而何以權爲哉相臣府權其說始于鮑叔曰管仲之爲人也能不失國柄

龍谷先生集

卷三

序

三

三

而后乃發于王文成文成恨瑾燬甚張相非權不能充亂今上奪威福之柄于婦寺之手以還之閣中又奪閣中是非之柄于稱功誦德之口以還之新執政救時者不敢權亦不必權惟有以公之清恕助皇上之寬慈以公之清約助皇上之節儉以公之清坦助皇上之平康以公之清鑒助皇上之精明以公之清謹助皇上之兢兢業業舍一清而外豈別有謬巧卓詭之相謨哉即目前忠魂未盡褒卹謫籍未盡延登譬諸天地陽春之候草木怒生石可壓乎魚龍怒飛水可來乎特俟公入朝而陛密密挽回調衆憤釋群疑雲霧不待暄而消日月不待揭而朗風霆不待轟而疾得人者昌順人者祥人情平而天下靡所不平矣或曰剝復初交談何容易而余獨謂公之救時無難者有故公之清非脫粟布被纖膏不近情之謂也清于家如晏平仲之三族萬石君之子弟司馬君實之僮僕何待公而始訓勅也清于朝如子罕之玉楊震之金鍾離意之珠璣何待公而始謝絕也無欲自無猜無猜自無黨無黨自無爭無爭自無事上嘆曰爲君難已得公何難也公

亦稽首曰爲臣不易今得事真堯舜曷爲其不易也
君臣相遇心迹雙清亞相可上相亦可鹽梅可薑桂亦
可行直道之三代可法成功之四時亦可而權何與焉
大抵宰天下原有正局全局未論任先論清清人之所
必不能清然後能任人之所必不能任塗最夷術最簡
公已預定于文正秀才之時武侯初出草廬之日矣况
上且駢除穢濁以待公地乎人種而我穫之猶曰人所
貽也皇上穫之而公食之可不謂天授公哉吾故曰
公之出而救時無難也

贈汪內史奉使五方序

新安柱南汪公儀顓岸偉深沉有大度績文濯行何太
宰聘修銓部志志成典核精麗拜文華殿中書會殿工
畀新催督綾紗薛司空心屬公推轂之遂有是命出使
吳越閩楚豫章間公至松見郡邑長而後謝絕供帳觴
飲及一切徵逐之煩但杜門避暑而已上下樂其不擾
爭挽行帷而公以王命不宿別陳子首途微一言爲
贈今天下無地不難無官不難公上迫簡書功令之
重下憫民間行桡之空心口齟齬文牒往復此役良非
易易而余獨私爲公幸之夫詩咏皇華咨諏謀度爲主
臣出使而作也男子始生懸弧矢於門庭以明丈夫存
事於四方也今公以才能奉使而當丈夫之壯遊前有
輿後有騎所至兵僧曹伍續食郊迎既不煩謁屨扶策
又不煩伐山開道探奇弔古見之謳吟咏歌豈必美在
璧之謝切興圖壁之宗少文哉一快也公負好古之癖
凡遇經畬史數以及竹簡韋編靈文秘檢之屬生平耳
目所不經見者皆得從容購訪而抄錄之以腹笥兼持
秘書其載籍幾與張司空李郭侯等二快也吳越閩楚

豫章皆人才文獻所自出。其間多名卿上衮。潛夫大儒。公加意延攬。以展其識。荆御李之誠小者。資切磋大者。告之當事。以備朝廷。異日緩急。用不勝彌生之懷。刺張敬夫之夾袋乎。三快也。古人有言。人生無他願。願讀盡天下好書。識盡天下好人。遊盡天下好山水。夫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杜南公此行。庶幾足以當之。無負王命。無負異人。異書好山好水。視嚴先生州有九遊。其八相去不遠矣。公歸以五方游記示余。余當敘而行之。以告大壤。遇而咲黃鵠尺鷃。而咲大鵬者。公其

余言否

賀京山鄭侯榮封序

京山鄭使君宰青谿。凡三月。肅迎兩尊人至。不再月。又迎封典至。白晝朱衣。指笏馬上。自郊徂邑。麾幢笳鼓。而前導之。使君稽首面闕。謝邑人懽譟擁觀者以萬餘。曰。鄭使君官可及年少不可及也。又曰。太公年甫壯。遂邀天子之譽詞。又適在子舍。此二百年曠典。異數尤不可及也。使君少年能驚憚悍奴老吏。又能悚服士大夫之耆舊而賢者。願謂余曰。濂洛書申韓法似不足以治天下。莫若善推其情而設身處之。蘓長公之文妙在得情。乃理縣譜也。念青谿貧。凡有兩造。不遺隸勾攝。遣伍伯如期。卽止不株蔓。不耽延。立訊數言。洞見其表裏毫末。如法卽止。贖暖榜之縣壁。明示無所取。如案具卽止。徵賦以新舊熟荒爲差等。如額卽止。使者之厨傳供帳。不敢過益。亦不敢過損。如禮卽止。其他文學孝秀以稅奏爲從容談說理解。而暇則篝燈講書。卽嚴寒奇暑。永夜不輟聲。其文自開自闢。自靈自異。不隨世笑啼。其識度淹雅冲夷。絕無恢浮饒岸不下人之色。操此治邑。積而上上考。以疏榮其親。度何難者。而交口豔羨。

之何也。夫國家設封爵。鼓舞忠孝。內外莫皆緣人情而
 推之。然非三載最。不獲請。或挂彈駁。不獲請。或臺劾薦。
 而中凡之不獲請。或遷除驟而格于令甲。不獲請。或不
 及與朝廷吉祥善事。不獲請。他人所難。鄭使君得之獨
 易。又得之未下車。未奏滿之先。此同籍東諸侯所不敢
 望也。吾嘗嘆白頭上衮。偃偻政事堂。抑五道黃昏文書。
 內恐獲譽于宮府。外恐見詠于少年。此爲親地乎。抑隱
 忍爲子孫。丐陰地乎。夫子而孫孫。而至于耳孫。謂目不
 得見而耳聞之也。與其經營數十年後。不可知之誰何。
 人何如。鄭使君及身而榮。父母又何如。及父母之見在。
 而以半通之綸。三釜之養。百拜而庭獻之爲快哉。使君
 曰。子產相鄭。羨慕不生。鳴梟不至。今我青谿之治。何如。
 僑吾年雖少。視子奇十九治阿。周公瑾二十四而經略
 中原。則已老矣。早掇一命。以榮親寧。竟僕始願乎。區區
 之願。懸三無私待民。懸三不朽自待少。而壯壯而晚度。
 必大有所建明。以報我君父者。而今遂引美言見市。
 何賀之早也。陳子聞之曰。鄭使君不恃早達。而期晚成。
 微庭訓不至此。英雄謹于末路。國手審于收局。松栢撐

漢雲霞竟天。皆以晚故也。而又何疑于使君父子。吾且
 以晚節晚福卜之矣。

贈何承雲序

士嘗言不爲相則爲將。乃醫則二者多兼之。相壽國。醫壽人心。相等也。三軍五旅。舉而委之將。四肢百骸。舉而委之醫。任相等也。相調陰陽。將制中外。醫參虛實。功相等也。相者制治於未亂。將者圖變於預設。醫者知微於臆理。智相等也。夫醫一技耳。今且與將相絜短長而共低昂。得無重哉。余嘗心慕乎承雲。何公之醫也。公克以醫世其家。家有藏書。咸禁方奇經。多秘弗傳。公受而讀之。裁以己意。核以古法。術益精良。而公之名日益顯。于是起爲景藩御醫。聲馳吳楚間。未幾南歸。而鄉之扶疾而賴公以起者。戶滿屨矣。四方請藥者。車塞道矣。公不問貧富遠邇。求即輒應。投即輒中。故上自荐紳先生。以及細民之家。每見公必拱手加敬。稱仁人云。庚辰秋。余抱病三月。幾與鬼隣。而復值母艱。內有哀痛迫腸。外有虛熱攻體。時命大謬。謂當已耳。適余恍惚中。若有以公告者。當是時。余未識公也。及公至。按而視之。洞燭如白。日投藥試餌。應手而愈。故自今循頂至踵。得與有生之樂者。孰非公所賜耶。然則公非直與將相等也。有將相

贈何承雲序

卷三

序

贈何承雲

贈何承雲

不及公者。三將與相位。尊驕倨。每倚富貴而羞貧賤。至疾苦不相聞。而公以藥石惠及於匹夫匹婦。其不及公者一也。虛榮爵祿。執空文以綱主上。無所稱塞。而公視人若視其身。治病若治其家。德不望報。報不厚責。其不及公者二也。將相不賢。或巧撓善類。陰蝨豪傑。以快私意。而公于賢士大夫。保恤調護。畢其技能。有扶植上人之心焉。其不及公者三也。是三者公得以施于一鄉。而不能施于天下。異日不肖者。倘有進。則請法其意而廣之。公借其術以醫不肖之身。不肖借其術以醫天下人之心。庶幾有以謝公也夫。

贈何承雲序

卷三

序

贈何承雲

贈何承雲

送黃樓岩轉海州學正序

古稱吏隱者始於東方生。生以歲星游戲人間。僅與諸臣駢肩執戟。浮沉俳優中。即日索侏儒飽。亦不可得。雖然。社肉猶堪劖割。肉盡而事神仙。辟穀之術尚能却長安粟。以老今輦轂下。食大官者。無不指金馬門爲吏隱地。乃進賢冠。風塵不少矣。舉足觸途。動攫鱗甲。五斗雖貴。不幾挾明月而彈千仞之雀哉。余謂爲吏者擇隱地。莫若郡縣師儒之臣。所謂潛見半之。處于季孟之間者也。括蒼樓岩先生。禪御史公家教。以國事稱晚而好古。晚香堂集卷三序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晚香堂集序卷之三

終

里之地。六館之席。何不虛左以待。乃竟以海州往也。公嘗屏與人訪余池上。強余復理故業。余曰。子大夫皆鸚鵡之脂。孔雀之脯也。而余以蔬笋參鮮濃肥甘中。何所不可。公咲而出。公今腊脯乎。蔬笋乎。二者不可得兼。公中處而兩得之。信乎公之善擇術也。公悉其神龍之性。馴而養一博士之祿。彼且狎諸生爲海國。視長安若腐鼠。千秋者名。五斗者酒。吏隱雖貧。猶強於東方生。索飽不得者耳。東方在。且掛冠金馬門。舍社肉。還就公首宿。蓋矣。沉海州。故仲尼遇剡子處。其俗淳古。又多自宦。公晚香堂集卷三序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晚香堂集卷之四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記

重修范文正公祠堂記

萬曆甲辰御史馬公奉命按吳中興賢軌俗率先風化乃首謁范文正公先生于故祠仰視棟棟旁周門廡咸懼地不治題喟然愾嘆與郡守李侯謀所以新公祠者於是陶甃度材不半替而告成公十七代孫主奉太學生允觀十八代孫諸生必溶率族之子姓再拜徵予

晚香堂集

卷四

記

重修范文正公祠

文爲記用副御史公表章先賢鉅典予惟公事蹟載在宋史若歐陽神道碑考亭名臣錄不啻詳矣予則烏能記公獨念公少而孤貧塊處一室餽粥不贍進士解褐鬻馬徒步歸及爲執政焚黃姑蘇僅搜庫綱以散親戚閭里知舊小有俸餘捐置義田南園數畝地又推之以建郡學度公平生殆未嘗享有一日士大夫之奉者夫同一吳耳當時士大夫良田美宅與其人轉盼俱盡卽其人亡其姓名存誰復爲之禮一瓣香薦一杯水者而公之祠至今獨存百世而後御史又相與撤而更新之

則士大夫不當以此易彼明矣公爲將相時邠慶二州之民與屬邑皆畫像生祠祀公及卒羗酋數百哭如父齋三日而去祠滿海內一祠又何足爲公重輕特以吳故鄉父老丘隴所在子孫旅食於義田者歌哭祠下公其貴然而來思乎未可知也吳中祀典最著者泰伯子游暨公而三公遜田贍旅舍宅建學有泰伯之心以春秋授孫明復以中庸授張橫渠又延胡安定入太學爲諸生師濬發道脉于濂洛關陝之前其功又與子游學道相表裏豈若鄉先生沒而祭於社者等乎御史特新

晚香堂集

卷四

記

重修范文正公祠

求忠書院記

松府治之西有求忠書院者何。爲特祀逸志方先生而創也。先生生于天台。死節于金陵。於松何居。曰松有先生。後在焉。後何居。曰葉公琰。謝公鏗。張公汝弼。王公世貞。詳哉言之矣。且方氏手跡支譜甚夥。而詳先生血胤在松。則血食亦宜在松。此特祠之所由建云。當先生抗命時。魏澤以刑部尚書謫寧海尉。受詔捕方氏。幼子德宗垂九歲。澤匿之。有台人秀才余學夔者。乞食翔於市口。喃喃唱歌以諷澤。澤心動。叱曰。扶顛子去。越兩日

恥春堂集

卷四

記

三

途遇歌如前。澤知其爲義士也。乃密托德宗於余。入松江島嶼中。歷青村諸鎮。以織網買米得活。余又潛入郡屬祠部郎俞允護翼焉。時任勉爲叅政家居。聞之。就見德宗。德宗初引却。怖而欲逃。勉出。癸酉錄示之。知允與勉皆門生。乃始安。自此各爲異人。陰相往來。允妻以養女。冒俞氏。恐同姓賈禍。旋改余轉遷白沙鄉。而學夔亦遠遁。不得跡矣。德宗三子。娶俞生者。友直友諒。繼許生者。友竹。子孫繁衍。具居華亭。本末詳載譜。萬曆己酉。督學侍御楊公廷筠訪其事于松司理毛公一鷺。毛公訪

之陳子繼儒。得實。楊公捐俸三百金。馳檄立祠。復其舊衣冠。其大宗之孫顯節。而祠尚有待也。太守張公九德適至。挺身許曰。九德先生之鄉人也。德而不任。誰當任者。天以方先生六尺之孤。委之雲間。管日方氏之存滅。在魏在余。今日方氏之存滅。在我。有如聽其自續。自絕。自明自晦。豈唯塗視方先生。實與屠剪鋼禁何異。異日天子詔求先生後。其安所置對。古者愛羊及鳥。存大體也。子弟爲尸。迎生氣也。况以先生之血胤。薦先生之血食。盼蠻相屬。夫寧不歆。於是謀之華亭令聶公紹昌。綱吉鳩工。莊嚴廟貌。崇祀先生。而魏公澤。余公學夔。俞公允。任公勉。徐公善安。配焉。構以重堂。繚以峻垣。翼以兩廡。門敞而墀滌。祭炭而田餽。秋毫皆太守張公力也。祠成之日。太守以庚戌冬至。率僚屬迎主入祠。謁奠成禮。士民樂觀者萬餘人。及辛亥端午。命陳子儒爲之記。陳子再拜稽首而謝公曰。異哉此舉。昔者高皇帝以夏變夷。文皇帝以叔代侄。此古今一大闢革也。先生綬麻八闕。哭聲震殿。刀環築口。批及兩耳。收妻女。赤十族。市先生肉者。賜之金。發先生之祖骸而投之井。此古

今一大慘也。天子與孤臣爲難。豈趙朔李固比哉。子
 遺所在。前有賞。後有誅。踟天踏地。晝伏夜行。千鈞引絲。
 所餘有幾。此古今一大險也。遺脫不敢收。遺札不敢藏。
 子孫不敢自名其祖。春秋家祭。嘿對飲泣。卽有好義
 古之士。疇敢向先生禮一辨香者。此古今一大鬱也。今
 皇帝登極。首詔表章諸君子。復天台之故墟。修金陵
 之舊冢。請補賜謚。而未及子孫。特不知一塊忠義血。正
 在松耳。今二百餘丁。悉復故姓。退而耕鑿。進而絃誦。躋
 躋踰踰。歌斯哭斯。九重無必伸之威。而十族無必餒
 之鬼。此古今一大快也。忠義激而爲憤。哀相詛楚之詞。
 非後史之所必及者。與而先生俎豆儼然。箕裘無恙。以
 此調人鬼之不平。而闢百世之橫口。此古今一大繼述
 也。廟貌旣新。講學院中。瞻仰先生。則夷齊尚在同難者。
 八百七十三人。則田橫五百義士尚在。若魏若余若徐
 若任。則趙朔之杵臼程嬰李固之王成尚在此。古今一
 大榜樣也。先生爲浙中第一名儒。爲國朝第一忠臣。
 而發潛闡幽。訪求先生之後者。則督學楊公自武林。司
 理毛公自睦州。太守張公自甬東。又皆先生之鄉後進。

晚香堂集

卷四

記

五

宋忠書院

也。意者當年仗義共事諸公分身應現。或抱孤於覆巢。
 完卵之時。或報命于禁網。濶疎二百四十餘年之後。
 此古今一大因緣也。嘻。此又古今一大奇也。是故陳子
 繼儒拜命額手而爲之記。

晚香堂集

卷四

記

六

宋忠書院

重修忠肅于公墓記

萬曆甲寅。武陵楊公以御史奉命理兩浙鹽筴。下車車武林。首謁于忠肅公墓下。嘆曰。浙中伍大夫。岳武穆與公。鼎立而三。而公祠宇如陋巷矮屋。無論謁者。僮僕。凡廷有如公。肅儀擁從。出入廟中。詎此一丸土。能容數百萬風車雲馬乎。於是捐俸。命仁和令喬君。鳩聚工料。式增廓之。而此祠。歸然遂成湖上偉觀。公屬陳子碑而記之。大抵忠臣爲國。不惜死。亦不惜名。不惜歿。然後有豪傑之敢。不惜名。然後有聖賢之悶。黃河之排山倒海。是

龍香堂集

卷四

記

七

重修忠肅于公墓記

其敢也。既能伏流地中。萬三千里。又能千里一曲。是其悶也。管者土木之變。裕陵北狩。公痛哭抗疏。止南遷之議。召勤王之師。虜擁帝至大同。至宣府。至京城下。皆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此一見左傳。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公子目夷令宋人應之曰。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執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又一見廉頗傳。秦王逼趙王會渾池。廉頗送至境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又再見王旦傳。

契丹犯邊。帝幸澶州。旦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何如。帝嘿然良久。曰。立皇太子。三者公讀書得力處也。由前言之。公爲宋之目夷。由後言之。公不爲廉頗王旦。何也。嗚呼。茂陵之立而復廢。廢而復當立。誰不知之。公之議。豈出王直李侃朱英下。又豈出鍾同章綸下。蓋公相時度勢。有不當言。有不必言者。當裕陵在虜。茂陵在儲。拒父則衛輒。迎父則宋高。戰不可和。不可無一而可爲制虜地也。此不當言也。裕陵既返。見濟蕘。邸王病。天人攸歸。非裕陵而誰。又非茂陵而誰。明率百官。

龍香堂集

卷四

記

七

重修忠肅于公墓記

朝請復辟。直以遵晦待耳。此不必言也。若徐有貞曹石奪門之舉。乃變局。非正局。乃劫局。非遲局。乃縱橫家局。非社稷大臣局也。或曰。盍去諸嗚呼。公何可去也。公在則裕陵安而茂陵亦安。若公諍之而公去之。則南宮之銅後不將燭影斧聲乎。東宮之廢後不將宋之德昭乎。公雖欲調廊王之兄弟。而實密護吾君之父子。乃知回鑒公功也。其他日得以復辟公功也。復儲亦公功也。人能見所見。而不能見所不見。能見者豪傑之敢不見者聖賢之悶。敢于任死而悶於暴名。公真古大臣之

用心也哉。竊嘗謂 裕陵之返國。高皇帝不殺元順帝之報也。天生于忠肅以衛社稷。高皇帝廟祀余闕之報也。然忠肅以讒死。報何居。夫使公功成身退。老死故鄉。亦郭汾陽李西平等耳。錫鏤之劍。賜而胥濤泣風波之獄。構而岳廟尊迎。立外藩之冤。酷而于基慘公至。是一腔熱血。始真有灑處矣。迄今湖山之上。古塚累累。身死名滅。不可勝計。而東西往來于公之廟門者。登故壠。掃枯松。禁樵牧。哭英雄。又非獨侍御楊公一人而已。特侍御倡倖修墓。悲勅楹宇。垂百年餘。而表章忠賢之見于堂集。宋 記

與始簡是不可無記。

虎丘三泉亭記

吳人不善附麗山。亦如之。虎丘是也。凡地勢相牽相聯。若斷若續。突爲崇山峻嶺。綿爲蔓壑枝峯。散爲飛泉噴瀑。多使人心胆震眩。耳目旋轉。而不得停大抵附麗者。必高大高大者必險絕。其勢然也。虎丘前無援。後無推。孤行獨峙。于平疇衍漾之中。而不見有因緣攀附。巉聳刻露之跡。其秀至今甲天下。石平如砥。泉瑩如雪。陸羽張又新品泉。而甘之。埒居第三。與中泠惠山鼎足矣。申文定自少喜登此山。解相印歸。數與故人父老觴咏其上。射泉淪茗。欣然忘歸。曰。百歲後。吾魂魄猶應依此文。定薨。郡中業有專祠。至是。士大夫醵金考室。復利公于劍池之南。霍澗之西。曰。公平康正直。一生相業。無所附麗。而起此水。此丘神所樂也。祠非恰枕三泉寺僧久屋其上。湫隘塵垢。日月之光不射。雲霞之彩不生。同卿司理捐金錢。施僧撤屋剝土。土去而石根露。石露而泉脉疏。穹壁高廣。截若刀削。凡數百年。鑄題宇跡。隱隱出嶙峋隙縫間。禪窟懸崖。經聲曳于樹杪。石梁浮澗。苔紋繡于水中。周之以曲廊。杆之以關楯。游者逡巡玩流。憑三

泉亭而小憩焉。夫自古有此虎丘。卽有此清泉石壁。歲不絕歌舞。太平日不絕品題。名勝鮮有發覆。疏明爲泉石一洗塵土面目者。有之則文定之同卿。司理始搜剔經營。則客周伯讓始文定。有靈將無釋冠劍。屏侍衛夷猶于亭之上下乎。人靜山清。花疏月淡。公左挽顏魯公。右拍蘇學士。呼取閨間健兒。盡發魚腸三千試舞于鉄花岩畔。生公說法。何胤講經。道士放雀陸桑苧點茶。王家短主簿。但令展衣掃石。綆汲第三泉。數斗作供。齋哉斯丘。公舍此焉適哉。同卿笑曰。眉道人。是語卽文定也。不堂集 外日 記 虎丘三泉亭

當爲解願。請筆而記之。

占星堂記

唐元徵以萬曆丙戌擢鼎甲第一。以己丑奉 上命秉桐圭。竣事鄭藩。旋車華亭里。里父老扶携子弟。婆娑關門曰。是錦衣朱轡。廣哲而白者。非昔唐氏澹齋先生之子也耶。間嘗憶往事。嘉靖間。先生之堂落成。其從弟陽谷公。安寢而夢。有星岸然盤踞而走。獨垂一印大如斗。厥文則奇。曰勅子魁。碧睛瞳臙。朱髮歲製。鵬谷公心動。起告先生。召占者卜之。得鼎之六五。鼎黃耳釜。占者曰。金鉉。印繫繫也。夫勅也爲先生名。勑子而魁。先生其有後。後其居鼎之首。天官記曰。魁去海岱以東北也。魁旦建則指離。其在丙乎。時未舉元徵。及元徵弱冠。雖時名噪起。而家中落。此堂寄他人手者幾二十年。而今始克還舊物。一如占者言。於是繪以金書。雕以藻文。題曰占星堂。而屬記于余。嘗觀古今冊書。以高科獲雋者。往往必歸之識符。使匹夫匹婦震駭嘆羨。以爲鬼神造化之所爲。人不得而窺力焉。然元徵之獲占于天。占而適與吉祥合也。易也。第亦知天下之占元徵。與元徵之自爲占者。益重且巨乎。當其爲諸生時。肝腸清虛。面目嚴

冷以文章節義自任。今出入中秘。讀人間未見之書。必將益大其所學。以立副中外之望。夫校讐則太乙星見。繪字則十八星見。此特清華之氣。上與精通。又不見魁下六星。兩兩相比。曰三台星者。耶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爲帝車。運於中央。三台明天下昌。三台昏天下極。斯固轉移於元微。心之上。斗杓而星翁。醫師之所不能占者也。元微慎之哉。昔于公之門焉。而高王氏之槐焉。而三以此方淡窩先生。可謂書食其報矣。顧斯言鄙非吾黨所望。元微者。元微曰有。

晚香堂集

卷四

記

十三

占星堂

官居門。無地起樓臺。敢謝不敏。安得大厦千萬間。陰云下。飢寒人。請因長孺之言。勉之余。喜而爲作占星堂。

觀濠堂記

晉摩詰圖畫。輞川香山命篇池上。皆以討天機于逝者。非止托心賞於冷然。有美吾師。實弘斯理。偶剪蓬蒿之徑。漸成桃李之蹊。止水一泓。爲山半簣。陽磯清淺。花枝笑於鏡中。雄蝶參差。人影行于樹杪。壁月映柳。鳬鷺在汀。停雲淡而無言。芳草凄兮不斷。四圍秀色。翠籠薜荔之牆。一道晴霞。霜暈芙蓉之浦。枯蘭吐蕙。槁木蒸芝。神仙于此棲居。大夫從之賦作。醉來刻竹。清歌散澗。配之陰倦。以據梧幽夢。仗鬱林之石。夕陽殿角。蕉葉扇而鹿眠。點雪鑪頭。茶烟橫而雀避。紅亭客散。碧芷風生。門設欲闌。廉鉤半上。凭軒踞後。猊之鼎。隱几披龍馬之文。身侍羲皇。地隣濠濮。登斯堂也。盍往觀乎。魚鳥親人。鬚眉可鑑。謙而善下。含哲士之虛心。淨以納瑕。得碩人之雅量。淡成君子信薦。王公進退。近乎中庸。安流類乎無競。澄懷觀道。何如世上之風波。抱膝鼓琴。聊爾胸中之丘壑。

晚香堂集

卷四

記

十一

觀濠堂

用拙堂記

吾友杜玄度所居有用拙堂屬陳子記之陳子咨其義曰吾少而讀天下書善忘登朝不十年解綬歸善倦藥裹不去善病治家人產善挫與人游未知其眉睫喉嚨胸臆間事善憤憤蓋世莫余拙也雖然吾道是也昔者杜子美之句若爲余設者陳子曰吾游于世而覺論語之爲累書也參之魯回之愚蓋三致意焉何者以其拙故也拙者以艮止以巽入以隨動以遜藏以謙始以泰終知此謂之至人而儼捷狡獪之徒顧反竊竊然笑之庸詎知愚公之徙山不知卧游之適也陶長沙之運甓不知抱甕之安也何晏之談塵不如拈囊之无咎也石季倫之金谷不如一瓢之屢空也謝康樂之挈裾捉席不如藍輿之真率也夫巧者以爲得而拙者亦未必失也拙者以爲失而巧者亦未必得也皆天也鵲之巢而鳩奪之蜂之儲而人甘之然則巧勝乎拙勝乎善乎玄度之用拙也嗟夫蠲升而枯鵲噪而敗雀掉而驚鼠譎而獄猿捷而射人巧而禍才賈忌富賈怨辯賈辱宦賈譏使人入而玄度若也天下可以無事矣故曰太冲若

盈大明若昧大巧若拙吾願與玄度共勉之玄度交知傾海內名士不索之記而索之陳子其真有用拙之意也夫

聚書樓記

聚書樓者廬陵郭筆峯先生誦讀處也。先生有子章發公以邑令奏最第一贈先生文林郎又奉單恩贈南京吏科給事中而學者祀之。韓宗稱筆峯先生如故先生髫年補逢掖食餼十困棘園三置副榜晚以明經試大廷例得郡邑博士竟謝歸初居荷溪再居新洲及慶嶺博綜古今典墳而尤好生虎皮談易四方負笈者爭北面焉得弟子稍卽以購書不能購則且借且錄且綴且補久之几案戶牖間皆箴銘簡冊也結樓三楹題曰聚書樓俯而讀仰而思遇有所得輒吹燭書之南面百城殆無以易此樂矣嘗考古今圖籍之富隋嘉則殿三十七萬卷唐麗正殿二十萬餘卷宋崇文書院八萬卷凡一切竹簡草編靈文秘檢或掌于宮人或繕寫于五品之子弟或精校于上表或懸官爵金帛廣募于四方四方有應有不應而兵燹復出而兀之不如民間之故家野老猶有存十千千百者如廬陵郭氏是也筆峯先生重然諾謹取與範俗類太丘而不顧市獨行名好吟類元亮堯夫而不顧市詩人名獨其天性嗜古鳩

聚書樓

卷四

記

聚書樓

集異書至不惜損衣縮食而聚之玄泓在左丹鉛在右危坐孤樓聲出金石庭訓章發公卓然巨儒循吏大要從讀書得力中來然莫敢取一縑一錢以獻懼逢先生之怒也先生家無長物唯書在亦無美宅脂田惟聚書樓在子孫有賢而文者追維手澤不忍付之碩鼠蠹魚饒腹中會萃增補當學鄭漁仲求書法出入嚴可以保存曝涼時可以持久當如黃魯直珍書法銓次精審當學宋宣獻校讐法老年窮經當學劉貢甫夾袋法快讀當學蘇子美下酒法至于舉子儼其辭吾獨愛其意舉予志科名吾獨志道德又當學筆峯先生課子法審若是郭氏之書種寧歲月算數可既乎雖然書不厭多亦不厭少若欲誇籤軸之浩繁裝裹之華煥雖嘉則麗正崇文所藏亦復何益畢竟消歸自己括爲王佐儒宗之助則恕之一字謙之六爻論語之半部已覺其終身用之而有餘此又筆峯先生聚書之本意而郭氏子孫能旦暮誦讀于此樓書過半矣故諸章發公之請而爲之記

聚書樓

卷四

記

聚書樓

飽菜軒記

吳長卿官濠州刺史。僅六月。當遂左軍興。悉索散賦。莫能支。以彊直節省得罪去。移倅楚德安郡。郡圃蕭然。構新齋三五楹。讀書其中。餘地種菜。鮮魚。甘。麻。一似野史。田原之望。開灌畦者。陳子聞而高之。曰。吳子貧矣。德矣。長卿曰。人生衣食。裁足已厚。幸又薄有官俸。以供俯仰。不謂貧。新齋適成。客贈花。鵲。鸚。鵡。數種。書門生。問字。剪霜。莖。烟。甲。共。享。之。不。謂。德。昔。韓。晉。公。一。吏。冥。司。勅。主。人。間。食。料。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而。有。權。位。旬。支。六。品。至九品。季支料幾何。此鬼神所不甚吝。飛而食肉者。所不暇爭也。舜糗草。孔飯蔬。閔含藜。范斷壘。周顒之早韭。晚菰。蔡樽之紫茄。白莧。卽聖賢豪傑。皆然。況吾儕何人。而敢望五侯鯖。卽官餼乎。吾嘗笑何曾不食大官所設。滋味。過于王者。李贊皇丹砂寶玉。雜投葢羹。此復何樂。亦復何味。遂至惡入五欲。幾中幾老。茲不得出二公有知。悔不作飽菜軒主人耳。長卿才甚奇。書甚博。胸中甲兵甚富。而能性安藿食。若將終身。頗得遷吏隱之樂。玄德謂張桓侯云。吾豈種菜者耶。長卿笑而不答。

許秘書園記

士大夫志在五岳。非絆于婚嫁。則窘于勝具。勝情。于是葺園城市。以代卧游。然通人排闥。酒人罵坐。喧呖。嘲詈。莫可誰何。門不得堅扃。主人翁不得高枕卧。欲舍而避之。寂寞之濱。莫若鄉居。爲甚適。吾友秘書許玄佑所居。爲唐人陸龜蒙。角里其地多農舍。漁村而饒于水。水又最勝。太公嘗選地百畝。菟裘其前。而後則樊渚。水種魚。玄祐請堯石。罔之。太公笑曰。土狹。則水寬。相去幾何。久之。手植柳。皆婀娜縱橫。竹箭秀擢。芙蓉蒲戟。與清霜白露。相采采。大有秋思。玄祐乃始築梅花墅。寶墅而西。輦石爲島。峯巒巖岫。攢立水中。過杞菊齋。盤磴上。躋映閣。君家許玉斧。邁小字映也。磴腋分道。水唇露數石。骨如沉如浮。如續如斷。躡足寒渡。深不及踝。淺可漸裳。而流香洞。門見焉。哈呀峯。竅暗。疏明。水風射。人有霜電。虬龍。潛伏之氣。時飄花板。冉冉從石隙。流出。衣裾皆香矣。洞窮。宛轉得石梁。梁跨小池。又穿小西洞。洞枕招爽亭。憩坐久之。徑漸夷。湖光漸劈。苔石疊。紫。嚙。波。吞。浪。日。錦。淙。灘。拈。顧。隔。水。外。修。廊。曲。折。宛。然。紫。蛺。蝶。素。虹。渴。而。下。

飲逶迤北行。有亭三角。曰在澗。所謂秋歛半簾月。春餘一面花是也。由在澗緣堦而登。濃陰密篠。葱蒨縹緲。中巧嵌轉。翠亭下。亭投映閣下。東達雙扉。向隔水望。見修廊曲折。方自此始。余榜曰流影廊。窈窕朱闌。步步多異趣。碧落亭踞廊面。西山烟樹撲墮檐瓦。几上子瞻與元章欲結楊許碧落之游。楊爲楊義許爲許邁。亭義取此。碧落亭南。曲數十武。雪一龕。以祀維摩居士。由維摩庵又四五十武。有渡月梁。梁有亭。亭可候月。空明漱淥。淥紋輪漪。若數百斛碎珠。流走水壺。水晶盤。飛羅不。渡梁入得開堂。閤爽弘敞。檻外石臺廣可一畝餘。虛白不受纖塵。清涼不受暑氣。每有四方名勝客來集此堂。歌舞進。觴詠間作。酒香墨絲淋漓。跌宕紅綃。于錦瑟之傍。鼓五搥。雞三號。王不聽客出。客亦不忍拂袖歸也。堂之西北。結竟觀。居前楹奉天竺古先生。循觀臨水。浮紅渡。渡北樓閣以藏秘書。更入爲鶴藥蝶。張游客不得跡矣。得開堂之東流。小亭踞其側。曰滌硯亭。亭逶迤而東。則湛華閣。摩千羣木之表。下瞰蓮沼。沼匝長堤。而垂楊修竹。茭蒲菱芡。芙蓉之屬。至此益紛披輻輳。堤之東

南陰森處。小縛圍蕉。鷗鷺鳬鷺。若作寓公于此中。旅坐不肯去。此中桃霞蓮露。繡綺錯而一片澄泓。蕭瑟之景。獨此寫出。江南秋故曰滴秋庵。晉王太史游香山。欲與二三子作妄想。若斬菰蘆。敗陋盡田荷花。使十五小兒錦衣畫舸。唱采蓮詞。出沒于青蘋碧浪之間。可以終老。今幸祐不妄想而坐得之。且登閣四眺。遠望吳門水如練。山如黛。風帆如飛鳥。市聲簇簇如蜂屯蟻聚。而王人安坐不出里門。部署山水。朝絲暮竹。有侍兒歌吹聲。左絃右韻。有諸子讀書聲。飲一杯。拈一詩。舞一棹。浴洞而巡之上。留雲借月之章。批給月支花之券。袍笏以拜。石丈絃索以謝花神。此有子之白樂天無謫貶之李賀。皇而不寫生綃。不立粉本之郭恕先趙伯駒之圖。也。秘書未老。園日涉。石日黜。魚鳥日聚。花木日爛熳。篇章詞翰日異而歲不同。余且做角里先生。藤轡豹席。筆床茶灶。叩君之園而訪焉。相與唱和。如皮陸故事。玄祐能采杞菊以飽我否。

梅花樓記

王元美嘗謂余市居之迹于喧也。山居之迹於寂也。唯園居在季孟間耳。然王氏之弁山松城中。朝瞰暎門。遊履麇集。即主人亦往往支門謝客。欲放而之於曠間。無人之鄉。而不可得。余然後知園之與衆也。寧獨與其謀於市也。寧謀于野。吾友范象先有園在橫澇野塘之南。去城十里而近。宜寂半之四面。榆柳陰翳。小池上梅花兩樹。婆娑相對。蒼枝老骨。縱橫屈曲。排簷而上。其幹可抱。其葉可蔭。一畝餘。其子可得五石。范子謂吾見梅多。

晚香堂集

卷四

記

三

梅花樓

矣。未有如此君之老而奇者。乃結高樓以臨之。獨與一二老納攤虎皮。葵倪鼎倚樓而歌之曰。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已復笑曰。如李迪詩。不過得花之幽韻閒淡而已。吾家老梅。政如碧眼胡僧。修眉露額。又若毒龍怒虬。紛拏矯鬪於廣莫之野。攫爪迸鱗。鬼怪萬狀。度他梅詎足與此君爭勝。庶幾鍾賈山之嘉樹。四賢祠之紫藤。差足耳。范子樓既成。于是廣蒔霞桃芙蓉。來禽之屬。以暎帶之。池加闢。竹加徙。梅之爲觀。日閒以敞。而陳子適來。陳子曰。吾嘗聞往年探梅者。過壽安寺。

中寺僧爲游客所困。至所而爲薪。而其次惟光福玄墓之傍。薄雪輕雲。漠漠數里。一快生平。然村人率以種梅爲業。不復有品題護持。與梅花兩相韻者。古今梅花之知己。僅得林逋君復。迨三百年而有范子。范子于此中。塊焉野處。白板赤欄。朱簾碧幃。依微獨立于暗香疎影之外。何異處士孤山。所少者童子開籠放鶴耳。池口抱鵝上扁舟。送之花下。烟沙呈渚。短笛悠悠。有幾然破輕浪而出者。則陳先生至也。子其報梅花吐一枝以候我。

晚香堂集

卷四

記

一

梅花樓

晚香堂集記卷之四

終

晚香堂集卷之五

記

貞靜庵記

古者聖賢惟有經世法。女事內男。事外處修。剛柔以佐。兩儀之軌。自竺乾流沙二氏之教興。於是擲儒冠而冠黃冠。裂儒衣而裹緇衣。沼流導源。甚則閨媛闥秀。亦相與結伴而談無生不灰之理。施釵金以布地。剪纓錦以製幡。貝葉蓮花。蓋半屬優夷女道矣。是庵所棲。為諸女真焚禮禪誦之所。二六貝梵韻於樹端。燈光熒熒。丙夜

晚香堂集

卷五

記

不息。可謂旃檀之香林。琥珀之寶地也。陸官保先生以三教龍象。為大總持。為大護法。遂以貞靜命庵。六堅固清淨。天地之體也。惟貞故獨立萬物之先。而不離惟靜。故獨當諸塵之后。而不擾。既貞且靜。可以定覺海之瀾。登道岸之後。撒無明之網。探罔象之珠。何者。生於二緣。本無定體。而妄者以情識風鼓之心。慾談吹之勝劣。頓然忻厭交起。故空中粘縛。夢裡山河。通滅通生。終無了際。此不貞不靜之所致也。諸女真苟能思維此義。則一彈指間。金粟玉宸。宛然接影。蓬珠之宮。兜率之院。安知



非是庵也。耶。簪散花天女。欲轉女身。尋覓其身了不可得。而三山五岳之巔。如金丹魏夫人。踏白雲而策青鸞者。孰非昔日閨閣之淑女哉。余故記之於此。以俟他日庵中人道成。梵笈金書。與諸上真共載其姓氏云。

晚香堂集

卷五

記

游桃花記

南城獨當陽城下多栽堯花。花得陽氣及水色。大是穠
華。居民以細榆軟柳。編籬緝牆。花間菜畦。綰結相錯。如
綉。余以花朝後一日。呼陳山人父子。煖酒提小榼。同胡
安甫宋賓之孟直夫。渡河梁。踏至城以東。有桃花蒼然。
推戶闔入。見一老翁。具雞黍餉客。余輩衝筵前索酒。請
移酒花下。老翁愕視。恭謹如命。余亦不通姓氏。便從花
板。酒杯老饕一番復攀桃枝。坐花葉中。以藏鈎輪。羸爲
上下五六人。從紅雨中作活轆轤。又如孤猿狂鳥。探葉

明不堂集

卷五

記

五

游桃花

窺果。惟愁枝脆耳。日暮乃散。是日也。老翁以花朝爲生
辰。余于酒後作歌贈之。謂老翁明日請坐巵脯爲壽。十
四日。余與希周直夫叔意。挈酒榼甫出關。路途得伯靈
子。猶拉同往。又遇袁長史。披鶴氅入城中。長史得我輩
看花消息。遂相與反至桃花溪。至則田先生方握鋤理
草根。見余輩。便更冠出肅客。客方散踞石上。而安父賓
之箕仲父子。俱挈酒榼佐之。董徐何三君。從城上窺見。
色爲動。復踉蹌下城。又以酒及鮮筍蛤蜊佐之。是時不
速而會。凡十八人。田先生之子歸駢爲十九。榼十一酒。

龍齋集

卷五

記

四

游桃花

七八壺觴。酒屈與信。花醉客醒。方苦錕轡相耻。忽城頭
以長纒。縋酒一尊。送城下。客則文卿直卿兄弟是也。余
輩大喜。賞爲韻士。時人各爲隊。隊各爲戲。長史伯靈角
智局上。紛紛諸子。飽毒空拳。主人髮短耳長。龍鍾言笑。
時酒瀝尚餘。乃從花籬外。與路客不問生熟。妍醜。以一
杯酒。澆入口中。以一枝桃花。簪入髻角。人人得歡喜吉
祥而去。日暮鳥倦。余亦言旋。皆以月影中。抱持而顧視。
紗巾縹袖。大都酒花。花辨而已。咎陶徵君以避秦。數語
輪寫心事。借桃源爲寓言。非有真桃源也。今桃花近在
城齒。無一人爲花作津梁。傳之好事者。自余問津后。花
下數日間。便爾成蹊。第賞花護花者。舍吾黨后。能復幾
人。幾人摧折。如怒風甚雨。至使一片赤霞。闌珊狼籍。則
小人于桃花一公案。可謂功罪半之矣。

微道人生曠記

修微姓王廣陵人自幼有滌癖書癖山水癖自傷七歲父見背致飄落無所依眉無間常有恨色已奉竺乾古先生之教刺血寫小品經間讀班馬孫武書人莫得而狎視也嘗行靈隱寺門見白猿坐樹端迫之展翅疾飛去包圍夜半有兩炬炬射窻縫上諦視之虎也修微挑燈吟自若其詩詞媚秀幽妍與李清照朱淑真相上下至於排調品題頗能壓倒一座客慕翰墨者輻輳案前如農訴水旱修微撥眉應之擲筆出避西子湖避鄧尉

晚行堂集

卷五

記

五

微道人生曠

山避廣陵尋獲兄指其父埋骨處什地哭失聲延僧作水陸道場凡十五日以薦父靈筭中綺縠環瑱隨手立盡矣修微飯蔬衣布綽約類藐姑仙筆床茶竈短棹逍遙類天隨子謁玉樞於太和參慈公于廬阜登高臨深飄忽數千里智能舒足膽可包身獨往獨來布帆無恙既歸出楚游稿示余冰雪淨其聰明雲霞汰其粉澤抑各山大川之助乎修微曰自今伊始請截從前綺語障買山湖上穿容棺之墟蒨屋藤床長伴老母豈復問王孫草劉郎桃蘇小小同心松栢哉予曰今君才貌兩歸

人間所墮出世之盟將無太早修微曰嘻是何言孔雀

金翠始春而生四月而凋與花萼相衰榮無欲山栖必先擇置尾之地然後止焉然禁中綴之以爲帝蠻中采之以爲翼甚有烹而爲脯爲腊者色可常保乎鸚鵡馴擾慧利洞曉言詞官家奇愛之或教詩文或授佛號而未免閉于金籠搏于鵲鳥則韻語又可常恃乎予嘆曰常情仕歸年諱老而修微少不諱死死不諱墓答者淵明自祭樂天自銘司空圖引平時故交痛飲生壙中三君子以後鮮有嗣續高風者修微達視死生如晝夜

晚香堂集

卷五

記

六

微道人生曠

寒暑之序女史乎女俠乎生壙成諸名士爲彈孔雀經卷供鸚鵡舍利十餘粒并穴置其詩稿百餘言眉道人爲之記

曲周縣趙大夫開渠記

開渠古法也。農天下之本。農重則水田重。水田重則泉流灌浸以育五穀。而渠更重。古有堰渠使有都水備使者。則其官也。置碓置碣。置斗門。則其規製也。史渠白渠。鄭國渠。凌儀渠之類。則治水者之成績也。王介甫好興水利。自熙寧三年至九年。穿渠凡一萬七百有餘。諸路鑿空應之多。詭而少實。吾朝重河不重渠。行河使者。歲糜水衡錢無算。而渠則委之郡邑長。曰有司者治之耳。有司秦越視民。強半掩耳。掉臂去。卽遺稼相視。畜泄啓。晚香堂集卷五記

曲周者。溢河繞城而曲。周之故邑。以得名。其水去邑十二里。自西北東。漸近關之東。閘稍北。置閘導溢灌漑。俄有漳水。闌入之。漳性剽疾而多濁。石水常五斗泥。非特淤閘。行且城患。故寧涸漑。無敢通溢水者。垂二十年。溢水不通。則鹽井苦澁之味。無以解。纓而食之。往往得病。趙大夫流覽慨嘆。此水泉上腴。而漑爲惡田。汙池可乎。乃乘築堤之役。緣堤爲溝。建二閘於漳所不到之處。一截河一倚堤。而溢水從此滿漑矣。有青鳥家過而相之。

晚香堂集

卷五

記

八

曰。此城外河內渠。水望異入。文運其昌乎。利一。清流匝城。魚鳥下上。蒹葭采采。荷葉田田。利二。有土可耕。可稻。有畦可灌。可蔬。利三。避鹽井。飲甘泉。如去壅而疾。蘇如出否而甕。潔利四。上不關領詔書。下不科配丁夫錢穀。勸誘子來。畚鍤雲集。利五。此數利者。皆大夫閱閼。皇皇朝不朝夕。不夕。經營譬畫。以底于成。厥績偉矣。大夫父中丞叔太宰。稟承家法。不察察爲明。而有大臣風骨。在邑五年。修學城。城新壇墠。舫社學。兼置田以助其歲。餼而開渠。特其善政之一耳。陳子曰。嘻。無輕視渠也。吾讀書喜搜僻事。漢顏美侯信。嘗置一門三堰于舒城。河渠書不載。劉貢父爲廬州從事。見此始表而出之。魏紫千金碣。五龍渠。立一石人。若腹若東西脇。皆有記。其略曰。后當興工。宜就西磧。故書之于石。以遺后賢。古人不忍輕毀故渠。并不欲掩作者之姓名。蓋如此。今曲周渠成。雖趙大夫不伐功。不市名。而畜泄啓閉興復之故。不可不以盡告后之人。后之人約束而擁護之。以無忘大夫之艱難。雖世世名趙公渠可也。故諾銓部劉公箋纂其始末。而屬陳子爲之記。鏡于代言之石。大夫姓趙。名胤昌。

號芝庭萬曆丙辰進士山東掖縣人

耿希生集

卷五

記

九

周縣大夫

青浦河工告成碑記

往東南三歲旱潦。天子宵旰而思所以紓萬姓之急。部臣上書。無若興水利便。而恪恭不二。明習於水利之政者。度無踰按察許公賢。于是天子願太宰爲勅。璽書。賜公。願大司農爲辦水衡錢二十萬待公。願大中丞直指使者。毋有所梗制。而務協濟公。公至之日。卽召諸司及鄉父老計之曰。河有幹有支。幹者導江河之水而注之海。以通漕便商。支者麗于田。而令溝澮洩且蓄焉。使旱不至於龜坼。而潦不至于鳬脰之沒。幹母也。支子也。子母灌輸而水道得矣。公之功。肇於戊子之歲。而迄於庚寅。踐冰霜沐風雨。凡課督於三年。而經營於四郡之內者。卽毫髮無遺力。故百姓踴躍以驅櫟鼓。其費半而功亦倍之。某間嘗詢諸青浦鄧君。君爲余言。公治河狀。公所濬。艾祈橫歷諸浦。水爲幹者。凡九。其附庸於幹以爲支者。凡七十有八。橫縱爲丈者三。深如之。加尺者五。金散者三千八百有奇。餘以付邑吏。筦庫之鑰者百有九。公挾四千之帑藏。務爲節縮。工食其功。民食其力。彈指而成。百世尸祝之業。舉青溪而他邑與郡可知。

耿希生集

卷五

記

十

青浦河工

也。蓋公往嘗奉。上命持節佐司空治漕。漕成。上爲
賜黃金。遷僕卿矣。今徙而治吳。此何異一臂之炙。而烹
之。函牛之鼎哉。雖然。余則嘆公之於是役也。有五難。漕
雖鉅。上有司空。次有御史大夫。可以借籌於諸賢。而仰
成於主者。今一切拮据。公欲以身悉肩之。難一。上重
國本。瞻焉南顧。悉國家之力。以與漕敵。而不致愛內府
之蓄。及數世之賞。以事功臣。今許公水衡錢二十萬。業
請其半。半則部使者局不與矣。難二。調漕事。日上。天
子心動。謗者抱樂羊之書。而不敢獻。今吳遠在千里外。
晚香堂集 卷五 記 七 青浦司馬吳

未悉其勞苦。端末而群咻隨之。難三。歲稔則可。歲荐飢
而舉大役。議者謂疲民不可以重勞。災地不可以處衆。
寬之玩生。急之累起。難四。漕河無中制。而公自監司而
上。有所咨啓。其可。可否。必冊報兩臺。以奏徵于朝。難
五。夫公負天下之五難。日夜惴惴。惟簡書之不力。是懼
而不知公之深者。亦妄擬以中之。或有所梗。而未必卒
竟其成。乃公以孤忠結。主上以朴誠結諸臺。而以一
念之勤苦。消潔。結士大夫百姓之心。從容委蛇。上不疑。
下不譏。廣於收功。而約于較費。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夫。上之於河。急在北。則借公於北。急在南。則徙公於南。
公之身如轉輪。而其談咲以奏功名。亦如形影之必赴。
公今者。豈特獻最而被玄圭之錫。卽往日佐漕。小中諸
語。而不得暴者。今竟白矣。夫東海衣履天下。爲朝廷外
庫。漕兵喉領四郡之支幹。警尾間也。尾間淤鬱。雖有喉
領。將焉用之。然則公之績在天下。豈特世世以襟帶吳
之人也哉。鄧君屬余記之。余雖鄙。不容無言。稍倣太史
遼河渠之遺。以勒之石。

浙學憲孫子長先生去思碑記

孫子長先生督學浙中。皆推爲人天師。微中蜚語。旋請歸臺。使者駭歎堅留之。將疏聞於朝。而先生接浙行矣。行之日。士民挽轍攀帷。尾送渡江。不忍別。旣別。猶戀戀不忍釋諸懷。乃謀俎豆先生于專祠。以志永永。王子陽云。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余則曰。士者悍而不可勝。慧而不可欺也。孫先生何以得此於士民哉。先生嘗爲吳興掌故。又以戶曹郎推擇。出守杭。愷弟廉明。強半與越人習。習公者聞督學命下。喜見鬚眉。已又握手相戒曰。孫公天下正人也。勿私謁。勿以非禮干干之。如捫數千尋鐵壁耳。先生下車後。其調察加詳。而言笑顧盼。亦加峻。諸生有五人連名入涇郡邑。長吏者黜。有赤烏華裾。格五博六。浮浪少年場。睥睨狹邪徑者黜。有挾權要之闢說。倚書史之掉弄者黜。其他挺辭權貴。痛絕郵筒。大索神姦。窮搜弊竇。自先生以及郡邑之長。不唯同心。而且苦心。不唯無遺術。而且無遺力。夏鼎燭妖。秦圖照胆。無加於先生矣。彼言者何爲哉。先生權稅漕。

野曾節五千金。助餉上疏。委宛不例。後人以此思清。可知也。太守謝客。有署門之詞云。齋頭脫粟。詎可留賓。嶺上白雲。豈堪持贈。簿書執掌。不能代湖山。而稱主人。闌開蕭條。不敢脫膏脂。以供顏面。客題之多。及門叱馭。而返。以此思嚴。嚴可知也。先生唯清嚴。故無欲。無欲。故無情。無情。故聞謗。能無辯。去留等於閃電。譽誹付之飄風。迄今含沙鬼矢。不能秋毫有加於先生。而俎豆尸祝。於行後者。則士民如出一口。越君子之言曰。吾聞學者。通利則思師說。義則稱師說。不稱師命之曰。叛賢主。弗內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昔季償等二百七十餘人有詣朝乞留陽城者。漢諸生千餘人有陳元上書追訟歐陽歙。平原禮震年十七。願乞殺身自代者。古弟子不忍叛背其師。乃如此。今孫先生文章典麗。局度宏雅。衡鑒精微。清如水。執法如山。而突然抵巇於無端風影之口。吾等豈儒上。魏禦侮之子路。下懸城歙之門人。所恃藉手以報師者。唯有捧土築官生祠。先生於西湖耳。初先生艱嗣。士民走群望。祝之多男。尋舉雄。先生笑曰。吾子生武林。武林人亦我赤子也。第守郡。肫肫如慈父。視學。

則教戒肅括凜凜如嚴師既稱得士心又稱得大體悅
斯服服斯感感斯憤憤則不平之氣與不忍別之情心
口約結而不得宜其在代言之石乎故建祠爭慈寺西
特揭貞珉以志先生去思而徵陳子爲之記

松董漕方公旦心遺愛碑記

郡丞旦心方公由壺關令移劇洪洞其異績載在百政
錄庚戌業已下尺一徵公需次爲臺諫會有沮公者出
丞吾松洪洞百餘人走京師上疏攀留訴太宰與前不
報明年公董漕入都洪洞人猶尚在當除夕釀錢封羊
豕獻公公麾之曉諭數四乃散去其爲人思慕若此公
下車松郡旋領漕事漕竣拜南司農郎而松之思慕公
不啻洪洞也則相與奏牒鹽臺楊公公特命樹碑鍾買
山之道左是地也軍民漕艦之所必經華青送迎之所
必駐里道均耳目集斯壤之畏壘鄉乎諸紳裾父老屬
記於陳子陳子嘆曰江南之俗凡司理邑大夫被徵者
道有碑像有祠蓋感與懼俱焉若方公而繫去後思其
三代直道之遺哉公治行最高而處公郡丞則最屈非
有輕去其官之心則將更絃而鼓善刀而藏猾猾焉以
刻日待遷而已何知漕事即漕事簡者厭其煩文者厭
其俗弛肩掉臂而去之已大幸又誰肯爲百姓必然之
畫者乎而公獨否否蓋國家之漕有二軍漕以儲九太
鎮也民漕以儲六宮百執事也等王土也獨江南五郡

之民走三千里外。轉二十一萬四千八百石之粟。此子役最煩等郡丞也。獨公轄五十八艦。粟四萬餘石。此於江南丞最苦何也。有丞名而無丞實。有漕害而無漕利。故也。公每論及此。輒慷慨任曰。孔子敘政曰。食曰兵曰信。而食先之。唐關中時斗米千錢。韓滉運百萬斛入朝。德宗與太子動色相賀。則漕豈細事哉。漕弊久爲民困。唯弊端清自君子。弊孔塞諸小人。而轉漕始稱便耳。故事。漕額水脚之費。每艦八百餘金。邑上之漕大夫。漕大夫以次分之。鄉賦長公曰。此邑事也。檄使盡散之。毫髮不以染指。此便於在家者一故事。民漕苦軍橫。苦暴關。公力請之。當事軍不敢虐民。關不敢苛稅。不查驗。不車運。而吾松起爲首。幫此便於在途者二故事。內官監與局庫倉塲。誅求無厭。而公挺身先之。或轉相居間。耗贈比他艦。獨輕交納。比他郡獨易。其便於在京者三。而公不止是也。公堂有禁。公費有禁。交際雜儀有禁。胥隸橫索有禁。卽筆楮薪蔬之屬。絕不煩之。鄉賦長民。便公因便。漕漕法一變。卽漕大夫之故習亦爲之一變矣。公非爲是。敬敬也。益北運之難。獨五郡知之。海內不知也。獨

漕民知之。卽五郡士大夫不知也。獨漕運丞知之。卽他丞不知也。以不可知之役而加之。以不可期之程。風濤不可測之險。與公私不可貴之費。非公推心置腹于諸苦中。漕其能濟乎。公頌途既久。往往不給。或轉貸故人。甚則典衣鎔帶。童僕不堪其憂。而公略無感慨。不自怡之色。且曰。人情不甚遠。諸役人家。豈盡腴。卽父母妻子之慮。豈盡愀然。其勞苦當百倍我耶。衆聞之。皆感動泣下。而公又著爲感動要略。凡苦不能盡言。言不能盡竟者。燦然筆之於書。謂卽此是真學問。卽此是真利濟。卽此是真忠愛。雖舍清華而就冷署。舍冷署而就水濱。其此是真忠愛。雖舍清華而就冷署。舍冷署而就水濱。其之矣。噫。公真聖賢豪傑之用心也。誠廉吏也。歟哉。公文章高古。酷類荀管。所著有心問。皆先賢所不經道。暇則與文學子弟。揚確古今。人甚懷之。治郡攝青邑篆。聽訟徵賦。皆有惠政。而漕爲大。故書其大者。張之道左。自公漕後。邑侯與漕大夫皆相約。却恒例。不取一錢。公創之也。則碑去思宜自公始。

青浦公賀公景瞻去思碑記

青浦割邑以來。賢大夫可指數。而無若獲鹿賀公品最真。聲實最著。主計者僅拜刑曹郎。老稚走相告。訖謂無天公。幸諸生拜祭海忠介祠。而別攀帷繫車者。追送及數百里外。公何以得此於青人哉。青之始邑也。華亭上海。割其厥壤之最下者。最爲邑。其本原業已瘠弱。他復從而漁獵之。貌雖類中邑。而元氣索然。稿矣。吾鄉宜于朝者。特推擇賀公來。公下車。甫病瘡。又迫於朝。天之期不輕見。短長已覲。畢還邑。精采百倍。曩時且倍於東諸侯之最有聲者。老稚喜可知也。公早起坐堂皇。左右却立案側。屏息堦下。鮮有抱不急之牘。溷公押署者。訟牒卽屬本訟人。刻日追呼。不遣悍隸。聽其束身自詣。卽止徵比錢穀。不煩鞭箠。能如期如額。卽止編審十年里排。不設公正。主戶役。客戶貼銷。其貧無衣食者。使無困。卽止監司臺使者至。不賸民膏血。以飾厨傳供帳。第不失禮。不得罪。卽止士大夫往來獻酬。不令喜。不令怒。卽止文學孝秀。季有試。月有會。爲程其稅文高下。使虛往實歸。卽止漕粟官民屯。悉貯於倉。粟糶雜。責在民。耗

龍香堂集

卷五

記

九

龍香堂集

卷五

記

十

抑勒責在軍。不分左右袒。軍與民兩平。卽止其他縣尉而下。肅括惟謹。無敢輕用非刑者。輕繫囚圖者。輕出自票。市物及勾攝人者。而上下晏如矣。曾見公兩年以來。有片紙隻屨。下村落。有胥隸徵索。豚蹄斗酒。有累日積旬。匍匐訟庭。有破碎大家。有械縛單戶。有宵人奸輦笑。有博徒鬻飲。惡少年舞於市。有子襁私請恩澤。平有兵將訴餉。非時乎上官以峻檄下。公勿怖。顯要以其言。嘗公勿受。吾愛我閭。吾用法操真。實心行真。實事。而青邑號稱治平。且以其暇修樓櫓。葺櫓梁。以及海忠介祠。又以其暇撰史論。搜剔古人之心腸。以洗開士子之眼目。公精神何其整暇。而青邑之元氣。何其休養。而生息也。以青邑醴泉治狀。合爲卓異。誰不以銓曹臺省望公。而公竟擢刑曹去。公論爲憤懣不平。而公功名甚淡。意色甚夷。顧瞻邑士民號啼攀戀之情。獨有不忍遽釋。然于懷者。而青士民豈能頃刻遂釋公哉。公瀕行之日。不取青谿一錢一練。至貧不能治裝。老稚噴噴奇之。及聞其尊人爲繕郎。董兩宮之役。所省金錢一百五十三萬餘。特與執政中貴挺左其官。而乃知

公之官不求。楚徑。廉不市。清名。蓋本之鳳山先生家教。然也。故樂而記。諸能言之石。以志去思。并以爲後之司土者告焉。

肥香堂集記卷之五 終

肥香堂集

卷五

記

三 青浦金貞公碑

晚香堂集卷之六

壽言

壽少師申瑤翁八十序

甲寅秋。吳門少師申公壽八十。大學士葉公具題。與歸德沈公並請。上卽俞旨。下璽書。特使馳問公於家。蓋自升儲及上慈聖徽號。與今而三矣。吳中楊去奢。葛震甫諸君子。屬不佞儒一言以佐觴。余惟公七十時。朝野薦詞于公者。幾無所容祝。儒何能更加於縉紳先生。而竊以救世玩世出世之說。請爲公奏之。當江陵秉軸。操

晚香堂集

卷六 壽言

上急。操下嚴。自公稽首歸政。而君始君。相始相。六曹始還爲六曹。九鎮始還爲九鎮。河不主異議。而淮黃之安流。如故。邊不主挑釁。而虜王之堅款。約如故。金不采稅。不推中使不橫出。而山市寧救如故。儲事有累揭而不顯。諍而宮府父子兄弟之間。其吉祥如故。此公之所爲。出而救世者也。公二十有八而爲狀元。四十有四而拜相。五十有七而辭中書政事堂。安享林下者又二十四年所矣。曩時或考滿賜宴如天神。或賜答。御書如朋友。或面承。召封于毓德宮。出示東宮諸王子如

晚香堂集

卷六

壽言

二

家人骨肉。而公則避寵若驚。受之而不知盈也。晚年閱世彌久。感慨彌多。屈指辛卯後之宰相。壬戌後之狀元。且不知誰薨誰枯。誰修誰短。而況區區穴中之格鬪。變下之諍言。曾何足以辱公之一咲哉。卽受之而不加損也。此公之所爲。退而玩世者也。大抵江陵之局。一變而爲名法家。故救世者莫若以寬和。近年之局。再變而爲縱橫家。故玩世者莫若以談笑。夫以談笑爲玩世。如大人長者而當嬰兒。則與之爲嬰兒而已。若此者。豈特可至長生。雖謂公得道可也。近有人自洛中來。言歸德大學士沈公年甚老。甚健。而事亦甚奇。家有五愚公。社曰守株。曰移山。曰刻楮。曰揠苗。并公而五。皆圖畫壁間。有門生故吏至。則拉入杏花酒肆中。或與鄉父老賭博餅餌。勝負以爲樂。此尤玩世之雄者。而公特不如此之。不恭耳。舍歸德而外。則有雲棲老人。雲棲于世福。自願其日減。申公于世福。人願其日增。及今皆八十而增減之味俱已覺矣。則公之轉救世而爲玩世。轉玩世而爲出世。豈肯落裴公休趙公抃兩相國後哉。申公曰善。甚矣子之老而進吾以道也。爲輟然斟酒三酌。康爵而退。

壽敦五孔先生八十敘

乙丑。皇太子誕生。太史玉橫孔公奉詔書頒示江
南。江右還壽太公於里居。出而仗節入而介觴。鳴玉佩
魚鏗然委地。遠近聞而艷之。比時邦君具牛酒。鄉紳具
羔鴈。父老子弟。芟除洒掃逆之境。宗長聚族逆之郊。有
洞庭孔介孺者。太公族也。走詣陳子。請屬祝詞。往介孺
客蕪湖。遇長公泰華。授經曾氏。按譜相質。同出曲阜。端
友公裔。端友生三子。長居衢州。次居句容。三居洞庭。自
是泰華介孺敘年爲昆弟行。太公往來京師。數向蕪湖
謁介孺。而次公則魚服雀舫。直覓介孺於洞庭山中。遊
四日乃歸。其敦族最爲篤摯。每爲余言。太公廩廩有道
君子也。孝友博聞。有行義。取予不苟。以明經官蜀中。隣
水簿。清節著聞。三年拂衣去。去之日。棧車羸馬。橐裝蕭
條。邑人嘆贊。不容口。曰。永簿匍匐伏大吏塔下。往往類寒
蟬凍蠅。而孔公此行。如青鴻黃鵠。翔于霄漢。豈可羈紲
哉。願伐石建祠。俎豆公于永永。而太公則逶蛇謝曰。吾
非恥折腰小兒。第我家五男兒。頗出杜少陵陶柴桑上。
又何戀區區五斗爲也。未幾。長公泰華。次公玉橫。先後

龍齋堂集

卷六

壽言

三

讀中秘書。青城靜父皆食餼。才名互相甲乙。武庫經筵。

家駒國寶。裒然萃于一門。而太公又以單恩鉅典。封
如次公太史官。得天子制詞甚美。仕兼吏隱。詞有豐
碑。清畏人知。家無擔石。真言言實錄也。太公居恒課子。
文章欲其根本六經。德業望其師模三代。蠕言螻動。俱
無愧于孔氏之家法。而後即安。今次公替筆經緯。衡文
場室。啓沃皆第一法言。甄拔皆第一名。高山大川之
局量。金鼎玉鉉之聲華。業已揭日月而懸人間矣。有如
操大柄。決大事。收攝人心。休養物力。以清靜和平之福
還之朝野。以康寧仁壽之福分之太公。謹四知提百忍。
聚太上之三立。演謙卦之六爻。止沸止罏。去羨去泰。即
春秋八十猶彭錢之小年也。昔蘇老泉與子瞻子由同
入京師。歐文忠韓魏公奏其文於朝。僅除著書郎。爲霸
州文安縣主簿。而止。孔氏二史不減兩蘇。而太公笑擲
雞肋。食報鳳毛。朱黻方來。黃髮未艾。視老泉先生所得
不更饒乎。老泉蘇氏族譜。雄健俊偉。光輝明白。讀者喜
其本本原原。有孔子孝友爲政之遺意。今太公邂逅笑
談。忽得洞庭句容二派。合爲南宗。凡與介孺驩。無間

龍齋堂集

卷六

壽言

四

者二十餘年其猶蘇氏行古之道也隋唐之朝譜局隸于翰林宰相皆帶知諸事况孔氏以聖裔而居帝鄉比之舊聞名家其關繫猶重百倍自今以始葛庇根蔡衛足太公百歲之年皆介儒一家鳩族之賜也寧容無片言以獻故徵陳子文授之祝史以侑人日春酒之觴

壽滬海陳先生八十敘

住者滬海先生七十時不佞嘗操文以佐觴大約謂先生鄉行類陳太丘不通書京師類唐介不奏記政府類劉元城先生笑而頷之而今壬戌又八十矣禮稱耄耋于君一坐再至杖于朝不俟畢先生笑曰老臣久私丘壑絕春明之夢廿年所矣請辭禮養老月有存有常珍先生笑曰不腆秫田故在請辭禮鄉飲酒五豆先生笑曰僕老猶善飯無以賓筵嚴我無以哽咽祝我請辭退而召故人子侄張燈梅花香雪中飛絲奏肉觴詠甚樂也客睨而駭之曰先生殆古之至剛人也寶刀易缺長劒易折垂八十而光芒不衰將無齒剛舌柔之旨非歟余曰先生唯至剛故至此當其為諸生孝廉時慨然以天下名教為己任有俠骨而無柔情有冷面而無脂態有清議而無綺語厄詞既入仕版自尚書郎以及同卿自兩畿兩河以及三楚其執法甚堅砥行甚峻權要撼之不為動名宿招之不為應私謁削跡公啓削名里有闕于墻信于闈居間于公庭漁獵于鄉曲者見先生車輒引去聞警咳吐涕聲握手障面而避之雖不便者舉

誹參半而一二貝錦之言終不勝田庶褐父之口曰陳
先生至剛人也假令撤城府摧壁壘事不論曲直是非
品不論智愚賢不肖唯唯諾諾如不鳴之蟬無口之瓠
以此博醇謹長者聲似亦甚易而先生故羞而不忍爲
也。和同不已必流而爲鄉愿鄉愿不已必流而爲鄙夫
大丈夫七尺未捐三寸舌六寸管尚在何憂何疑而輕
擲百年之景光貯世人須臾之顰笑何慙何懼而盡更
老成之故轍學少年諧媚之步趨落落無徒堂堂獨露
如壯士之不借他力獅子之不求伴侶非特大人相抑
恥齋堂集 卷六 清言

亦壽者相也則先生是已若老氏齒剛舌柔之說此可
以教中人而不可以動豪傑筆柔而敗硯剛而存藤蘿
柔而善緣姜于霜雪松柏剛而似傲挺于歲寒夫物則
亦有然者矣而又何疑于陳先生

壽范雲從先生八十序

古三代八十者帝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巡狩四方諸侯
待于境帝先見百歲翁次九十次八十東行西行弗敢
過欲言政帝就之三代以下此典不再舉僅見于漢之
老更而後則寥寥矣我朝惟鄉飲禮差近古然名寔
不稱有識恥之是故甲姓巨閥當耄耄之年不敢聞之
薦紳長吏而徵詞山澤之癯如雲從先生是也先生范
文正忠宣裔也濯行績文介儀矩步里落化之遠近高
才生多廩廩執北面禮先生擊蒙發蒙舌佃以事二親
餘廩六姻三黨父事兄母事嫂子視諸從侄極有恩孝
弟章聞學使者旌其閭爲風教勸久之用明經高第令
慶雲通敏廉潔著有民譽會仲子異羽負水鏡之望拜
天官郎先生遂拂衣歸歸而遇覃恩受子封笥衣冠
藏之于郡邑庭不數數也郡邑虛左大賓迎先生一再
應謝不往日挈諸故人鹿車魚刀逍遙山壑水涯之旁
有談市朝者移他語置之或呼棋楸聲亂之暇則爲子
孫滾滾談說經史與朝家二百餘年掌故齒及忠孝
節義捋鬚拊膺慨然若撫其會晚窮性命之學宴坐凝

神聲跡俱闕。俯而讀。仰而思。神明湛如也。人見先生去官早。擬以九十日之淵明。六百石之曼容。而余謂未足盡先生大約。類文正宗宣父子耳。夫文正捐田贍族。捐宅建學。忠宣捐俸以廣義莊。而先生寒賜襦。飢賜粟。市藥掩骼。垂老無倦容。其利濟同也。文正文章本于六經。忠宣以作者自命。禁林典冊。及當代金石碑版之文。皆出其手。今先生嫻經術。工詩賦。而異羽言語妙天下。藝苑推爲代典。其文學同也。文正與孫明復、張橫渠、胡安定、共論中庸春秋。明堂禮樂。及鄉飲酒禮。先生弟子二百餘。皆知名孝秀。爲引經敘史。幾至嘔心。而又延閣師里老。講讀高皇帝律令于鄉。共整訓邦族同也。文正忠宣。剖斷國是。好銓別邪正賢不肖。今先生汲引後學。異羽惓惓以搜揚賢士大夫爲己任。其雅意人才同也。文正忤夷簡去。忠宣忤安石章惇去。先生性剛嫉惡。謝慶雲令。異羽抗時自効。謝吏部郎。其急流勇退又同也。夫家常細小。父子猶有同心。若去官而子謀之父。父謀之子。稍非大賢。必且拂然于鼻息喉嚨之間。杌鑿而不相入。如先生是父是子。解強掣鞣。不爲功名富貴所籠。

緒者能幾人哉。能幾人哉。先生春秋八十。勇噉翔步。其氣不少衰頊。天子詹吉視太學。推擇海內篤行耆宿。惟先生足當三老五更之選。而異羽詔起尚璽丞。將車執杖從焉。有如天子設漿執醕。僂而問政。其將理何語。置對忠宣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外夷較勝。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不武也。此語與今日時事頗相類。先生有意乎。請以爲。聖明獻老乞言之助。

壽杜大將軍八十序

今國家九太旗。無若榆林之士馬。號稱精強。其起家世。弁臨壇授鉞。兄弟父子相繼爲元戎。無若杜氏三傑。而杜氏之功名壽考。又無若今特進鳳林公公。公以天啓改元之歲。稱八十元老。時當壽辰。羔雁牛酒。輻輳戟門之外。自朱被青衿。黃童白叟。以及幾牟介士。解辦胡兒。左執綬。右執綬。前祝嘏。後祝饌。笳鼓沸天。歌舞動地。大將軍日章率兒弘域。序立拜跪。進百年之觴。猗歟盛哉。公十七從軍。以旅帥分屯城。募勇選銳。數與虜格。數有功。

鹿香堂集 卷六 壽序

功狀載在幕府。初賜節。延綬鎮將書告急。公斬明安走莊禿。賴得虜首四百五十甲。仗無筭。再鎮寧夏。公山酋賓兔。台吉糾宰着等。蹂躪甘肅。公授策諸將。斬殺百二十有奇。賓兔歿。妻比吉伏賀。蘭山後公遣子日章爲先鋒。至黃草灘百餘里。三戰三捷。比吉迎戰敗走。又斬殺九百七十駝馬千匹。已宰着聚兵武塞外。公先發直薄虜營。轉戰數十里。斬其酋三人。虜一百二十餘。諸虜自是叩關乞款。不敢渝香火盟。亦不敢瞞一矢窺西鎮。望見塵蓋。輒咋指相戒曰。杜家軍來。宵遁矣。公前後賜朱

提累千。重錦累百。進階一級。誥封三代。子日章十三

拜指揮使。稍長。經百戰。神武赫然。拒吉能之。請封降猛。可什力之部落。其威名潔操。幾與公兄弟鼎足。公告老于七十前。而日章解印于四十後。自古大將功成名遂身退。如杜家父子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昔馬援六十二。請征五谿。披甲上馬。據鞍顧盼。雄則雄矣。及進壺頭。則穿岸以避暑。毒曳足以觀賊勢。左右哀之。莫不爲之流涕。沈慶之自五技登三事。讓還官舍。日與子孫中表。校獵田園中。樂則樂矣。竟以盡言仰藥而歿。此兩人

鹿香堂集 卷六 壽序

最爲千古恨。何如公以忠孝爲前。茅以神仙爲退。步飲嗽如飄風。叱咤如轟雷。轉盼如若下電。披鎧踴躍。舞劍聞梁。矯矯如十五鉄小兒。今螻蟻不欲出耳。有如邊陸蠡動。冲主下尺一求宿將。于臥彪蹲虎間。日章如曹瑋之伐曹彬。講邊備。蒐人材。決不出父下。公如趙克國。賜安車駟馬。就第。朝廷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是父是子。自應王侯。寧詎紆紫橫玉而已哉。公聞之。嘆曰。吾嘗念松弟忠寬。泔泔涕不休。既而沃酒酌之。大丈夫當如此矣。今父子歸隱。我家華山。非爾家希夷。

先生熟睡。避詔之所。乎陳子踪。驟西來。吾勑兒迎于蓮花峰下。共爲長生不老事。若斗大通侯印。則請付之弘域等。老翁炊黍之夢。栩栩覺矣。口章曰善。請進康爵者三。而後遣百隊紫綃奏太霞真人之曲。

壽見峰張先生八十序

太史君一以辛丑廷擢第一人。是年太子冠婚禮成。上慈聖尊號。覃恩京朝官。太史得封見峰先生如其官。丁未先生方八十。太史請于朝。假休沐歸上觴。遠近東錦羞壁者錯堂下。太史謝不內。而徵陳子一言爲壽。陳子遜者。再及春花時。始得操筆而祝先生。余惟東海公以名臣震朝野。再傳爲黃門。爲侍御。其後甲第駢起。幾十輪而九戟矣。見峰先生獨不獲以經術顯。太史一鳴以先生身親見之。父老云山川有靈。余謂彈丸。魁香堂集。卷六。續言。一。四。峰。泐何足當君一。要自先生長發其祥耳。先生性軒爽。當家世中衰。挺身左右翼。日以孝弟恭儉爲政。自拜封典後。被服樸素。門庭蕭閒。閭史無過書。公府無溷蹟。逍遙文史山澤間。丹靚碧瞳。疾步健嗽。度其規模尺幅。益古之有道君子歟。陸文定公嘗謂予。吾歷仕途。見浙孫氏再世爲宗伯。其列卿佐侍從者。踵相接於朝。閩林氏三世四尚書。下亦爲郎署牧守。而常與孫宗伯季泉林尚書肖泉對山游。言貌愿朴。視寒峻無以異。天道忌盈。鬼神瞰高。兩家皆無處焉。其子孫貴盛通顯根本。亦確

在于此。今太史君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端靜猶潔。弘雅精嚴。惟隕越先世之家聲。是懼。而先生素心素風。嘿相扇助。豈惟不愧東海孫。其意亦欲教大史君事事第一也。自古父子世登狀元者。爲安氏梁氏張氏兄弟。繼登者。爲陳氏孫氏。一姓二狀元者。爲宋氏翁壻皆狀元。及第而年最少者。爲汪應辰張孝祥。三試而元者。幾人。膺首選而他讓者。又幾人。而惟王沂公之博大。呂文穆之寬簡。文信國之忠義。吾朝二羅之風節。文章。賢者至今樂道之。君一真其人乎。君一汰雜實核掌故。隱然以三不朽自任。而當世亦以公輔期之。若後人。邇考其所自出。如歐陽司馬公父。則先生姓字因與之並傳於無窮。其壽又孰與今日多哉。東海公若萌之始。芽侍御黃門若甲之始。花及君一則爛熳矣。栽培護愛以收碩果之報。是在先生昔張文孝公爲狀元。性至孝。願以已官秘書郎授父。真宗許之。父年九十餘。見其子入踐樞府。宋人艷爲美談。垂五百余年。而鮮有繼者。繼之請亦自張氏先生始。

龍香堂集

卷六

壽

主

壽元輔印公七十叙

禮大夫七十致政。吳門申公少師。解相印凡十年餘。而甲辰秋始稱七十。邦君諸侯登歌者。趾錯堂下。鈴山令顧禮初束幣及門。徵文于布衣陳子。陳子辭者三。禮初曰。僕受知申公。復托太僕孝廉兄弟。葭莩之末。誼不可無一言。且文富公不有布衣堯夫乎。請毋讓。不佞少愛太原王公。聘讀書婁江間。居恒太原語次。公輒嘆曰。申公天人也。公練達國事。決機應變。捷出人意表。上不時出片紙。勅黃門立索回奏。公從容裁答。溫而且理。其他號令大冊。府檄軍符。及四方如山之牘。駐筆立辦。悉中其苦。真可使入主解頤。老吏宿將面談于千萬里之外。公每事務持大體。性不喜伉戾。僇薄。挑取時譽。而切以弘雅博大爲宗。好獎士類。而人員之客有道其事。非笑則嘆。公相度相才。舉世無兩。而予獨謂公與太原和衷一德。此尤相業第一根本耳。兩公生同郡。同榜。同鼎甲。同詞垣政府。同奉朝請。家居同壘。書存問自卯及辰。後先稱七十。又同此皆巧值天人之奇合。而正人君子之大同。不在是。曩江陵以名法治國。虎負不可下。龍

龍香堂集

卷六

壽

主

亢不復顧。蓋陰握官府之權幾十年。而公繼之。權者人臣之所不敢受也。公委蛇巽謝。以歸人主。少年喜事。將回面而嚮太原。太原不爲動。公無猜色。亦無猜心。凡一喻一握。一笑一顰。無不與王公揭日月而共之。如定壽宮。剪鯨窟。止內擢。絕開採。扶言路。翼皇儲。內調衆心。外調衆口。寧使天知有餘。而人知不足。此公與太原之所同也。魏知古始爲姚崇引用。崇反銜之。韓休以蕭嵩薦。嵩更不協。自古鼎席之地。霧端易生。元和諸君。特其太甚者耳。端溪之貶。門集賀賓。襄陽之朝。口騰僞誠。雞方索聞。何暇司鳴。釜且沸然。誰能調鼎。古人所以嘆美於丙魏也。閤臣自肅廟以來。其賢者即不盡如唐之牛李。然物情反覆。大約可觀矣。自公與太原並領機務。謀不害同。同不傷政。凡閤中向來膠粘不解之疑城。至二公始破。公歸而朝局已變。今且小開周公召公之言。轉思十年前兩君子同心輔政。豈可復得哉。頃公與太原里居相望百里。歲未嘗一再覲。覲則無信宿遂別。公賓至如歸。而太原公畏客若逃空虛。公少太原僅一歲。太原性怯寒暑。手料方藥。儼然若不勝。而公灼灼有孺

子之色。太原一日三嘆。驪無餘幾。公陶與謝展。無所不縱賞。汰寫生趣。以迎吉祥度。其神情趣舍。迥若別調。絕不能事事懸合。而後知兩公之立朝。非苟爲同而已也。昔文富致政歸。悉士大夫壽而賢者置酒相樂。圖形妙覺僧舍。賓主凡十有二人。而堯夫不與。竊嘗怪堯夫居洛中。當時士大夫識其車者。爭相迎迓。司馬公獨不爲留。耆英一席地耶。豈堯夫以布衣經綬之節。恥與鄉衮躑躅士大夫亦有不得而強之者耶。夫引分守道。堯夫且然而儒。則何敢以言壽公禮初曰。否否。峰巒金碧。幕以白雲。山龍華蟲。火藻粉米。而以荷衣蕙帶介于其間。兩相蔚映。無妨異同。且聞公花下小車。相遲久矣。予謝不敏。姑授簡禮初而佐公一觴。

壽滬海陳先生七十序

海上滬海陳公。解中州學政歸。閨門養重者若而年。特召公觀察使。與堂邑繩齋許公同轄晉藩。識者額手曰。此京師不通書之唐介政府。不奏記之劉元城也。主爵何自而知之。非久。且擢卿寺。賜節鉞。而公堅臥不欲前。笑謂勸駕老曰。無妄言。吾壬子七十矣。姑趣酒進我。於是海上客屬陳子一言以介觴。陳子曰。古者官評鄉行。合爲一。今分爲二。士大夫居官外有臺察。內有考功令。史有筆。諍臣有簡。禮法家轉睛相屬。眈眈焉執清議繩其後。孰敢有越厥志。而後爲鄉先生。或不然。鄉先生之行。無若漢陳太丘有爭論者。輒曰。寧爲刑罰所加。無爲陳君所短。余嘗疑蔚宗氏頗有所描畫矣。今觀於吾鄉。陳公去太丘豈遠也。公司刑刑清飭兵兵整。察吏吏肅。字民民安。造士士興。敎歷二京三楚兩河之間。名實加於上下。李本寧太史詳哉言之矣。而予獨雅重公。鄉行自少至老。無間言。公未登賢書。勁挺自好。精神清審。時然後言。旣成進士。絕不與里閭事。亦不與操邑大夫權。與人交。魚雅雅和氣。可搏掬也。雜以非義。即面赤髮。

指雖親厚。無所貸。蓋生平未嘗干人以私。而人不敢以私干公。三獻之璧。四知之金。非特望廬而退。及門而返。且鮮有謀公於心口間者。公論事必先分別邪正。論人必先分別小人君子。以熱腸憐才。以冷面疾惡。久則郡縣嚴重之。小有所創革。曰。陳公得無不可。里有不潔與檢格者。動色相戒曰。無令陳公知之。公真吾鄉之陳太丘也。然太丘道廣。未免爲中常侍侯覽張讓屈。而公決不輕假易地而處之。其百折不回之氣。千仞不下之色。度且雪峻於太丘。公鄉行如此。而宦業可知矣。公去國朝野之風氣日變。日新。公中立屹然。無所加損。流覽圖史。平章花木。間爲詩若文。以擬於古。所謂公是先生。公非先生者。挑之時局。不應。挑之古學。不應。甚則投之以雞肋。嚇之以腐鼠。亦不應。蔗境彌甘。薑境彌辣。垂今日而公七十年之故吾尚在。非獨行君子歟。公與棠邑許公同籍。復同調。其年齒。召命又同時。棠邑猶善飯。皂帽布襦。人莫得而測識之。而公亦碧瞳丹顴。春秋著書。不輟。兩公盍不出而登朝。使後生晚達。當末世而親見古之真狂真狷。豈不快哉。昔司徒陳耽。太尉楊賜。每拜

公卿輒嘆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今夔龍滿朝。何有者。舊如公而久潛人後者。公無讓且暮。駕蒲壁迎公於卿矣。

鹿齊堂集

卷六

壽言

三

壽潘見所先生七十序

往太原王文肅公嘗謂余云。邊吏必鄭經略。河臣必潘司空。兩公皆有子以明經中甲第。顧司空長公獨以弘雅樸重勝。黃中丹權修髯碩幹。望而知其為名世偉人。與之談。袞袞如懸河。然不挺險。不走捷。又溫然古德君子也。不佞退而心識之。已聞令溧陽。再令永清。武清。所至檢括豪右。捕治訟魁。披隱田。汰浮額。雪沉寃。哺教貧諸生。裁抑稅使之橫飛者。拒謝權要之請托者。邑號神明。荐剡騰上。以中忌。僅召為刑曹郎。再晉都水。奉

鹿齊堂集

卷六

壽言

三

勅監惠通二河。公募民開濬白河。歲省水衡錢十萬餘計。漕艘便之。孔侍御特疏奏聞于朝云。家傳金簡玉字之書。躬迺沙壅水流之勢。真實錄也。會為細人蜚流言當路。遂挂考功法。聞者皆為公露齷不平。而公恬不屑意。卽遺書同列。猶以河事相規。皆鑿鑿中窾。會洞情實。或先發於數十年前。或立應於數千里外。若使援夏忠靖。劉忠宣故事。由冬官郎正卿席夫。亦何愧不然。駕輕就熟。家傳而廷獻之老司空。行河舊緒。公可繼而理也。天授國家以河臣。而頓之於蒼水寂寞之濱。若而年。今

且七十髮垂垂雪矣。余嘗謂河臣與邊吏迥別。今士大夫骭髀磊砢。橫刀相揖。高談九大鎮兵事。非書生浮氣。則故老陳言。獨河之血脉微而利害鉅。與天險爭。與王氣爭。與中朝之羣喙爭。老司空能授之公。而公不能得之司空。又不能得之面牆。豐蔀之輩。公其如河哉。邊事可以揣摩。河事必由傳授。面命之躬親之。又歷試以練其膽。久任以老其才。河有世臣。則世無河患矣。自公高臥後。治河使者。舟行水末。泛泛然隨鳬上下。刻泥如畫。脂鏤冰。歲費金錢如漏卮。破釜。公父子當任。豈至糜耗貺。李堂集 卷六 壽言 三

壽楊太公七十序
侍御楊公之按吳越也。其率屬以推誠任素為主。其督鹽策以寬商恤竈為主。其調朝野之局以渙小羣萃大羣化異為同為主。瀕行之日。松父老堵而告曰。吾儕百日中。若不知有侍御臨郡者。既行而見繪像者。擁門執香者。導塗而後知有侍御在也。侍御為誰。曰。楚楊公所居何地。曰。古武陵桃源。父為誰。曰。太公七十矣。積學貢于鄉。以子貴封矣。其孫弱冠成進士矣。父老曰。汝何從知之。陳子曰。侍御嘗顧余草堂。徵文為壽。具言太公恢疎魁岸。嶽奇磊落人也。東髮攻文章。踴躍場屋以老。性不喜治生產。而好為人脫急緩禍。不責人報。不使人知其慷慨赴義。徒步躍馬。雖老雨甚風。莫能遮止。侍御公初為長安令。經營滿咸陽者。至不避鬼矢。鼎鑊太公聞而咲曰。兒得我骨文。弱賈勇游太華。我眉歸。又笑曰。孫得我膽。益少而授書長。而教以忠孝廉潔。廩廩然惟居盈處亢之是懼。今立朝居鄉。一切以嬰兒真性處之。父子祖孫之間。間且觴。則觴奕則歌。宛然牽衣索果。繞膝分甘時也。夫五倫之中。兄弟狎則傲。朋友喋

則。賣。婦。子。嘻。則。索。惟。君。臣。主。泰。而。父。子。主。和。公。西。華。父。子。所。謂。朋。友。處。者。也。然。章。甫。束。帶。趨。廟。立。朝。之。重。典。孔。子。不。他。與。而。與。公。西。華。氏。曾。子。之。養。親。也。如。事。嚴。主。烈。君。然。援。木。擊。之。有。頃。始。蘇。子。聞。之。愀。然。不。樂。曰。參。乎。來。勿。內。也。由。此。觀。之。人。子。豈。必。拘。檢。束。縮。之。為。孝。也。哉。嘗。讀。文。弱。之。記。曰。山。水。之。奇。以。曲。而。生。直。而。散。余。謂。孩。提。之。樂。以。直。而。生。曲。而。散。彼。其。乾。啼。濕。哭。饑。噉。飽。喜。此。真。性。情。也。縛。筍。以。為。輿。執。芟。以。為。益。文。襁。錦。襦。呵。噉。而。前。導。之。曰。官。且。至。此。真。功。名。也。老。人。坐。繩。床。子。孫。孽。棗。捧。

聊齋志異

卷六

五

五

鑿。攘。項。而。進。之。口。不。及。受。噴。而。流。涎。僂。僂。歌。舞。以。為。樂。此。真。禮。樂。也。後。世。出。就。外。傳。而。孝。始。文。入。就。仕。途。而。孝。始。曲。跪。上。堂。跪。斟。羹。三。時。百。拜。而。奏。酒。食。意。非。不。善。禮。非。不。莊。也。然。而。君。子。有。不。貴。焉。者。謂。其。非。真。也。今。天。下。真。有。家。庭。之。樂。者。無。如。武。陵。楊。氏。父。子。祖。孫。豈。特。如。朋。友。且。嬉。嬉。如。嬰。兒。矣。太。公。與。龍。君。御。先。生。善。君。御。傾。天。下。知。名。之。士。客。至。太。公。亦。為。具。主。禮。近。得。陳。氏。廢。圃。行。且。結。茆。編。竹。如。籬。落。村。墟。文。弱。治。一。舟。奉。太。公。漁。釣。其。中。而。侍。御。公。又。以。使。竣。還。里。門。進。無。隱。忠。退。無。隱。恨。

所。談。非。經。世。則。出。世。所。樂。非。好。山。好。水。則。異。人。異。書。超。操。若。一。心。雍。睦。類。三。代。不。知。疇。為。父。而。疇。為。子。也。疇。為。祖。而。疇。為。孫。也。疇。為。貴。而。疇。為。賤。疇。為。老。而。疇。為。少。也。則。太。和。吉。祥。之。至。也。此。非。得。之。太。公。也。取。漿。而。什。弄。雞。而。啼。蓋。楚。人。老。萊。氏。之。故。態。也。亦。非。得。之。老。萊。氏。也。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蓋。武。陵。桃。源。之。遺。俗。也。亦。非。得。之。桃。源。也。孝。弟。之。樂。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蓋。孔。孟。鄒。魯。之。家。法。也。而。又。何。疑。于。楊。氏。之。父。子。祖。孫。請。以。此。為。太。公。壽。

聊齋志異

卷六

五

五

壽潘虞淵暨配楊孺人七十序

光祿虞淵潘公。暨配楊孺人。七袞。遠近走相告。舉齊眉耦齒之觴。牛酒羔雁。紛集于其庭。諸伯仲謂無陳子一言以佐觴。雖鐘鼓沸天。鞍馬照地。猶之閭巷之壽其親也。于是過白石山徵之陳子。陳子曰。江南屈指聞人聞家。推海上潘氏。恭定公解綬歸。日與介弟逍遙綠野間。如二疏九老者流。而方伯學憲率子姓捧匭。對斗于其後。一時稱榮壽無兩。今更三葉。歷大帝。而虞淵公繼之。說者美潘氏有壽種。而余獨諗公有世德。有世教。故也。

公承益州慶陽兩先生后。門列車輪。床堆印笏。顧能醇謹肅括。以孝友教家。以恭儉訓族。凡朱門之鋒氣翔態。黃口之怒馬鮮衣。悉鋤治而淘汰之。恂恂如寒書生。古田畯。又如義黃以上人物。譽之不喜。激之怒。干之不厭。負之不畏。困之以疊役。加之以橫征。不求解有司。不駕禍他氏。而楊孺人又以精心善氣迎之。檢田廬。部錢穀。潔賓祭。締婚姻。程督羣子姓。夙夜不遺餘力。或出佐巖郡。或入典大庖。或以明經超貢于王庭。珠林玉笋。國寶家駒。非其文孫。即其快婿。無論吾松諸名甲閥。莫敢

與公雁行。即古來鹿門共隱。鹿車共推。有如公夫婦之壽考。頤融保世。滋大者耶。子丑以後。瑞燭董灼。每讀王子壽天上無愛人間可憐之曲。往往為之踟躕而嘆。今新天子乘乾開泰。不動聲色。拔禍本于深根固蒂中。向來無限名公卿。顛倒榮辱。如反覆左右手。而公與楊孺人以偕老遇昇平。拭目聖主之龍飛。拊掌后人之豹變。冰山不倚。熱焰不趨。皞皞熙熙。幾忘其老之將至。豈非人間大吉祥。大愉快事哉。余七十與公同。遭際聖明。又同。公有意垂訪余山。兩人當轟飲加酌。跨驢向北。亦為荒然滿舉一觴否。

壽孫太公七十敘

余畏客喜出東郊游柳岸荻渚間有衡泌在焉孫太公侍洲舊隱處也太公本世家其祖好讀丹經與鍊師游產廢雁洲翁授經里中兒積精營一畝宮破垣敗郭賦詩鼓琴甚樂也雁洲翁多痠疾臥輒經旬月或累歲不起卽起輒爬蟻循牆捫壁而已太公負抱鴈洲出入與俱者凡十五年雁洲翁疾漸瘳有客策子母驢入門食庭下疏雁洲翁咲曰我得此驢兒可弛負抱矣客如命留母贈子雁洲翁得乘驢游市中每上驢背太公如掖

龍香堂集 卷六 壽言 三

小兒狀整鞵引韁授衣裾置尻下視安行數十步始安心而入聞牆外驢鳴歸扶掖亦如之挫草量水已具棧下矣鴈洲翁多名賢之交太公肅客真率中禮宛轉顧父心居恒非分蜂釣魚則種豆執菊少綜岐黃書有異方病而乞藥者輒應貧無取報謝者畀藥如初子幼者馴謹守門戶長者世聲妙文翰出則丞相施床歸則名公卿士呵噉坊陌其所居花竹依然而草堂加腐而新湘襲芸裘之書加床而屋太公褐加荷市沽加名釀折芟烹飪加而爲築肉盈簋太公每嘆曰有兒如此恨不

令我父見之雖然我以此老無恨矣余憶髮覆額吾師雲汀先生率余謁見鴈洲翁比長與太公及世聲兄弟游其數目見樹杪藤踵蟠結可醉坐庭槐交蔭午不見日皆太公手植也太公今七十矣負隱君子之行而世無式閭問太公者余故命于墨陳詞而屬世聲侑觴以進焉他日郡志撰逸民孝義一小傳或有徵余文

壽雪泉禪師七十序

余少慕人外之游。手公車言。攢眉不怡。得竺乾古先生書。輒避人讀之。欣然有會心處。家居近馬者寺。行游寺中。遇雪泉師。如獲夙契。余比時縮髮不敢與師。麈尾相難。然心知師爲龍象。蹤踏中人也。徐文貞解相印歸。同陸文定耦影林下。尋法喜之樂。師以老衲介於其間。如裴休黃蘗。了元子瞻。皆可入圖畫中。英廷韓以詩道自雄。客至同集師山房。歌咏叫嘯。城烏林鳥欲驚欲止。與霜月相凌亂。師絕無倦色。燃香淪茗如初。余嘗倦而假宿。數見以爲故常。廷韓以後。屢社寥寥。客不復訪師。師亦無所事。客日掃一小閣。六時禪誦。晚年更就閣下耳房。精修淨土。髮白齒豁。而束身戒律不少衰。每談壯年五臺游。及向來酒人韵流。跌宕酣呼。如夢中相似。目前惟董太史唐孝廉陸大行。吾師何司理。與余追隨舊游。時向枯葉古殿。一再尋師。而師尚能雍容矩步。笑而送客。行不借掖手。不支筇。其百歲故可待也。師之師爲長壽佛。不拘拘世相。第吾曹喜師耆舊在望。遠近皈依。辛苦飯僧。而不欲披緇擎鉢。爲居士宰官說法。而不欲談

玄說妙痛捧熱喝爲窠臼。禪古有本色住山人者。非師而誰。故樂爲文以壽之者如此。

壽包瑞溪先生六十序

先生以癸巳稱六十矣。性簡重，不飲以牲醴鐘鼓，勤其鄉之宗人賓客，乃與醜醜子出而游于峰泖之濱，不佞某先生之小友也，無敢以俗禮涖遂謀之愚谷子操空言爲壽，而折梅花與山中之鹿以侑之。夫先生自舍香郎爲秉鐸憲大夫，蓋浮沉宦轍者幾十年，吾生晚不能盡知先生，自先生之折節而下不佞于委巷之中，及相與就暱，修布衣交，然後退而少盡其奇，先生所謂天下之至人也。夫世之尊官長者，大較可見矣，非高車大纛

晚香堂集

卷六

壽言

三

歌舞臺榭爲匹夫匹婦觀，則日捉牙籌，鑿三窟以穴子孫，而久之卒落干游閒之手，散爲飄風冷烟而不可得。夫尊官長者，誠知其後之必至于此，曷若放而縱轡于寥廓之野，以庶幾哲人之尊生，直爲此芟芟也。先生寧靜澹泊，超然出于天際，俗籠時局，不得而繫之，此何足以奇先生，而先生之奇，世人有不能望其萬一者。先生居家孝友，子姓凜凜，動遵禮法，不失尺寸，而先生未嘗并以檢押人，則奇賢豪借譽，飢寒借色，一諾不渝千里，必赴則奇平生經國大略，嚴若武庫，深若重淵，而有時

晚香堂集

卷六

壽言

三

嘿然端坐，曾不知其爲大人先生，則奇喜與人同功而，至不惜與人同過，則奇可以廊廟，可以山林，可以方之內，可以方之外，則奇進而莊嚴于鄉老之社，退而婆娑于少年之場，則奇入德之不應，或中之難曉之語，必不忍之話，亦不應一言渙釋，解衣握手，驩然無忤，則奇起自名家，復起自少年高第，爲鄉祭酒，爲邦典型，而或布衣高屨，或下車徒步，則奇不逃禪，不佞佛，而能不妄語，不宰殺，不吝信施，不膳兼味，則奇孜孜爲善，自子姓而下，兒童賤隸，皆化之，則奇胸中了了，明智若神，而往往絕臧否，含瑕額，則奇人以此相加重，而不忍以此相加，欺則奇六十矣，而不倦游，碧瞳丹輔，行無杖，坐無几也，則奇若是者是真天下之至人也。先生蓋嘗以無咎無譽自處，以不爽不惠處人，以知足止處造化，故有東方生之吏隱，而斥其滑有榮啓期之健，而去其貧，有白香山之適，而無蘭消玉殞之悲，有陶元亮之談，而無攢眉白蓮之苦，有蘇子瞻之達，而無流離放黜皓首窮海之憂，若先生真可謂壽而康矣。夫先生既壽且康，則縱游五岳之期，當必與不佞野人共之。他日山冠田衣，長

鏡短杖清歌幽嘯而入松花芝草之叢則此鹿且百歲
能負而走矣使天下望見吾兩人如甌甌子之從先生
者曰此青山白雲東西南北之人也豈不樂哉

晚香堂集壽言卷六終

晚香堂集

卷六

壽言

七

曉香堂集卷之七

壽言

壽問卿大咸馮先生六十序

往戊午大馮君元颺小馮君元颺同舉於鄉壬戌颺先登舉朝額手云此大咸先生子也先生縣刑曹郎獄獄豫章豫章無冤民其于公高門之報耶余曰君未聞馮太守襄陽事耳當稅監陳鳳鎮武昌韋縱騎生襄陽不孤不鼠飛而食人益負蝸虎也其間勝衫給事衣緋拖綠者非鬚頭養子則大腹長鬚駟市魁鼓作威勢剗剗人物即監司臺使者第相顧太息莫可誰何而先生曰襄陽動則全楚動而天下與之俱動頃者滇以火秦以毒遼以兵閩且窘御史中丞而狎侮之涓涓江河青青斧柯此其時矣乃密授方略縛韋縱騎置之法勅市人家投束薪燔其廬烈焰四起積賄一空道途歡呼如雷震先生綏綏乘肩輿還署課兒讀書不輟聲鳳慚憤百計謀竭先生不遷者九年所矣家居孝友削跡公庭官至太僕卿猶貸子母錢爲用寓書小馮君僅搜十金寄之其清絕如此襄陽父老侈說馮太守稅璫事至今

曉香堂集

卷之七

壽言

曉香堂集

卷之七

二

面有怖色而先生談笑遜謝曰此曹畏先皇帝三尺法非畏馮太守大抵彈論寺人者輒指引漢唐爲証而余謂不然吾朝不典兵不監軍不參機密不與援立定策不呼翁不呼將軍不侯不王即開採權稅之役直以老奴下僮畜之差有不法小則鯨且逐大則保且誅誰敢有越厥志者廩廩太阿之柄操之先帝而授之子孫故顯宗奉遺詔急撤天下之稅使今上御大寶盡召天下之正人則大咸先生其一已昔漢元帝欲用馮奉世馮野王迄爲石顯所格廢不用來璠在襄陽州不返此皆馮氏與襄陽之已事也先生更三帝神明之朝又當羣璫見睨雪消之日雖石顯元振輩不覺掉尾弭項以就先生之鉗勒真英雄縛虎手哉夫天下無事則已有事則元老壯猷舍先生其誰歟語大小馮君勸舍人治裝同籍諸兄弟置酒春明門內側耳屬車之音矣

壽瑯琊王開仲先生六十序

瑯琊王長公司寇次公奉常文苑代興學士大夫擬于眉山兩蘇氏而開仲以束髮知名早九試輒冠軍海內傳誦其文不去口曰鳳麟衣鉢定屬此君甲午縣明經中其闈榜司寇奉常已前逝而獨王文肅公父子奇重之操木天貴人相待逡巡三十載數奇不前謁選憲幕竟歸識者相爲慨然而余獨笑曰開仲此舉太有識夫以開仲卓犖命世才俯首而攻時調扛鼎弄丸何所施而不可第精爽稍稍非昔矣卽與子彥塞裳匍匐而就

東不堂集

卷一

壽言

三

東不堂集

卷七

壽言

四

見之耳。子彥美少年精嫺經術通達國體檢戒舍人凡每以濁吏庭旁獵戶外爭爲可心開仲父子相師更有重于公西華之朋友處者家風如是豈必拋晚景之桑榆而就出山之小草哉往者瑯琊諸君或跌宕少年塲或馳逐大入游或談宗或談氣節性命瞠目甚口噉名者尾而隨之予獨窺開仲口無流涎兩眉端亦絕無栩栩美色卿用卿法我用我法卓識玄覽早已覺于玄黃未血之先不倚冰山退不墮火宅鄴侯書仲長園贈令田步兵酒造化悉局而留之以待開仲卽眉山蘇氏父子未必享此太平清樂也自今以始左手呼淵季右手挽子顒晞秋髮之披肩沐朝霞之掬面優游哉但解富有日新以儲攝月樓著作而已余曩與開仲頗自負丙午卽向白石山前補百毳衲炊三足鑊餉作瞋睡漢久矣開仲能來一訪我乎我將斫鱸擷尊起爲開仲壽嘆舊好之晨星顧新髭之如雪三百枯槁十千美酒卽信宿流連猶恨晚也居然成二老來往亦風流杜少陵此詩得無爲我兩人設耶世路悠悠則請付之洗耳

壽玄宰董太史六十序

甲寅春王之十九日太史玄宰董公六十矣。遠近東錦羞璧謀介壽於公。而公預勅門者無內客。無獻廷實。曰：我將與陳子探梅山中。或放而至於三泖五湖。獵車漁舫不得而跡也。而華亭侯鄭公則謂陳子曰：吾師他人辭而難辭之子。子寔習我師。蓋爲我屬一言以佐觴。某與公少有惠莊之契。晚而相期爲楊許碧落之游。而未方噪於啓事。而津津於有道賢士大夫之口。中外想望公者。即東山不出。洛下不相。而班孟堅蘭臺。范蔚宗之詹事。則公舊物也。而公意獨不爾。嘗謂余曰：吾曹無他。覬博得一活勝人足矣。余曰：公有三無筆下無疑。眼中無翳。胸中無一點殺機。此三者皆公壽徵也。公大笑。以余爲知言。而自余以外。亦鮮有能盡公之奇者。公科第高。言語妙天下。度無可一世。而寒生晚進。操稅謁公。至與之衡禮。順流而談。無所忤。亦無所揀擇。則甚奇。或一胸而接數士。一日而發數十函書。緩急乞覓。多恒順如。意以去。則甚奇。端居則神游四海。廣坐雖鐘鼓鏗訇。絲

肉雜奏湛然如不見不聞。則甚奇。自禁近出爲藩憲。落幾十五年。瀟洒咏歌如平生。而無怨誹不自怡之色。凡邇來路岐而徑捷者。公羞而不忍爲也。則甚奇。不禪而得禪之解脫。不玄而得玄之自然。不講學而得學之正直忠厚。則甚奇。揮毫掃素。簇簇如行蠶。閃閃如迅雷。飛電。山僧逸民狎得之。而上相巨卿。豪璫貴戚。欲乞公尺寸而不可得。則甚奇。書畫出公手。無十一而借名衣食者。其贖筆往往播傳於輦轂。流通於外夷。殘楮短楮。購募餅金。當吾世而目見其聲價百倍者。惟公一人而已。則甚奇。泛然受悠然辭。泊然若無所事事。而品騰物情之向背。與時局之變遷。他人累百言而不足者。而公片語必快心。其事或發於三五年之後。其人或隔數千里。而遙公輒射輒破的。輒斷輒左驗。則甚奇。公之奇爲文章翰墨所掩。而公休休之量。斷斷之識。又爲才名所掩。有如旦晚賜環。延對便殿。其筆下無疑。可以爲真史。臣眼中無翳。胸中無殺機。可以爲名宰相。而顧時起時踴。旋推旋阻。天祿之藜。歿而爲名山之副草。膚寸之雲。公施於二三同志。未雨天下而雨一方。則吾華亭鄭侯

是也。夫鄭侯爲衆父，而公爲衆父父。公之壽於鄉，不
多乎？公已丑榜，最號得人，但名者名不立，學道者道不
効。公乘運，委蛇身名，俱泰天下，以公之文章翰墨，比於
米襄陽、蘇眉山，雖恩寵知遇不如，而公有元章之悅生，
無子瞻嶺海之困頓，則所謂博得一活勝人，公真饒有
之矣。而況更有必不朽者在也？鄭侯笑曰：善。昔趙綰爲
相，言師申公，帝遣蒲壁，惟恐後，而申公已九十餘矣。師
未艾，不敢以此事公，但聞公却避觴者，行且西出關，請
學令尹喜望氣而迎。公即不爲強著書，其姑緩青犢爲
我飲長春一杯酒。

北齊堂集

卷七

壽言

七

壽查仍素先生六十序

往余訪馮茂遠于當湖，因識查仍素先生。是時茂遠載
酒出北郊，與先生狎坐，披賞晚香堂新帖，漏盡，抵茂遠
別墅，燃燭登樓，所借有奇客。一日夜，徒步六百里，有異
僧善飲，至數斗，指禍福多中，言語沸發，而先生巖然不
動如山。余心知其爲有道君子也，明發，茂遠放馴，雀一
雙，往來霄漢，田洛間採芙蓉，摘柑橘，酌酒黃花，而別茂
遠種梅幾四十畝，約春時再游梅下。余逡巡未果，而先
生以今年庚申稱六十矣。查氏海上右族，纓冕四世，先
生扃戶下帷，無錦衣玉食之習，出試童子科，人與公度
公權仲魯輩結社，摩壘相攻，數拔幟而出，晚年厭薄舉
子業，游心洙泗，竺乾之書，俯而讀，仰而思，其稱引指示
羣于姓，率王文成以上諸名公嘉言懿行，淺者解頤，深
者沃人肺腑，溫如挾纊，醉如飲醇，嚴如畏友，導師有凜
然不可犯之色。兩季後先歿，先生撫其遺孤，部署其寸
田尺宅，孳子母而息之，招贅倍曩昔，悉秋毫皆授二孤。
遂以名士元宗同堂，兄有繼產，先生義不受，遜之嗣子。
其他飢寒借色，吉凶借力，解調紛難，借是於柳下，借矢

于魯連者尤不可勝紀。而先生則逡巡三讓而不任德也。所居有龍尾諸名山。時時携羣從嘯咏其上。洒雲弄月。達旦忘歸。歲時伏臘。過從諸父老子弟。傾尊上爵。飲不人後。醉不人先。今春秋六十。敏武善噉。猶類三四十許健少年。隱耶仙耶。其洙泗竺乾氏之徒耶。先生不欲自名。而人亦無能以一偏名先生。蓋幾于逃六鑿。游四虛。栩栩于華胥之鄉。駒駒于混沌之藩。小年大年。吾不得竟之矣。先生有甥曰茂遠。嚴事如察父。今以十月之朔。率公度公權與仲魯諸君子。雁行壽先生。適當小春。

龜谷先生集

卷之九

壽言

九

風日晴麗。釀黃花以爲酒。寒芙蓉以爲裳。選憶人間之樂。度無有踰先生者。恨余爲客所絆。不得從先生拍游其間。而藉手壽言以獻。俟先生百歲時。同遊茂遠別墅。度梅花四十畝。烟幹如鉄。雙雀骨老。能負我兩人而飛矣。

壽胡玄渚先生姚孺人偕老序

余嘗纂二十一史之隱逸。并及文苑孝義。方技中之卓行者。合爲逸民史四十卷。始自吳泰伯。斷自勝國倪元璽而止。因欲續取。我明高士彙爲續史。而國乘不盡書。即郡乘書不盡實。山林之政。益寥寥焉。近與沈公路交。知海上有玄渚胡先生。其真逸民之流歟。先生少好古。綜覽該博。精研于六書聲律。二十爲諸生。聲藉甚。五試輟。今且老。謝去逢掖。以笑歌吟咏爲樂。婦姚孺人能安先生貧。苧衣草蔬。泊如也。庚子先生與姚孺人偕六十。賦詩以見志。雅自負于冀缺耕野。仲子灌園者。士大夫爭傳誦之。並有和章。余未識先生。顧想其風采義味。要亦去古人何遠。余嘗記父老言。三四十年前。儒者負奇不售。退而閉門授書。訓子整俗。雖自首有可觀者。邇來士不得意。多喜游。游多在燕邸公卿間。蜂還蟻往。塵土糊面。甚有遺簪喪屨。顛頭而歸者。其一二游道小康。輒津津誇示里中兒。或轉擲于格博酒食狎邪。鮮怒之費。不頃刻洗手盡矣。以此自悼。自咎。自笑。自罵。繼之以涕洟怨訕。神情忽忽。不知作何狀。此詎可令胡先生

龜谷先生集

卷之九

壽言

九

見也。先生竹牀土剉。蕭洒自得。據梧而臥。擊木而歌。歌聲如清球古理。姚孺人以機杼韻之二子以吟。唔和之。無論身不闢城市。即夢亦何嘗識金馬門哉。宜公之貧而壽。壽而康也。余視公尚壯。未五十。蒜髮蛀齒。衰相已現。反顧生平。精神竟鬼。從微細中夾帶流注者不少。往歲築臺小崑山。近復薙草種竹。築室于天馬之陽。凡以爲避喧練俗。收拾本分事也。有如公携筇負書。一顧余兩山中。相與證長生難老之術。松花一盃。清泉一瓢。當以相供。併虛逸民史數行。留以續先生何如。

壽康孟修六十序

往余與玄宰從孟修游。時在城園中。每見具香茗。或小飲微醺。所談非禪則詩。其性如山麋野雀。未嘗不在長林豐草間也。孟修不奈俗。又不喜治家人產。門風孝友。雍雍無間言。即終身待人。未嘗有譏讓之聲。與驕詔之色。舉止清疎。神情蕭爽。當時未五十。眉髮鬢髮如着初雪。望見者疑爲山澤列仙之儔。豈城市可得而狎見者。近二十年。不復遇孟修。即遇。不數數。去郡去里餘。卜居避世。凡故交知識罕見其面。孟修所居。田皆中下。多空隙大澤。及三四老楓古藤。因築園結廬其間。繞田皆編槿。插籬。塋岸曲折。不見闕扉。啓扉。花竹蒙茸。不見徑通。徑轉板橋。回互。不見樓庫。庖廩修竹。偉木。碍日。蓬天。翠微蔚暖。惟聞春白機杼聲。客至輒留。留輒傾日夜。仰見薔薇紫藤。高懸樹顛者數百尺。秋深紅葉。與芙蓉葦花相映帶。陽鳥雞犬。見人皆有倣色。則孟修可知矣。孟修一歲常寡出。出必佳山水。所交無雜賓。必當世豪士。偉人。耆舊老衲。餘則倚杖閭閻。閉門釀黍。大兒讀。小兒抱。不知人間菟枯。譏稱爲何物。益目前真隱真樂。無過我。

孟修者。余陳書數篋。山裝一具。秋圃春田。去孟修不遠。而聲影未消。悔吝旋起。王景玄有云。奇士必龍居深藏。林宗輩不足識也。余實于孟修有深愧焉。孟修今六十。白髮不加短。赤權升黼。不改如少年時。手種核成花竹。成林樹成拱。三十畝之宮。遂成一深山。大壑如桃源。芋村皆然。竊謂孟修居然成一龐德公。蘇雲卿。置之高士傳。逸民史中。無愧色。吾師乎。吾師乎。可以樂而老。老而忘年矣。

壽凌益吾孝子六十序

武林有凌孝子六十矣。王君元建走書白石山徵祝詞于陳子曰。凌公閤修士也。前諸文學博士上狀郡邑長。以及臺察。舉古德行科。賜楔棹旌閭里。聞鼓吹聲。掖老襁幼而擁觀之。孝子謝不敢當。而以子山澤之言奏度。必且嘖然而進。一觴凌公益吾者。給諫二洲公之仲子。廣西太守梓崖公之繼子也。精嫻經術。學伎紫溪晴原。兩先生拔爲冠軍。餼於官。太守公五十艱子爲曲圖置副。默禱舉雄調護嫡庶間。最爲心苦。守本生親喪。不應。

試弱冠妻亡。畢身不再娶。鼎新家廟。推遜分產。捐貲行營高塚。蓋廩廩篤行長者也。孟秋葬本生母。將啓父窆。令附焉。啓墳水黑。楷腐。公一見慘駭。號天慟地者三月。夜遂至廢明不能療。或云劣地師誤人。於公何尤。公得無過乎。陳子曰。昔梁有中書郎殷不害。魏兵入江陵。尋母所在。雪天行哭。見死人填溝中。即投身捧視。舉體凍僵。始得母尸。大哭欲氣絕。權葬江陵界中。宋有孫法宗。遇亂以父尸不測。操刀沿海。兄枯骸。則刻肉灌血者十餘年。臂脰無完皮。血脉枯竭。終不遂。遂衰經終身。自來。

奇男子。皆至性。過人殷。不害。不暇。顧寒。雪凍。僵孫。法宗。不暇。顧臂。脛。血。肉。而。凌。孝。子。何。暇。顧。有。目。無。目。乎。自。今。朝。野。更。局。日。異。月。新。不。風。之。波。何。刻。茂。有。夷。狄。橫。行。猶。嚴。門。戶。飢。饉。登。見。猶。競。奢。靡。種。種。魔。事。非。復。公。六。十。年。前。景。象。時。公。以。有。道。處。此。自。當。閉。目。不。窺。恥。爭。魑。魅。之。光。耳。吾。聞。張。湛。云。戒。思。慮。專。內。視。老。子。云。聖。人。爲。腹。不。爲。目。此。實。養。生。家。要。言。而。公。暗。合。古。法。則。篤。壽。何。疑。焉。天。道。不。應。無。知。何。故。使。公。無。日。天。道。有。知。終。不。應。使。公。無。報。今。報。以。康。寧。報。以。元。徵。吉。徵。兩。名。士。又。報。以。旌。廬。

明季堂集

卷七

壽言

主

表門之典。俾公孝行。與世人千手千眼。共見之。天何負於凌公哉。若子夏喪親。未有聞而喪子。喪明韓熙載。敝衣芒屨。作替者乞食於歌姬院。多見譏名賢。而無補世教。不若公于父子夫婦之倫。孝義皆可風也。故作敘一通。次於濟南瑯琊凌大母大節解後。而并以祝公百歲之觴。

壽陸仲華先生六十序

余少好曠閒。考室山澗。覆以茅椒。將以爲灌息寢寐之所。而蹈道不固。強向人間授書。每思梁武有云。賓客簡通。公卿罕預。意嘗誦而愧之。間於瑯琊絃誦之暇。與二三同志。行游郊墟。晚得陸仲華先生。蓋婁東隱君子也。陸氏自薇菴晉川兩公。以風流文采。照映一時。而仲華繼之。仰藉先闢。風軌穆如。孝友恭儉。信於里黨。蓋嘗隸博士之藉者四十年。而才高數奇。遂此不復與羣從。微裾爭席矣。南郭之陽。有墓田在焉。先生於是漉泥芟草。穿池引流。地不求方幅。樹不問位置。藥欄竹塢。參差蔚翳。臨之以草堂。焚之以槿垣。紆折之以柏徑。蔬圃紅橋。翠幕綠窻。素屏先生日高枕讀書。甚樂也。余嘗一過訪。盤餐錯進。觴奕間作。奇茗異香。不速而至。倚孤亭坐。盤石出視。籬落之外。江橋亂飛。田塋如織。主客俱在。圖畫中。但憂老耳。先生捧腹笑曰。君非知我者。僕六十飲噉。不少衰。入抱膝上。見出對座上客。登壇賦詩。如幽燕健將。爲人排解紛難。如關隄十五俠少年。其他掃箒買花。種魚洗窰。殆不知老之將至。余曰。有是哉。先生者。益不

晚香堂集

卷七

壽言

主

官之淵明。不貧之榮啓期。不抱癯之漢陰丈人。而有子之白樂天也。且今甫六十。余齒肩隨。當歲歲過。婆東與先生共尋人外之樂。度手種樹已徑圍。兒亦讀父書。稱知名士矣。

壽項孟璜太史四十序

吾友孟璜。項太史。以甲寅四十。社兄弟酌大斗壽之堂。孟璜謝曰。蘇學士文章徧天下。而集中壽言不少。見徵文伯觴非古也。陳子曰。三百篇頌禱之詩。十居二三。春秋卿大夫聘問諸國。輒賦詩飲酒。以爲壽。豈論小年大年哉。孟璜僅四十。其胸中包絡古今之書。幾萬卷。其目中歷盡乾枯。舉誹向背炎涼之態。幾百變。益年雖少。而文行則祭酒也。衡量裁鑒。則老尊宿也。孟璜不觴。誰當壽者。孟璜亦笑曰。我嘗攬鏡自照。視渭川叟則誠少。若以視周郎二十四。而經略中原。則太老矣。諸君不我觴。又誰當壽者。雖然。非我志也。江南卑濕。四十早衰。吾嘗心憐梁武之言。而不意身遘之。益少而成名。長而冉冉林藪者。且數年矣。陳子曰。寧惟孟璜。昔君家小司馬少溪公。負經世之略。與江陵牴牾歸。玄池公勅兵薊門。脫叛卒數千人於死地。竟未及通顯而止。憐才者如春風拂面。便消息才者如嚴霜一寒。透骨。項氏之不遇也。獨孟璜也歟哉。今孟璜知命待時。闔門養重。非異人不迎。非異書不讀。舌記而掌錄。朝修而暮纂。豈特木天貴人。

無此精專。即蘭臺石室之藏。恐未必見此秘籍耳。悠悠俗目。不盡知孟瑣。而孟瑣亦不屑求知於當世。書癖以破岑寂。酒癖以破牢騷。好古之癖。以破俗韻。其他非爲德於鄉。則節口量腹。以緩急其族之貧者。雖客至壘。恥歲誦。素恥勿問也。方今中外時局。以爭殿之虎。而角戰野之龍。以雌黃之口。而灑玄黃之血。明哲君子。非學申屠蟠。則徐孺子耳。假令孟瑣而處今日。既不願奪捷走險。以挑時譽。又不能庸庸悶悶。爲無口瓠。不鳴蟬。則何如擁書南面。高臥北窗。之爲快也。子瞻遷謫時。當海舶

肥香堂集

卷七

書言

元

遇風。如在高山上。墜深谷中。長希思放歸里。得款段一僕。往來瑞草橋。便如極樂園。古人功名仕宦之際。乃如此。今孟瑣家食之樂。不啻過之。而況著書日益多。清名日益著。幸而遇爲晚年之蘇學士。不則猶勝窮山瘴海萬里未歸之子瞻。孟瑣安往而不自得哉。美酒速飲。而無味積薪在高。而先焚。螻蟻必申。鵬息必飛。孟瑣尚四十。盛衰倚伏。名位未可量也。於是社兄弟斟酒起爲壽。大笑而別。

壽夏母金太君八十序

余嘗歎世俗之壽其親者。歌鐘沸天。鞍馬照地。王公大人。之文高懸座隅。繡績滿眼。讀之非倩筆。則借銜於女史。何當哉。新安夏氏有丈夫子六人。乞言壽母。不他屬。而屬當代知名長者。以佐觴。六十徵之弱侯焦公。本亭李公。七十徵之嘉賓湯公。其文精核。皆可傳。至是以八十文屬陳子。而陳子愧非其人也。孺人出金氏。光祿翁長女。少有德音。十六歸慕筠夏公。公父曰筠庄。母曰蘇。王母曰程。皆篤老有壽種。孺人婉婉事之。儲其義上食。雅得其驩心。筠庄翁客燕齊病歸。夫婦揣聲察色。未嘗頃刻離藥裏間。既疾革。二姑執手相向啼。孺人率諸兒嬰戲其旁。或佯取古今事更相質難。得解而後已。小不憚。孺人倚戶牖。負霜雪。非命去不去也。扶掖病姑。躬爲哺糜。不委左右手。正醫紛若。寢食廢者經旬。筠庄翁有女弟未嬪。孺人出嫁時。奩厚遺之。已孀居。藐孤在抱。爲護持其母子。以節孝聞。程姑弟瞽且貧。孺人衣食之三十載。并葬其不舉之喪。生死皆無憾。其他爲某子娶婦。爲某女贖兒。皆出孺人裝。而且逡巡讓曰。此行吾

肥香堂集

卷十

序

先公與兩姑意也。初募筭公少孤，宗人皆其貴無餘息。客有批譽者，孺人勸曰：「尊卑分也，羸縮命也。請以勤儉補之。」可乎？于是掃私索付公，而身則早興晚臥，浣衣蔬食，爲童婢先操機杼，課樹畜，其積遂與素封等。孺人乃詔六子而教之，半受鄒魯書，半受卓鄭書。吾老矣，請受竺乾古先生之書。邑大夫以學宮委者，從吏募筭公樂趨之，不難贏金相助也。孺人年已八旬，敏步健嗽，猶彷彿六七十時。子孫相習爲肅雍醇謹，世守百忍之訓，家傳萬石之風，和致祥仁者，壽吾于孺人決之矣。夫婦好

明香堂集 卷七 壽言

汰則明粧炫服，近於無章。好織則數米斲薪，近於無禮。無禮無章，何暇好行其德？粹有叩門求者，握手瞪目而謝之。至使人含赧，噤不敢發聲而去。孺人豐膏中程，施與中緩急，懿親疎屬倚之外府者，若而年。孺人雖不作佛，故自佛地位人也。今且久坐小樓，經聲徹晝夜。馴至百歲度，六子雪髯半垂，曾玄五十餘，亭亭如珠林玉笋。孺人悉攝之，白毫大光明中。此與老瞿曇十大弟子五百人俱何異？豈必引南陔白華之詠，西池黃竹之歌，乃稱壽哉？請以奏孺人并質之本寧嘉賓兩長者。

壽宋母沈太夫人七十序

吾鄉屈指閭閻，則蕭塘宋氏稱名家。其家以科第顯者，若絕若續，而獨其子孫皆讀書務理道。孝弟力田，循循然有法度，無一切鮮怒務外之色。蓋庶幾先民之程哉。余與賓之明之遊，因得習于謙之坦之兩兄弟，每相對未嘗不商略騷雅，土室藜羹，竹窻夜雨，怡怡如也。太夫人徙而鄉，則謙之坦之爲政，太夫人徙而城，則賓之明之爲政。諸兄弟適相過從，視七箸候寢興以爲常。而又時時跽而謝無狀。太夫人則撫慰之曰：「兒不憶我與汝言避倭時乎？曰：故知之。又不憶我與汝言汝父不幸時乎？曰：故知之。又不憶汝觀汝益方十歲，汝晉汝履啼襁中時乎？曰：故知之。嗟乎！吾曩時褐視錦，藿視肉，刻視日。視歲也。今吾有婦，且有孫，衣重襲而食重簋，貴不人前行，不入後。吾真有吾子矣。無所事祝矣。余嘗笑俗學之陋者，往往欲博一第以爲親榮，夫必鳴玉曳綺而稱人子，則曾閔不稱孝，而茅容尹惲非人耶？且世之科第尊顯者衆矣，卿命千里，山霧江湍，親老不獲從，而甚則倚廬陟岵，目窮心折，終不敢少露之于賓客笑語郵筒。

明香堂集 卷七 壽言

筆楮之間。而子或浮沉宦轍。垂五載十載出而裾絕入。而室虛者豈少哉。以此視賓之太夫人。果孰得而孰失也。余與賓之諸兄。第食貧同。兩家之老而安貧亦同。家大人七十時。諸君爲卮酒上壽。而余留滯鴛湖之濱。無能爲太夫人役。而敬獻其一言如此。非特寬太夫人。且以自寬也。宋氏名家。多有道者。請以是言質之。

壽范母馮宜人七十序

往吾鄉有二偉人。曰大范小范。大范方額豐頰。目橫瞳。炯議論多準繩。確然若不可拔。小范剛勁孤硬。少綠飾。口吻滾滾。有面詈而無腹藏。兩先生就有司試。其名通相甲乙。出行衢市上里中。兒及貴人長者。皆引車避之。曰此華亭二蘇也。而兩先生亦落落意不可一世。瞠目掀髯。如鸞鶴摩騰。龍象蹴踏。至今父老見少年負氣者。曰爾才亦大小范耶。小范者爲叔子先生。大范者爲訥齋先生。叔子老著書自豪。訥齋先生以鄉進士刺萬安。捐賓客久矣。其子若孫皆斌斌有文行。則先生配馮宜。人教之。先生少貧。雄于才。度可唾拾一第。不喜。罷。治生產。而性又好客。客至不聽出。談笑達牆壁間。而宜人歛氣應之。未嘗以釜戛壘恥告也。先生屢上公車。罷。免歸。宜人爲緩拂纓上塵。慰勉數四。未嘗不下機迎也。既登賢書。賀者傾妯娒。未嘗以泰色見也。從先生于官渡嶺。截海亦未嘗以怖色見也。經紀萬安之後事。口血幾盡。匍匐萬里。以素車歸。未嘗以名香珠琲點廉吏裝也。歸而卜宅卜坎。有子杜門。有孫達膝。且嫻于文章。行

就婚矣。宜人日從大士龕。布衣蔬食。優游以恬。其天年其歲月。豈可量哉。江東之俗。家汰人侈。而三吳尤甚。高髻纖絳。明妝炫服。此不起于寒賤。而起于世家。世家雖相競效。有如宜人之慈儉莊敬。老而不衰。凜然自成范氏家法。其堤防陰教不淺。度必有善人君子以食宜人。不盡之報者。其在伯斯父子耶。是文苑中世世有大小范也。宜人請爲慨然而進一觴。

壽李母表

吾郡浦上世家。無若竹岡李氏。其兄弟以進士起家者。則自大叅約齋公。與今司寇郎易齋公始。檢齋公。擢家乘。居季孟之間。兩公得不廢讀。而袁孺人實左右之。未易之論。專起于家人。然不過二女同居耳。若夫聚族而處。其食指漸繁。而猜心懷色日益起。非有明識女子調而制之。則牧兒灶婦。皆得易面反舌。而操離合之權。閑牆狴狴。猝起頃刻。分而爲塗人。戰而爲胡越者。不可勝道。易之所以反覆于家人卦也。袁孺人本出名家。雅著令聞。當大叅司寇倚辦于檢齋公。檢齋公心計手畫。無所不精。詞大要以慎。靜成兩公之康而已。而一切妯娌間。米鹽細瑣。顰咲取與。悉聽之孺人。孺人聞鵲鳴。朝于舅姑之寢門。夔夔如也。享廟獻客。新樽析俎。井井如也。大叅司寇之恭人。見而垂珣。左執右綺。孺人衣褐中處。介介如也。則又油油如也。晨必先田。僅起夕必後織。婢息曰。門未闔乎。鵲驚逸乎。牛未飯乎。禾雜穉乎。惟火不息乎。釜不滌衣不浣乎。則又呼諸子而質之曰。讀誦益乎。食噉進乎。師匪怒伊教乎。鄰姬至。則曰。漚麻乎。而

配鹽幽菽乎而乞醯者乎。檢括臧獲。則曰無聞乎。無羣飲。徒手憚乎。無關戶外。玷主人翁乎。無雌儒不事。飽臥幾下乎。大衆兄弟聞而喜曰。吾不復反顧矣。其出。則有清白治辦聲。入。則不聞有開于市。號于門。譁於同室者。豈盡檢齊公力哉。則袁孺人所嚙相多矣。古今兄弟同居者。遠推公藝。近推浦江鄭氏。其他非漢嫂。及美。則膠妻析產。司牝一鳴。鴈行中斷。若孺人之恭儉莊智識大體者。能一二見哉。天必且錫之。大年爲女宗。爲母師。以風示閭閻。于永永百歲。觴未可量矣。士訓昆季。慨然曰。恥不坐集。

善請書之屏。進母夫人帷而觀焉。

壽顧恭人五十序

往已未仲春廿五日。余嘗修祀者。詞于同卿申公。公當杖鄉之年。神審甚旺。南阜鄒先生荐公。起補故銜。今歲癸亥。始轉南太常。顧恭人五十矣。公迎之南來。意欲謝里中羔鴈牛酒。而楊季嶺則謀之陳子。請以清言代筐篚。可乎。子盍爲我操文以佐觴。今吳中稱高門大閥。無若相國申。舉江表衣冠之族。莫敢馬行。玄渚公擇繼。獨推梁溪顧先生。名德方正。其女夙有令聞。納璧于歸。屏去一切時世粧。持以嚴重。上下宜焉。鷄鳴侯相公黃夫人於寢門。問安上食。如故嫺習者。黃夫人奇愛之。曰。吾娶婦得女。司理徐孺人莊事之。曰。吾得女。兄姬。勝而下解。孺推哺。心德不去口。曰。我得母。又得女。尊師當文定拜相時。太常公避事權。收物望。夾袋羣賢。推轂衆正。外不告朋友。內不謀之恭人。恭人第謹操內秉。客至具飮。醴歲飢。發庾廩。遠近以緩急告。施金錢。太常爲文定襄大事。建特祠。徵文於四方。上袞巨儒。恭人拮据佐之。聲震掃彙。無所惜。撫前夫人一女。甚有恩。程督六丈夫子。才名赫然。略不假以辭色。嘗曰。男有志。女無態。此皆吉。

祥○善○事○福○亦○隨○之○約○束○童○婢○不○翔○視○不○比○肩○絮○言○不○及○
於○帷○牆○惡○聲○不○加○於○犬○馬○閨○門○之○內○肅○肅○雍○雍○非○積○習○
兩○家○名○教○易○臻○此○乎○余○嘗○讀○家○人○卦○而○有○感○也○曰○閑○有○
家○曰○嗃○嗃○曰○有○孚○威○如○夫○世○家○婦○無○事○他○奇○惟○一○重○足○
以○御○百○輕○近○世○明○粧○炫○服○好○爲○艷○流○盼○媒○語○好○爲○佻○
○馬○書○船○好○爲○名○山○大○堤○之○冶○遊○始○則○識○者○歎○繼○則○笑○又○
甚○則○里○婦○習○爲○故○常○慕○而○効○之○而○勢○不○可○復○返○矣○有○如○
得○顧○恭○人○者○閑○以○嗃○嗃○孚○以○威○如○豈○非○鷗○相○公○丹○青○之○
舉○贊○太○常○清○白○之○風○即○使○女○子○有○行○聞○之○且○愧○且○悚○惟○
恐○顧○恭○人○知○三○吳○風○尚○豈○不○凜○凜○朝○典○哉○國○有○重○臣○而○
國○是○定○家○有○重○婦○而○家○範○端○余○之○有○感○而○爲○顧○恭○人○壽○
也○旣○爲○吳○中○慶○更○爲○季○衡○姻○婭○慶○故○授○言○于○祝○史○奏○之○
以○俟○劉○中○壘○者○採○而○傳○焉○

晚香堂集卷之八

祭文

祭常熟趙叔度

嗚呼。曩兄期。信信宿宿。何以留連。雲山之麓。何以供養。香清茶熟。爾時書院。冠蓋雲逐。我謝令君。退守空谷。今乘素車。乃拊兄哭。遺言在耳。遺容在目。松影泉聲。傷心感觸。嗚呼傷哉。余憶庚子。授經瑯琊。兄亦避喧。寄跡外家。一見驩然。兩心則還。我寔兄瑜。兄不我瑕。始而論文。賞嘆彌已。深造之言。心精詞綺。嚙微含商。飲羽沒矢。

晚香堂集

卷八

祭文

吐涕笑談。可拾青紫。既而論事。如石投水。抵掌古今。剖徹骨髓。屈指交遊。推見清穢。奇岸磊砢。偉哉男子。久而論心。幾忘爾汝。爲人急難。靡憚風雨。泣血相明。義格神鬼。惠昇布諾。懸于片語。吳閭客歲。夜談扁舟。鍾殘霜冷。兄不得留。豈期此別。遂訣千秋。嗚呼傷哉。人生寔浮。恭惟少宰。手摩豺虎。投荒召還。有讒帝所。忠憤填膺。百無一吐。未了之事。待兄而補。何天奪之。氣竭三鼓。猶賴伯季。振其遺餘。衛寡及孤。泣血漣如。城有故廬。篋有藏書。清白家風。亶惟苗裔。嗚呼傷哉。乾坤草露。勲業荷珠。古

來賢聖。誰能久居。況此末世。對面九嶷。煎若沸鼎。戰若劫恭。皤皤黃髮。蒿目攢眉。時如兄哉。神馬尻輿。

晚香堂集

卷八

祭文

祭潘司空文

具區天目。孕爲巨公。吳興甲閭。唯潘司空。司空治河。萬
派朝宗。水走鯨龍。堤亘長虹。玄圭不錫。赤舌相攻。凡三
十載。埋沒膚功。孫曰客靜。年少英雄。爲祖暴冤。公論合
從。原官全典。錫自九重。胼胝之勞。勒于鼎鐘。是客靜者。
實推功首。伊誰哺之。產自吳母。吳裔冢鄉。爲潘室婦。見
素大人。則惟德耦。刀尺筐篋。蠶鹽井臼。尊章上食。賓祭
縮酒。檢括諸姬。部署家口。衆云母師。衆云畏友。大人倚
之。如左右手。國香入夢。客靜代昌。服官輦轂。世目麟鳳。
見不堂集 卷八 祭文 三

伯非已出。愛等珪璋。且撫且教。無少低昂。兩雄王立。肯
構育堂。大夫雖病。神氣殊強。書千萬卷。家八百桑。山園
別墅。花滿新莊。出則陶輿。入則稽槍。顧謂孺人。晚樂未
央。何期青鳥。迎歸帝鄉。某也聞訃。驚悼傍徨。欲操誄詞。
稽首靈傍。二豎爲虐。伏枕支床。頃聞訃語。沸于探湯。吳
興之市。不可以航。乃遣一介。薦此名香。集雲凍月。淚滴
爲霜。

祭震野楊公文代

吳俗滔滔。江河斯決。中砥流波。仗我先哲。巍然二老。公
與安節。袁公星隕。公若曉月。緡緡黃髮。是咨是疇。邇髦
于荒。執政之羞。束帛千旌。我徂維求。三事夙夜。矜公壯
猷。公亦憮然。爲余強起。司馬人龍。旋還故里。屢詔不
赴。眉壽燕喜。古吳得歲。歲曰庚子。公躋大耋。上賜杖
几。使者在門。酌酒及醴。獻老乞言。三祝而起。德薰鄙吝。
身繫安危。衣冠劔佩。照耀里衢。香山洛社。舍公誰歸。粉
榆相望。余擬肩隨。方春壽公。曾致厥辭。酌以大斗。化而
爲箕。人生實難。慶吊須臾。嗚呼哀哉。居鄉長壘。居官去
思。慎履無咎。清德可師。興言及此。能不傷悲。朝樂輟
奏。市杵罷飲。國論私情。老淚如絲。度耶谿耶。宜配公祠。

祭范象先文

嗚呼。文正忠宣之裔。凡五百年而祭于光祿公兄弟。光祿之後。惟學憲長白公與兄耳。兄少孤。依母于陸中丞外家。長白敬事丘嫂。每見兄秀外慧中。奇愛之。奇憐之。恩斯勤斯。日望其長成。以慰母心。以報父兄于地下。已長白公就贅吳門徐氏。轉隨而北。余附書老蒼頭名秀者。視之燕邸。頗聊蕭不得意。余與兄語狀。兄尚少。默然傷懷。俛而泣下。已聞策名賢能書。則喜見眉睫。舞蹈不自支。又得乙未南宮之報。則典質書畫。買舟載牲醴。告

晚香堂集

卷八 祭文

五

墓。醉數日而歸。曰。某笑筑孺子。叔氏寔父我。寔師我。自今以後。脫有不給。與意外不虞。決不忍。又手坐視。置范家一塊肉也。然兄自此愈恬和。愈撿括。進未嘗造請有司。而退亦未嘗得罪于閭師三老。鄉先達尊慈母性嚴下。呵詈交集。摘之蹠。則蹠。賜之杖。則杖。兄涕泣受之。不敢出挺語辨也。即有田廬案裝。獨私諸愛女。兄談笑應之。不敢苛碎窮詰也。猝遇緩急。兄問之。庠庫。又轉而問之。債家。鼯勉有無。不秋毫怨懟也。已尊慈棄杯棬。則拮据治喪。上狀請旌母節。當事者疏聞于朝。表厥宅里。

又行求善地。徙芴林墓而合葬之。其所費雜沓不貲。而

兄亦蕭然四壁矣。賴長白公憫其孝且賢。授之廩。授之田。授之歲餼。舉爲義莊主奉。而兄不以此自潤。且不欲屑屑苟且。負叔氏恩。修忠烈祠。修石湖文穆公祠。以長白公增助義田五百畝。建學憲祠。又曾托余請之孺初毛公。刻文正集。刻忠宣集。毛君之去郡也。則徵余去思文。勒之穹碑。以酬表張之德。又刻文正公之手書。伯夷頌。爲玉映堂帖。以永其傳。其種種行事。急先務。知大體。可謂范氏之功臣。而不意兄之遂病不起也。兄移居

晚香堂集

卷八 祭文

六

吳門。某嘗勸之曰。願兄以忠厚培祖德。以寬大調人心。兄唯唯謝教。而長白公亦愛兄。憐兄。更甚。瓜葛相依。肺腑相附。今中道舍之而去。有杯酒誰與驩。有心曲誰與謀。有啼笑痛癢。誰與語。有巨細應酬。誰與任。有桑榆晚景。誰與娛。兄瞋乎不瞋乎。兄欲修范氏譜。刻石湖集。未就。長君未冠。婚未成立。學憲藍田之胎八月矣。行且得雄。而兄未及與湯餅之會。兄瞋乎不瞋乎。若夫視錢財如糞土。視屋廬如傳舍。少無覲于尊慈。長無覲于叔氏。赤然一身。拍手一笑。即有後事後人。學憲首肯之心。志

之矣。兄何必悵悵于九泉哉。某故遣某兒再拜而告之。
吾兄行將爲兄作傳。以不寢死生彌留之托。尚其歆承。
引我卮酒。

祭陸君羽文

既托戒僧。虔作佛事。以資冥福。復設素祭。清酌爲位。而
哭告于明故文素先生。君羽陸兄之靈曰。嗚呼。君羽其
遂已耶。當君羽病時。則賴長公飲哺護將。執手殷勤。當
其歿時。則賴長公紀綱後事。含歛櫛衾。當其藁葬。則賴
長公鼓吹旌旌。辭別國門。傷哉。吾曹病不藥。死不臨。除
夕之辰。又不能素車白馬。爲君執紼而前行。嗚呼痛哉。
君相岸偉。修髯便腹。貴宜邁族。而報不讐讀。君度遲緩。
落落穆穆。老宜後福。而壽不登六。三戰三北。家無脫粟。
一字一絹。沒無尺幅。人孰無死。奪君太酷。人孰無死。出
君太速。骨雖淺土。血猶附肉。族不及送。友不及哭。嗚呼
痛哉。傷心慘目。君病瞑眩。見死勿知。君若有知。尚覓見
兒。夜臺寂寞。或笑或悲。今之存者。君可勿思。君策孝友。
吾曹所師。惟伯氏在。衣之食之。惟伯氏在。教之訓之。吾
曹友生。愛何能爲。生死決絕。盡此一卮。

祭黃蔡陽少宗伯文

歲在戊子。非閏掄秀。命公典考。英雄入毅。先子見材。忝在舉首。衆喜得人。籍籍額手。識者謂公。諸葛之科。無重輕。太尉之袒。無左右。而彈者謂宰相有兒。將無澹臺。普徑子。蓋善賓。遂以激不測之天威。而雷霆轟擊之太驟。先文肅且辯。且救。請試請覆。維時郎官之巡。微森嚴。臺省之耳目。輻輳。先子臨文。握筆而就。銳若新礪。捷如宿構。鏤金不成。完壁依舊。至是都人士。始服主司之至公。而公亦頻洗向來之浮詬。抗疏歸來。自安枕漱。久奪鳳凰之池。懶學魚龍之鬪。在昔十年。乃屈辛丑。先子叨大廷之一鳴。未審公亦與聞乎。九原否。頃者黃門次公。慷慨陳奏。溫旨諭公。所舉非謬。位進秩宗。贈卹孔厚。祭天子之賜金。肅有司之遵豆。涸港傾城。携老扶幼。肩摩聚觀。快未曾有。龍章者穹碑。馬鬣者故埠。冥冥夜臺。煌煌畫綉。此雖伏孝子之上書。寔則逢聖明之在宥。山峙水流。天高地厚。追昔感今。淚滴石透。嗚呼。公也。騎箕而上天。先子亦排空而化斗。痛矣夫。伯牙與子期俱亡。已矣夫。伯樂與騏驎皆朽。獨有身後百年之定評。差可

開眼前一時之笑口。靈爽如生。歆此杯酒。

祭黃蔡陽少宗伯文

祭文

祭文

祭汪侍峰文

語曰。言無不酬。德無不報。此言人不相負也。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此言天不相負也。公客居吾松三十餘年。人有以緩急告者。告無不諾。諾無不應。應無不滿。願而去。如叩鐘必鳴。呼谷必應。不責券。不紀姓名。歲月久。則并其子母錢。俱化爲子虛矣。公不得已索之。故所貸者。貸者唯唯。請門則關。人辭。遇諸塗。則障扇避。甚有當面若不相識。明知公之蕭條旅食。出不能具舟車。歸不能見妻子。而無意還楚弓。完趙壁。如故也。吾嘗聞一二

見希堂集

卷八

祭文

一

縉紳。負公至千金。以官貧不能償。身死不得償。其不貧不死者。似宜無辭以謝公。而無意還楚弓。完趙壁。如故也。公以此身家懸磬。進退觸藩。隱憂煎其中。窘迫攻其外交。遊笑其旁。而病且歿矣。歿之日。一棺戢身。六親無倚。徒寄空櫬于郊墟墳野。榛莽破寺之傍。嗚呼。人負公耶。公負人耶。公負天耶。天負公耶。公雖不言。諸君寧能無愧于胸中。公雖不起。諸君何以他日相見于地下。此余所以感慨唏噓。具壺漿。率子弟而哭之。匪獨爲公哀。且哀吾松之交情太薄。而取與之太不分明也。嗚呼。痛哉。卷終

晚香堂集卷之九

傳

忠烈張大司馬傳

張銓字宇衡號見平山西沁水人父五典即海虹先生按蘇松風稜嶽嶽稱名御史歷官太僕卿公生十月李夫人挈之歸寧夜半火發臥下李燼烟焰中公無恙二十一中鄉試甲辰成進士授保定推官獄廉明擢浙江道御史出巡茶馬丁內艱服闋又巡江西戊午建酋襲撫順總兵張承胤戰歿詔贈少保左都督公奏曰綱目書死之例有三曰死之曰戰死曰敗沒死之者節之也戰死者功罪半也敗沒則直敗之非今承胤輕進取敗尸積丘山不合卹典請繩以喪師辱國之罪時論譴之又上方略言經臣鎬大將軍栢楨不可用兵不可募餉不可派狡夷不可挑戰以封疆博一擲未幾三路覆師公言言左驗天啓元年特命公按遼監其軍客曰公資十年矣俸六年矣兩差之期報竣矣又嘗上章請告矣公不往誰能驅公迫公者公嘆曰遼左失陷朝野震驚士大夫不能為主上分憂而乃私畜驢馬預遣

晚香堂集

卷之九

傳

忠烈張大司馬傳

晚香堂集

卷之九

傳

妻孥先去以爲民望何怪邊關將士望風鼠竄哉其憤勃勃填胸請脂車兼道而前矣既抵關袁經略先納降夷三千人雜屯潯陽三月賊犯藩被陷川浙兵戰死胡騎充斥居民空無人公請撫臣帶河西之兵移駐海州督臣帶山海之兵移駐廣寧以救呼吸之危以張應援之勢疏墨未乾而賊已薄遼陽城下矣勸公者曰公監軍與經略異處方與守土異跳而出圍以圖後舉可乎公曰我一腔熱血欲洒此地久矣賊至我兵出戰廣寧標兵二千直犯賊鋒賊少却明日復圍城公與諸大夫畫地爲堅守計公守西門登埤環擊者三晝夜親以火箭焚賊車薄暮內應城隅火燭天公衣繡衷甲下城從者擁出小南門請易服弗許入署叛賊李永芳曉來伏謁博穎謝無狀公曰汝爲我言我對誰言嗟何及矣賊取公去永芳扶公並轡行且說降公自投於地面傷焉公見賊挺立千庭左右抑之拜公曰我豈繡憲臣宜爲犬羊屈膝耶戟手瞋目大詬罵且有力擊人輒拔塵賊怒梓公出復呼回爲撫慰者再三又擬刀脅公公引頸以待賊誘曰縱汝歸公曰我以死爲歸耳奴知不能

奪送之輿。却輿送之騎。却騎仍令錮之公署中。父老譙生泣而隨之。告永芳曰。幸護張使君公。厲聲曰。汝等好百姓。乃爲好漢子。索命賊手乎。衣冠向闕拜者八。向家拜者四。遲謝君父畢。遂自經。賊走視嘆曰。忠臣忠臣。遣永芳歛而瘞之。建祠于北門外之演武場。流入鄭良弼。祖天弼。杜時隆。自遼歸。目擊其狀如此。撫按核確奏聞。上悼憫卹錄。賜謚忠烈。賜廟額曰昭忠祠。省城又合祠于都城。賜祭三壇。賜衣冠葬三百金。廕長子道濬。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初。贈公大理卿。再進兵

部尚書。加三代如其官。從御史張慎言。李日宣給事中。尹同皋之請也。公狀貌魁梧。豐頤廣額。面頰美髭鬚。兩目耀耀如閃電。初。李夫人孕時。夢神人裹黃金甲。被髮仗劍入內。及期誕公。公官司理時。又夢入兩是亭。楊中丞繼宗許忠節公遙揖公而前曰。虛席以俟久矣。至是遂符前識云。往者遂報頗棘。海虹先生速公啓行。星言風駕。不三月。遂及于難。得報。先生曰。吾知兒預有今日久矣。子道濬以諸生。長號徒跣。將赴遼陽。訪求公之遺骸。而海虹先生泣止之曰。徒死無益。濬詣關上陳。請兵

一旅。自效行間。如漢羽林孤兒故事。願從諸將出關雪國憤。復父讐。斯亦忠臣孝子効死畢命之秋也。兵曹但覆補錦衣實缺。以需後用。濬壯志不遂。製銳矛千枝。送部滅賊。又請仗節渡海。往勸李暉。李棕。廢立之情形。并窺毛帥牽制奴酋之虛實。其忠憤驍雄。所謂非是父不生是兒矣。若使濬領勇士數百千人。獨當一隊。仗以聖主之威靈。助以厲鬼之血戰。必能手縛賊奴。賊芳。浩者。置之檻車。獻俘死者。剗其舌。霍其目。齧之。磔之。支解之。祭忠烈公之墓。而後與其喪以歸。豈不快哉。昔袁履

議與顏果卿同坎。猶有死時一足也。張奏得果卿之髮。妻疑之。髮動。猶有髮在也。今忠烈埋骨何方。返視何日。世路悠悠。如顏氏張奏之客。又何在徒使九旬祖母。七尺孤兒。招魂望祭於數千里黃沙白草。凄風凍月之間。嗟乎。慘矣。慘矣。雖然。公能令叛賊修治民之禮。異類營忠臣之墓。又能令降者逃者盜餉者中途觀望者。悔死慚死。恨不從公同難。以死則公之英風峻節。真可激發未死之英雄。恢復垂殘之遼局。豈直與何公廷魁。高公邦佐。鼎足稱山右之三忠哉。故陳子諾濬之請而傳之。

孫漢陽太守傳

公諱克弘字允執號雪居先世汴之杞縣人有靖庵先生者隨蹕南渡居武林仁宗延祐初伯英舉鄉試后辟行省爲迪功郎上饒縣錄事歸築映雪齋于西湖之上元末浙東大亂因遷于松子昂夫習春秋洪武初官武昌同知凡數傳而至延平守雪岑公雪岑生大宗伯諡文簡毅齋公文簡三典文衡新鄭高相國拱婁江王司寇世貞新安汪司馬道昆皆出其門宗伯得公最晚恣愛之自少有器量以門蔭授應天治中署上元邑篆號

晚香堂集

卷九

傳

五

無他腸四方客輻輳進稍挾片藝者公居停之推轂之甚則解衣授餐使得所而后去故人疎族一遇之以誠欵洽餽遺老而不倦嘗笑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僕于魯男子差無愧色公性巧慧喜摹古即一棖一椅一木一石往往曲折多位置所居聽雨軒東阜雪堂敦復堂赤霞閣期仙磴老圃郊齋夜雪其四壁皆寫畫蒼松老柏崩浪流泉使人凜然不寒而寒有澄泓蕭瑟之意客退就明窻裴几間或臨古畫或抄異書有挑以俗事及家人生產者掩耳瞪目若將浼焉公正書做宋仲

晚香堂集

卷九

六

溫隸篆八分追蹤秦漢初寫徐熙趙昌花鳥晚年畫馬遠水米南宮父子雲山遠近千請無虛日人有贖貌公筆以衣食者無數當路懸購十不得一真率采聲而已公聲音洪暢狀貌疎野居恒好着民間平頭帽有綴小金瓶又好寫笠屐小像彷彿皆晉唐遺風非近代以下人物也漢陽蕭象林爲平湖令與公無平生交而契慕特至公感其高義往候之蕭虛左如執弟子禮及其歿也匍匐風雨中拜之于墓楊修齡來按吳表公墓曰朕做九泉其爲人仰止如此公無疾而逝年七十有九得

一子早殤。擇族之文而賢者爲之后。曰世稱華亭巨諸生。拮据葬公于細林山之陽。

陳子曰。文簡公官大宗伯。三典試。門生半天下。其所遺僅僅負郭一區。確田七百畝耳。公自少逮老。賓客聲酒之費。垂八十猶未衰止。而能保有文簡公遺業。不失尺寸何也。蓋亦有德矩矱焉。今世家子喜狎非類。不知何者。爲名士。轟飲大嚼。不知何者。爲名畫法書。彈指流盼之間。潤若驟雨。崩若潰壻。而身名與草木俱腐耳。風流儒雅。是吾師。合漢陽公吾誰與歸。

安硯亭先生傳

安茂卿諱紹芳。居無錫之膠山。山有滌硯亭。因自號硯亭居士。安氏自勝國及明。多豪傑鄉長者。嘉靖間有如山公。登己丑進士。選庶常。守裕州。歷雲南僉憲。生少峰。公希堯希堯生二子。長光祿。署丞硯泉。次即公也。公自少眉目娟秀。顧盼迎人。舉體無凡。雅有貴表。僉憲授以詩句。心開意明。十歲工詞翰矣。稍長。讀先世藏書。動以寸計。當廣坐拈一題。下筆衮衮。氣吞多流。而獨好有韵語。不輟。少峰公呵禁之。扁一室。顯精公車言。遂與伯兄

同裏青衿。稱安氏雙玉笋。是時甫十七。娶吳孺人。孺人屏謝時世粧。德業相勗。公不復展轉內顧。刻苦下帷。視一第如解衣。相似會貴人子。爲校獵所奔。波及公。廢書。曼聲聊蕭。不自得。跳身者久之。聞少峰公。墨家難口。白門紅板。桃葉竹枝。豈我事哉。疾趨歸。內外之閑立解。而僉憲公與王安人。後先捐館舍。公匍匐治喪。墨齋不能起。見者傷之。服闋。散素裝。結海內墨卿劍客。入京都。上書白冤狀。投刺巨公。即陸平原。謁張壯武。王仲宣。謁蔡中郎。無以過也。奏下南法曹。首鼠者居半。公嘆燕邸

不可以久留。還里門。得視少峰公舍。奉母命析產。肥瘠聽兄。毫髮不以屑意。家有西林一片石。多偉木。青葆公疏清泉。累層臺。構傑閣。結幽亭。蔣竹種松。分蘭莸。菊時時命魚舫。鹿車往來其中。築肉飛絲。傾尊什石。雞號燭跋。不聽客。歸客擬之。安陵食。朝川庄。詣門者。慕焉相。嚙矣。稍挾片長。公居停之。推穀之。甚則解衣授餐。使得所願而去。公雖豪舉。聞江東。酒後耳熱。勃勃若有碍膈者。在。再上書走闕下。賴劉侍御挺身直其冤。公乃更名奉來。字未央。拮据葬父。果。裹篋北雍。已酉。戊子。罷歸。辛

晚香堂集

卷九

傳

九

邪。幾入格。會房考爭甲乙名。兩報罷。公自此半耗雄心。又苦艱子。建白榆閣。以祝多男。連舉丈夫子五人。稍稍喜見大宅。形諸詠歌。命子珩嗣其亡兄。告廟行禮。未幾喪母。又喪婦。哭不勝啼。喉嚨間咯咯失音。形容憔悴。竟不起。春秋僅五十有一耳。公彌留之頃。絕無沾戀。撫瓚頂目。瓚者再已而嘆曰。吾生平器高局遠。不屑屑。醒醒問生產。然歷盡。茹枯炎涼之感。瀕死者數矣。丁卯歲。幾落奸人猾胥。牢中。可以怖死。詣闕。三上書。纏綿十二年。莫適爲援者。可以憤死。七入棘闈。不一售。可以慚死。

哭父哭母。哭伯兄哭婦。又哭殤兒。可以痛死。嗟乎造物以六親刀俎。我七情爐炭。我徃役。鼎鑪。我又以虛懸不寔之功名爲且吞且吐之雞肋。以掉戲我。其幸而不死者外。則登眺有名山大川。交游有文人才子。內則司封公。肝胆相孚。膝下雛眉目如畫。而又幸有醉鄉詩社。金石鼎彝。破愁懷。結塵想。故得延歲月至此。然吾豈沉酒酒人風流教主哉。公豐願廣額。雙耳垂珠。然諾不輕。諧笑錯出。親知以緩急告者。未嘗以冷面相拒。司封公創義田。公佐產以贍貧族。處閭閻無褻容。交貴游無詔骨。

晚香堂集

卷九

傳

十

暇即枕漱。百家六籍中。過輒成誦。畢身不忍忘。字臨。憐娥碑。畫摹大癡懶瓚。旁寫蘭竹。別具一種清芬。里中兒童購不易得。始以自寄其滿酒標韻而已。郡大夫嘗以修志敦幣聘公。志成。嘆賞有良史之法。詩名清萍集。二京集。芳草編。西村集。行于世。皇甫子循序其詩。王元美爲西林記。其他四方名公。往復報贈者。不勝書。子五長殤。次玉瓚。次珩。次瑤。皆孝謹。嫺文章。卓然有父風。陳子曰。余屏山澤。不獲交茂卿。然時時聞之。吾友徐長孺曰。安公動無缺。言無判德。凜凜篤行君子哉。獨以沉

冤未洗。榮名未立。寄跡交游。詩酒間。以夷其胸中五岳而已。假令早遇顧叔時君子。雍雍弦誦。必且虛席爲東林首座。豈至偃塞西林一片石也。故有感而爲之傳。

玉峰道人傳

錢塘有玉峰道人者。世居吳山里。結茅山下。環侍木石。客至。彈棋賦詩。燒茗葉。間稱引往事。衮衮不去口。風日清妍。勅童子負壺。往來湖山中。經旬忘歸。歸則坐臥一小閣。讀三氏九流之書。性好菊。多名種。當午夜臥起。不憚風露。手灌籬落間。及秋。羅菊閣上。傾家釀。遂賞無所恤。父母篤老。歿。道人白髮倚杖而號。喪葬畢。得心疾。當死者數矣。編席爲龕。日夕坐不出。踵息成。病良已。垂老耄。顏如渥丹。黑毫生。行游市中。兩肘如風舉。與之坐。氣韻沉古。疑松怪石。靈岩古洞。而若有遇焉。天性慨達。恥機事。多與少取。面數人。人不爲忤。事母極孝。母嗽於側室。李命逐之。道人憐其賢。局李一室中。穴壁投餐。三年。母大悔。召李。歡如初。其仁孝多此類。道人四十六。長子之翰。殤。無嗣。暮月。夢登高山。可萬餘丈。下視奇峰。臚列。上有紫芝碧草。珍禽鳥無數。入朱門。歷階上。瓊宮玉几。有帝憑焉。授道人圭。拜而出。視壁門榜之翰名。已更抹去。易之惠。遂覺。呼郎母。而語之曰。帝錫圭。且錫嘉名。始舉子乎。俄舉子。駭而名之。即天下所稱大儒鄭之惠。

者也。道人曾爲粵參軍。再倅太倉。會大征。轉劇賊梁仕興于新寧山中。賑飢。活十餘萬人。埋俘草骨。稱是。築三水南海堤。捕煮鹽豪少年。却暮夜千金者二。所至。檄署壯邑。使者上書最治狀。比去。官父老持牛酒勞送。擁馬首不得行。皆故事寮幕所無也。道人諱炳。字文輝。于新會祀陳白沙。又從其泉湛先生遊。妻東與王汝中最姬。故晚年著書類有道者。年八十有九。匿跡家居。不自名官人。而好山澤游。自稱玉峰道人如故。

樵史曰。昔南陽馮良。三十爲尉。迎督郵。慨然裂衣冠。壞

車殺馬遁。十年不歸。妻子至。發喪制服。何其詭也。獨勝爲功曹。三舉孝廉。再爲尉。一爲丞。哀帝徵諫議大夫。多建白。其後不食。以謝新莽。忠節甚著。道人逢時能爲勝。不逢時亦不爲。良其古之吉人哉。之惠撰述。有測莊莊。砭老子解。及他書甚衆。踴進道人道人咲而領之。蓋父子相師友云。

江陰貢太公傳

太公諱賦。字明善。別號暨陽。其先大名蒲城人。宋南渡徙宣城。始祖師元。又徙江陰。三傳而以科第起家。曰斌。爲戶部員外郎。生子曰學靜。爲南臺御史。劾瑾璫。廷杖削籍。再召山東按察司僉事。學靜之子爲龍陽翁。龍陽之季子爲暨陽公。少開敏。落筆有雋聲。屢試童子科。被放。因太息廢書。代翁支大役。腹笥口占。不屑屑爲纖音機利。周孺人櫛束舍人兒。又甚整而賢。家以此漸饒。龍陽翁逍遙寒營。但召酒人爲轟飲。飲且盡一石。旁指

曉香堂集

卷九

十四

公笑曰。老人臨食不嘆。甘寢不寢。此伊誰力也。公與伯兄姬。所居距數里。餉遺書訊不絕。兄中危法。公傾貲拯救。始無恙。退亦無自功之色。遠近有緩急告者。立應之。應而負者。置不較。契券盈笥。視若故紙。并不知其爲誰何氏矣。性伉直。聞爽遇。可恨人。及可恨事。輒颺去。不則痛詆之。卽名流貴介。凌折無所憚。酒後耳熱。面摘人宿垢。隱癢。聞者口噤手顫。幾欲穴地入。而公刺刺不少休。諸子跪諫之。公咤曰。汝欲我爲無口叭耶。第善罵。旋亦善忘。舌有肝腸。胸無柴棘。雖置公刀俎上。公飲啜狂笑。

自若。不能難也。公恨不竟儒。而癖書甚于儒者。每請司馬氏資治通鑑。手錄忠孝烜赫者。粘之座右。以代義方。又念南渡後宣城陽旰晉陵之族。散佚不收。纂成貢氏譜。良史嘆爲弗如。二山君癸卯舉于鄉。公志意益發舒。與周孺人陰爲德甚力。撫嫡兄之孤如已出。迎王氏孀姑。養之終其身。不修故郛。不闢戶外事。從廢園故園。芟刈疏治之。藝名花。灌修竹。傾尊仆斗。奏肉飛絲。燭跋鷄號。未聽客去。邑令肅公爲賓飲。公咲曰。田庚野老。不能與子大夫相周旋。請辭。公酒杯流行。諧笑錯出。似狂爲

聖堂集

卷九

五

人畫策解紛。不顧毫髮利害。似俠清議格物。嘗持是非名教。以誅其座上人。似顛。陳子一言以蔽之曰。貢太公古之遺直也。公歿後。二山君成進士。宰東陽。推卓異第一。其諸子皆以文行有聞于時。

陳子曰。世人談笑有鑠邪。故秀鐵面以嗔作佛事。世人對面有九疑。故灰袋道士張口如箕。五臟畢露。古之得道者如此。而又何疑于太公乎。太剛則折。公不以剛損。太直若曲。公不以曲免。孤行一意。得全其天。爲布衣則公爲綉衣。則抗疏瑾瑜之名御史。家風剛直。易地皆然。

信貢氏祖孫之有種也。故諸東陽君之請而樂爲傳之。

聖堂集

卷九

五

五

有道鳴鶴李公傳

鳴鶴李公。字受甫。上海人。即聘倅不應。仲昌之后也。晚峰翁得公最暮。十二善綴文。貞齋趙翁試一題。援毫立奏。遂選爲贅壻。子視之。十八補金山衛庠生。才名易奕。弟子北面者。屢滿戶。趙翁連舉二雄。公謝曰。某可以歸矣。歸則吾伯以供兩尊人。具甘毳甚腆。晚峰翁爲撫鬚捧腹。幾忘其貧。翁亡。諸子驚遠游。獨公拮据治喪。造次織。悉准禮家言。無憾。行營善地。不惜罄產。贖坏土于祖墓旁。費且鉅。匪不令母氏知也。四子迎養。母過從公。頗數曰。老人非私少兒。但覺兒夫婦。酷知我痛痒。冷熱耳。公授經他所。母疾輒忤。怛心動。遄歸。欠身榻旁。爲搯色。聽聲。疾良已。飲食粥粥者十餘年。已棄杯棬。公墨瘡焦枯。幾類死孝。卽春秋饋奠。猶作孺子啼。目爲之青。而篤愛典墳。有皇甫士安之癖。每念先世儲書。積至萬餘軸。嘉靖間。倭奴關東郊舊居。委書泥淖中。填踏而過。自後不復更能收合。則多方訪購之。自六籍百家。以及山經。剏冢刻之屬。皆抄纂標序。細加丹鉛。揮汗呵水。眠食減損。猝叩之某事。云出某書。某卷某行。且指數以對。鈞引。

鳴鶴李公傳

朱九

傳

七

貫串。應聲如響。卽容軒公集與武經註疏。其手跡歷歷猶存。蟻氣蠅頭。可念也。龍郡丞念公久困學宮。將無爲風氣所錮。移文更之。不允。公咲曰。雄飛雌伏。宰物自有權輿。老蠹乾螢。此儒者事也。遑問其他。于是下帷益渚。勵課趙氏二子。皆補諸生。以報貞齋翁。而程督逢原逢。申不假貸。小嘖意。爲攢眉愁嘆。二子見之。凜凜甚於鞭笞。董中行貧而才。垂三十猶試童子科。公器賞其文。妻以女。次年遂登賢書。宗人敬庵君。素封艱嗣。雅屬逢原。公曰。非望之福。道家所忌。暴得萬金不祥。請辭。已而聚族爭立。立者之產。悉殉於仇家。而訟終不解。公潛爲營救得免。而身則泌水衡門。朝絃暮誦。父子熙熙如也。事伯兄女兄謹。兄之女適倪而廢。公不絕餉遺。旣歿。祭奠皆成禮。與配趙白首相莊。六十年如一日。絮語不加于董僕。惡聲不及于犬馬。介行矩步。鈍口眸容。惓惓以惜福。擇交爲第一義。不喜見羶熱貴游。亦不喜赴讀法鄉飲禮。曰。山衣田冠。未嫻聲折。所羨惟閭然篤行長者而已。丙午逢申捷音至。公咲曰。差慰寂寞。已罷免歸。亦不色愠。曰。兒豈薄孝廉乎。吾家養庵公何如人也。逢申結。

草堂於笏谿之南。公過而樂之。賦詩云。此堂未易言卜。築寒士三年構一屋。砌石栽花見遠情。板橋曲沼成幽谷。從古豪門闢麗華。只今何事傳邁軸。愛我郊西半畝宮。歲歲春風醉醺醺。其他登臨觴咏。率本之性情。而無郊寒島瘦之病。晚年目疾。詩亦屏去。強半茹素。奉竺乾戒甚虔。笱稿不留。今逢申僅刻十之一。曰碧梧軒詩系。與容軒希獻兩公並傳。跽足不朽矣。

陳子曰。李氏自洪永宜景天順以來。纓黻蟬連。門業比于王謝。及公已貧甚。而孜孜好善好書。老而不倦。豈非

興清白吏子孫乎。古者賢良文學。坐持國是之平。御史大夫。跪受濟南之簡。晚至宋儒。經行可觀。天子用宰相。選書吏。給筆札。錄其書藏之秘閣中。今公經明行修。豈出古儒者下。而綸不挂半通。養不待五鼎。識者相爲惜之。猶幸身沒以後。慈谿君捧。奉命告於泉臺。鐫詩系傳之桃花。積德于子孫者。必貴積善于子孫者。必文。誰云天道無殊契乎。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公父子之謂矣。

馮甄甫傳

馮甄甫。明州人。初名若臯。已更臯爲陶。甄甫其字。號遂昌。方伯修吾公季子也。家世多名臣。纓綬相望。而君獨通脫自喜。好輕俠。迫之就帖括家言。笑曰。諸葛武侯略觀大意。淵明不求甚解。此古人讀書法也。烏用是小兒號。嗟爲吾聞至人多好醉鄉遊。近無復問津者。請撫髯雀躍往矣。性食酒。洪飲無章程。方伯肅括之嚴。君醉歸。調方伯起居。急鹽櫛。問寢上食。周奉人臥病。却藥餌。不嘗。君手調以進。輒頷而受之。方伯試之家政。君任心獨。而能行方伯意中事。往往爲君解頤。君後篤疾。猶強起。故作健步。武以克兩尊人憂。其密行多過人者。與人交。有面規而無腹背。有坦中直腸而無軟言。愛語有立談。即合暴發。即解而無終身不釋之憾。有叩必應。有應必如其所欲。未嘗又手硬坐轉睛。不相屬。置人緩急于度外也。性好古。喜集法書名畫。延勝士焚香品題之。遇佳山水。爲橫琴作雅操一弄。味其雋韻。似將折節改絃。不終以酒人自雄矣。然每當志敵意得。鼓三撾。難三號。猶嚴扃門戶。不聽客歸。觥籌交飛。排調錯出。不沉醉不

休○竟○以○酒○得○病○下○痢○十○日○死○享○年○僅○二○十○有○一○耳○君○狀○
貌○魁○岸○廣○額○高○準○豐○下○目○光○燁○燁○注○射○人○羈○帥○時○能○控○
惡○劣○生○駒○馬○上○下○山○坂○見○者○無○不○辟○易○而○君○執○轡○如○組○
馳○驟○若○飛○假○令○君○今○日○尚○在○目○擊○奴○酋○不○逞○君○必○且○散○
金○結○海○內○劍○客○椎○牛○擊○酒○突○行○而○前○博○遼○東○一○殊○死○戰○
以○報○累○朝○厚○恩○漆○奴○頭○飲○奴○血○豈○作○儼○寒○寒○書○生○枕○
酒○徒○膝○上○老○耶○馮○元○仲○才○子○也○痛○父○酒○亡○而○母○孺○人○陳○
氏○又○以○節○殞○極○引○古○人○酒○戒○便○欲○毀○尊○壘○扑○觚○斗○極○儀○
狄○于○羽○山○放○杜○康○于○三○危○焚○醉○日○于○秦○坑○囚○酒○星○于○天○
獄○盡○大○地○秋○田○悉○化○爲○斥○鹵○荒○蕪○而○後○始○無○憾○余○日○不○
然○自○來○酒○豪○如○李○太○白○死○如○狂○如○顛○素○死○嬰○兒○不○解○酒○
解○乳○死○張○蒼○百○餘○歲○噉○兒○乳○亦○死○盧○仝○陸○羽○飲○茶○死○屈○
大○夫○不○鋪○糟○不○啜○醕○亦○死○則○酒○豈○必○能○盡○死○人○也○唐○鄒○
陽○王○素○節○得○罪○被○逮○路○開○哭○喪○聲○嘆○曰○人○求○病○死○何○可○
得○而○尚○須○哭○耶○今○君○不○死○于○病○而○即○死○于○酒○勝○唐○王○孫○
遠○矣○奚○其○悲○矣○其○悲○陳○子○滿○浮○大○白○醉○君○牛○山○之○墓○呼○
而○問○之○曰○甄○甫○復○能○飲○乎○試○讀○我○身○後○數○行○傳○何○如○君○
生○前○一○杯○酒○

書陳穉登交情始末
無錫陳穉登之亡也。柏潭孫公涇陽顧公狀而志之。而
唐元微董玄宰王辰玉皆各爲之傳。其子藝之。又以穉
登遺書訣余。余更白練衣爲位而拜。啓其書。淚決于睫。
而不能讀也。嗚呼痛哉。初穉登入南雍。新都許相國爲
祭酒。新建張相國爲司業。一時所賞識。傾天下知名之
士。而獨受重穉登。與吾亡友徐長孺長孺歸而謂余。南
中有大儒。及奇男子各一人。則武進徐徵。涇上陳穉
登也。徐公名宿。顧心降穉登。蓋其人豪似元龍。俠似孟
公。推倒一世。似同父。余退而私志之。甲申穉登走華亭。
訪余。余方與辰玉讀書婁水。而穉登亦欲謁文于弇州。
太原兩王家。至是始相遇。甚得別去。已丑余與徐長孺
會葬于顧墓。因訪穉登。穉登出子弟兄余。流連日夜。錢
門不得歸。迫余賦詩。又屬余撰祠堂記。因導入祠中。掃
除靚潔。肅如官府。曰。不肖歲時饋奠。吾婦手浣鎚釜。而
進之一夕。婦不戒于鼠。而不肖禮必以昧爽上食。婦倉
卒不能辨。爲易他饌。不肖爾時當神主前。不可以誚讓。
婦伏地責無狀。哭不起。吾頗聞之懼。幾若無以自容者。

累日。既而出饌饌余。甚旨而整。及余童子行。則間雜酒脯。枯魚麥飯以佐之。余以是心知談孺人賢。又知穉登之恭儉而有禮。能行于妻子也。自後與穉登不數見。歲以書往來。而一日雨中薄暮。跡余于秀州之南園。余門生皆以得見穉登爲快。穉登方從北雍下第歸。俯仰黯黯。既而燃燭進酒。忽岸然謂余曰。我非游無所遇。顧喜見李如松大將軍。霍霍騰略。有名將風。顧叔時爲文選。恂恂如書生。閉門清靜。不通針芥。顧益卿司馬。時時以酒錢寄我。我得緩急人。且使者言。途陽黃鬚兒。皆折箭

恥不堂集

卷六

傳

三

相戒。不敢犯塞上。是皆長安中可喜事。其餘馬蹄碌碌。惟有埋人十丈塵耳。穉登時已大醉。復命浴。科頭坐。余榻間。滾滾論文史。旁策國事。反覆及夜半。皆可喜。至明日。邀余送之十里外。雨蓬之下。探詩草奏余。一讀一咲。鬚眉奮張。臨別。復邀余贈一歌。乃釋此乙未八月十六日也。嗚呼。孰意此日。乃與穉登訣耶。穉登長余七歲。余多病。穉登壯旺有精魄。尚未衰。余見人退縮。而穉登賓至如歸。以穉登之年與才。心敞志得。典當世將相。及以方文章豪士。酣嬉淋漓。何所不樹立。而落落卒不遇以

死。其死又僅四十有九。是可惜也。穉登忠直孝友。能信于里族。里族無大小。不之官府。而之穉登。一言以爲解。生平視交情最真。其待王崑崙先生。始終執世講子侄禮最謹。顧司馬嘗折柬崑崙。招爲蘭門游。崑崙行別穉登。置酒送之。已復念其老。不任遠道。爲掩抑淚下。崑崙即時懷罷裝。顧司馬以不能致崑崙也。乃馳百金爲王先生壽。天下聞而咸高之。今春崑崙以穉登病告。余以爲即病不必死。未幾哭穉登訃矣。又未幾且哭王先生。生慙矣。張新建已解相印去。顧司馬與涇陽兄弟皆歸

恥不堂集

卷六

傳

三

臥矣。李大將軍戰沒矣。曩與君南雍同游者。如傲弦長孺。皆先亡。即許相國墓頭之草黃且隕者。又不知凡幾歲矣。夫抵人生如奕棋。通生通死。通合通離。此無足怪然。必局終而後國手乃見。今下子方酣。半道而撤。非獨奕者負恨。即旁觀亦爲之嘆息。不已嗟乎。穉登豈特余一人區區知己之痛而已哉。幸而可以不朽。吾穉登者。有諸君子之志。狀表傳在。余特記其交道之始末。以示吾兩家子孫各有考焉。

傳二

劉母錢淑人傳

淑人海鹽錢永州芹之女。按察使劉公价之元配也。錢氏自臨江公以來。累葉簪紱。多清人賢胄。永州公與劉太公木同舉于鄉。姬甚相約爲婚姻。劉太公爲咸縣令。七年。裝不滿四十金。既捐館。益中衰。按察公從永州公受書。永州公貴時。羣從兄弟後先成進士。諸姻姬綺紈駢坐。按察公獨否否。永州公出繒綵授之。謝不內。而衣布衣。躡躡如故。左右多鄉背有輕心。臨江公聞而歎曰。

劉郎貧而才。又廉吏兒。少年不成名。吾不復相天下士矣。淑人十七歸按察公。晨朝鄭太君。太君目逆之。儀軌自如。以次委蛇。起居諸姊妹。人人解頤。贊賀得婦賢。鄭太君性嚴重。造次必依禮法。少忤輒詈罰。每病熾。昏瞶于嘔頭眩。不得怡。淑人率袒衣。膚裏相屬。掖臥起。跣步不離側。旦晚上食。無敢平面視。中裙以下。手自澣之。鄭太君心動。爲解嚴。曰。新婦善事我。按察公官金谿。官留都。官臨川。皆與淑人俱。官閩粵。官黔。更官豫章。淑人奉太君于家。當龍頭寨。諸盜起。福寧曾一本起廣中。公在

事轉餉督兵甚棘。太君憂之。食不甘。淑人曰。吾明其生平。蹇進而好退。多讓而寡營。蓋恭儉吉德人也。即置虎穴中。無死法。况其才足辦賊者。未幾果奏捷。捷書首推穀公。公遜積不居。卒如淑人所料云。按察公居官廉。淑人扇牙署口。課童婢種蔬績麻。尺寸不外索。司帑吏唱公羨金八千餘。公籍錄爲公家經費。嶺南之役。明珠異香不點歸橐。曰。少染指。恐爲吾婦錢。淑人所咲。家居門風醇淡。賓祭以外。罕聞庖聲。淑人每與公對案下食。藿肉漿酒。取給輒止。餘則分井旁。亦不復少有異同。瘞

室中木榻。稀帷。即按察公亦十年布被而已。此淑人贊之也。太君春秋高。淑人亦肩差稱老。及奉諱。惛悼痛哭。不勝喪。每細事動稱先姑。縷引遺令以勅諸子。子五人。其爲淑人出者。進士世埏。太學世坊。孝廉世教。而埏坊皆前天。淑人哺其孤雛。成佳士。當淑人在堂。子孫無敢衣錦見者。及歿。谷受室。始稍稍更故時衣。子孫每相見。輒頰首曰。吾甚愧淑人。吾甚愧淑人。淑人從官歸。嘗舟次沈氏里。其妹沈宜人除舍迎之。女從皆更裝。候囑屏幕間。有頃。恭稿入門。單率如窶婦。問之。即劉家錢淑人。

也。僕御熟視。拚口咲怪其疎。肩而沈。宜人。撫然歎息。以爲不如故傳者。盡稱劉氏家法。爲遠近鄉里之冠。淑人初以按察公南京工部主事。封安人。晚以伯子埏南京刑部主事。覃恩。復從公階進。今封。

陳子曰。吾讀孝廉之狀。按察公也。其庾信鮑照之流乎。若淑人狀。則龍門史也。江東之家。修褻輕往。薰香洗濯。此不起單族。而起于豪門。又不起有檢之縉紳。而起于一二無識之女子。司世道者。心竊憂之。有如淑人恭儉而有禮。豈非劉氏之女。宗母師哉。劉向范曄傳列女。凡聞行皆得書。而後世非刑耳。斷髮之流。不編名于史氏。則黔婁柳下惠之妻。何入哉。此余所以有感而爲錢淑人傳也。

貞懿吳母傳

吳伯霖治經。稱社祭酒。別十餘年。而余與之遇。索咲軒。班坐堤上。日暮風起。自楊蕭蕭。伯霖不語。而意自慷慨。余心知其非經生也。今年乙未。余經所見爲壽吳母詩。若歌者衆。同之。皆曰。伯霖有母。母之六十也。子女洗酌甚懼。而母忽鳴咽者三。亟命懸中州公像。具觴豆。先荐而後嘗之。賓客聞且見者。以爲知禮。獨伯霖心動。不敢言。未幾。慶者舍而唁者途矣。孺人孫氏。錢塘江詩古塘公之長女。中州吳公之配也。孺人幼攻書箒。喜讀史。

閒出臆語。課成敗。多中。治家恭儉明慧。上下以諧。六年。講內外之喪。產漸訕。遂與中州公如華亭。消息數年。飽其橐而歸。歸有中州公之寡嫂。公故母視者也。迎養之。其三歲孤。故子視者也。擇同生姊之子妻之。至是夫婦始相顧。退息爲菟裘計。老矣。而中州公視前亦日閒。以止客以壽公。公咲曰。余之病而從方外遊也。孺人爲治山中裝。歷三載。始克復有生。生而閒。拮据。又歷十五載。轉徙吳越之間。始克復有家。若是者。正惟吾婦之賢。孺人聞而委蛇謝曰。嘻。婦職耳。此何足以侈君。君不見。

堦前十歲兒。乎能讀史記。漢書左氏傳矣。丈人行過而禮之。且有問吳氏子引爲小友者矣。伯霖既有聞於當世。車騎填戶。孺人輒從屏幃間密矚之。客滾滾覺豪雋言可聽者。未嘗不剪燈市酒盡其議論而去。伯霖數上公車報罷。還伏牀下。謝無所逃。責孺人第緩拂纓上塵。慰勞數四。色加怡。伯霖出多長者遊入。則反面以盡釋其峭岸不平之氣。則孺人以也。孺人事繼母如父。中州公嘗三拾遺金。三返亡者。孺人往往輔以贊嘆。喜動眉睫。是皆人情所難沒之日。其子之友及門人賢而思之。

晚香堂集

卷九

專

五

謚曰貞懿。嗚呼。婦人不稱謚。謚孺人者。以其能爲人母也。雖然。伯霖非經生也。子伯霖足母矣。奚其謚。陳子曰。吾聞諸人。驅車至。而不識伯霖。不名游也。游伯霖而不拜其母。不名伯霖客也。余交伯霖十五年矣。母六十不果觴。今及葬而始以伯霖之請許之。傳夫傳弗可已也。則謚弗可已也。于是合而傳之曰貞懿吳母云。

錢母陸淑人傳

陸淑人者。諱贈中大夫山東右叅政忠所錢公之配。宮允抑之方伯康侯之母也。錢氏出表忠裔。元有修職郎國馮者。自臨安領嘉興侯。因家焉。尋析爲嘉善人。四傳爲邑廩生世華。其子萼。精于醫。纂醫海二百卷。萼生昞。昞生貞。是曰柏峰公。中嘉靖丁酉鄉試。令允溪。歷揚州汝寧二守。以廉吏稱。柏峰生心亭公吾仁。入太學。贈叅政娶曹。贈淑人。舉二丈夫子。長即贈公。贈公自少醇謹。卓然以儀軌自居。及長議婚。得長汀丞陸公女。十五來歸。保母趙媼。而嘆曰。新婦神明意審。矯矯道上異日。祿幢綸翟中人也。旣廟見。出朝尊章。調御上下。遂巡皆有方局。宗人不敢以年少目之矣。初裝遣廉薄。已叔奴盛孺人入門。統綺相照。環珮之聲。璆然。淑人處之晏如。盛產兒。外家具文褥錦棚。犀錢玉菓相屬。而淑人舉子。但率女奴治泉以供湯餅客而已。然淑人待盛無間言。每事推掖之使前。調護甚力。贈公當析箸探策得西第。輪奐方新。堅以遜其仲。而自處故居。稍稍漸理堂構。經營部署。悉出淑人手中。即心亭翁嘗許葺治費。不

晚香堂集

卷九

傳

五

忍索也。既居別宅，去曹太君僅百武，淑人逸居不離側。老嫗小奚遺餉，趾相錯，數偵其所餐，加損爲憂喜。太君常謬爲勇噉，以慰之。心亭翁病，贈公與淑人承響床第間，侍病不解帶。治喪不勝衣，諱目生辰，饋奠飲泣。卽推及王舅姑，率子姓，跪拜如禮。潔齋謹恪，說者謂其有詩禮薦沈采蘋之風。贈公性弘恕，不喜苛察，園丁有竊瓜者，家人有乘火攫金去而娶婦者，悉貰勿問。反好語囑之曰：「無爲主母所知，而淑人則治家嗃嗃，男女不比肩，寢興不失度，賞罰不僭約，卽夜半猶秉燭省視。」曰：「雞

史本堂集

卷九

三

驚逸乎？犬飯乎？門牝闔乎？灶突燿火不息乎？則又呼其子而厲之曰：「而渴欲茗乎？而餒欲餅餌乎？而寒欲加衿乎？如是數四，乃卽安。」贈公遇荒施賑，遇疾施藥，衣食無告之人，瘞埋無主之骨，峻却祖姑比隣之產。賸史生鬻兒，撫任氏一門疫厲，沒而經紀其喪，入以告之淑人。淑人贊嘆從史，惟力是視，不忍以拮据纖嗇謝也。贈公嘗咲曰：「家乘有健婦，書種有佳兒，豈復裹絳掖埋沒枯螢老蠹中哉？」遂謝去公車，日以課子爲事，手錄古人格言警語，榜之屏障間，諄諄以忠孝廉節相勸勉。淑人更以

方嚴佐之，未辨色，蹴使興，燭垂跋，趣再讀，鏗落浮華，封蔀混沌。凡一切大人游少年場，以及詩壇酒政之豪舉，非唯不使近，且不習也。文社有會，贈公拈題危坐，淑人走爨下，張具繼以然膏，未嘗敢告饒。賢師友過從，爲咄嗟立辦，皆豐腴，而約束二子，不過數醬肉三浣衣，稍請更易，瞋目怒不許。曰：「孺子輩乃敢快意耶？」康侯癸丑成進士，抑之登丙辰殿試第一，賀者傾城涸巷來觀，淑人痛贈公不及見也。謝客拒筐篚，間有趨羶附熱者，禁勅勿與通。曰：「先君子嚴義利，謹取予處後守雌，素風如昔。」

史本堂集

卷九

三

若導之，聞說長吏漁獵細民，吾家兒羞而不忍爲也。嘗語仲子曰：「汝司寇，無以三尺法笞人于丹書。」語伯子曰：「汝史氏，無以七寸管蟻人于青史。」二子退而識之。康侯欽恤三輔，多所平反，抑之修神廟實錄，不輕置褒貶一字。緊惟淑人有紳訓焉，贈公玉立白晢，方願豐下，與人交，溫洽詳緩，觸之不怒，挑之不爭，不乘急減值，不小惠市名。客有負債者，歸其券，有負心者，則俛而笑曰：「此宿世事也。」笑而貸之。邑大夫謝公嚴以老更之禮，一往輒不赴。栽梧種菊，顏其堂曰清鑒，更自號間棲居士。日

與仲弟衛幕公出入飲食必與俱。怡怡如也。淑人待外家。無私假私與待兩婦。無左袒右袒。質明而起。操作如壯時。勸之盍少休。嘆曰。惟懷與安。實敗名。季文子之母。樂羊子之妻。何人哉。晚年戒殺。好竺乾先生之言。彌留時。命眷屬環念大悲觀音者數千聲。氣體香潔。柔和如生。雖不學佛。故是學佛作家。然巫覡師尼及見鬼人等。則門庭削跡矣。抑之名士升。康侯名士晉。海內號稱兩錢。比于眉山二蘇。金華二陸云。

陳子曰。贈公戊申前逝。淑人優游祿養幾十五年。抑之

晚香堂集

卷九

傳

三

康侯似可少釋終天之憾。而語次輒泣。不自勝曰。吾于兩親有至痛。先公手抄六籍百家言。授以句讀。若望以名世。而不聞兩兒南宮報。一痛也。臚傳首選。遠近識一面者。皆爲額手。而淑人追念先公。反爲之喜極而悲。歔噓罷飲。一痛也。兄弟晝遊京輦。擬以板輿迎母來。重去家。不可強。一痛也。士升艱子。淑人禱禳以祈多男。今舉兩雄。長者娶婦。裹青衿。次者讀書已上口矣。而母與先公曾否對咲地下乎。一痛也。弟代北門守。兄乞南陔養。而晉有疆場之役。母大憂。已觸瑤瑤几。叵測。母聞之又

大怖。一痛也。今主聖清時。禍本頓拔。而兄弟方將式歌且舞。以薦膝前太平之觴。而母不我待。一痛也。六痛填膺。九原誰告。所恃以不朽吾親者。在志表傳。朱少師錢宗伯業已憐而許之矣。兩公袞而史。子布衣而史。敢稽首載拜以請。是故陳子不辭爲之傳。

晚香堂集

卷九

傳

三

李母楊節婦傳

節婦楊氏。青浦縣學生李光初之配也。其父爲中丞。明石公。祖細林公。稱名族。少嫻于女憲。甚有德音。十八歸李君。性剛介。言笑不苟。妯娌莊憚之。啁李君曰。新婦不曉事。盍置副。李君不爲動。讀書山寺中。風雨薤鹽。晏如也。戊戌。應督學使試。感寒歸。楊氏初舉兒。投見李君懷。而身則力疾藥裏間。揣色聽聲。露禱請代。李君竟不起。楊氏號踊治喪。陰挾利刃欲自殺。遮止之不得。忽斷一指投棺中。哭仆地。是時孤兒纔二十六日。熟睡老嫗衣

聖不堂集

卷九

三十五

衽間。嫗驚怖。頓足長號。兒墜地。賴寡姑急抱之。得活。食頃。楊氏始甦。已亥。葬李君于青浦故隴。奇寒裂膚。指斷處。猶痛不可忍。無何。子女痘瘍。楊氏裹血挫針。佐醫。禱費。居恒屏跡一室。隣童村婦。汲漿索火。未嘗望見顏面。惟爲孤兒求智慧。禮觀音文。爲求延生。禮諸經懺。其他巫覡見鬼人等。不敢闖入門限一步地。孤兒五歲喪祖。龜勉喪禮。已爲宗長漁其產垂盡。楊氏負孤兒對簿。哭而過市。謁訟庭。縣大夫憐之。事得解。而貧愈甚。勸孤兒出就塾。余見之李先生坐隅。賞其奇穎。遂以女字之。

聖不堂集

卷九

三十五

稍長。從游于泖濱海畔。楊氏憂虞萬端。淚從腹中落。戊申歲惡。孤兒臥篤疾。楊氏營護始得痊。與幼女刺繡。買米飯。兒嘗絕粒。檢得敝枕中菜荳升許。煮糜旋不忍下咽而止。已酉嫁女。丙辰。孤兒娶余女。而楊氏逝久矣。初已酉除夕。楊氏色慘然。嘆曰。未省明年此夕在何地。庚戌歲朝。受孤兒拜訖。出素履一鞞授之曰。未亡人將赴十二年。前舊盟矣。孤兒心悸不自持。亟奔告寡姑。邀女兄弟競相勸慰。楊氏執孤兒手曰。誓不食明年新。我志已決。至八月。孤兒生日也。絕粒死。嗚呼奇哉。孤兒名大節。績學能文章。郡侯陶公。邑侯章公。鮑公。學師熊公。嘗拔置第一。士論傳寫其文。以爲楊氏植孤之報。目前雖未遇。其志意卓犖。望而知爲鉄石奇男子也。夫臣殉君。婦殉夫。等節耳。然爲忠臣托孤易。爲節婦保孤難。彼其仗威靈。揭名號。收拾四方英雋豪傑。以爲忠義倡。而楊氏以孱婦抱孤兒。寒幃殘燈之與俱。畸形單影之與侶。斷指于十三年前。絕粒于十三年後。蓋女中之龍逢比干。伯夷叔齊也。若其保孤而孤立。則又加于忠臣一等矣。李之先有鍵齋翁。剖心救母。操刀小廟中。血濺佛座。

下世稱爲李孝子。惜不載青浦志。而楊氏之奇節。復使
之泯泯無聞。非惟得罪於名教。且得罪于鬼神。余故作
傳一通。藏之山中。采風者表墓旌廬。或亦有徵於斯焉。

晚香堂集卷九終

晚香堂集卷九

三七

晚香堂集卷之十

題跋

題湯臨川牡丹亭記

吾朝揚用修長於論詞而不嫻於造曲。徐天池四聲猿能排突元人長於北而又不長于南。獨湯臨川最稱當行本色。以花間蘭畹之餘彩。拊爲牡丹亭。則翻空轉換極矣。一經王山陰批評。撥動骨髓之根塵。提出傀儡之啼笑。聞漢卿高則誠。曾遇如此知音否。張新建相國嘗語臨川云。以君之雄才。握麈而登臯比。何渠出濂洛關

晚香堂集

卷一

題跋

闕下而逗漏於碧簫紅牙隊間。將無爲青青子衿所笑。臨川曰。某與吾師終日共講學。而人不解也。師講性其講情。張公無以應。夫乾坤首載乎易。鄭衛不刪于詩。非情也乎哉。不若臨川老人。括男女之思。而托之於夢。覺索夢夢不可得。則至人與愚人同矣。情覺索情情不可得。則太上與吾輩同矣。化夢還覺。化情歸性。雖善談名理者。其孰能與于斯。張長公次公曰。善不作此觀大。丈夫七尺腰領。畢竟幾殺五慾。甕中臨川有靈。未免叫屈。

題王仲遵花史

吾家田舍在十字水中。數重花外。設土剉竹床。及三教書。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獨生員花癖。每當二分前後。日遣平頭長鬚。移花種之。犯風露。廢佛沐。客咲曰。眉道人命帶桃花。余咲曰。乃花帶驛馬星耳。幽居無事。欲輯花史。傳示子孫。而不意吾友王仲遵先之。其所撰花史二十四卷。皆古人韻事。當與農書種樹書並傳。讀此史者。老于花中。可以長世。披荆畚礫。灌溉培植。皆有法度。可以經世。謝卿相灌園。又可以避世。可以玩世也。但飛

晚香堂集

卷十

題跋

而食肉者不略諳此味耳。

題宋秋士情種

南東王先生有言。文莫妙于天。其靈在空。其韻在雪。其變幻不可測。在雲。余謂青城之巔。雪可萬年者。凝而作絳黃海之雲。可籠而贈客。則人所狎而習觀者。未始不至神也。師宜官謂能作方丈字者。方可縮而書蠶觸之榜。是故古有應真。擲一瓢渡海。特游戲神通耳。余小友秋士。素有雋才。醉歌黃鶴。笑指青霞。風氣日上。足散人懷矣。騷屑諸吟。霏霏如珠玉屑。顧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秋士有情。亦何以消此恨也。情種一編。一語入情。萬劫不死。快讀臨風。碧雲明月。侵入矣。暇則常以薛濤浣花紙。李廷珪鹿角喻麋。司空圖松枝筆。從石骨水湍枯。藤細草間。每書一則。應勝神仙。赤文綠字多也。秋士家海上。與三神山相近。他日臥百尺樓頭。挂瓢於樹。仰視飛雲。吹玉尺八。爲白雪之歌。墨光射斗。然後合掌向維摩居士。請爲秋士下一轉語。

題素位翁

昔孟蜀李司馬。以牡丹數枝贈人。即以興平酥同贈曰。俟花殘。則以酥煎食之。無棄濃艷。予嘗笑此。乃聞閭中兒女子事。李君者。何至攀緣花神。越尸視而代之耶。及讀今日素位翁所謂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二三子不忍棄其手澤。而相與阿私其所好。以公諸同調者。不得謂大夫越境。亦李司馬及春贈花之意耳。不然。以嘔心之語。委而付之于烏有先生。則十分春色。狼籍幾盡。惜哉。棄爾濃艷多矣。予不韻。附庸而與之游。二三子忘其醜也。而思以吾言爲冠。此何異翡翠之巢。其先甚高也。愛其羽毛。而巢數徙。毛更佳。則巢更下。諸君之羽毛美矣。余之文其徙而下乎。

題顧仲方樂府

顧仲方先生以雕龍綉虎之才爲鳳閣侍從長安諸薦紳咸束錦交先生時因杯酒間動鄉國之想乃作江南春樂府使一片燕塵頓豁而身游于小桃弱柳隊中繪擬所至生氣湊合可以奪化工之權結思人之涕吾謂此曲當以司空圖松枝筆李廷珪豹囊墨及薛濤五色雲錦箋各書數通以佐花月而又令綠珠雪兒從步絲障後醉拍紫玉板唱之則一字一絃可也

晚香堂集

卷一

題跋

五

題永康十景畫冊

余嘗欲紙衣鐵杖訪包羽明於永康羽明寄書止余曰僕吏隱此中三十年心腸面目如故且與陳使君有函蓋之合道人安穩無恙無煩渡江使君明如鏡介如石清如水穀登而訟稀士馴而民靖古人有詩云縣官無一事蝴蝶飛上堦使君近之矣生平鮮他嗜偶逗空青翠微中獨往獨來獨歌獨嘯似欲遐鷺躊躇而去者無奈爲職業所束則掉頭轉睫無一日不在磨背烏毳上也羽明乃徵名手摹繪永康十景以贈使君使君試一展玩之不杖不屐入桃花壁不舟不車入青松廬不瓢不碗飛瀑潑巢不絲不肉啼鳥滯屋蓋寸管方幅間全領烟霞勝臥遊遠矣昔子瞻謂蘄黃之間多異人其最心折者無若方山子陳季常每相見岐亭時多和汁字詩季常遂爲戒殺里人化之至有不食肉者今羽明風具素心而使君復歌惠政今之永康其即昔日之岐亭耶羽明曰余何敢望坡仙若陳使君當是季常復生真所謂蘄黃異人也置之佳山水中不愧矣

題高保山詩畫冊

黃大夫佐松郡三載餘。將吏士民畏而懷之。躋卓異聲。
爲諸侯冠。而公顧笑曰。吾飽此中尊鱸。輒思故鄉薇蕨。
不置得反初服。與吾太史兄飲泉亭中。習靜軒上。或召
故時父老。于水雲深處。榕可蔭荔。可食芙蓉。藕花可紉。
而佩其他一切。舉。誹。苑。枯。悉。付。之。漆。園。之。蝶。而。已。吾。兄
負聖賢豪傑之略。度不堅臥。而吾且代兄灌園。姑私一
室。以自秘。如否否者。青松白石。且爲嘲我。至是慨然挂
冠歸矣。當路慰留數四。上紳攀轡者。相屬于道。清風高
尚。當于傳賀監中求之。而公又得異人。秘傳長生之術。
從此不爐不扇。吐納數年。則高保山又如崆峒箕頰。並
傳于後世。爲題其後以送之。

花史跋

有野趣而不知樂者。樵牧是也。有果窳而不及嘗者。菜
傭牙販是也。有花木而不能享者。達人貴人是也。古之
名賢。獨淵明寄興。往往在桑麻松菊。田野籬落之間。東
坡好種植。能手接花果。此得之性生。不可得而強也。強
之。雖授以花史。將斃然擲而去之。若果性近而復好焉。
請相與偃曝林間。諦看花開花落。便與千萬年興亡盛
衰之轍。何異。雖謂二十一史。盡在左編一史中可也。

跋鄧文潔錄華嚴記語

全信自心自佛。不於心外別求。是爲真修。以此度衆生。各信自心自佛。不於心外別修。是爲真度。請問真者何佛。修者何人。求者何物。度者何人。試向父母未生前。胞胎未立姓氏未安時。比向何處修。何處求。却說甚真。不真也。陳眉公曰。請以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日夜疑作一團。橫天塞地。如子胥報仇。如仲尼聞韶。專心一路。食息無暇。覺此心與境。永不相離。如鳥投林。如魚緣水。試觀生時有夢。定知死後輪迴。此理無憑。全憑了念。如此人天眼目。榜樣分明。規繩具在。放杖入門。又增一段光彩也。

題玄宰書養生論卷

玄宰書養生論。多帶褚河南楊凝式筆意。與東坡別一門庭。東坡寫數本。今不盡傳。人間所見。乃贈羅浮導師者。意其人亦山澤列仙之流也。延伯磊落奇男子。近聞結廬廬山。所談皆不死無生之學。卽石髓石室書神明。且當授之。何況此卷。嵇叔夜謂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似于此道。猶有望崖之歎。余每云英雄退步卽神仙。似此。不過吾曹等閒事。延伯真其人也。

題周僕射像

太常寅陽徐公。既爲名卿。旋念親老。上書還里中。晏生焚香。絕不問戶外事。客有見燒者。夷然不以屑意。曰。伯仁有言。此中空洞無物。足容卿輩數百人。因繪伯仁像懸之齋中。而公意更有廣于額者。曰。天下大矣。自古賢愚貴賤。其一時相去若甚遠。而轉睫彈指之間。往往皆化爲飄風游塵。而不可得。夫至於不可得。而後知曩者經營較量。恩仇嗔喜。孰非夢中分別影事。哉。此適足以資達人之喟嘆耳。且天下亦何所置分別也。造化之理。

形香堂集

卷十

題跋

有桃李。則必有蒺藜。有鳳麟。則必有梟獍。有五色卿雲。則必有十日黃霧。有君子。則必有小人。如欲人擲而事汰之。無論支離窮束。勢且至于困而不可繼。而于雅量無乃傷乎。故子與氏之三自反。真不如顏子之一不較。若額之僅容數百人。抑又狹矣。太常爲語余者如此。公性質淡泊。與物無競。操不繫之舟。策獨後之馬。終日與人交。見者不知其爲太常。且不知其爲盛德有道長者也。公爲文貞家孫。文貞歷事兩朝。前分宜而容其濁。後新鄭而容其橫。皆休休以度勝者。而公薰習祖德。爲最。

晚香堂集

卷十

題跋

十一

深故生平未嘗設豁谷町畦之行。以加人。而人亦不忍以機智欺公。凡世之一切賢愚順逆。飄焉野馬之觸于前海。鷗蘋葉之適相浮游。而莫之涉也。夫容人者有機心。則爲範圍。有傲心。則爲不恭。惟處之以無我。而應之以無所事。斯非太常之容德歟。太常清譽滿朝。天下莫不拭公一出。一拓文貞未竟之緒。則東坡所謂此中空洞原無物。何止容卿數百人。太常公足當矣。于是題數語于僕射像以歸之。而述公之志如此。

題理池春永帖

俞安人楊氏都水郎南濱公之女、魏國公之女甥、名士
直之母也、治家課子、極有德音、癸亥七旬、遠近牛酒
羔鴈填戶外、堅謝不納、而紳裾以詩歌庀觴者、則命小
史錄而藏焉、是帖所以刻也、吾郡未有觴者、創自薛更
生、始余謂是帖宜屬衛夫人書、捉美人金錯刀、劃纖女
支機石、麻姑煖酒、董雙成炙玉笙而歌之、乃大快、直
曰、某母氏何敢望此、諸公詩擲地皆有金石聲、奏之安
人傳之子孫、足稱俞氏天球河圖矣、敢不稽首以拜、石
交之賜

晚香堂集

卷十 題跋

一三

跋乞松詩

西生上人乞松詩、自法相至玉岑山門、補松二三里耳、
吾嘗訪西生於法相小軒、修竹萬個、青入簡編、今又栽
松夾道、使人曳筇行歌、入門看竹、出門看松、此一段蕭
洒風光、皆從西生筆頭上乞來、吾嘗聞之、無松種、松有
松護松、松如新嬰兒、我如晬盤湯餅客、詩則錦襦繡襦
吉祥賀章也、誓令此松穉且長、長且壯、壯且作垂髫翁
共作歲寒老友、當自今日始、西生試以吾言求之、必有
爲十八公作大喜捨、大護法者、請鋤破白雲以待之、

晚香堂集

卷十

題跋

晚香堂集



五會圖跋

癸丑四月、讀書東洞庭之翠峰山、居得良友二、則王參父明高兄弟、松影泉聲間、以香茗消之一日出此五會圖相眎、余檢得元美司寇吳中往哲像贊、屬蓮儒書之以補五圖之後、夫同官之忌、往往出于同鄉、其生也與、魁爭光其沒也與草木同腐、何如五先生以勲德名位、全始終、則平日道義切磋之助也、參父兄弟每訪余、所談皆先世家訓、垂百年餘、而文恪題名記若新、若他素封子弟袖中之間、能辨此一蠹楮否、若參甫兄弟、真晚香堂集 卷十 題跋 一五

可謂王謝舊家、家雖貧、出入必借、其篤尚友于可想見、文恪之門風耳。

董宗伯手書家告跋

宋制告與勅多兼給、高宗詔文武官、自大夫正任觀察以上、始命辭給告、餘則令吏具抄降勅而已、唐最重告命、開元二十三年、加皇子榮王以下官、詔張九齡蕭嵩等十三人、就集賢院、人書一通以進、三相各賜絹三百疋、餘官二百疋、其愛重如此、顏魯公太子少師、依前克禮儀使勅牒、及父惟貞贈告、皆公自書、不他屬也、大宋伯玄宰董公、德首四科、學綜六藝、神考拔之中秘、光廟擢之講帷、今皇帝追念其盤、累登禁近、八座正此香堂集 卷一 題跋 一六

席三代疏榮、雅知譽命之方、新猶歎通思之甚、久歷按差、次遷除告勅、其升沉歲月、大約可觀矣、公七十一時、手書數通、用以發皇祖德、對揚王麻、而冢孫貢士庭、則請礱石而傳之、此公碑版中第一烜赫之書也、昔包宗禮藏熙陵告詞、則孝肅公十五代孫、歐陽齊藏慶曆知諫院官告、則文忠公十四代孫、今廷能流通見在之祖跡、不待數世、而家謨國寶、煥然揭日月而行、聲價幾與顏魯公自書告等、豈必商伯乙鼎、周淮父匱、乃足以傳之無窮哉、賢者必有後、庭之謂矣。

卷終